馆藏
全本

雍正剑侠十三部

【第五部】

常杰淼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华武侠小说名著馆藏全本

雍正剑侠十三部

（第五部）

常杰森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目　录

第六十回

七星山姑嫂争风杀幼子　转心亭群雄初探伤爱徒……（1）

第六十一回

女淫贼倒采花竟遇假冒　小师叔戏憨僧相认土牢 …（61）

第六十二回

王环巧至转心亭　群雄按步破机关……（122）

第六十三回

报私仇年大人遭毒香　求解药佟双庆受讥讽……（164）

第六十四回

方金声误中凶僧毒弩　小花纯智取淫花少女……（228）

第六十五回

剑客姜达降服醉仙桃　百岁于成轻举铁香炉……（279）

第六十六回

拜神像侯杰得宝刀　寻妖怪宋吕获太阿……（320）

第六十七回

夺莲露老侠逞鞭威　证九罪慧斌命归阴……（378）

第六十八回

断龙涧白烈女殉夫　钦差馆活乐王医目……（447）

第六十九回

年钦差凤翔遇刺　镇古侠公馆擒贼……（517）

第七十回

九香园内董乾戏三寇　无形剑客重伤司徒朗…… (547)
第七十一回
战刺客群侠护驾　剑州城叛官伏法…… (581)
第七十二回
年钦差面棚遭暗算　童海川密林寻短见…… (636)
第七十三回
三侠客往探蓬莱岛　渔父村巧遇褚凤巢…… (662)

第六十回

七星山姑嫂争风杀幼子　转心亭群雄初探伤爱徒

话说王环一进七星山，在卧虎湾被暗更看见，人家拨动了机关，用自行人把他引在一线通，被获遭擒。蒙那一位老者将他释放，他就应当走。这个孩儿贪心过胜，他要到七星八宝转心亭，误走西二十五间仓房。在屋中前檐窗户前，走在轮转弦的弦槽上面一响。这一响可是假的，其实他这一响脚底下软了一下子不要紧。人要是一疑心往当中一纵，这屋子正当中一共是三块翻板，八尺一块，一共是三八两丈四。这三个坑里面都是净坑也没有别的，只铺的是白灰，白灰可跟白灰不同，这个白灰上锅炒，过绢罗，这个面极细，专能迷人二目。王环登在翻板，身形往下一坠，赶紧撒手扔刀，双手虎抱头，用下巴护住哽嗓咽喉，两条腿一叠掩住裆，腿一拳脚后根护住肛门，两个胳膊肘在胸前一合，元宝锞子往下一坠，坠入里面，就听上面咯吱吱，吧！一声响，翻板盖严，王环落在陷坑，周身的石灰。工夫不大，忽然间又是一声响，翻板自开，射进灯光亮来，跟着下来一把大钩竿，原来王环往翻板里面一坠，西二十五间仓房里面，自鸣钟可就响了，看守喽卒兵就知有人掉下来了。这看守翻板的姓韩名志，他管看东西各二十五间仓房，在后面带领二十名喽卒兵把守，韩志这个人最好诙谐，无论办多大的事，腰里头掖着个酒瓶子，干什麼也得喝。今天正在喝酒之际，自鸣钟响了。韩志一看是西二十五仓房，北头第一翻板以内拿着人啦，叫声："伙计

们，看见了没有，既然翻板以内拿住人啦，咱们该着挣几个钱。拿着人，咱们得先问问，如若是平常之人，咱们先把他解到聚议厅，得赏文银十两。要是成了名的侠客，解到大厅以上，赏文银就是一百两。快走快走。”韩志带着八个伙计，来在正当中这间屋。先在石头台阶旁边有一块小立石，这块立石白天看的出来是假的，拿纸糊的，夜间可看不出来。韩志醉眼呆斜，一伸手把这块石头搬开，里面有机关，拧了三下，这是总弦，西二十五间仓房所有的翻板，可就全定住了。韩志带着四个精明强干的伙计，带着钩竿子才来在里面，先把翻板支起来，伙计把钩竿子顺下，四周围这么一摸，只要是摸着往上一搭就得。王环在底下一看，人家钩竿子下来了，赶紧用双手掳住，因为什么呢，不敢叫他搭，他搭上不管轻重，必得带伤。王环掳住钩竿子，喽卒兵往起一拉，王环跟着由打坑里出来，双手一按地打算要起来。焉想到这喽卒兵全都是久经大敌精明强干，一看王环要起，过去一伸手，抠住他的鞋脸，一翻个儿，一个按着腰眼，那一个解下绒绳，四马倒蹄捆好。由打他的身上搜出来六只镖，以及零星物件，背后刀鞘子，全都收拾俐落，又把钩竿子顺到坑里头，把刀捞出来插在刀鞘子里面，众人这才来在外面。韩志把翻板的机关照样上好。有喽卒兵拿过灯来，照着王环，另一个喽卒兵用掸子把周身的石灰都给他掸下去，拿过摺子灯来照了照，一看五官清秀像貌堂堂，喽卒兵一看喜欢，说道：“头儿你看人家这小伙子够多么漂亮，也不过就是二十多岁，就有这么大的胆量，单人独自竟敢探山，就是被获遭擒也算人物。”韩志醉眼呆斜的说道：“我看看。我也不盼别的，我就盼探山之人有名有姓，回头抬到聚议厅，好得一百两的赏银。我要得赏，

你们大家也沾光啊！”在旁边有机伶的喽卒兵，用手巾把王环的脸擦了擦问道：“朋友，既然你被获遭擒，别的话咱们不用说，你把你的名姓报通报通，我们好到前面领赏。”王环一听冷笑说道：“我既然被获遭擒，你等休要多问，我是有死而已。大太爷乃无名氏是也。”韩志一听，把嘴一撇用手指着说道：“你不用跟我弄这一套，就凭你举动非凡，你说你是无名氏？不用说，你是畏刀避剑，贪生怕死，不敢说你的名姓。我也不用把你往聚议厅送，回头我找个地方刨个坑把你一埋就得了。”韩志说的这一片话这叫激将法。准知道是一位高人，要不然他不能不说名姓。王环心说：我要不说真名实姓，他们真要把我搭着一埋，我那就叫功不成名不就。我本有意到七星山打算破七星八宝转心亭，盗出金牌，不承想被获遭擒。我就是死，我也不能叫他们糊里糊涂的把我埋了，倒不如我报出真名实姓，叫他们把我搭到聚议厅，见了寨主，叫他们把我碎尸万段，我算死得其所，不能叫他们小看我。想到这裏说道：“大太爷本有意不报通真名实姓，杀剐存留任凭你等。无奈一节，你们蔑视我贪生怕死。今对你们说吧！大太爷我姓王，单字名环，住家在山西太原府小王家坨的人氏，外号人称小白猿。”韩志一听少爷是王环，不由得心中欢喜，晃晃悠悠，你可留神哪，一脚登在石头子上，把小子绊了大筋斗。众喽卒一看，全都乐了。赶紧找了一根短杠把王环由打当中一穿，两个人抬起来，一个人打着摺子灯，余下的喽卒兵，韩志都把他们打发回了下处看守。这才搭着王环往前行走，这就叫人得喜事精神爽，闷来愁肠困睡多。正然走着，就见前面树林一晃露出来两个红纱灯，韩志一看赶紧说道：“伙计们先把王环搭在旁边，你看见了没有，这个主儿来了。一伸手先

摸了摸自己的耳朵，喽卒兵们点头。

书中代言，韩志伸手比的这个主儿，非是别人，正是二寨主段国柱的爱女段银娘，别号人称爱贤女，此人长得其俊无比。他爹爹爱他如同掌上明珠，把自己平生的武术未肯轻易教给三个孩儿，完全都传给姑娘段银娘，一口单刀十二枝毒药镖，艺业精通。自从他三哥段士宝，被王环一镖打死，嫂嫂陈氏怀抱着姣儿终夜的啼哭，姑娘故此闷闷不乐。两个丫头两 个婆儿劝姑娘："不要伤心，何不到外面趁着满天星斗，娘儿几个到外面练两腿拳棒呢。回头叫这两个丫头仙人掌、霸王鞭打对子，姑娘您亦运动运动身体，浑身出点汗也显着痛快。"姑娘一听也好，遂说道："张妈、陈妈、仙人掌、霸王鞭你们全收拾收拾，点好了红纱灯，咱们上外面玩儿会子去，活动活动我的身体也许好了。"丫头仆妇答应一声，全都收拾俐落，这才点好了红纱灯，两个丫头在头里走，姑娘跟着，后面是张妈、陈妈。姑娘由打闺房出来，遛遛达达往前行走，论说起来不用出院子，在花园里面就练了，姑娘一想倒不如洒脱洒脱，趁着满天星斗皓月当空，天气炎热，到外面凉爽凉爽。他们来在内寨，在南角上看了看这个地方到也宽阔，姑娘站住身形，把仙人掌霸王鞭两个丫头叫过来，每人打了一趟小拳，然后又打了一个对子。两个丫头练完了，姑娘一时的高兴，把长大的衣服款下去，用汗巾扎腰拾掇紧称俐落，慢慢的练了一趟拳，喘了喘气，又叫两个丫头一拥齐上跟他对打。别看姑娘是女流之辈，也搭着受过高人的传授，一个人打他们两个毫无惧色，工夫不大，把他们两个人俱已打倒。姑娘心里头这么一喜欢，出了一身汗，赶紧把长大的衣服拿过来穿上，叫了声："仙人掌霸王鞭收拾，咱们快走吧，看叫风

把我吹着。”两个丫头在头前打着红纱灯，后面跟着两个仆妇，围随着姑娘走不多远，就见迎着面来了一对摺子灯，人位还不少，走着路数数叨叨酒言醉语。银娘看着就是一怔，遂叫：“仙人掌你到前面看看，是做什么的。”仙人掌这才往前紧走，来到近前问道：“你们是干什么的，姑娘问你们呢？”韩志一听，心说完了完了，越怕他们看见，他们就看见了。自己无法，这才向着仙人掌说：“你跟姑娘回一声，这是由仓房捉住的探山之人。”丫头问道，“他姓字名谁问了没有？”韩志说道：“问了。他姓王叫王环，外号人称小白猿。”丫头点头转身来到姑娘的面前，说道：“捉住探山的了，你猜猜他是谁？”姑娘一听，遂问道：“是谁呢？”丫头说道：“就是镖打三少爷的小白猿王环。”姑娘一听王环两个字，不由得蛾眉倒竖，杏眼圆翻，咯崩崩咬定银牙，遂说道：“现在那里？”丫头用手一指，就在前面。仆妇丫头跟着姑娘一齐往前行走，叫了一声：“韩志，小冤家王环他现在那裏，把他搭上来，我要看一看他。”韩志一听，心说：了不的了，姑娘一看这一百银子的赏要飞。有心要拦，又不敢，知道姑娘脾气不好，无法这才用手一指，说道：“姑娘这就是小白猿王环。”姑娘闻听，一回手先打丫头手里接过红纱灯来，矮下身形留神观看。就见地下四马倒攒蹄捆着一个人，一伸手掳住了王环的头发，这一只手拿灯照，说道：“好你胆大王环，我三哥跟你有何仇何恨，你将他结果性命，我今天要把你千刀万剐，给我兄长报仇雪恨。今天姑娘我要看看。”说话之间咬下咀唇，拿灯笼，对准王环一照，这只手掳住头发一反腕儿，面上带着多大的气，等着一看见王环的脸面，但只见眉目清秀，天然生得好看，文雅之中含着一种英雄的气象。在以先他那个意思，打算看见王环

生食其肉，活饮其血，赶到看见王环这一付的面貌，不由得满面笑容，心中暗想："我三哥段士宝在彩凤山筵前，不定以何种言语得罪了王环，王环一时情急刀劈杨山，镖打段士宝也未可知。我虽然说是个女子，凡人作事须看两面，不能一概而论，并且此人像貌堂堂，又系侠客门徒，若以终身许之，倒也门当户对，但不知他已定下亲否，不如我把他带到我的宅院，细问于他。"遂说道："韩志，这个王环乃镖打我三哥的仇人，我要给我三哥报仇雪恨，你到前面聚议厅就提被我留下了。"韩志把嘴一咧，心说你留下了，我这一百两的赏往那里领去，只可垂头丧气，把王环的刀镖零星等物，全都交给姑娘，把杠子撤下来，韩志闷闷不乐，带着伙计回归下处不表。

单说的是姑娘吩咐丫环仆妇，换着班搭着王环，自己拿着包袱打着灯笼，遛遛达达够奔自己的的深闺绣房，来在院中。他这个院里头，前半截是个小花圈，虽然说没有四时不谢之花，八节长春之草，到了夜晚也是喷鼻清香。他住的这个院子，跟他亡去三哥之妻陈氏三嫂，相隔一堵墙，可是旁边还有一个门。他们姑嫂素日是情投意合，姑娘所有一切的举动，都不背他三嫂。陈氏跟他的母亲在一道院，住连房。在姑娘上首的这个院子是他的大嫂二嫂，姑娘居住的是正当中。搭看王环回来都不敢声张，悄悄的搭到绣房里面。把王环的包袱放在桌上。这才吩咐一声把王环足下绑绳解开，只是倒剪着双臂，把他推在椅子上面坐好。姑娘看了看这才把两个婆儿打发出去，里面只留了两个丫头仙人掌霸王鞭。姑娘拉了个兀凳跟王环坐了个对脸儿。把案上的银烛多点上了几盏，在灯光之下照着王环这一付俊俏的面庞，更显着好看。姑娘

是越看越爱，王环低头不语。姑娘看着这般景况，遂叫了一声："王环，我看你这个年青的人怪不错的，因何一时之间刀劈了杨山，镖打我的兄长？今天被获遭擒，你还有何说。"王环哈哈大笑说道："我刀劈杨山，镖打段士宝，所为的是给我天伦报仇雪恨。今天既然被获遭擒，杀剐我是毫无所惧，请你赶紧把我解到前厅，我甘心请死。"姑娘看了看王环这个样儿，不由得噗嗤一笑，说道："王环你先不用说话这么强劲，我这里有个条件，要死要活由你。咀里说要死也容易，活也不难。"王环问道："但不知是何条件？"姑娘说道："你打算要死，我把你解到前面大厅，给我的三哥报仇，按着山规推到外面枭首号令。"王环说道："我要活呢？"姑娘把嘴一抿，乐嘻嘻说道："你要愿意活更容易了。我得问问你家中都有什么人，定婚未定？"王环一听不由得一怔，遂说道："家有老母，别无他人。只因贫寒，尚未定亲。"姑娘段银娘一听，心中欢喜，这才叫老天爷成就一对美姻缘，时逢恰巧他偏偏又未曾定亲，这不是老天有意作合吗。自己想到这裏，遂说道："王环哪，这个话我跟你这么说，你可千万别多疑，在彩凤山你一镖把我的三哥打死，我本应当报杀兄之仇。无奈一节，他是祸由自取，你是子报父仇，果然不愧人称小白猿。自古好汉爱好汉，猩猩惜猩猩。我虽然说是女流之辈，你所作所为，我是样样敬服。非我这么大姑娘不顾廉耻，有一句要言，当面请教，可不知道你意下如何？"王环一听，不由得一笑，说道："有话你就请讲，王环愿闻。"姑娘说道："既然如此，我就直言，我今情心愿意，将终身许配於你，随你到家侍奉娘亲。"王环一听段银娘这片话，微一怔神，不由得低头暗自辗转。复又想到，这个丫头当面求婚不避羞耻，有失闺门之道。

我要是不应允他，他必然将我结果了性命，不独名誉有伤，并与大事无济，倒不如暂时假意应允，然后再想相当的主意逃走，设法盗取金牌，我不可因小节坏却了大事。自己把主意拿定遂抬头看了看爱贤女段银娘一笑说道："姑娘你所说的话我已然都听明白，看你这个人一派的正气。你伯父天伦，虽为七星山的寨主，你不甘心在此当山贼之女，愿意将终身大事托在我的身上，但是我家无隔宿之粮，孤穷贫苦，你那里受的了呢！"段银娘一听王环这话，带笑说道："王郎你是个贫寒之人，我父占山颇有金银，你如果应允，咱们也不能在此久住，想一个法子咱们夫妇私逃下山，寻一住所，再给二位老人家来信，劝他们弃却了绿林，归到家中安享这后半世的清福，岂不为妙。"王环说道："你倒是把我的绳扣解开！"这句话未说完，旁边过来大丫头仙人掌，迈步向前够奔王环身背后，那个意思要给王环解绑。在旁边段银娘用手一拨拉仙人掌，说道："你年青青的也不怕男女有个受授不亲吗！你快到厨房里看看有什么酒菜，赶紧收拾了来。"仙人掌霸王鞭两个人够奔厨房，收拾酒菜不表。单说姑娘亲自给王环解开绑绳，王环站起身形活动活动，两人又进了里间屋。王环一看，真正是闺阁绣房。靠壁是一张床，五色绸子的床帘，两旁边相衬黄澄澄的赤金钩。在山墙前摆放着梳妆台，上面放着两个银炉，里面焚的是檀香。让王环在床的上面一坐，把床桌放在当中，段银娘坐在那下首。工夫不大，两个丫头把酒菜收拾齐毕，摆放在炕桌上面。爱贤女净了净杯，斟上一杯，叫了一声："王郎啊！你喝这一杯，算压惊酒。"王环伸手把杯端起来，一饮而尽。然后段银娘又满上一杯带笑说道："你再喝一杯，祝咱将来得圆满的结果。"王环喝完酒，一张

脸透出斑斑点点亚赛过桃花映目。段银娘抿着咀一笑，叫了一声王环："凭你天理良心说，就凭我这个模样，对的过你对不过你？"王环一听，心说来啦，听他之言带着三分醉意，我何不用酒灌醉了他，看个机会盗走刀镖，远走他乡。遂对银娘说道："你说的那里话来，你虽是占山之女，总算富生富长，比我强的多。今天姑娘以终身相许于我，我实自惭形秽了。"二人正在饮酒谈心之际，就听院中有脚步的声音。又听外面说道："天到这般时候，妹妹还没睡吗？"爱贤女段银娘一听就是一怔，半天没答出话来。就听帘栊吧的一响，由打外面进来一个人。借着灯光一看，这个人长的好看：身上穿着一身缟素白裤白褂，白裙白鞋白袜，面上不擦脂粉，带着一份的惨淡，在灯下一看真正是漂亮。不怪人说灯下观美人，俗语说的好，男子俏一身皂，女子俏一身孝。王环看着不认得。书中代言，这就是段士宝之妻陈氏。夜至更深不见姑娘到他的屋中去做活，他自己独对孤灯，眼看着姣儿，心里头难过。陈氏之子名叫黑儿，年方五岁，正在沉睡如雷，自己坐在旁边寂寂寞寞，不禁得心里悲伤。听了听外面鼓打三更，自己这才止住了悲泣，孩儿仍然熟睡。又一想：妹妹每天晚间到我的屋中说说笑笑，与我开心解闷，怎么今天他没来呢，莫非说他又不舒服了吗，我何不去看看他。想到这里，慢慢的走出了屋门，一直顺着箭道往前走，来到大墙旁边的角门，双手推开，来到里面看了看姑娘院中，也是清清冷冷。慢慢的顺着当中的小甬路，够奔银娘的卧房。将然来到近前，就听姑娘屋中有男女说笑的声音。陈氏就是一怔，暗想道：天到这般时候，我妹妹屋中那里来的男子声音。又一想：也许是姑娘大啦，有什么奇遇也未可知，倒不如我走上窗前听听倒

是何如人也。慢慢的凑在窗棂近前，就听里面妹妹叫了一声王环，你把这杯酒喝下去。陈氏一听王环两个字，不由得鹅眉倒竖二目圆翻，暗叫道好你段银娘，你不报杀兄之仇，反倒跟奸夫王环在一处吃酒作乐。难道说我之丈夫，就不是你的亲胞兄吗！既然你无有手足之情，那就不用往下说了。倒不如我赶奔前面聚议听前去报告二位寨主，叫他们伸手捉拿，好给我的丈夫报仇雪恨。又一想且慢：凡事不可莽撞，倘若是我报告老人家得知，我说姑娘段银娘私通奸夫王环啦，倘若不是王环呢，到了那个时节，我怎能够对得住段银娘。倒不如我亲自观看，倒看看他是谁，我把他们堵在屋中，问他们个清楚明白，他们也就没有话说了。到了那个时节，我再前去报告尚且不迟。陈氏把主意拿妥，来在屋门前，轻轻的一伸手推开了屋门。看了看，屋中静悄悄只有两盏银烛。再一看里间，门口挂着软帘，一伸手启软帘往里面观看。果然不错，正是男女二人对坐吃酒。他一看这个男子未免就是一怔，天生的面色如玉，吃酒吃的晕红了双颊，更显着眉清目秀齿白唇红，恰似个俊俏女子一般。陈氏一想，我以为这个王环红胡子蓝靛脸，怎样的凶恶，他一镖将我的丈夫打死，却原来是个白面的书生。怨不得我妹妹段银娘忘却杀兄之仇，反结成不解之缘，只皆因这个孩儿的面貌太已的俊俏了。莫若我把话当面跟他说明，他要以一身相许王环那可不成，他只顾心满意足，把我安置到那里。想至此处，他才进到屋里说道："好胆大的妹妹，你勾引野男子王环入院，不报杀兄之仇，我看你们两个人往那里逃走。"段银娘一看原来是三嫂嫂陈氏，不觉就是一怔，王环坐在那里如同木雕泥塑。段银娘一看这般光景，遂满面带笑说道："嫂嫂天到这般光景，您还没

睡吗？”陈氏一听，遂一摆手说道：“妹妹你不用跟我说这一套，这个野男子他到底是谁？说了真情实话还则罢了，如若不然你这么大的姑娘屋里放着男子，我定然禀报二位寨主知晓，快说实话。”姑娘一看这个样儿，知道自己的理亏，遂说道：“嫂嫂，您要问，他非是别人，就是咱们姐儿两个终朝所恨的小白猿王环。”陈氏一听当真是王环，遂说道：“妹妹你的胆子真不小，你既知道他是王环，因为什么你不把他拿住，给你哥哥报仇？”姑娘一听遂说道：“嫂嫂您别着急，您听我跟您说。您说这个王环一镖打死我的三哥，我本应当给我的兄长报仇，皆因王环他的天伦乃是太谷县的总役，来到七星山办案，被老寨主手下人等，杨山段士宝将他乱刃分尸。王环刀劈杨山镖打段士宝乃是子报父仇，所作之事总算正大光明。今天我实对嫂子您说吧，我见他是条英雄，身为少侠，我将终身已然许配於他，嫂子你听着不喜欢吗。”陈氏听罢，遂说道：“妹妹，你们这个事既然落在我的眼睛之中，别的话不用说，我问你是认打认罚吧？”姑娘一听说道：“这个事已然到了这个地步，您说这个认打怎么说？认罚怎么讲呢？”陈氏说道：“认打那可就好办了，我到前面报告二位老爷子，同着二位哥哥到此，将你跟王环绑赴前面大厅审问明白，然后以正山规。”姑娘说：“要是认罚呢？”陈氏说道：“要是认罚那更容易了，先叫王环到我的房中，先和我过十天半个月的，有什么话回头再说。”姑娘说道：“嫂子您说别的都可，惟独这个不成。你想我这么大的姑娘忘却了廉耻，出头露面自嫁自身，我所为的就是王环。您想夺了去那是不能，并且你都有了五岁的孩儿了，你还另行改嫁吗？”姑娘说了这么一句话不要紧，那知世上最狠就是淫妇心。淫妇陈氏听了这么一片话，

他转身扑奔外面去了，陈氏一直来到自己的住房，进到屋中，由墙上摘下厚背雁翎刀，左手握着刀鞘，右手擎着刀把，哧的一声，将刀掣出来，叫了一声："冤家，你死在九泉以下，休怨为娘我意狠心毒。你我就算是前世的冤家今生的对头。"把话说完唬叹一声，可惜五岁的婴儿刀下亡命。一伸手掳住孩儿的头发，用手提着小人头，款动金莲出离了自己的房屋，一直够奔段银娘的宅院，来到了院中，随着高声叫道："小蹄子你出来看看，我已然将你五岁的侄儿结果了性命。"

段银娘正然与王环计议此事，猛然间听外面来了这么一嗓子。姑娘就是一怔，隔帘往外面观看，就见陈氏果然右手擎着明煌煌钢刀，左手提着一颗小人头，正是黑儿。段银娘一看把鹅眉倒竖杏眼圆翻，银牙紧咬，别看黑儿年岁不大，还是三门守着这个孩子。大爷段国基少年克妻始终未续，二爷段国柱跟前三子，士贤士铃并未生育，就是段士宝有这么一个五岁的黑儿。段银娘一看黑儿死啦可就真急了，一伸手先由打墙壁之上摘下了镖囊，跨在身上，随着把刀掣将出来，擎刀在手，由打屋中出来破口大骂："好你狠心的淫妇，你把你亲生之子结果了性命，你有何面目对的过段氏祖宗。"把话说完，一跃身来到近前，手举钢刀对准陈氏顶梁往下就剁，陈氏一看赶紧一抖手，把黑儿的人头扔在了一旁，把身形一闪，摆手中的刀接架相还。两口单刀并举，上下翻飞，要说陈氏的武术，和段银娘比，那就算差的远了。两个人过招动手，也就在三两个照面，段银娘虚砍一刀，驳头就走，陈氏那里肯舍，在后面紧紧追赶。段银娘见陈氏追来，刀交左手，右手伸入镖囊，陶出一只毒药镖，一反手腕说了一声着。陈氏正在追赶之时，猛然间就见光闪闪冷嗖嗖一只镖够奔面前，要

想躲焉得能够，正中哽嘎咽喉。只听噗，呛啷啷一声，钢刀坠地，陈氏的死尸，反身栽倒。此时王环正在屋中，早将镖囊带好，十字绊韧在胸前，背后背刀，自己拾掇俐落。心中一想，趁着他们姑嫂动手之时，倒不如我三十六招走为上策，够奔七星八宝转心亭设法盗取金牌。将然想到这裏，就听外面扑咚一声响。王环来到院中一看，就见陈氏倒地，段银娘手持利刃恶狠狠站在院子当中。

王环将要发言，就在这般光景，猛听得有人断喝了一声亚赛过牛吼，说道："好你胆大的丫头，你嫂子跟你有何仇何恨，你不该抖手一镖结果他的性命，我看你往那里逃走。"王环留神一看这个人好样儿，身高足有六尺多，脯子翻着，翅子肉横着，腰圆背厚，身上穿着蓝绸子裤褂，脚底下青鞋白袜，背后背着一口刀，往脸上观看，长的像貌凶恶，藉着星斗之光，看得明白，四方脸面赛过姜黄，两道粗眉一双阔目，两颧高耸，沾点儿塌鼻梁，大鼻子头大咀岔，一咀的七颠八倒的板儿牙，两个大薄片子耳朵。听这人哈哈大笑说道："丫头我明白了，你身边那是何人，你分明是勾引奸夫，故此将你的嫂子一镖打死，我看你往那里走。"说着话，一伸手呛啷啷掣出了单刀，赶奔向前，照着段银娘搂头就剁。王环一看认得，来者非是别人，正是本山二少寨主段士铃。他是天到三更换班，正下了班回家去安歇，由打此处路过，猛然间呛啷啷一声刀响，不由得就是一怔。来在院中一看陈氏躺下了，一看旁边站着王环，就知道这是姑嫂争风。故此心中着急掣出刀来，照着段银娘就是一刀，段银娘一闪身，摆手中刀接架相还。虽然说士铃银娘都是二寨主的儿女，要是论到武术上，姑娘的能耐可比士铃高的多。姑娘这口刀上下翻飞，不

亚如雨打梨花相彷，风吹不透，雨打不漏，洽赛过刀山一般。姑娘手中刀对准了士铃脖项上就剁，士铃一看把身形一闪，说时迟行时快，这一刀就在士铃的顶梁上连皮带肉剁下一块，鲜血直流。士铃驳头就跑，出离了姑娘宅院，绕道奔往自己的住所，来到自己屋中。伸手启帘栊看了看，在前面放着一盏蜡灯，自己的夫人张氏斜卧着香驱正在朦胧之际。地下搁着一个大木盆，里面满满当当的一下子水。段士铃头顶上疼痛难忍鲜血直流，一低头看见这盆凉水，蹲在旁边双手捧着往头顶上便浇，花啦花啦撩水的声音真响。他的夫人张氏正在睡梦之时，听见水声由打梦中惊醒，反身坐起。书中代言，段士铃之妻张氏，天到二鼓，自己梳洗沐浴，净等二爷来。天到二更多天还不见来，只得斜卧着香驱半躺半睡，听见水声响，这才反身坐起。一看自己的丈夫正然蹲在地下用洗澡水浇头。张氏一看赶紧说道："你千万不要洗，那水是脏的。"段士铃一听，着急，叫自己的妻子赶紧取出金疮药，把药敷好了。二奶奶这才问："你是跟谁动手啦？"段士铃就把在妹妹的院中看见王环的话，对着张氏一说，两口子俱都痛恨无耻的丫头段银娘。

不表段士铃夫妻谈话，单说的是段银娘跟自己的兄长动手，段士铃带伤脱逃，不由得段银娘一阵冷笑，说道："任凭是谁也不能干涉我的事，我想怎么着就怎么着。"这句话未说完就听大声说道，"好你胆大的丫头，你还是我的胞妹，你败坏我段氏的门风。"姑娘一看非是别人，正是自己的大哥士贤。他这是刚接过他兄弟的班，来巡查后寨，各处里绕弯，带着四个喽卒兵，每人手中拿着一口刀，绕来绕去绕到姑娘的宅院，猛然间听见有动手的声音，心说：姑娘的院中，乃是深

闺绣户三尺儿童不准擅入。莫非是他们姑嫂不和，当场动手也未可知。想到这里，带着喽卒兵来到姑娘的院中。留神细看，正赶上士铃落败，带伤逃走，在院中地上躺着三弟妹的尸身。又见王环站在姑娘身旁。这才大喊一声来到院中。姑娘蛾眉紧皱，叫道："你休要多管我的闲事。我自己愿将终身嫁与王环，如若多管，就以陈氏为例。"段士贤看着心中恼怒，此时士贤一见王环，不由得怒气填胸，往前一窜摆手中刀照着姑娘胸前便刺。爱贤女赶紧把身一闪，用手中刀接架相还。这哥两个双刀并举上下翻飞，仇敌恶战势不两立。要说姑娘的武术 还是真高，手中这口刀，舞动如飞，把大少寨主士贤圈在里面。别看士贤他是男子，手中这口刀，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堪堪败北。猛然间就听大喊一声，声若巨钟，喊道："好你胆大无耻的丫头，你竟敢如此，我看你往那里逃走。"王环在廊檐下留神观看，来了两位老者，年纪都在五旬开外不到六旬。在头前走的身量略高点儿，后边这位也就矮一扁拳。二位都是花白髯，身上穿蓝绸子大褂，全都是赤手空拳。王环一看，不问可知，这一定是本山的寨主，段国基，段国柱。书中代言，段家弟兄正在聚议厅，他们哥儿两个，正跟这一位山中的军师，狼狈李济互相商议，如何抵抗他们三侠来破七星八宝转心亭，盗取金牌。就在这么个工夫，跟随士贤巡查的那四个喽卒兵，跑到聚议厅说了一声："报，禀报二位寨主得知，在姑娘的院中，现有王环搅闹内寨，因此姑嫂不和。镖打陈氏，二少寨主带伤。大少寨主赶到，兄妹当场动手，请二位寨主定夺。"报事的喽卒兵，可没敢说姑娘勾引王环入室，奸夫淫妇这句他就没敢说，不过给二位寨主留脸。段大爷一听，明白。只要是有王环二字，他为什么不给

他三哥报仇，反到跟自家人动手，这里面分明是有了暧昧。只气得二位寨主哇呀呀吼叫，带着二十多名喽罗兵，一直够奔后面。来到后面一看，果然廊檐下站着王环。您道王环为什么他不走？他恐怕从此一走，落一个不乾净之名，倒不如看个水落石出。姑娘正然动着手，留神一看，伯父跟自己的老爹爹到了，赶紧扭项回头叫声："王环，这可不怨咱们意狠心毒，实在他们大伙赶尽杀绝，把他们二老结果性命，咱们二人好远走高飞。"段氏弟兄一听姑娘这片话，直气得浑身立抖，不住的喊道哎呀。就在这么个工夫，站着的王环，自己心中一想：丫头叫我亮家伙与二位寨主动手。我真要是这么一来，二位寨主必然疑我跟段银娘有了奸情，他们怎么能够知道我跟段银娘毫无关系。我若乘此远走高飞，我的臭名千载，跳在黄河也洗不清。自己想到这裏：我何不如此如此。王环随着说道："段银娘休要你满口胡云，俺王环乃是石老侠客的门徒，岂能够为此下流之事，我在七星山被获遭擒，我跟你所说之话句句都是假情，不过哄你把我的捆绳解开，我好远走高飞，谁知你以假认真。今天你还说出逆伦言语，叫我辅助于你，你家少侠客岂是贪花恋色之流。"说时迟那时快，说着话王环一伸手由打镖囊之中摸出一只亮银镖对准段银娘一抖手说了一声着，正中哽嗓咽喉，只听扑腾哐啷啷一声响，撒手扔刀死尸栽倒。

二寨主一看自己的姑娘段银娘被王环一镖打死，不由得哎呀一声，心如万把钢刀搅的一般，儿妇是死了，段士宝亡命，小孙孙黑儿身首异处，又看了看姑娘栽倒。可是这几个人亡命，惟有段银娘祸由自取。此时二寨主段国柱他可不想这其中的情由，他一看老少三人死尸横陈，不由得把二目气

红，吩咐一声："喽罗兵搭军刃，千万别放冤家王环，我跟他誓不两立。"喽卒兵齐声喊道："拿呀，别叫王环走了。"早有人给二寨 主搭过来虎尾三节棍，就在这么个工夫，就听王环哈哈一阵大笑，说道："你等休要如此狐假虎威，小太爷来者不惧，惧者不来，特为请死在二位寨主的面前，可是我有片言，要说在当面，你等听我把话说完杀剐存留，任凭于你。"二位寨主一看王环这般光景，大寨主暗暗佩服王环的胆量，遂说道："谅你也逃脱不了，有何话你就当面说来。"王环说道："你打量我是何人？子不言父名，我的天伦姓王名能别号人称快手，乃王家坨人氏，在太谷县任差，身为总役，奉堂谕到七星山办案拿贼，来在山附近有你们手下余党，杨山董玉带领喽卒多名，将我天伦乱刀分尸，彼时我才五岁。由八岁得此凶信，我拜银面仙猿铁背昆仑石老侠客为师，练艺十一年，专为报父之仇。不承望在彩凤山，狭路相逢，我刀劈杨山镖打段士宝，子报父仇理所当然。你等不仁，遣派蠢贼，奔往大人的公馆，盗去了金牌一面，放在了七星八宝转心亭，所为的是给你子报仇。我此一次前来到你的七星山，叫你等把金牌献出，送往公馆，不怕把王环碎尸万段我也瞑目甘心。"大寨主听罢，把花白髯一抖，双手竖大指说道："好样儿的。"二寨主在旁边，不由得哈哈大笑，叫了一声："小冤家，我暂时将你致死，然后再跟赃官年羹尧算账。"吩咐一声"喽罗兵把小冤家团团围住，待老夫伸手捉拿。"王环一看这般光景，双手一背遂说道："你等休要发威，小太爷已然把双手自背，杀剐存留任凭尔等，何必这样耀武扬威。"众喽兵一看王环自背双手，大家一拥齐上，七手八脚把王环倒剪二臂捆绑起来。由打身上搜出来亮银镖的镖囊，背后的单刀，完全撤将下来。

打着摺子灯，高挑着亮子，推推拥拥一直往前面走。

段国柱扭项回头叫了一声："我儿士贤，你把后面所有的尸身，赶紧用棺木成殓起来。成殓完了，然后再把小冤家王环生扒人心，给我的姣儿等报仇雪恨。"把话说完，这才到了聚议厅。二位寨主入座，在旁边有兀凳，坐着的正是军师狼狈李济。众人坐稳，两旁边排站喽罗兵。二寨主说了一声："来呀！把小冤家王环给我推上来。"工夫不大，外面推推拥拥把王环推到聚议厅。来到桌案头里，王环怒气填胸虎视耽耽。二寨主手拉桌案说道："王环你搅闹我的内寨，以致我的女儿儿妇亡命，皆由你一人所起，把你碎尸万段也解不了我心头之恨。"把话说完，叫了一声："喽罗兵即速把王环给我开膛摘心，好给我的儿女们报仇雪恨。"就在这般光景，大寨主段国基叫了一声："二弟且慢！我说话可不算袒护王环。他方才把话说明，他乃是王能之子替父报仇，乃是分所当然，就说是在彩凤山刀劈杨山镖打段士宝，那算情屈命不屈。"这句话未说完在旁边狼狈李济答言，叫了一声："二寨主！我可不是离间你们弟兄。你可把话听明白了。大寨主所说的话完全都对，不过爱惜王环是条英雄。可有一件，所死的儿女儿妇孙儿都是您这边的。我说出这个话有点儿不好听，他老人家有点搬不疼的牙。"这句话未说完二寨主不由得说道："哎呀，姣儿呀！不承想你等死在九泉之下，连一个给你等报仇雪恨之人皆无。今天把恶人捕获，你的伯父尚且讲情。看起来亲生骨肉还不如外人。"这句话未说完在旁边大寨主说道："二弟，我不过这么说，二弟你何必介意呢，你要听外人的调唆，岂不伤我们手足之情。"然后用手一指李济，叫了一声："狼狈，你这个人太以狡猾，凭三寸不烂之舌，两行伶俐之齿，欲

要离间我们手足。你来到七星山，手无缚鸡之力，身无一技之能，我念其咱们是乡里乡亲，把你留在我的山中，可并没有半点错待于你。今天你发出这样言语，我二弟人称霹雳烈火，性情暴燥，如果我们弟兄发生意见，你的脸面处于何地。本应当按山规我重责于你，念其前情暂时宽免。从今以后免去这等行为。”把话说完，再看狼狈李济，低头不语。今天在众目之下，来了个不好看。到了天光明亮，李济来了个不辞而别，逃到断龙山断龙峡，天王白路充那里，后话不表。单说的是大寨主向二爷说道：“方才愚兄所说之话，不过是一谈，兄弟千万别往心里去。今天，王环既然被获遭擒，兄弟你看着怎样发落，只管吩咐，愚兄不管。”二寨主一听遂说道：“大哥，李先生说的这片话，兄长千万也不要过意，这不过是因为我一人身上所起。既然这小冤家王环被获遭擒，倒不如推到外面乱刃分尸，好给孩儿们报仇，解小弟的心头之恨。”这才吩咐下去，在两旁边喽罗兵走过来，推推拥拥往外面走。王环谈笑自若，毫无惊恐，迈步往外面就走，准知道到了外面被他们众人乱刃分尸。众人耀武扬威往外面推，将然一走，就听聚议厅里面自鸣钟响了一下，吧搭，掉下一个牌儿。二寨主赶紧吩咐一声：“将小冤家王环，暂时推在土牢里面看押。”喽罗兵答应一声，连王环和刀镖一齐置于后面土牢之内，暂时不表。单说的是喽罗兵把掉下来的这个牌拾起，双手捧定，放在桌案的上面，请二位寨主观看。段国基段国柱二位寨主观看，但只见掉牌上面写的是七星八宝转心亭蝎子孔第一号。老哥儿两个看完了这个掉牌，全都是一皱眉，倒吸了一口凉气。啊呀，今天据我观看，前去七星八宝转心亭里面盗取金牌之人，武术不软，要是等闲之人，岂能轻易到了蝎

子孔。一面吩咐喽罗兵点摺子灯，预备挠钩绳索，前去蝎子孔捆人，一面吩咐把掉牌仍然挂好。您道，蝎子孔落下之人是谁，容在下慢慢叙来。

只因童海川他们在耿家庄，耿文耿武摆酒席款待他们爷儿三个。童林一眼看不见王环，遂问司马良道："你可曾留神王环他上那厢去了？"司马良一听这个话，也是一怔，赶紧站起身形。大家分头往各处去找，找了好半天也未曾找着王环的踪影。童林着急说道："这是怎么说的，叫你们大家留神，你们都不留神。这孩子是一宠的性子，他这一走不问可知，还是够奔七星山。"童林着急，此时天已然大天大亮。要依着童林，由此动身够奔七星山追回来王环。耿家庄的二位庄主连司马良等大家相拦，齐声说道："侠客爷你先别忙。据我等想，王少侠他走的时候，天已然就不早了。天光大亮他也走不到七星山，他要打算上七星山，他一定是夜间去。您就是追还不知道他在那里打尖，他也得等到天到下晚，他才走呢。依我说，你先休息半日，等到日色西斜，咱再动身够奔七星山。"童林一听也对，只得依着他们这个主意，就在耿家庄打早尖吃午饭，耗到天交过申牌，这才向着耿家弟兄说道："二位庄主，我要带领着我的小徒，前去七星山探听探听王环的消息，贵庄这股差使求你们主仆多分神。"耿文耿武哥儿两个点头答应，说道："侠客爷您只管万安。"童林叫司马良把自己应用物件收拾齐备，爷儿两个由打耿家庄动身，顺着大道往前行走，时方天色将黑，可就到了七星山的山根下了。童林可并没敢公然直奔山口，明知道把守山口一定有喽罗兵，叫他们看见多有不便。自己那个意思，打算别寻一条道路，暗探七星山，偷看转心亭，如果机缘相遇，到了七星八宝转心亭，将

金牌得出，那可就省了费许多的周折。童森把主意拿妥，将然一怔之际，就见由打面前哧哧两条黑影。童林一看，心说：不好，如果我们师徒爷儿两个，被这两条黑影看见，倒有许多不便。倒不如赶上前去把黑影拿住，审问于他七星山何处有僻幽的旁道，他要知道告诉我也未可知。想到这里，随着一矮身往前追赶黑影，追到切近，摆定眼神细一看，原来两条黑影非是别人，一位是银面仙猿铁背昆仑石铎，一位是金头寿星宏勋。童林遂低言问道："二位老侠由打那里来？因何黑夜之间来到七星山？公馆以内可有什么变故没有？"石爷闻听说道："童贤弟你要问，只皆因我弟兄二人在公馆以内，见你师徒追赶小徒王环去了，一日一夜未回，钦差老大人放心不下。把我二人唤在面前，叫我们二人急速访查你们爷儿三个的下落。如果与你们相逢见面，叫你们快回公馆，钦差老大人另有差遣。"童林闻听点了点头，遂问道："老哥哥，公馆之中，何人负责保护老大人？"石爷说道："有张方一面承当，公馆无虑。但不知童贤弟可曾将小冤家王环追上，他现在哪里？"童林就把耿家庄前后的事，对着老人家一说。直说到："王环不辞而别，我们师徒不放心，故此前来七星山追赶于他。我们正然发愁，除却了山口找不着别的道路进山。老人家久在太原府，可知道这座山还有偏僻小径可以进山吗？"石铎闻听点了点头，叫了一声："童贤弟我可未曾到过。听人家谈说，七星山有一条泄水的道路，名叫卧虎湾。咱们可不知道这个卧虎湾现在何处。趁着天气尚早，上山也不大什么稳便，倒不如我们先找找这个卧虎湾吧。"童林一听老人家所说的这片言语有理，老少爷儿四个低头各处搜寻。由打山口切近，一直往西绕，天还不到定更，他们就顺着山根各处里

观看，有意寻找这条僻幽的小道。焉想到他们由打定更巡找，直找到二鼓多，也不曾找着，三侠心中急燥。就在这般光景，在旁边厢司马良说道："老师，您看这个山孔，大概他是个活的吧？"孩儿说了这句话，三侠各自扭项观看。留神看，果然靠着山根下点有一个大山孔，足有一间屋子大小，里面黑暗无比。童林一看这个窟窿未免一怔，遂问道："你怎么知道这个山孔是活的呢？"司马良说道："想当初我在扬州钞关街金顶九龙观跟南侠客练艺之时，听老人家常谈。说这个山上凡有山孔之处，只要是四周围生长绿苔，那就是活的，不长青苔便是死的。故此今天我才冒言了这么一句。"三位侠客一听这话倒有情理。铁背昆 仑石铎是进山的心胜，遂说道："既然如此我在头前引路，你们众位在后面跟随。这一次我们是听天由命，死马当着活马治。如果是上天有眼，今天进他的七星山寻找王环倒是小事，我希望着，得出金牌回到公馆，面见大人，好叫他老人家西巡。"说话之间，就见他老人家一伸手掣出来金背折铁刀，往手中一擎，他老人家一矮身进了山孔之中。别看这么大年纪，豪气犹在。石爷进了山洞的洞口，后面跟着就是宏爷，宏爷身背后可就是司马良，末尾童海川。老少爷儿四个进了山洞，一直往里走，到里面观看，真叫出手不见掌。往里面走着就觉着行高就矮，脚底下是坑坑洼洼，行直就曲，也辨不出来东西南北，走到矮的地方有点儿空气不通。往前行走猛然间，见前面恍恍忽忽似有亮光。石爷不由得一怔，回头向着宏爷说道："宏贤弟你来看，前面可射出亮光来了。"来到透光之处，慢慢顺着坡儿往上行走。还是石爷在先到了洞口，还未出去，先把刀伸出去连晃了数晃，恐怕有人把守。连晃了数次，并无有动静。石爷在里面腰间叠

劲，哧的一声纵到了外面。到了外面擎刀观看，但只见清疏疏静落落，一无人声，二无犬吠，跟着后面所有的众人全都纵将出来。到外面留神观看，满天星斗皓月当空，每人稍为的掸扑掸扑尘垢。司马良说："三位老人家看，怎么山峰上还系着一根大绳呢？"石金声一看，果然是有一根大绳，不由得心中欢喜。遂低言悄语说："这就是卧虎湾啊。我只听人传说，这个地方有一条大绳。"书中代言。这一段书的目录叫三侠误走卧虎湾，他们所进的这个山孔，不但是他们不知，就连本山巡山的寨主，喽罗兵等都不知有这条泄水的道。石老侠率众来到大绳切近，看了看四外群山围绕幽僻异常。石爷把刀往肋下一藏，手掳住大绳嗤嗤嗤，轻似狸猫，洽似猿猴，来到山头的上面。后面跟着就是宏爷，宏爷后面是司马良，童林仍在末尾。到了上面童林把身形一晃，他可就越过了双侠，跑在了前面，徒手不拿军刃，迈步前往，众人后面跟随。童林身往下一矮，脚踏着崎岖小路，眼望着青山叠翠，辨别明白方向，一直够奔七星八宝转心亭，在后面众人跟随。石老侠客一看，不好，童林越过了众人，打算到七星山独取金牌。石铎心说：童林他是年青负气，他必然要到亭内盗取金牌，这个七星八宝转心亭的里面，都是消息埋伏，倘若是一时不慎，定有性命之忧。老人家正然想到这里，已然来在七星八宝转心亭的切近。童林并不商量，伏身前往，那个意思打算够奔亭子。后面石爷一看，赶紧叫道："童贤弟你要怎样？"童林背转身形接着说道："老哥哥，我打算到亭子里面看看，得手就盗出金牌。"石爷连连摆手，叫道："贤弟不可，非是石某拦你的高兴，真要是讲武学，别看年青，你可比哥哥强的多。要说消息埋伏上，我可不是小看兄弟你，你可不成。"童林一

听不由得抿着嘴一笑说道："老哥哥，我也不敢进他的七星八宝转心亭，不过是在四周围绕绕，看看动作而已。"童林说这个话，虽然是这么说，可他走的是亭子南面，南方丙丁火，迎着面露着两个朱红的柱子，里面四扇红隔扇，上面悬着一块匾，红匾金字上面写着"丙丁"两个字。童林看了看，明露着台阶，数了数十三层。童林那个意思打算不走台阶，纵在月台的上面。就在这么个光景，就见石爷走上前来，双手一横，说道："童贤弟你要怎样？"童林叫了一声："老哥哥你别拦了，小弟打算进亭子到里面得取金牌。"石爷一听，遂说道："今天你打算要进七星八宝转心亭也行，除非是没有愚兄我的三寸气在，不怕兄弟你跟我割袍断义画地绝交，我也不能叫你进子。"童林着急是非要进去不可。宏石二位执意相拦。

就在这么个光景，旁边司马良说道，二位老侠老师，你们三位别着急，要打算进七星八宝转心亭我倒有个主意。"童林说道："你有何计？当面说来我听听。"司马良说道："据我想亭子里面既然有各种翻板，走轮转弦，他必然得人登上他的机关才能够动了。人要是登不上，他是一点儿能力皆无。我这个主意未免显着拙一点儿，你们老三位把系腰的绒绳解下来，连我这根也凑在一处，一共是四根，这四根接在一处，怎么也有五丈多长。拿绒绳的当中把我的腰系上，甩开两头儿，宏石二位老侠，每人扯着一根绳头儿，叫我的老师在旁边观看，那叫旁观者清。我手中拿着军刃，我按着他这个阶台一层一层的往上上，到了里面一步一步的试着走，倘若是登着消息，你们二位就把绳子一兜，我不就悬起来了吗。还别说没有什么危险，就是有点危险也不要紧，何况还有我的老师在旁边瞪着眼睛看着。你们老三位听我说的这个主意怎么

样。”在旁边石铎一听说道：“这法倒也不错。”大家把绒绳解下来，全都把他接连在一处，然后往孩儿腰中一系，童林在旁边看着好笑，你说叫人想不到的主意都想出来了。把孩儿拴好，孩儿司马良说道：“我借借宏老侠客这口虎头墨鳞刀吧。”宏爷闻听此言，一伸手由打肋下掣出墨鳞刀，交给司马良。二位老侠把绳儿一扯，童林在旁边留神观看。由打南方丙丁火顺着台阶，一层一层的往上走。未曾上的时候，先用墨鳞刀点了又点，按了又按，恐怕台阶是假的。一蹬一蹬的往上走，一直走到第七层，二位老侠扯住绳头儿，如同放风筝相彷。童林在旁边观看，真要是平平安安到了上面，把金牌得出来，这才是大家的幸福。童林将然想到这裏，司马良由第七层往第八层上走，将然往上一迈 步，就觉乎着脚底下稍微的这么一软。就听咯嘣一声，台阶往下一沉，司马良陷下了半截身。司马良赶紧把虎头墨鳞刀往旁边一扔，呛啷啷一声。说时迟行时快，二位老侠赶紧把绳子这么一蹦，把司马良由打台阶下面提了起来，当时反身倒卧埃尘。童林赶紧走至近前观看。可了不的了！就见司马良由两条腿直到半截腰，净说蝎子就是无数，叫人看着，头皮子都发麻。童林赶紧的走上前去，用自己的蓝布大褂的袖子往下抽打蝎子。童林打，二位老人家踩，咯吱咯吱的响。好半天的工夫，才把司马良身上的蝎子全都抽打干净。童林看了看，约在三五百个，心中暗想：这个地方那里来这么些个蝎子！我就不明白。书中代言，七星八宝转心亭，南方丙丁火台阶下的埋伏，名目叫作万蝎坑，里面倒没有别的。这个台阶一共十三层，由一至六，打上面说由一至四，全都没有什么消息埋伏。有的地方全都在由七至八这两层台阶下面，只要你脚往上一登，跟

着台阶往下就沉，无论你多快的人也逃不开。下面倒没有别的，十二尺见方，四四方方这么一个坑，在坑的里面放的全都是蝎子，大小不拘，无论几年的都有。本山之内喽罗兵拿着蝎子还是一笔小进项。只要捉住一个蝎子，无论大小，送到聚议厅里面，领钱一文。架不住日久年深，由打安设七星八宝转心亭到而今，十年有余，这个蝎子可就无数了，一年比一年多。夏天不用说，到了冬天，所有的乏茶叶都往里放，这个蝎子是越存越多，越长越大。今天司马良将然下去两条腿，就带上来三五百条。童林把司马良身上的蝎子全都打下去，再一看司马良紧闭双睛不省人事，微有呼息之声。童林低声呼唤，叫之不应，呼之不醒，把一位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只急得来回乱转。在旁边，石爷先让宏爷把虎头墨鳞刀拾起来，收入刀鞘之中。一面叫童林把司马良身上的绳子解下来，各人把腰拢上。叫童林把司马良挟起来暂且出离七星山。有什么话回到耿家庄再说。童林无法，只可如此。看了看司马良面色焦黄，连哼咳之声皆无。随着一下腰，把司马良挟起来绕道前往。石爷带路，宏爷继后，童林在当中，仍然寻道奔往卧虎湾。到了鹅头峰，石爷顺着绳子下来，童林这才把司马良用绳缒下去。跟着就是童林宏勋，仍然顺着大绳下来。童林下腰挟着司马良，二位义侠保护着，仍然够奔那个山孔。由打山孔走出来这个天可就不早了，东方渐白，天色欲晓。童林扛起司马良往前紧走，一直够奔耿家庄，赶到了耿家，这个天已然大天大亮，红日东升。到了耿宅，来在里面厅房，把司马良往山墙床塌上一放，留神观看，但只见司马良面貌黑青牙关紧咬。童林低声叫道："司马良司马良！"呼之不应，童林着急。旁边耿家二位庄主耿文耿武，向童林问道："童侠客，

因何少侠这般光景?但不知这二位年迈苍苍的老英雄是谁?求您给我指引指引。”听罢，先指引石老侠，又指引了宏爷，指引毕，这才把昨夜晚我等探七星八宝转心亭，把司马良掉在蝎子孔内，司马良叫蝎子螫的这个样儿。说完了遂问：“二位庄主，你们这附近可有高明医生没有？如果要是有。赶紧请了来，先给我这个徒弟医治医治。”耿文一听撤身形下来。遂吩咐家人把耿家庄著名的医生请来。工夫不大，请了二位大夫来。一位姓商，叫商得元。一位姓韩，叫韩庆田。把商韩二位先生陪在里面厅房，先见过了三侠，然后走在床前，把司马良中衣撤下来。留神观看，但只见司马良顺着两条腿直到半截身，净是针鼻大的小眼，顺着眼往外流黄水。商韩二位先看了看，一皱眉，遂说道：“三位侠客，我们虽然是精通岐黄以及内外两科，大小方脉，对于少侠这个病症我们可没有多大的能力。论说起来可也不要紧，无奈一节，皆因蝎子太多，螫的伤痕太重，我等无法。但是勉拟一方，虽然不能够痊愈，准保毒气不能攻心。赶紧再另请高明，以免延迟。”说着话，商韩二位先生把方开完，告辞而退。童林看司马良这般光景心中难过，遂说道：“宏石二位老哥哥，这山西地方那里还有高明医生，你们哥儿两个必然知道。”宏石二位老侠一看镇八方紫面昆仑侠这般光景，不由得着急，说道：“童贤弟你勿要着忙，我想起一个高人，他能给孩儿医治，手到病除。”童林一听心中欢喜，赶紧一欠身问道：“老哥哥但不知此人姓字名谁，家住那里。”老英雄石铎说道：“皆因此人的秉性不好，我得设个法子把他聘请出来。”童林问道：“但不知那一位，您就快说吧”石爷说道：“这个人是一个出家的道长，就在咱们这个耿家庄东北十数里地，有一个庙叫玉瓣莲

花观，庙里这位仙长姓韩双名景和，别号人称金针道长，武术超群，精通岐黄，内外两科，针炙脉案，无一不能。就是有一样，此人生来的秉性古怪，素不与人来往。我跟他虽然交称莫逆，他那脾气我是惧他三分，要打算够奔玉瓣莲花观，聘请金针道长韩景和，那得兄弟你跟着。要不然他这个脾气各别，他要是把我驳了，回头兄弟你不信。”童林一听，说道：“老哥哥既然有这样的高人，我为徒弟应当亲身前去，作揖磕头也得把他老人家请来。”在旁边宏爷答言说道：“既然如此，石大哥童贤弟，咱们是事不宜迟。我也同二位去一趟。”把话说完了，三侠一齐站起身形，嘱咐二位庄主耿文耿武，好好的看守着司马良。嘱托已毕，他们老哥儿三个出离了耿家庄，顺着小道奔往玉瓣莲花观。十几里地，三侠脚下微然一用力，不大工夫，就来到了玉瓣莲花观，来在山门外看了看，当中间山门，两旁边的角门，老头子石爷来到角门切近，遂手打门环，叫了一声：“里面有人吗？”就听里面应声而出，问道：“那一位？”伸手开角门 。石爷观看，原来是小道童。石爷乐喜喜的说道：“你的老师可曾在庙中？”小道童答言：“现在后面，您在此稍候，我进去给您通禀。”工夫不大，就听里面念一声无量佛，从里面走出金针道长韩景和。童林一看这位仙长身高约在五尺多，细腰扎臂，双肩抱拢，身上穿蓝布的道服，腰系丝绦，脚底下白袜云鞋，往脸上观看，深目高鼻，颌下一部银髯连鬓络腮，通红的咀唇，大耳朝怀，在正当顶有一个道冠，竹簪别顶，手中拿着拂尘，来到外面，手打稽首，念了一声无量佛，说道：“老哥哥这是那一阵香风把您给刮来了？”石爷说道：“兄弟，我是夜猫进宅，无事不来。今有大事相求，咱们到里面说吧。”说着话，大家谦谦让一直够奔里

面鹤轩，到了里面，童林一看这个鹤轩，真正称得起讲究。一拉溜是三间，明着两间，暗一间，落地的隔扇，挂着是青色的软帘，迎着面放着一张云床，床的上 面坐褥靠枕样样俱全，时逢夏令，全都罩葛布套。到了里面，仙长让三侠入坐，小道童献上茶来。仙长问道："老哥哥您给引见引见吧。这一位是谁？"石爷用手一指，说道："兄弟你不认得，这就是咱们时常在一处谈的现出世的英雄，他家住在京南霸州童家屯姓童名林号叫海川，北高峰献艺，人送外号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贤弟这就是我跟你提的金针道长韩景和韩道爷。你们哥儿两个多亲多近吧。"老道闻听，念了一声佛，留神观看，上下打量童海川，心中暗想：果然不愧人称侠客，虽然说年纪不大，气度不凡。然后这才彼此抢步行礼，随着入坐。仙长向着童林说道："童侠客，我听人传言不是您跟随钦差查办四川事件，为随行委员，因何一时之间来到我的庙中，难道说有什么事吗？"童林听到这里，并不隐瞒，就把："三侠跟孩儿乘夜偷探七星八宝转心亭，一时不慎，把小弟之徒司马良，掉在蝎子孔内，螫得半身青肿，医治无效。万般出在无已所奈，石老侠客带领着来到了莲花观，聘请仙长出头露面大发慈悲，给孩儿医治伤痕，倘得痊愈小弟感激非浅。"金针道长韩景和听童林把这片话说完了，微然一笑，说道："童侠客您这一来我以为是有多大的要紧事，原来就为孩儿的蝎子伤，并非贫道自夸，我到了那里手到病除。可有一件我庙内现在有事，无暇及此，但等我庙中事全都办完了，跟随童侠客到耿家庄给孩儿医治蝎子伤。"童林一听，接着问道："仙长，但不知您庙中的事几时才能够办完呢？"韩景和答言，说道："童侠客您要问，多者一年，少者半载。这还说的是事事顺利。倘若

不顺利，那可就不一定了。”童林一听暗想：老道韩景和，这个人真正有点儿不通情理，又一想今天我既然知道你能治，我焉能放你走的了，想到这里遂抱拳说道：“仙长，无论您贵观之事怎么忙，也得求仙长大发慈悲，拨冗辛苦一趟吧，若是去晚了，小徒的性命不保。”童林这里说着话，宏石二位老侠也帮着说：“韩道爷，既然是童海川这么说着，您就慈悲慈悲吧。”金针道长韩景和一看，三侠执意相求，随着一欠身把手中拂尘一摆，站起身形说道：“无量佛，贫道越说忙，你们强求也是无济于事。”说着话迈步就走，一直够奔暗间。老道这么一来不要紧，把个镇八方童林二虎头的脾气可就惹上来了。随着也站起身形心说：石老侠客说这个金针道长有个怪脾气，今天一见果然一点儿也不错。这个怪脾气跟别人行，我专门治你这个怪脾气。说话之间童林站起身形大步前行，那个意思打算把老道揪过来。就见老道走在暗间，一伸手把软帘一启迈步要进暗间，欲进未进的时候，他还回头看了童林一眼。他这一看，童林这个火儿可就大了，随着也跟进里间。将然启软帘，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就听里面喊道：“哎呀！”童林一看，就是一怔，说道：“啊！”把一个镇八方童海川可就怔在那里。金针道长韩景和把拂尘一摆，不住的念佛。

书中代言，屋里面是那一位呢？把童林弄得这般光景。屋里面这位英雄非是别人，正是玲珑岛的老寨主，九尾宗彝世界妙手司徒朗。由打穿桑林双钺对双轮，童海川暗度司徒朗，这一位九尾宗彝走后，终朝每日他就走各处，教场子戳竿保镖占山的，他必然到里面访一访，认得就不用说，就是不认得的，凭他的名姓也不敢错待。他老人家在外面终日漂流倒不为别的，所为的耳目灵通，好打听打听童林的起居如何。所

有童林所作之事，以至三月三亮镖，童林呕血，打燕雷诸事，老英雄全都打听得明明白白。后来又打听童林跟随奉旨钦差查办四川事件。老头子一想：童林的祸可就算来了，我可不能说再忍着啦，只可是暗地跟随。老头子阅历老练，准知道西方道路不平。别瞧童海川身上武术精通，要打算在西路上，把西路的群雄战败，那可不容易。你保护钦差，我暗中保着你。由打保府清苑县，司徒朗可就坠下来了。一站一站往前行走，倒也算是平安，没出什么舛错。到了山西太原府，不承想夜晚之间，公馆以内竟有大胆的贼人，盗走了金牌，临行还留下字柬。老头子司徒朗一听，暗想：既然丢失金牌，我兄弟童林他是随行的委员，他担的了吗。想到这里，猛然间想起来了，倒不如我住在玉瓣莲花观金针道长韩景和那里，倒显着妥当。老爷子把主意拿妥，才来到了韩景和的观中。见着金针道长，老道一看吓了一跳，心说：这个人十数年未见，我还以为他没有了，闹了半天他还在着呢。想到这里，说道："老义士爷，许久不见，精神仍昔。"老头子一听哈哈一阵大笑说道："韩老道你盼着我死呀，我死了好给你们除害。我就是死不了。"司徒朗从此就住在莲花观的里面。得暇之时，不断的跟老道闲谈，可就谈到童林对于自己有恩。老道一听一怔，心说：这个老头子，由打我认识他那一天，没听他说过理。今天他说的，这分明是天理良心话，莫非是他要该死吗。正然在一块儿谈话，就见小道童进来回话："外面有石老侠客宏老侠客，还带着一位有三十来岁穿着一件蓝布大褂，一张紫脸膛，我可不认得。"小道童把话说完，还未等韩景和答言，在旁边司徒朗接着说道："你听见了没有，了不的了，我兄弟童林来啦！这可应当怎么好？我跟我兄弟两下里仇冤已解，永

不犯心，我可不知道我兄弟怎样。这么办吧，我先往暗间里面坐会儿，回头你把他陪进来。不是我兄弟还在罢了，若果然是我兄弟，你们大家接谈，回头我再出来见他。”韩道爷点头答应，到外面迎接三侠。司徒朗他在暗间扒着帘缝看得明白。老头子正在出神之际，就见韩道爷启软帘进了里间，跟着童林就追进来了。司徒朗一看一怔，心说：“好厉害的老道。今天你把他往屋中一领，我见了我兄弟，应当以何言对答，这不是叫我着急吗。老头子想到这里无法，只得往前抢步行礼说道：“我量是谁，原来是兄弟。一年多未能与兄弟相见，你可把我想煞了。”童林一看司徒朗说话透着亲热，遂说道：“师哥，你一向可好？小弟给你老人家磕头。”司徒朗赶紧伸手相搀。老道在旁边观看，心中暗想：这个司徒朗，他时常说童林对他不错，今天我倒要看看他们两个人见了面如何。一看童林果然抢步给他行礼，这才叫大人不见小人怪，真正是侠客的身分，暗竖大指赞美童海川。然后老道向着司徒朗童林打稽首，把自己的用意说明，大家彼此俱都是一笑。这才谦谦让让来到明间屋，各自入坐。童林这个人性急，赶紧问道：“韩道爷，别的事小，我还是请你老人家够奔耿家庄，给小徒治病。”还未等韩道爷答言，在旁边司徒朗接着问道：“兄弟怎么段事？我还未听明白了。”童林把请道爷够奔耿家庄，给司马良治蝎子伤的话一说。老头子司徒朗一听，把颌下的长髯一抖说道：“喝！好老道，要不怎么说你们出家人，心歹不能交呢，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孩儿受重伤你既能治，就应当马上前去，别说还有我兄弟亲自前来拜会于你，岂不与你脸上贴金，怎么你还拿一把。我告诉你韩景和，今天你赶快够奔耿家庄，随我兄弟前去治伤还则罢了，如若不然我要

跟你较量较量，我就是把你打坏了，你也得去。”韩景和闻听司朗这片话不但不着急，还满脸带笑，随着念了一声无量佛，乐嘻嘻的说道：“我这个话说出来你别过意，你这着急，分明是方才我把童侠客陪到暗间，与你相见急的无法，借此要发作发作，我说对不对。”老道说完招惹的大家哄堂大笑，连这位司徒朗他自己也笑了。然后道爷说道：“老哥哥你别急，既是童侠客至此，别说这么点儿小事，就是多大的事，叫我韩景和赴汤蹈火，我是万死不辞，何况他们三位侠客亲身来呢！”童林又向司徒朗问道：“老哥哥，现在金牌落在七星山七星八宝转心亭。你老人家称世界妙手，自幼入过大西洋，学习消息埋伏，自造玲珑岛。所有的走轮转弦，要讲究这个，莫过老哥哥你了。这一次到七星山盗金牌，非得你办不到。”司徒朗闻听说道：“童贤弟，我对你不过，我栽啦。”童林一听，一怔，遂问道：“师哥你怎么栽了呢？”“咳！兄弟你那里知道，由打你跟随年钦差出都，到了保府清苑县，我就暗地追随。所好的一节，一路无事。赶来到太原府，夜晚之间丢失了金牌，我打听明白落在七星山。我先找好了住所，就是在这里。夜晚之间我够奔七星山，七星八宝转心亭一连着去了三天。到了人家七星八宝转心亭里面，一看人家摆的消息埋伏比我司徒朗高的多。我是无法入手，我这不算栽了吗。如果说我办得到，我早带着金牌到公馆，找兄弟你，前去献金牌了，哥哥我脸上有多大的光彩。这是活该不叫我露脸。”童林一听未免一怔，心说：要凭我哥哥破不了七星八宝转心亭，我们就更不用说了。司马良虽说掉在了蝎子坑里面，总得算是便宜，要是遇见别的机关，就许亡命。想到这里，遂说道：“虽然哥哥你破不了七星八宝转心亭，兄弟我也得请你帮忙。既然是

哥哥你由打保府地面沿站暗地随行，保护小弟，可见得您是疼爱小弟，如果老哥哥你不嫌弃，但等我跟钦差把四川事件查办完毕，你随我到我的家中居住以度晚年。”老头子听到这里，心里头难受。不承想无意之中，有这么一个师弟，比我的亲兄弟还近。老头子想到这里，脸上发现一种惭愧的颜色。就在这般光景，在旁边石爷抱拳说道：“列位，咱们是事不宜迟，还是请韩道爷够奔耿家庄，给孩儿治病要紧。”说着话大家站起身形，三侠陪着金针道长韩景和，老头子司徒朗也随在一处，嘱咐小道童看守莲花观。

他们这才说说笑笑奔往耿家庄。到了耿文耿武的宅中，有人领着一直够奔上房，启帘拢到了里面，谦谦让让分宾主落坐。童林给耿家庄的二位庄主引见引见韩道爷。然后老道这才说道：“童侠客床上躺着的这位就是贵徒吧？”童林说道不错。金针道长韩爷一伸手先把司马良的这个褥单撩起来，仔细的看了看。但只见司马良，此时的颜色跟方才比可大不相同了，面色漆青，紧咬牙关，呼吸短促。韩道爷看了看一皱眉说道：“这个孩子大概许叫别人看了吧。所好，看他服的药里面，有一味药在里面托着，毒气不能入内，要不然他也不能把周身憋的这么样。”老道把话说完，赶紧吩咐一声，预备文房四宝纸笔墨砚。工夫不大把方子开好，命手下从人急速抓药，从人把药抓来。叫他们预备开水，冲花椒四两，找一个洗脸盆。抓的这个药全都是面子药，拿这个花椒水把面子药和成了稀酱糊相仿。拿软毛刷子往所有蝎子螫的地方刷，跟着刷跟着用凉水冲洗。工夫不大，所有身上蝎子螫的地方经药一刷，往外冒黄水。随着冲洗随着刷，刷了数次，不再往外冒黄水。老道看了看念了一声：“无量佛，别刷了。找一条

薄棉被给他盖上，就等发汗了，他出了汗之后，必然咳嗽。有了哼咳之声，性命就算保住了。”众人这才放心，大家归座吃茶，调摆桌椅。大家吃喝之际，就听司马良不住的连连哼咳。道爷一听，念了一声：“无量佛，善哉，善哉！诸位，您看见了没有，活该这个孩儿命不当绝。回头我吃完了饭，再给他开一个汤药的方儿，给他喝下去，多者三天，少者两日，那就算复旧如初。”童林一听这句话，心中才稍为的放心。在酒席筵前，童林向着二位老侠韩道爷抱拳说道：“你们老哥儿三个是本地面的人，我跟你们三位打听打听。这座七星山里面，七星八宝转心亭是何人摆设？大概韩道爷有个耳闻吧。这不是同着我司徒大哥，他老人家也在场，消息埋伏，我可是外行。这三位已然跟我在一处盘桓好几天，他们要知道摆亭的这个人，他们早就跟我说了。你可知道这其中的底细吧，如果知道，请他出来帮忙，破七星八宝转心亭，取出来金牌，不但不能加罪，我在钦差面前竭力美言，还求他老人家保举保举。”韩道爷念了一声：“无量佛！童贤弟，别看咱们是初次见面，咱们是一见如故。别说我还跟司徒老义士有交情，咱们是因亲近亲，因友近友。要说摆七星八宝转心亭，这个人我可不知道，当初介绍摆亭子这个人我可知道。”童林一听，心中欢喜，遂说道：“要这么说，那就算有了眉目，要找着介绍人那不就把摆亭子人找着了吗。”老道一笑说道：“童侠客虽然是这么说，介绍摆亭子这个人有一种怪性，由打我与他见面的那一天，我们交情可不浅。可有一样，我们不时常在一块儿盘桓，这个人好静不好动，交的皆是高人。不论文武两科技艺，你要是不如他，不用说接谈，连见面也见不着。”童林一听问道：“但不知他家住那里，姓字名谁？”韩道爷说

道："要提起这个人来，就住在七星山的后山。山后有一个西风寺，人称他为西风长老，法号叫秋蝉。他可称得是一位得道的高僧。我这个话说出来，恐怕你们众人到西风寺求见于他，他的怪性一犯，就许挡驾不见。"童林戏说道："他这人既然如此古怪，拜他不见，待俺童林到西风寺伸手把他扛到耿家庄，看他还古怪不古怪。"韩景和笑道："你知和尚之师为谁？他乃是明末清初著了名的一位剑客。此人家住在山西太原府寿阳县姜家屯，此人姓姜单字名达，号叫本初，别号人称碧目金睛佛。秋蝉的武术是跟姜爷所学，那可以称得起有万夫不敌之勇，贤弟你焉能扛的来他。咱设法把他请来，慢慢的问他，这亭子是何人所摆，那倒是一个正策。"大家酒饭已毕，散坐闲谈，童林在旁不发一言，慢慢的退出了厅房，来在外面。到院中观看，没有从人来往，绕到了外面，扭项回头观看，后面并无人跟随，心中喜悦，暗想道：自己说了一句戏言，老道遂把他的出身说了一遍，意存蔑视我童林。今日我倒要到西风寺，访访这位西风长老秋蝉。把主意拿妥，他这才遛遛达达往七星山走来。到了七星山的后山坡，这个天已有定更时候，自己打算要寻找山路上山。猛然间，就见前面有三条黑影来回乱晃，童林就是一怔。将要伏腰，那个意思把前面黑影挡住，看看他是谁？就听有人叫："老人家，您一个人，单人独自到这里干什么来了？"童林一看这三条黑影非是别人。一个是病太岁张方，一个是夏九龄，那一个是蛮子孔秀。童林赶紧一摆手，把三个孩儿叫到了山根下僻静的所在，隐住了身形，说道："张方，你们三个人干什么来了？公馆之中，何人保护着大人？"书中代言，自从童林跟徒弟司马良他们爷儿两个，由打公馆动身，是追赶王环。大人不放

心，二次派宏石二位老侠出来打听童林的下落。石铎宏勋二位老人家一去，一夜未还。钦差大人紧皱双眉，遂问道："你们众人看见没有，连着派出两拨人，全都音信皆无，还不知道吉凶。海川他既然跟七星山的寨主打赌破亭，这亭子里全都是杀人的机关，倘有不测，我怎能够对得住贝勒爷。遣派宏石二位老侠前去打听消息，又无有音信。我的心中可实在是不放心。"你们无论是谁，再到七星山打听打听，来个回信我也好放心。"大人这句话未说完，孔秀夏九龄接着说道："既然如此，我们哥儿两个前去打听打听众人跟我老师的下落。"这句话还未说完，旁边张方答言说道："大人要打听我师叔的下落，我得跟着。竟凭他们小哥儿两个前往，我还有点儿不放心。这一次我们出去，无论如何也得打听出来他们众人的消息。"钦差老大人一听，张方他也要跟随一同够奔七星山，未免踌躇不决。张方说道："老大人您只管望安。由打昨日我把公馆全都安置好了。就是您今天不派我们奔往七星山打听他们众人的下落，我也要跟您讨差，够奔七星山，前去窥探虚实。"钦差一听，怨不得这个孩子也要跟着，想童林临走之时也曾嘱咐于他，公馆之中，完全是张方一人负责，他说都安置好了，我倒要问问，遂说道："张方你是怎么安置的呢？"病太岁一一的回明，年大人点点头，心说这个孩子年纪不大，阅历实深，事虽不大，里面却含着排兵布阵御敌之法。

书中代言，张方由打宏石二位老侠客一走，他可就有点心虚。他一想我师叔一走，把公馆之事虽委派我负责，但是有宏石二位老侠，不怕七星山的贼人前来搅闹。后来又把宏石二位派遣出去，张方一看可了不的了，把我两根台柱子给我搬走啦，这要是公馆再出点儿事，谁顶着呢。想到这里，他

暗含把大人的管家年福年禄找了来，在一处暗含着商议，说道："二位管家看见了没有，这是咱们背地里说一句私话。暂时咱们公馆之中就算是人才不齐，没有事便罢，如果有事，我们大家论到武术上，全都是不济于事。我童师叔临走之时，把公馆之事全都交派我张方一人负责，你说没有土可是修不起墙来，如果七星山派来高来高去，武术高强之辈前来搅闹，我可担不了。我跟你们二位商量商量：打着大人的口气，晓谕太原府，叫他转达城守营，派二百名官军到公馆，我另有委用。你们哥儿两个看看怎么样？年福一听说道："少侠客有主意是您出，有了错我担。您要说布防等事问我，我是一概不懂，反正不论怎么出主意，全都是为的是保护大人平安无事。张方说道："既然如此，你就辛苦一趟吧，到外面传知办差官，叫他们晓谕太原府转传城守营，派二百名官军就是了。"年福答应这才出去，把话告诉办差官，叫他照样去办，办差官答应一声照办。果然由打城守营派来二百名官军，有一员千总带头，到公馆差官房报到。张方派这二百名武汛官军分为四犄角，每角三十名，大门加添二十名，二门加添四十名，后面上房加添四十名，昼夜轮班保护公馆，等钦差大人起马之后，再为撤销，官军们答应一声照样分守。这还不算，张方又吩咐在公馆四角每角放上一口大锅，把大锅添足了水，熬成了一锅小米子粥，预备长把的水舀，众人都不解其中的原故。张方吩咐："你们大家注意。白昼之间倒不要紧，惟独夜晚你们大家留神。倘若来了高来高去的飞贼你们不能够上房，你们要看见有了动作，就拿小米粥往上泼。"这还不算，又吩咐官军在公馆大墙里面，离墙五尺刨下一道六尺的深坑，上面用席盖好，铺上一层土，这就叫临时的陷坑。倘若看不到.

贼人由墙上跳下来，非得坠入深坑不可。样样宗宗安设齐毕，张方还不闲着，自己前前后后各处巡查。告诉官军等众，各个提起精神，如临大敌一般。今天钦差老大人遣派孔秀，夏九龄，到七星山打探童林等众人的消息，张方也要去。大人不放心，恐怕公馆之中无人照料。张方把这片话一说，老大人点了点头。这才派他们三个人一同前往七星山。张方把公馆的事满托咐给刘俊跟洪玉耳，叫他们照样夜间留神。全安置好了，他三个够奔七星山。他们把道走错了，他们走的是七星山的后山。天约在定更之时，正然找不着上山的道路，就见前面来了一条黑影，还是夏九龄的眼快，遂说道："别走了，我师傅来了。"童林一看是他们三人，这才把他们带到山根下僻静的所在一问。张方并不隐瞒，把公馆之中前前后后的话这么一说。童林听完了点点头。张方遂问道："师叔您一个人来到这里作什么？"童林未曾说话先叹了一口气："咳！"就把自己跟司马良出来追赶王环的话前后一说，直说到司马良掉在蝎子孔中受伤，聘请金针道长韩景和给孩儿治伤，在酒席筵前一时说下大话，够奔西风寺前来扛和尚。三个孩儿一听也乐了，说道："老师既然如此，应当怎么办呢？"童林一摆手，说道："你等随我上山吧。"寻找羊肠小道趁着月色的光辉，爷儿四个步行上山，山路非常艰难，到了山上头已然交了三鼓啦。来在上面，童林手打凉棚各处里观看，猛然间就听蛮子说道："唔呀，老师您看那边红铺铺的墙壁莫非就是西风寺吗？"童林一看，果然现出来庙墙。爷儿几个绕到山门前留神观看。当中山门，两旁边角门，山门上面悬着一块匾，写的是西风寺。两旁边角门紧闭，当中山门大敞着。在山门外就听孔秀向着自己说道："唔呀老师，您在这里等等，咱们商

量商量，既然说这个西风长老的武术不错，他又是姜老剑客的徒弟，咱们别冒险进去，先进去一个人把他引出来，叫他到了山门外有什么话老师见了他的面再说。”童林一听点了点头说道：“既然如此，孔秀你就进去把秋蝉引出来。”蛮子一听只得点头。心说：唔呀，可了不得了。我的意思打算叫张方这个东西进去，引和尚去，我这句话还未说，我的老师叫我去。哎呀，这才叫害人如害己。蛮子孔秀顺着当中青石甬路，蹑足潜踪往里走，越过头一层穿堂殿，将然到里面观看，就见大殿的月台上面，有两个和尚。靠着南面这个身上穿着青色的僧服，脚底下青僧鞋沿着白口，青袜子过了磕膝盖，往脸上观看，真正称得起顶平项圆，黑苍苍一张脸面，两道粗眉一双阔目，鼻直口方，新刮的胡子碴，大耳朝怀。北面站着的这个和尚，大身材肩宽背厚，膀扎腰圆，身上穿灰色的僧服往脸上观看，白素素的脸膛，两道长眉，二目如灯，大狮子鼻子，方阔海口，大耳有轮，连鬓络腮的胡子。两个人乘着满天星斗，一轮明月在天井插拳。书中代言，两个和尚是西风长老的两个弟子，一个叫青龙僧法如，一个叫白虎僧法来。正在插拳之际，孔秀往里面厢走，可就被白虎僧一眼看见，把拳脚一收用手一指，遂说道：“嘿，深夜之间甚等之人，大胆来到西风寺？”孔秀一看随着用手一指自己的鼻子说道：“是我。”白虎僧一看孔秀其貌不扬，口念：“弥陀佛，你是作什么的？”孔秀哈哈一阵狂笑，说道：“混账东西，连我都不认的了，我家住山西太原府，寿阳县姜家屯的人氏，姓姜名达号叫本初，别号人称碧目金睛佛。我今夜晚闲暇无事，来到西风寺找我的徒弟秋禅。你们这两个混账东西，是干什么的？”青龙僧白虎僧一听，低声说道：“师哥你听见了没有，

我当是何如人，原来是你我的师祖到了。”青龙僧一摆手说道：“不对，我听咱们老师常谈，咱们师祖家住山西，因为什么他说话是江南的口音，分明是冒充你我的师祖。”白虎僧一听说道：“着哇！”遂说道：“好你胆大的蛮子，我师祖乃是山西人氏，你是个江南的蛮子，分明是前来冒充。你说了真情实话还则罢仑了，如若不然，要了你的命。”蛮子一笑说道，你们两个混账东西，你知道我是山西太原府的人氏，我自从打幼年之间闯荡江湖，各省全都游遍，我想说那一省的话，就说那一省的话。”白虎僧一听说道：“着哇，师哥这是咱们的师祖。”青龙僧用手一指说道：“师弟你怎么这样的糊涂，咱们虽然没见过，师傅时常谈说，你我师祖他是银髯满腹。他为什么没有胡子。”白虎僧一听点头说道：“着哇。”遂瞪着两只眼睛用手点指说道：“好你胆大的蛮子，我们师祖银髯满腹，为什么你没有胡子？”蛮子说道：“你们两个人糊涂了。我是因为这个胡子太长啦，吃喝都不便宜，我又刮了去了。”两个和尚一听蛮子所说之话，反正总是有理。猛然间白虎僧问道：“既然你说是姜老剑客，他老人家别号人称碧目金睛佛，这个碧目我们可认得，你是碧目吗？”蛮子一听就是一怔说道：“唔呀你们两个混账东西，实在是想讨打，我是越跟你们说，你们越不信。我看你们那厢逃走。”蛮子没有词儿啦，往前一纵身，劈面照着白虎僧就是一掌。和尚一看掌到了，闪身形拿左胳膊一压蛮子的右手，跟着往前一上步，用双手一推，用了个双扶手，照着孔秀胸膛撞来。蛮子一转身来到了和尚的身背后，说道：“唔呀，混账东西躺下。”横着一掌够奔和尚的后脊背打来，和尚要躲这一手焉得能够，耳轮中只听嘣的一声，和尚扒伏在埃尘。未等白虎僧站起，旁边青龙僧法如，

给孔秀来了个明枪容易躲，暗箭最难防，给孔秀身背后来了一个恶虎掏心，够奔蛮子的后脊背打来。孔秀觉着后脊背一阵风声，准知道有人暗算，赶紧把身形一转，用单胳膊拨开青龙僧的拳，往前一上步，立着一掌够奔法如的肩头打来，只听蹦的一声，青龙僧应声而倒，来了个屁股墩儿。孔秀由打练艺的那一天一回胜仗也没打过。今天在月台上面大施威风，青龙站起来，白虎躺下，白虎起来，青龙又倒了。蛮子指东打西，还不住喊道："你们两个混账东西，跟你的师祖动手，你们焉能够赢的了。"只顾他们在前面动手不大要紧，在后面老方丈西风长老正在闭目养神之际，猛听得前面阵阵喧哗。和尚就是一怔，心说：甚么大胆贼人夤夜之间，竟敢来到我的西风寺搅闹。想到这里站起身形出离禅堂，一直够奔前面。就见来了一个人，把自己两个徒弟打的狼狈不堪。念了一声南无阿弥陀佛。白虎青龙一听老师到了，赶紧高声说道："老师，您看看来吧，我的师祖到了。"把话说完哥儿两个撤身形往旁边一站。西风长老叫了一声："青龙白虎你们师祖现在那里？"白虎用手一指孔秀说道："师傅，您看。"和尚一看不由得有气，说道："尔好大胆，冒充我之业师，搅闹我的清静禅林，我看你往那厢走。"蛮子一看这个老和尚，堂堂仪表，身材五尺多高，身穿灰色僧服，脚底下黄缎子僧鞋，高腰白袜，往脸上观看，面目光润无比，前面满都解了顶啦，峥光耀亮的脑门，微然露着两个白鬓角两道白眉，二目之中神光灼灼，光华灿烂，通关鼻梁，四字海口，新刮胡子，一双厚耳有轮。孔秀看罢准知道这是西风长老秋蝉，说道："你还别欺侮人，不要你耀武扬威。今天有我老师在此、大概你插翅难逃。"把话说完了，高声喊叫："唔呀老师呀，和尚出来了，你老看一看

吧。”这句话未说完，童林率领着两个徒儿，一直由打山门来至在里面。一看和尚出头，随着高声喊喝：“孔秀休惊，为师来也。”孔秀听着这句话，站住了身形。和尚抬头观看，但只见由打外面来了三个人，就见当中这人长的赛乡间人一般，穿着一件蓝布大褂。看那个样儿毫不介意，细一看二目如灯，光华灿烂，和尚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暗想道：这幸亏我细看看，要不然我非得受了他的害不可，就冲着他二目如灯，必有几十年的好工夫，为何夤夜之间，他带着三个小孩儿来到庙中。难道说有什么事吗？想到这里，童林已然带着孩儿，来到月台切近，就听他问道：“月台上面年迈方丈可是本庙主持吗？”和尚一听随着念了一声弥陀佛，说道：“不错，正是老僧。未领教您贵姓仙乡何处？”童林闻听接着说道：“我家住京南霸州童家屯，姓童名林号叫海川，别号人称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和尚闻听一怔，遂问道：“童侠客，夜晚之间来到西风寺，有何公干？”童林说道：“老和尚我童林特来请您。”西风长老一听，一怔，问道：“童侠客请老僧有何事？”童林遂把七星山前后的话，直说到耿家庄酒席筵前跟金针长老韩景和夸下大话，从头至尾细说了一遍。说道：“我因言行有失，特来西风寺请你。”秋禅闻听不由得一笑，说道：“童侠客，七星山与老僧无仇无恨，童侠客与老僧无片面之交，别说老僧无意兜揽是非，即使老僧爱管闲事，也不能听素不相识之人一面之辞，即行出山。如果非让老僧前去不可，老僧素仰侠客威名，今幸相逢，老僧须请教请教。”童林说道：“童林特来相请并无他意，老和尚莫要疑心。”西风长老说道：“不然，你就另投别的门路，决不与老僧相干了。”童林无可如何，遂说道：“如此童林就奉陪。”说罢，将身站稳，往下一塌，前

面掌一伸，后面掌一和作出半伏虎势，遂说道："老方丈你就进招吧。"秋蝉一看童林亮的架，不由得就是一怔。暗自思索。我可不敢说甚高，谈到武术二字，我受过我恩师老剑客的指导，所有各门的把势可没我没看见过的，他奉师命下山，别开天地再造一家把势，今天冲他亮的这架子，大概此人的武术不错，因为我不识认人家的门户。想到这里无法，随着双手合掌当胸，念了一声"弥陀佛，侠客既肯赐教，老僧得罪了。"书中代言，就凭和尚这么大的身分，跟童林一见面就插拳动手，未免透着有点鲁莽，无论如何也得让到禅堂，回头动手不迟。这可也不怨和尚沉不住气，只皆因童林说的话太欺人了，夤夜之间到了西风寺，要扛和尚。别说和尚武术高强，就是土也得冒三分土气。故此他老人家着急。还有一说，无论僧道，到了他这个年纪正是五火中烧，他也不愿意着急，概不由己，火儿往上撞。今天和尚双手合掌，作出来童子拜佛，口中念佛，往前一窜，左手一晃，右手够奔童林面门一掌打来，童林一看，别看那么大的年纪，身形太快，亚塞猿猴相仿，身形一窜手到了。童林赶紧把身形往左一闪，左胳膊竖起来，往和尚的右胳膊上一搭，跟着右手顺着左胳膊底一穿，够奔和尚胸膛，用了个叶底偷桃打来。鼻孔中醒气，哼的一声，声到掌到。和尚一看这一招来的厉害赶紧撤步抽身往回一纵，躲开了童林这一招。两个人身形再一凑，各施所能。这两个打在一处也真好看，一位是侠客，别开天地要兴一门把势，柳叶绵丝靡身掌。这一位剑客的门徒，道德清高艺术超群。童林由打出世以来，未尝遇见过敌手，今天与西风长老相逢，自己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看起来此人的技术在我以上，不在我以下。我得多加小心。

正在思索之时，猛然间听见有人高声断喝："秋蝉贤弟，天到深夜你还不早些安歇，你是等待何时？愚兄来也。"这句话尚未说完，念一声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声佛号，声如巨钟，就彷佛半悬空中打了一个霹雳相彷。秋蝉赶紧把手一撒，身形往旁边一纵，扎撒臂膀观看。童林也闪在旁边，留神观看。但只见头前走的这位好看，大身材细腰扎背双肩抱拢，身上穿白绵绸裤褂，外罩米色绸子大褂，腰里头系着一根绒绳，脚底下寸底云鞋，高腰白袜，往脸上观看长的是长方脸，两道长眉，一双阔目，准头丰满，唇似丹涂，阔口长髯，剪子股儿的白小辫，背后背着一个长条蓝绸子包袱，满面正气落落大方。在身背后跟着一个和尚，长的可凶，身高不足七尺，肩宽背厚虎背熊腰，身上穿着灰色僧服，腰里头系着一根绒绳，足有核桃粗细，脚下胖袜僧鞋，往脸上观看，四方的脸面青虚虚的若生蟹盖一般，青中带煞，两道环绞眉，直捶入鬓，二目黑似点漆，光华灿烂，大秤砣鼻子，火盆口通红，嘴唇沾点儿吊角口，两耳朝怀，连鬓络腮的胡子，在面门上天灵盖的正当中搭拉着一条肉，叫人看着凶恶异常。童林看罢，就听在头前走的年迈苍苍的老者，走在秋蝉的面前，说道："贤弟，天到三更多，你尚未睡觉，你这是跟何人动手？"秋蝉一听遂说道："老哥哥别提了。你要问这一位非是别人，他家住京南霸州童家屯，姓童叫童林，夤夜之间带领他的徒弟，来到我的庙中，特来请小弟。"还未等那位银髯的老者答言，在旁边的和尚叫了一声师哥："你待怎讲，这姓童的敢来西风寺较艺，他项生三头，肩长六臂吗？"童林看着和尚这分凶恶，自己留神一看，头上有块肉，心里头吓了一跳。暗想道：这个人我虽不认得。当初在江西卧虎山，玉皇顶玉皇观，跟随

二位恩师练艺之时，常听他老人家谈，说此人武术高强，天下侠客不能近身。这一位白髯的老者，他姓方单字名奎，号叫柏林，别号人称天下第一杰，家住在陕西凤翔府东凤庄。他的天伦名叫方和，家业豪富，母亲杨氏，他到二十七岁，他母亲又生了一个老儿，名叫方杰，号叫伯生。大爷方奎，在东凤庄的正东金凤山玉皇观，跟随老剑客欧阳修炼艺十数年，十八般兵刃样样精通，最得意是一对银装锏，一共是形锏十八趟，名震一方，老剑客送给他的美称叫天下第一杰。方奎把功夫练成了，回家整理家务。所有家中的房产地业，买卖铺户，都归大爷一人料理。娶妻刘氏。大爷在家中可称得起安闲自在。对于自己的兄弟，是非常疼爱。方杰长到七岁，方奎爱如自生之子，这也算该着，方杰出了一身的天花，遍请名医诊治，怎奈全都不能发生效验，只把个方奎急得痛不欲生。一连就是八天，所有东凤庄坊前左右，全都请到了，怎奈无法诊治，也是枉然。再看了看二爷方杰毒气攻心，把个孩子拿的不省人事，昏迷不醒。把个大爷只急得浑身乱抖，咳声叹气，眼睁睁就得看着兄弟一死，无法可救。大爷猛然间想起，自己有得意的好友，姓昝名凤号叫云叟，此人家传的医学。大爷这才到后面禀明老太太，请老太太好好看守方杰，自己备上一骑快马，够奔北凤庄去请昝爷。不表方奎方柏林。单表二爷方杰，自从大爷走后，他可就起了风啦。一连着就是好几阵。小胳膊直动，小腿直拳。家里头丫环仆妇一看这个样儿，遂向着老太太说道："您看见了没有，少爷这就算完了，别叫少爷受罪了，就还有这么一点气，您看这够多么难受。大爷要是回来，请了先生来，看着少爷这个样儿，能治不能治，不能治还不得把大爷倾死吗。我这个话语可不是搬

着别人的牙我不疼，简直的把少爷扔了去吧。”老太太看了看也不能活了，只有一丝游气，也无可如何，随着把脚一跺：“既然是小冤家倾我，我也不哭他。我头大的儿了，已然是三十多了。他就是一了，我都不心疼。就是死样儿，没有这么怪的，一连五六个孩儿，全都没落住，你说这不是命里该着吗，别看他是七岁的小子，我也不给他买材。张妈你到厨房里面把炕头上那张小席拿来，给冤家一裹就完了。”张妈答应转身出去，果然把个小炕席拿了来。老头吩咐一声，叫他们到外面把扛长活的头儿叫了来，叫他带着铁锹。工夫不大，就把头儿王三喊来了，老太太叫他伸手帮忙，把孩儿拿席一卷，外面拿绳一拢。要说七岁的孩子，个儿还真不小，拿席卷着，上面露着头，下边露着脚。王三拿铁锹，套好了绳，往身上一背就走。老太太一看把孩儿背出去了，这才放声大哭，儿肉叫个不了。不表家中众人悲切，单说的是王三背着少爷方杰，由打家中出来够奔东凤庄东庄口，到了东庄口的外头看了看，有一家园子的篱笆根，他这才把孩儿放下。用铁锹好好歹歹刨了几锨 土，把孩儿往里面一埋，这是半埋半露，不过用土把上面盖上点儿就是了。王三喝的醉薰薰的，抗着铁锹就回来了。将然来到自己的门首，就听里面闹闹哄哄，一问才知道是大爷回来了。由打北凤庄陪来了昝老先生，好给二弟医治天花。到家里一问才知道二弟已然气绝，已经扔在了荒郊。大爷着急问道：“何人扔的，也等我回来叫我看看，难道说还不叫我弟兄见个死面吗。”大爷这个话还未曾说出来，眼泪汪汪泪如雨下。众人看着无法，只得说：“是王三埋的，还未回来，等他回来再领您看去吧。”就在这么个工夫，王三回来了。大爷用手点指，叫一声：“王三你把我二弟埋在

何处，急速快讲。”王三一看那个样儿，说道：“大爷您别着急，我把二爷葬在东郊。”大爷叫了一声：“王三，头前带路，领我观看。”说着话王三在头前紧走，后面跟着大爷方柏林，由打家里出来一直够奔东庄口。赶来到园子切近留神观看，王三一看不由得吓一跳。但只见有一头黄犬在那里正然抱着二爷的脑袋啃呢。这一说也怨王三埋的太浅，被园主家的黄犬看见，等王三走后，黄犬把孩儿扒出来，两只爪按住胸脯正然啃头呢。大爷一看只急得连连顿足，说道：“谁家黄犬食我二弟，我定与他势不两立。”大爷往前紧走，赶走了黄犬留神观看，但只见这个黄犬，把方杰的天庭咬了这么一口，这一条肉有三寸多长，在眼前头搭拉着。大爷看着心中难过，遂下腰伸手，将然一下腰，就看二爷一咧嘴，哎呀放声恸器。大爷一看心中观喜，随着笑道：“这是谁家的黄犬搭救我二弟的性命，我当以二十亩良田相酬。”您看大爷说这话就仿佛是笑谈，到后来果然打听出来这个黄犬是看园子这家的，真以二十亩良田相谢。这是后话。大爷一看二爷活了，自己心中暗想：“父母如何这样的不慈，二弟不死就要把他活埋。又一想这才明白，不问可知一定是他这个天花毒气攻心，已然闭了气了。把他埋在地中，他又没穿什么衣服，借着这个地气一蒸，把他的毒气撤去，将然苏醒，就被这个黄犬扒出。适逢恰巧，若非我赶到，此孩险些丧命。大爷想够多时，一下腰把孩儿抱在怀中，心中欢喜，往前紧走，来到自己的家中，见着父母以及风云叟昝老先生把话说明。大家上下人等，听着无不称奇，大家欢喜。风云叟叫一声：“大哥您看见了没有，二弟虽然说天花痊愈，被犬咬的这条肉尚且未好。这么办吧，您取纸笔墨砚，我给您开个方儿，把药敷上大概不过旬日就

能够复旧如初。咎先生遂开了一个汤药方，又开了个面子药的方，给孩儿治狗咬的伤。方子开得了，咎大爷告辞，不表。过了月余方杰果然复旧如初，伤痕痊愈。好可是好了，惟独面门上叫狗咬的这条肉搭拉着，就像个肉瘤相仿。这还算是便宜，五官倒是没伤。大爷一看跟父母相商，不如把他许在金凤山玉皇观我老师欧阳修他老人家那里当一个老道。别看出了家，将来我们弟兄还可以常来常往。如果说不出家，也许活不长，那个时候岂不悔之已晚。二位老人家您看怎么样？”老夫妇一想方奎所说之话也对，只得点头答应。当日无事，到了次日天明，哥儿两个梳洗已毕，大爷带着方杰一直够奔金凤山玉皇观。到了里面鹤轩，方奎走上前去，说道：“恩师在上，弟子方奎给您磕头。”仙长一摆手问道：“方奎，一月有余未曾来到我的庙中，今天来到山上莫非有什么事吗？”方奎一听先叫二弟过来给老师磕头，方杰过来行礼。然后，方奎就把所有的事，前后的情由对着老师细说了一遍。今天来到山上并无别事所求，我在家跟父母商量明白，有意把我二弟送在玉皇观，拜你老人家为师，求您慈悲给他挽起发来。仙长欧阳修一听，念了一声无量佛，这才上下打量打量方杰，遂问道：“方奎，你这二弟他今年多大了？”大爷接着说道：“我二弟今年年方七岁。”仙长点了点头说道：“看此子生来五官像貌倒是带着一份孤独之像，不是富贵中人。出家倒可，我可不能收他。你说他七岁的孩儿在庙中，我给他留上发，当这个小老道，也没有多大意思。我倒有个主意，你别让他出家为道。我有个徒弟娘家姓窦单字名瑞，出家在陕西凤翔府西关外关帝庙，法号霞宫长老，人称文海佛。此人武术高强，倒不如我给窦瑞代收个师弟，给方杰剃发为僧，你看怎样？”

方奎点头应允。老剑客还给起了个法号，名叫慧斌。拿过历书来查了一个好日子给他剃度，剃度已毕，老剑客爷向着方奎说道："柏林，据我想把令弟留在玉皇观十年，准能叫他成名。方柏林说道："是。"方奎又嘱咐二弟好好的听老师教诲。嘱咐完了他，由打玉皇观回家不表。

单说的是孩儿，他在玉皇观，跟老剑客终朝每日的盘桓。先教他读书识字，练习经典以及诸子百家，兵书战策。然后又传习各种武术，十八般军刃，以及各种硬功夫，风雨无阻，昼夜习学。光阴似箭，日月消磨，不知不觉就是十年。这十年之功，慧斌对于文学，不过识其大意而已，惟独武学练的是浑身横练，里外结实。惟独没练窜高纵远，小巧的功夫。这一天爷儿两个正在闲谈，由打外面进来一个出家的僧人，来到剑客爷的面前跪倒行礼。仙长一看心中喜悦，叫他站起身形，给他们两个人引见，遂说道："慧斌你看见了没有，这就是我跟你提的，你那个师哥，娘家姓窦单字名瑞，外号天海佛霞宫长老。"慧斌走上前去合掌当胸，给师哥行礼。天海佛用手相搀，然后入座。剑客爷问道："窦瑞你这是由打那里来，今日因何一时之间来到玉皇观？我连着给你去了几封信，你可曾见着？"天海佛说道："老师您给我的这几封书信，皆因我连年以来，行无定迹，我并未曾接着。我这是由打天海庄看望青须公金海寿，红眉公陆海明，白玉公尹海亮。他们弟兄三个在天海庄人称三公，论文有惊天之才，论武有盖世之勇，他们三个人为剑山蓬莱英王所请，入岛辅助英王。"老人家闻听此言，不由得一怔，说道，窦瑞既然你知道有这个信息，就当阻拦，天海庄的三公，是人人知晓，文武全才，当真入了剑山蓬莱岛辅佐英王，若果肯出力，实为国家心腹之

患，倘若异日攻打剑山，把他们三人连累在内，玉石俱焚，岂不可惜。”天海佛窦瑞一听，叫了一声老师：“我得着这个信，到天海庄见着他们三个人。我也是向他们说的你老人家这片话，皆因我们情同手足，我焉能够不说。他们听了我的言语说道：兄弟你不用管，到了剑山之时，因时制宜，随机应变，必须还要作成惊天动地的大事，到了那个时候，你就知道我们弟兄三人不愧人称三公了。”爷儿三个在鹤轩以内闲谈，仙长又吩咐小道童够奔东凤庄，把那位天下第一杰方奎方柏林请来。去够多时，方大爷来到里面先见过了老师，然后见过自己的师哥天海佛，遂问道：“老师，但不知您有何要紧之事把弟子唤来？”仙长闻听，念了一声无量佛，说道：“也没有什么要紧的事，汝弟方杰由打七岁来到玉皇观，跟我练艺十年，不但文学未进，武学也是有限，此子跟我练艺十年，软功未学，所学只硬功一门。我有意跟他再盘桓个十年八载，怎奈我有要事，不能在此久留。今天我当着你们弟兄二人把话说明，我把金凤山上的玉皇观让给慧斌。我要奔往广东龙门县清源山寒峰岛，那里有我的祥慈观，我要到那里另有作用。事不宜迟，回头我收拾收拾，就要起身了。”慧斌一听，不由得一怔，紧走上前来叫了一声：“老师，弟子既然学业未成，老师为何一旦弃我他往？老师够往广东，弟子我要相随，一来朝夕在老师跟 前侍奉，再说还可以得你老人家随时指点。”欧阳修老剑客爷连连摆手，叫道：“慧斌，这个话不是这么说。非是为师不愿与你相聚，只皆因其中有个原因。头一样儿我奔往广东，身有要事。再者说你我虽是师徒，有僧道之别。倒不如我把玉皇观相让于你，你是另出枝派，我这也算是发达门户的思想。要谈到武学，只要你自己肯下工夫，何愁不成。

你将来再在外面闯荡一回，增些阅历，其学自进。”说罢老剑客欧阳修告辞走了。慧斌等不过是磕头相送。仙长走后霞宫长老天海佛他仍住在玉皇观，一商量：“既然恩师把玉皇观交与了师弟你，这就算是你的永远基业，你应当把庙名改一改。今天我给你主使将玉皇观改为古刹玉皇顶。”天海佛在庙中住了三月有零，早晚不谈论武学净讲究出家人的规则，各种的经卷，在佛前亲自给他摩顶。把诸事辨理完毕，天海佛窦瑞，他与师弟告辞。窦瑞走后，大爷又在本庄之中找了几个无依无靠之人送到了庙中，给二爷收了几个徒弟，自己闲暇之时常到玉皇顶，弟兄们盘桓。要说慧斌也算不错，老师给留下这么一片庙产，有吃有喝。书要简断一连就是三年。

慧斌长到二十岁。自己猛然间一想，当初我的老师临行之时，把话说明，人要打算成名天下，必须游行四方。庙中之事尽由徒弟们料理，还有我的兄长照看，大概也不至于有什么舛错。自己把主意想定，这才跟大爷方奎一商量，把庙中的事交给小和尚，自己收拾好了一个小包袱，带好了戒刀一口，由打玉皇顶动身，奔往山西直隶河南山东闯荡江湖。不过就是济困扶危，剪恶安良，到处行侠义的正道。在外面漂流八九载，真正把名誉造成，人称金鸡好斗双钢掌。得了美称，他这才回归金凤山古刹玉皇顶。见了他的兄长，备叙在外面闯荡江湖情况，遇见成了名侠客，有了名的英雄，蒙人家抬爱，互相交换武术，到而今就算比先前稍有进步。方大爷闻听心中欢喜，看起来二弟还算有一份的志气，不枉在外面闯荡一番，大爷非常喜悦。慧斌由打自己有了名望，可就跟先前不同了，人情世事他也通达了，可就是有一样儿，其性最骄。由打成名之后，他就有点儿眼空，平常武术的人他

就有点儿看不起。他时常对人谈，要说武术两个字，除了自己老师跟自己的兄长，别人不服。日子一长，未免有向他耳朵里头刮风，说道："方丈别看你武术高强，可有一样儿，你所会的不过就是硬功夫，要谈到软功夫上你就算一窍不通。"慧斌一听不错，自己是不会软功。自己这么一挂火，各处求高人，要学习缩小绵软巧的软功。怎奈一样儿，真有功夫的高明主儿请不来，平平常常的会个蹿高纵矮，他又看不起。他一想如要是净指着在本处求师，那焉能够成的了，倒不如备川资，到外面遍访名人，我还是非要学这个小巧之艺不可。漂荡江湖，转瞬三年，没找着相当之人。有心到广东龙门县求见恩师，又恐怕老人家说，当初练艺之时不知用心，到如今才知道武术艰难，故此没敢去。闷闷不乐仍然回到古刹玉皇顶，徒弟们一看老师回来了，徒弟赶紧过去磕头，迎接老师。慧斌点了点头说道："我这一去三年，庙里头有什么事吗？"小和尚说道："老师你一去三载，庙里头倒没有什么事，就是在咱们后山山神庙，前挡僧岭后面，山洞之中来了一个老比丘，由打你老人家走的那一年他就到了，也看不见他吃喝，他可老活着。我们师兄弟众人，老拿着他当一件新闻看。高兴的时候，我一天还不定看他几趟呢。"慧斌一听小和尚之言，就是一怔，口中不言，腹内辗转，世上那有比丘，此不过修道之家讲究出纳口诀，吸清吐浊，以益寿延年耳。慧斌他对于参悟修道，样样精通。老师是剑客，又跟师兄天海佛时常的谈论，他焉能够信这个。虽然说不信，他准知道后面这人一定是位高人，前来暗访于我，也未可知。我前去一看便知分晓。到晚间，用过了晚饭，到了掌灯时候，出了庙一直够奔山神庙挡僧岭。在挡僧岭的后面，所有的山洞，全都找到。猛

然间观看，就见庙西有个山洞，在里面微有光芒。慧斌心说：许在此洞内。来到洞口切近，留神观看，里面两道光华非是别物，里面乃坐定一人。看那样儿，站起来身量不高，也就有五尺。身穿半截蓝布褂，蓝布的中衣，白袜子青鞋，盘膝打坐，白胡须亚赛过败草，两道蚕眉二目微开。神光灼灼，鼻直口方，大耳朝怀，白剪子股儿小辫，在那里盘膝打坐。慧斌看够多时，心中暗想：据我想这个人非剑即侠，一定是一位高人。我走上前去，先给行个礼。我看他的动作如何。想到这里，走在洞内，双手合掌当胸，念佛："南无阿弥陀佛！不知何处高人来在敝山，小僧失迎望求海涵。"这句话未说完，就见在洞里面坐着这位老者，双手一理胡须说道："哎呀，这位方丈不用行礼了，我是那里的高人哪。我在此隐遁不过是等一个朋友，他总未见到来。但不知道方丈你是那庙住持，你怎么会知道我有能耐呢？"和尚一听，连连行礼，说道：老人家我由打七岁入庙，跟我恩师练艺十年，终朝不离左右。听我老师常谈，武术高强身为剑侠者流，二目光华，神光灼灼。今天见老人家真是神光外越，故尔冒叫一声。老人家如果武术高强，弟子情愿拜在门下，望乞老师收留。"老头儿一笑说道："收你也不难，你先站起来。"和尚闻听站起，往旁边一闪。就见老头一矮身，由打里面钻出来，站在外面，双手托髯，看了看慧斌说道："你的上下怎么称呼呀？"慧斌说道："我名字叫作慧斌。"老儿听罢点了点头，遂问道："你拜我为师你要练什么呢？"慧斌说道："弟子愿练小巧之艺。"老头儿说道："好，你要当真愿意练，我也愿意教。今天不用说了，明天你也在这个时候来，我在这里等你。明天咱们再谈。慧斌你看那边有人。"用手一指。慧斌回头观看，并无人来，再

一看老头儿踪迹皆无。慧斌看罢不由得赞叹，真可称来无踪去无影。这才慢慢回归玉皇顶。到了庙由小和尚献上茶来，自己吃茶，当夜无事，到了次日，天到黄昏时候，吩咐小和尚："要你们好好的看守庙宇，我是另有公干，天色要是晚了，你们不必等我，早些安歇。"小和尚点头答应。慧斌仍然由打庙中出来，遛遛达达够奔挡僧岭的后面。将然走在树林子前面，哧的一声，由打里面纵出一个人来，站在自己的面前。慧斌留神观看，但只见这个人身高约在四尺多不足五尺，穿着一身灰绸子裤褂，脚底下鱼鳞洒鞋大掖根，穿着白袜子，打着裹腿，往脸上观看，锥子脑袋，尖头顶，两道残眉寿毫多长，深眼窝，黄眼珠子，鹰鼻子薄片咀，两撇雪霜白的白胡，两只小耳朵白剪子股小辫，面上像血喷的似的，一脸的小红点儿。双手抱拳，口中说道："师弟你才来，我奉老师的差遣，叫到此处等候于你。咱们老师现在山神庙里，你随我走。"慧斌听到这里，这才跟着白胡子老头一直来到山神庙。进山门到里面大殿前站住脚步，白胡子老头儿说道："师弟你在此等候，我给你通禀一声。"慧斌站住身形说道："有劳师兄了。"说话之间，就见白胡子老头上台阶，到了里面说道："老师，我师弟他来了。"就听里面说："叫他进来吧。"就见白胡子老头，转身出来说道："师弟老师叫你进去。"慧斌到里面留神观看，却来倒没有什么，显着十分威严，令人害怕。细看，就见迎着面神龛，神龛头里是神橱，两旁并无他物，后面套着还有一层院子。在神橱头里放着一个棕团，棕团上面五心朝天坐着一位年迈苍苍的老者，正是在挡僧岭石洞里面的那个老人。赶紧自己走上前去，跪倒行礼，说道："恩师在上，弟子慧斌参拜恩师。"老头儿遂说道："慧斌你打算要跟我练什

么呢?”慧斌说道：“弟子此来，知道恩师是位高人，所有老师身上的技能，只要老师肯教，弟子一概愿学，老师您就大发慈悲栽培栽培吧。”老头儿一听说道；“慧斌，我身上的武术，我也不是跟你夸口，可称得起天下第一。我有心教你，恐怕你练不了，你要是练的了，我是倾囊相授，一招也不留。”慧斌连连磕头说道：“恩师，弟子件件愿学。”老头儿一笑：“恐怕你练不了哇!”慧斌一听，说道：“老师，您教的了，我就练的了。”老头儿一听双手一按地，口中说道：“既然如此，你随我到这厢来。”说着话，老头儿在头前走，慧斌跟在后面，闪过戳屏，一直来到后院，就彷佛罩棚相彷，带着顶子四周围的游廊。靠着西面山墙搭着一付铺板，上面放着许多的被子。在旁边有一口大锅，里面一锅水，下面点着的劈柴，烧的滚开。在锅的旁边放着一个舀水的瓢。在廊檐底下放着一捆毛毡。慧斌看了半天也不大甚么明白。正在出神之际，猛然间就听老头儿叫了一声：“慧斌，你还是真练呢，你还是假练呢?”慧斌道：“老师说的那里话来，弟子学艺怎么还会有假练的话。”老头儿一听遂说道：“真练 好!这么练可不行。你把身上的衣服都脱了。”慧斌只得把腰中的绒绳解开，把身上长大僧衣款下来往旁边一放，叫道：“老师，但不知怎么个练法，弟子遵命。”老头儿一看，说道：“不对，我叫你脱衣裳是全得脱了，不但是小衣服，就连鞋袜也得脱下去。”和尚一听吓了一跳，心说：我由打跟恩师练艺那一天，我也没听说过练艺脱光眼子练的。这也许是老头子奚落于我。我真要脱了衣服他教不了什么武艺，岂不是叫他看我的笑话吗。又看老人家正颜厉色的样子，自己想到这里无法，随着把周身上下大小的衣服连鞋袜都脱了下去，赤条条站在埃尘。老头子

一看说道："好这才够个练武的样子。"老头把话说完，叫慧斌站在旁边等着。老头儿跟那位两撇雪霜白胡的那一位，把地下放的毛毡打开，取过一条来铺在地下，把那个舀水的大瓢拿起来，满满当当舀了开水往毡条上一泼，热气蒸薰，跟着一瓢挨着一瓢往上泼，把这条毡子泼满了又铺上一条，又拿瓢泼水，工夫不大，把四条毡子满都泼了，这一锅开水满都泼在毡子的上面。羊毛毡拿开水一浇，热气腾腾，往外冒热气。在这般光景，忽然间老者手托胡须叫一声："慧斌，你当真要练，你躺在毡子的上面，我再教导于你。和尚听到这里，一皱眉，心中暗想：我由打跟我恩师练艺十年，我也没看见过这一手功夫。怎么今天跟这个老头儿练，还有这么一手。他用开水浇子毡子，叫我躺在上面。据我想，人要是躺上那还活的了吗！你说我要是不躺，他必然说我练不了。我要是躺上，还是真受不了。和尚想够多时，万般出在无已奈，把心一横，这才说道："老师，我是躺在这个毡子上吗？"老头子点了点头。慧斌凑在毡边切近。把身形往毡子上一躺。将然躺在毡子上，就见老头儿一毛腰，用手把毡子往慧斌身上一搭，跟着用脚一踢，咕噜咕噜可就把和尚卷在了里面。老头儿拿脚一踢咚咚咚，一脚 挨着一脚的踢，和尚在里面打转。踢可不能胡踢，按着他周身上的穴道踢，一脚挨一脚，和尚在里面乱转。他可不能把身子粘在毡子上面，真要是粘在毡子上面，等时就是一身燎泡，还不要说教别的功夫。就是拿毡子把人卷上，用脚踢，不叫人粘毡子。这就是一手绝艺。书不可重叙。踢来踢去，踢了足够一个多时辰，这个毡子也凉啦，老头儿也不踢啦。这才慢慢的把毡子卷儿打开，再一看和尚形若死人，紧闭双睛，这一张脸是蜡碴白，周身上下顺

着毛孔眼往外流津液。和尚慧斌跟随老剑客欧阳修练的是骨硬如钢，浑身横练类似铁人，再要练软功夫，缩小绵软巧可就不容易了。这错非遇见这位老者是一位高人，才能够把他这周身的骨节给他活开。老头儿一看和尚亚赛死人一般，下腰把和尚搬起放在铺板上面，用乾布手巾把他的周身擦抹干净，然后用棉被往他的身上一盖，连一点儿透风的地方都没有，过了足有一个时辰，慧斌这才慢慢的缓过来。微启双睛，看了看在旁边站着这位两撇雪霜白胡子的那一位，向着自己问道："师弟，你觉着怎么样？"和尚说道："老人家，我就觉着浑身酸软，四肢无力，如同害病的一般。"哥儿两个正然接谈，就见那一位老者走向近前，叫了一声："慧斌，我今天所用的法子，就是取出你的骨中津涎，好教给你缩小绵软巧的功夫。"和尚听老人家之言，这才如梦方醒。白胡子老头儿把粥熬得了，给慧斌喝下一碗粥。在山神庙休息了一天，直到天晚这位老人家才叫慧斌起来，把周身的衣服穿 好。老人家告诉他："暂且回你的古刹玉皇顶，省得叫你的弟子不放心，在庙中好好的休养三天，你再来到此处，我慢慢的教给你武术就是了。"慧斌点头叩谢二位老者，然后由打山神庙中出来，回到古刹玉皇顶。到了禅堂，小和尚一看，吓了一跳，遂问道："老师，你老人家去了一日一夜上那厢去了！因何面貌失形？"和尚不肯明言，说昨夜下山访友偶感风寒，在朋友处住了一夜。今天虽未痊愈倒也平安。不过稍为敷衍几句话。自己这才坐在云床上面休息。一连三天，和尚这才看了看，天到了初更多，站起身形嘱咐小和尚叫他们留神看守庙宇，他自己这才遛遛达达奔往山神庙，来到大殿里面，见老人家盘膝打坐，自己的师哥白胡子老头儿在旁边垂手侍立，和尚赶

紧双膝跪倒，说道："恩师在上，弟子慧斌给老人家磕头。"老头儿一听，随着一翻二目，看了看和尚，说："你这几天身体如何？"和尚说道："不劳老师您挂念，不过稍微透着软点儿。今天还是好的多。"老人家点了点头，说了一声："起来，今天既然来了，我有两句话要跟你说。这个练武术非是一朝一夕的工夫，非得你每天如是。天到定更，你来到山神庙，练到五鼓天明，你再回你的古刹玉皇顶。当真你要是有福，风雨不阻，你一天功也不歇，我把我身上所有的武术一招也不留，倾囊相授，再者说所有里面的密切的言语，我也不便对你细谈。皆因当初你练艺之时，拜的是名师欧阳修老剑客，你练艺之时，所有紧要的言语，当然全对你说了，我今天也不用再说啦。"和尚一听连连点头，说道："恩师您只管望安，相遇既非偶然，一定缘在三生。"老头儿听罢此言，不由得哈哈一笑。这才把和尚叫在近前，教给他蹲小架。这个地方也不用紧着絮叨，前文书对于练艺之事皆已叙过。再者说和尚他是个练家，已竟有十年武术在身上。老人家又是名家，这个时候就得说武术就是一层窗户纸，不过老头子从中指点指点，哪叫缩小绵软巧，蹿高纵矮的要诀。和尚也是天然有这份福分，心领神悟日进月增。到后来老人家看着和尚练艺用心，这才传给他解骨法的大术，把他的周身骨节给他伸曲挤按。由打脚起以至四肢百骸及项上的脑袋全都给他挤按到了。凡有骨节之处，皆能移动缩小。还不但教他小巧之艺，十八般兵刃之中那一样不精，老人家亲自训练。要说和尚这个辛苦，也真不容易。每到定更后必来，天光大亮必走。这一天爷儿俩练艺之后，落坐闲谈。和尚叫道："老师，弟子跟随你老人家净练缩小绵软巧的软功，但不知我的硬功夫还可以练的到

吗?”老头儿闻听一笑，遂说道：“慧斌你真乃是愚人，在先前苦苦用功十载，练的是浑身横练，虽然说被我撤去了骨涎，要想练你的硬功易如反掌，不过一年之功，便可复旧如初。不过先教给你小巧之艺练到精纯之后，那个硬功一学就会。和尚点了点头。日子一长，和尚把软功夫练成了，跟着就温习硬功。这还不算，赶到后来，老人家传给他一条十三节练子鞭，这个鞭招，翻天三十六手，暗藏打穴之法。也搭着和尚用心习练，书要简短，光阴荏苒，不知不觉就是十五年。这十五年的光景，和尚这软硬技术，跟十五年前比较真有天渊之别。

第六十一回

女淫贼倒采花竟遇假冒　小师叔戏憨僧相认土牢

这一天定更之后，和尚由打自己的古刹玉皇顶，又来到山神庙。将然来到里面，先见过了老师，然后才要温习武术，忽然间听老头子说道："慧斌，今天不用练了。我有句要紧的话，我跟你要说。只皆因由打我在挡僧岭后山洞里面与你相见，到而今屈指一算，整整的十五年。这十五年的功夫真难为你风雨不阻，不敢旷功。我把我身上所会的能为，你十得六七。我本有意还要继续传授，无奈我的大数已到，无法拗天。我此时跟你把话说明，你回到庙中给我安置安置。明日天到半夜，交过子时，我可就要圆寂了。单等我死之后，你等休要难过，给我维持后事要紧。只用薄材一具，远抬深埋，一切都不要讲究，还不用给我买寿衣。我就是原身的衣服放在棺材里面足矣。还有一样也不用寿钉，把里面小盖封固严密就行了。因为什么不叫你大盖上钉呢？你把我深深一埋，下面地气一蒸，上面无法往外发，年久日深这一口棺木在下面年深日久，生生的朽烂。如果不用寿钉，下面地气蒸上来，上面有缝可发，所为的是多延迟几年。也没有多大的好处，我的门户之中，有发达之人，给我丰丰盛盛买块茔地，所为的就是起灵便利。你是我的徒弟，我也没有别的嘱咐，你是个出家人，身入三宝。我死之后，你就把你平日念的往生神咒多心经给我诵上几千遍。我仰仗着佛法早升西方极乐世界，我就很感激你了。所有我嘱咐你的言语，件件应从，你就是我

的得意弟子。如果有一件不从，这十五年的光阴枉费了。”和尚听着老头儿说这片话，站在那里紧皱双眉，心中难过，叫了一声：“老师，弟子相随十五载，不承想今一旦要抛我西归。弟子所想，单等把技术跟老师练成，早早晚晚不离恩师左右，以尽师生之情。不承想老师的大数来到，弟子无法挽救。老师这一圆寂实乃弟子之不幸也。”慧斌说着话，热泪夺眶而出，悲泣异常。老人家观看不由得点了点头，遂叫了一声：“慧斌，这才应了俗语，阎王叫我三更死，何人能留到五更。我嘱咐你诸事，要样样记心，就算是报答我的前情了。我这时候心绪如麻，勿要多言。你回归玉皇顶给我预备去吧。”和尚听到这里无法，随着跪倒身形二次给老师磕头，然后委委屈屈站起身形自回玉皇顶。到了庙中天已至三鼓，来至禅堂盘膝打坐，焉想如坐针毡，心神不安。直耐到天光大亮，慧斌带着小和尚够奔金凤山下买了一口寿木，亲自帮忙搭在山神庙旁，和尚也没敢进山神庙，不敢惊动老师。所有诸事完全备齐，就在玉皇顶里面等候。天到了掌灯自己站起身形，由打玉皇顶奔往山神庙。来到里面观看，不由得把一个慧斌吓了一跳，但只见自己的老师，他老人家在正当中坐着一个棕团，盘膝打坐。在老师的肩下又是一个棕团，上面一人五心朝天盘膝打坐，细一看是一个出家的和尚。看那个样站起来平顶身高有六尺多，猿臂蜂腰，身上穿着一件茶青色的僧袍，青布护领，腰里头系着一根杏黄绒绳，脚底下穿着一双灰布僧鞋，灰布高腰的袜子，往脸上观看年纪太大了，脑门峥亮满都解了顶啦，微然露着两个长鬓角，发似银针，搭撒眼皮，两眉寿毫多长，准头丰满，四字阔口，颔下一部银髯洒满胸前根根见肉，一丝不乱。在老师的上垂首，又是一个棕团，上面盘膝

打坐，坐的是一位出家的道长，身上穿杏黄色道服，青布大领，腰系绒绳胁下悬挂宝剑，脚底下厚底云鞋，高腰白袜，往脸上观看面若三秋古月，颔下一部银髯，在当顶上面有一个小道冠有算盘珠大竹簪别顶。在和尚的肩下又是一个棕团，棕团上面坐着这个人好看，站起来大概不满五尺，身上穿着蓝色的半截的棉裤棉袄，腰里系着蓝布搭包，脚底下山东皂鞋白袜子，往脸上观看，瘦小枯乾他也搭撒着眼皮，小辫在当顶上挽了一个髻，窄脑门，长方脸，面赛过地皮，两道黄眉如无似有，好似两道岗儿相彷，小秤锤鼻子，四字海口，颔下一部黄焦焦的胡须好像山羊，两只耳朵堪可垂肩，一脸的小肉疙疸，坐在那里全都是纹丝不动。在门旁站着自己的师哥那一位小老头儿。慧斌看着这般光景，未免就是一怔。赶紧走上前去说道："老师在上慧斌给恩师磕头。"老头儿一看，叫了一声："慧斌，你来了，好。今天趁着天色尚早，我给你指引指引，在场的僧道俗你可识认？"慧斌说道："弟子不知，望求恩师您给指引指引。"老头儿一听哈哈一笑说道："这都不是外人，这是我的三位师弟。你来看！"拿手一指和尚说道："这是你二师叔，他老人家，家住山西太原府，寿阳县姜家屯。他老人家姓姜单字名达，号叫本初，别号人称碧目金睛佛。上前见过。"慧斌听罢赶紧走到和尚面前，跪倒身形说道："师叔在上，慧斌给师叔磕头。"就见和尚双手合掌当胸，念了一声南无阿弥陀佛，微翻二眸子露出一双碧目放光。行完了礼，慧斌站起来。就听老人家用手一指说："这是你三师叔，他家住在江西信州，龙虎山玄天观的住持，姓张双名鸿钧，别号人称太极八封煮士。上前见过。"慧斌过去磕头。行礼已罢。又一指末一位说道："这是你四叔，他家住在山东莱州府，城

东三十五里地董家铺的人。姓董单字名瑞，别号人称珍珠佛。”和尚听罢赶紧过去行礼，口称四师叔。就见老头儿双手把胡子往前一托，未曾说话，先哎哟了一声，说道：“不用行礼啦。既然是我的师侄，将来走在道路之上，相逢见面要你呼唤我一声。我老了，眼睛看不甚清楚。今天我一看你，不枉你老师时常对我说，要说门户之中的徒弟，还数着你了。今日我一见真乃非虚。”说着话二眸子放光，别看瘦小枯乾，好不怕人。慧斌将然行完了礼，就听老人家用手一指那一个，在门旁站着的老头儿说道：“这也非是外人，他是你的亲师哥，是我本门户之中长门的大徒弟。他是陕西延安府的人氏，姓胡单字名林，外号人称飞天金睛鼠。”慧斌赶上前去给师哥行礼，胡林用手相搀。慧斌站起身形，自己心中暗想：今天我老师所给见的人，这都是平日所跟我谈的，成了名的剑侠。不问可知，他老人家既然是各位剑客的师哥，一定更高了。正然思索之时，猛然间，就听正当中老者叫了一声：“慧斌进前来，你跟随我在一处相聚十五年，你可识认为师我姓字名谁？”慧斌跪倒身形说道：“十五年前跟老师相遇，终朝相聚在一处老师不言，弟子不敢动问。故此迟迟至今。”老头儿一听说道：“好，既然不知，听我对你说，我家住在陕西凤翔府，我姓董单字名乾，号叫化一，外号人称镇古侠。”那位说：这位董爷他比那三侠高，怎么他倒是侠客呢？只皆因他老人家由成名为镇古侠，看破了尘世，归隐在山谷。后来听人传言，金凤山上古刹玉皇顶里面有一个和尚，人称金鸡好斗双钢掌，名叫慧斌乃是老剑客欧阳修的弟子，练就浑身横练，骨硬如钢，有意习学小巧技艺，怎奈无有明师相授。老人家暗自思想，若得收此等弟子，也不负我所学。但不识与慧斌有缘否。兴思

及此，遂动身够奔金凤山，来访金鸡好斗。来到金凤山玉皇顶，一打听，和尚没在家。慧斌求学的心胜，到外面遍访名师去了。董爷一想我若与慧斌有缘，我在他的金凤山找个僻幽的所在，隐藏其中，自能相逢。董爷就在挡僧岭后面山洞隐避三年，才遇慧斌。此时董爷把以前之事及姓名，对慧斌述说一遍。慧斌才知道老师是镇古侠董乾董化一。董爷又道："慧斌，你我师生相聚十五载，昼夜不离实非容易，我今天夜交子时，身归西方。我死之后，有几句要言要你听了。"慧斌跪在埃尘连连说："是，恩师有何嘱咐，弟子愿闻。"董爷这才说道："我把武术倾囊而授，虽然说十之六七，外面成名的侠客有了名的英雄跟你动上手，他们可不能取胜。三条大道走中间。倘若你走入邪径，在外面胡作非为，你觉着你的武术天下无敌，任意猖狂，你师已死无人相拦，那你就算是错了。我今天给你请各位师叔到此，不是为别的，就所为的是监视你的行动。倘有不法，你各位师叔，皆能取你项上的人头。你若行正作正，将来有为难之事，你本身不能抵抗，可约请你几位师叔前来帮助。"慧斌闻听老师说的这片话，连连磕头说道："恩师您就望安吧。"和尚说完了话，又听董爷说道："慧斌，你我师生一场，无物可赠，你来看，此物我随身佩带数十余年。今我死之后，将此宝授与你。"说话之间，老人家由打腰间取出一条军刃，长约在九尺有零，一共十三节。这条军刃非钢铁所制，色如雪霜。董爷用手一指说道："此鞭名目叫作十三节墨骨鞭。乃是数千年的墨鱼当中的通骨，一共是十三节。当中有透眼，用鹿筋丝绳一串，前边有鞭穗子，后边有鞭把。这条鞭跟敌人动手，遇见锏棍这鞭可不能碰。这条鞭的讲究，专门点穴，按人七十二个穴道。"老人家今天把

十三节墨骨鞭奥妙又说了一遍，说："此鞭还能可以避妖邪。我今以此鞭授与你。按你所学的鞭招，朝夕习练，将来南七北六不难名震天下矣。你如不能用心运用，将来广东龙门县青龙街，开八卦堂药店的，姓王双名十古，外号人称头顶八卦脚踩太极乾坤妙手。此人幼年间三入过少林寺，巧得人骨鞭，在大殿匾后得三十路天罡鞭的鞭图。如果你不用心习练，倘若日后遇见此人，他就是你的劲敌。"老剑客把话说完，双手擎鞭，一转身跪在神橱前说道："过往神灵听真，信士弟子董乾，今愿以十三节墨骨鞭赐与弟子慧斌，叫他纵横天下，替天行道。倘若是错用此鞭，天诛地灭，鬼神不佑。"然后老人家转过身来说道："慧斌你把这条鞭拿了去吧。"慧斌连连摆手说道：老师且慢，弟子相随老师十五年，未能尽过分毫孝敬之心。实指望弟子把艺学成，请老师入我的古刹玉皇顶，昼夜侍奉老人家终了天年。不承想大数来临，无法挽救，弟子痛不欲生，此鞭乃我师所爱，我岂敢夺之，倒不如我师圆寂后，以此宝殉葬，老人家以为如何？"董爷一听，说道："慧斌此言差矣，若将此宝埋没地下岂不可惜，今天相传与你，作永远的纪念可也。你想念为师之时，看见此鞭就如同我在面前。"慧斌一听无法，只得把墨骨鞭伸手接过来，也跪在神橱之前说："过往神灵听真，信士弟子慧斌今蒙业师以墨骨鞭相赐，叫我闯荡江湖，剪恶安良，替天行道，倘有错用之处，必遭五雷殛身"，明誓已罢，这才把鞭围在腰中，董爷将身形坐稳，叫了一声："各位师弟，此时亥时已过，堪堪交到子时，我可要与诸弟兄永别了。"把话说完就见他老人家双目一合，工夫不大，两道鼻须由打鼻孔出，约有二寸多长。他老人家这就算魂归西方，身登极乐去了。慧斌放声恸哭，众人观看

无不叹息，眼泪汪汪。碧目金睛佛姜爷，跟着这位慧斌站在董爷的面前，爷儿两个各诵往生神咒千遍。

就在这么个光景。在旁边叫了一声："诸位，不要如此在师哥的面前再三哭泣，省得叫他老人家死去不安，还是给他老人家张罗张罗入殓，安葬的为要。"众人点头，止住了悲声，大家遂来在外面山神庙后，把这口棺木搭在殿内，按老人家的遗言办理，把董爷搭在寿材的里面。虽然说死去多时，周身上下温暖如生，把老人家安置停妥，盖上大盖。碧目金睛佛姜爷叫了一声："慧斌，你师临危说得明白，叫你远抬深埋，找个高丘之处，把他老人家葬埋，慧斌点头说道："好，既然如此，请师叔跟我到外面观看，那一处高就在那里下葬。"姜爷说道："事不宜迟，无论如何别等到天光大亮，咱们把他老人家入土为安。"爷儿两个由山神庙出来，越过挡僧岭，往前走不多远，留神观看，三面是树林，一面是山坡，这个地方比别处还高个六七尺。慧斌用手一指叫道："师叔，你看这个地方怎么样？"姜爷点点头。看好了地点，堆几块乱石，作为暗记，然后爷儿两个回到山神庙，跟太极八卦庶士张鸿钧，珍珠佛董瑞，大家商量。老少一共爷儿五个，铁锄锹镐木杠绳索预备停妥，他们爷儿五个把董爷的棺木往起这么一搭，将然一入手，慧斌就是一怔，心中暗道：且住！这个地方叫我生疑，空材也是我搭来，这一次把我的老师装殓在里面，因何与空材相等。心中疑惑不敢明说，只得抬至树林之中，深深刨坑把老师埋好，坟头培起来。众人落泪，放声恸哭。大家哭毕，三位剑客这才向着慧斌说道："慧斌所有你老师嘱咐你的言语，要你牢牢紧记。倘若你有不正的行为，我可不能顾惜师侄之情，只知奉师兄之命整理门户。"慧斌连连说道：

“弟子不敢胡为，三位师叔您只管望安。”各位剑客听罢慧斌这句话，遂说道：“好，但愿你如此，诸事办理完毕，我等告辞了。”慧斌再三的苦留，怎奈各位剑客去意已决，只得叩头相送。三位剑客走后，忽然间，自己的师哥飞天金睛鼠胡爷叫了一声：“兄弟，别的话我也就不用嘱咐了，在场的师叔他们大家已然去远，我可也要告辞了”，和尚赶紧说道：“师哥，您可别忙，论门户之中，您是长门大师兄，咱们老师已然归西，您就像我的老师一样，无论如何也得请您到我的古刹玉皇顶，咱们弟兄盘桓些个日子再走不迟。”胡爷一摆手，叫声：“兄弟，你不用拦了。我不过是到家中安置安置，短不了来看兄弟你，我走了。”把话说完一矮身可就走下去了。慧斌观看，暗暗的点头。二次回到山神庙，把里面东西安置齐毕，这才回到古刹玉皇顶。来到禅堂，自己把徒弟们叫过来预备脸水，擦了擦脸，静坐养神。够时候吃喝，歇了有一月有余，这才把大爷方柏林请了来，跟哥哥商量明白，有意二次到外面闯荡江湖，倒叫他们南北的英雄，看一看我练会了小巧之艺。大爷点头说：“好，二弟既然愿意，我也不拦你。”和尚带好盘费，周身的衣服都收拾好了，围上三节墨骨鞭，嘱咐徒弟们好好的看庙。他这才由打金凤山动身，闯荡江湖，南七北六各省走到。整整五年，这一天由打外面回来了。到了金凤山把大爷方伯林请来，弟兄们见面。天下第一杰问：“二弟，但不知你出去这五年的光景如何？”和尚说道：“大哥，我给您引见引见。我出去这五年的光景，收了两个徒弟来，这是大徒弟他姓高，名叫高飞，号叫高远林，外号叫铁爪鹞子。这是我二徒弟，名叫于忠，外号癞皮象。”他俩个过来给他师大爷嗑头，然后说道：“我这几载还没白走，我又得了一个美称，

人称我赤胆侠爱斗金蛟双钢掌。”大爷听着非常的喜悦。光阴似箭转瞬又是数年。这一天正赶上慧斌往东凤庄观看大爷方奎，院公进来报，今有天海佛霞宫长老宝瑞来访，大爷赶紧来到外面相迎，让到了厅房，慧斌走上前去行礼，说道：“师哥这是那一阵风把您刮到了。”宝瑞一笑说道：“师弟，实不相瞒，我是终朝每日在外面募化十方，普度群迷。这一天忽然想起兄弟你来了，我才够奔金凤山古刹玉皇顶，焉想到未遇。跟他们一打听，才知道兄弟你在东凤庄，故此我特来看望”。哥儿三个随意的闲谈，谈来谈去可就谈到霞宫长老他的相法精奇。天海佛熟读相书，能断人平生祸福，终身的衣禄食禄最有把握。今天慧斌一想，既然师哥相法出奇，我为何不求他给我看看面门上有这一条肉主何吉凶呢。和尚一听微然一笑念了一声：“弥陀佛，你我出家人不谈世事，对于谈相这一节倒是可以不必过问”，慧斌一听哈哈一阵大笑，说道：“师哥，虽然说你我弟兄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对于世事没有什么可谈。可是这个祸福也是应当有的，常言说的好，君子问祸不问福。我叫你给我看看面门上这条肉主何吉凶？”和尚见慧斌再三的问，无法说道：“兄弟，我不愿说，你还是勒令要问。我要说出来，我恐怕兄弟你不喜欢。”慧斌一听，连连摆手，遂说道：“师哥，您说的这是什么话，我不是跟您说了吗，君子问祸不问福。你跟我说说，不论有什么不好，我也可以加点儿小心，躲避躲避。”天海佛宝瑞霞宫长老说道：“好，既然兄弟你这么说，我给你说个比彷，昔日，后汉三国，魏延夜得一梦，头生双角，后来为马岱所斩。因角字乃刀下用。魏延得一梦尚且倾生，你终朝每日头上顶着这么个犄角，将来必主大凶，所以我不说，说出来恐怕兄弟你不愿意。”和

尚听罢，念了一声："南无阿弥陀佛。"心中自想：这不问不知，这一定是我师哥知道我脾气暴燥，恐怕我日后闯祸，故意用这套言语恫吓于我，也未可知，想到这里说道："师哥，听你之言，从今以后，凡有一切事，我全都加十分小心，你看如何。"和尚答道："如果师弟你要谨言慎行，将来相随心变，遇难呈祥矣。"哥儿三个闲谈，天已不早，宝瑞告辞。

慧斌在东凤庄住了三天，这一天向着方奎说道："大哥，我有个心思打算跟你商量商量。欲够奔一趟七星山，看看我们本门户的师兄，西风长老秋蝉。"大爷一听遂说道："好，我这两天也想念我的盟弟，我也打算看看他去。"哥儿俩个计议妥当，大爷这才跟兄弟吃完了早饭，用包裹包好了一双银装锏，全都收拾俐落，跟二弟慧斌一同够奔七星山。慧斌先到了自己庙中，嘱咐徒弟们好好看守庙宇，他们哥儿俩个这才动身。书要简断，由打陕西动身，非止一日，这一日来在山西太原府，离着七星山大概还有二十多里地，天可就不早了，堪堪就要掌灯了。要依着大爷要打算找个店房住下，明日早行。慧斌说道："大哥，那倒麻烦了，由打这里上七星山西风寺不过二十多里地，你我不过脚底下稍为的用上一点儿力，到了七星山见着秋蝉，庙里头吃晚饭还不迟。"大爷知道二弟的脾气，只可随他直奔七星山。天也黑了，路上也没有什么行人，哥儿俩个把身形向下一矮，嗑膝盖撞前胸口，脚打屁股蛋，鹿伏鹤行飞檐走壁，一直直够奔七星山。约在二更，来到七星山山根下，循道上山，顺着走，来到上面。大爷方奎在头前率领，后面跟着慧斌和尚，来到了西风寺。看了看山门大开，大爷头前紧走，二爷后面跟随，到了大殿前借着月色观看，就见西风长老正然跟一人动手，杀的难解难分，老

人家方奎高声断喝："秋贤弟住手愚兄来也"，西风长老虚晃了一招，跳出圈外。秋蝉把童林的来历对着方奎一说，第一杰方奎一听两道残眉一皱，说道："这个小子口气不小"，暗想道"看他年纪不过就在三旬往来，听人传言他叫作镇八方紫面昆仑侠，我就有点儿不忿，早有意直奔他的家中请教他的武术。今天此人既然前来西风寺与秋蝉僧动手，看起来是眼空四海目中无人。今天我们两个人，恰巧迂到一处，我倒要请教请教，看看他的武学如何，方奎想到这里，说道："兄弟你就不用管了，我会会童海川。"说着话方奎往前行走，在旁边慧斌念了一声："南无阿弥陀佛，大哥且慢，谅一个小小的童海川，何敢劳动兄长亲自动手，还是兄长在旁边看着小弟跟他比试。"方奎一听连连摆手说："二弟不要忙，单等我跟童海川动手，为兄落败，兄弟你再动手不迟。"非是老人家拦阻慧斌，不让他动手，皆因他，人称双钢掌，膂力过人，倘若是他跟童海川言语不和，要打在童林的身上，轻者带伤，重者亡命。别看童林年轻，素有正直之名，所以人称镇八方。再说武术一定不俗，武术要是平常，凭他这个年纪，也不能得此威名，自己跟童林动手，年岁称长，知进知退。故此相拦，不叫和尚出头。方奎迈步来在院子当中，冲着童林双手抱拳，叫声："童侠客，深夜之间来在西风寺，不知有何公干，老朽愿闻。"童林一看方奎这个长像，品貌不俗，准知道是一位高人，说老人家要问童林夤夜到此，所为的是请秋蝉和尚。"方奎说道："既然前来请秋蝉僧，为甚么当场动手，一定是你礼貌不周了。既与秋蝉动手，我可不敢说武术高，我要请教请教童侠客的武术"。童林一听说道："请教老人家贵姓高名。"老头说道："要问，我家住陕西凤翔府东凤庄，姓方单字名奎，

号叫柏林，别号人称天下第一杰。”童林一听暗自一怔，心说：果然是方氏弟兄。人家是剑客的门徒，我要是跟人家过上招，还得留点儿神，想到这里一拱手说道：“老人家既肯当场赐教，童林情愿当场奉陪。就请老人家进招”，方奎一看童林意态沉着，行动不乱。方奎往前一凑身，晃动银髯，左手一晃童林面门，右手一拳直奔胸膛打来。童林一看，方爷递了招了，赶紧往旁边一闪，递招相还。天下第一杰方奎八十一岁的老英雄，一入手进招，定住了眼神，先看了看，童林的柳叶绵丝磨身掌里面的绝招，别看长的像乡下人一般，人家拳脚那才叫伸拳如瓦陇，攒拳如卷饼，走如风，站如钉，两条胳膊亚赛长虫相彷，身体来回乱转，方奎看着果然不愧名叫镇八方，实有绝艺，不敢小看童海川。就在这般光景，就听一声佛号，南无阿弥陀佛，爱斗金蛟双钢掌慧斌，叫了一声：“兄长，请你老人家住手，小弟来也。”和尚在前抢步行走。方奎一看这般光景，无可如何，只得虚晃一掌，跳出圈外说道：“童侠客住手。我二弟会你。”这句话未说完，童林回头观看，就见和尚已然双手合掌当胸，在院子当中站立，遂说道：“童林，老僧在旁边观看，看你的掌法绝伦，实有绝艺，老僧一时的高兴，故此前来请教”。童林闻听此言恭恭敬敬抱拳，拱手说道：“这位高僧莫非是陕西凤翔府金凤山古刹玉皇顶，爱斗金蛟双钢掌赤胆侠，慧斌上人吗？”慧斌一听笑道：“不错正是贫僧。”童林闻听此言倒吸了一口凉气，暗想道：今天我看和尚五官相貌故尔冒叫一声，不承想真正是他。想当初在江西练艺之时，听老师常谈说，此人的武术绝妙，倘若日后与他相逢，你要加着十分小心。今天果然相遇，遂说道：“高僧你是一位世外的高人，不在你的古刹玉皇顶，夤夜之间来到西风寺有何

公干?”和尚一听，微然一笑：“西风长老秋蝉是我本门户的师哥，今日得暇特来看他。时逢恰巧，正赶上童侠客你在此处，故尔相逢，这也是贫僧有缘幸得领教。”童林一听和尚这话，准知道不动手那是不行，无奈只得抱拳带笑说道：“既然你老肯赐教，童林情愿接招。”把话说完，双手一合，说了一声请。和尚站在那里仍然双手合掌，纹丝不动，叫声：“请进招来。”童林拱手，说了一声：“得罪了！”一掌直奔和尚的面门上打来，慧斌一看童林的掌到，并不慌忙，掌临切近，向右一迈步，把童林的掌躲开，一伸左手，顺着童林臂膀上一搭，往前一上步，右手一拳直奔童林软胁上打来，拳往外一打带定风声而来。童林一转身把和尚的拳躲开，童林往后一缩颈，往前一蹿，双手一合，用了个双锋贯耳，两掌直奔和尚的太阳打来。慧斌一看暗含着佩服，果然招数变换的快，和尚站在这里纹丝不动，看着童林的双掌到，跟着把双手一合往上一穿，往左右一分，顺着童林的两个肩膀头往下一掳。那个意思，打算掳童林的腕子。童林一看和尚的双掌亚赛钢铁一般，真要叫他掳住脉门，想逃万难，童林一看和尚的招数厉害，将然要变招，又见和尚左腿站稳，右腿一拳，用磕膝盖直奔自己的裆里顶来。童林一看，不好，赶紧垫步拧腰往后一纵，纵出去足有四尺多，才能够将此招躲开。暗说道好厉害的慧斌，我要打算赢他，一力降十会那算是不成，只得用缩小绵软巧对付于他。把主意拿妥，往前进身入手进招，和尚接架相还。这两个人比在一处真也好看，在月光之下两个人各施所能，童林就把柳叶绵丝磨身掌的招数八八六十四手，一招挨着一招往里面攻来。和尚二目瞪圆留神细看童林，妙手绝招，一看果然名不虚传，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

这两个人越打越快。童林心中着急，恨不得一招把慧斌赢了，好叫西风长老直奔耿家庄，故此他着急。两个人动手有二十多个照面，四十多手，分不出来输赢胜负。童林一想无法往里进招，猛然间童林这才想起来玲珑岛事毕，蒙我的师伯传给柳叶绵丝掌，八八六十四手后套。我何不今天当面试验一番。童林想到这里，动着手一换势，把招数一变。慧斌一看童林变了招啦，暗自点点头，心说：此人虽然年轻武功颇纯，就按着今天他所用的掌法，也就是我慧斌，真要是换个旁人，早就甘败下风。和尚一面想着，一面接架相还，正然动手之际，就见和尚双手直奔童林的肩头上往下一按。里面含带着点穴，双手一换这一招的名目叫双锋穴窝，童林一看和尚的双手到，他应当往后一撤身，纵出去那就算是对了。童林他是一时的大意，不但不往后撤身，他用他的双手顺着底下一抄。他那个意思打算用反手托桃，要接和尚的腕子。和尚一看是正中心怀，跟着把手往下一扣，嘣的一声，把童林的腕子掳住。念了一声佛，往前一上步，那个意思打算往起一抖，轻着也得抖个五六尺高，叫童林来个坐蹲儿。和尚一想，我要抖童林一个筋斗，童林可就算栽了，他焉能兴一家武术，立一家把势，再说他与我无仇无恨，我何不成全于他呢。想到这里手并不往前带，随着把手一松双手一合，往旁边一闪身，念了一声："南无阿弥陀佛！童侠客果然是武术高强，老僧甘心佩服"，童林心中一想，这个地方得感激人家和尚，人家掳住腕子我输了招啦。人家不肯赢我，所为的保全我的名誉。想到这里随着向人家和尚，和颜悦色叫了一声："高僧，多蒙让招，童林领情了。还有一样儿，今天不知道西风长老他可肯随童林奔往耿家庄，说一说七星八宝转心亭是何人所摆吗"？

未等和尚答言，方奎方柏林说道："童侠客咱们禅堂里坐吧。"说话之间大家起身直奔禅堂。来在里面，众人落坐，徒弟们在身旁站立，叫小和尚献上茶来。童林是个性急的人，向着方奎说道："但不知老英雄有何高论？"方奎笑道："童侠客既然夤夜之间，来到西风寺，方才我已听明白，所为的是叫我盟弟出头露面把这一位摆设七星八宝转心亭的老先生介绍出来。童侠客是为此事来否。"童林闻听，点头，说："不错。只皆因我在耿家庄，酒席诞前，因为年轻一时口过，说出我能将和尚请来，不承想今天来到西风寺，巧遇你们二位老人家，无论如何求二位老人家从中撮合，也得成全成全我童林"。方奎点了点头，遂说道："秋贤弟，童侠客是个朋友，无论如何看在愚兄的分上，是谁摆设七星八宝转心亭，你把他给介绍介绍。"秋蝉一听，叫了一声："大哥，这个话是这么说。慢说有您的话，就是童侠客单人独自来到西风寺，他要叫我把摆亭子的这个人说出来，我也得说，何况还有您呢。可有一件，当初我既与七星山二位寨主不错，介绍摆消息埋伏，修造这座七星八宝转心亭，所为的藏值钱的物件。谁知段国基段国柱，他不服王化，盗来金牌，放在里面，此事关系重大。我应当知会摆亭子这位高人。叫他暗破七星八宝转心亭，取出金牌。可有一样，我要这么跟人家摆亭子的人一说，人家必然看着我秋蝉不够朋友，出乎反乎，成为反复无常的小人，故此我不愿意出头"。方奎一听，叫了一声："兄弟，你这就算想错了，你就是说出来摆亭子这个人，那算是你深明大义，破了此亭得出金牌，钦差大人好起马奔往成都，数万饥民省得生生饿死，摆亭的这个人他要是身为隐士，还不用兄弟你找他，就应当奔往公馆协力帮办，那才算对，何必等兄弟你

去请呢？你要是怕跟摆亭的这个人相见，只请你写一封书信，把情由叙明白了，叫童侠客自己够奔他的宅中去请。他要是明大义之人，必然跟随童侠客破七星八宝转心亭。如果他见信之后，不肯出头露面，咱大家同你再去面约，你看如何？”童林连连点头，说道：“大爷言之甚善，秋蝉老方丈要是这么一办，对于各方面也没有下不去的。”西风长老一听，无法，只得预备文房四宝提笔作书，一挥而就。然后递与童林，并示以住址。童林把信带在腰间，这才起身，偕同徒弟，当面告辞。

童林由西风寺出来，一直来到耿家庄，到了耿宅已然天到辰时，一直够奔里面厅房。将然到了屋门外，就听里面有人高声断喝，说道：“哎哟！好老道，我跟你完不了。昨夜晚间在酒席筵前，你用言语讽刺我兄弟童海川，你知道，他性如烈火，你用这种言语激刺于他，他这才够奔西风寺。到了那里言语不和，当场动手，我兄弟有个一差二错，老道哇，你可小心着，我可跟你完不了。”金针道长韩景和一听，司徒朗说这一片话，自己也是后悔，遂说道：“司徒老义士，你先别着急，谁叫昨天我多口呢。今天这么办，如果童贤弟今天他不回来，有个一差二错，我自有办法，到了那个时节您就知道我韩景和是何如人也。此时您可别着急”。正在此时，帘栊一启，童林带着孩子们走进里面。司徒朗一看童林回来了，这才放心。韩景和念了一声无量佛，遂即说道：“童贤弟，你这一夜往里去了？”童林说：“前去西风寺请和尚去了。”老道一乐说道：“但不知和尚现在哪里？”童林手指腰间说：“现在这里。”大家一怔，准知道童林不说谎言，怎么会和尚在他的腰间呢，童林说着话一伸手由打腰间把书信取出来，给大家观

看。就把在西风寺月下会三侠前后的事，细说了一遍，秋蝉不肯前往，特备书信一封。然后把两个孩儿叫过来，给众人指引指引，见过的不用说，没见过的全都见了个礼。然后两个孩又把公馆之事，对着宏石二位老侠细说了一回，众人各自点头，无不竖大指赞美童海川。童林这才说道："诸位老人家，这封书信既然是西风长老写了，还是我自己投这封书信，还是我另派别人呢？"大家一细看，知道书面的住址是山西太原府，寿阳县袁家屯，问交百灵先生袁化。大家看毕互相计议，猛然间就听有人说："老爷们，要说下这一封书信，聘请百灵先生袁化，不才小子愿往。"童林一看非是别人，正是病太岁张方，童林一想他要下这封书倒可以，这个孩子可称得起足智多谋。遂说道："好，张方既然愿意够奔寿阳县袁家屯下书，我就派你前往。你们还有那一个同他前去。"旁边有人答言说道："唔呀！老师我愿意去。"童林一看是孔秀孔春芳。自己点了点头说道："好，你们两个人去，我就放心了。可有一样儿，走在路上你们两个性极顽皮，要你们多加一分小心。倘若你们二人走在中途路上任意嬉笑，丢失了我的书信，延宕了日期，回来之时我定要重罚。"两个人点了点头，孔秀把书信接过来，往腰间一带。张方看着就不愿意，心说：这不是你把书信带在腰里头了吗，咱们两个人道路上见，我看看还是你坏的过我，还是我坏的过你。

两个人在耿家庄暂借路费，他们由耿家庄动身够奔寿阳县，一计算最快也得两天多，稍微路上一延迟就得三天。张方走在路上，跟孔秀这么一商量："头一样儿不在饭馆吃饭，咱们在道路上买点儿吃食，走在路上吃。二一样还不喝茶，咱们走在路上看见那里有水坑水沟，不怕是下雨积的雨水，咱

们随便喝，这么一来可就省大了工夫啦。”孔秀一听张方出的主意，真正都是没听见人家说过的，你说还得依着他。要是不依着他，这小子诡计多端，这小子还不定出什么主意。随着说道：“好吧，就依着你这个主意。”这两个人还是真下辛苦，由耿家庄动身不过买了几个馒头，直走到日落黄昏才找店住下。一夜晚景无书，次日天光将亮，算还了店饭帐，跟着起身就走。又走了一天，来到寿阳县，离着袁家屯大概有个十几里地，堪堪就要掌灯了，就听蛮子说：“唔呀！张方啊，这个天可不早了，咱们找个店住下吧。”太岁张方一笑说：“我告诉你孔秀，你真叫不会打算盘。你想想，天将然定更，离袁家屯还有十几里地。咱们到袁宅吃饭连下书，够多么省事。还有一样儿，你先在前面走着，我在这个树林里面解个大手，然后咱们哥儿两个，脚底下一用力不就到了袁家屯了吗！”蛮子一听说：“你这个人真特色。我越嫌天晚，你越要解大手。这么办，我先慢慢的往前行走。”张方说道：“好吧，你头里走着，我解完手再追你。”张方进到树林里面蹲在那里解手。孔秀这才顺着大道慢慢遛遛达达往前行走。自己忽然想起；腰里带着这封书信何必等张方呢！要是自己到袁家屯见着百灵先生袁化，把话跟他说明，书信献上，陪着袁化一同够奔耿家庄，见着我的老师，岂不是我的大功一件吗！孔秀也算是贪功心胜，把主意拿妥，一下腰往前可就走下来了。他恐怕张方后面追赶，他这一气就跑了七八里地出来。所好一节，张方后面还未曾追赶。自己这才站住身形，喘了喘气。忽然，见面前一晃一道白线。孔秀一怔，心说：唔呀！可了不的了，这一道白线是什么东西？不问可知，一定是狐仙，要不是狐仙决没有这么快。就凭我老师那两条腿，日行千里，也

不至于这么快。蛮子正然想着，定睛观看，这条白线离着约有三四丈远，不住乱晃。蛮子一看，心说：可了不的了，这个狐仙他跟上我了。又一想，啊，这不是胡闹吗！那里来的是狐仙，分明是江湖绿林道。我既然是侠客的门徒，他是什么东西？我倒要看看。蛮子想到这里，随着把胆子也长起来了，尾随于后紧紧追赶。孔秀越追，这道白线跑的越快，蛮子这两条腿还是真赶不上。追了好大半天，蛮子猛然观看，就见前面露出一道红墙，就见白线一晃，跳进墙去。蛮子一想：可了不的了！这个天才交二鼓，这道白线跳进墙去，非奸即盗，定然不是个好人，我倒要看看，这也不算多事。来到切近一看，原是一个庙。往上一纵，单胳膊肘挎着庙墙，探头往里面观看，拾了一块泥片，吧的一声，往里一扔侧耳一听，下面是实地，两腿一顺，跳下了墙来。身贴着墙向各处观看，就见这个院子里面迎着一遛北房，当中横着一道墙，当中一个小门，半掩半闭。上房三间，一明两暗，明间屋无亮，西暗间漆黑。东暗间微有灯光，里面还是人影摇摇。蛮子蹑足潜踪凑在窗台下侧耳窥听，就听里面有人说话，是个女子的声音，就道："天可不早了，你还不睡等什么。我们一天累累巴巴的，你要不睡我可要睡了。"就听有男子的声音说道："你老是睡觉，要睡，你先睡，我先不睡。"蛮子一听男女接谈的声音，未免就是一怔，心说：不好，这个庙里头，男女在里面居住，一定是不守清规的庙，我可得要看一看。蛮子想到这里，由打兜囊之中掏出一根树棕，往口中一抿，然后用树棕拧破了窗户纸，眇目往里观看，蛮子一看不由得这个气更大了。就见靠着山墙有一个梳妆台，一边摆着一把椅子。靠着后檐一架床，床上面被褥皆全。靠着前檐窗户，茶几两

旁兀凳。在椅子上面坐着一个姑娘，如花似玉，上身穿着一件荷花色靠身小袄，葱心绿色中衣，大红缎子弓鞋，往脸上观看，未擦脂粉，本来的颜色，蛾眉杏目，通关鼻梁，樱桃小口，一双元宝耳朵，坠着翡翠的排环，黑黑的发髻，金簪别顶，天然生的风流。在兀凳上坐着一个和尚，年纪可不小了，站起来大身材，身上穿灰色僧服，腰系绒绳，往脸上观看，两道残眉，搭撒着眼皮，准头丰满，颔下一部银髯，飘满了胸膛，大耳朝怀，前面满都解了顶啦，微露两个白鬓角，年纪可太大了。蛮子在外面看着有气，心说：混帐东西，这么大的年纪，跟一个姑娘在屋中同住，我可不能饶这个。孔秀将然想到这里，忽然间听屋中，噗，把灯烛熄灭，又听鼻呼的声音跟着大作。孔秀明白，准知道是老和尚跟姑娘上床安眠。过了工夫不大，就听里面沉睡如雷，料已睡着。孔秀这个气可就大啦，好你们两个混帐东西，我手起刀落将你们结果性命，扫荡奸淫，孔秀一直够奔明间屋，看了看明间屋挂着斑竹帘，慢慢把斑竹帘掀起，进了明间。一看暗间，挂着软帘儿，来在软帘外面一听，屋里头还是呼声如雷。孔秀一伸手由打腰间掣出摇山洞小刀，慢慢的启软帘，来到了暗间。看了看床上，挂着床帐，可是全都放下来了。孔秀左手撩起来帐帘，右手擎着摇山洞，对着床的里面两个人头一剁。只听呛啷一声，孔秀吓了一跳，留神一看，原来床上面躺着的不是和尚跟姑娘，横着一个枕头，枕头上面放着两把夜壶。摇山洞碰在夜壶上面呛啷一声。这可把孔秀给吓坏了。就在这么个工夫，就觉脖子后面阵阵的凉风，孔秀一回头任什么也没有，心里头更害怕了，这才转身出来。心中说道：唔呀！可了不的了，原来是两个夜壶精。我说这么厉害呢，夜壶精

作怪可受不了。一面想着一面往前行走，来到角门里，顺着角门子走到了那一个院落，一看，又是一怔。这一道院跟那一道院分毫不差，也是迎着三间房一明两暗，也是西间无灯，明间黑暗，东间微有灯光，靠着西面有一个角门半掩半闭。孔秀看着这个房，就有点儿蹩拗。孔秀还要由打刚才进来那角门回去，回头一看角门已然闭了，用手摸了摸，关的非常牢固，要打算过，那可就不成了。自己无法，他又慢慢的凑在东间窗户底下，双手扒伏窗台侧耳一听，就听里面说话，女子的声音："我说，你还不睡呀，怎么一到睡觉，就抬杠，这是怎么段事情。我可告诉你，倒不是我爱睡觉，皆因我夜间睡不着，不是有臭虫就是有跳蚤，咬的我半夜里睡不着，所以我才老想着睡，你要是不睡，我就睡我的了。"孔秀在外面一听，心想：我怎么啦，怎么两个屋子里头都闹睡觉，这是犯了什么缘故了呢，莫非这屋里也是夜壶精吗，我倒底要看看。遂又把窗户纸钻了一个小孔，眇目往里面观看，但只见屋里头陈设跟前面屋里头一般无二，可就是人不一样，靠着椅子上坐着是个少妇，身上穿的衣服甚风流，看年纪有个二十多岁。在凳子上面坐着一个男子，也就在三旬往来。两个人在灯光下嬉嬉笑笑。孔秀看着心说，真真的叫我纳闷，难道说还是夜壶精吗。将然想到这里，就见里面吹灯。灯光灭后，咯吱吱上床的声音，工夫不大，又听里面沉睡如雷，大概又是睡着了。孔秀一想：别看前面那个和尚夜壶精，我没把他结果性命，这两个人我可不能饶他，我是手起刀落，要了他们两个人的命。把主意拿妥，这才来在明间屋，看了看没挂着竹帘，只虚掩着两扇门，慢慢一推，推开屋门来到里面，出手不见掌，对面不见人。自己先由腰间掣出来摇山洞，

一伸手启软帘到了里面。一看还是床上面挂着床帐，孔秀一想，我不用启帐帘，隔着床帐我把摇山洞递进去，要了他们的命就算完了。把主意拿定，双手捧着摇山洞，隔帘对准了里面往下就剁，就听里面噗的一声响。孔秀一听声音不对，可是黑暗之下，留神一看刀上无血，把帐帘撩起来观看，赶情里面是三个枕头，横着一个竖着两个，这三个枕头，被孔秀用刀剁破，孔秀一看可吓着了。心说：那个屋中是夜壶精，这个屋是枕头精。这可要了我的命了。这一句话未说完，脖子后头阵阵凉风。孔秀一害怕，哧的一声往外就跑，到了外面连头都没回，打垫步拧腰上房，窜房越脊来在外面。到了外面将然一怔神，就见张方来到面前，用手一指说道："孔秀你这个人太已的不厚道了，我解个大手，你就走了。"孔秀一摆手，叫道："张方你先别嚷，我碰见鬼打墙了。不但是鬼打墙，还有两个夜壶精，枕头精，你快跟我到里面看看去吧。"张方一听，问他是怎么一段事。孔秀备叙前情，怎么一道白线把他引在庙中，前后的话一说。张方一听，他可不信。什么夜壶精，枕头精，他在广东龙门县，跟老剑客练艺时常盘桓。老剑客他本是出家的一位道长，所有一切妖魔无稽之谈，不叫他信。故此今天孔秀跟他说，他焉能信呢，遂说道："既然如此，你在头前带路，领着我进去看看去。我倒要看看怎么个夜壶精。"说着话孔秀在头前，越墙进到里面，后面张方跟随。一看院内正房三间漆黑，清静异常，西边半敞着两扇角门，慢慢的推开了角门，来到里面观看，还是照样，三间房漆黑。靠着西面又敞着一个角门，推开角门到了里面一看，一拉遛三间房一通连，里面灯光四射，挂着个斑竹帘子。两个人在外面隔帘观看，可看的真切。就见迎着面搁几案，搁几案头里

八仙桌，两旁相衬椅子，在两旁边山墙一边一张床，地下迎面放着一张方桌，桌上有棋盘，对着面有两个人下棋。靠着上垂首一个银髯皓叟，上年纪的和尚，靠着下垂首这位身穿宝蓝绸子大褂，厚底云鞋白袜，往脸上观看，青面三绺墨髯，黑剪子股小辫儿，两个人对着面下棋，张方在外面看着越看越爱看，看着出神，一伸手启帘栊够奔里面，他就站在老和尚身背后，双手一背，瞪着睛观看。孔秀在外面一看，心中说道："唔呀，张方这个东西真有根，他竟敢进到里面，站在老和尚的身背后观棋，这个小子的胆量够多大。他有这么大胆子，难道说我就没有这么大的胆子吗。许他进去，就不许我进去，我也到里面看一看。孔秀想到这里，慢慢上台阶，启帘栊来在里面，他就站在穿蓝的这人身背后，把手一背，两个人对面站着看人家走棋，两个人是越看越爱看。不但说爱看，张方对于敲棋还是真不错，他在广东龙门县，祥慈观之时，跟着老师练艺之时，常有人找欧阳剑客爷下棋，都是张方亲自侍奉，他对于下棋很有点儿经验。孔秀的老师本是神手东方朔陶润陶少仙，在扬州钞关街龙泉寺，跟着这位长眉长老铁背禅师普照，终朝在庙内下棋，都是孔秀侍奉，要不然他看棋也这么大瘾呢。这两个人，他们忘了是干什么来了，一边一个看着下棋，这个工夫可就大啦。二位一僧一俗，并不答理，下的工夫很大，猛然间就见穿蓝的这位站起身形，双手抱拳冲着老和尚一笑说道："老人家大概有点儿劳累了吧，依我说明天再下吧。此时天气不早，我要跟您告辞了"。老和尚一看，人家站起身形告辞，也不敢多留，说道："好，明天您在府上等我，我到贵府再走三盘"。这位穿蓝衣服的老头向外面走，和尚说了一声"恕我不送。"人家走后，张方孔秀俩

个人，还是直直勾勾站在屋中，老和尚用手一指，叫一声："张方孔秀，你两个人好生大胆。我为你等摆设许多的幻术，将你二人诳哄到此。只顾贪玩不办正事，真正可恼。"这句话还未说完，孔秀用手一指说道："老和尚，我告诉你，你还不用吹胡子瞪眼，我只认得你是多年的夜壶精。"老和尚一听念了一声："南无阿弥陀佛，好你孔秀，真乃大胆，满口里胡言乱道，你可识认某家？我住家寿阳县，姜家屯，姓姜名达号叫本初，别号人称碧目金睛佛"。两个人一听，一怔，知道是一位著了名的剑客，又不肯前去行礼，恐其中有诈。张方说道："既然你老人家是姜家屯的人，您就是姜老剑客，我先打听打听，为何作出这些个鬼鬼祟祟引诱我们？"老剑客这才对着他们两个人说出一翻话来。

您道这位老剑客是怎么一回事，一支笔难写两下事，童林由打西风寺走后，西风长老秋蝉，派两个徒弟青龙白虎，够奔耿家庄打听信息，何人带着书信前去下书，打听明白赶紧够奔寿阳县姜家屯前去报信。青龙白虎点头答应，起身奔耿家庄。西风长老秋蝉，连夜赶奔姜家屯，到了老师的住宅见着老人家，就把西风寺月下会三侠，写书信聘请百灵先生的情由，对着老人家一说。老剑客一听，连连点头说："好，既然你给童林写书信，叫他奔袁家屯，聘请袁化，据我思想，童林要拿着这封书信，派两位有身份的到袁家屯，见着袁化，他来否还未可知。若是他遣派两个徒弟，把这封书信投送到，请他出头露面，恐怕他反倒远走高飞，岂不误事。"秋蝉说道："老师，我也曾派青龙白虎往耿家庄，打听何人下书。"姜老侠客说："青龙白虎他们两人焉能赶的上，你赶紧顺着道路往前迎迎，打听明白何人下书，速禀我知晓。"秋蝉答应，由姜

宅出来施展陆地飞腾夜行术的工夫，由打寿阳县动身，奔往太原府，再行够奔耿家庄。将越过太原府的府境，就遇见青龙白虎，二人见过老师西风长老。秋蝉问道："你等二人打听童林遣派何人下书？"两个人一齐说道："他遣派他的弟子张方、孔秀。"秋蝉闻听点了点头，说道："既然如此，你们两个人即速回庙。"他们哥儿两个答应一声，回归西风寺。秋蝉回姜家屯见着姜爷，备叙前情，姜爷点了点头，这才商议明白，告诉自己的老儿子飞天小白龙姜云，带着他的妻室，够奔自己的家庙。姜爷的这个家庙离着姜家屯三里多地，离着袁家屯不到二里，这才叫他们小夫妇在庙里头等着。又派西风长老秋蝉在道路之上打探，自己又带着孙女，钢肠女姜瑞芝，够奔家庙。找来了瓦匠，那家庙一面共是九间房，把前面两所后房檐掏了一个窟窿，迎面安放一架床。原来姜老剑客是半路出家，孙男弟女一大群。只因看破了红尘，才削发为僧，天性好管路见不平。他恐怕百灵先生袁化，见信不破七星八宝转心亭，他打发人把袁化请到家庙下棋，可没说别的。老人家总想这个，童林派张方孔秀下书聘请百灵先生，他们必然认得。要是不认得，童林也不能派他们来。当真我要把两个孩子引至家庙里，当面把书信投递，就是他不愿出头，我在旁边一说，他也就无法推托了。老人家全安置好了，外面有人探听，果然两个人来了。他老人家这才到外面引诱，要不怎么有道白线来无踪去无影呢。孔秀的脚程那里追的上，赶引至里面，老人家跟他的孙女瑞芝，故意的说了这么两句话，然后吹了灯躺在床上。早已就预备好了一个枕头两把夜壶，故意的打呼噜。等到蛮子进来，他老人家身形往外一滚，不是说山墙挖了一个窟窿吗，他老人家就滚出去了。姑娘跟着出

去，自己回家去了。老人家来到二道院，特意往孔秀脖子上吹气，把他引到院内，故意使他看见飞天小白龙夫妇两人，所以蛮子看着可疑，照样吹灯上床，蛮子进去时，已咕噜到墙外把枕头可就放好了。蛮子一刀把枕头剁破，老人家又往他脖子上吹气。蛮子害怕逃走，来到外面遇见张方。二次进来老人家跟着一道院一道院往里走。到了三层院，老人家进到里面，跟袁化对坐下棋。张方孔秀看着，一盘残棋未能走完，俩个孩儿走进来了。老人家一想，俩个人真被我给引进来了，就看他们跟百灵先生说话投信吧。等了工夫很大，不见他两个人说话，净看着下棋。老人家这个气可就大了，以至人家百灵先生走了。老人家可真急啦，向着两个人一问为什么你们见着百灵先生，不往外投信？两个人一听，原来如此，遂说道："老人家您别着急，皆因咱们不认得百灵先生，咱们要是知道他是袁化，也不能让他走了。我们两个人既然把事办错，老人家是剑客爷，您赶紧想个什么法子，把百灵先生请回来。你老人家就多多为力吧，我给你老人家嗑头呢。"老剑客一听紧皱双眉，说道："请百灵先生也成，我还有个主意，今天算办不到了。赶到明日清晨，我带着你们俩人够奔袁宅，有人要问你们，就提是我新收的俩小徒弟。你们可得把名姓改改，倘若他知道你们是钦差委员，不肯随你们前往，那倒显着不合适。你不是叫孔秀吗，你别叫孔秀，你叫孔方。你不是姓张叫张方吗，你别叫张方，你叫张秀。"两人俱都点头，张方又说道："老爷子我们俩个还没吃饭呢。"剑客闻听遂吩咐给俩人预备。一夜晚景无书。次日天明，爷儿三个梳洗，梳洗已毕，老剑客带着他们俩人，奔往袁家屯。二里多地展眼之间来到，老人家站在台阶旁边，问了一声："里面有人吗？"

里面手下人出来一看，是老剑客爷，赶紧说道，您老人家今天怎么这么闲在，我们主人现在正在里面，我给您回一声吧。”剑客爷赶紧摆手说道：“不用，我们也不是外人。我到里面看他去。”说话之间剑客爷头前带路，后面跟着两个孩儿，穿宅过院一直来到后面厅房。伸手启帘栊到了屋内，百灵先生正在屋中闷坐吃茶，听帘板一响，一看非是别人，正是老剑客姜达。百灵先生抱拳说道：“您今天这么早，我这里正打算吃完茶到府上拜访老人家，咱们再走两盘。”姜爷说道：“不错，昨天半局残棋我还不死心，今天我带领两个小徒弟，我给你引见引见。”说 的时候用手一指张方说道：“这是我末科的小徒弟，他叫张秀。这个叫孔方。”两个人过去给袁先生行礼。袁化答礼相还，然后入坐，手下人献上茶来。姜爷一摆手说：“不渴，咱们两个还是揪秤对垒。”说着话命手下人把棋桌放好，摆上棋盘。姜爷跟百灵先生老二位对坐，姜爷拿过白棋，袁化可就占黑棋了，两下里彼此一谦让，对着面走棋。两个孩儿站在剑客身背后观看，就见人家二位走棋并不慌忙，工夫不大，把棋走严。又过了一会儿，连边带腹完全走满，结局以后，袁先生一作棋，老剑客的白棋会输了三着。百灵先生一看，乐嘻嘻双手拍掌，说道：“老剑客爷，由打我跟你走棋的那一天，到如今足有十数余年，跟你下棋一盘也没赢过。不曾想今天我会赢了一盘棋。”姜爷这才说道：“倒不是我输给你的棋，是你的棋长了。我是人老眼花，一年不如一年。你是专心研究，一天长似一天。我怎么会赢的了你呢！”把话说完了，二位接着又摆，工夫不大，这一盘棋又走完啦，白棋又输了。这一盘一输不要紧，百灵先生就是一怔，二眸子一转，心说：这不是老剑客下不过我，分明是不愿意跟我下，故

意不抢先手招，让我赢棋，要是照着这么下，还不如不下了。想到这里，把棋摆上了。工夫不大，又是一盘。终后一盘，果然又是剑客输了。这一次袁先生可就不能不言语，站起身，说道："老剑客，咱们别下了，要是照着这个样，走一盘您输一盘，不用精神跟我走，我一定是总赢，照着这样，我跟您走一辈子，我这个棋永远无进步了。你的棋比我高的多，怎么会走输三盘？"姜达闻听眉毛一竖，双手把银髯一抖一阵的冷笑，说道："袁先生，你这个话说的一点儿也不错。还不但是下棋，就是谈话，文武两科的技艺，天文地理诸子百家，以及岐黄之术，你跟我比，你那一样也比不了。"百灵先生一听，就是一怔，心说：老剑客跟我相交数十余年，我敬之如师，他老人家爱我如弟。凡老人家跟我说话，文武两科技艺，当然是高人一等。可是从来没跟我说过狂傲的言语。今天不知何故，竟会有如此的举动，真是叫我莫名其妙。想到这里说道："老剑客，你老人家何出此言。袁化由打数十年前与老人家见面，并没有半点的过失。今天，你老人家发出这种言语，叫我心里头难过。要说你老人家比我高，那是不用说的。我这里有点儿小玩艺儿，请你看一看。"说话之间，就见他一转身，够奔山墙下摆设的书阁子。一伸手撤出书阁子的盖，由打里面拿出来一张仿佛古画相仿，来到剑客的面前，往桌案上一铺，说道："老剑客爷，请你观看，你要知道我这是何种图画，我就甘心佩服。"说话的光景，慢慢的把这一张古画打开了。剑客留神观看，看罢微然一笑，说道："袁先生你不要欺我年老，这不定在那里书房字纸篓内，你拾来这么半张破画。你欲欺哄于我。"袁爷道："何以见得。"姜爷说："因它是不完全之图，大概是一角。真要是你的杰作，你把四角全凑在一

处，那便是你自己之能。”百灵先生一听，说：“好，既然如此，老人家等候了。”就见百灵先生一转身仍然够奔书阁子，由打里面又撤出三张。拿过来送至老剑客的面前，照样打开铺在桌案上面，凑在了一处。说道：“老人家请您观看，是我自己的不是。”说话的光景，就见老剑客把四张古画对在一处，撕银髯观看，念了一声：“南无阿弥陀佛！果然是袁先生你的杰作。我姜达如何能比的了。”说完了话，把四张古画摞在一处，打叠成了方块儿，带在了腰间。百灵先生一看，就是一怔。姜老剑客心中暗说道：别看你足智多谋，身为隐士，你不应把七星八宝转心亭的亭图全幅拿出。这幸亏是我，要是别人岂不可惜。将然想到这里，就听百灵先生用手一指说道：“老人家您把我的亭图带在腰间意欲何为？”姜爷叫了一声：“张方孔秀，把你们的书信取将出来，交给百灵先生，叫他自己观看。”说话之间，就见孔秀由打腰间一伸手把书信拿出来，双手送给百灵先生。百灵先生看完了书信，这才知道是西风长老秋蝉，致书于此：“叫我随同钦差年大人手下随行委员童林，前去七星山，大破七星八宝转心。”百灵先生看完了微然一笑，说道：“老人家既然有西风长老的书信，约我辅助童海川破七星八宝转心亭，你老人家何必费这么大事呢！由昨日夜间请我下棋，出入甚忙，后来张方孔秀他们两个人来到屋中，我看着从中就像有事，我所以没敢久坐。回到家中揣度，是钦差手下人等得取金牌之事，今天即有这封书信。西风长老叫我辅助童林，我虽隐遁草野，颇晓大义，决定出头助童林一臂之力。”老剑客一听百灵先生慨然应允，合掌当胸，念了一声：“弥陀佛！看起来不枉是高人，你既然愿意跟随前去，这么办吧，你就跟他们两个人往耿家庄见着童林大家计议。如

果从中有什么碍难的地方，我必相佐”。百灵先生听老剑客之言，连连点头称是。姜爷一伸手把亭图由打兜囊之中取出，交给百灵先生，说道：“事不宜迟，你等三人去吧。”百灵先生把家人叫来，把家中的事嘱咐明白，这才带好了盘费亭图，辞别剑客碧目金睛佛，带着张方孔秀奔耿家庄。来到耿宅，不用通禀，一直来到屋中。众人一看，两个孩儿，陪着一个人，精神百倍，三绺胡须。张方指引在场的各位侠客，彼此一一的见礼。然后分宾主落坐，手下人献上茶来。童林这才抱拳拱手说道：“袁先生今天大驾光临，破七星八宝转心亭全都仰仗着袁先生助我等一膀之力了。”百灵先生一笑说道：“袁化有何德能，敢劳动各位侠客如此恭维。”孔张二人遂把够奔寿阳县投书，路途上所有之事，如何遇老剑客神鬼戏二小，下棋得阵图之话一说。众人听罢各个点头。就在这般光景，百灵先生一伸手由打兜囊之中把亭图掏出，铺在桌案之上众人观看。从中别看侠客虽多，认得消息埋伏的很少。别人看着都不大甚明白，惟独司徒朗他老人家虽不敢说一目了然，也看个八九。就在这般光景，就听百灵先生说道：“童侠客要说叫袁某辅助众位破此亭，我倒可以协助，惟独是七星八宝转心亭的后面，有一个山头名目叫作骆驼岭，那个地方最幽僻不过。现在我听人说，在骆驼岭埋伏着一拨人，那是段国基由湖南洞庭湖请来的赵家父子，一个叫斑头太岁赵远峰，一个叫多头太岁赵小乔。带领洞庭湖一百名长箭手，来到七星山辅助段国基。我想咱们大家破完了七星八宝转心亭，由打里面得出来金牌，我恐怕他们父子带领长箭手阻拦，依我无论是那一位，奔骆驼岭阻挡赵家的父子”。这句话还未说完，在旁边有人答言：“不才某家愿往。”众人观看非是别人，正

是司徒朗。司徒朗自思：百灵先生破七星八宝转心亭，我跟着不是也没有了，倒不如我单人独自独当一面，前去抵制骆驼岭，助我兄弟一膀之力。想到这里这才说道："不才愿往。"童林一看是老哥哥司徒朗，不由得心中欢喜，赶紧说道："老哥哥，你老人家要是奔往骆驼岭抵挡一面，兄弟我就放心了。可有一件，你老人家独自一人，未免显着人单势孤，倒不如把徒弟带两个去。"说着话回头问道："你们谁跟去？"旁边有人答应道："老师，我去。"童林一看，非是别人，正是孔秀。还有一个答言是张方。童林一看又是这两个孩子跟去，吩咐道："你两个人谨慎小心，不准自由行动。所有一切的事，全都听你师伯的吩咐。"两个孩儿点点头，爷儿三个全都把包袱收拾齐毕，辞别了众人。由打耿家庄起身，顺着大道奔往七星山，走在中途路上，就听蛮子说道："唔呀！老大爷，要是到了骆驼岭里面，这两个东西我认得，一个叫斑头太岁赵远峰，一个叫多头太岁赵小乔。这两个混帐东西，九月九重阳会叫我们虎儿小子把他们打了个不亦乐乎。说起来，他们乃是手下的败将。我倒有个主意，到了骆驼岭，咱们是分为两拨。一拨够奔里面，也不论赵远峰赵小乔，从里面把他引出岭外。一拨在外面专门等着，当场动手，我说的对不对。"司徒朗一听，知道孔秀这个小子伶牙俐齿，别名叫作坏包。老头子这才说道，既然如此你就奔往骆驼岭里面，无论把赵家父子那一个引出来，我跟张方在外面抵挡。孔秀一听一怔，心说：我这个意思是叫张方进去引赵家父子，我跟老大爷在外面抵挡。不承想老人家倒派我奔骆驼岭里面。你说这不是该着吗。及来到七星山后坡，老人家司徒朗用手一指，随向着两个孩儿说道："这就是骆驼岭，看见了没有。"抬头留神观

看，就见高耸耸的山峰，怪石嶙峋，树木参天，山势险峻，野草都有半人多深。斜着，西北有一股小道。司徒朗说道："孔秀，你顺着这条小道，够奔里面把他们父子引出来，我们爷儿两个在此等候。"蛮子点头往前走，一边走一面暗自思想：唔呀！可了不的了，别看赵家父子重阳会叫虎儿小子打得落花流水，我可不行。倘若是我要进到骆驼岭里面，我要是把赵家父子引不出来，我就算对不住我的师伯，如果我要进去，他们岂能与我善罢甘休。正然低着头走着，就听前面有人高声断喝："你是干什么的？别往前走了！要是找人，报通你的名姓。如若再往前走可要放箭了。"蛮子一听站住身形说道："唔呀！我是找多头太岁赵小乔的。"喽罗一听，原来是找少寨主的，遂问道，你姓字名谁，找我们少寨主有何事？蛮子一听低头一想，计上心来说道："我是洞庭湖的卖臭豆腐的，我是特来找你们少寨主，要我的豆腐帐。"喽罗兵一听，心说，这个作买卖的真算可以，欠他这么几个钱的豆腐帐，他还由打湖广追到山西，遂说道："我们少寨主短你多少钱哪？你就来要来！"蛮子一伸手，出了一个手指头说道："短我这么些个钱哪。"喽罗兵一看伸出了一个手指头，说道："短你十两银子？"蛮子摇头说："要是十两，我就不来了。""这么说短你多少钱呢？"蛮子说道："短我一千两，劳你驾把他叫出来，我们两个对对帐。"喽罗兵一听这可得给他回一声，说道："南方的老先生，你在这里等一会儿吧。"把话说完转身形够奔骆驼岭，里面有一个大跨院，一拉遛六间房，作为临时的聚议厅。喽罗兵到里面，正赶上赵家父子在那里抬杠呢。爷儿两个正然辩嘴。因为什么呢？由打他们父子带领二百名长箭手来到七星山辅助段国基，到了月头，段氏弟兄就按着他

们带来的人数，把饷银发下来，就交给赵小乔，赵小乔应当把饷银领下来，就该立刻按名发放才对呢。他不往下发，全都搁在自己手里头，有人用钱须跟他现支。从中可就有摸的着的，有摸不着的。赶到了发饷那一天，他把钱领下来还是这么办。从中真有一文未见的，未免就发生意见。那知这个话传到老寨主赵远峰的耳朵里去了。老寨主把赵小乔叫在近前说道："这一次咱们来到七星山，不过是奉段寨主相请，要设摆英雄会，咱们这就算助人家一膀之力。发下饷银来，你就不应当任意的苛扣。这回事要传到人家段老寨主的耳边，人家要是数说咱们几句，不是显着咱们脸上无光吗！"赵小乔叫了一声："老爹爹，我多怎苛扣了。"赵远峰说道："你说你没苛扣，怎么喽卒没见着饷银呢！"爷儿两个正然抬杠，外面喽罗兵进来报："回禀少寨主得知，外面有个湖广洞庭湖卖臭豆腐的，他说您短他一千两银子，您出去跟他打个对头。"赵远峰一听，手拍桌案，叫了一声："冤家，怨不得你苛扣饷银呢，竟臭豆腐钱你都欠下一千两。人家赶来要，这还是假的吗？"赵小乔一听直气得哇呀吼叫："卖臭豆腐的这个混帐东西，现在那里，我定与他势不两立，与我搭军刃。"工夫不大，喽罗搭过虎尾三节棍，他拉着家伙往外就跑，喽罗兵在头前带路，来到骆驼岭的外面，用手一指，说道："少爷，这就是卖臭豆腐的。卖臭豆腐的，这不是我们少寨主吗。短你多少钱，你当面要吧。"蛮子一看赵小乔出来了，说道："唔呀！你个混帐东西，还不把我的臭豆腐钱给我，你等什么。"赵小乔一看说："哎呀！你这个混帐东西。你说我短你钱，我在那里短的？"孔秀说："唔呀！你在洞庭湖短的，我们这小本经营，你短一千两，不给行吗？"赵小乔一听，说道："你这个混帐东西！我

短你一千两银子，可有帐啊？”蛮子一听说道：“你还别跟我瞪眼。买卖不是我的。我有一位老东家，帐在我们老东家手里头呢。你真要是英雄，你来，随我前去见着我们东家，对对帐。”赵小乔一听，说道：“好吧，你说你有东家，我倒要见见你们东家。”于是蛮子头前走，赵小乔在后跟随，绕出骆驼岭，来到树林切近，蛮子高声喊喝：“唔呀老东家，我把赵小乔这个东西叫出来了。你把帐拿出来看看。他倒是欠咱们多少钱。”这句话未说完，就见树林里面哧的一声，老英雄司徒朗纵将出来，手里头提着包裹。就见司徒朗由打包裹里面取出他那一对五行轮，噔啷啷钢音震耳，双手这么一分。赵小乔一看，那里是帐，他把军刃取出来了，哇呀呀一声吼叫，遂把手中的虎尾三节棍一摇，搂头就打。司徒朗一看，赶紧把身形一闪，让过他的虎尾三节棍，用左手的五行轮一压他的棍梁，蹦起来就是一腿，正踹在赵小乔的胸膛。只听嘣的一声，哨啷一响，三节棍撒手，翻身栽倒。在旁边，蛮子过来，解他身上的绒绳，按在那里就捆，说道：“唔呀混帐东西。我叫你闹。”赵小乔躺在埃尘哇呀呀的吼叫，说道：“好你个卖臭豆腐的，你好厉害。我与你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你因为什么把我捆上？”还未等蛮子答言，老英雄司徒朗把双轮交于左手，一抖颔下的银髯说道：“赵小乔，你拿着我等当作卖臭豆腐的，那算是瞎了眼啦。我本是司徒朗，带着我的两个徒侄孔秀张方，所为的是抵挡你们父子，好上七星八宝转心亭得取金牌。今天我把话跟你说明白了，就是你死，也好让你死个明白。”

这句话未说完，就听树林里面有人念 佛：“南无阿弥陀佛，你等要够奔七星八宝转心亭得取金牌？你来看，金牌现在这里。”司徒朗闻听，留神观看，但只见由打树林里面走出

一个和尚来，只见他生得肩宽背厚膀扎腰圆，身上穿着灰色的僧服大领，脚底下开口僧鞋，高腰白袜，往脸上观看，圆方脸黑苍苍两道环儿绞的眉毛，直插入鬓，二目如灯，光华灼灼，大秤砣鼻子，厚嘴唇，一咀的黄牙，连鬓络腮的胡子碴，前面微然沾点儿解顶，就见他双手一擎黄澄澄的金牌。老头子一看，不认得。书中代言，这个和尚非是别人，他的庙就在井陉大道娘子关核桃园，有个关帝庙，他就是那个庙的主持。他的名字叫作碧霞，外号人称海底金蝉，天然的水性。此人生来性浊，除去练武别无所知，二五更的工夫，一天也不旷，所练不过都是硬功夫。有意要练鹰爪力，不得其门，这才跟人随便一打听，有的就告诉他了，要打算练鹰爪力，首先就得练抓坛子。这个抓坛子的法子，两边相隔两丈有余，一边放上一口袋铁沙子，双手提着两个坛子，一手一个，坛子的大小按着人的膂力大小为准。由双手擎着，由这一头走到那一头，放上几把沙子。然后再走回这一头，再放上几把沙子。一天放多少把沙子，有一定的度数。和尚一听人家这么说，只可是依法照办。沙子也卖了来啦，找了两个大酒坛子，就在他庙的后头院，要练习这套功夫。后头院有两丈多长，靠着山墙有一架大葡萄架，爬在上面亚赛半截小天棚相彷，哪一天到夜晚天交二更多，他就照样这么一练，一边放上一口袋沙子，他这才一天一个坛子里头，准放四把沙子，每天如是。练这个功夫最怕日久天长，他的功夫可就见长了，两边这两口袋沙子，一边去了一半，这两个坛子堪堪就要满了。这一天正然天到三更，自己将要用功夫，把坛子提起来由东往西走着，猛然就听葡萄架底下有人笑，说道："和尚，练鹰爪力重手法，不是这么练法，照着你这么练，五十年也不能成。

鹰爪力的功夫在手上呢。你这个抓坛子固然也是一门好功夫，膂力可是全在膀臂上呢，手的力量占的很少，就是练成了也慢。真要打算练鹰爪力，我倒有个主意，你卖一张熟牛皮，送到了鞍鞯铺，花几个钱叫他给你转着圈的割成五分宽，成一根皮条，你把这根皮条，满把他结成疙疸，然后买二斤大鳔，熬好，把皮条放在鳔里头一蘸，蘸完了放在外面一晾。晒乾了把这条皮绳拿下来，慢慢的解这个疙疸，全都解完了，鹰爪力的功夫自然成就。和尚站在那里听人家所谈之话是津津有味。将然在一怔神的时节，就见由打葡萄架底下一条黑线纵上了矮墙，再一晃，踪影不见，把和尚看的呆呆发怔。猛然自己一想，不问可知这条黑影一定是高人，前来指教我练这手鹰爪力，就凭人家身法这么快，非剑即侠，我要依法把功夫练成了，我得感激人家。和尚想到这里，到了天明来到街市上，果然买了一张牛皮，如法炮制。每日盘膝打坐，慢慢的解这一条牛皮绳。感情凡事都是看着容易，作着难。和尚看着解个牛皮绳的疙疸算个什么，谁知牛皮本质已够坚硬，何况又蘸上鱼鳔其硬如铁，就说一个疙疸，和尚坐在那里，稳稳当当，三个月没解开。和尚着急，有心不解。又一想，不对。练武术本来就是慢慢的磨，自己这才忍住性坐在那里解。书要简短，就是这一个疙疸，整整的解了二年，还是和尚练过抓坛子，要是平常人三四年也解不开。别看头一个疙疸解了二年，再解可就容易了。也许三两个月，也许一个多月。最末尾，不过就是三五天，一两天。因为什么呢？手是越解越硬，越解越有力。就说这一条皮绳所有的疙疸，和尚整整的解了三年，才全都把他解开了。疙疸可解开啦，功夫也练成了。就是有一样儿，手指头全都粗了，哪一个手指头都有小

棒槌那么粗。和尚一看，着急念弥陀佛，自己一想这怎么办呢，手指头这么粗，干什么也不大便利。自己无法，这才想起老师来，他的师傅可就是青云长老宝镜禅师，打算那个意思，见着老师打听打听，再把手治治。和尚把自己的衣钵戒牒，还有几本经卷一个木鱼，带上一口戒刀，几十两银子，用了一根竹杠，把两个软篮由打当中一穿，嘱咐小和尚好好的看守庙宇，不准任意贪耍，倘若是不听师训，回来我必重责。徒弟们答应。和尚这才由打娘子关核桃园动身。走在中途路上，也不过是晓行夜住，饥餐渴饮，非止一日。这一日正然往前行走，来在山西直隶两交界，地名叫作德福镇，虽然是小村店，看了看还不错，打算找个地方吃点儿什么。留神观看，就见大道旁边有个面棚子。底下放着长条的桌子，对面的板凳上面，坐着吃饭的人位还不少，不过都是行路之人，也有小本经营作买卖的。和尚也找了一张桌，把藤条包往旁边一放，叫伙计赶紧给自己做一大碗素汤面。伙计答应一声，工夫不大，素汤面做得了，放在和尚的面前。和尚一面吃着饭，一面观看，就见在自己的斜对过有一张桌，在桌上坐着两个人。看那个意思是主仆的打扮，上面坐的那个人，二十来岁，白净面皮，身上穿着蓝绸子大褂，脚底下穿着一双缎子的官靴，光头没戴帽，下边坐着这一位，穿着一件灰布大褂，外面还罩着一件青布砍肩，脚底下穿着青布皂靴，也有二十多岁。两人已吃完了饭，那一个手下人打扮的人，打开包袱往外取钱。和尚一看包袱里面，满满的一包袱雪花白银。和尚看着点了点头，心说：这两个人大半没出过远门。在外面，茶铺酒馆，人是三六九等，做什么的都有，倘若是有不法之人看见你这一包袱金银，见财起意，拦路打抢，图财害命，你

们两个人焉能够活的了。真是岂有此理，和尚又见在自己旁边这张桌子坐着一个年轻的，细眉阔目，穿着一件灰绸子大褂，脚底下也穿着一双靴子，双手按着桌子，二目直勾勾不住的看人家那一包袱银子。和尚心中暗想，了不的了，这个年青的就不是好人，他既然看着人家银子包袱，大概他不怀好意。和尚想到这里赶紧把这碗素面吃完，由打腰间取出钱来。给完人家钱，和尚收拾自己的东西，再一看那主仆二人背着包袱已出离了饭棚。在自己旁边那个年轻的也站起身形随同前往。和尚一看，说道：好，按说我可不应当管，可是一样儿，我得看个水落石出。和尚想到这里，尾随于后，人家主仆在头前走，后面就是那个年轻的，最末尾可就是那个和尚。由打饭棚动身，顺着大道溜溜达达往前行走，一直奔往正西。这个天堪堪到了日落西山之时，前面有个小村庄，东西的街道，南北的铺户。就见人家走到了路北有一家店房，字号是双合老店。门前站着个伙计往里面让，这主仆两个遂问道："你们这里可有上房没有？"伙计连连说道有，这才叫院里头打杂的把他们主仆带到迎着面的上房。就在这么个工夫，后面那个年青的也到了，遂叫道："店家，你们这个店里头有跨院没有。"伙计说道："有，您跟我来吧。"说着话，把这个年轻的，让在西跨院。外面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和尚也到了，叫了一声："伙计，你这店里可曾有南房？"伙计闻听，一皱眉，心说：客人倒不多，挺乱。这个住南房，那个住北房，急忙说道："有有，您随我来吧。"这才把和尚带到柜房旁边一明两暗三间南房里面。书中代言，和尚因为什么他要住南房呢？只皆因人家主仆打店的时节，和尚看明，后面那个年轻的可跟着进去了。一想那个小冤家夜晚必定下手作案。倒不

如我找南房住下。他们在上房，我在南房里，坐在屋中足能看见他们的动作。和尚把主意想好，这才要南房。伙计把他让进去问道："大师傅您打过尖了没有？"和尚答言说道："倒未曾打过尖，只给我预备几个馒头一壶白开水。"伙计点头答应，工夫不大，俱已预备齐毕。和尚坐在那里吃喝已毕，伙计这才把灯烛掌上。和尚遂吩咐伙计："我回头这就要睡觉了。外面不论有什么你也不必警动我，也不用到我这屋里来，有什么话明天早晨再说。"伙计答应一声，转身出去。和尚在屋中把两个藤条包放在桌子底下，一伸手把隔扇对好，把前槽窗户纸用唾沫浸湿，通了几个小孔。自己全都拾掇俐落，把屋中的灯烛熄灭。勒好了十字绊，背好了戒刀。拉了一张兀凳，对着前檐的窗户盘膝打坐，合睛闭目，息气养神。微然一合眼，影影绰绰就听外面更锣下来了。和尚气往下沉，这一觉睡到天交三鼓。一睁眼，那个思意打算下地活动活动。猛然间隔着小孔往外观看，就见对面的上房窗台扒着一个人，身上穿着三串吞口夜行衣，绑身窄袖，脚底下软帮子软底铁尖的小鞋，看不见他的脸面，青色绢帕罩头，勒着十字绊，背后背着一口柳叶单刀。和尚一看，心中暗想，我看扒窗户这个人非是男子，乃是个女贼。你说这个女贼他是打那里来的呢？真叫我莫名其妙，和尚心中想着，目不转睛往对面观看。就见这个女贼，用手先卷起来帘栊，然后推了推里面的隔扇，大概里面上了闩啦，随着一伸手，由打背后掣出柳叶的单刀，轻轻的顺着隔扇缝递进去，拨开了立闩，轻轻把刀撤出，一推隔扇，就进到屋里。和尚在屋中看的明白，赶紧站起身来开开隔扇，蹑足潜踪一直够奔上房，来到上房的窗台下就见里面灯烛辉煌，人影摇摇，就听里面乐嘻嘻的说道："我可告

诉你，你可别糊涂着。白昼之间在一处吃饭，我看你不错，才一路眼随来到店房。我所为的就是你。我白昼之间不过女扮男妆，夜晚之间我特来找你，咱们两个人追欢取乐，成其百年之好。”就听里面有人答言说道：“我告诉你，既然夤夜之间来到我们屋中，不问可知，你为的金银。我们包袱里面有的是金银，你随便去取，快些去吧。你是个女子，休要胡言乱语。倘若被外面住店的客人知晓，你我脸上无光。”就听女子微然一笑说道：“公子，我告诉你，我这一次来到你的屋中，我并不是为的金银，如果要是为金银，也来不到你这里，闲话少说，快快当当的依从我的美事。”就在这么个工夫，和尚在外面一听，心中恼恨，原来是倒采花的女淫贼，岂不令人愧死。书中代言，和尚不认的这个女贼，皆因他未闯荡江湖，这女贼在江湖道上，还没有不认得他的。他娘家姓王，他叫王丽娥，有个外号，人称送子郎。因为什么他得这个美称呢，就因为他自从十六岁嫁夫，直到二十岁，他把男子妨去十一个。他还是一身好武学，皆因他父亲在日，名叫王通外号人称净街虎，那是有了名的贯贼。他这身武术乃是他爹爹的亲传，后来王通在山西地面，率众打抢山东临清州卸任的知州李文辉，被官拿获，行文上宪，就地正法，王通的家眷漂零逃走无踪。只有送子郎王丽娥，他不想着给他天伦报仇，在外面任意的宣淫，由打末后的丈夫死了之后，他也不想着嫁人，终朝每日在外面女扮男妆，看见谁家男子貌美年轻，查明白地点，夜晚之间必然要前去倒采花，采完了花也许结果人家性命，也许不结果人家性命，然后得取人家的金银远走高飞。他的住家还不远，就在双合店的东口往南，在大道边上，孤孤另另的三间房，外面一个篱笆圈。他要是出门把门

锁上，也没有人给他看。他这是白昼之间，在面棚子里面，看见人家一主一仆长的貌美年轻，又有大包儿的金银，他可就跟下来了，直跟到双合老店。他住店，要跨院，为的是好便宜，到了晚间他把白昼的衣服脱下来，包在包裹里面，换好了夜行衣靠，他这才由打跨院里面出来，蹑足潜踪够奔上房，卷起帘栊，拨开了隔扇到了屋里头。看了看人家主仆正然睡熟，他走在少年的切近，用手一拍少年肩头，叫了一声你醒醒吧。把人家叫起来，跟人家要求那片话。要说少年男子这个地方真不亚如柳下惠，坐怀不乱，深夜之间有女子当面要求美事，竟能出言相拒。屋里头两个人接谈，外面和尚念了一声："南无阿弥陀佛，胆大的无耻之人，你出来，老僧在此。"王丽娥一听，吓了一跳，随着转身，来到明间屋，伸手开开隔扇，一下腰由打明间屋拿起一个兀凳，往外面一扔，和尚一闪身，跟着打垫步拧腰纵到了院中，摆柳叶单刀够奔和尚搂头便剁。和尚一看刀到，把身一闪，用左手一压刀背，右手就在王丽娥的乳头旁边，吧的一下。就听王丽娥哎哟一声，虚晃军刃，打垫步拧腰逃出了店外。和尚念了一声南无阿弥陀佛！全院的客人，都起来了，连伙计也来了。大家彼此都安慰和尚。就在这么个工夫，上房屋这两个客人也出来了，见着和尚跪倒磕头答谢，说道："若非高僧搭救，焉有我们主仆命在。"说着话谦谦让让把和尚让到上房屋中，伙计收拾院子叫所有的客人回屋安歇。和尚来到屋中，主仆二人不过又叙了叙感激不尽的话，和尚不过敷衍几句，和尚他可不认的这个少年的公子。书中代言，他也并非是男子，他们也是女扮男妆。

提起来女扮男妆这个人大大的有名，他姓谭，名叫灵仙，

别号人称无双女，他兄长本是四川剑山蓬莱岛英王富昌富保臣手下大帅，谭天谭桂林，外号人称厉胆侠，姑娘这是跟家中商量明白，带领丫头女扮男妆奔往北京城，找他的姨父可就是白大将军。正行在中途，在面棚子吃饭，丫头打开包袱，露出银子，才惹出这场事来。今天姑娘对和尚可未敢明言，不过说了几句感谢的言语。和尚遂回到南房，一夜未眠。直到次日天亮，各自算还了店饭帐。无双女谭灵仙带着丫环仍然女扮男妆，由打双合店出来顺着大道往前行走。主仆二人彼此接谈，低言悄语，灵仙叫了一声："丫头，看见了没有，昨夜晚这场事多亏和尚，要不然，那一个女贼焉能跟咱们善罢甘休。"丫头说道："可不是吗。这总算是姑娘您做事厚道，故此您才能得这个好报呢。要不然的话，遇见这个女贼，咱想着得活命，那焉得能够"。主仆二人说说讲讲顺着大道往前行走。走够多时，猛然间见前面一个大土坡，两旁边大树林。谭灵仙叫了一声："丫头，你可要留神哪，这个地方幽僻的厉害，咱们多加点儿小心才是。"丫头点点头，说了一声是。娘儿两个慢慢的顺坡往上走，正然走着，猛然间由树林里蹿出一个人来，高声断喝，口念山歌，说道："山我开，树我栽，有人过，留下财。牙崩半个说不字，一刀一个土里埋。"姑娘一看，但只见这个人长的身高约有五尺，嘟噜着脸，一身蓝绸子裤褂，脚底下洒鞋白袜，手中擎着一口金背鬼头刀，往脸上观看，一张大麻脸，一个麻子套着十个麻子，麻子都成了串，两道半截子粗眉，一对黄眼，大蒜头鼻子，厚嘴唇，连鬓络腮胡子碴，小辫挽了一个髻儿。无双女看着害怕。书中代言，来者非是别人，这个小子姓蔡名蔡虎，外号叫麻面滚水鳖。他爹爹在盘石岛头一把交椅的大寨主，外号人称勇金刚蔡方，还

有个二寨主名叫青瘟神韩成。他们在盘石岛离着这个土坡四十里地紧对着河湾，里面有个土岗，取名叫作盘石岛。蔡方韩成他们两个人在岛内暗聚有二百余名喽罗兵，有个五六十只船，专门在水面上作买卖，打劫过往的客商。蔡虎他仰仗他爹爹的势力，在外面无恶不作。他可就与王丽娥两个人，如膝似胶姘靠在一处，要说就凭王丽娥他那个模样还能喜欢蔡虎吗，皆因是借着他的势力。别看蔡虎这个样，疑心还大，最好吃个酷。他觉着三四天未见王丽娥的面，不由得心中暗想，这个女子水性杨花，我这许多日子未见他，倘若是他别有良遇，另结他人，岂不气煞我也，倒不如乘着今天闲暇，我到他的住宅暗中踩探。自己把主意拿定，这才够奔王丽娥的住宅。到了篱笆边，往里面观看。就见这三间房里面灯烛辉煌。蔡虎一看，心说：哈哈果然不出我之所料。想到其间，他来到篱笆根，脚尖一点地，越过了篱笆墙，轻轻的走在窗根下，往里面侧耳窥听。就听里面委委屈屈抽抽搭搭，女子哭的声音，未曾说话，先叹了口气，说道："我王丽娥生来红颜多薄命，直到如今没有安身的地点，终朝每日我一个人孤苦伶仃。你说我倘有不测，何人是我知疼知热之人。"说至此处委委屈屈的悲泣。蔡虎在外面闻听就是一怔，浸湿了窗户纸，用树棕通了一个窟窿，眇目往里面观看，就见王丽蛾自己坐在一张桌案前面，放着一盏灯，面前搁着一面菱花镜，自己对着镜子抽抽搭搭悲悲切切自言自语。蔡虎一看，心说：这不问可知，这一定是受了人家的欺辱了。要不然的话，他也不这个样儿。自己想到这里，这才转到门前用手摸门，还对着呢，未上插管，他这才转身来在里面，一伸手启软帘到了暗间。王丽娥一听有脚步声音，抬头一看是蔡虎，自己心中一动，暗

道我何不如此如此呢。把主意拿完，放声恸哭。蔡虎一看问道："你这是怎么啦。"王丽娥这才说道："都因为你不在家。你要是在家里，我还能叫人欺辱的了吗！"蔡虎一听，把眼一瞪，说道："无论他是那样大胆之人，他要敢欺辱你就如同欺辱我一样，你说出来。我要不给你报仇，咱们两个人枉在一处好了会子啦。"王丽娥闻听，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说道："白昼之间我到外面各处踩道，我打算伸手作号买卖。我就在一个饭铺里面采着一个孤行绵羊客。主仆两个人油水还是真不小，背着一个大包袱，里面金银不少。我一看，这倒是一号好买卖。我就由打这个面棚子暗地跟随，直跟到双合老店。夜晚之间，我打算盗取金银，遇见一个胖大的和尚。他要管，路见不平。我们两个人当场动手，我是个女子，我焉能抵挡的了。被他一掌打在我的胸前，不信你看。"王丽娥说着话，把钮扣解开，露出来粉嫩嫩的肉皮，大红绸子兜肚，就在乳头的旁边有这么五条红印，隆肿多高，蔡虎看着心中难过，说道："美人不必心焦。我想相当的法子给你报仇就是了。既然是他们两个全都住在双合店，明日动身，他们必然得走黄土岗。你我在那里等候，倘若是他们路过黄土岗，将他们结果性命，给你报仇就是了。"两个人把主意拿妥，蔡虎安慰安慰王丽娥，两个人同床共枕，这一觉直睡顶到五鼓天明。天光大亮，两个人梳洗已毕，蔡虎带领着送子郎一同出来把门带好，两个人顺着大道往前行走。要说送子郎这个主意，这叫以毒攻毒。如果说蔡虎要是能把和尚致于死地，就算给他报这一掌之仇。如果和尚的武术高强，把蔡虎结果性命，也算给他除去心腹之患，省得他霸占自己，不得自由。故此他才出了这个主意。两个人商商量量来到黄土岗。蔡虎在树林里

面隐住了身，两个人在里面等候，由打清晨，等的这个工夫可就大啦。王丽娥着急，叫了一声："蔡虎哇！你这个人性情太浊，那里有在这里死等着的。人家走这不走这，咱们也不知道。倘若等错了咱们够多冤哪。"蔡虎说道："不能，如果他由打山西大道奔往直隶，非得路过黄土岗不可，别处无路可通。"送子郎着急，说道："这个话可别这么说。万一人家要是走在咱们头里呢！咱们这不就算白等了吗。"正然着急，就见蔡虎用手一指说道："来啦"。此时由对面来了两个人，一主一仆，后面那个人背着包袱。蔡虎一摆手叫送子郎后站，自己一攥手中的金背鬼头刀，口念山歌，挡住了去路。谭灵仙一看这般的光景只吓得浑身立抖，体似筛糠，战战兢兢说道："大王爷饶命。我们主仆没有什么值钱的物件，就有一个包袱，里面有点银两不多，不过就是几百两。大王爷只要您饶我们主仆两条性命，所有的东西任凭您自收。"蔡虎用手一指，说道："你是满口的胡说，大王爷这一次挡住你们主仆，就所为的昨夜晚在店房之中凶僧打我爱妻一掌之仇，我非要你的命不可。"说着话就见他抢步往前行走，手举鬼头刀恶狠狠照着谭灵仙剁来。说时迟行时快，猛然间，就听有人念佛，说道："胆大贼人，光天化日，朗朗乾坤，竟敢擎刀行凶，老僧来也。"说着话，就见和尚飞也相似跑上了黄土岗。书中代言，和尚由店房动身，自己暗含着思想：夜晚之间，这个倒采花的女淫贼，既然一掌被我打走，他绝不能够善罢甘休。明日必然他女扮男妆，他要报这一掌之仇。老僧我，他倒不敢找寻。他必然不放他们主仆二人。乘着我闲暇无事，何不再送他一站。想到这里，和尚才在后面担着藤条包，慢慢的跟随谭灵仙。到了黄土岗一看，果然有一个人，面貌凶恶，手攥鬼头刀劫路。

和尚念了一声佛，把肩上藤条包担子往旁边一放，双手一摆赶至近前，徒手不拿军刃，赤手空拳。蔡虎一看，来了。他想：莫怪我的美人对我谈说，这个和尚果然是我的对头。”这才把手中的刀一横，叫了一声：“和尚，我跟你等有何仇何恨，你累次三番在从中打搅。我今天做这号买卖你又到了。我看你往那里走。”一摆手中金背鬼头刀搂头就剁，和尚见刀来了，往右一上步，左胳膊往上一穿，往下一落，顺着往蔡虎的右肩头上一搭，跟着往下一捞，连刀把带手完全捞住，往怀中一带，跟着又一上步，用右手照着蔡虎的面门上一戳。就听：噗的一声。可了不的了。和尚这两双手，解牛皮绳解的最粗不过。力量过猛，这一掌把五个手指全都戳至在蔡虎的面门里面，把蔡虎的面门戳了五个窟窿。和尚一叫劲用力往回一带，整个儿的把蔡虎的这个前脸抓将下来，蔡虎撒手扔刀，死尸翻身栽倒。和尚一下腰在蔡虎的身上擦了擦血迹，一摆手叫谭灵仙主仆走将过来。和尚嘱咐：“此地虎狼之乡不可久居，你等赶紧快些赶路去吧。”谭灵仙主仆两个人跪在埃尘磕头，说道：“禅师爷，我们主仆蒙您两次活命之德，今生今世不能答报，赶到来生来世结帅衔环。”和尚一摆手，说：“不必多言，赶路去吧。”谭灵仙主仆二人站起身来，收拾好了物件，顺着大道奔往京师不表。

单说的是，和尚杀人灭迹，不肯叫他白骨现天，又恐怕给本地面官人惹祸。他一伸手攒住蔡虎的腿腕子，把他那一口鬼头刀拾起来，拉着他越过了黄土岗。在旁边有一家坟茔，四周围是小树，里面有座坟，大概是一座新坟，培起来多高。他用鬼头刀就在人家坟头的旁边，挖了一个窟窿，把蔡虎这小子塞在窟窿里面，连这把鬼头刀也插在一处，然后用脚拨

了拨土踩平了，将然收拾俐落。猛然间就听有人高声断喝："好和尚，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你竟敢杀人灭迹，你的胆量不小哇"。说罢哈哈一阵冷笑。和尚一听就是一怔，赶紧转身各处观看，并无什么动作。和尚一想不好，就凭我的武术，可不敢说甚高，今天竟会听见人说话，找不着人。看起来人家可比我高的多了。又一想，本来我就错了么，虽然说杀人灭迹，我也不应当把死尸埋在人家的坟里头。自己有心再把这小子刨出来，又恐怕叫人家看见，必然说和尚偷坟掘墓。想到这里倒不如早早躲开是非之地。倘若在此逗遛，必有人不利于我。和尚想到这里，出离了小树林，把担子放在肩头上面，转身顺着大道往前行走。和尚一面走着，一面思想：看起来住店的主仆，实在是跟我缘在三生，要不然因为什么两次逢难皆与我相遇。又一想，断路劫财的这个人，跟我动手不费吹灰之力被我一掌将他结果性命，想此人也是恶贯满盈，报应当头，这才叫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和尚肩担藤条包，往前行走。正然心中思想，猛然间，就听花花的水声响亮。和尚抬头观看，就见前面一道大河，由北往南，混水暴流。靠着河堤前面，一路全都是倒栽垂杨柳，被风一刮，飒飒的乱晃，凉爽透体。和尚昨夜晚间一夜未眠，未免身体觉着有些儿劳倦，找了一株垂杨柳的大树，在藤条包内取出来棕团，在大树下放好，又撤出竹杠，把两个藤条包一摞放在身后，随着盘膝坐在棕团上面，双手一合，眼观鼻鼻观口养息打坐。西风扑面，不知不觉可就睡着了，虽然说不是沉睡如雷，也是睡得朦朦胧胧。猛然间，就听有几个小孩子吵闹，自己睁眼观看，但只见河沿下有七八个小孩，大的约在十二三，小的也有十一二，浑身上下无有条线，全都是

赤条条，在河下摸鱼。摸着大的，用绳儿穿上鱼腮，仍然放在河内。摸着小的，放在鱼篮里头。这几个孩子来来往往还是真有意思。猛然间，就见几个孩子们由打水里头全都上来，把小鱼的鱼篮也都提出来，那个意思是找拴大鱼的这根绳儿，找了好半天也没找着，小孩子们可就全急啦！大的可就说："小三我叫你留神你不留神，末了你摸的那个大鱼穿在绳子上头怎么这一串大鱼全都不见了！"小三说道："我不知道，小二你赖我行吗"。几个孩子打架，猛然间就见大孩子说道："别闹，据我看来往可没过行人，咱们可把鱼丢了，不问可知一定是树底下坐的那个和尚他拿去了。你说要不是他还有何人。"小孩子们一想对，大家一踊齐上，来在和尚面前，齐声说道："和尚，我们可不容易摸了几尾大鱼，为的是卖几个钱，家里头好过生活，你可不当把我们的鱼给拿走了，只顾你可乐啦，我们吃什么呢？"小孩子们七嘴八舌跟和尚闹。和尚一看这个样儿，遂念了一声佛，说道："学生，我是出家人岂能拿你们取笑。要说我拿了你们鱼我焉得能够。"小孩子们不依。就在这么个工夫，由打北边来了一个人。和尚观看，就见他：身高约在四尺，穿一身蓝绸子裤褂，脚底下穿着一双红缎子小福字履白袜子，往脸上观看，两道细眉一双阔目，鼻直口阔两耳朝怀，梳着一个冲天杵，精神百倍，来到近前用手一指，说道："和尚，这些个小孩儿全都是我的街坊，你可不准欺辱他们。"和尚一听，看了看孩儿，念了一声："弥陀佛，这个话，你可别这么说。我是过路的行僧，觉着身体劳乏，在这里盹睡片刻，未曾戏耍这几个孩子。至于他们丢鱼的事，我是一概不知道。"这句话未说完，就听小孩儿们说道："和尚，这一定是你拿去了。如果你要说没拿去，我们大家可要翻你。"

和尚一听说："那可不行。我在此并未招灾惹祸，你们打算翻我那还成吗！"小孩子们一听，一瞪眼，说道："你不叫翻可不成，要不叫翻，那就是你拿去了。"就在说话的这么个光景，就见梳冲天杵的小孩儿接着说道："和尚，这个地方可算是你不讲理，你说你不叫人家翻，你又说你没拿，这个话可没有道理。"和尚一听遂用手一指梳冲天杵的小孩儿说道："学生，他们几个人跟我说，我还不注意。惟独你说这个话未免显着不合乎情理。既然你也如此说，要打算翻我也成。翻出来怎么样，翻不出来怎么样。谁能担保。要是由打我的软提包里头，把你们所丢的鱼翻出来，我情愿意输纹银十两。倘若在我的包内翻不出来鱼，你应当怎样。"还未等那一群摸鱼的小孩儿说话，就听梳冲天杵的小孩用手一指自己的鼻梁说道："如果在你的软提包里头翻不出来鱼，我替他们输纹银十两。"和尚闻说道："好吧。既然如此，你们就翻。"说话的光景，小孩子们七手八脚，翻查和尚的软提包，梳冲天杵的那个孩子也跟着帮忙，把上面那一个提包打开一看，不过就是和尚用的经卷木鱼等类，还有一包银子沉掂掂可不知道多少，看了半天没有鱼。把头层搬下来，再打开第二层这个提包。和尚一看，就吓了一跳，你说我的提包里面那里来的青草。小孩子们把青草拿出去，里面活泼泼的大鲤鱼，有七八条。梳冲天杵的小孩儿拿手一指说道："和尚，这是谁输了。"和尚观看只气的两眼发直，念了一声弥陀佛，说道："我输了。"别看他口里这么说，心中暗含着思想，真是怪道，像我海底金禅碧霞僧对于武术可不敢说高，大凡有个风吹草动，我都能够知晓。这一次虽然说我身体劳累，在树林下打了一个盹睡，把鱼给我放在提包里头我会不知道。看起来我还算是不行。自

己想到这里，才知道害怕。万般出在无已所奈，取出纹银十两，说了一声："我认输，这纹银十两，你们拿了去吧。"梳冲天杵的小孩儿把银子接过来，交给这一群摸鱼的小孩子。小孩子们分银子，拿着鱼，欢欢喜喜他们大家走去。和尚再看梳冲天杵的小孩儿随着他们众人一同走开。和尚是越想越后怕，这是把鱼给我放在提包里，要打算取我项上的人头，那不更易如反掌吗！和尚站起身形，仍然用竹杠挑起两个提包，观看天已然不早了，堪堪已是午错，自己一想，倒不如找个地方吃点儿什么，再走不迟。自己想罢，顺着河堤往前行走，走不多远，抬头观看，就见西街口路北，就是一家饭馆，两间门面还带着楼，字号是裕顺楼。和尚看罢，就见由裕顺酒楼里面，出来一个伙计，有个二十来岁，乐嘻嘻说道："大师傅，您莫非是井陉大道，娘子关，核桃园关帝庙的主持吗？您的法号可是碧霞师傅吗？"和尚一听连连点头，说道："不错，你怎么知道的。"伙计说道："我们也不知道。方才您师叔，他老人家说的。现在在楼上吃酒呢。"和尚一听师叔来了，可也不知道是那位。你应该问问伙计那不就算对了吗。和尚的心急，他一听，肩担着提包，进门顺着迎面楼梯上楼。来到楼上观看，真正是高朋满座，胜友如云，饭座还是真不少，伙计忙个不了。和尚到了上面挨着桌子观看，寻看自己的师叔是那位，看了好半天连一位熟人都没有。自己这才靠着东北角找了一张桌，随把提包解下来，放在桌子底下，把竹杠立在旁边墙根。自己将身形坐稳，等了好半天，也不见伙计过来张罗自己。和尚一看，心里头不愿意，无论你多忙，楼上来了坐，你也应该照应一声。和尚一看好半天无人照应，他也真会出主意，一伸手由打提包里面，他把木鱼拿出来了，往

桌子上面一放，用手敲着木鱼口中念经。先念了一声南无阿弥陀佛。满堂的饭座都是一怔，全都目不转睛往和尚这里观看。跑堂一看，赶紧跑过来了，说道："大师傅，您这是怎么啦，我们这里又没事，又不念经，您敲着木鱼口口声声念佛，您这是为什么呢？"和尚闻听此言一笑，遂问道："伙计，你们这里是干什么的，不叫念经。"伙计说："我们这是饭馆。"和尚一乐，说道："既然你们这里是饭馆，为什么我坐在这里好半天，没人过来张罗张罗，问问我吃什么不吃。"伙计一听和尚说的有理，将然要接谈之际，就见由后堂，跑过一个伙计来，走到和尚面前说道："碧霞师傅您可千万别怪，皆因我忙着呢，我要是不忙，我早就过来张罗您了。"和尚一看这个伙计说话倒显着受听，说道："伙计，你随便给我预备点饭菜就行。"伙计说道："您不用说了，我早就给您预备妥当了，大碗素汤面。"和尚一听，说："好吧。"工夫不大，素汤面做得，摆在和尚的面前。和尚一闻这碗素汤面比别家做的得味，酱豆腐的味气清香扑鼻。和尚赶紧吃喝，把一碗素汤面吃完了。和尚叫了一声："伙计，你给算算通共该着多少钱。"伙计一笑说："什么该着多少钱哪，一碗素汤面能值几何。有人候您的饭帐了。"和尚问道："谁候的？"伙计用手一指："您怎么忘啦，您的师叔候的。"和尚问道："我师叔怎么个长像？由打我一进来我就找，也没找着。那位是我的师叔？"伙计说道："您的师叔四尺来高，穿着一身蓝绸子衣裳，一双红福字履白袜子，梳着冲天杵的小辫儿。他说他是你的师叔。"和尚闻听不由的心中一想，听伙计所说这个孩子穿章打扮，跟方才那个河沿上那个小孩子差不往来，又问道："既然你这么说，他现在那里？"伙计说："大概他老人家下楼去了。他说给我二

两银子，回头您来给预备一碗素汤面，剩下的钱归我喝酒。您看我落一两多银子，您看着不喜欢吗。”和尚一听腹内辗转，大概这个孩儿许是会点儿武学，但是我们本门之中，没有这么小的师叔哇，我即早别在这里久待，工夫长了没有什么好处。想到这里，自己收拾竹杠穿好了软提包，说道：“伙计，既然他候了，你就收拾我的饭碗吧。”和尚把话说完，肩担藤条包打楼上下来，出了这座裕顺酒楼，仍然顺着河堤往前走。一边走一边心中思想。据我看不好，我累次三番被人戏耍，我再要往前走，在路上还不定遇见什么事，倒不如我不走旱路，我雇一只船奔往直隶，倒显着妥当。和尚站在河沿下雇船，雇了三四次也没有合适的，不是价钱贵，就是船大花费重，单揽他一个空行人不合算。和尚一看，此地不能雇，又往前走了几步。正然走着，就见在前面河边下湾着一只小船，支着蓝布棚，在旁边河沿上站着一个五十多岁的水手，随着用手一指和尚叫道：“碧霞师傅您上船吧。您不是有意从水路奔往直隶吗，这里把船给您雇好了，连船价都不用您给。”和尚一听，一怔，问道：“这只船是谁雇的？”水手说道：“您的师叔给您雇的。”和尚问道：“我的师叔现在那里？”水手用手一指：“这不是您的师叔吗。”随着一回头。和尚问道：“我的师叔在那里？”水手一怔，说：“方才在这里站着一个小孩子，梳着个冲天杵，他说他是大师傅的师叔，并说大师傅叫作碧霞，这个话没错吧。”和尚一听，心说：“这个小冤家，三番五次真正叫怪道，有心不坐这只船，他把船价已然给了。这个孩子他口口声声说是我师叔，我真是莫名其妙，倒不如我就坐这只船东行。和尚遂上船，水手提锚撤跳，摇橹荡桨，船往前行。书要简断，船正然行走，堪堪天色到了日没西山。就听

水手问和尚道："师傅咱们这个船，还是走抄近，还是走绕远呢？"和尚说："当然是走抄近。"水手说："要是走抄近，顺着河堤的弓弦往前走，可有点儿危险。倒没别的危险，就在前面有个四里多地，有一座大山名字叫作盘石岛，里面有占山为王的，恐怕到了那里拦路劫财，要是绕远走，大概得多走三十多里地。"和尚一听，微然一笑说道："船家我是个出家人。我身上并没带许多的金银，就是由打他的山前路过，大概也没有什么妨碍。"水手一听只可答应一声，顺着抄近之路行走。不多时就见前面高耸耸的山头，碧森森的山坡，四外里荆棘葛藤遍满了山根。真叫青山叠翠，怪石横生。和尚看罢，用手一指说道："此山莫非就是盘石岛吗？"水手点头说："不错，咱可多加点儿小心，倘若事出意外我们可担不了。"和尚微然一笑，就在这般光景，猛然间就听后面扶舵的叫了一声："张伙计，你快快看看，可了不的了，咱们这个船可漏了。"张伙计闻听此言，连和尚一并观看。就见小船的船底往里漏水，还不止一处。和尚一看心中明白，准知道这是盘石岛，水鬼喽兵用锤錾钻破了船底了，打劫过往的行船。说时迟那时快，和尚赶紧把扎的绒绳解下来，往肩头上一搭勒好十字绊，在胸前系成麻花蝴蝶扣，一伸手拿过戒刀往背后一背。将然拾掇俐落，船里头的水可就漏了不少了，堪堪就要沉没。和尚回手撤刀，刀交左手，轻轻的顺着船头跃入水中。和尚外号叫海底金蝉。有天然的水性。坠入水中，往下一坐水，一丈有零。和尚在水内睁睛视物仔细观看，在水内一看，不过是红洞洞细砂迷漳。往上一提气，身躯稍微往上一漂，这才看明白水鬼喽兵，一共十个人一排。这种水鬼喽兵的能耐，在水里不过就是能够换气，要说睁睛视物他们可不行，左手擎

錾，右手擎锤，在小船的船底，一下挨着一下的凿。在十个一排中有个头儿，他在水里头倒可以睁眼，不过看个三尺二尺的。他手里头没有锤錾，他拿着一个小鱼鼓，鱼鼓一响后面的人就跟着他。只要他看的见船底，水鬼就能拿手摸，摸着了并不费力，三凿两凿，无论你是多坚固的船底，一时就能够给你钻透。这水鬼喽兵单独的有这么一手功夫，这是素日排练好了的。和尚心中暗想："诛恶人，即是善人。何况我专讲究替天行道，剪恶安良。我先把这些水贼结果性命，然后我再到盘石岛与他们为首的算帐。和尚把主意拿定，双手捧着戒刀，慢慢的凑在拿鱼鼓的这个头目的近前，戒刀对准了软肋用力往里一刺，这个头儿就觉乎一疼，一张嘴跟着就喝了好几口水，撒手扔鱼鼓，死尸往上一漂。和尚跟着一刀一个。逃的不过十之三四。和尚一看这两排喽兵有往上漂的，也有奔命逃走的，和尚一想，不过是杀他们几个惩戒惩戒他们也就是了。和尚这才往上一提气，踩着水留神观看，但只见挨着盘石岛的山根两旁边，列摆着十几只小船，正当中一只大船，在大船的上面站着两个人。上垂首站着这个，身高有六尺，肩宽背厚，膀扎腰圆，穿着一身蓝绸子衣裳，脚底下大掖根鞋打着裹腿，往脸上观看，面貌凶恶，环绞的眉毛斜插入鬓，深目高鼻两颧高耸吊角口，连鬓络腮的花白髯。在他肩下站着一个矮身量的，身上穿青绸子裤褂，脚底下搬尖洒鞋白袜子打着裹腿，尖头顶两道半截眉，一只小黄眼，小蒜头鼻子，小薄片嘴，两撇断梁胡，一双小锥子耳朵，手中擎着一枝青铜鹅眉刺。和尚看罢，不认的这个人。

书中代言，上垂首的是盘石岛的大寨主，他叫铜金刚蔡方，下垂首站着的是二寨主青瘟神韩成。蔡方因自己的孩儿

蔡虎一去数日未归，心中不放心。外面报："启禀大寨主得知，有你老人家的儿妇王丽娥求见。"蔡方一听，就是一怔："我多怎又有这么一个儿妇？"又一想："呕，这就是我时常听人说，蔡虎这小子姘靠的情人叫作送子郎。今天他既然前来，必然有事。这么办，先叫他进来问个明白，有什么话回头再说。吩咐一声："来，暂且叫他进来，我亲自问话。"喽罗兵答言一声转身出去。要说这个王丽娥，他也叫伶俐，在黄土岗，他亲眼目睹蔡虎被和尚一掌打死，他可就乘势脱逃，越过了黄土岗，身形站稳。一想，不好，全皆知蔡虎跟我在一处姘靠，如今他死啦，倘若这个风声传到他爹爹蔡方的耳内，我负着重大的嫌疑。倒不如奔往盘石岛前去报信，叫蔡方替子报仇，把里面的情由跟大寨主说明，倘若是能够把凶僧结果性命，也解了我心头之恨，再者说我禀明了蔡方，我再走，无论到那里，我是随随便便。他把主意拿妥，他就奔盘石岛，来至在盘石岛山口外面。小船正然走着，里面的锣响。工夫不大，由打里面出来十只小船，当中一只大船，船头上巡山的小头领水耗子刘成，高念着山歌，过往的行船留下金银，如若不然是休想活命。送子郎一看，深深的道了一个万福，娇细细的声音叫了一声："我说这位头儿，您多辛苦，这是盘石岛吗？"刘成说，不错正是盘石岛。"劳驾给我回一声。见着大寨主，就提我是他老人家的儿妇，蔡虎之妻，我叫王丽娥，禀见他老人家。"水耗子刘成一看王丽娥长的千娇百媚，我们少寨主蔡虎这小子，他竟会有这样的艳福，说道："大嫂子，既然你来在盘石岛有紧要之事要见我们大寨主，我可得问问。要不然糊里糊涂，大寨主岂不怪罪于我。"王丽娥一听，就把要作案，黄土岗劫人，蔡虎赶到帮忙，来了一个和尚，一掌把蔡

虎结果了性命。我有意报仇，怎奈和尚十分凶恶，故此我才逃命到此，前来报信。水耗子刘成一听，乐嘻嘻，理着两撇断梁胡，叫了一声："嫂子，要照着你这么一说，你现时还居着孀呢。你把话跟大寨主回明白了，你要是没有落脚的地方，咱们姐儿两个凑和凑和吧。虽然说兄弟我在盘石岛当个水巡头目，月薪颇丰，进的这两个钱足够咱们两个人吃的，找个幽僻的所在这么一忍，以度晚年，倒是福气。"王丽娥一听水耗子他这一片话，心中暗自思索：你也不看看你这个德行，我闭着眼睛也摸不到你的头上。又一想，还不能得罪，要是得罪了他，他不给我好好的往里回话，倒多有不便。遂甜言密语的说道："我说刘头儿哇，这个话是这么说，由打蔡虎死后，我还有许多的事未办，但等我把话跟大寨主回明，把所有之事安置安置，我再找你商量你我之事，那还不迟。"这一句话不要紧，把个水耗子刘成喜的嘻笑颜开，连南北他都忘了。这才说了一声："既然如此，你在这里候着吧。我进去给你回话。"刘成到里面一回，寨主叫进来，水耗子又来外面，把王丽娥带进去，到了聚议厅，刘成用手一指，说："看见了没有，上边坐的这位就是本山的大寨主蔡爷。"王丽娥一听，赶紧跪倒身形，口称："公爹老人家在上，儿媳王丽娥给老人家磕头。"蔡方一听，用手点指，叫了声："王丽娥，你怎么会是我的儿妇呢？"这一句话不要紧，把王丽娥问了个大红脸，张口结舌，一时之间未答出话来。过了一会儿，这才羞羞惭惭的说道："虽然我们两个人是苟合的夫妻，常言说的好，一日夫妻百日恩，只皆因蔡虎跟我感情不错。"王丽娥遂把蔡虎亡命的情由，细说了一遍。蔡方一听，他的儿子，蔡虎已死。自己把花白髯一抖，说道："哎呀！本应当我把你结果性命，念其你来到

本山报信有功，暂且饶恕于你。来，把王丽娥给我赶下去。”有人把送子郎送出来。水耗子刘成仍然把他送出盘石岛，两个人还说了许多甜言密语，两个人这才分手，送子郎由此遂奔往万龙藏峰岛去了，暂且不表。

单说的是蔡方由打得着这个凶信，把本山能干的踩盘子伙计全都叫上来，嘱咐他们在外面留神查访。踩盘子小伙计还是真正有能耐，不到半天的工夫，他真就引诱好几个和尚来，全都是身长面大。仔细一盘问，无奈一节，人家全是街市上化缘的，对于打死蔡虎这段事，人家一概不知，把和尚又全都放了。你说天假其便，正赶上海底金蝉他这只小船来。刘成眼力好，他一看这个意思，跟王丽娥所说打死我们少寨主的和尚相似。这才叫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他竟会来到盘石岛，我明白了，这一定是和尚知道蔡虎是盘石岛的少寨主，这一次前来有意扫荡我们的山寨。他这才够奔里面报告大寨主。蔡方一听，赶紧预备小船，带领着本山的喽罗兵。预先吩咐水鬼喽罗兵出发两队，十个人一排，各带锤錾前去先把和尚的船击漏了，有什么话回头再说。全都吩咐已毕，蔡方这才带着十只船来到岛口当中，大船已然预备停妥，蔡方韩成两个人在船头上观看，就见水一发红，冒一阵泡，水一发红，冒一阵泡。韩成一看，赶紧叫了一声：“大哥，您看见了没有，咱们派人前去钻人家的船底，人家水内必然是有高人，咱们的水鬼喽罗兵还许被了伤啦！您看水面发红那不是血染的吗！”蔡方一怔。就在这么个工夫，由水里钻出一个和尚来，手中轧刀，踩着水，够奔大船。来到大船切近，用手掳住拦杆，翻身登舟。韩成方要问话，和尚已然上了船啦。就在这般光景，蔡方一回头，叫手下喽卒搭过虎尾三节棍，摆棍照

着和尚搂头便打。和尚赶紧一闪身，捧手中戒刀，接架相还。两个人在船头上面动手，不过是五六个照面，韩成是旁观者清，他一看大概难以对敌，遂用手一掐下嘴唇，打了一声呼哨，说道："合字儿风紧。"一跃身，跳下了大船，奔往小船，一摆手，所有这几只小船，一直奔往盘石岛山口里面的棚栏门，往里败走。和尚在后面紧追，和尚势若猛虎。他也架着一只小船往里追，追到了山根，跃身形，纵到了山坡，摆手中戒刀，就如同凶神附了体的一般，在后面紧紧的追赶。蔡方韩成哥儿两个回头观看，和尚轧着明晃晃的戒刀，喽罗兵全都是叫苦哀哉，高声喊喝："和尚厉害呀，咱们快逃吧。"韩成跟蔡方两个人低言计议："大哥，要打算捉拿和尚，非得如此如此。您带着喽罗兵顺着寨口棚栏门一直往里败，我对待和尚自有道理。"蔡方点头带着喽罗兵往里走。韩成站住身形，眼看着和尚。等和尚来到了切近，他一伸手掣出他的青铜鹅眉刺，高声喊道："和尚，你别认为我们真怕你，慢说是你就是铜铸的金刚，铁打的罗汉，你打听打听我们怕过谁。不过是在外面船上跟你动手不便，今天你要是一条英雄，我在此跟你赌罚三百合，那一个胆小不敢进前者就算匹夫。"把话说完，摆手中的青铜鹅眉刺，往前一抢步，够奔和尚的胸前便扎。和尚一看不敢待慢，摆手中的戒刀，用刀背一压鹅眉刺裹手就是一刀。韩成一矮身，躲过戒刀，跟着摆鹅眉刺，两个人杀在一处。韩成无意恋战，几个照面的工夫，虚晃军刃抹头往里就跑。和尚那里肯舍，拢刀就追，两个人且战且走，顺着山坡走不多远，就在路东有个角门乃是东跨院，和尚跟韩成追了个首尾。就见韩成一跃身，进了角门。和尚拢着刀一看，但只见这个小子到了里面，站在东墙根不走，恶狠狠

手捧鹅眉刺，和尚那里肯容，念了一声："南无阿弥陀佛，今天和尚老爷我出头露面，扫荡你们的山寨。"把话说完一揿刀，打垫步，拧腰往里一窜，脚尖将然着地，就觉下面一软。和尚就知不好，不问可知这一定是一块翻板，皆因我一时粗心大意。想到这里，就听噗咚一声，已坠入了坑中。所喜的翻板里面并没有什么埋伏，不过就是铺的挺厚的石灰。和尚往下一坠，就知道不好，先撒手扔刀。韩成就在翻板旁边一阵冷笑，说道："和尚，我以为你项生三头，肩长六臂，有多么厉害呢，今天二寨主不过略施小术，你就坠入我的网中。"吩咐一声，喽罗兵预备钩杆子绳索。工夫不大，预备齐毕，把翻板支起来，钩杆子搭下去，来回就这么一摸。和尚一看钩杆子下来了，上面又露着灯光，明知道有人，有心说不叫他钩杆子搭住，又一想不让他搭他把我闷在坑里头多怎算完呢，倒不如叫他们把我搭上去，杀剐存留任凭于他。和尚把心一横，双手掳住钩住杆子，上面人用力往上一提，把和尚提上坑来。旁边有人按住就捆，又用钩杆子把和尚这个戒刀搭上来。然后把翻板仍然收拾俐落，这才把和尚连他那口戒刀搭至聚议厅外面。这个时候天可就不早了，聚议厅里面灯烛辉煌，大寨主蔡方二寨主韩成，老哥儿两个坐在大厅之上。蔡方吩咐一声，把凶僧给我带到里面，我亲自问话。喽卒把和尚足下绑绳解开，倒剪着双臂推至里面。蔡方手拍桌案厉声说道："凶僧，你吃了熊心喝了豹胆，跟我盘石岛为仇作对，你将我的孩儿蔡虎一掌结果性命。天网恢恢，今天你在此被获遭擒，我将你结果性命，给我的孩儿报仇雪恨。来，将和尚推在外面枭首号令。"喽罗兵忙把和尚往外一架，韩成一看连连摆手，说道："大哥且慢，兄长暂且止住虎狼之威，小弟

我有一言奉告。和尚将我的侄儿一掌结果性命，本应当将他杀死，给侄儿报仇雪恨。倘若是这个主儿，”就着话伸出四个手指头，“他要是知道了怎么办？”蔡方一听，说道：“老二依你应当如何？”韩成说道：“要依小弟的拙见，倒不如把和尚先押在土牢，等候三天，倘若这个主儿，”又把四个手指头一伸，“他要不知道，人不知鬼不觉再把和尚结果性命，给侄儿蔡虎报仇。”蔡方闻听此言有理，遂吩咐喽罗兵暂且把和尚押在后面土牢。喽罗兵过来推推拥拥把和尚推出聚议厅来，到后面土牢，可是个倒下台阶，两扇铁门，喽卒用钥匙把铁门开开，把和尚往里面一推。和尚看里面，在墙壁上挂着一盏油灯半明不暗。对着面的柱子，柱子上有铁环子三个。要是搂着大个儿的，往柱子上面一绑，把头发往铁环子上头一缠。身量矮的，下面有个铁环。要像和尚这么高，当中也有个铁环。推推拥拥把和尚推到柱子这里。这个柱子别名叫将军柱。把和尚一捆，上面用绳子缠上他的腰，下面用绳子缠上双足，和尚没有头发，也不用往环子上缠。全都收拾俐落，喽罗兵由打里面出来，把门倒带，用锁锁好。和尚看了看，四外并无一人，未免叹了一口气，说道：“凭我碧霞僧跟随我的恩师练艺多年，我可不敢说武术高，大概我也没在别人手下落过下风。今天我一时大意坠入翻板，到如今死不死活不活，真是闷煞人也。这叫人得喜事精神爽，闷来愁肠困睡多。和尚心中一腻，头往旁边一歪，可就算着了，恍恍忽忽，也不知道睡了多半天。猛然间就觉乎着有人吹他的脖颈，凉气嗖嗖，一睁眼和尚就是一怔，说道：“这是什么人与我玩笑，在我的脖子后吹风”。连着问了好几声，不见有人答应。和尚正在疑惑之间，看见面前站着一个人，身上穿蓝绸子裤褂梳着冲天杵.

脚底下白袜子红缎子福字履，正是在河沿上说他偷鱼，罚他纹银十两的那个小孩子。和尚看了看明白，知道是这个小子冒充他的师叔。和尚看着他念了一声："弥陀佛，小冤家我跟你素不相识，因为什么冒充我的师叔，时时刻刻，耍笑老僧"。小孩儿闻听，一笑，说道："和尚，你只要叫我三声师叔，我解绳扣，把你放了，我把你带到前面聚议厅，见着盘石岛的二位寨主，你想要怎么个面儿，我皆能办的到。你要是不叫师叔，今天就怕你这条命活不长。"和尚念了一声弥陀佛说："你就是把老僧粉身碎骨，叫我管你叫师叔那焉得能够。我就是有死而已，休要多谈。再要在我的面前胡言乱语，我可要口出不逊了"。小孩闻听，微然一阵冷笑，说道："和尚，我告诉你可是好话，你要是不叫，回头我拿出一件东西来，你再要是叫，可许我不答应"。把话说完，小孩一转身由打旁边拿过一个包袱来，打开，取出一对军刃，左右一分，叫道："和尚，你可认识某家"。和尚留神一看，见小孩子擎了一对军刃，叫道："师叔，师叔"。连叫了两三声。小孩子一乐："叫你叫，你不叫。不叫你叫，你又叫。这是怎么说的。"

第六十二回

王环巧至转心亭　群雄按步破机关

书中代言，和尚可不识认这个孩儿，要提起来大大的有名，他的老爹爹姓花单字名旺，号叫逢春，别号人称神枪花四爸，清真教人，家传的十八趟形枪，那真得说是大罗神仙难以逃脱。他有这一身好功夫，他在北京城西河沿，东光裕镖局子，跟金弓小二郎李国栋哥儿两个有交情。就在东光当保镖，要说李爷还是拿着花四爷真当朋友，这一天，有五万镖银由北京城押往山西寿阳县，四爷把镖银查点明白，带着伙计，头里有报头的，由北京起镖，喊着镖趟子，一路上耀武扬威，非止一日，这日将然到了太原府寿阳县，交界的界边，天就在掌灯时候，依着伙计们就找店住下了，四爷说："不要紧，再往前走走，差不多二更多天，可就到了客人家里了，咱们把镖交代完了，那够多么舒服哇"。伙计一想，也对，只可依着镖主的主意，往前走着，看见前面一带矮铺铺的小树林。猛然间就听树林里面呼哨响，由里面蹿出来四十多人，各人手擎着刀枪，高声断喝："来人把银留下，放你等过去。如若不然，今天想走是万万的不能"。报头的一听这句话，赶紧把马往回一圈，车辕搭着车辕，伙计们上车，枪去了枪帽子，刀去了刀鞘子，保护镖车，四爷得着信，反身下马拉着条枪，来到前面，把枪一横，说道："对面合字的各位，高高手，放过去吧。我们是北京西河沿东光裕的。差不多提起来，咱们都有交情"。有谁知，对面这四十多人全都是吃生米的外

行绿林，花四爷说的这些话他们全不懂，不住的口口声还是要劫镖银。四爷一看没法，遇见混梁子啦，只可凭手中这条枪吧，随着把枪一横说道："你等众人既然不识抬举，那可就别怨花四爷无礼"随着把枪一抖，将然要往前进身，这个时候天可不早了，已然是掌灯后，猛然间，就听有人高声断喝："尔等大胆，光天化日竟敢打抢镖银，老僧姜达来也"。就这一声不要紧，把这四十多名贼人俱都吓得逃走无踪，四爷看了看，来了一位年迈苍苍的僧人，颔下银髯，自报名姓，四爷才知道是一位剑客。赶紧走上前去说道："剑客爷若非你老人家至此，焉能解围，倘若我这五万镖银有失，还别说是我，就是我们东光裕镖局子，金弓小二郎李国栋他也担不了。我这里谢谢了。"老剑客摆手说道："咳，我未领教你贵姓啊。"四爷答言："我姓花，名旺，字逢春，有个小小外号叫神枪花四爸。我是清真教人"。老剑客一听乐了："阁下原来就是那一位神枪花四爸，听说阁下家传的十八形枪，武术高强，今日得遇尊颜，也算是三生有幸，倒不如暂时把镖押到我的庄院，咱们盘桓几天吧"。四爷赶紧一摆手说："剑客爷，我的镖已然到了地头了，倒不如我交代完了，回头再看望您去。这一次多蒙您费心把贼人喝退了，我心中实在是感激。"老人家说道："这乃是姜达分内之事。倘若是在我的姜家屯出了路劫案件，我身为剑客，与我脸上无光。所有我挨着靠着的，我每天吃完了晚饭，必要出来绕个湾儿。今天算巧了，把你们几位遇着。咱们不用客气，既然你等押镖前去交代，我也不必再让了。你们把镖交代清了，回头再到我家里盘桓几天"。把话说完，神枪花四爷跟剑客告辞，把镖银交代已毕，还捎了几样礼物，亲自到姜家屯来谢老人家。然后又住了两天，花

四爷才回镖局子。由打这里，花四爷不断跟老剑客来往，每逢三节两寿，四爷必亲自前来。自此以后，是越交越深。这一天又赶上四爷有山西的镖银押着路过姜家屯，花四爷到里面拜望姜爷。姜达一看心中欢喜，遂问道："四爸，你这一趟是上那里去"。四爷说道："我这是由打您这里路过，奔往陕西。还得要给您添点麻烦"。用手一指在旁边站着一个孩儿，有个七八岁，长的倒挺好。说道："这是我跟前的小儿名叫花纯，号叫子羽。我不叫他跟着，我出来他非要跟着我不可。走在半路途中，他又想着回去，您说麻烦不麻烦，我给人家做着这份事，那有工夫缠他呢。我这个意思，打算把他留在您这里，但等我把镖银交代完了，回头我再带他走，但不知老人家您肯留他吗"。老剑客一听，带笑说道："那倒不算什么，把孩儿叫过来问问他，愿意在这里吗？"花四爷把孩儿叫过来，老剑客爷问道："你叫花纯哪？"小孩儿答言，说道："是，我叫花纯。"剑客爷问："你父亲到外面保镖去，把你留在这里。你愿意在我这里吗？"花纯点头说道："我愿意跟着爷爷您在这里。"老剑客爷心中欢喜。花四爷跟老人家告辞，仍然带着伙计们押着镖车走，就把个花纯留在姜家屯。赶到花四爷走后，老剑客这才后悔，心说："咳！这个孩子留到我这里，吃喝我倒不在乎，他隔教，这够多么不方便。"没法，人家父亲又走了。只得叫手下人找了一个回教的厨师付，又找了一个四十多岁的老者，为的是早早晚晚伺候孩儿吃喝。要说这个花纯，除去吃喝，他就在老人家面前伺候剑客爷，所有老人家一举一动，小孩子就能知道，扶侍老人家换换衣裳，预备预备鞋袜，都是这个孩儿亲自经手。由打他来了有一个多月，也没见他父亲来。老人家一看这个孩儿整天价也没事，他父

亲也不接他回家，因为小孩叫人喜欢，老人家没事的时候教他几手小功夫，叫他时刻温习温习，省的没事净闲着。他也愿意，一学就会，剑客心里头一高兴又教给他打拳，不过就是各种的小拳，挨着招的叫他一套一套的往下练。后来学功夫的倒没上心，教功夫的倒上了紧啦，无论昼夜就这么着练，老人家索性教给他长拳短打刀枪棍棒。后来传给他蹿高纵矮，陆地飞腾，缩小绵软巧，江湖各种黑话。你说日子就怕长，光阴似箭，日月消磨。由打孩儿来的那一天到如今是整整的十年。这个孩子可就长到十八岁了，武术练的还非常好。老人家把一对得意的军刃传给他了，就是一对鹿角棒。这一套书一共才三对半鹿角棒。老剑客爷他老人家有一对大的，一枝小的，这个鹿角棒长的都够三尺六，按的是三十六天罡。这枝小的是长有一尺有零，老人家拿他当作暗器用，利锐锋霜快。这是一对半。第二一付可就是九月九重阳会，水晶长老亚然和尚，他那一对也是剑客爷所赐。第三一对可就是孩儿拿的这一对，一共三对。最难寻的是都够三尺六寸长，浑身上下连个节都没有。老人家所藏这对爱如珍宝。因为老人家爱花纯心灵耐劳，才赠给他。老人家一看孩儿把功夫练成了，这才问道："花纯哪！我不问你别的，我问问你这十年的光景你想家不想"。孩儿闻听，一笑，说道："由打我来的那一天，在家中跟我父亲计议明白，我父亲问我愿意露脸愿意现眼。我说，当然是愿意露脸，他老人家说，你要说愿意露脸，现在有个巧机会，我和山西寿阳县姜家屯老剑客不错，我有心把你送到那里跟剑客爷练艺。我要明着说，剑客爷准不收。我把你寄存在老人家的家里，那就凭你小子的福分啦。你真要是有此福分，老剑客爷看着你喜欢，教给你个三招两势，将

来在外面闯荡江湖准能够露脸，老爷子要是肯教，没有老爷子的话可不准你家来，咱们也不必来往通信，使你练功夫心神不专。要不我由打来的那一天，总没跟您提呢。”剑客爷听罢一笑，说：“好，果不出我所料，我早就疑心是那么回事”。遂说道：“花纯，你这十年光景，你倒是想家不想呢”。孩儿闻听，说道：“我离开父母十年，俗语说的好，父子连心，焉有不想之理”。姜爷说道：“花纯我叫你跟我练艺，难道说我还能阻挡在你的爹娘跟前尽孝吗。我打发你回家省亲就是了。”老人家恐怕他遇见本门户的人有个言语激烈，当场动手，有些不便，我何不如此。遂预备书信，所有他的徒弟徒侄徒孙，全都给他们去信，约会一个日子，叫他们全都聚会到姜宅，到是日，老人家先预备下十桌教席。他们众人来了，别的话不用说，摆放杯著筷碟，进门先让他们吃。所有本门户的人，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老爷子亲自给他们把盏，众人一看，说道：“老爷子，我们可担不起。”老爷子一看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老人家一摆手，吩咐酒菜慢来，众人全都是一怔，只见老爷子用手一指，问道：“你们知道今天这是什么事吗？”众人齐说不知，姜爷说道：“这次筵席乃是我收了个闭门的小徒弟，叫他过来，我给你们见见”。众人就见老爷子叫过一个孩儿来，生得眉清目秀，前发齐眉后发盖颈，年纪不足二十岁，梳着一个冲天杵，众人说道：“老人家，这可不行。我们都收徒弟了，都有徒孙了。您给孩子们又收了一个小师叔，隔辈人的小师爷，这那里能行呢！”老人家一听，一笑，说道：“这可不愿人家，人家十桌教席请客，你们吃了人家了没有”。大家心说：好，我们吃了人家口短，只得按辈数见见吧。皆因是有老人家的话，别看孩儿年青，辈数还是真不小，

所有一门户之中的人都到啦，就是海底金蝉碧霞僧没到。他师付可来啦。他的老师可就是青云长老宝镜禅师，今天在桌面上全都引见完了，众人告辞。老人家打发孩儿叫他回家省亲，在未走之先叫道："花纯，你人年青，武术可不弱于他人。你在外面闯荡江湖，你可多加小心，咱们门户之中有几样规矩，要你牢牢紧记，倘有疏忽错误，我必当致你于死地"。孩儿闻听赶紧双膝点地，说道："弟子不明，望求恩师指教"。姜爷说道："也没别的，不过是叫你守正戒淫，你年青，若在外面见美色起淫心，采花作案，我要知晓，定取你项上的头颅。再者，你要行侠作义，剪恶安良，替天行道，不可偷盗窃取。"孩儿一听赶紧说道谨遵师命，姜爷说道："你我师生从此一别，无物可赠，我送给你一个美称，叫银面仙童"。孩儿谢过老师赠号之德，然后站起身形来。自己应用物件收拾停妥，连一对鹿角棒全都带好，辞别老师。姜爷又给他纹银路费，孩儿接过带在腰间。由打山西寿阳县起身，够奔太原府花家寨，来到家里，一看老人家花逢春正在家中。花纯上前给父亲行了大礼，就把老爷子赠送银两打发他回家省亲，摆酒席请门户之中的人，并赠给一对鹿角棒，前后的话对神枪花四爷一说。花四爷闻听点了点头说道："这还罢了"。花纯问："老爹爹，您不在东光裕镖局里面保镖，为什么在家里呢？"花四爷闻听此言，长叹了一口气，说道："孩儿呀！因我在东光裕镖局子保镖，你李大叔他把我荐到安定门北城根爱新觉罗贝勒府看家护院。在三年前贝勒府闹贼，被一个打更的更头，姓童的，他家住京南霸州童家屯姓童名林号叫海川，他单人独自把贼人赶跑。我一时觉得脸上不好看，我给他来了个不辞而别，回至在家中到而今是整整的三年。你跟随老人家练艺十载，你

都是练的何种武学？”孩儿一笑，说道：“我师付曾说，他老人家教给我这一对鹿角棒，翻天三十六手，虽不敢说打遍了天下无敌手，若平常之人休想逃出孩儿手去。”老头子一听，不愿意。用手一指说道：“花纯，为父我，人称神枪花四爸，我都不敢这么说。就凭你小小的个孩子，就敢出此大话，虽是剑客的徒弟，可是通共你才练了十年，能有多大的功夫，这么办，你把家伙亮出来我先试试你。你一递手，便知真假。”这是花四爸恐怕他未有真实学业，故意的大言欺人，说着话，老头子启帘栊来在院中，也不用拿军刃，叫了一声：“花纯哪，咱爷儿两个先摸摸手吧。”花纯一看，笑道：“爹爹，还是不摸好。要是摸的话，您可赢不了。”老头子怒道：“你就进招吧，我输给你也不算甚么。”花纯不肯，四爷一伸手，左手一晃面门，右手掌够奔花纯胸膛打来。花纯一看掌到，并不慌忙。掌离切近，往旁边一闪身，用左手掳住四爷的手腕子，右手掌够奔老头子胸膛打来，掌到胸前，用手一按。然后一笑，叫了一声：“老爹爹，您看看输了没有，这还说是过拳，要说是动军刃，我更有拿手了。”老头子一看并不着急，随着哈哈大笑，说了一声：“小子，成了。这十年的功夫，总算你没白下。”说着话，爷儿两个来到了屋中。花纯见过了老娘，把东西满都安置好了，然后爷儿两个闲谈。有事即长，无事即短。爷儿两个在外面遍访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只要有不法之人，被他们爷儿两个遇见，必被铲除。后来有人谈到盘石岛了，请他父子前往扫荡山寨。爷儿两个一想也对。就在花家寨旁边出了这么一座盘石岛，我们爷儿两个要知道不管，叫别人看着我们，也显着不好看。爷儿两个这才由家中动身。孩儿带好了一对鹿角棒，雇了一只小船，奔往盘石岛，来至在山口

切近，里面锣响，由山口出来十数只小船挡住了去路。花四爷当着面跟他们交谈，叫他们到里面通报，就提花家寨神枪花四爸携子前来拜山。喽罗兵答应一声："您在这里候着。"说着话，这一名喽罗兵头目架一只小船，够奔里面报信。工夫不大，听着里面锣响，霎时之间，里面出来一只大船，船上面站着铜金钢蔡方，青瘟神韩成。见着四爷双手抱拳说道："今天是那一阵香风把你们父子刮来，恕过我等未曾远迎，望求老英雄面前恕罪。"四爷赶紧连连还礼，说道："我们父子早就有意前来拜山，总未得暇，今天这是赶巧了，我们父子特来拜访。"说着话，船只往里走，来到山根，弃舟登岸，一直奔里面聚议厅，让在里面，分宾主落坐，吩咐喽罗兵献上茶来，皆因他父子是回教，把茶献毕，并不敢款待酒席。遂问道："但不知老英雄来到敞山有何公干，望求老英雄当面言明"。未等花四爷答言，银面仙童花纯说道："二位，我父子这一次来到贵山拜访，也没有别事。只因我们父子，在花家寨住居多年，在我们周围附近，方圆四十里，并没有占山落草之人。所有绿林道，都闪个面儿。要说平常无能之辈，也不是我们父子说一句大话，他也不敢在太原府附近做案。今天见你们二位，也没有别的话可说，不过当着面儿，求在盘石岛无论是水路旱路，我们花家寨方圆四十里以内，求你们高高手放过去，可不知二位能应允否。"青瘟神韩成起身一阵冷笑说道："我们哥儿两个占据盘石岛，也不敢说威镇一方，差不离的都有个耳闻。今天既然花少爷说的话蔑视我们弟兄，那么我就请教请教吧。"花纯闻听一笑，说道好吧。遂也站起身来。两个人就在聚议厅当中一站。就见韩成左手在少爷面门上一晃，右手一掌，照定花纯劈面打来，小孩子往旁边一

闪身，用左手一叼韩成手腕，右手一掌够胸膛打来。只听嘣的一声，韩成翻身栽倒。蔡方一看韩成栽倒，哇呀一声吼叫："小辈好大胆，竟敢来在盘石岛欺压我等弟兄，我看你往那里走。"说着话，站起身，一拳够奔少爷顶梁打来，花纯出其不意，一闪身用了个双撞掌，够奔蔡方二肩头打来，就听咚的声，蔡方也栽倒在地，花纯用手点指，叫了声："你们两个人要是不服，一拥齐上，小太爷不惧。"蔡方韩成面面相觑，说道："少爷，我们两个人既然不是你的对手，就求你贵手高抬，你所说的条件，我们是件件应从。"小少爷说道："也没有什么大事，不过是有两样。头一样在盘石岛附近的地方，四十里地以内，不准你做绿林的买卖。第二样，每逢到初一十五我亲自到你的盘石岛，我要查看查看你们的帐目，我告诉你是初一十五，我还不定那一天来呢。只要我来到这里，你就得赶紧把帐目拿过来。我要查出有半点遗漏来，我定要重重的责罚。"两个人跪倒磕头相谢，有心要款待人家父子，怎奈人家是清真教，只好不必多让，花家父子把诸事办理完毕，爷儿两个告辞，由打盘石岛回归花家寨，那知这一来不要紧，凡有占山为王落草为寇，明火路劫等辈，只要花家父子一出头，就望影而逃，这爷儿两个名誉可就振作起来了。

这一天孩儿正然跟着四爷在屋中吃茶闲谈，外面有人禀报："跟四爷回，外面有一个姓胡别号叫作飞天金睛鼠，要找咱们少爷，口口声声说是咱们少爷的师哥。"少爷闻听站起身形说道："不错，是我的大师哥到了"。亲自到外面迎接，到了外面一看，正是胡爷，赶紧过去行礼，说道："师哥，你怎么这么闲暇无事呢？"胡爷一摇头，说道："也没有什么事，不过是想念兄弟你，到这里来看看。"说着话把胡爷让在里面，

先给花四爷见了见，行完了礼，然后入坐，闲谈了会子。然后胡爷站起身说道："兄弟没什么事，跟哥哥到外面绕个湾儿，回头在羊肉馆吃点儿什么，我再告辞。"花纯一听，也好。恐怕途中遇事，遂把军刃带好。哥儿两个由家中出来，往前行走，各处里游逛。正然行走，猛然间，就见胡爷用手一指说道："兄弟，你看这个和尚，认的他吗？"花纯抬头观看，这和尚肩担竹杠，一边一个藤条包，看年纪大概有个五十来往。花纯看罢说道："师哥，这是谁呢？我不认得"。胡爷道："兄弟，你不认得，前一次你在姜家屯那里，摆教席请咱本门户之中的人，所有门户之中的人都到了，就是他没来。他的老师就是青云山青云寺，青云长老宝镜禅师。他住持井陉大道娘子关核桃园关帝庙，他叫海底金蝉碧霞僧。他不在庙中，跑到这里来干什么？兄弟你我乘着闲暇无事，咱调查调查他的行动。"花纯一想，也好。哥儿两个在后面暗含着跟随。两个人一面走着，一面闲谈。胡爷说道："数年前，我访他一回，正赶上他在后院里抓坛子呢。我将身形隐在葡萄架底下。我是越看越乐，练鹰爪力那有抓坛子的。看起来，他这才叫天真漫烂，我看着高兴，在暗中告诉他一句，叫他买一张牛皮割成了牛皮条，叫他扎成疙疸，蘸上鳔晒干了，没事让他解去。我是要看看他心地实诚不实诚。到如今他也不是解了没解，我也不知道。"说着话，正然走着，前面可就来到了黄土岗。猛然间，就见由打树林里面跳出人来，手中攥着一把鬼头刀，拦路劫财，劫两个年青的主仆肩头上背着的包袱。少爷一看，将然要出头，就在这么个工夫，就看和尚把藤条包放下，赤手空拳过来挡住那个人。胡爷手拍花纯的肩头，说道："兄弟，你跟我到树林里面看看，这就不用咱们出头了。

看起来和尚好管路见不平，也不枉是咱门户中人。”哥儿两个正然想着，和尚还是真狠，蔡虎跟和尚当场动手，被和尚一掌戳入面门里面，二位在树林观看，一看和尚手是真黑，心还是真狠，这还幸亏是个出家人。正然想着，就听胡爷说道：“兄弟，要讲究在外面行侠作义，将人结果性命，可不能给本地面留案。咱们看看他把这个死尸往那里安置。”说话之间，哥儿两个留神观看。就见和尚把蔡虎连那把鬼头刀拉在大道旁边，填在人家坟头里面。哥儿两个看着又可笑，又可气。这才说了一句：“光天化日，朗朗乾坤，出家人竟敢杀人灭迹。”把这句话说完，仍然把身隐住，倒要看看和尚怎样。要按理说，和尚就应当听见有人说了这一片话，他就该醒悟，不该把死尸填在人家坟头里面。和尚听罢这句话，各处看了看，四外无人，自己倒有意把蔡虎刨出来，埋大道旁边，怎奈心中后怕，恐怕行人看见，说和尚偷坟掘墓，倒多有不便，赶紧担起藤条包顺着大道往前行走。在暗地观看的胡爷花纯，他们哥儿两个，赶紧过来。花纯在外面看着，胡爷亲自把蔡虎扒出来，连那把鬼头刀埋在道旁用浮土盖好，然后用脚一踩，回头叫道：“兄弟，我要跟你告辞了。我还有点儿事，找找老人家去，有什么事咱们是过年再见”。花纯赶紧说道：“师哥，您到家里，我给您预备点儿吃喝，您再走也不迟。”胡爷说道：“不用，你就回去吧。”说着话，胡爷顺着大道就走下去了。

不表胡爷，单说的是银面仙童花纯看和尚这等行为，倒不如我在后面跟随于他，得手我还要耍一耍他。花纯在后面跟随，和尚连影都不知道。书要简断，沿路之事皆系花纯所为，及至和尚被擒，放于土牢，花纯才来到牢内把和尚吹醒。和尚一看，认的。这就是河边给摸鱼的孩子们了事的那个小

子。少爷叫他叫师叔，他不叫。花纯由包袱裹里面拿出自己的一封鹿角棒，左右一分，叫了一声："和尚，你来看。我要说，叫你叫师叔，难道说，还能够是假的吗！"和尚一看这对军刃，这才知道是本门户的师叔。遂连连的叫道："师叔老人家救命。"花纯才给他解开绑绳。和尚活动活动，问："老人家因何来在此处？"花纯把自己的历史说了一遍。和尚又从新磕头谢过救命之恩。花纯手捧鹿角棒哈哈一阵大笑，说道："你就随我来吧。"带着和尚由土牢里面出来，奔往前面聚议厅，到了聚议厅，留神观看。但只见聚议厅里面灯烛辉煌，蔡方韩成正然在那理计议。大爷叫道："老二，你说把和尚押到土牢里面，暂时不把他结果性命，恐怕的是他来。"说着话一伸四个手指头，"据我想，那里有这么巧，他就会知道了呢。我是越想越有气。这个和尚他与我有杀子之仇，我焉能够相容。"韩爷在下边连连叫道："大哥，这个事可不能忙的。真要把和尚结果性命，这个四吗，他要到了，问我们，我们有何言答对。到了那个时候，再要想把此事息和完了，那可就不容易了。再者说蔡虎是你的儿子，就不是我的侄子了吗。要是报仇，既然把和尚拿住，他就算是笼中鸟瓮中鱼，打算要走焉得能够。你别忙给孩儿报仇这一节，准保让你心平气和。"哥儿两个正在谈话之际，就听外面一笑。两个人将然一怔，刷的一声，由外面走进来花少爷，后面带着和尚。哥儿两个赶紧站起身形，双手抱拳说道："少剑客爷几时到的呀？"少爷用手一指，叫了一声："蔡方韩成，你们两个人好生大胆，我们父子来到盘石岛，怎样嘱咐于你。不叫你等在盘石岛附近作案，倘若是你们作了案，可别怨我不容。这一次你们不但在本地面作案，还扣我们本门户的师侄幽囚在土牢里面。今

天我既然出头，这个事你说应当怎么办？”蔡方韩成两个人一看，这个和尚原来还跟少爷是个本门。你说这个祸惹的大不大！两个人想到这里，万般无奈，连忙行礼，说道：“少剑客爷，我们可不知道是您贵门户的，要是知道，天胆也不敢如此。事既然作错了，后悔已迟。您说叫我们两个人怎么样，我们弟兄件件应从。”少爷闻听此言，哈哈一阵大笑，说道：“蔡方韩成既然你们认罪服说，愿意认打认罚。”韩成说：“少爷，认打怎么样？认罚怎么说？”少爷说：“好。既然问，我告诉你。要认打容易，我手起棒落，击碎了你们两上头颅。要认罚，更容易了。我的师侄所有他一切的损失，要你们盘石岛包赔。然后你们两个人在他的面前磕头赔礼。这场事就算作为罢论。如果你们要是不依，我另有相当对待。”韩成蔡方两个人连连的说道：“少剑客爷，这就算您恩待我等，贵手高抬，我们两个人就认罚吧。所有这位方丈有多大的损失，我们都愿如数奉赔。”把话说完，遂凑在和尚的近前，说道：“高僧，但不知您有多少损失？我们愿意赔偿。”和尚一听，双手合掌当胸，口念：“南无阿弥陀佛！论说出家人，不以财物为意，怎奈庙中清苦，积蓄无多，这可不算我讹你。我所遗失的两个藤条包，里面的经卷那倒不算什么，里面有我随身的衣服，几十两银子，我这个东西，倒不要紧。你们山上银钱不便，不赔也可。惟独我雇来的那只小船，船底被你等凿漏，沉没水底，水手两名尚不知性命如何，求你们分神查访查访。但愿水手生命无险，赔偿一只小船。”和尚说完，韩成蔡方遂派妥实的伙计，往外面调查和尚坐来的这只船究竟怎样。伙计们点头答应，出离了聚议厅，来在盘石岛山口外面一调查。所幸和尚坐的船船底虽漏，两名水手全都未曾丧命。

因他们久在水面，熟习水性，故未伤生。船沉了，他们就在盘石岛河岸村林内，隐住身形。伙计全都问明白了。两名水手是实话实话，怎么和尚雇船，及跟寨主动手，我们在此还要等和尚出来，叫他包赔我们的小船。伙计遂又把山里面的事，对着两名水手说了一遍。水手一听，心中欢喜。伙计把他们两人带到聚议厅，当着和尚对着二位寨主把话回明。要说韩成也真会做事。遂吩咐一声把咱们本山的船只挑一只坚固的赔偿于他。伙计照着吩咐，把船只挑好，交于水手，船家把船领走，不表。再说韩成向和尚说道："您所有的一切损失东西，我们可不能照样赔偿，我们只可赠纹银百两，求高僧带在身边随意购买。"说着话，命人把纹银取来，双手捧在和尚的面前，然后蔡方韩成走过来跪倒赔礼。在旁边少剑客花纯一看，也只可是如此了。要说两个人也总算是知进知退。花纯叫和尚把银子带起来，然后用手一指蔡方韩成，说道："按你二人所为，背我的前言，本应当手起棒落，结果你们的性命。我念你等乃是给子报仇，暂且宽免。我劝你们从此以后还是少做绿林的买卖为要。如果不纳良言，日后再要犯到我的手中，我是绝不轻容。"蔡方韩成两个人连连称是。少爷遂带着和尚告辞。蔡方吩咐一声摆队相送，把他们爷儿两个送出盘石岛。花纯问和尚你这是由打核桃园关帝庙起身，打算上那里去？和尚说在家中练鹰爪力的功夫，把手练坏了，练的指粗如杖。我有意够奔辽东拜见我的老师，求个医治之法。花纯闻听，一笑，说道："练鹰爪力重手法，谁像你这么性浊。净抓坛子还不算，在葡萄架底下有人高声断喝，叫你解牛皮绳的疙瘩，你就照样去练。你可知道那人是谁吗？"和尚连连说道不知。花纯一笑，说道："那也并非外人，乃是我之师哥

你之师伯，飞天金睛鼠胡林是也。看你这个人性浊，不过是要笑于你。你还认起真来，到如今把手练坏了，你还要找你的师傅。你师傅并没在辽东，现在青云山青云寺住持。要是找你师傅就为治手，你就可以不必去了。治手之法，我告诉你就能治。和尚问道："师叔，但不知怎样治法？"花纯说道："没有什么要紧。要打算练泄掌的功夫，每日清晨用豆腐浆把两只手泡起来，然后于用豆腐贴在手上，不费半月之功，就能复旧如初。"诸君这不是说书的胡诌，这真是绝方。不论人手上脚上磨起岗子来，拿豆腐往上一贴，有个十次八次的，这个岗子自然就软了，用手把他揭下来，永不复犯，闲言不表。和尚听完了少爷说的这片话，点头答应。爷儿两个遂分手。花纯回家不表。和尚找个附近大村庄镇店，找了一家成衣铺，他先买了两套衣服，和尚换好了，自己心中本打算要够奔辽东，找老师请教泄掌之法，师叔既然传给于我，我就不必再去了。再说想起数日经过这事，未免有点儿后怕。自己把主意拿妥，有意回归核桃园关帝庙。想到这里，顺着大道绕走太原府，一直奔往城西。走够多时抬头观看，就见前面一座大山，山势险峻。自己一行走着，暗自思想：忽然之间，才想起来原来是七星山，上面为首的两个人段国基段国柱，我虽然不认的这两个人，我久有耳闻。听说他们平素行为不法。今天趁我无事，我既然是剑客的徒弟，我又在此经过，我何不进去，探听探听他们寨中动静。想到这里，白昼之间他又不敢走前面的山口，故此他这才顺着小道往后绕，绕至在七星山后有一带树林。这个天可就不早了，堪堪就要黄昏。就见树林子里面刷啦一晃，有一条黑影，探头缩颈，形迹鬼祟。和尚心中暗想，天到这般时候，此人定非善类，我何不将他拿获，问

他个明明白白，也省的我探山了。想到这里，随着一下腰，进入树林，留神观看。就见那个人将身形隐在树后，那个意思是怕人看见他。和尚赶上前去，并不慌忙，伸手嘣的一声，右手掐着脖子，左手一提他的裤腰带，轻轻的把他按于地上，解他的裤腰带，鹰食燕雀不费吹灰之力，四马倒攒蹄把他捆好。问道："这般时候你在这树林出没定非良善，说了实话还则罢了，如若不然，我手起掌落结果你的性命。"那人一听，口中连连说道："大师傅您别着急，我实话实说就是了。今天我遇见您也算是该着。实不相瞒，小子我姓刘名叫刘善，有个小小的外号叫作野鸡遛子。本山二位寨主，有一位相知的朋友他姓马，单字名亮，外号人称一颗苗秃头义士。他夜入钦差年大人公馆，盗来金牌一面，有意带往四川成都府剑山小蓬莱，献至在英王富昌富保臣的面前。有谁知被九转还阳观的老道，梁妙兴将他绊住，连人带牌送到七星山。本山有一位先生，姓李名吉，外号人称狼狈。这人虽然不习武术却是足智多谋。他把马亮用言语留在山中，扣住金牌不放。这个马亮他也是久走江湖，眼光很嫖。他一看，七星山虽然说声势浩大，怎能够敌的了年大人，倘若是调动官兵围山，到那时岂不是玉石俱焚。他这才在二位寨主面前逼索他的金牌，要打算另投别路。后来言语激裂，势在反目。还是这位李先生从中画策，当面把金牌交给马亮，叫他随意转投别方，免得两造失了和气。马亮把他的金牌放在腰间，他就应当出离七星山，那才算对。有谁知这小子狼心狗肺恶习不改。他不但不走，反倒住在七星山，夜晚之间用心窥探，那个意思有意要谋杀我们本山二位寨主。是我在旁边看着，一时不忿。他正在屋中打坐，我给他进献茶水，暗放蒙汗药将他蒙倒，搜

罗他的腰中，把他的金牌搜出。我一想，要是拿到里面，献上二位寨主的面前，那终非正道，倒不如暗自下山投往年大人的公馆，把金牌献在大人的面前，不但无罪而且有功。我把主意拿妥，来在树林里面，将然要走，外面来了几条黑影，就在这一怔之时，被老人家您把我拿住。这就是句句实情，望求老人家贵手高抬，饶我的性命。”和尚一听，心中欢喜，赶紧下腰，在刘华的腰间一搜，搜出来金牌一面。借星月光辉一看，黄澄澄的金牌，上面有字写的是“代天巡狩，如朕亲临”。和尚看完了，微然一笑，说道：“刘善你既然是踩盘子的伙计，绝非善类，本应当手起掌落，结果你的性命。念你盗牌有功，饶你不死。我给你解开绳扣，你就逃命去吧。”说话之间，解开绳扣。刘善站起身形，回头就走。和尚手擎金牌，乐嘻嘻，暗想道：这才叫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小子虽然说拿着金牌，奔公馆前去献牌。那就画虎画龙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他说是够奔公馆，谁知道他准去不去呢！再说就是当真打算够奔公馆，倘若中途路上，再遇见强人把金牌落到他处，那岂不是更费周折了吗！和尚将然想完，就听树林里面有人乐，哈哈一阵冷笑，说道：“张方孔秀，今天没想到不费吹灰之力把斑头太岁赵小乔拿获，再要奔往八宝转心亭，辅助童海川百灵先生袁化破亭得金牌，岂不是天假其便吗。”和尚一听口念南无阿弥陀佛，说道：“你等休要惊恐，金牌在此。”司徒朗把五行轮交于左手，一抖颔下的银髯，说道：“你是何人？”和尚一看这个样儿，遂念佛说道：“要问老僧，我是井陉大道核桃园关帝庙住持法号碧霞，别号人称海底金蝉。老人家你姓字名谁？”司徒朗报通自己的名姓，细说起来，乃是门户之中一家人。和尚把金牌交给司徒朗看明，然

后又递给和尚。司徒朗看见金牌，未免就是一怔，心说：我等费尽千辛万苦多少的心机，又请来百灵先生袁化，为的是破亭得牌，怎么金牌会落到和尚手里头呢！一问和尚得牌的情由。和尚就把前后的事细说了一遍。依着老人家司徒朗那个意思，打算把和尚请到公馆，见钦差前去献牌。在旁边病太岁张方叫了一声："老爷们，您先慢着，据我看，咱们还未曾见百灵先生，以及我的童师叔，咱们一走也叫他俩不放心。再者说这个金牌，也不能这么容易被这位老方丈得到手中。依小子我的拙见，倒不如咱们老的少的一同够奔七星山，跟他们众人见见面，省得众人不放心。老人家您看怎么样？"大家一听张方这个主意还是真不错。要是见着百灵先生，他得的这面金牌是真是假，当然能够看的出来。大家一想，对。司徒朗头前带路，众人在后面跟随。只顾他们这一走，可就不管赵小乔了，在那里四马倒攒蹄捆着，暂且不表。

单说他们众人，顺着骆驼岭绕走七星山的后山，往前行走，不大工夫，就来到了七星八宝转心亭。远远看着，就见乌烟障气。正然走着，猛然间前面来了许多人。老英雄一看，乃是百灵先生袁化，后面跟的镇八方紫面昆仑侠，挨着就是金头寿星宏爷，银面仙猿石爷，金针道长韩景和。他们正然走着，猛然间就听童林问："老哥哥，骆驼岭这段事怎么样？"老英雄司徒朗把前后之事细说一遍。说到得着金牌，巧遇碧霞僧。把话说完，叫和尚把金牌取出来，当面叫众人观看。百灵先生在旁边一看，未免一怔，说道："列位英雄，据我心中所想，可并非是我要居其功，我在七星山摆设这座七星八宝转心亭，里面按三才五行，虽没有多少奥妙的机关，平常之人他也破不了七星八宝转心亭。怎么会这面金牌落到刘善的

手中。再者说段国基段国柱，他们哥儿两个，既然把金牌放在七星八宝转心亭的里面，如护珍宝，所为的就是香饵钓鳌之法，引诱石铎及童侠客等来取，好伤他等性命。一可以给他三子报仇，二可以暗害保护大人的一干委员。据我想不可不防其诈。咱们大家到七星八宝转心亭一看，便知真假。”大家一听百灵先生说的有理，这才跟随袁化一齐够奔七星八宝转心亭。童林把金牌往头颈上面一套，挂在胸前，大家往前行走，来在转心亭南方丙丁火的台阶下。但只见里面两扇朱红的阁扇大敞四开，亭的里面灯光四射，照耀的如同白昼一般。就见石老英雄用手一指说道：“袁先生你来看，我们弟兄三人，带着孩儿司马良，由打此处往里行走，焉想到刚到七级台阶，孩见坠落蝎子孔内。”袁先生一笑，叫道：“老英雄，你们看这就是台阶的机关。”大家留神观看。就见袁先生他老人家在亭子的顶柱石底下一摸，原来那个石头是假的，是一张石形纸，用手把这石形纸揭翻，里面露出个铜机关来，咯吱吱的拧了三扣，所有台阶上的机关，不管是翻板滚板完全不动，走在上面就如同没有消息的一样。众人跟随袁先生头前带路，来在亭子的门前。众人往里观看，但只见迎着门有一只老虎。二目如灯，四爪端端正正就在迎门。众人正在观看，就见百灵先生用手一指说道：“这只老虎只要人往里面一进，他能将前掌一抬，就是个虎扑子。这还不算，虎口里面含着三支毒药箭，只要前身一动，这三支箭完全发出，名叫连环弩，打在人身上，子不见午午不见子，准死。要是知道的，这里面可没有什么奥妙。你们诸位往两旁边站吧，我先把虎的机关稳住。”百灵先生把话说完，一回头冲着金头寿星宏爷说道：“宏老侠客，把您手中那口虎头墨麟宝刀，暂且借

我一用。”宏勋赶紧由肋下掣出宝刀，双手交与百灵先生。袁化接刀在手，说了一声众位留神观看。把话说完，就见他身往下一矮，这手功夫名叫蛇行。哧的一声，顺着虎的胸膛底下蹿在虎的后面。到了里面，用了个大蟒翻身，站在老虎的后面，把刀一背，用手把老虎的尾巴一拧。原来这个老虎的尾巴是螺丝口，加铁绞钢打造，外面涂着颜色。就见百灵行生把虎尾巴拧下来，拿在手中，尖儿朝下，顺着老虎的肛门往里面一通。就听咯啷啷一响，老虎站在那里纹丝不动。百灵先生一摆手叫道：“众位英雄，请进来吧。”百灵先生这一说不要紧，司徒朗看了看，点了点头，自己叫着自己的名字：司徒朗啊！司徒朗！别看你在大西洋住居二十年，习学走轮转弦的消息埋伏，所有一切机关，没有我不懂的，惟独人家这座七星八宝转心亭的埋伏安设，真正我是莫名其妙。众人进内一看，迎着面有一架牌坊。牌坊是四腿八叉，上面有四个字，写的是“五霸争雄”。百灵先生用手一指，说道：“这个牌坊倒没有什么埋伏，不过是上面这个椽子是假的。每一颗椽子里面含着一支火箭，人要是不留神撞在牌坊上面，火箭齐发，不但这个，五霸争雄这四个字里头也有毒弩毒箭。说着话，百灵先生走在牌坊近前，在牌坊腿上按着一个铜哈螟。百灵先生用手掐住哈螟，一拧，所有上面的毒弩毒箭一概不能发动。别人看着不算出奇，惟独童林看着二目如呆，心说：这才叫一处不到，一处迷，我可不敢说深通武术，总能知个大概。要谈到消息埋伏上，一窍不通。我真不知道这里头还有这许多的事。正然自己心中想着，出神之际，就见百灵先生又用手一指，说道：“众位，您看这里还有一只熊。这个熊虽然说是假的，皮毛可是真的。两只眼睛用的琉璃泡，里面

灌上金末，耀耀生光。熊的这两只掌可是加铁绞钢打造，头里这五个指尖，锋利无比。这只熊他可没有多少消息，不过你要是一蹬前面这块方板，熊的两爪一抬，嘴一张，由打口中往外喷滚白蜡汁五毒水。这宗玩艺最厉害无比，打在人的身上，套着溃烂无法医治。”百灵先生说着话，手擎墨麟刀，说了一声熊的机关就在哽嗓咽喉，众位请看。就见他用刀在熊的哽嗓上面用力一点，就听熊腹里面咯啦啦一响，就仿佛一盘盘簧全都散开，大家看着点头称赞。老人家司徒朗伸大指，赞美百灵先生安设的机关巧妙。把熊破完了，百灵先生在头前走，众人在后面跟随，一直够奔楼梯。看了看楼梯似木非木，似铁非铁，但只见漆黑。众人看着有点儿不明白，遂问道：“袁先生这个楼梯又是何物所造？”袁化闻听说道：“众位有所不知，这个楼梯乃是加铁绞钢打造，一共三十六层，内藏三十六把钢刀，刀刃在下面藏着。不懂消息之人，只要脚尖一点楼梯，跟着一转，刀刃现到上面来，上楼之人必然被刀把双腿截断。说着话往前紧走了两步，用虎头墨鳞刀轻轻的在楼梯上一点，只听咯噔一声响，果然由打下面翻出峥光耀亮刀刃。童林看着一皱眉，心说：要是我这个性情的人，我必然是往前紧走，脚踏楼梯。就是我有通天的能耐，也得被刀把双腿割断。看起来消息好不怕人。此时袁化一伸手，在楼梯的扶手落地的柱子上，有一个大柱子顶儿，原来是假的，把木顶儿拿下去，里面有一个铜拐，咯吧吧连拧了四扣，然后手背墨鳞刀，噔噔噔上楼梯。叫了一声众位随我来。众人在后面跟随百灵先生先上楼。将来至上面，袁化止住脚步。探臂膀一伸手拉过木盖，把上面盖的纹丝不露。众人看着纳闷，心说：怎么来到楼口不往上走，反倒把木板拉过来，盖了个

挺严，这是何意呢？众人一怔神之际，就听上面一阵吧吧吧的声响。大家正然听着，就听百灵先生说道，请众位掏出布卷来先把鼻子堵上。众人问道："袁先生这又是什么消息？"袁先生一笑，说道："楼板上面有八八六十四只小鸡子，各按方位东南西北，按定八卦的方位一面八只，就按着八八六十四卦，不知者上楼，只要一蹬楼口的楼板，咯吧一声，这六十四只小鸡子全都飞起。他的两个翅膀底下是两个竹筒，里面装的都是薰香，只要他一飞，把薰香往外一扇，人一闻见，立刻就得翻身栽倒。要不然我先用楼板把楼口堵严了，就是这个缘故。众位把鼻子堵上，怕里面的气味未曾散尽。"众人听罢各自点了点头。袁化一伸手复又把楼板托开，他老人家在前，众人在后，顺着楼梯来在二层楼上。一看楼板上面东躺西卧全都是小鸡子，上面果然是薰香的烟，还未能散尽呢。迎着面放着一架牌坊，牌坊上面写着四字，写的是"西方莲境"。袁化走在柱子腿的近前，拿刀背一按那一个古铜钉，就听里面咯当当响声震耳，大家不知何意。司徒朗问道："袁先生这又是何种机关哪？"袁化说道："我按住这个古铜钉，不过是为管住牌坊里的毒弩火箭不能往外发动，也没有什么出奇的。"大家够奔楼梯，来到楼梯的下面。众人一想，大概这个楼梯又是刀了吧？袁化点头说道："不错"，这三十六层梯子内藏三十六把鳇鱼头刀，只要是登上刀往外一转，也是够奔人的双腿。只要你心里头一发慌，脚往下落，下面就是翻板，落下去可就是转轮刀。能把人的尸身绞烂。要打算上楼也成，在真楼梯底下附着一层软梯。百灵先生头前走，来到楼梯的后面，一伸手拉住软绳，上面有横着的木棍，一凳一凳的往上走，直走在上面，大家到了七星八宝转心亭的三层。

来在三层上面观看，清静异常，并没有别的消息埋伏。座北有一座神龛里面供奉西天如来佛，头戴五佛冠，身披锦蓝袈裟，双手合掌当胸，在手腕上套着黄澄澄明晃晃的金牌一面。借着上面的油灯，照的如同白昼一般。仔细观看，神龛头里就是神橱，神橱上面安放五供蜡扦，各种的祭品。袁化看罢叫了一声："诸位英雄，你们大家看，上面我佛如来手上挂的乃是钦差老大人金牌一面，你们众人在此少候，待我上前取牌。"说着话一伸手先把桌上五供蜡扦，稍微的挪了一挪，然后挺身形上在神橱上面，往前一探身。他那个意思，由打佛爷手中往下请金牌。就在这般光景，猛然间就听西天如来佛哈哈一阵大笑，说道："袁先生某家在此等候多时。"飕的一声由打神橱蹿将下来，手擎着金牌。大家一看吃了一惊。在旁边惟独石金声老人家，听着如来佛说话的声音透着耳熟。及至一看，非是别人，正是小白猿王环。这一来不要紧，大家全都是欢天喜地。这才问道："你因何穿着这么一身衣服，手擎金牌来到此处？你还不把实话说出来，我们大家也好明白明白。"王环一笑说道："各位老人家不要忙，您听我对您慢慢的说来。"

书中代言，王环在七星山后山镖打段银娘被老寨主段国柱，把王环押在前面聚议厅，吩咐一声把小冤家王环推到外面乱刃分尸，要给我子女报仇雪恨。说话的光景，喽罗兵推推拥拥往外面一推。就在这般光景，聚议厅里面自鸣机响，吧的一响掉下一个牌来，拿过来一看是万蝎坑里面拿住人了，这才吩咐一声把小冤家暂且押在土牢，喽罗列兵推推拥拥把王环推在土牢。一看里面漆黑，没有一点儿光线，伸手不见掌，对面不见人，在东南墙角上露着一点灯光，绿暗暗灯头如豆，

被风一刮凄惨怕人。喽罗兵把王环捆在迎着面柱子上，下面拢上两只脚，上面拿绳拢住两个肩头，打开头发在上面有个环子，把头发往环子里头一绕，刀镖往旁边一扔。全都收拾好了，喽罗兵这才出来，回手把门关上，用大锁一锁。王环被绑在将军柱的上面，思想起来未报的大恩大德，只有来生结草衔环，心中难过，思前想后，不亚如热油浇心，不觉热泪流下。又一想：大英雄，竟哭当了什么，要是被人看见，知道的说是我思念老母，想念恩师。不知道的，他说我王环畏刀避剑，贪生怕死。要是叫他奚落我几句，倒觉着脸上无光。想到这里止住悲泣，二目一合，听天由命罢了。那知他一合眼不知不觉竟昏昏睡去。猛然间，觉着一阵凉风吹面，机伶伶打了一个寒战。睁开二目一看，但只见面前有一个火亮晃晃悠悠，转眼之间火亮到了切近。面前站着一个人，发似三冬雪，髯似九秋霜，身上穿着白绵绸子裤褂，外罩米色绸子大褂，腰系绒绳肋下系挂宝剑，脚底下厚底云鞋，高腰白袜，往脸上观看，满面红光，两道长眉，颔下一部长髯，手中拿着一个火折子。来到王环的面前，把火折子放在嘴内嚼了嚼，吧的一声，粘在将军柱的上面，一语不发，走上前来先把王环背后的绒绳解开，下面的绳掇下来，由打环子里解开头发。王环在那里二目发怔。这时候那老人把王环的单刀镖囊捡起来，然后一伸手把火折子取下来熄灭了，带在腰间。遂把王环扶起来就走。王环有心动转身躯，怎奈被绳子捆的周身麻木。又一想，这个老者他既然把我松下来。大概没有歹意，王环还是听天由命，并不挣扎。老人挟着他由土牢里面出来，回手把牢门关好，仍用大锁一锁。全都收拾完了，挟着王环往前走。工夫不大，就见前面一片竹栅倒下台阶，老人家挟着

王环顺着倒下台阶往下走进。到了屋中，把王环往对面床榻上一放，刀镖放在桌案上面。那老人坐下，双手理着银髯一语不发。王环坐在床榻上面怔了多时，细一观看老头子的面貌，这才想起来：呕！我来到七星山之时，误走一线通，就是被这个老头子拿获。正在思想之时，就听老头哈哈一笑，说道："王环你的胆量不小哇。我由一线通将你拿获，我看你是条英雄，解绳扣把你放开，叫你远遁他方，离此险境，你苦苦不听，甚至于二次被擒。我虽然未能亲自目睹眼见，我听他们传言，你所作所为，很有些个丈夫的气概。不用说别的，就说在后寨爱贤女段银娘，为你姑嫂反目，穿梭镖打死了他的三嫂，有意从你远走高飞，又谁知你的气节高尚，不苟于色，竟用镖打死段银娘。我要不看你行为端正，你叫我救你，我也不管。我因为爱你的所为，二次把你救到我的住所。我打算叫你出离七星山的险地。我也不是小看你，七星八宝转心亭焉能是等闲可破。再说你回到公馆，我给你想相当之法，此亭是何人所摆，把他请了来，破亭得牌，岂不为妙。"王环一听老头子所说的这片话，实在是有理。再说人家对我有两次救命之恩，我要再说人家不好，未免于良心有愧。自己站起身来，面向老人双膝跪倒，说道："老人家在上，王环给您磕头，您待我两次活命之恩，如同重生父母再造爹娘。未领教老人家尊姓高名，望乞明白示知。"老头儿闻听此言，用手相掺，叫声："王环请起，你要问我，家住在涿州西门外赵家庄的人氏，姓赵单字名谦，别号火德真君。"书中代言，赵二爷在外面行侠作义，剪恶安良，肋下一口宝剑武术高强，有一手专门功夫别人不会。一辈子成名露脸，全凭一种放火药。他这种放火药，无论高楼大厦，房有千间，树有万株，也架

不住他手指肚大小这么一块放火药。老人家由打涿州动身遍游江湖，走到七星山附近，跟人家一打听，山上寨主段国基，段国柱，结交西安侯，私通万龙藏峰岛，有意谋叛国家。赵二爷一想不好，我既然知道段家弟兄不法，我要是置之不问，我就算违背天职。这么办，我先拜拜山、看看他们的动作如何，如若是势派小弱，我要凭我肋下一口宝剑跟他等势不两立。再不然凭我的放火药，我要火焚七星山。二爷把主意拿妥，来到七星山的山口，将然要往里走，喽罗兵拦道："你是干什么的？"二爷笑道："众位多辛苦，劳驾到里面给我回一声。就提我家住涿州西门外，赵家庄的人氏，姓赵名谦外号人称火德真君，要拜见你们二位寨主。"喽罗兵一听此言说道："老爷子您在此稍候一候，我叫我们二位寨主迎接你老人家。说着话喽罗转身形够奔里面，报告段国基段国柱。段氏弟兄闻报涿州的火德真君赵二爷到了，不敢怠慢，吩咐喽罗兵摆队相迎。就听锣声响亮，工夫不大，约有五六十名喽罗兵，来到山口外面，一字儿排开。段家弟兄双手抱拳，看了看赵二爷一笑，说道："我打量是何人，原来是赵老英雄。这是那一阵香风把老人家刮到我们小山敝寨。恕过我等弟兄接待来迟，望求老英雄海涵。"二爷一看段氏弟兄带着一番恭敬，自己可也没露形迹，遂说道："岂敢！岂敢！赵谦鲁莽，望求二位寨主恕罪。"段国基说道："老英雄，此处并非说话之所，请里面谈吧。"说着话，谦谦让让携手揽腕，如同众星捧月相仿。众人围随着赵二爷一直够奔里面聚议厅，到了里面分宾主落坐。赵二爷一看，段氏弟兄拿着自己很当回事，自己压着气也没说什么。就听段国基说道："老英雄你不在家中纳享清福，还在外面跑什么，难道说有什么事不成？"赵爷闻听此言二眸

子一转，计上心来，未曾说话先长叹了一口气，说道："实不相瞒二位寨主，幼年间闯荡江湖，倒是落了几个钱。家中人口众多，逐日的日用很大，把我这点儿积蓄全都吃完了。我一想，我这么大的日用，天天坐吃山空那还得了吗。我一想，打算找个知己的朋友，无论如何赖个厚脸儿，我也要在他那做份事弄几个钱。无奈一节，我由打家里出来，走了几处，不是人家用我不相当，就是我在人家那里不合适。实在没有法子，我才想起兄弟你们来，无论如何在你们这山上给我凑和点儿事，一月赚几十两银子，好敷衍着家里头这份生活。可不知道二位贤弟，肯拉拔拉拔我吗？"段国基段国柱一听火德真君赵谦这片话，心中是左右为难。有心说不用他，他既然来了焉能够善罢甘休。你要用他，真用不起。倒不在乎每月这几十两银子，就是他这个人在山中多管闲事，不服从山规，你说这可怎么办。想了半天无法，说道："好吧！既然老人家肯帮我们哥儿两个的忙，我们弟兄是求之不得。"暂且可就算把赵二爷留在了山中，一连住了十几天，也没给赵二爷找着相当的差使。赵二爷可也不问，不过暗含着调查段氏弟兄的行动。后来段国基一想，倒不如叫赵谦看守七星八宝转心亭，有股泄水的暗道，倒显着便当。头一节他有了差使了，也就安住心了。再者说，真要以好心对待赵谦，日后要是有人不利七星山，赵二爷可也是我们弟兄的一条膀臂。当着面，跟二爷把话说明。赵二爷很愿意。段家弟兄把二爷陪到了暗道。里面安摆阵设，赵二爷一看很好，自己就在里面一住。白昼之间，也时常到聚议厅跟二位寨主谈谈山里面的事务。夜晚之间，赵二爷还要在山前山后各处里暗探一番，看看那里好出那里好入。倘若有官人前来攻打七星山，自己好里应外合，

作为内应倒反七星山。老人家如此思想，可就赶上马亮送牌到此。老人家一想：不好，这一个钦差出都查办事件，一路之上代理民情，全凭金牌一面。马亮既然把金牌送到七星山，年钦差怎么能够动身查办四川事件!有意自己把金牌得出，那知本山有个军师狼狈李吉。这小子足智多谋，他照着真金牌做出一面假的来，这面假牌里面是铅，外面包着一层金，上面也照样刻上字“代天巡狩，如朕亲临”，叫段氏弟兄把假的仍然交给马亮，真的放在七星八宝转心亭。赵二爷看见金牌放在亭内，自己就有意伸手盗取。怎奈自己不通消息埋伏，连去了好几次无门可入，自己心中着急。有心用放火药焚烧七星八宝转心亭，又一想亭子要是着了，金牌如何能够保存，盗不成金牌再有个一舛二错，救不了年大人反害了年大人了。自己想到这里无法。猛然间又一想，我还别紧着在这个暗室里面蹲着，我得到外面转转。想到这里他才各处窥探，探到了一线通。他才巧遇见小白狼王环，伸手拿获，带到暗室一问，才知道是石金声的徒弟。爱他是条好汉，解绑绳把他一放，叫他早早离开七星山。不承想这个孩儿，雄心不小，窥探七星山到了后寨镖打段银娘，自己情甘请死，在段氏弟兄的面前，看起来实在够个男儿汉。老人家又打土牢把他救到了暗室，把话对他说明。王环一听原来是涿州的火德真君赵二爷。自己虽然未曾见过面，在王家坨练艺之时，听自己的老师常谈，涿州有一位放火出名的英雄名叫赵谦。他磕头相谢老人家，两次活命之恩。赵二爷一看，心中欢喜，一想自己闯荡江湖一世，到如今花甲已过，膝下尚无子嗣，想起来未免难过，看见王环自己暗含着点了点头，我要有子如此，也不枉我这一生。王环一看老爷子这般光景，二眸子一转也是福至心灵，看

老人家的意思，看着自己出神不问可知，一定是爱惜自己。遂上前去，二次双膝跪倒，说道："老人家对我有两次活命之恩，如同再生的父母，我没齿难以报答。如果老人家不嫌弃，我情愿意拜老人家为义父，在膝前略尽孝道，以报万一。"老英雄闻听此言，哈哈一阵大笑，把长髯一抖，说道："王环哪，我有这么大的福气吗！"王环口口声声叫道："义父，您于我不啻重生父母，求您别客气。"火德真君赵二爷一伸手把王环搀起来，赵二爷看着王环越看越喜欢，说道："王环哪，你就在这个屋里千万别动，我到外面绕个湾儿，我好放心。恐怕有各位英雄夜晚之间，前来窥探七星八宝转心亭，倘若是登在消息埋伏上面，他们就有性命之忧，故此我不放心，我得看看去。你千万可别动啊！"把话嘱咐完了，二爷由打暗室出来，把门倒带，顺着倒下台阶一凳一凳的上来。他老人家到各处调查不表。

单表的是王环自己在屋中闷坐思前想后：不用说别的，就说我这一次探七星山，竟说凶险一连着就遭好几次。若非我义父焉有我的命在。我借着这个捷径，跟他打听打听，倘若是破了七星八宝转心亭岂不为妙。越想越高兴，一伸手把镖囊取过来带在腰间，又把单刀背在背后，自己来回在屋中走遛。猛然间，看见东面山墙放着架几案，前面一张八仙桌两把椅子，山墙上面挂着一轴条扇，这轴条扇虽然是平常的玩艺，画的非常精巧。上面画的是苏武牧羊，站着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头儿，眼前头有羊数只，画的是跟真的一样，连羊身上的毛都是凸的。王环越看越爱遂走上前去一伸手，这个地方总得说是年青，他打算用手摸摸这个羊是平的还是凸的。将然一摸，就听吱喽一声，原来是一个夹壁。挂的这张条扇是

假的。用手一按，吱喽一声转将进去。露出来，里面黑暗暗。王环一瞧原来如此。不问可知这一定是地道一股。今天趁着我闲暇无事，倒要踩探踩探。把主意拿妥，脚蹬椅子一片腿上了架几案。一转身他就慢慢的下了这股暗道。回手仍然把条扇给他关严。探臂膀由打背后掣出刀来，左手背刀往前行走，脚底下道路还不大甚么平坦，不过是蹑足潜纵慢慢行走，坑坑洼洼随高就低、虽然说看不见道路的方向，大概那个意思是越走越高是个上坡道。王环心中纳闷，这股地道你说他通到哪里呢，赶多怎我才能够走到头。心中正然思想，猛然间，就见前面微微的透着有灯光亮。王环心中不觉喜悦，往前又紧走了几步，走到了尽头，脚蹬着石级，隔着壁缝往灯光亮里面观瞧。原来是一座神橱，两旁边是木板，用手摸了摸，大概木板是活的。左手背着刀，右手轻轻的一托木板，就听咯啷一响，把这块木板托开，放在旁边。一瞧还有三四凳台阶，只得顺着小台阶往下走。将然脚踏实地留神一瞧，王环不看则可，一看不由得心中大喜，原来是七星八宝转心亭。顶上悬挂着一个海灯，四周围都是仙鹤脖儿的灯头，一共是九盏，照得阖楼如同白昼一般。神橱里面供奉的是西天如来佛，在他老人家掌上挂着黄澄澄金牌。在楼板上面有两个棕团，棕团上面坐着两位和尚。上首这一位身躯庞大，身穿青色的僧服，脚底下胖袜僧鞋，往脸上观瞧，两道浓眉狮鼻阔口连鬓络腮的胡须碴。在下垂首坐着这一位身上穿灰色僧服青大领，脚底下开口僧鞋，高腰僧袜，白脸膛两道环绞的眉毛、插入鬓角，秤杆鼻子，四字海口，通红的嘴唇，大耳朝怀。王环将然看毕，就听两个和尚念："阿弥陀佛！尔是何人？竟敢大胆暗探七星八宝转心亭。你是由打那里上来的？快着

实说。”说话之间，两个和尚站起身形。穿青的这一位一伸手由打神橱旁边拿过他这条军刃九耳八环杖。王环一听就是一怔，遂说道：“你要问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家住山西太原府小王家坨，姓王名环，外号人称小白猿。”两个和尚一听并不着急，赶紧把九耳八环杖一放，微然一笑，遂说道：“我打量是何人，原来是银面仙猿铁背昆仑石老侠的弟子。你不要害怕，你由那一条道路来到七星八宝转心亭的上面？你不要忙，对我等实言。”王环看这两个和尚一派的正色，就把自己单人独自来到七星山，前后的话细说了一遍。以至后来巧遇火德真君赵二爷，拜为义父。说道：“在我义父屋中闷坐，他老人家没在屋中，我各处里观瞧，看见一张条扇用手一推，原来是一个夹壁墙。我由打夹壁之中来到了此处。这都是句句实言。未领教二位老师贵上下，怎么称呼，您在那一处仙山宝刹住持？”两个和尚闻听王环一问说道：“我们弟兄出家在直隶保定府，城西北铁佛寺。我叫宝阔，我师弟叫宝月。我弟兄有个小小的外号人称降龙长老，伏虎罗汉。”王环一听，这才明白。

书中代言，他们两个人因何来至在此处呢？“只皆因在灵佑三皇观，帮助张方跟浮云仙长马宗绪动手，伏虎罗汉施展土镖，把马宗绪战得气喘吁吁。就在这般光景，来了个赛达摩元修协力帮忙，跟降龙长老二人两条禅仗并举，正在难解难分。八个人打了四对，马俊跟夏九龄动手，陈道常跟张方战在一处，降龙长老敌住赛达摩元修，伏虎罗汉战住了浮云仙长马宗绪。正在难解难分之际，猛然间就听树林中，一声南无阿弥陀佛，才吓走了马俊陈道常，两个孩子在后面追赶。就在这么个工夫，由打树林子里面出来一位高僧，就是七星

山后山西风寺的住持，西风长老秋蝉。他老人家由打西风寺起身奔往铁佛寺，打算迎接二位方丈，不承想走在中途路上，灵佑三皇观附近树林里面，猛然间听见有军刃的声音响亮。秋蝉长老一看，正是僧道众人一场凶杀恶战。细一看两个和尚非是别人，正是宝阔宝月。他老人家这才念了一声弥陀佛，由树林走出来当面给他们排难解纷。叫这位马宗绪陪着元修回归灵佑三皇观，秋蝉陪着降龙伏虎，赶奔七星山。走在道上，秋蝉把七星山的底细，跟两个和尚一说："我可不敢自夸其能，我的老师身为剑客，我就应当扫尽孽魔，我既然知道段国基段国柱，私通西安侯结交万龙藏峰岛，身为国叛，不利于天下，我就应当扫荡他们。怎奈他们声势浩大，我一个人孤掌难鸣。我在他们弟兄面前，才进了些个谗言，叫他们下帖聘请你们弟兄两个人，明看是给他们出力，暗含着咱们结成团体，铲除恶人。你我也不枉为剑客的门人弟子。把所有里面的情由，跟两个和尚细细的一说。宝阔宝月赞成秋蝉的议论。有事即长无事即短。三位僧人来到七星山，到了聚议厅里面。二位寨主一看，三位高僧全都到了，未免心中喜悦，赶紧抱拳，说道："三位高僧驾到，恕我们弟兄未曾远迎，望求高僧海涵。"手下人献茶分宾主落坐。二位寨主这才说道："秋蝉长老，我可不敢说叫你老人家在山中维持。这不过我们是连山的街坊。山中有事，我必求您老人家帮助，高僧也不能驳。我恳求二位帮忙看守七星八宝转心亭，保护着这个金牌。"三位高僧点头。这才派人带领把三位高僧带到七星八宝转心亭，头层二层的消息埋伏二寨主亲自关闭总弦，并不对这二位和尚言讲。这才用手一指说："这就是赃官年羹尧的金牌一面，现在我佛如来的掌中，你们二位就多分神吧。我跟姓童的打

赌，他要破我的七星八宝转心亭。慢说他还破不了，就让他聘请能人，明白消息埋伏，破了我这七星八宝转心亭，到了亭子上面，还得求你们二位跟他武力对待。保护咱们的金牌为要，对于吃喝您只管万安。您一动这个机关，有自行人，自能给你送吃喝。自行人扶持你的大小便。你就多分神吧。”段国基段国柱，把话全都嘱咐完了，把这一位西风长老秋蝉陪下来，来到前面聚议厅，不过略谈了会儿，和尚告辞回归西风寺。看起来段国基段国柱他们哥儿两个够厉害。明着请两个和尚保护七星八宝转心亭，看守金牌。暗含看就算把和尚给监视起来。在三层楼上没有消息，还能够得其自由！这头层二层的埋伏消息，你是一概不通，就打算不看守七星八宝转心亭，想走都万难。西风长老秋蝉，自己回到西风寺，这才放心。准知道金牌有降龙伏虎二位高僧保护，绝无舛错。后来童海川夜晚间，在西风寺月下会三侠，西风长老写了一封书信，叫他够奔袁家屯，聘请百灵先生袁化，叫他大破七星八宝转心亭。又一想不好，亭子里面现有降龙伏虎看守金牌，袁先生把亭子破完，和尚不给金牌，当场动手，和尚武术高强，袁先生就有性命之忧。又怕袁化带领童海川等众人破亭取牌，和尚不给动起手来又怕和尚不便。有心给降龙伏虎前去送个信，自己又不懂里面的消息。想了半天万般出在无己所奈，自己定了一桌素席，这个菜荤作素吃，里面鸡鸭鱼肉全有，有一个大鸭池八宝酿馅的鸭子，在鸭子里面暗藏一封蜡丸书信，书信里面的言词，不过是知会降龙伏虎，自己写了一封书信给童林够奔袁家屯，聘请百灵先生，不久必然前来破亭，如果来的时节千万把金牌献与袁先生为要。秋蝉长老把所有的事全都安置完了，亲自押着这桌素席来到七星山

的聚议厅，面见段国基段国柱，遂说道："本庙施主送来两桌素席，自己不肯独食，分给降龙伏虎以表同情。论说起来本山有的是吃喝，可用不着这个，这不过是我这么一点儿诚意。二位寨主一听，亲自检验这桌素席，看了看也真难为，全都是用豆腐豆腐皮等做出来的鸡鸭鱼肉。看完了，二位寨主亲自押着素席，来到七星八宝转心亭，用自行人把全桌素席送上去。上面压上一个纸条，写明白西风寺西风长老秋蝉敬送。和尚在上面一看秋蝉高僧敬送一桌素席，自行人一件件都把他端上来。两个和尚全把他放在楼板上面，对坐而食。降龙看了看伏虎，伏虎又看了看降龙，两个人未曾用菜先叹了一口气。降龙叫了一声："师弟，我们两个人来到七星山七星八宝转心亭寸步难移，思想起来真是闷煞人也。"伏虎劝道："师哥不用着急。虽然咱们不能自由行动，保护金牌可也算是要紧之事。咱们弟兄不想别的主意。由打这里说，咱们不是看守金牌吗，也别管他是谁，就是段氏弟兄也是一样，只要没有老哥哥秋蝉的话，想要金牌那算是万难。"弟兄两个一面说着话，一面吃喝。吃来吃去，可就吃到八宝鸭子上了。拿筷子一拨，由打当中夹出一箸八宝饭，往嘴里一吃，和尚一皱眉，叫道："师兄，您尝见了没有，怎么挺好的八宝饭会有腊油味呢。"宝月他不信。两个人留神观看，由打八宝饭里头扒出一个蜡丸子来。把蜡丸拆开，原来里面有一封书信。打开书信一看，才知道是西风长老秋蝉所发，知会他们两人已竟聘好百灵先生不久必来破山，届时务将金牌交出等语。两个和尚说道：此事成了，咱们有了出头之日了。两个人吃喝完毕，把家伙罗起来，放在自行人上，自行人把家伙送在下面。和尚就由打今天盼起，今天盼明天，明天盼后天。这一

天两个人正然在棕团上面盘膝打坐，这才遇见王环。两下里各把心腹一说，和尚这才说道："既然王少侠你到了，我们可就有了出头之日了。你留神观看，上面就是钦差的金牌，你自己多加小心。我们要借你原来的这条道出离七星山，另有公干；你自己在七星八宝转心亭看守，可不准你自由行动。你别以为，你知道道路，轻易把金牌带着出去。倘若被人看出破绽，金牌落在他人之手，百灵先生到了七星八宝转心亭岂不徒费周折。我嘱咐你的言语，无论如何不见百灵先生千万不可移动。我弟兄去也。"把话说完，降龙伏虎把自己应用物件，收拾齐毕，遂由王环进来的暗道，出离八宝转心亭。不表。

单说的是王环，一看两个和尚走了，眼睁睁看着金牌，有心拿着一走，又恐怕事出意外。只可是在亭子里面等候，直等了一天。所幸一节，有自行人往上面送吃喝。王环又一想，还是不大牢稳，倘若是有人破了七星八宝转心亭，不是百灵先生。我一个人，如何看守金牌。自己思想多时，猛然间想出一条妙计来。倒不如我把释迦牟尼佛的偶像请开，把释迦牟尼佛的这身衣服穿戴起来，吃饱了没事，我就坐在这里，装我佛如来，等候百灵先生。主意已定上到神橱上面奔佛龛把西天如来佛五佛冠摘下来，锦蓝袈裟以及僧袍全都脱下来，把如来佛轻轻的移在神龛后面，自己把五佛冠往头上一戴，僧袍穿好，锦蓝袈裟往身上一披，双手合掌当胸，把这一面金牌往手上一挂，假扮神像坐在神龛里面，一连坐了两天。

这一天仍然是装束齐整，双手一合，挂着金牌，在神龛里面一坐，就听下面颇有响动。吧吧吧震动楼板，把王环吓了一跳，准知道有人来破七星八宝转心亭。只得留神看着。工

夫不大，就见由打下面上来的人位不少，在头前走的这一位三绺胡须，手中握着虎头墨麟刀，后面跟着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客，自己的老师，还有金头寿星宏爷，后面跟着年青的人位不少。将然在一怔神之际，就见墨髯这位一纵身，上神橱摘取金牌。他这才跃身由打上面跳下来，说道："袁先生某家在此等候多时。"这一声不要紧，把群侠吓了一怔。后来还是石爷听得声音耳熟，一看才知道是王环。大家一问，王环备叙前情。把话说完，众人无不竖大指赞美王环，不枉是老侠客的门徒。说话之间王环伸手把金牌双手捧献在袁先生面前，袁化接过金牌，叫了一声："童贤弟，你来看，这才是国家的金牌一面。不信把你那一面金牌取过来当面一比，便知分晓。"说着话童林一伸手由脖项上摘下来，两个金牌在一处，一比，黄澄澄分毫不差，上面明现着八个大字，"代天巡狩，如朕亲临"，不过就是那一面假金牌分量轻，真牌沉。看罢，童林手擎金牌说道："列位英雄，大家观看。金牌，既然费三毛七孔之力，多蒙袁先生以及各位老侠鼎力相帮把牌得回，不但童林感激，钦差老大人也是感情非小。"把话说完，各位侠客以及年青的小弟兄，大家向着金牌恭恭敬敬点了三点头，那个意思就如同行了大礼一般。众英雄正然在七星八宝转心亭上面欢欢喜喜，猛然间听得外面喊杀连天。童林一听吓了一跳，赶紧把两面金牌合在一处，带在腰间，绒绳套在颈项。就在这般光景，就见老英雄司徒朗一摆手中的五行轮，说道："哎哟！哥哥这一次，我就算栽啦，我熟读消息埋伏，破不了七星八宝转心亭，得不了金牌。倘有不法之人拦住打抢，我豁出去我这条老命跟他一死相拼。"说着话老人家摆军刃在前，众人在后，由打七星八宝转心亭的上面奔往下来。将然一出

南方丙丁火红隔扇门，就见前面大概不足二百名长箭手，手中擎着弓箭，弓开似满月，前把如托泰山，后把如抱婴儿，后把对前拳。旁边站着一个头目，手里头拿着一个梆子。群雄若一出来，梆子一响，乱箭齐发。书中代言，这二百名长箭手，非是别人带来的，正是多头太岁赵远峰，斑头太岁赵小乔带来的。只皆因赵远峰在骆驼岭行帐之中，见有人把少寨主赵小乔叫出去，说是由打洞庭湖来的卖臭豆腐的，跟少爷要豆腐账。去了工夫不小，未见回来，赵远峰有点儿不放心，二次派人到外面打探。才在树林旁边大道上，看见四马倒攒蹄捆着少爷。喽罗兵上前解开他的绑绳。一问，才知道是受人家的暗算，被人家拿获捆在这里。把话说完一同回到骆驼岭面见赵远峰。就把有人前来大破七星八宝转心亭的情由细说了一遍。赵远峰闻听此言吓了一跳，说道："小乔，咱们由洞庭湖来在七星山多蒙段氏弟兄待如上宾，所为的是希望咱们这二百名长箭手，保护他的七星山八宝转心亭。今天既然有人前来搅闹，咱们何不赶紧点齐了长箭手，把八宝转心亭团团围住，乱箭齐发，也别管他是谁，一个也不放他走。"说着话，吩咐一声二百名长箭手俱已预备齐毕，由骆驼岭出发，够奔七星八宝转心亭。赶来至在亭的下面，吩咐一声，响梆子。梆梆梆一声响，背后摘弓，由囊内掣箭。二次梆子一响，箭搭弓弦，弓开如月。净等三道梆子一响，乱箭齐射。就在这般光景，司徒朗一看心中明白，倘若我等众人往外一闯，他梆子一响，乱箭齐发，如何敌挡。倒不如我先把拿梆子这小子结果性命。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这小子是长箭手的领袖。再者说，他们又是管远不管近，真要是等他放了箭可就了不的了。自己把主意拿定，往前一跃只听哧的一声，从

打亭子阶台跃到了拿梆子这个头目的面前，手中五行轮一摆，说道："小子，你就不用活了。"耳轮中就听噗的一声，拿梆子的这个头目当时亡命。长箭手一看，就是一阵大乱。老人家趁着这个乱劲儿摆动五行轮，指东打西，挨着死，碰着亡。遂说道："扔了你们的弓箭，保全你项上的人头。"这一声不要紧，二百名长箭手秩序大乱。有伶俐的撒手把弓箭扔了抹头就走。憨傻之人还要手擎弓箭，跟群雄一死相拼。那焉能够行的了。这就得说是，遭劫的在数，在数的难逃。司徒朗为人最狠，向例就是杀人不眨眼，手底下又黑。喽罗兵等，在洞庭湖为非做歹，今天遇着司徒朗，这也算他们的报应当头。在先前，是老人家一个人冲杀众喽兵。后来，孔秀一摆手中的军刃，别看蛮子的武术平常，专打二把刀，在喽罗兵当中就如同虎入羊群一般，指东打西。耳轮中只听咔嚓的声响，喽罗兵全都是叫苦哀哉。就在这般光景，在旁边站着的石爷说道："诸位千万不要跟喽兵一般见识，咱们还是捉拿七星山为首之人，那才是正理。"这一句话提醒了众人。老英雄司徒朗不追杀众喽兵，各处搜寻，再一找段国基段国柱弟兄二人，踪影皆无，携眷脱逃。不但是段家弟兄就连赵家父子踪影皆无。老人家石金声吩咐一声："你们小弟兄们止住了脚步。"老爷子叫他们急速到太原府报案，派官人前来没收七星山的财产，葬埋尸首。然后群雄由七星山奔往公馆，派张方同着孔秀到太原府报案。

不表张方孔秀。单说是众群雄来在公馆，禀见钦差。童林在前，众人在后，到了上房屋。大人一看众人来到了屋中，满面笑容，说道："海川，此一去到七星八宝转心亭，因何一去这许久日期，叫本钦命异常的不放心。"童林向上行礼，口

中说道："托大人的福。"遂就把七星山前后的事，对着大人细细的往上一回。钦差年大人一听，心中欢喜，说道："海川，既然如此，你把金牌请出来吧。"童林一伸手由打腰间把金牌取出来，双手捧到大人的面前。大人一看，一皱眉。原来不是一面是两面。大人看了看，正当中的字迹一样，全都是"代天巡狩，如朕亲临。"这几字做的是一般模样，不过是分量上有轻有重。于是把真金牌供在桌案的当中，老大人率领众群雄朝拜金牌。然后把真金牌挂在脖项，藏在衣服的里面。众人入座，石金声就把遣派二小，奔往太原府，叫他们前去报案，派官人没收财产，收拾死尸。钦差大人点点头，说道："好，老英雄这就算是替我分神。"然后又用手一指这一位百灵先生，"他老人家分神不小，率领群雄大破七星八宝转心亭，得回金牌其功非小，单等本钦命专折入都，候圣上旨意下，再加赏赐。"袁化闻听，赶紧连连摆手，说道："跟大人回，小民袁化一时不明大义，助纣为虐，辅佐匪人修亭。一旦知悔，才协助群雄竭力帮办。破毁七星八宝转心亭，得回金牌，这乃是理所应为。虽然得牌微有小功，求大人恩施格外，不究前非，小民袁化就感戴无涯了！何敢邀圣上之赏。恳乞钦差大人免奏。"钦差闻听此言，点了点头说道："袁先生，不愧人称隐士，实在是清高无比。来，叫年福预备尺头四色，聊表本钦差微意。"袁化赶紧行礼致谢，告辞回庄，不表。钦差年大人向碧霞僧道："高僧辅助官人得回金牌，虽然是假的可见你的一片诚心。今以纹银百两，烦高僧带回宝刹以作香资。"和尚闻听赶紧双手合掌当胸。口诵佛号，并不推辞，领银告辞，回归核桃园关帝庙，不表。钦差又向玉瓣莲花观金针道长韩景和说道："我听海川所言医治司马良的蝎子伤，这倒是

小事，泄机西风寺方能够请出百灵先生，这都是仙长之力。今以白米十石纹银百两聊为相谢。”韩道爷起身告辞。钦差老大人起身抱拳向宏石老二位说道：“武术高强，协力帮办打破七星山七星八宝转心亭，实堪嘉奖。如果二位老侠肯帮办本钦命查办四川事件，但等事毕，奏明圣上，定有升赏。”这句话未能说完，石铎宏勋老哥儿两个，欠身，双手抱拳，说道：“大人，蒙您提拨我等，感激非浅。要叫我们两个人随行到四川也可，暂时之间，我等先回家安置安置。大人起身之后我等按站追赶就是了。”把话说完起身告辞带着徒弟王环走出了公馆。大人又向司徒朗乐嘻嘻的说道：“司徒老英雄，技术高强，非他人可比。今本钦命有意相请一路随行，不知老英雄意下如何？”司徒朗闻听，抱拳说道：“大人，我早有意辅助老大人，这个话我可不敢说，不过随你老人家一路同行，头一样跟我兄弟童林早早晚晚在一处盘桓，如有用我之处，我是万死不辞。”大人连连致谢。就在这般光景，外面人有禀太原府正堂禀见钦差，大人说了一声请。就见他来在里面，先给年大人请安。大人吩咐一声看座，太原府正堂谢坐。大人遂问道：“贵府来见本钦命有事吗？”知府说道：“卑职跟大人回，我在府衙办事，二位少侠前去报信，叫我办理七星山善后，业已办理完毕，特来禀见大人。”钦差点了点头。就见童林在旁边答言：“跟大人回，倒不如你老人家请知府大人到耿家庄，那里有破获的贼人望月牡丹董玉，把他解到太原府审明口供按律治罪。”就在这么个工夫，外面有人报：现有耿庄家的庄主耿文耿武，同定少爷司马良，押着匪犯董玉，来到公馆。请大人示下。”钦差一听遂说道：“好，既然如此，就把耿氏弟兄请进来，有话面谈。”功刻不见甚大，耿文耿武进

来给钦差大人磕头，说道："钦差大人在上，小民耿文耿武给大人磕头。"大人吩咐一声请起，赐坐。不过说了几句客气话，说："我的差人在你的庄上打搅，难得你等弟兄照顾。"耿文耿武见了官还是真说不出话来，唯唯而已。大人还是真正赏脸，临走，亲身送出。然后钦差大人转身来在屋中，遂吩咐太原府正堂，暂时叫他把董玉带回府监，也不必用严刑拷问，单等明日午正，连九转还阳观的老道梁妙兴，两个绑到西门以外就地正法。如果你的属下人等，武术欠精，你只管明言，我这里可以派人前去保护法场。太原府点头答应，撤身下来。派府里头的差役押解董玉回衙不表。钦差老大人把诸事办理完毕，也觉着有点劳累。这才叫众人到前面差官房随意休息。众人撤身下来，到了前面，随意吃喝。此时张方孔秀也回来了。大家不过是说说笑笑，思前想后这一场事，婉转周折还总算是不错。当日吃喝一夜，晚景无书。

次日清晨起来，钦差派司徒朗带领三个孩儿孔秀张方夏九龄，各带军刃够奔太原府，前去保护法场。天到未牌爷儿四个才回来，禀明大人贼匪已然正法，年大人点了点头。遂传出话来，明天大人起马，所有一切应用的物件，叫太原府赶紧备齐，外面答应不表。到了次一日的天明，年大人起来梳洗，梳洗已毕，在场的差官全都来到后面给大人请完了安，然后两旁侍立。就在这么个工夫，太原府的正堂到，禀见年大人报齐。大人朝拜金牌圣旨。拜罢，大人把真上方宝剑悬于肋下。从中预备一口假的，请出宝剑金牌旨意供奉在外面黄亭子之中。年大人站起身形，来在廊檐下。大轿早已备妥，大人升轿，人抬轿起，轿往外走，来在外面，鼓乐喧天，仪仗执事，耀武扬威。童林在大轿头里打着顶马，后面司徒朗

的跟马，两旁众小弟兄们，年福年绿跟随在轿后，亚赛众星捧月相仿。太原府正堂直送在城外，年大人在轿内又说了几句话，叫他回去认真办事，单等事毕听我保奏。知府称谢，回府衙，不表。

第六十三回

报私仇年大人遭毒香　寻解药佟双庆受讥讽

单说年大人等众人往前一站一站的行走。这一天，来在陕西凤翔府。早有本地的知府，带领文武职官迎接到大人的轿前。大人一摆手，众人在后面跟随，一直来到公馆。公馆就在凤翔府西门内路北，门前悬灯结彩，站着多少官人。大轿奔往里面，来到滴水檐前，大人下轿，早有人把金牌圣旨上方宝剑全都供奉在上房屋的迎面。年大人穿着官服，先率领众人朝拜圣旨。以后，大人落坐，叫年福到外面传话所有凤翔府文武官员一体挡驾，单传凤翔府的正堂进来有话面谈。工夫不大，知府刘汉鼎进到里面，一看上面供着圣旨，赶紧三跪九叩行君臣大礼。朝罢给钦差年大人请安。大人吩咐看坐，刘知府连连打躬说道："大人在此卑职我可不敢坐。"年大人笑道："坐下好谈话。"知府坐下。大人略问了问本地风俗民情，刘知府回道："托主上的洪福，大人的虎威，本地面全都奉公守法，无不良之民。"年大人点了点头，遂奉茶送客。刘汉鼎撤身下来回归府衙，不表。

年大人换好便衣，退归了暗间把随行的杨师爷请过来办理公事。童林等也全都下来了，来到前面，看了看。前面有一个大过厅，把隔扇摘下去，过堂风非常凉爽。童林说道，就在过堂给我们摆一桌吧。我们先吃饭，天已不早了。说着话办差的在当中摆放圆桌面，四周围安设椅子，上面摆放杯箸筷碟。童林让坐，把老人家司徒朗让在正当中，童林侧坐相

陪。围着可就是这几个徒弟，司马良，夏九龄，刘俊，杨小香，杨小翠，洪玉耳，孔秀，张方。众人坐在一处不过是高谈阔论，斟酒布菜热闹异常。司徒朗一看，别看我兄弟童海川年纪不大，总得说是正大光明。我要是不遇见我兄弟，焉能度我成人。老英雄一面饮酒一面思索。天可就不早了，就在要掌灯未掌灯的时候，大家饮酒正在出神之际，猛然间就听有人喊："杀了人啦！就这一声不要紧，把童林可给吓着了。赶紧起身由穿堂一直扑奔后面上房，隔着帘栊往里面观看，就见上房屋中灯光四射。童林在外面没敢进去，高声的痰嗽。大人在里面问什么人？童林答言说道我。就听里面说进来。童林来到了里面，先给大人请安，看了看屋中坐着杨有芝杨师爷，旁边站着一个代书。大人问道："海川到后面有事吗？"童林问道："大人后面没见什么动静吗？我们正在前面吃酒，听见有人高声呐喊，杀了人啦。是我不放心，到后面看看大人来。"年大人闻听一皱眉说道："我倒没听见什么动作。不过我跟杨师爷在这里正办着公事，闻见一阵清香扑鼻，既然外面高声喊嚷杀人，赶紧到外面调查调查，查明禀我知晓。"童林撤身往前面走，将然走到院子当中，徒弟们来了，说道："师傅你快去看看去吧，他们调查的原来是厨房里面杀了一个人，有尸无头，你老人家看看去吧。"童林闻听皱着眉，随徒弟们来到厨房，一看果然在院子当中爬着一个死尸，腔子鲜血淋淋不见人头。童林看着着急，低头留神看地上的血迹，顺着血迹往后追，追到后面大人住的上房紧后头有十五间罩房，到罩房下面不见了血迹。童林各处观看，但只见罩房的房檐有一宗物件，仿佛是人头相似，童林脚尖一点地，打垫步拧腰，纵上罩房。一看，果然是一颗人头，一伸手提着发辫晃

身纵将下来。借着灯光一看，这个人头拧眉瞪眼景况难看，在人头上面粘着一个纸条。揭下来一看，上面写的是："夜至三更凉，来到府凤翔，清官原无恨，暂用浊目香，厨役多不洁，因而刀下亡，若要明此事，石铎知其详。"童林看完一怔。遂手提人头，叫手下办差的人等："你们看看这颗人头究竟是谁，查明白了好报告大人。"旁边有办差的姓王，胆量最大，外号叫王大胆儿。他走在近前说道："侠客爷您把人头赏给我看看。我是这里的老人，差不多的，我都知道。"说话的时候，打童林手中把这颗人头接过来。拉着耳朵面对面的观看。他不看则可，一看，不觉吓了一跳。就见这颗人头拧眉瞪眼异常难看。王大胆儿一瞧，心中一害怕，吧的一声，人头坠地。王大胆儿这才说道："跟侠客爷回，我看出来了，他就是咱们这里的厨子陈师傅。他怎么会被人一刀杀死？没别的，求侠客爷回明大人，给他访查凶手，雪冤报仇，你老人家就多多的美言吧。"童林一听，叫王大胆儿把人头拿到前面，跟尸身合并在一处。童林拿着字柬一直够奔上房。到了上房，见着大人，说道："跟大人回，童林一时粗心大意，竟有胆大的贼人，来到公馆刀斩厨役。临行留下字柬，请大人观看。"大人闻听，接过来，看了看，往桌案上一放，遂用手擦眼。童林问道大人觉着怎么样，年大人紧皱双眉，说道："海川哪，我自从闻过异香之气后，就觉着二目疼痛。还是一时比一时重。我看这个字柬上面写的明白，他用的是浊目香。这个浊目香，我可不知道他是怎么一件东西，因为什么他把眼睛浊的那么难过。"此时随行的众委员全都来了。就在这么个工夫，知府刘汉鼎到了，捧着大帽子直吓的他浑身立抖，来在里面给大人请安，说道："卑职地面不静，潜藏匪人，胆大贼人来在公馆，

刀斩厨役，求大人恩施格外。”年大人说道：“今有胆大贼人，夜入公馆执刀行凶，斩杀厨役，明是目无国法，我给你十天限期，务将贼人捕获，若限满不能拿获，贵府听参。”知府赶紧跪倒磕头，谢过大人，取过文房四宝，把贼人留的词句抄写一张，告辞回衙派人捉拿凶手，不表。此时年大人二目疼痛难忍，顺着虎目之中热泪滚滚。旁边杨师爷也双手捂眼，疼的他直哎哟。书童也是疼的哭。年大人又吩咐一声：“海川，你到外面传话，先把厨役用棺成殓，知会尸亲领尸掩埋，嗣后拿住凶手再给他报仇也就是了。”童林连连答应，撤身下来。告诉自己的师哥司徒朗，带领着众小弟兄们在后面上房保护大人。自己来在前面，吩咐凤翔府的官人，暂时把厨役收殓掩埋不表。单说是童林在差官房一坐，自己闷闷不乐，暗含着思想，一事未了一事复来，照这么看来，到了成都府还不知道出多少事呢。

此时已天光大亮，童林到了后面上房，再一看，大人此时双目浮肿热泪直流，疼痛难忍。杨师爷跟书童两个人也是哼咳不止。童林到里面先给大人请安，问问大人眼疾如何？大人叫了一声：“海川哪！此时我这两只眼睛疼痛，这应该怎么办呢？”童林叫差人把凤翔府的著名眼科大夫请来，先给大人看看。差役答应，跟着请了两位有名的医生。一位姓雷叫雷万汤，别号人称赛华陀。一位是进士何缓王守和。两位大夫针灸方脉件件精通，惟独对于眼科尤其是他们专能。陪在上房，二位先生给大人请完了安，见双目红肿高起，热泪直流。王先生看完了说道：“大人您这眼疾知道是怎么得的吗？”年大人未肯明言，只说是：“闻见一股异香喷鼻，受人的暗算，他这个香的名字，叫作浊目香。不知二位可有方法给本钦命

医治么?”二位先生闻听此言，一皱眉说道：“跟大人回，要说您是暴发火眼，心火上升，不论是起翳起翳，不敢说是手到病除，大概也费不了多大事。惟独这种浊目香，我们虽没见过，可听人家传言，这种东西要是伤着人，七七四十九天准死。无论多高明的医生也难以措手，我等才疏学浅，实不能为力。我给你老人家开一个汤药方，喝下去虽然不能医治双目，准保毒火不能入内，能够多延迟些个日子。然后您再访高明。”说话的光景预备文房四宝，雷先生开了一个方子，交给童林，临行之时，告诉童林千万别给大人敷各种眼药，这种浊目香伤了眼，不沾别的药，他的功效倒慢，越沾别的药他越厉害。把话说完，二位医生告辞。童林遂派人给大人打药，二次来在上房。大人问：“海川哪，方才据那二位先生所说，七七四十九天，准把本钦命疼死。这对字柬上面写的明白，有石老侠客的名字。据我想，大概这是借刀杀人，一定是石老侠客，得罪了江湖绿林之人，故尔暗用浊目香谋害于我。此事要打算解决，大概要有石老侠客在此就行了。你说这个事怎么这末不凑巧，正赶上宏石二位老侠回家。他们又住在山西太原府，一时之间怎么能够来的到呢!”童林在旁边听着也是着急。依着他的主意，他打算单人独自够奔太原，把石老侠客请了来。问问从中的底细，或有挽救之法，也未可知。就在这么个工夫，差人把药熬得了，童林劝大人把这付药喝下去。又过了一会儿，童林这才问道：“您喝下这付药去觉着怎么样。”大人说道：“我觉乎着心中凉爽点儿。”童林点了点头，大人复又说道：“你到前面跟他们计议，想个什么法子把石老侠客请来，好给本钦命医治二目。倘若目疾痊愈，我好动身早到成都。”童林听完了大人这片话，自己转身出去，

够奔前面差官房。来在里面众人问道："里面大人的眼疾怎么样？"童林就把雷王二位先生所说的那片话，跟众小弟兄们略微谈了谈。大家听了全都束手无策。童林也是咳声叹气。

就在这么个工夫，外面的差役进来，说道："禀报侠客爷，外面有二位年迈苍苍的老者，一位姓石一位姓宏，每人还带着两个徒弟，要求见侠客。"童林闻听心中欢喜，这可真想不倒二位老人家全都来了。童林带领众小弟兄，同着司徒朗一同迎接到大门外。留神观看，果然是石金声与宏勋，每人带着两个徒弟。童林往前抢步抱拳，说道："不知二位老哥哥到此，恕我等未能远迎，望求二位海涵。二位老英雄还礼说道："兄弟这是怎么说的，还敢劳你们各位迎接我，有什么话里面谈吧。说话之间，谦谦让让一直来到里面差官房。到了里面彼此行礼，然后各自落坐。童林问道："二位老哥哥自从太原分手，怎么直到如今才到了凤翔呢？"石爷闻听，用手一指，说道："兄弟，就耽误在他们的身上了。我给你见见吧。"遂点手说道："过来，你先给你师叔行个礼。这也不是外人，家住京南霸州童家屯，姓童名林号海川，外号人称镇八方紫面昆仑侠。我时常对你提的童师叔。"这两个人走过来行礼。童林一看，但只见这个人身高约在五尺，细腰扎臂，身上穿一件老羊皮袄，青绸子调面反穿着，腰里系着一根绒绳，脚底下穿一双大毡靴，头上戴一顶卷沿大毡帽，往脸上观看，细眉长目，鼻直口阔，三山得配，大耳朝怀。就见石爷用手一指说道："兄弟，这是我的大徒弟，姓万名芳号叫里鹏，闯荡江湖人送外号叫玉顶金鹰。就皆因他在头顶有一簇白头发，故尔得这么个美称。我们跟宏大弟回到家中，把所有的事全都安置了。宏大弟他把他的彩凤山那里就算是散了伙了。火焚

祥云岛。带着他两个徒弟，一个海底灯孙亮，一个闪电流光何瑞，到了我的家中商量商量，要一同前行追赶大人。这个话还是王环说的，叫我们大家等他师哥三天。说万里鹏来了信了，不出三天必要到我的家中看望于我。等他来了好一同带着前来到公馆，还得求兄弟你在大人面前多多的美言。对于我们哥儿两个倒没的说的。不过求你提拔提拔这几个孩子。故此耽误了几天。”说着话万芳给童林行礼，童林用手相掺。然后又给众人指引指引，给司徒朗磕头，全都不在话下。这时候宏爷在旁边叫他两个徒弟孙亮何瑞，两个没有头发的老美过来也是跟众人行礼，大家彼此都引见引见。石爷问道：“童贤弟，听说大人昨天到的，他老人家为什么还未起马，你给我到里面言语一声，我到里面给大人请请安。”童林闻听石爷的言语，不由得长叹了一口气，说道：“我们正在这里盼望老哥哥你呢。天假其便，你到了。”石爷一听这个话遂问道：“兄弟难道说有什么事吗？”童林闻听此言，由打腰间取出来抄写的那八句话的字柬，向着石爷一递。石爷接过来一看，原来是东拉西扯，粗粗淡淡这么八句话。上面写的是：夜至三更凉，来到府凤翔，清官原无恨，暂用浊目香，厨役多不洁，因而刀下亡，若要明此事，石铎知其详。石爷看到这里，用手一抖银髯说道：“哎呀！小冤家，你就要了我的命了。”童林闻听此言说道：“老哥哥你先别着急。你说这个浊目香浊人的二目，此时大人二目疼痛难忍，医药无效。方才请来最高明的先生，他们说浊目香把人眼睛浊了，七七四十九天准死。无论多高明的先生，也难以诊治。老人家你可知道浊目香的来历吗？”

石爷闻听，说道：“童贤弟要说浊目香，我可未能亲自得

见，不过听人家谈过。这路香长下里约在四寸，粗与筷箸相仿，把他燃着了人一闻见那个烟，就觉一阵异香，必然顺着鼻孔之中往里吸气，吸的力量越大，眼睛疼的越厉害。这宗东西还是真正无法诊治，七七四十九天，不但双目疼瞎，还得把人生生疼死。赶人要是吸的力量大了，用不了四十九天，不过月余就把人疼死了。”童林一听这句话，叫了一声：“老哥哥，听你之言，难道说一点儿治疗之法皆无吗？”石爷接着说道：“这种浊目香听江湖上人谈说，其形就像佛香一般，燃烧着了但闻一阵异香扑鼻。只要是人一闻见，上通脑髓，直达二目，专浊人的两个瞳人。无论多高明的眼科大夫，也治不了。七七四十九日能够把人生生疼死。非得有他们自配的一种八宝莲花露，这种八宝莲花露的治法，我略晓一二，从中有几位药材不多，不过手续过繁。里面的药材可就是羊肝，龙胆，夜明砂，桑叶，冰片各二两。这个药材不算什么，从中最不容易得的，可就是三冬雪，九秋霜，中伏雨，各取三杯，外加莲花露蕊，共四磁罐，再用荷叶绸布蒙口，埋地三尺。三年后，把此罐刨将出来，把封口的荷叶绸子打开，罐中满满当当的雪霜白的白霜。所有一切的药材，沉在霜的下面。取上面的白霜用净水冲化，灌入瓶中其色立变为鲜黄色，取名为八宝莲花露。所难的就是这三冬雪，九秋霜，中伏雨。比如说这个时令未曾降下雨雪。那就得等着明年再制，假如说五年未得着这三味药材，五年也配不了八宝莲花露。”在场的众人一听石老侠客说出八宝莲花露制法如此之难，一位位莫不紧皱双眉，全都是咳声叹气。

从中就是镇八方紫面昆仑童林这个人心直口快，说道：“老哥哥，你净说制药的难处，大概这个浊目香的来源，你必

能知其详细，要不然贼人临去，留下的字柬上面有你的名字呢！”石爷闻听童林这一句话，老人家把虎目圆翻，用手一指自己身背后站着这个徒弟说了一声：“冤家，此事皆因你一人身上所起，到如今祸比天大。如果年大人他老人家有个舛错，我师徒碎尸万段，不足以谢此过也。”大家一听，全都回头一看石爷用手指的这个人。就见他身上穿一件老羊皮袄，毛朝外，腰系绒绳，足穿着一双大毡靴，头上戴着一顶卷沿的大毡帽，往脸上观看，四方的脸，面白素素，剑眉阔目，鼻直口正，颌下无须，倒是像貌堂堂，表现着一团的正气。大家正在观看，就听童林问道：“老哥哥，小弟不明，因何事在他人的身上？”石铎闻听此言，先长叹了一口气，叫一声：“童贤弟你不要忙，听愚兄慢慢的跟你讲来。”

书中代言，老人家手指的这个徒弟，姓万单字名芳，号叫里鹏，别号人称玉顶金鹰，只因他头顶当中有一簇白发，故此得这么一个美称。自幼跟随老人家练艺多年，石老侠传给他蹿高纵矮各种的武术最得意的就是一对练子枪。这个枪又名双头五节笔管枪。还有一样出奇的本事，就是寒暑不侵。万芳这个人的生性古怪，他要学一辈古人，彭公案上的小方朔欧阳德到了夏景天穿着皮袄戴着毡帽，冬天的时候穿纱袍，手里头还要拿着把扇子。只顾他这么一来不要紧，老人家石爷由心里头就不愿意，说道：“万芳，我教给你武术叫你行为端正，秉定天职，行侠义道，咱们的宗旨就是不为己身事，专为他人忙。有能耐也不必显露。像你练寒暑不侵，何必表显出来呢！像你身上的技艺也不过大树之叶，你还这样的张狂！岂不叫天下的英雄耻笑。你要改了这种装束，你倒能上我这里来，如果不听师训，请你不必登门。万芳被师傅数说了几

句，他可就由打山西太原府小王家坨石老侠的家中起身，自己到各处闯荡江湖。每逢到了年节，或是石老侠的诞辰，他必要亲身前来。话可虽然是这么说，他这身衣裳还是不改。他这一不改他这个穿章打扮不大要紧，这才叫祸从天降。就在陕西凤翔府有一座金凤山，山上有一座大庙，叫作古刹玉皇顶，里面的方丈叫慧斌，外号人称爱斗金蛟双钢掌。此人的武术高强，手下有几个门人弟子，其中最得意的就是他的大门人，名叫高飞，号叫远林，外号人称铁爪鹞子。因他练过鹰爪力。在和尚的面前说一不二。和尚教给他一对双头五节笔管枪，他也练寒暑不侵。每逢夏令，穿皮袄戴毡帽。有人跟他说："你练寒暑不侵的工夫，使双头五节笔管枪，外头像你这样的还有没有？"高飞说道："除去老前辈小方朔欧阳德，再没有像我的了。"高飞这句话还没说完，就见那人连连摆手，说道："最近有一人，此人大概你也有个耳闻，就是石金声的徒弟名叫万芳，此人的穿章打扮手使的军刃，跟你一般无二，此人口出狂言，说有跟他一样的全是跟他学的。"这句话还未曾说完，把个高飞直气得拧眉蹬目哇呀呀的喊叫。这个地方就叫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其实说话的这个人，两无仇隙。这一句话不要紧，才惹得金凤山山败人亡。不表这个人从中说了这几句闲话。

单说高飞自从此遂恼恨万芳，这一日得暇把自己的应用物件，收拾齐备，带好了盘川，由打金凤山古刹玉皇顶起身，一直奔往山西太原府，到小王家坨，打听石爷的住宅。有人指引，来到石爷的门首。上台阶跟手下人打听：借您光这是石老侠客的住宅吗？手下人说："不错，你找那位？"高飞说道："我找你们这里老侠客的弟子万芳，号里鹏。"门房人一

听未免心中暗笑，想道：这才叫什么人玩什么鸟，我们少爷也是这样穿章打扮，他也是这样穿章打扮。这可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想到这里，说道："你贵姓？你要找他？他不常上这里来了。"高飞一想，没法。人家不常上这里来，难道说还能在这等着不成吗。自己无法只可由打太原回归金凤山。过了数月后又前来到了太原府石宅门首打听，也是时不凑巧又赶上万芳没在石宅。一连找了三次，俱未访着。高飞心中怒气不消。后来他想出一个主意来：倒不如我在小王家坨附近，大小我做他两案，临行之时我在墙上留下你的名姓。到那时不用我找你，自有官人拿你。钻水取火轧沙求油，各处访拿于你。你是侠客的门人弟子，你要知到了必然自己投首到案，这也判不了他多大的罪名，不过暂时把他搁在牢狱之中寄押。但等天晚施展武术，再将他从狱里面救出来。找个无人的所在，我们两个人，比试高低。高飞在小王家坨，坊前左右各处踩了踩道。就在小王家坨的西村口，靠着北面大道旁边，有个半截篱笆圈。里面北为上一遛三间，景象颓靡不振，看那个样儿住房的主儿，不甚富足。自己一想，我要是做案还是在这一家。比如说，我到了里面偷盗窃取，我也不能够多拿。真要是偷有钱之家，他要是丢个三十两五十两的东西，他也不在乎犯不上找麻烦去报官。他要是不报官，怎么能叫万芳知道呢。我要是在这小户人家做一案，无论偷取他的什么，他必然情急报到当官，好前去捉拿万里鹏。自己越想越对，于是进了西村口。找了个二荤馆，到里面吃喝已毕。出来找了一个树林子，到了林子里面，盘膝打坐，静等夜晚前去做案。天交二更，赶紧起来，掸了掸身上的土，摸了摸腰中的军刃，然后扎撒臂膀，各处观看。但只见满天星

斗一轮明月，照得分外光明。自己看罢，高高兴兴顺着大道够奔那三间上房。赶到来在篱笆外，听左近别无动作，也用不着掏问路石子。看了看院子里很平坦，知道乡间的住户不是很富之家，里面不至于有什么人防守。也搭着他是艺高人胆大，想到这里，将身形越入了篱笆院。蹑足潜踪一直够奔北上房。看了看这三间北房是一明两暗，东里间微有灯光，西边是黑暗暗。自己看明白了，凑到东暗间的窗棂下，双手爬伏着窗台侧耳窃听。就听里面有妇人尚未睡觉，念念叨叨的哄小孩儿的声音。高飞听到这里，他那个意思打算刺透窗棂纸，眇目往里观看。还未曾把树棕取出来，将然一搂老羊皮袄，就觉乎着身背后有人照着自己肩头吧就是一掌。高飞吓了一跳，赶紧回头观看。就是一条白线，已然纵到了北上房冲着自己连连点手，跟着一飘髯纵到外面。高飞一看，随着一纵，也到了房上，跟着又一换腰，来到了外面。就见头里这个人已然到了道边。高飞暗想，何人胆大，竟敢奚落我高飞。自己随着一伏腰往前追赶，追了个首尾相连。高飞探臂膀，那个意思要撤出自己军刃。将然把身形站稳，就见前面这人把身一转，左手在高飞面前一晃，蹦起来一腿。就听嘣的一声，把高飞踹倒在地。高飞将然要用鲤鱼打挺的工夫，双手按地打算要起来，那焉得能够。就见人家用脚一点他的后脊背，就听那人噗嗤一乐道："小冤家夜晚之间，闯入了民宅，窗外窃听，岂是侠义所为。小冤家，人大心大，竟有如此禽兽的行为。这一家，他本姓王，人家又居孀，只有三岁的幼童。你黄昏之间到此，定怀不良，我门户之中岂有此种淫贼。"说话之间呛啷啷一声响，掣出来宝刃够奔高飞的脖项，说道："我留你这种败类何用，倒不如结果你的性命。"高飞闻听刀

响，猛然一抬头，刷啦一道立闪，光芒芒，冷森森，够奔自己脖项而来。高飞一害怕，脖项往下一缩，只听哧的一声鲜血崩流。这一来可是怨高飞。他要是纹丝不动，一点儿也不要紧。他这一害怕，往下一缩脖不要紧，把他的左耳削落。只疼的他说道："哎哟！"背脸观看，就见自己身背后站着这个人，中等身材，细腰扎臂，身穿米色绸子大褂，背后勒着绒绳，胸前打着麻花蝴蝶扣，背后背着刀鞘，脚底下厚底云鞋，往脸上观看，面若银盆，白剪子股的小辫，颌下一部银髯，散满了前胸。手中拢着一口明晃晃的宝刃。高飞看着面熟。猛然想起来了，非是别人，正是山西太原府小王家坨，老英雄石铎石金声。高飞叫道："老大爷，孩儿跟你老人家远日无冤近日无仇，因何竟意狠心毒，今日刀削孩儿的左耳。"这一句话还未说完，就见那位老人家宝刀还鞘，双手托髯说道："嗳呀，了不的了！这是怎么说的，原来是侄儿你呀。"

书中代言，果然是石金声，只皆因老人家由打弃却江湖，在家中务农为业，以度晚年。别看他老人家弃却江湖绿林道，可没把功夫扔下。每天到晚饭后定更时，必要背背宝刃由打家中出来，围着小王家坨村，前后绕三个弯儿。明着就算温习他老人家的功夫，暗含着就是应着那句俗语：英雄护三村。每日如是。老人家把小王家坨治的，夜不闭户，路不拾遗。要按江湖上说，高来高去，陆地飞腾，有名望的绿林，都跟石老侠客有个面儿。不但不在小王家坨做案，还要加意的保护。要说偷猫盗狗的无名之辈，有老人家在此居住，他也不敢来。今日晚饭后，他老人家将然绕在西村口，到了北大道，见一条黑影，心说竟有胆大的贼人，要在小王家坨做案。越想越有气。遂在后面紧追。石金声留神细看，火儿更大了。就见

这条黑影身上穿着老羊皮袄，毛朝外，头上戴着卷沿大毡帽，自己这才明白。我打量是谁，原来是万芳。好冤家，由打那一年，我数说你几句，不叫你穿老羊皮袄，小冤家置若罔闻，走出王家坨，离开了太原府，错非是三节两寿，永不在我的目前。在这黑夜之间，他施展夜行术，难道说这个小子还不怀好意吗。真要是如此，我是定当不容。我要整理门户，手持军刃将小冤家结果性命，方消胸中的恶气。遂在后面紧紧的跟随，来到了北大道的外面三间草房，半截篱笆圈的切近。就见这条黑影一晃身跳进了篱笆圈。老人家一想，我在后面追赶，要不然早已把他拿获，所为的就是看他个水落石出。常言说的好拿贼要赃，捉奸要双，小冤家人大心大，他还不是偷盗窃取，赶情还要采花做案。石金声也是一越身，跳到了院中，但看他的动作。一看，小子凑在人家的窗户切近，侧耳窃听。后来一看，他要取树棕破人家的窗户纸。就在此时，在他的身背后用掌拍他的肩头，然后纵上了屋顶，向他连连的点手。遂追了个首尾相连，石铎一腿将他踹倒埃尘，高飞将然要双手按地爬起来，老人家一脚踏住后脊背，伸手亮军刃。老侠客知道是自己的徒弟万芳，怎么也没想到是高飞。手中擎着军刃不忍将他一刀结果性命，故意威吓威吓他改了前非把刀在他脖项上一晃。老人家是无心剁高飞，高飞是有心躲，也算天理该着，哧的一声削去左耳。高飞认出来是老人家了，遂叫道大爷。老人家一看，却原来是高飞，不是万芳。老人家心中后悔，遂用手相掺，叫了一声："贤侄，这是怎么说的！你黑夜之间时至三更，来到孀妇的院中有何用意？当着为伯要你明言。"高飞并不隐瞒，实话实话，就把自己因为不服万芳，因为他穿章打扮与我一样，并且手中军刃还是一

般无二，他也是侠客的徒弟，我也是侠客的徒弟，我们哥儿两个要比试比试，较量技艺高低，我由打凤翔府金凤山奔往太原一连数次，怎奈缘浅，未跟我师哥遇着。是我一时比试心盛，要在太原府小王家坨附近坊前左右做两案，临行之时留下我师哥的名字，他必投案，那时我再救将出来，我们哥儿两个相逢见面，再相比较。今天我来到这一家宅院，我可不知道人家是居孀的妇人，总算我白昼之间，踩道之时一时粗鲁，皆因我年青。至于您刀削左耳，不怨你手下无情，皆是咎由自取。你自管走你的，别看您刀削我的左耳，我是绝不恨怨。”石爷闻听此言哈哈一阵大笑：“竖大指说道，不枉你是侠客的门人，你们师徒果然是正大光明，石铎我钦佩贤侄。既然如此说，我也不能叫你走，随为伯的到我家中，我给你置备酒筵，与贤侄你压惊暖疼。”说话之间，石爷下腰，一伸手先把地下的耳朵拾起来，不住的谦让。高飞一看，有心不同老人家走，倒显着怀恨在心，倒不如暂时跟到他的家中。无论怎样摆酒暖疼，刀削左耳残伤了我的肢体，此仇不共戴天，我也得想法以雪此恨。自己只得抓了一把土，向伤处一捂，止住了血迹，跟着老人家回家。到了门首老人家叫了一声开门哪，里面手下人答应，撤去上下插管，门分左右。老人家叫了一声，贤侄随我来。老人家带着高飞一直够奔里面厅房，到了厅房先让他坐下。吩咐手下人到了后面取纹银二百两，红绸子一方。家人答应，又派人取金疮药，药取了来用水给他冲洗刀伤上好了金疮药，不过就是止疼。又吩咐手下人到后面厨房无论有什么冷荤热素干鲜果品赶紧预备。工夫不大，席已摆好，让高飞上首落坐。高飞说道：“老人家，无论如何我也不敢坐。你老人家是老前辈，不用打别处论，就

说我的亲师伯方伯林，他跟你老是把兄弟，他老人家的亲兄弟是我老师，跟你老人家又是交称莫逆。您想我敢坐在那里吗！”石爷闻听，未免一笑，遂说：“贤侄，我把你让到上坐，有我的用意。要不然还慢说你，就是你恩师，我兄弟慧斌，有我在场他也不敢公然上坐。这一次不是我得罪贤侄你，故尔让在上坐，我算陪情。无论如何你得上坐。”高飞只得上坐，老人家亲自满酒三杯。满完了酒，手下人把红绸子银两取了来。老人家把他耳朵包在红绸子里面，向高飞说道：“这是你的耳朵，父精母血不可抛弃，带在身边。”二百两白银放在桌案之上。叫声：“贤侄，你来看，这二百纹银带在身边，作为暖疼酒席，也算是压惊。无论如何，千不对，万不对，都是为伯我不对。”高飞一看老人家这个样儿，连连摆手叫了一声：“老伯，你给我摆上一桌酒席，那就算给我压惊暖疼了，小侄我领情。要说纹银二百两，小侄我腰中带着有盘费，我可不敢领受。”石爷说道：“我这个人，说到那里就办到那里。我叫你拿着，你就拿着。你要是不拿着的话，那就算是你怀仇在心。”高飞一听石爷说的这个话，就不肯不要了。遂说道：“既然老伯如此厚赠，小侄我就谢谢了。”遂拾起来带在兜囊。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吃喝已毕，高飞站起身形抱拳当胸，口称：“老伯，小侄打搅了，此时天已大亮，我要与您告辞回归金凤山了。”石爷说道：“好，按说应当屈留贤侄，你在此多住个三天五日，怎奈此时机会不对，我也不敢多留。可有一件既然你要回金凤山面见你师傅，我可有几句言语嘱咐于你。今日之事要你实话实说，只要你说了实话，我们哥儿两个仍有交情在，千万不可误会，致伤了数十年的交情。”高飞闻听，连连说道：“师伯只管万安，您此次削我的左耳，不是出于有

意，总算无心，就算把孩儿我结果性命，那都得算我情屈命不屈。”石爷闻听说：“好，既然如此，贤侄我可也不远送了。”

将话说完，高飞由打王家坨石宅动身，一直回归凤翔府金凤山。到了古刹玉皇顶，一进山门往后走，奔往禅堂，见了方丈慧斌。高飞看见了自己恩师，赶紧抢行几步，跪倒埃尘说道：“师傅在上，弟子高飞给恩师磕头。”和尚问道：“高飞，你不在庙中，往那里去了？”高飞一听，二眸子一转计上心来，心说我何不如此如此。我要报老匹夫石铎刀削左耳之仇就在今天。他未曾说话，二目落泪，叫道：“师傅，我到了一趟山西太原府。”和尚还未等高飞往下再言，哈哈一阵狂笑，遂说道：“高飞，你这是上了一趟山西太原府，你就把你的左耳丢失。据我看你，要再上一趟山东济南府，你面孔上的五官，就许一样不留。你还不将你左耳因何丢失，实话实说。倘有一字隐瞒，老夫不容。”高飞遂说道：“师傅，您要问。只皆因弟子我接了一封书信，打开观瞧，非是别人，原来是山西太原府小王家坨，银面仙猿铁臂昆仑石老侠客的弟子，玉顶金鹰万里鹏来的。他言说，他跟他老师所学的枪招比我高，特来信约我到太原府比试。孩儿一想，万芳来信无理要求。也是孩儿我一时心粗，未曾禀明恩师，奔往太原府。到了小王家坨石宅，见着我老大爷石铎。他老人家，把我陪至在里面，给我一指引万芳万里鹏，不过略叙了几句客气话。后来，万芳果然当面要赌斗输赢。我们两个人各举军刃，在院中动手，也不是弟子说句大话，像万芳他如何赢的了我。动手不到二十个照面，被弟子一脚将他踢倒尘埃，打掉了单管枪。要是论起来，石大爷跟您有交情，无论如何我跟万芳我们两人，总算是小孩子，我们两个人的输赢，难道说还算什么吗！不承

想我石老大爷在旁边一看，一语未发，亮出宝刀跟孩儿我当场动手。孩儿一看，赶紧说道："石大爷你是我的长辈，我焉敢跟您动手，就让说是动手，我焉能敌的过您。石铎用手一指，叫声高飞，量你有多大本领，敢来到我的宅院打伤我的弟子。今天你要打算脱逃势比登天还难。蹿过来，举刀便剁。孩儿万般出在无奈，只可以凭手中军刃接架相还。我跟石老侠战了到四十个照面，是我一时不慎，被他一脚踢倒。要像踢倒也就算是了，又谁想他的心狠意毒，用脚踏着孩儿的脊背，用手点指，叫声高飞，你们师徒欺我太甚。今天斩去你的左耳，叫你回归古刹玉皇顶，见你老师说明，就提我们师徒在家中等候，如果半月不到，我到你们的金凤山，跟你的老师势不两立。"这句话还未曾说完，就见爱斗金蛟双铜掌慧斌，念了一声南无阿弥陀佛，听了这句话，不由得起心中火。两条腿在下一搭拉，面门有一条肉，这块肉一晃，身不由自主一动，浑身用力把他身底下坐的这张硬木大圈椅，咔嚓坐了个粉碎。这也就是和尚，换一个人早已将身形栽倒。慧斌暗想道：石铎跟我的兄长方奎，冲北磕头拜为金兰之好，跟我也算是不错。数十年来我们弟兄在一处盘桓，堪称莫逆，谁都不忍相离。到如今刀削我弟子左耳，有意到我金凤山寻仇，你说他这不是无故反复吗！真正是可恼。又一想据高飞一面之词，也许他搬动是非。按说他是我的弟子，既然被别人欺辱，我就应当下山替他报仇。但是不可因他一言，伤了我弟兄的感情，到那时反为不美。自己想到这里，早有手下的弟子把残坏的椅子收拾开，又另搬来一张。和尚将身形坐稳，叫了一声："高飞，你说石老英雄刀削左耳，我未曾亲眼得见，分明是任意在外面招摇。这一次来至在我的面前，还要凭你

的是非之舌，搬动是非，我要不看师生之情，我就当重责，还不与我下去。”高飞自己思索：我打算借刀杀人，报仇雪恨，故此我才说了这一片谎言，有谁知我的老师不听。难道说，我的左耳白掉了不成吗？今天不想落到这般光景。我何不如此如此。遂说道：“老师，弟子被石铎刀削左耳小事，弟子所惟恐，怕他等来在金凤山不利老师，你我师生所作所为敢说是光明正大。到如今石老侠刀削左耳，分明是欺辱老师。倒不是弟子怀恨在心，非要老师你老人家下山不可。千万师傅你老人家可别多想，我所为回山报信，师傅你老人家不出头，保全我们金凤山古刹玉皇顶的威风。外人闻知不说你老人家宽洪大量，反说你老惧怕石金声。”高飞把话说完，委委屈屈恸哭不已。和尚闻听高飞这片言语，自己心中暗含着叫自己的名字：“慧斌哪慧斌，高飞既然是你的弟子，被人欺辱，跪倒面前，放声恸哭。这还是我徒弟，就是别位跪在我的面前哀求，我都应伸手援助，不然我怎么称得赤胆侠呢。然而有一件，这个孩子说话不准确真，要是听他一面之词伤了我们弟兄的感情。你说不管又对不过我们师生的情场。和尚踌躇多时，万般出在无已所奈，叫了一声：“高飞，这个话这么说吧，你叫为师下山到太原府小王家坨找石铎给你报仇，可有一件，孩儿你所说之话我不敢完全信以为实，等我调查调查，如果当真有这么一回事，为师我豁出死命，也要给你报仇雪恨。比如说，你心急，非要当时报仇不可，那只可你自己下山复仇，就是你惹出滔天大祸，都有为师我一面承当。”和尚今天说出这句话不要紧，才招出来数百年清静禅林变作了杀人的战场，结果落到身首异处不表。单说高飞听老师说了这么一片话：“报仇无论惹出多大的祸，都有老师一面承当。”赶紧向上磕

头，说道："老师这个话可是您说的！弟子我这就告辞。弟子我有能耐报仇，如果能够把老匹夫石铎结果性命，我还见老师您的面。如果没能耐报仇，我也无颜与老师见面了。"把话说完，站起身形，抹身就走。出离玉皇顶下了金凤山，在附近的村庄找了个店暂时存身。自己心想要凭武学找石金声报仇，还别说就是我高飞，就是比我再高上十倍，也未必能赢的了。自己思索了三四天，猛然想起来了。就在凤翔府的西关外，离城十里多地有一座段龙山。里面有个段龙涧为首的大王白路冲，别号叫作白天王。哨聚数百名喽罗兵，打劫过往客商。后来声势浩大，可就不做江湖的买卖了。在段龙山开垦种地，不纳钱粮。他手底下有一个军师，姓李名吉，别号人称狼狈。他由七星山大寨，被段国基用言语激怒，把他羞走。他遂投往段龙涧，天王加封他为护国军师。高飞他在古刹玉皇顶居住之时，不断的常到段龙山来。天王手下的人，没有不认识的，其中最接近的可就是军师狼狈。他们两个也得说是人以类聚，因为臭味相投，可称交成莫逆。高飞今天把他想起来了。在店房之中算还了店饭账，起身奔往段龙涧面见李吉，谈到自己受辱，被石铎削去左耳，拜求恩师报仇，和尚不管，万般无奈才来到哥哥您这里。李吉一听微然一笑，遂说道："谁叫你跟哥哥相好呢。"转身遂将自己皮箱拿过来，"哥哥我可不卖。这错非是有交情，我可不能跟你谈。"说着话，站起身形，遂将自己皮箱的锁打开，取出一个包来。打开包一看，里面有两个硬木匣一大一小。他把这个小的打开，叫高飞道："兄弟，你看看就有这么一块东西在掌握之中，要石铎的性命并不费吹灰之力。"说话之间，高飞留神观看，但只见由打匣内取出这么一块类似檀香，有小指粗细，大概有

四寸多长。高飞看着不懂，遂问道："哥哥，这是何物，这么厉害。"李吉一乐，说道："兄弟，这也不是哥哥展才。这是我自配的一种妙品，名叫浊目香，只要把香燃着，香烟吸入鼻孔之中，上达二目，立刻眼疼。七七四十九天，能够把人生生疼死。不论多高明的先生也治不好。研究这个药可不是一位了，他们全是制不得法。这是我自己亲手试验，百发百中。"把话说完了，把香仍然放在硬木匣，说道："兄弟，要解浊目香，非得这个匣中的八宝莲花露。"说着也拿出来给高飞看看。看毕，仍然用盖布包好。说了一声："兄弟，你拿去吧，论说是千金难买。"高飞伸手接过来意欲磕头行礼。李吉一摆手，道："我们不是那个交情，金钱我都不要，何况是行礼呢。咱们有咱们的交情在，将来兄弟你但得一步地，千万可别忘了哥哥。"高飞欢欢喜喜，把浊目香八宝莲花露带好，遂说道："哥哥，我本有意在您这里盘桓些个日子，怎奈我报仇的心胜，我马上就要跟哥告辞。"高飞由打段龙涧动身，并未回归古刹玉皇顶，一直奔往太原府。到了小王家坨附近住下，就等夜晚不利石金声，天到夜晚入石宅各处窥探。又谁知，石老侠警备严密。自己着急，真正是无法下手。一连数次，皆未得手。石金声自打得罪了高飞，无论昼夜防范非常严密，高飞实在无法。可巧此时，正逢年大人来在了凤翔府。高飞一想，别看我算计不了石铎，算计算计年羹尧。我用浊目香把年羹尧二目浊伤，我用诗句把石铎写在上面，官人必然拿石铎到案，将老匹夫致于死地。然后再献八宝莲花露给钦差医治二目，岂不两全齐美。他把主意拿妥，跟人一打听钦差的公馆打落在何方，有人对他说明，这才奔往西城。到了西门里一看，是路北不远有一座大门，宫灯彩绸悬灯结彩，

在门前站着武泛官军三班人役忙个不了。他在前后左右看罢，一边走着一边思索。暗想道：我要是用浊目香浊伤钦差二目，听说跟随钦差随行的委员全都是成了名的侠客，武术高强。我只身一人焉能够办的到哇。又一想，既要报老儿石金声削耳之仇恨，我只得将成败置之度外了。把主意拿妥，找个僻幽的所在，静等时光。直耗到天色傍晚，自己暗自收拾齐毕。腰里头拨门撬户的各种小家伙，火折子火扇子火筒子样样收拾齐毕，暗带浊目香，一直奔往公馆。顺着西面的大墙一直往北，天可就黄昏了，已然就要掌灯。他顺着大墙往后走来，堪堪到了北头儿，他向各处观看，四外无人，脚尖点地，往起一纵，单胳膊肘跨住大墙，看看里面并无动作，才纵入里面。窜房越脊，滚脊爬坡，各处里暗探，探来探去，探到钦差老大人的上房。到了房的后坡，脚尖掳住阴阳瓦，身形往下一垂，作出来珍珠倒卷帘夜叉探海，然后隔着后窗户纱往里窥探。但只见里面坐着一位，中等身材三绺墨髯，一定是钦差年羹尧。旁边还坐着一位擎笔办公的师爷，有一个年青的幼童伺候，屋中清静异常。高飞看罢，脚尖掳住阴阳瓦把身形往上一翻，到了上面。慢慢的下腰，往前行走，越过了上房，到了东厢房后坡，隐住身取出来浊目香。先把自己鼻孔塞上，然后取出火种燃着了浊目香，到了后坡仍用前法，将身垂下来，轻轻的把浊目香从后窗户往里一递。香烟往里一进，里面有一人说话，南方口音："唔呀，老大人哪！您闻一闻这屋里的气味实在芬芳。"年大人也说道："不错，这个香味从那里来的呢？"一边说着不住用鼻孔往里吸。高飞觉乎着，香烟放进去不少了。这才轻轻的撤出来，用唾沫把香浸灭带在了腰间。正在此时，就见厨房的大师傅在尿桶那里小便。小便

毕，掖上中衣，够奔小灶上做菜。一面拿手勺由打大勺里面舀了点汤，用二指蘸着往嘴里尝咸淡，高飞心说：这个东西解完了手连手也不洗，他就用手蘸菜，这够多么脏啊！真正可恶。想到这里取出匕首尖刀，轻轻的够奔厨房。这位大师傅脸朝里做菜，高飞可就到了，洽巧屋中无人，就是这位大师傅自己。高飞到了里面，用手一拍大师傅肩头，大师傅一回头，他把匕首刀往上一递，就听噗的一声身首两分。回手掳住发际，一抬腿把死尸腔子踢倒，手中提着血淋淋的人头。他那个意思要打算以血往墙上写字。一回头看见窗台上放着笔墨纸砚，这乃是这位大师傅开菜单所用。他看见大师傅的纸笔墨砚，一伸手把大师傅人头放在地下，取过笔墨来粗粗写了八句话：夜至三更凉，来到府凤翔，清官原无恨，暂用浊目香，厨役多不洁，因而刀下亡，若要明此事，石铎知其详。写完了把笔放在窗台上面，拿着这个单儿，一伸手拿起大师傅的人头，在地下连擦了擦，怕的是血迹滴流。然后手中提着人头拿着这张字柬往后紧走，一直走到紧后面罩房，把字柬粘在大师傅人头上面，小辫儿往房檐上一拴。再回到前面窥探，正赶上众群雄开怀畅饮。高飞看了看，不由得暗笑：你们这算是侠客！案也做了，人也杀啦，你们竟会丝毫不知，据我看也是有名无实。他才抖丹田一声呐喊杀了人啦，然后撤身就走，窜房越脊滚脊爬坡逃出公馆，一直回归金凤山古刹玉皇顶，面见他的恩师。慧斌正打坐，高飞跪倒面前，口称："师父，弟子我把大仇已报，特此前来禀报。"和尚闻听，叫道："高飞，你把石金声治到怎样地步，速告我知。"高飞说道："石金声防范甚严难以下手。是我夜晚之间，乘其不备，暗用浊目香，把钦差年大人浊伤二目，临行之时留下字柬，上

面有石金声的名姓。和尚听罢念佛，长眉倒竖，二目圆翻，长叹了一口气，说道咳！叫道："高飞，你真要有本领把石金声置于死地，咱们那是私仇，不怕要有谁给他报仇，自有为师我一面承当。今你得罪了年羹尧，他是奉旨的钦差，真要他有个一差二错，咱们爷儿们担架的起吗？杀官情同造反，祸及满门，看起来还是年青。把事已然作错，你下去休息去吧。"和尚因自己一念之差，也无可如何。

不表金凤山，单说的石金声在公馆以内，对童林把玉顶金鹰所作所为说了一遍。大家听毕，紧皱双眉，准知道金凤山古刹玉皇顶和尚慧斌非寻常可比。大家不过暂时互相计议，想相当的办法，奔往金凤山，面见慧斌取八宝莲花露，给钦差医治二目。就在这般光景，就听宏勋叫了一声："各位英雄，童贤弟，既然年大人二目疼痛，贼人字柬上又有石老侠的名字，倒不如叫老哥哥到后面见见大人，以安其心何如。"众人一听言之有理。大家站起，童林在前引路，众人跟随在后，一直扑奔后面上房。童林一咳嗽，里边叫进去。童林到了里面，禀见大人。年大人双目赤肿，疼痛难当，遂问道："海川到此有什么事，可不知道现在石老侠客有音信无有？"这句话未说完，石金声往前抢步行礼，说道："草民石铎罪该万死，连累老大人贵体不安。"钦差老大人一听，答言的是石铎，心中喜悦，遂说道："石老英雄何罪之有。请坐，有话慢讲。"石爷遂把里面的情由从头至尾跟钦差回禀了一遍。然后，用言语安慰老大人："您不必着急，我设法够奔金凤山取八宝莲花露给大人医治眼疾。"年大人闻言，心中欢喜。一摆手，叫童海川陪各位老侠到前面款待。众人撤身下来，到前面差官房，众人入座，摆酒给宏石二位老侠接风。大家谦谦让让入了坐，不

住的看着万芳万里鹏，因他不听师训，惹下这样滔天大祸。大家这一看不大要紧，小英雄万芳心中难过。暗含着叫着自己的名字：万芳万芳，你既然是侠客的徒弟，你就应当在外面作正大光明之事，连你的恩师也跟着露脸。又谁知恶人高飞，他可不算人物，做下暗昧之事。钦差大人目疾难愈，连累我的恩师不安。你要在他们众人面前做一件惊天动地之事，也省得叫众雄小看于你。自己又一想，倒不如单人独自够奔金凤山古刹玉皇顶，见着慧斌把里面的情由对着他细说一遍，如果他肯其慈悲，把八宝莲花露给我，给大人治好二目。如果他偏信弟子高飞一面之词，不肯献八宝莲花露，我只可是请死于和尚的面前，我就算是死得其所。自己把主意拿妥，一看众人吃喝，一声没言语，暗暗遛出差官房，出离公馆大门，出了西门，顺着道路够奔金凤山去了。因怕有人追赶他，绕道而走。按说金凤山离着凤翔府的西关不过六十多里地。他这一绕道，可就多走了五十多里地，直走到日没黄昏，还未到金凤山。抬头观看，高耸耸的山岭，大概离着金凤山不远。一想，从前我不断到金凤山，曾记得走不了许多路程，怎么今天多半日的功夫，还未到古刹玉皇顶呢！又一想，咳！我心中总算是有事，这不是绕道而来吗。自己一看天可晚了，路途之上缺少行人，自己一高兴，身形往下一矮，磕膝盖碰前胸口脚打屁股蛋鹭仗鹤行，施展飞腾之术，行走如飞。二十多里地，眨眼之间来到金凤山的山坡。顺着羊肠小道上山。金凤山是熟路，一边走着一边思索。真要到了古刹玉皇顶，你想慧斌他身为侠客，也不能袒护弟子：真要是把八宝莲花露献出来，我带回公馆那真是三全齐美。正然想着，猛然间抬头，观看庙墙，靠着西面是大道，道前头是一带长林。此时

天色已然到了定更，满天星斗，一轮明月悬于空中。自己有心要顺着山门往里走，又一想，且住，万一和尚有个防备疏忽，我要乘间盗出他的八宝莲花露，岂不是省却了许多的周折。自己把主意拿妥，顺着庙墙一直往北，各处观看，看了看并无行人，清静异常。看罢，打垫步拧腰，往上一纵，单胳膊肘挎住庙墙，往里面观看。就见迎面的大殿，大殿前面有两个人。上垂首站着这个大身材，身上穿着黑色的僧衣。下垂首这一个，穿着灰色僧服，腰系绒绳，白素素的脸膛，带着一脸的煞气。两个人在大殿前面，月台之上擦拳动手。正然在过招之际，猛然间见墙头爬着一个人，露着老羊皮袄。细一看，认得。口念："南无阿弥陀佛，小儿万芳，窥视何为？"一听有人叫他名字，留神一看，才知道错了。来的不是古刹玉皇顶，原来是慧斌的下院庙，名叫白虎寺。这两个一个黑虎僧宝如，一个白虎僧宝来。这两个人的行为万芳皆知，背着他的老师在外面奸淫妇女采花作案。因为他们两个是和尚慧斌的法徒，骄傲异常。这两个人看见万芳哈哈一阵狂笑，叫了一声："小儿万芳，我师哥高飞跟你有何仇何恨，你来书信约他前去比试。你赢不了我的师哥，你蛊惑你的老师石金声，刀削师哥左耳。今天你敢前来搅闹白虎寺，欺辱我们弟兄。你跳下来，我要跟你当场动手，一死相拼，给我师哥报仇雪恨。"万芳听到这里怒从心上起，气向胆边生，暗恨自己怎么会误走白虎寺受这两个的欺辱。想到这里，一笑，遂说道："宝如宝来，你两个人本是采花的淫贼，还敢在小太爷面前出此狂言。"说完一长身，一飘跳入了院内。焉想到脚将然沾地，就觉下面一软，本打算旱地拔葱往上纵，焉得能够，双腿一绊栽倒身形。两个和尚由打月台上跳下来，哈哈一阵大笑，遂

说道："万芳，谅你有多大本领，竟敢来到白虎寺暗探。今天被获遭擒，看你还有何话说。"万芳一看，道："我打量是什么样的消息埋伏呢，原来是挨着墙根一遛串地锦。"这不过是用绒绳搭成活扣，只要你踏上，不动还可，越动绒绳越绷，扣儿绊腿，非得栽倒不可。万芳心想误上二贼之当，就是死也不瞑目。宝如过来，两个人伸手先把万芳臂膀拧过来解身上绒绳捆好，然后把脚下串地锦解开，四马倒攒蹄一捆。由打身上搜出来一对双头五节笔管枪。收拾齐毕，哥儿两个把万芳搭在月台上面。黑虎僧叫白虎僧到后面把四个徒弟全都叫了来。工夫不大，把四个徒弟叫来了，这四个徒弟一个叫慈惠，一个叫慈源，一个叫慈光，一个叫慈照。把小和尚叫来。宝如宝来两个人一商议：要是拿住别人，咱们就可以定夺了。惟独万芳，他是我师哥的仇人，我老师恨他切入骨髓，倒不如把他搭到古刹玉皇顶，请老师给师哥报仇为是。遂叫小和尚点好了两个纱灯，预备好了杠子，抬起万芳就走。两个小和尚抬着。两个人打着灯笼，宝如宝来在后面跟随。往前行走，两个人心中欢喜，准知道把万芳搭在古刹玉皇顶，老师准得喜欢。因为一喜欢，他们也没留人看庙，这就叫忙中有错。两个小和尚打着小纱灯，两个小和尚抬着万芳，宝如宝来在后面跟着，大踏步奔往古刹玉皇顶。往前走不多远，眼前有一片长林。堪堪离长林切近，猛然间由打里面窜出一个人来。但只见身高六尺，细腰扎臂，双肩抱拢，猿臂蜂腰，身穿白绵绸裤褂儿，脚底下洒鞋白袜，打着裹腿，腰里头围着蓝绸子大褂，胸前勒着十字绊，背着一口刀鞘，手中擎着一口刀，肋下悬挂镖囊，喊喝山歌。遂说道："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此人从此过，留下买路财，牙崩半个说不字，一

刀一个不管埋。”两个小和尚被人挡住道路，只得把万芳往地下一放。万芳翻脸一看，心说怎么会他来了呢！

书中代言，来者非是别人，正是小白猿王环。只皆因王环在钦差老大人公馆，大家摆酒正然吃喝，王环心中难过。自己一想，我自幼丧父，由八岁跟随恩师练艺十一年，老人家对待我是天高地厚。到如今我师哥给我老师惹了这么一场祸，堪堪罪在全家。我受我恩师如此的大恩，焉能袖手旁观。倒不如到一趟金凤山古刹玉皇顶找慧斌，要八宝莲花露，一可救大人之命，二可分老师之忧。把主意拿妥，他可慢慢的遛出公馆，离凤翔府，顺着大道往前行走。天到黄昏日没之时，进入树林，先把大褂脱下来，围在腰间，解开绒绳勒好了十字绊，把单刀背好，用绢帕把头罩好。然后这才矮下身躯，施展夜行术往前行走。走了工夫不大，就见前面，唰啦一晃，一道黑影，其形似箭。王环心中暗道：此人脚程好快，要按这条黑影比我高得多。我将他赶上，倒看看他是何如人也。在后面拼命的追赶，相隔有三丈多远就是追不上。一直追到了金凤山，顺着盘山的小道上山，猛然抬头再看，已然看不见了黑影。止住脚步站在那里发怔，正在出神之际，隐隐听见琴声。王环扎撒臂膀各处观看，夤夜之间那里来的琴声？顺着声往前走，越走这个声音越大，就走到树林里面。到了林中一看，不但看不见抚琴之人，就连琴声也听不见了。正在各处观望，猛然看见前面来了对白纱灯，后面跟着一起人。小和尚用杠子搭着这个人，身上穿着老羊皮袄。定睛细观，被擒之人正是自己的师兄万芳。自己一看，心中纳闷，他如何被人擒获？遂探臂膀，掣出刀来，打垫步，拧腰纵出去，口念山歌。两个和尚宝如宝来一看，由打树林纵出人来横刀劫

人，两个人赶紧上前口中念佛，遂说道："小辈好生大胆，竟敢来到金凤山断路劫人，你就不打听打听吗。古刹玉皇顶住持慧斌身为侠客，我是他老人家弟子宝如，我师弟宝来。你要勒令动手，可难保你项上的人头。"王环闻听此言，不由得一笑，叫了一声："宝如宝来，慢说是你们两个小辈，就连你师傅慧斌见了小太爷，也得说好的。今日小太爷来到你的金凤山古刹玉皇顶找慧斌，给我老师报仇。我姓王单字名环，别号小白猿。"宝如宝来看着王环不过是黄口的孺子，那把他放到心上，随着用手一指，叫了一声："小辈赶快走开，出家人有好生之德，不计较于你。如若不然，叫你死无葬身之地。"王环并不答言，赶步向前举刀就剁，和尚看着刀到了，赶紧把身形一闪。可有一样儿，宝如是赤手空拳，未有军刃，再者说他又贪淫好色，武术不精，焉能是王环的敌手。他将然一撤身，王环跟着打垫步拧腰，往前一纵，把手中的刀一摆，那个意思，跟着还要往里进招。俗语说，动手还是亲兄弟，上阵必须父子兵。宝来一看师哥徒手未有兵刃，堪堪不敌王环，赶紧把身形往前一窜，在后面恶虎掏心，对着王环脊背就是一拳打来。王环听着后面有风声，赶紧转身反臂，用刀往下一劈就听噗哧一声，宝来的性命已然投了西方极乐。说时迟那时快，宝来栽倒，王环乘势转身，双手捧刀对准宝如胸前一递，耳轮中只听得噗哧一声，这一刀由打前心扎进去，后面已然见了尖儿啦，把刀往后一撤死尸栽倒。此时四个小和尚看见两个老师已然被王环杀死，他们打算扔下万芳抹头就走。王环那里肯舍，随着刀交左手，由打镖囊取出一只镖来，说道，小辈往那里逃走。小和尚将然一回头，就听噗的一声，镖打哽嗓。说时迟那时快，不费吹灰之力，把那四个小和尚

一刀一个，全都结果了性命。师徒爷儿六个的死尸横陈在山坡路上。王环下腰由打小和尚哽嗓上面把镖起下来，擦了擦血迹，带在了镖囊，然后把刀插入鞘内，够奔树林而去。捆着的万芳一看，心中纳闷，暗说道：好兄弟，你既然前来搭救为兄我，为什么刀斩了群僧，并不解我的绑绳，你竟扬长一走，这是何意呢！连一点儿手足情都没有。自己只得高声叫道："师弟师弟，愚兄在此。"王环听后面连连的叫唤，这才回身走在万芳的切近，用手点指，叫了一声："万芳，那个是你的师弟，老师再三的嘱咐，不叫你穿这老羊皮袄，你苦苦不听，到如今果然给老师招出杀身大祸。我王环自幼受老师的大恩，粉身碎骨难以答报，故尔夜晚之间奔往金凤山找慧斌势不两立。你今被擒给老师丢人，你还管我叫师弟。我看在老师的分上，将你的绳扣解开。"说着话，下腰把绑扣解开。万芳站起身形活动活动身体，抱拳行礼，叫了一声："兄弟，别看你年轻，你的所作所为，那一场也比哥哥我高。可有一件，人人都知道咱们是亲师兄弟，哥哥要栽了，兄弟你也不好看。这一次，兄弟你已然上山，叫我看，一个人是死，两个人是活。哥哥我随你前去找慧斌，兄弟你看怎么样？"王环一想，万芳是我的师哥，在自己身上并没有分毫之错。人家既跟我这么说，我再要用激烈的言语，我就算看不起师哥。想到这里，遂改换了面目，下腰行礼，叫道："师哥，小弟我说了几句直言，师哥您可别怪。不过我是一时的忿气，无论如何师哥您别计较。"万芳闻听也是一笑。王环说道："师哥，咱们走吧，乘着天早咱们赶奔玉皇顶要紧。"万芳一摆手，叫声："兄弟别忙。杀人灭迹，方算英雄。这六个和尚的死尸横躺竖卧，叫别人看见大非所宜。咱们先把这六个和尚的死尸

掩埋起来。”说话之间，两个人先把系腰的绒绳解下来，搭了一个扣儿，把六个和尚全都绑在一处，捆好。一伸手由打树上摘下折子灯，两个人每人打着一个，用杠子把六个和尚抬起来就走。一直奔往白虎寺，顺着当中的山门往里走，当中的甬路，一直够奔大殿里面。里面是清静异常。两个人计议，给他一个剪草除根，放火焚庙落得干净。把话说完，两个人走出来。每人每手中拿着折子灯，就往窗棂纸一递，灯笼一着，跟着这个火可就起来了。浓烟四起，红光烛天，霎时之间金蛇乱窜，只烧得咯吱乱响。兄弟二人出山门正在观望之际，猛然间就听树林里面有人说话，遂说道：“青天白日，朗朗乾坤，杀人灭迹放火烧尸，这也算侠义所为吗？”万芳王环两个一听，赶紧伸手拉军刃，回头往树林里面观看。就见由打里面走出两个人：在头前走的是小孩，只见他平顶身高有四尺多，看年岁有个十七八，身上穿着蓝绸裤褂，脚底下洒鞋白袜，梳着个冲天杵小辫儿，两道长眉一双圆睛，四字阔口，大耳朝怀，精神百倍。后面站着一位年迈苍苍的老英雄，发似三冬雪，髯赛九秋霜，皱纹堆叠，白发苍苍，身上穿米色绸子的大褂，足下厚底云履，高腰白袜，两道寿眉多长，二目神光灿烂，手中提着一个长条的包袱。王环万芳两个人看罢，那个意思是要拉家伙动手。就在这么个工夫，就听那个上年纪的老者说道：“万芳，你看我是谁？”万芳留神观看，细一看，老人家非是别人，正是东凤庄的老英雄，天下第一杰方奎方柏林。万芳赶紧向前行礼，口称：“老人家，夤夜之间您到此作甚？”老人家用手一指这个孩儿，说：“他姓郝单字名俊。”

书中代表，这个孩子由七八岁伤了父母。有人把他送到

了东凤庄，荐到老人家家中作一个书童。自从到方宅之后，别人不伺候，专专的伺候老人家，每天左右不离。别看孩儿年岁小，对于伺候人，真正称得起殷勤谨慎。老人家一看，不由得叹息，暗说道：这个孩子通共才八岁，来到我的家中，他就懂得伺候人。这要生长在富户之家，顶少也得有几名从人陪侍。这就得说，一人一福，一人一命，真怪可惜的。要是叫他在我家里早早晚晚总伺候人，将来还有什么出息！要是把我身上的武术传给他三招两式的，将来归到镖行，也可谋一份生活，也好立身。老人家把主意拿妥，这一天早晨，也搭着高兴，吃完了早点心，把孩儿叫过来了。老人家说道："郝俊，我看你很伶俐的，我打算要教给你几手武术，你练吗？"小孩一听，乐啦，说道："老爷子，您要肯栽培小子，我的福分不了哇。"老爷子一阵高兴，给他窝窝胳膊腿，教给他蹲两个小架子。这么着可不长，每逢到老爷子高兴，就给他说个三招两势的。架不住日久天长，日子长了他也会练几趟拳啦。老人家一看，尤其高兴，不但教给他拳术，还要传给他各种的军刃，陆地飞腾之法，各种小巧之艺。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跟着老人家日夜盘桓，朝夕不离整整的八年。孩儿长到一十六岁，手中一对双镢，这个武术可就够看的了。都好，就是有一样，这个孩子就是太淘气。老人家给他取的外号，就叫淘气鬼。不断的他也上金凤山古刹玉皇顶慧斌这里来，赤胆侠也很爱惜他，倒不是爱惜他的武术，就喜欢是他这个见识。他在古刹玉皇顶称莫逆就是跟高飞。高飞比他大的多，可不敢小看他，总敬他为师弟，他敬高飞如兄。赶到后来，他长到十八岁时，可就赶上高飞暗用浊目香，把钦差的二目浊伤。把案作毕，他跟郝俊说道："兄弟，我用浊目香把年羹尧二目

浊伤，留下字柬写着石铎名字，但等钦差把石金声拿住，结果性命之后，那就算大仇已报。”郝俊一听，心中有点儿不悦。暗含着思索：我以为高飞是侠客的门徒，做事光明正大，原来他是暗昧害人，由打这里说，我是亲君子远小人，从此不跟你接近。又一想，等等，倒不如我用假言假语，诳哄于他。我把这个八宝莲花露得出，送到公馆给老大人医治二目，方为正当。自己把主意拿定，叫道：“师哥，你说你用浊目香，把年羹尧治住，非得用八宝莲花露才能医治。这个八宝莲花露什么样我能看看吗？”高飞一听，以为他是小孩子，也不背他，一伸手由打腰间取出来。打开包儿，给郝俊观看。郝俊看了看，原来是一个硬木匣，锁的挺严。高飞把钥匙拿过来开开锁，打开了硬木匣。郝俊一看，就见里面用绵子围着一个药瓶，里面是香喷喷的黄药水。遂问道：“师哥，这个八宝莲花露怎么他就能够医治浊目香伤？”高飞说道：“很不费事，就把此露倒在盆内，用无根水冲泄，往眼上洗。洗三次准好。”郝俊听完了点了点头。高飞仍然把八宝莲花露收好。由打这一日为始，郝俊时时刻刻要把他的八宝莲花露得到手中，送到公馆给钦差治眼。后来被高飞看破，格外留神。郝俊遂离开玉皇顶回到东凤庄。自己心中暗含着思索：原先我是一样心病，如今又添了一样。原先白虎寺宝如宝来，在外而奸淫妇女，采花作案，总想结果他的性命，无奈找不着破绽，我也不敢得罪我的师叔。又添上高飞用浊目香，这不得把我急死吗。猛然间想起，今天既然不上金凤山，我何不到一趟白虎寺，倘若天假其便，我拿住他等的破绽，当场结果他的性命，以泄今日之恨。把主意拿定，天到定更，自己收拾俐落，由打老师的宅院动身，够奔白虎寺。将然走到树林，就听前

面有人叫："郝俊，你要往那里去？"郝俊一看，正是老师方柏林。郝俊站住身形，叫声："老师，昏夜之间您是往那里去？"老人家说道："冤家，我还未曾问你，你反倒问我。你小小年纪，夜晚之间，身穿夜行衣，单人独行，按你的行为，我也知道。不过就为的是白虎寺的两个淫僧。我既为侠客，讲究的是扫除奸盗邪淫。他们这两个和尚我岂能够放过。何必你左三右四到白虎寺窥探！论说起来淫僧不法，你我师生就应当处置于他，别说他还是本门户中的弟子，我岂能宽从。可有一件，这里面有一段情由，这个练武术得知道练武术的艰难。像宝如宝来随同你的师叔慧斌练艺多年，虽然说他们的武术平常，可也非一朝一夕的功夫。因为一时的方寸错乱，身犯淫戒，我这一次夜晚前来手持瑶琴，作一段淫词，他要是明白的，听见我的琴声，就应当改过前非。琴词抚毕，他竟置若罔闻，那算他的性命当绝。我由山下引来的石老侠客的弟子小白猿王环，我看看他的行为如何？"郝俊道："老师，既这么说，咱们先别忙，倒底看看这王环举动如何。"正然说着，就见前面晃晃悠悠来了一对折子灯。爷儿两个在树林里面避住身形观着。就见前面两个小和尚打着灯笼，后面跟着淫僧宝如宝来。就见小和尚搭着一个人身上毛毛烘烘。老人家细留神观看，原来是万芳。老人家不由得一怔，暗想道：万芳别号人称玉顶金鹰，掌中五节双头笔管枪，武术可称得起不错，怎么会被获遭擒呢！老人家正然想着，要依着郝俊就要亮军刃拦住凶僧。老人家用手相拦，叫道："郝俊别忙，这段事既然被你我师生看见了，难道说还能叫万芳受的了委屈吗！这个地方，正好看看万芳是英雄不是。"爷儿两上正然说着，猛然间由打树林窜出了王环，把大小六个僧人结果性命，以

至移尸焚庙，皆看个清楚。在树林里头隐住，看看王环万芳哥儿两个，尚有何动作，那知他二人并不下山。方奎知他二人一定是要奔古刹玉皇顶。遂叫郝俊由打树林窜出来说："你等杀人灭迹，我看你往那厢逃走。"跟着方奎也随着出来，彼此见面。万芳王环看见方奎赶紧过去行礼，方奎用手相掺，叫了一声二位贤侄："夤夜之间你们两个人来到金凤山意欲何为？"两个孩儿并不隐瞒，实话实说。由打公馆动身到金凤山，打算找师叔慧斌要八宝莲花露，给钦差治眼，没想道误走白虎寺，前后话一说。方奎一听，这两个孩子志向不小。王环又道："但是我师叔若听片面之词，不念侠义之情，倘若有一语不周，当场动手，我们的生死无足轻重，所怕与我老师生了嫌隙。我的意思打算相求老人家出头露面，前去玉皇顶找我师叔，请求八宝莲花露，不知道老人家可肯出头否？"方奎把颔下的长髯一抖，叫了一声："王环，听你言，有意叫我到古刹玉皇顶，找我的兄弟慧斌要八宝莲花露。但是，我兄弟性高气傲，此时恐未必能办的到。倒不如随我到东凤庄暂住。我到北凤庄请我一个好友昝凤，号云叟，是我的盟弟。他跟慧斌情投意合，并且精通岐黄术，文武全才。他要去，许能将八宝莲花露要来。"王环一想，明知自己也是白去。倒不如暂时随他到东凤庄，但等相当的机会，再到玉皇顶也不为晚。遂说道："那么我就在您的庄上暂住几日，请您请昝云叟先生调解此事。不特大人得救，交情不失，亦我师叔之幸也。"方奎听罢，暗自点头：别看人年轻，说出话来软中有劲，将来闯练江湖，他比他的师傅不在以下。爷儿四个下了金凤山，回归东凤庄。工夫不大，已然来到了东凤庄自己的门首。此时天色已然大天大亮。彼此拱手往里相让，让至在里面，到了

屋中，万芳王环落坐。方奎用手一指叫了一声："郝俊，你在这屋里陪着二位略候一时。我这就到一趟北凤庄，将昝云叟请到咱们家中先商量商量。"把话说完，出门够奔北凤庄不表。

单说淘气鬼郝俊，陪着万芳王环高谈阔论，不过就是谈说自己在金凤山怎么遇见高飞，甚至于他用浊目香浊伤了钦差。郝俊说："我是不得手，我要得手早就把八宝莲花露盗了来啦。这宗东西他已然给我看了。"郝俊说着话未免身体有点儿劳倦。因为他生来的淘气，他一想：白昼之间，我的老师奔往北凤庄请昝云叟，叫我陪着他二人说话。哪是陪着他说话，分明是叫我监视他们。这分明是看我一宵未睡学，诚心熬着我。我可得找个地方打个盹睡，要不然可受不了。想罢，他就慢慢的遛出去了。厅房之中可就剩下王环万芳了。王环叫了一声："师哥，您看见了没有，方奎这个徒弟他已然躲出去了。把咱们哥儿两个搁在这里，难道说咱们就得等他请昝云叟吗！小弟我打算单上金凤山，你在这等候方爷。"这句话未说完，就见万芳微然一笑："师弟，这个话要是这么说，你那叫小看哥哥。愚兄自打幼年跟老师闯荡江湖，我若无胆也不敢来。无论上那去，我也不能走在兄弟你后头。"王环一听，说道："好，既然如此，咱们就此起身。"说着话，哥儿两个站起身形，来在屋门口，往外观看，洽巧无人。哥儿两个蹑足潜踪，顺着厅房出来，奔往角门子。出了角门，够奔箭道，可没敢走大门。来到了箭道，看了看院中寂静无人，一拧身跳在大墙上面。越身到了墙外，往前行走，出离了东凤庄的庄口。哥儿两个脚下用力，恐怕后面有人追赶。往前行走，走了好半天，已然来到了金凤山山下。顺着盘蛇的小道上山，一直够奔古刹玉皇顶。来在山门外影壁前，留神观看。但只见

占刹玉皇顶朱红的山门，座北碧澄澄绿瓦，在山门前一边一根插杆，上悬一幡写的古刹玉皇顶。王环看罢，走在角门前说道："里面有人吗？"就见由里面出来一人，也就有十六七岁，身穿灰色僧服，脚下高袜僧鞋，遂问道找谁？王环说道："少师傅，劳驾！里面禀一声。就提我姓王名环别号小白猿，随同我的师兄万芳万里鹏，别号玉顶金鹰，要见你们这里的方丈。"小和尚闻听，上下打量王环和万芳，遂说道："你们两个在这里候着。"把话说完，奔里面去了。好半天，猛然间，就听里面念佛，声若巨钟，亚赛半悬空中打了一个霹雳相仿。就见由打里面走出一个和尚来：大身材，肩宽背厚，虎背熊腰，手指如同棒锤相仿，手掌洽似蒲扇，身上穿着灰色僧服，青布大领腰系黄绒绳，脚底下胖袜僧鞋，手中拿着拂尘，黑漆漆脸膛黑中透煞，两道眉毛直插入鬓，二目亚赛铜铃，秤臺鼻子，四字海口，通红的嘴唇，连鬓络腮的一部胡子碴，前面已然解了顶啦，天灵盖铮亮，大耳堪可垂肩，就是在天灵盖上有这么一条子肉搭撒在眼前。他走在了角门外把佛尘一摆，站住身形，留神一看。万芳王环还未等和尚说话，万芳迈步来到和尚面前，躬身抢步行礼，说道："师叔在上，弟子万芳这里给您行礼了。前一次皆因我师弟高飞，到小王家坨前去访我，也是活该有事，我的老师一时失手，削伤了他的左耳，才招惹我师弟大怒，用浊目香浊伤钦差的二目。这一次弟子前来，没别的，请您献出八宝莲花露，给钦差大人治眼，不怕万芳请死在您的面前亦可。如果师叔余怒未息，把万芳乱刃分尸，我也情甘愿意，可千万别连累我的老师及年大人。事皆因我一人所起，我就算是罪之魁恶之首，罪在我一人。"这一句话未说完，就听和尚念佛，南无阿弥陀佛，面

门的那一条肉突突乱晃。这是和尚生来的毛病，这条肉一晃他的心中登时乱绪如麻，自己都作不了自己的主意，皱眉就要杀人。今天一听万芳这一片话，冷笑叫道："万芳，我弟子高飞左耳真要是被你削落，那倒作为罢论。因为什么呢，皆因你们都是一般大的年纪。他的武术高，他把你赢了，那算你学艺不精。你的武术强，你把他赢了，就算他学艺不到，那倒不算什么。可有一件，你的老师身为侠客，这么大年纪，八十有零，作事不知道深浅，自己逞一时之勇，刀削高飞的左耳，这那里是削高飞的左耳，分明是蔑视老僧。再者说我的兄长天下第一杰跟他乃是金兰之好，有些关顾，若不然焉有高飞的命在。而今削去他一只左耳，来到我的庙中苦苦哀求，叫我与他报仇。今天你二人既然来到我这里，我可不能像你的老师意狠心毒，跟你们晚生下辈一般见识。急速回去把你的老师叫了来，我跟他当场动手。倘若老僧不是他的敌手，我死在他的手下，老僧情甘认命。"万芳闻听连连摆手，叫声："师叔，您可千万别这么想，我的老师跟师叔您一点嫌隙没有，您要那么想可就把我的老师冤枉了。"和尚闻听用手点指，叫声："万芳今天打算用你三寸不烂之舌，说出八宝莲花露势比登天还难。"万芳打算把理由伸诉明白，那知把王环直气得怒目横眉，遂说道："师哥，那里许多话，他给八宝莲花露万事皆休。不给，师哥您闪开，我要跟他一死相拼，赌斗输赢。"说着话一回手，当啷啷将刀亮出，手擎军刃。和尚一看王环把刀拉出来了，不但不恼心中暗含着佩服，心说：这孩子倒有英雄气象，看他年纪不过二十余岁，竟敢如此，我倒很佩服他。和尚正然想着，王环摆刀够奔和尚胸前便刺。和尚赶紧由打腰间取出十三节墨骨鞭，把身一闪躲过王环的刀，墨

骨鞭一直扑奔王环当腰打来，这招叫玉带围腰。王环赶紧打垫步拧腰往后纵出四尺多，又谁知和尚身法最快，赶上前来还未等王环脚尖沾地墨骨鞭走下盘，枯树盘根一抖，王环失于计算，被墨骨鞭打在双膝之上，两腿俱折。王环撒手扔刀栽倒于地。万芳一看师弟躺下了，自己再再苦苦哀求，那就不是英雄所为。自己这叫万般出于无奈，一伸手由打腰间亮出双头五节笔管枪，用手点指说道："和尚可非是我万芳带着师弟到古刹玉皇顶无礼，亮军刃跟你动手，皆是你意狠心毒，今天就是小太爷死在金凤山也算是死得其所。凶僧别走，接军刃。"和尚一看万芳的军刃到了，不由得心中暗想，我既然墨骨鞭打伤了王环，万芳又来动手，我一不作二不休，别看我把王环打倒尚且可容，惟独小冤家你，我岂能放过。和尚想到这里，一看万芳的笔管枪已然够奔自己的面门，和尚把身形向右一闪，用墨骨鞭一压他的笔管枪，左胳膊顺着右胳膊底下一穿，用了个单撞掌够奔万芳胸前打来，耳轮中就听哼的一声，可了不的啦，和尚这一掌正打在万芳的胸前。当啷啷撒手扔双头五节笔管枪，顺口往外喷血翻身栽倒。和尚看了看万芳躺在埃尘，随着用手一指叫了一声："冤家！老僧手起鞭落结果你的性命，总算是你自找其祸。"将然把鞭举起来，就听得踏踏踏马蹄的声音。有人抖丹田一声呐喊叫了一声："慧斌，你还要怎样！"和尚回头念了一声南无阿弥陀佛。留神一看，由打山坡道路上来了二位年迈苍苍的老者。每人手中拉着一匹坐骡。在头前走的，非是别人，正是自己的兄长方奎。后面可就是北凤庄的眷云叟。

他们二位由打那里来？书中代言，方奎自从出离了家宅到了北凤庄，见了眷大先生，把来意说明。眷先生遂吩咐手

下人备好了坐骑，咱们两个人就走。又把杀凶僧，放火烧庙前后说了一遍。哥儿两个把话说完，翻身形任镫上马，够奔东凤庄，到了自己门首下马。两个人往里面行走，到了厅房，叫道："郝俊，郝俊！"连着叫了两声，就见郝俊由打厢房出来，迷里迷糊，说道："老师您回来了。"方奎问道："王环万芳他们两个人可曾在厅房？"郝俊说道："他们两个人在厅房里说话，我把他们叫出来。"说着话，郝俊够奔厅房，留神一看，再找王环万芳两个人踪影不见，赶紧说道："师傅可了不的了，我一时未曾留神，这两个人他们走了。"方奎把颔下的长髯一抖，叫了一声："小冤家，我奔往北凤庄所怕的就是他们两个人够奔金凤山。我那兄弟焉能轻容。再说万芳，他又是恶之首，罪之魁，凡事都是因他一人所起，到了那里焉有他的命在。"把话说完，叫了一声："咎大弟，你我赶奔金凤山要紧。"说着话老哥儿两个来到外面，手下人把马匹备好，哥儿两个翻身上了坐骑。出离了东凤庄，马上加鞭，如飞似箭，够奔金凤山而来。来到了古刹玉皇顶，堪堪到了山门前，老哥儿两个手中拉着马匹，留神一看，惠斌已然把墨骨鞭高高举起，打算结果万芳的性命。老人家一看，这才高声喊嚷："慧斌你还要怎样！"和尚一看哥哥来了，不由得哼了一声："暂留尔命。"把鞭撤回来，往腰间一围。伸手由大领上，取下拂尘，一换身回归山门去了。二位老英雄留神一看，王环躺在埃尘双腿已折。万芳口吐鲜血昏迷不醒。大先生下腰先把孩儿的双头五节笔管枪拾起来，搭在马鞍鞒上。把万芳抱起来放在马上，用绳一拢。方柏林也照样拾起一口刀，把王环扶到马上。老哥儿两个全都收拾俐落了，各拉坐骑，下了金凤山，回到东凤庄。来到庄门前，赶紧叫家人们把王万二

人由马上搭下来，抬到了厅房。迎面厅房明三暗五，对着面两张床榻，把孩儿放在床榻之上，把他们应用的东西，满给他拿过来。方奎紧皱双眉，遂说道："咎大弟你看看这两人的伤痕怎样，能够保全他们的性命那才算是万幸呢。"咎云叟闻听此言，走在床前，先看了看王环。咎老先生一摆手，叫了一声："大哥，您看这个王环倒不要紧，不过被鞭所打。迎面骨虽折，有月余的工夫，就能复旧如初。"把话说完了，又看了看万芳，伸手先把他衣裳解开，留神观看，叫了一声："兄长您看，万芳这个孩子伤痕倒很重，倘若是这一掌再往上挪一指，万芳的性命难保。"说着话把孩儿的胳膊拉过来诊诊脉，震动了五脏没有。老人家诊完了脉，叹了一口气："咳！看起来，我兄弟是出家人，身上的功夫非他人可比。就是有一样儿，未免心地太毒了。就说万芳他跟你有多大的仇，竟把他一掌打得这般光景。这幸亏有我咎云叟在此，可能保他性命。倘若是没有我在场，岂不断送了他的生命。"大先生闻听此言，遂说道："贤弟，你看看用什么方法医治？应用什么药材，请快吩咐，赶紧办理。"咎云叟叫人取过文房四宝，提起笔来开了两个药方。一个是面子药，一个是草药。派手下人把药打了来。汤药煎上，面子药和好了。不过是给他把汤药灌下去，面子药敷上。给王环接腿。这个地方也不必麻烦。正然咎云叟把两个孩儿的伤痕收拾完毕，此时万芳疼痛难言，紧闭双睛。就在这么个工夫，外面有人报，石老侠客到了。大先生一听，一皱双眉，二弟无知把人家两个弟子打得这般模样。倘若是人家石老侠客问我个三言两语，我有何言答对。咎云叟摆手，说道："老哥哥，咱们先把他老人家接进来。有什么话回头再说。"说着话，老哥儿两个往外面迎接。到了外面一看，

正是石金声到此。书中代言，石老侠这是由打那里来。只皆因他老人家在公馆以内有众人陪着他吃喝，老人家闷闷不乐。暗含着思索：因为我一个人闯下这样大祸，连累钦差老大人，在场各位英雄都跟着愁眉不展，留神观看，不见了自己的两个徒弟王环万芳。遂问道："各位可曾见着王环万芳他两个，往那里去了？"大家一听，赶紧各处观看，又派手下人到茅楼厕所找了一会。手下人回报，二位少侠不见踪影。老人家一听，说道："莫非这两个小冤家上金凤山去！万芳犹可，惟独王环孤儿寡母跟我练艺十数年，到如今为我奔往金凤山，倘若丧了性命，我何颜见他的娘亲。"自己想到此处，抱拳拱手向着各随行委员说道："这两个小冤家一定是奔玉皇顶。此事我必须亲自走一趟，或可解释嫌疑。既使他把我石金声碎尸万段，我也甘心瞑目，绝不能叫众人跟我受累。"把话说完他老人家往外就走。童林一看老人家只急得这般光景，赶紧用手相拦，说道："老哥哥去不得。天已不早了，你老人家单身独自够夺金凤山，倘若事出意外，倒叫我等众人跟着为难。有什么事单等明天，天明再作道理。两个孩儿此一去要到金凤山古刹玉皇顶，已然去了这么大半天了。他们二人如果命不该绝，当然另有机遇。倘若是命该如此，就是老人家赶到了，也是来不及了。"大家彼此苦苦相劝，老人家无法。直候到天明，老人家这才说道："天已然亮了，众位可别劝了，我要前去打听打听这两个孩儿的下落。"大家一听老人家要走，在旁边宏勋答言："由昨天老哥哥要去，我就没敢言语。今天您既非要走，小弟我也不拦。可有一样要说，您奔往古刹玉皇顶，见着和尚慧斌，难免言语冲突，岂不又得当场动手吗。都是这个年纪，彼此有个失误，岂不可惜。倒不如您先奔往东凤

庄，见见方奎。他跟您又是金兰之好，八拜之交。如果金凤山两个孩儿有什么信息，他老人家还不知道吗。我总想，老哥哥这个脸可别跟慧斌抓破了。设法请方奎婉转办理，方得两全齐美呢。”宏爷把话说完，所有在场的群雄都说：“您就依着宏老英雄这么办。您先到一趟东凤庄，见着方柏林。如果方奎不肯在其中调停，您就赶紧回公馆，我们大家再想相当的法子对待慧斌僧。”老人家闻听大家之言，遂说道：“我就先到东凤庄见见我那盟弟，看他有何办法。大家就在公馆专等我的佳音。”他老人家把话说完，由公馆动身，够奔东凤庄。来在方宅的门首，家人往里回禀。方大先生昝云叟老哥儿两个把石爷接进去。到了厅房落坐，石爷这才抱拳说道：“昝大弟你倒早来了。”云叟闻听一笑：“我亦是将到。老哥哥你这是由打那里来，来到东凤庄有什么事吗？”老人家闻听此言，未曾接谈，长叹一口气，就把：当初高飞如何访万芳，自己一时失手刀削他的左耳。“高飞怀恨，用浊目香浊伤钦差的二目。临行留下字柬，上面有我石铎的名字。我左思右想心中为难。两个小徒万芳王环看着着急，由打昨夜出离了公馆，到而今音信皆无。据我想不问可知，一定是奔往金凤山古刹玉皇顶。故尔我不放心，这才来到东凤庄打听打听。贤弟可曾知道两个孩儿的信息？”方奎也遂把以前之事说了一遍，您要看您的弟子随我来。”说着话，一伸手启软帘。到里面瞧看。不看则可，一看，石爷心中难过。东西两面，一边一张床，自己的两个徒弟在床榻之上狼狈不堪。看了看万芳面色煞白，看了看王环躺在那里悲惨万状。老人家不觉二目流泪，心中难过，用手一指万芳叫了一声：“冤家，你有多大能为，敢够奔金凤山古刹玉皇顶见你的师叔。你去，我也不恼，为师既然

得罪他的弟子高飞，你见了你师叔，就应当苦苦哀求，替师领罪，那才显着我石金声与慧斌无仇，以至于刀削高飞之耳乃是误会，出于无意。你到金凤山，仰仗血气之勇，找和尚前去论武，和尚必然说你我师生有意找他寻仇。王环年轻就让他情甘愿意上金凤山，你也应当相拦。就是你们前去，也应当向我说明。你等不告而往，就是违背师命。别看你们身带重伤，这是祸由自取。”云叟说道：“事已至此，就别数说二位少英雄了。虽然说他们违背师命，到金凤山找慧斌寻仇，看起来还算是好的。也慢说是他们哥儿两个就是外面成了名的英雄侠客，要提起赤胆侠慧斌也得心中打颤。何况是他们两个人呢，虽然说上山见着和尚被打，身带重伤，好在一样，有云叟在此，准保他们性命无虞。老人家有什么话，咱们前面谈吧。”石爷听到这里，冲着两个徒弟长叹一口气，转身来到了明间坐下。石爷说道：“二位贤弟，两个小徒招惹兄弟慧斌动怒，才至于被打。据我想这个事我们是冤有头债有主，无论是那一位也当不了石铎。我今天不见他，明天不见他，倘若是过了七七四十九日，得不着八宝莲花露，钦差大人要是有个一差二错，还别说是石铎，就连我满门家口，都难保性命。二位贤弟就别拦了。我到金凤山见我兄弟一面，不怕将石铎碎尸万段，只要他肯其献出八宝莲花露，就是把我结果性命，我也甘心瞑目。一则老大人好前去四川成都府稽查放赈，再者也省的连累天下的英雄。还有一说，大人的目疾早愈，早起马一天，四川的饥民少挨一天饿。二位贤弟不必阻拦。还是我前去为要。”说着话老人家站起身往外就走。在一旁，方奎咎云叟两个人看着为难。

正在此时，手下人进来报：外面有您的三位盟弟，河南

三杰到了。方奎一听喜笑颜开，说道："咎贤弟，这就好了。真要是有他们哥儿三个到此，是我的左膀右臂，不但说得八宝莲花露，就连处置我那不义的兄弟慧斌，他们都有高明的主意。你跟老哥哥在此少待，我出去把他们接迎进来。"说着话，方柏林离了厅房，往外行走，来在过道，往外一看，不错，正是河南三杰三位盟弟到此。赶紧乐嘻嘻的说道："这是那一阵香风把你们弟兄刮来，此地并非谈话之所，三位贤弟随我到里面来吧。"说着话，头前有家人带路，走在厅房把帘栊一打，把众人让在里面。石铎闻听河南三杰到，遂留神观看，但只见大先生陪进来这三个人。前面两个人身高约有五尺，身量都是一般高。每人都穿着蓝绸子裤褂，外罩青绸子大褂，脚底下穿洒鞋白袜，打着裹腿，面若猴形，两道残眉，深眼窝子黄眼珠子，三角口，小鼻子，尖下颏，两撇白胡，白剪子股儿小辫儿，手中挂着长条的包袱。后面这个人约有六尺来高，猿臂蜂腰，身穿白绸子裤褂，外罩蓝绸子大褂，脚底下，青缎子皂鞋白袜，黄焦焦的面皮，宽脑门两道半截子黄眉，一双环眼，通天鼻梁，四字口，两撇燕尾胡须。石爷看罢。方奎用手一指，说道："三位贤弟认得这一位老英雄吗？"就听他们三个人说道："小弟不知，望求老人家您给指引指引。"方奎一笑说道："这就是石老英雄，名铎字金声，别号人称银面仙猿铁臂昆仑。"又用手一指云叟道："这也不是外人，是我的盟弟，咎凤字云叟。"说完了又指着头前穿章打扮一样的，向着石爷云叟说道："这是河南三杰中亲弟兄哥儿两个。一位是米良，一位是米瑞。哥儿两个的外号一位是追风仙猿，一位是赶电仙猿。这一位在河南三杰之中，排行在末，姓智名胜，别号人称赛耍离。"彼此各自拱手，大家落坐。石

爷遂问道："三位贤弟，因何来到凤翔府？"三杰说道："老人家，我们是到北凤庄，给老人家九头凤金奎做百岁的整寿，前来拜寿上礼，顺便看看兄长。你们几位怎么这么闲在。莫非也是前来北凤庄祝寿吗？"还未等石爷答言，在旁边方奎接着说道："三位贤弟，我们这里正为着难呢。你要问石老英雄因何来到东凤庄，你听我慢慢的讲来。"就把石老侠刀削高飞左耳，小子暗用浊目香浊伤钦差的二目，直说到二小计烧白虎寺。接着说道："他们二次奔往玉皇顶，见着我那不义的兄弟慧斌，又谁知道他意狠心毒，将二小打的身带重伤。老人家赶到，就要奔往古刹玉皇顶。我等正然在这里苦苦相拦。如果真要叫他老人家到了金凤山，与慧斌相见，二虎相斗必有一伤。三位贤弟既来，别位还不用说，就是智贤弟名叫智胜。今天我们就算有了计策的了，求兄弟你筹划筹划，应当从那一方面入手相宜呢？"在旁边智爷闻听一伸手理着两撇胡须，二眸子一转微然一笑，说道："老人家这场事别人不知，您还会绕住吗。奔往金凤山找二哥就为的是八宝莲花露，既然是高飞用浊目香把钦差的二目浊伤，这个八宝莲花露还不知道在金凤山不在。比如说老人家费尽三毛七孔之力，到了金凤山就让武力解决，把慧斌制住，到了那个时节，他说八宝莲花露没在他的身边，老哥儿两个岂不是徒伤和气吗。在现在最近的，您得调查调查八宝莲花露确在那里，然后再入手，才为正当。"智爷把话说完，在旁边石铎眷凤方奎不由得各自手拈胡须，点了点头。石爷遂说道："智贤弟不枉人称赛耍离。这个话说的对。真要是我等费尽三毛七孔之力，也找不着八宝莲花露的下落，岂不是前功尽弃。智贤弟凡事全由你主持，你想个完善的法子，怎么才可以调查这个八宝莲花露现在那

里?”智爷闻听说道：“这也不难，我有一个好友，说出来我的大哥方柏林他老人家必然知晓。此人家住北凤庄，姓佟名叫双庆，别号人称响铃镖。”书中代言，这个佟双庆，弟兄两个，他排行在大，还有个兄弟名叫佟国栋，家中并无别人，哥儿两个过日子，父母早已去世。这位佟二爷秉性忠厚，耿直正大，并且孝友异常，敬兄如父。佟双庆这个人好交朋友，人送外号叫小孟尝。哥儿两个在北凤庄买了一处土房，手底下稍有积蓄，不过略能糊口。大爷佟双庆拜金凤山古刹玉皇顶慧斌为师，练习武学。慧斌收的徒弟还不止他一个人，约在二十多名，从中最得意的门人，就是佟双庆，还有北凤庄西南四杰领上梁氏四杰。大爷叫智高雄梁忠，二爷叫登山雄梁孝，三爷叫踏掌雄梁勇，四爷叫烈火雄梁猛。他们哥儿四个一位比一位暴，性如烈火，秉性刚直，四雄之中就是大爷智高雄稍通人情世理，懂得外面的事务。家中只有一个小妹梁氏秀蝉。梁氏四杰俱都是和尚慧斌的徒弟，跟和尚习练武术，哥儿四个每人一条虎尾三节棍。他们跟这个佟双庆是一师之徒，同堂学艺，他们的感情还不错。要说梁家的四雄，大爷智高雄这个人足智多谋，对于老师的面前那就叫百般的孝顺。对于老师所有应当替换的衣服，应当洗涤的，全都把他拿到家中，让自己的小妹秀蝉洗。因他是个姑娘，做事也全都留心。这个话时常的有人传信，可就传到和尚的耳朵里内。慧斌暗自思索，我是个出家人，骚扰徒弟倒没有什么说的，要是让人家胞妹从中跟着受累，人家是个姑娘，伺候的着出家人吗，就是这点儿意思我真正是无法报答。这一天得暇，徒弟们下完了场子，和尚叫了一声：“梁忠，你看看我身上穿的衣服等物都是你的胞妹亲手整理，我可不落忍。这话这么说

吧，等着得暇之时，你把姑娘陪了来，我要收他一个记名的女徒弟。”不过和尚有这么一句话，梁忠把信也带到家去了。梁秀蝉听见老师要收他个女徒弟，心里头格外欢喜。日久天长，人人都知道秀蝉是慧斌老方丈的女弟子。这一天，老方丈正然在禅堂端然正坐。大爷智高雄来到了里面，上前行礼，口称：“师傅老人家，弟子梁忠给您行礼了。”和尚闻听合掌当胸，念了一声弥陀佛说道：“你不回家，难道说有什么事吗？”梁忠闻听，叫了一声：“老师，也没有别的事。我想，我的胞妹，您的女弟子，他已然二十二岁，尚未许字。今日特求老师您给撮合撮合，把我的胞妹许在佟双庆的身旁。”和尚闻听念了一声：“弥陀佛！这门亲事可得算是门当户对。你跟双庆同堂学艺，如同亲手足一般。可有一件，我也不能专主。回头把双庆叫到面前问一问。他如果乐意，我必作伐。”梁忠赶紧二次行礼：“老师您就费心周旋周旋吧。”这梁氏弟兄自父母死后，对于胞妹不但另眼看待，还是言听计从，故此这位姑娘可就娇养成性。因为这个梁家弟兄对于胞妹的亲事可就格外慎重，平常的人大爷又不给，故尔迟延至今。他一看师兄弟之中，惟有佟双庆光明磊落，作事豪爽，堂堂仪表，将来定非池中物。今天得暇在后面见老师把自己的心事对老师说明，有意把胞妹终身大事许托于他，求老师从中作伐。和尚一听梁忠这片言语，慧斌明白，遂说道：“既然如此，你暂且到西配房，随着派人把响铃镖佟双庆叫了来。屋里没有别人，和尚这才问道：“双庆你可曾定下妻室。”响铃镖闻听一笑，说道：“老师请想，我们弟兄自幼小之时，父母早逝，弟兄二人度日，身无长技。后来拜投老师的门下，跟您习学技术，蒙您百般教诲，较比从前稍稍长了些个能为。单等把技

艺练成，投到镖行谋一分事业，也不过是后来的妄想。要谈到妻室，家无隔宿粮，自顾尚且不暇，谁家的姑娘能够给我跟着受罪呢！”和尚说道：“今天我把你叫了来，也没有别的事，皆因你的师哥智高雄梁忠，看你是条英雄，有意把他的胞妹许配于你，托我出头当面跟你说，你可愿意？”佟双庆一听连连罢手，叫声：“老师这可使不得。论说起来，我师哥既然肯把胞妹许配于我，这就算是看得起我。然而有一件，暂时我们弟兄两个人，住房不过一间，敷衍安身而已。梁家小姐高门富户出身，在家中使奴唤婢，到了我的家中岂能跟我茹辛负苦。我师哥既有这番美意，徒儿我领情了。”和尚闻听此言点了点头遂说道：“既然如此，你暂到东厢房休息休息。”佟双庆点头退出去，和尚又把梁忠由打西厢房叫过来。工夫不大，梁忠来到里面。和尚就把方才佟双庆所说的话，一句不瞒，对着梁忠说了一遍。梁大爷一听说道：“老师这就好办了。既然我师弟他愿意做这门亲，又未曾定婚，要谈到他手中困乏无力措办，以至房舍狭窄等事，这都好办。就连柴米奴仆全可由我供给。求老师您跟他把话说明。”和尚闻听说道：“好吧，既然如此，你还到西厢房等待。”梁忠退出了禅堂，和尚又把佟双庆二次叫进来，又把智高雄这片话对着双庆学说了一遍。佟双庆一听，说道：“老师，要按我师哥这片美意，我就应当点头应允。怎奈其中有一段碍难的事。就皆因我师哥的胞妹，早年丧去父母，哥哥等遵从老人的遗言，对于这个姑娘娇养成性，我是个贫寒之家，倘若娶过门难免有个言差语错，要论我这四位师哥，除去大爷智高雄，其余那三位俱都是性如烈火，倘有个冲撞起来，倒成了反美不美。依我说，老师这场事成全不得。”和尚闻听此言点了点头，说道：

“双庆暂时退出。”派人又把梁忠叫进来，和尚又把此话对他一说，梁忠听罢，叹了一口气，叫声：“老师，您看我这么迁就，尚且不能点头。原因人人都知道我的胞妹性情骄惯，那是我弟兄宠成。我师弟说我小妹脾气种种骄傲，总算是他说的有理。可有一样儿，要不是我妹妹脾气不好，为什么那么大的姑娘许配于人，吃喝穿用我们全都供给呢。就为的是我妹妹脾气不好。还有一说，我师弟如果应允，我们弟兄可以把妹妹劝劝，叫他把脾气改改，我师弟再加上点儿体贴，凡举原谅几分，那不就全两齐美了吗。”和尚一听这个话，口中念佛，心中暗想：你说这场事把我倒给难为住了。也怨他们两家。梁忠有姑娘找不出人家来，给妹妹说个人家还要费这么些个事。人家都说一家女百家求，女家不愿意倒是常情。这倒是女家没的说的，非要嫁佟双庆叫不可。佟双庆这个孩子，他又一把死拿，真是岂有此理。和尚想到这里，派人把佟双庆叫了来。工夫不大，双庆到了，见着梁忠。两个人彼此脸都是一红。双庆冲着老师一笑，说道：“老师您唤弟子有何吩咐?”和尚就把梁忠这片话当着面跟双庆一说，双庆本有意还要推辞，和尚跟智高雄两个人用言语一堆，把个佟双庆给拘住了。这才向着智高雄拱手说道：“师哥，倒不是兄弟我拒绝，因我家中贫寒，日后恐怕叫师兄跟着受累。”智高雄一听，哈哈一笑，说道：“兄弟咱们是自己弟兄，不必客气。兄弟你既然说到这里，这门亲事就算你当面应允了吧。”佟双庆只可点头。这就算是亲事已定，把话说完自散去回家。由打这一日为始，梁大爷在北凤庄买了一处房子，翻盖一新，里面陈设全都收拾齐毕，择了个黄道吉日，就算送姑娘过门。在家中，大爷再三的嘱咐：“出阁之后千万不可骄傲。出阁不比在家，

在家你我都是一母同胞的亲弟兄，再者说有父母的遗言，无论你对不对，我全都不跟你争执。出了阁那可就不成了，样样宗宗全得讲个夫倡妇随，和和气气的跟人家过日子。真要是过个三年五载生个三男二女，将养成人，你岂不是坐享人间的幸福吗。”姑娘也算听说，兄长所嘱咐的话全都牢牢谨记，过门后小夫妇还真是和美。双庆一看，这个地方就得说人家四杰弟兄对我不错。就是有一样儿，梁氏过门十载，并未开怀生育。凡是妇人对于自己的丈夫面上，都带着一份惭愧。到了梁氏就不然了，他不但不觉惭愧，还是任意崛强骄傲。梁氏四雄三日一酒，五日一饭的，对于妹夫加意的敬重。佟双庆因内兄弟如此的见爱，又焉敢错待人家的令妹，谁知梁氏并不生育。大爷智高雄把胞妹接到自己的家来，就连佟双庆也接到自己的家中，当着面，梁大爷可就跟秀蝉说了：“妹妹你过门十年，并未生下一男半女，这不是当着妹丈在此吗，我打算叫妹丈另娶一房，好生男长女接续佟氏门中的后代。”这个话还未曾说完，梁氏在旁边答言说道：“哥哥您先别忙，我过门十年不生不养这也不能净怨我，倘若他们佟氏门该当绝户，就是二十年也是枉然。再者说，要是他们老佟家不当绝断子孙，就是再过个十年二十年我也一样能够生育。”在旁边，佟双庆一看，别因为这个辩嘴。赶紧相拦。这个话可就算拦下了。后来大爷百般解劝，怎奈梁氏执意不应，实在无法，这才给佟国栋说了一房妻室。这位梁氏都好，也知道疼他兄弟，就是这一样不好，佟国栋定好了亲事不给人家娶，故尔迟到如今仍未过门。河南三杰赛耍离智胜，把佟双庆以及四杰岭梁氏四雄的历史，从头至尾细说了一遍。又接言道：“如果要是打听八宝莲花露，见着佟双庆或是问他的妻子准能知道下

落。”智胜把话说完。在旁边，天下第一杰大先生方奎方柏林，叫了一声：“智大弟，此事别人去，我也不放心。没别的，我就拜求兄弟你幸苦一趟，当然一问便知。”智胜一听大先生如此说法，遂带笑说道：“兄长您只管万安。小弟我跟随米良米瑞二位兄长一同到北凤庄，我见着佟双庆，见机而作。事不宜迟，我就告辞。你们几位老英雄，在此静候佳音。”三杰把话说完起身前去，他们由打厅房走将出来，后面方奎石铎咎凤，相送至大门外不表。

单说智胜带着米氏弟兄、出东凤庄奔往北凤庄，绕道前往。书要简断。正然来到北凤庄东庄口，抬头一看，在头前走着一个人正是二爷佟国栋，手中提着一尾鲜鱼。智胜看罢，随着叫道：“二弟二弟，你这是往那里去？”二爷回头一看，说道：“三位兄长这是那一阵风把你们几位刮了来。”说着话上前行礼。智胜赶紧说道：“我们弟兄前来北凤庄给老人家金奎上寿，猛然间想起你们哥儿两个来，顺便看望看望。兄弟你这是买什么去？”二爷说道：“我这是给我嫂嫂买一尾鲜鱼。我嫂嫂吩咐我，亲自给他做，一半红烧，一半川汤。家里头厨房大师傅全都不用，单让我做。这还不算，他买鱼不让拿家伙，叫我提着鱼尾巴回来，还不叫我伤一个鱼鳞，要是短一个鱼鳞就不答应我。要说我嫂子对我疼是真疼，可也真会摆布我。”智胜一听，说道：“兄弟，要这么看起来，兄弟你真算是不容易。看起来吃人家嘴短。你是他的小叔子，他要这样对待你，你还不拉过来就打，打完了，也不过给他陪陪不是。”这句话还未曾说完，这位二爷把眼一瞪，吧的一声，把手中的鱼正打在智胜的面门之上。又搭着劲头足点儿，鱼翅把智爷的面门扎破，鱼落埃尘。二爷说道：“好你智胜，你所

说这些话分明是离间我们手足叔嫂之情。你还跟我兄长有交情!”智胜一想，这可算是我不对，我也没问青红皂白，我就说人家哥嫂不对。看起来佟国栋还算是有心之人，他的嫂嫂这样对待他，他还护庇他的嫂嫂。智爷想到这里，随着又说了几句顺情的话，把自己的面门擦了擦。佟二爷把鱼拾起来。智爷说道：“二弟，哥哥不过是说两句戏言，你的兄长在家里没有？在家里我们还得谈谈呢。”佟二爷一听，人家把话拉回来了。只可满面换出笑容，叫了一声：“智大哥，我这个人性情浊，好在咱们是自己弟兄，没说的。您跟我到家里谈吧，我的兄长他老人家在家里呢。”说着话，二爷在头前带路，三杰在后面跟随。进了村口往前走不多远，这才来到了佟宅。进街门往里走，到了厅房，谦谦让让往里面让。来在里面，佟双庆一看，河南三杰到，赶紧抢步行礼，说道：“老二你赶紧到厨房看看，有开水没有。”二爷答应出去，佟爷问道：“这是那一阵香风把你们三位刮到这里？”智胜闻听，并不慌忙，就把自己前来北凤庄上寿的话细说了一遍，最末尾这才谈到了够奔东凤庄拜访方奎。说道：“又谁知正赶上石铎有两个弟子够奔金凤山，被你的令师打得身带重伤。后来我一打听，才知道高飞暗用浊目香，浊伤钦差的二目。所为的就是八宝莲花露，给钦差医治二目。正赶上我们在场。我一想他们这场事情办粗了。他们就应当先打听打听八宝莲花露是否在金凤山，然后再入手办事不迟。这也怨我，我可就把兄弟你谈出来了。据我想，兄弟你跟娣妹都是老方丈的门人弟子，对于金凤山的一切细情当然知道详细。我特此前来跟兄弟你打听打听。据我想，咱们这个交情，你知道也不能不说。”佟双庆还未等智胜把话说完，站起身形哈哈大笑，叫了一声：“三位

老哥哥，这场事活该我露脸。你们哥儿三个还是来巧了，早晨起来我师哥癞皮象于忠，把八宝莲花露送到我这里来了。因为什么呢？皆因我的老师说，他老人家这就是违背天职义侠义道，得罪了年钦差。恐怕天下的侠客奔往金凤山，倘若是言语失和，当场动手。八宝莲花露在我的老师腰间，又怕砸坏，放到外面，又怕有高人夜晚之间，乘其不备盗走了，倒显着多有不便。故尔打发我师哥于忠送到我的家里，人不知鬼不觉。再说八宝莲花露放在我这里神鬼都难测，你们哥儿三个在此等待，我到后面取八宝莲花露，去去就来。”说着话往外就走。智胜一看，连连摆手，叫道：“兄弟你回来，哥哥我有一句话要问你。这个八宝莲花露，你师哥送来，是交给你了，还是交给娣妹了？”佟爷一听，说道：“可是交给您娣妹了。交给您娣妹不跟交给我一样吗。我到后面把他要出来，不就结了吗。”智胜一听，又连连摆手，说道：“兄弟，我可不是僵你火。你这个话要是跟别人说都行，惟独跟哥哥我说不行。要真是交给娣妹啦，兄弟你趁早别去。”智胜无心之中说了这么几句话，可把这位佟爷给气坏了。哈哈一阵冷笑，叫道：“兄长，你拿小弟当作何如人也！”佟双庆说完这几句话，两道眉毛倒竖，二目圆翻，由打厅房出来够奔后面。别看在屋中说话之时够着十成劲，赶到走出当院已竟就退下了六成。心说：嗳呀！在前面厅房我不应说话过于豪横。究其真，我还是真惹不起我妻梁氏。恐怕我今天所说之话言不应口，到那时我怎么对的起河南三杰。自己想着，一面后悔，一面往后走。正然想着，抬头观看，已然来在后面的上房。还未到上房屋，这十分的威风已然去了九成五。强硬着头，伸手启帘栊，够奔屋中。启软帘到了里面，留神观看，一看梁大奶

奶正然坐在炕的当中，眼前放着针线簸箩，手里拿着活计，正然做活。听见有脚步的声音，回头看见自己的丈夫，随着把活计往炕上一放，问道："前面来了朋友了吗？你不在前面陪着朋友谈话，来到后面做什么？"佟爷一听，说："前面来了朋友你怎么知道的？"梁氏一听，不由得一笑说道："对于你一举一动我都能知道，家中上下男女仆妇，那一个不是我亲信之人。"佟双庆听到这里，心中虽然有气，可不敢形于颜面，换出一种笑容，以手摸着头，口里头吞吞吐吐，说道："贤妻，你要问，皆因我有事。要是没有事我也不到后面来。"梁氏一听，说道："有事你就说吧。"像佟双庆你就应当问八宝莲花露，早晨我师哥送来放在那里了。他又怕梁氏驳他。你看看，要说不说，要言不言，那个样儿叫别人看着太难了。梁氏又是个性急的人，看这个样儿又看不惯，说道："你这个人是怎么了，倘若屋中有丫环仆妇看见，你这个样儿就仿佛我怎么压迫你似的。这个话要是传出去，这也说为妻不贤。"佟双庆一听这片话，万般出于无已所奈遂说道："大奶奶您要问，前面来的这三位朋友，人称河南三杰，所为的就是八宝莲花露。我已然对他们说明，现在八宝莲花露在咱的家中。我叫他们在前面等候，取出八宝莲花露带回去给年钦差医治二目。我说大奶奶八宝莲花露现在那里？"梁氏闻听，把脸往下一沉，蛾眉倒竖，杏眼圆翻，微微的一阵冷笑，叫了一声："佟双庆，好你负义的小人，老师待你不薄，把全身武术罄囊相赠教你成人。到而今，你如此的狠心。真要是把八宝莲花露献出，年大人他派他手下随行委员，带着武泛官军，围剿金凤山拿着老师，以正国法。到了那个时节，岂不被天下的英雄笑骂你不仁。"一面说着话，在炕上捡起一把大锁，先把钥匙拿起来，

一欠身，在炕上放着一个大躺箱，伸手把箱盖撩起来，钥匙往里一扔，然后盖好，扣好箱鼻，把箱子锁好。这才说道："佟双庆你看八宝莲花露现在箱子的里面我坐在这里看着，若要八宝莲花露，除非先将为妻我致于死地。如若不然，八宝莲花露就是我，我就是八宝莲花露，想要，万难。"佟双庆一看这般光景，心中左右为难，我既然跟智胜把话说的明明白白，如今我真拿不出来，岂不叫他小看我佟双庆。他不说我不肯献八宝莲花露是为保全我老师，他说我惧怕我的妻子。自己站在那里怔够多时，万般无奈，叫道："梁氏，这个话是这么说。无论如何，你也得把八宝莲花露献出来，也好叫我对的起朋友。"佟双庆无论怎样的说，梁氏如同耳中无闻一般，坐在那里把活计拿起来，一针一针的做活。佟双庆一连说了几次，梁氏只是置之不理。但是为男子的都有一种烈性，何况是这位佟双庆呢！见如此的光景，他如何能受的了，随着剑眉一皱，二目圆翻，叫了一声梁氏，你把八宝莲花露献出来，还则罢了，如若不然，我有相当的对待。"梁氏一听把活计一放，一掉脸，叫了声："佟双庆，你这个相当的对待，我就不明白，怎么叫相当的对待？"佟双庆说道："相当的对待你不懂，就是要了你的命把你杀死。这就叫相当的对待。"梁氏一听，蛾眉紧皱，连连说道："好好，姓佟的，我跟你过了这么十数年，今天你说出这样言语，你不杀也不成。"说着话连连的向佟爷怀中撞头。佟双庆一看这般光景，一看在山墙上挂着一口宝剑，脚登几凳，伸手摘剑。左手拢剑匣，右手擎剑把。呛啷啷一声响亮，宝剑离匣。赶上前去一伸手，照定梁氏的头发掳住，说道："梁氏，你我要是夫妻，献出八宝莲花露，若不然你敢连说不献，我叫你头尸两分。"这一句话

不要紧，把梁氏只气得体似筛糠，暗自思想：自从过门以来，十数年的光景，向来没有这种举动。素常我说的言语比今天强暴十倍，他都笑脸相陪。也不用说我们是恩爱的夫妻，也不用说他惧怕我四个兄长。今天他不过是手中擎剑，打算把我吓唬倒了，他好取八宝莲花露。佟双庆，佟双庆，那你就算是妄想。越是这个样儿，我倒要看看你这个男子有豪气没有，敢杀我不敢！想到这里，气恨恨的说道："别的话你也不用说，你就把我杀了吧。你要说叫我连说三声不献八宝莲花露。还别说三声，就是三百声也敢说。"一连说了十几声。别看这么大的佟双庆，左手掳住青丝发右手擎定宝剑目瞪口呆。心中思想：十数年的夫妻未免有些感情，虽然说梁氏脾气有些个激烈，也闹不到这步天地。真要是手起剑落将他杀死，又惹不起梁氏四雄。但是到这个时候，羞刀难入鞘。佟双庆手擎宝剑说道："梁氏你给不给！不给，我可就要杀了。"梁氏说道："不给，不给。"就在这般光景，猛然间就听有人说道："啊！别杀。"就这一句话不要紧，佟双庆脸上不挂，准知道说话之人来了多时。自己对妻子这样萎糜不振，已被他人看见，擎剑不敢杀妻毫无男子的气像。自己这么一看急，手腕往下一落，耳轮中就听嘣的一声，梁氏的死尸腔子栽倒在地。佟双庆手提美人头，咳的一声。这才叫红颜多薄命，霎时香消玉碎。佟双庆正然站在那里发怔，就听有人说道："好兄弟不枉人称响铃镖，少年负气果不愧侠客的门徒。我不到梁氏有命，我这一来梁氏命染黄泉，梁氏死可就死在我姓智的身上。兄弟，事情挤到这里就算无法，我不过为的奉旨钦差年大人，他老人家是一位大大的忠臣，但等事毕找一年貌相当的，给你再娶一房。"佟爷回头看了看智爷，把梁氏的人头往

旁边一放，鲜血淋漓，宝剑往桌案上一放，这才问道："大哥，您是多怎来的？大概您来的工夫不小了吧。所有我们夫妻口角，大概您都看见了吧。"智爷一笑，说道："兄弟，这句话你就不用说了。这个地方哥哥比你高点儿，由打你出离前厅奔后面来，我跟米氏弟兄把话早已说明，我就说兄弟你到后面见着娣妹，要八宝莲花露，不但你要不出来，你们夫妻准得言语失和，甚至于激烈，不定闹到什么地步。我不到后面来有你妻梁氏的性命，我一来你妻定然倾生。可有一样儿，你妻不死难得八宝莲花露，你妻梁氏死去，如同蒿草一般，得莲花露救钦差重如泰山，我可不能舍重就轻。"佟双庆站在那里呆呆发怔，智爷说道："兄弟别怔着了，八宝莲花露放在何处，还不取出，等待何时。"佟双庆用手一指："兄长要问八宝莲花露现在箱中，这个贱人他已然把钥匙扔在箱中，待我拧锁。"说着说着抬腿上炕够奔躺箱，一伸手掳住大铜锁，咯噔一声把锁拧开，伸手揭开箱盖，往里面观看。佟双庆不看则可，一看里面慢说八宝莲花露，连一个药瓶儿都没有。自己一看不由得呕了一声反身栽倒，当时就闭过气去。

书中代言，这个梁氏未收八宝莲花露。因为什么他说现在箱中呢，这就是祸由自取，夫妇因相戏而被杀，梁氏死的实在是可惜。要说八宝莲花露，不错，早晨于忠奉师命拿着八宝莲花露到了佟宅，见着师妹梁氏，把八宝莲花露取出来叫道："师妹，我奉老师之命，叫你把八宝莲花露收藏起来，皆因他老人家得罪天下的侠客，恐怕有人盗去，多有不便，故此叫你收藏，此事要严密才好"梁氏本来是个精明人，一听师哥于忠说的这片话二眸子一转，心中明白，准知道老师恐怕有高人到他的古刹玉皇顶，盗取他的八宝莲花露，故此才

放在我这里。此事倘若走漏了风声，有高人来到我的家中，把八宝莲花露盗走。到那时，我师傅必然说我有意陷害他老人家，献出八宝莲花露给年钦差治眼。真要到了那个时候，岂不是反美不美吗。我师傅那么大的能耐，尚且怕有高人前去窃盗，何况我们夫妇。自己想到这里，说道："师哥，您奉师命来叫我保存。此命我可不敢遵从。皆因八宝莲花露重大，女流之辈没有多大的能为，倘若有个一差二错，倒对不起恩师。你就提，是我叫你把八宝莲花露带回金凤山，求望老师他老人家别怪。"于忠一听师妹妹不敢收，无法，只得带回，告辞而去。梁氏见师哥走后，自己在屋中做活。这么个工夫佟双庆到了，向着自己要八宝莲花露，说是河南三杰要。梁氏心中一想，这个人够多么没良心。故此用言语戏弄，这不过是平素习惯成性所致。后来以至于口角，梁氏亡命总算是祸由自取。佟双庆看不见八宝莲花露，可就把感想全都想起来了。十数年的结发夫妻，岂能无情。再说四杰岭梁氏四雄，每人每手中一条虎尾棍，骁勇过人，这场事真不好收拾。悲愁交集心中一着急，翻身栽倒，把气闭过去了。智胜一看，赶紧下腰把佟双庆扶起来，摩挲前胸，捶打后背把腿给他盘上。就在这么个工夫，米良米瑞弟兄两个人也过来了，协力相帮，这才把他这口气给他窝把过来。清气上升浊气下降，不由得英雄嗳哟了一声，慢慢的双手扶地，站起身形，冲着智胜行礼，说道："兄长，我不问您别的，就问一句咱们弟兄还是真有交情假有交情？如果说真有交情，我有点后事托在兄长您的身上。如果要说没有什么交情，请你们弟兄三人出离我的佟宅，恕我不送。"这句话还未说完，就看智爷用手理定两撇燕尾髭须哈哈一笑，叫喊："兄弟，哥哥我好有一比。就比那封神榜

上的申公豹，走一处，一处有灾，过一处，一处死。我不来，你是安然度日，我这一来你是家败人亡。兄弟你不论有什么事只管当面说，哥哥我惟命是听。”佟双庆闻听，遂说道：“也没有别的事，不过我们夫妻因相戏，杀死发妻。他的四个哥哥人称梁氏四杰，如果他们要是听见了信息，岂能相容。再者说，我妻梁氏为人精明强干，就许他惧祸不敢收留八宝莲花露，叫我师哥于忠带走也未可知。要是这么看起来，他这一死，岂不可惜。咳！这也是命该如此。”佟双庆这句话未曾说完，旁边米瑞答言道：“兄弟你先别这么想，也许娣妹他未把八宝莲花露放在箱中，另放别处。你仔细寻找寻找的为是。”在旁边智胜连连摆手，叫声：“大哥，这个话不是这么说。梁氏为人与平常女子不同。他可称女中的丈夫，所作所为比别人高超一倍。要说八宝莲花露未在箱中，当然是于忠带走。如果说真要是没带，他决作不出来这种的状态。别的话就不用说了。兄弟你既然是有事嘱托姓智的，请兄弟快说，哥哥我好领命。”佟双庆接着说道：“梁氏已死，他的四个兄长决不能善罢甘休。我手捧人头单人独自够奔四杰岭，不怕他把我碎尸万段，给他的胞妹报仇，也不枉我们夫妻一场。别的也没事，就是我们夫妇二人的尸身，请您买口棺木，找个地方合葬在一处。我兄弟佟国栋已然定下亲事，求兄长分神给他娶将过来，日后倘能生儿养女，也好接续佟氏门中的香烟。”英雄说至此处，形容凄惨，热泪滚滚，洒落在胸前。令人听着如同刀搅肺腑，胆痛心酸。智胜说道：“兄弟你既要捧头够奔四杰岭，难道说还有什么好吗。虽然这么说，我可不拦。你这叫，以尽夫妻之情，乃大丈夫之所为。要说兄弟的后事，佟国栋娶妻生子，这是哥哥我分所当为，不劳嘱托。惟独这一

次，哥哥我对你不过。没有我来，你们夫妇那有祸事。单等事毕，我亲自给兄弟你扫墓，拨刀自刎，咱们弟兄相逢在九泉以下还要哈哈一笑。”这不过是暂时一说，到后来智胜把诸事办理完毕，他果然刎于佟双庆的墓前。交朋友要是交到这个地方，古人有刎颈之交，不能专美于前了。闲言不表，单说是佟双庆撤身出来，把自己身上的衣服收拾齐毕，然后找了一个铜茶盘，铺满了香粉，把梁氏人头放到里面，青丝发梳栊成髻，双手捧起来迈步向外就走。说了一声：“你我弟兄相见，就在鼓打三更。”说完了话两只眼睛直直勾勾，紧紧走去。出离了北凤庄一直够奔四杰岭，一口气往前紧跑赶到来在四杰岭，顺着山坡往上走。盘着山道，奔往里面，来在了大厅房。到了里面用目观看，就见迎着面一张桌，后面有一把交椅，挂着大红围桌，交椅上可没有人坐着。两旁边四张桌，桌后椅子上面坐的正是梁氏四杰，智高雄梁忠，纵山雄梁孝，踏掌雄梁勇，烈火雄梁猛。佟双庆走在里面看了看正当中这张桌无人坐着，遂把梁氏的人头放在桌案之上，自己在正当中将身形坐稳。就见梁猛双手一撕颌下的虬髯，哇呀呀！一声怪叫。大爷智高雄梁忠，用手一指：“我看那一个欺辱佟双庆，定当将双腿砸折。”书中代言，四杰岭梁氏四杰弟兄四人，正然在厅房中闲谈，外面家人走将进来，来到里面跪在四个人的面前，说道：“跟四位爷回，可了不的了！大事不好！”梁大爷见是最得意的家人，拨往北凤庄伺候姑娘去的。他这一回来，准知道，一定是夫妻口角。赶紧叫道：“张升啊！不用着急，怎么回事，赶紧快说。”张升就把佟双庆夫妻口角，所为的就是八宝莲花露。“从中要命的可就是河南三杰，其中两个姓米的，一个姓智的，用言语激怒我家姑老爷，手起剑

落把姑奶奶杀死。我特此前来报告各位爷们得知，早作准备。”这一句话尚未说完，就听梁孝梁勇梁猛一个个抖颔下胡须，哇呀呀的喊叫搭虎尾三节棍，赶奔北凤庄将佟双庆一棍打死，给胞妹报仇雪恨。大爷梁忠一看，赶紧连连摆手说道：“兄弟们可不准你们胡来，我有几句言语当面说明，那一个要是不听，我可不容。别看这几个兄弟一个个性如烈火，还是真听大爷的约束。三个人说道：“大哥您有什么话快快说明。”大爷智高雄一看，把三个兄弟的火全都压住了，长叹了一口气：“咳！各位贤弟，你我胞妹梁氏秀蝉，在家中娇养成性，过门之后，取死之道有三。一不应当降制佟双庆，叫他不能自由，为妇之道夫唱妇随方算贤人。第二样，过门后十数年未能生育，女子不育便是罪人，他就应当给人家佟双庆纳妾，好接续香烟，你我弟兄苦口相劝，他至死不从。第三样，给佟国栋定亲多年，不叫人家娶，这岂不是故意耽误人家的宗嗣吗。这不过是咱们弟兄三日一请，五日一宴，时常托咐。这也就是佟双庆，要是遇到你等弟兄三人，秀蝉他不就早死了吗。据我想佟双庆是条英雄，既然把他妻子杀死，其中必有缘故。回头他必亲自前来四杰岭，见你我弟兄。可有一样儿，如果他要来的时节，可不准你等造次。那一个要是无理胡行，我可不容。”在旁边梁氏四雄哇呀一声吼叫，叫了一声：“大哥，要依着您这一说，咱们胞妹就算白死了不成吗！”智高雄闻听连连摆手，说：“这个话不是这么说，胞妹不是你一个人的胞妹，是咱们四个人的胞妹。你心疼，难道说我就不心疼吗。然而有一件，凡事都得由打理上来，要是问倒了比打倒了强。”大爷嘱咐已毕，弟兄四个人就在厅房坐等。你说也巧，佟双庆捧头由打外面进了厅房，把自己妻子的人头放在桌案上面，自

已端然正坐，眼看着人头呆呆的发怔。大爷梁忠站起身形，走至在佟爷的面前行礼，说道："妹丈，我的胞妹生来的骄性，过门十数年真难为兄弟你，并且十数年不曾生育，自己不但不觉惭愧，还要蛮横无理。要搁在我等弟兄，性如烈火，岂能容他过到如今。他这一死，兄弟你这就算逃脱出来了，妹丈万不可难过，待我弟兄留意，看有否相当的姑娘给妹丈续婚，以度晚年。还有一说，凭兄弟你是条英雄，要不是我们弟兄终朝托嘱，我的胞妹秀蝉早死多时矣。妹丈请勿过伤，愚兄摆上一桌酒席，给你压惊解闷。胞妹得罪了兄弟你，是你一时的忿恨，手起剑落将他结果性命。我等弟兄可没得罪你，日后相逢见面，咱们还要多亲多近。"大爷把这片话将然说完。再看坐上的佟双庆，眼圈一红，热泪滚滚流出眶外。不由得心中思索：像我佟双庆无依无靠，孤苦伶仃。多蒙人家弟兄把秀蝉姑娘许配于我，给我起盖房室，安置陈设，供柴供米，可称得起是饱食暖衣，皆我妻一人之力也。今一时忿恨，手起剑落，将他结果性命，我一人焉能独生。意狠心毒将我妻杀死，要叫朋友谈论，必说我佟双庆不仁。不仁之人焉能纵横天下。倒不如死于四杰岭，我夫妻相见于地下。如果惜生，不忍自杀，岂不贻笑于人。自己把主意拿妥，叫了一声："各位兄长，小弟一时气忿，杀死我妻。我的各位兄长大恩大德，今生今世不能答报，只得待来生来世结草衔环罢了。"话说完了，一抬腿由袜桶之内掣出匕首尖刀，照定自己胸前噗的一声自戕而亡。大爷梁忠一看，说道："哎呀！不好了，杀我妹丈者即我梁忠是也。"大爷说的这是心里头话：我要不用这几句言语安慰于他，他焉能够自戕而亡。我要是持军刃跟他当场动手，非要给我胞妹报仇不可，他必然也是亮出军刃跟我

等动手相杀。我这一用温言劝慰，不想佟双庆果然是条英雄，竟自牺牲性命，以死相报。大爷心里难过，才说了一声杀我妹丈者即我梁忠也。他这一句话不大要紧，就听外面高声断喝："好你胆大的梁忠，用言语相激，逼死你的妹丈佟双庆，某家不才特此前来给佟双庆报仇雪恨。说话之间由打外面哧的一声跳进一人来。大爷一听外面有人喊嚷，不由叫了一声："兄弟，拉军刃给我的胞妹妹丈报仇雪恨。"说话的光景，手下人搭过来虎尾三节棍，梁氏四雄每人手中一条，来到外面。只见院中站着一个人，手中拢定明晃晃一口刀，但见他面似猿猴。房上还站着一位，长的像貌与此人一般无二。欲知来者为谁，且看下集分解。

第六十四回

方金声误中凶僧毒弩　小花纯智取淫花少女

话说梁忠他说了杀佟双庆者我也，这么一句话，此时就见由房上跳下一人来。大爷梁忠来到外面一看，其人形似猿猴，并且房上还站着一个人，面貌与此无二。大爷梁忠看罢，用手点指说道："小辈你等唤作何名？白昼之间竟敢前来搅闹我的宅院。"老者闻言，说道："问我，告诉你。河南三杰排行居首，姓米名良别号追风仙猿。那一个是我的胞弟，赶电仙猿米瑞。"书中代言，米氏弟兄，一见佟双庆捧人头够奔四岭走后，米氏弟兄这才叫道："智贤弟，佟双庆上四杰岭，你料他结果如何？"智胜一听，哈哈一阵大笑："二位兄长真是实在人。难道说他捧上四杰岭还有什么好意吗，必然是请死在他们弟兄的面前。"米家哥儿两个一听，说道："哎呀！既然他打算不要命，兄弟你怎么不早说，咱们倒拦着点儿。这一来，显着咱们弟兄交朋友太不义气了。既然如此，待我弟兄赶上四杰岭。"说话之间米良米瑞出离北凤庄，顺着道路够奔四杰岭。到了梁氏门前，拧腰上房，到了后面大厅观看。正赶上梁忠手指着自己的鼻梁，说道："杀我妹丈者即我智高雄是也。"米氏弟兄一听不由得怒气上冲，这才抖丹田一声呐喊，由打房上跳下来，手中亮刀。梁氏四雄一看房上跳下人来了，不由得心中有气。梁忠叫声："列位贤弟过去将他拿获，给你我胞妹妹丈报仇。"四爷烈火雄叫了一声："大哥，既然如此待小弟我将这个匹夫拿获。"说着话一挥手中虎尾三节棍，往

前一抢步。米良抖手一刀。四爷一看刀来啦，往旁边一闪身，拿虎尾三节棍照着他的刀背上一压，就听当啷一声，把米良的单刀打落埃尘，抬腿正踹至在米良的胸膛，翻身栽倒。在旁边早有手下人按在那里，拢双肩拧二臂四马倒攒蹄捆好了，往旁边一扔。四爷将然一合棍，米二爷由房上跳下来，照着梁猛脑后就是一刀。烈火雄一看刀来，一上步用手中虎尾三节棍往刀上一砸，又听呛啷一声响，把刀砸落，跟着一抖手，用了个枯树盘根招，走下盘。就听哼的一声，三节棍打至在腿肚子上面，把米瑞打倒，跟着按在那里就捆。四爷打垫步拧腰纵到了房上各处观看，并无别人，抖身形跳下来。哥儿四个把三节棍交给手下人，来到厅房。吩咐一声，把两个小辈腿上的绑绳解开，倒剪着二臂推上厅房。手下人答应一声，先把他们二人这两口刀捡起来，然后解开足下绑绳，推推拥拥，两个人推一个，推进了厅房。梁家四雄将身形坐稳，用手点指，叫了一声："米良米瑞，你弟兄二人既然被获遭擒，还有何话说，你来看我的胞妹妹丈死得可惨，这可不算我们意狠心毒，今天我要把你们弟兄摘心祭灵。吩咐一声，把米氏弟兄捆在大厅迎面柱子上，先把头发打开，用绳儿拴在柱子的上面，足下用绳一拢，倒剪着二臂，捆在柱子上面，纹丝也不动。捆绑齐备，大爷吩咐一声："来，你们那一个有胆量，用牛耳尖刀先把他们的人心剜出来，给姑娘姑爷祭灵。"在旁有人答言说道："大爷，这宗事我试试。"智高雄一看是手下的长工，姓王，排行在五，别号人称怔王五。这个小子长的极其凶恶，粗眉大眼怪肉横生，一听他们大爷叫他剜人心祭灵，这个小子可就得了理啦。他先找了一把牛耳尖刀掖在腰间，然后叫伙计们打来一大盆凉水，放在米爷的面前。梁

忠吩咐一声，叫手下人到外面取两块新木板，亲自提笔写了胞妹妹丈两个人的灵牌，然后叫了一声："王五，不要你着慌急速动手，挖人心我可要整的。"怔王五一听，答应一声，来在米大爷的近前，先把浑身上下的钮扣解开，袒胸露腹。米大爷一看这般光景，二目一转，先看了看米二爷，就见米瑞搭撒着二目。大爷不由得心中难过，这么大的年纪别看难过，还不能说什么，反倒哈哈大笑。自己心中暗想着起来，人是生有处死有地，不承想生在河南，今天会死在凤翔府。自己想到这里，就看王五用瓢舀了一瓢凉水，往自己头上一浇，机伶伶打了一个寒战。这个小子还是内行，凉水激完了头，由打腰间取出牛耳尖刀，先比了比心口，刀子比准了，用手逼住牛耳尖刀，往里一通。米大爷一闭眼，耳轮中就听噗的一声，吧哒呛啷啷翻身栽倒。这一来不要紧，把米氏弟兄吓了一跳。睁眼一看，王五死尸栽倒在地。就听外面有人哈哈一阵冷笑。梁氏四雄来到院中留神一看，见院子当中站着一位年迈苍苍的老者，发似三冬雪，髯赛九秋霜，皱纹堆累，手中擎着一口金背折铁刀。梁忠一看，认得。正是山西太原府小王家坨的石铎石金声。老人家这是打哪里来呢。书中代言，他老人家由打东凤庄跟老人家方柏林、咎云叟老哥儿三个坐在方宅，看了看孩儿万芳万里鹏哼咳不止，王环疼痛难忍，老人家看着心中难过，叫了声："大先生您看河南三杰到北凤庄，找佟双庆打听八宝莲花露的消息，你看落到什么地步？"方奎闻听叫了一声："老哥哥，据我想佟双庆乃是个外场的英雄。无奈一节，他的妻子不甚贤慧。就是八宝莲花露在他的家中，他要拿着也很费力。要不在他的家中打听打听八宝莲花露现在何方，有他妻子从中搅践，就是知道，他也不能说。"老人

家石铎一听，赶紧站起身形，说："既然如此，我可有点儿不放心。我得到北凤庄打听打听。如果是八宝莲花露在佟双庆的家中不肯现将出来，不怕我到了那里给他高拱手矮作揖，前去哀求哀求。就是不在他的家中，我也得打听打听。"说着话，站起身形往外就走。方柏林一看，还不好意思拦。老人家迈步向外，一直够奔北凤庄，来到佟宅往里走。一进大门，冷冷清清，连个手下人都没有。将然走在厅房，就听里面智爷叫道："石大哥，您这是由打哪里来？"石爷就把不放心，前来北凤庄，智胜还未等石爷说完，长叹了一口气，这才把佟双庆夫妻之事说了一遍。"老人家您来了。您看这段事怎么办吧？"石铎闻听吓了一跳，双手托着银髯，半天没说出话来，沉了一会儿这才说道："智贤弟，此事皆因我一人所起，连累许多宾朋，这是怎么说的。智贤弟，这场事后，我可不敢管事了。待我到四杰岭，打听打听佟双庆他的性命如何。"说话之间，老人家这才出离了北凤庄赶奔四杰岭。顺着道路往前紧走，来到四杰岭梁氏四雄的宅院，不敢夺门而入，绕到了后面越墙到了里面。晃身形到了西厢房，掉脸观看，正赶上米良米瑞弟兄二人被获遭擒，在明柱上绑着。厅房的隔扇帘栊完全打开，亮堂堂。就见米爷面前放着一盆水，那一个小子用瓢舀水，往米爷头上一倒。石爷一看，吓了一跳，这一定是凉水浇头。我今天不来，米氏弟兄性命休矣。想到这里着急，随着揭下两片瓦来，抖手就打。你说也是活该，两片瓦正打在王五的后脑海上，脑髓崩流当时毙命，这也算怔王五恶贯满盈。老人家回手撤刀，当啷啷一声响，手拢金背折铁刀跳到了院中，抖丹田一声呐喊。梁氏四杰吩咐一声手下人搭虎尾三节棍，每人一条到了院中留神观看，才知道是银

面仙猿铁背昆仑石爷到。

智高雄不由得大怒，心说：老匹夫石铎，刀削我师哥的左耳，才惹得我老师动怒。要是没有他，高飞怎么会用浊目香浊伤了钦差的二目。要不是这么着，为八宝莲花露佟双庆怎么会亡命，就连我的胞妹也是为此而死。看起来他就是我的对头冤家。这才用手一指："列位，哪一位贤弟亮军刃赶上前去，把老匹夫石金声结果性命，给他们报仇雪恨。"梁猛答应一声"小弟愿往。"哗啷一声摆军刃往前一蹿，到了老人家的面前，裹手一棍哗啷啷钢音震耳。他这条虎尾三节棍，论分量二十多斤，纯铁绞钢造打，两膀一晃足有千斤膂力。真要是躲不开，这一棍砸在了当顶，当时就得脑髓皆崩。老人家一看，他的棍到，身形往右一闪，一扁腕顺水推舟，玉带围腰一刀，招走中盘够奔胸前一刀砍来。梁猛赶紧把棍撤回来，怀中抱月往外一撞。老人家赶紧撤刀，哗啦一声三节棍枯树盘根照定双腿打来。老人家旱地拔葱纵起来，下面躲开了虎尾三节棍，递刀接架相还。要说梁氏四杰弟兄虽然说勇猛，要是跟石爷比上，那可就差的多了。一来一往六个照面，他把手中虎尾三节棍，双手擎着两个小节，往前进身，用的是双风灌耳，够奔老人家两太阳穴便打。老人家一看棍到，赶紧身形往下一矮，缩颈藏头，躲开上面的虎尾三节棍。他老人家用了个卧看巧云的的架式往上观看，扁看就是一腿。这一招叫作扁踩卧牛腿。就踹在迎面骨上，老人家可没敢用力，真要是用力，他的双腿俱折。这一腿梁猛他焉能躲的开，咯噔一声坐在了埃尘。老人家飘银髯摆金背折铁刀，用手点指说道："梁猛你就逃命去吧。"梁四爷双手扶地站起，面红耳赤，带着一分惭愧，撤身闪过一旁。在旁边踏掌雄还未等大

爷派呢，早就火儿啦，一挥手中三节棍，说道："老匹夫石铎，你来到四杰岭还敢逞强，我看你往哪厢逃！"哗啦一声三节棍盖顶就砸。老人家一闪身躲开了三节棍，双手捧刀刃朝上，刀尖在前，够奔梁勇胸前便扎。踏掌雄一看，老人家刀到啦，撤回棍来，作出左手指天，右手指地，用棍把刀往外一拨，右手棍单锋灌耳，够奔老人家左太阳穴打来。石爷一看棍到，往右一撤步，身形一转，两个人洽巧来了一个背对背。老人家这手绝艺叫做靠山背，要不怎么叫铁背昆仑呢。只要两个人往一处一靠，说时迟那时快，老人家鼻孔之中一吸力，哼的一声，别看这么大的梁 勇被老人家的背脊一靠，就觉着重如泰山，脚下站立不稳，噔噔噔往前抢出数步，啪的一声，来了个大爬虎。老英雄哈哈一笑，说："四杰岭梁氏四杰各个都有绝艺在身，今天老夫观看，全都是无能之辈。还有哪个来？"二爷登山雄一看三爷已然输招，他也把手中虎尾三节棍一摆，窜将过来。三爷爬起来拾棍在手，站在旁边发怔。登山雄到了老人家面前说道："你往哪厢走，接招。"左手照着石爷面门一晃，右手棍挟肩带背打来。老人家一看往左大转身，向前上步，里手一刀。这一招的名目，叫招走单鞭，十分厉害，到了而今这招就不叫单鞭了，叫做云刀，无论你多高的武术也躲不开，何况今天登山雄呢。梁孝一看刀来啦，只得闭目等死，堪堪刀临脖项，老人家不肯结果他的性命，往回一撤刀，蹦起来一腿，只听得吧的一声，把二爷踹倒埃尘。老人家拢刀用手一指，叫声："梁忠，你还不亮招等待何时？"二爷站起身形，羞羞惭惭躲过一旁。大爷一看无法，心中暗想："我弟兄四人，跟随恩师练艺多年，以为我们每人手中一节虎尾三节棍，打遍了天下无敌，今天跟人家石铎一动手武术还

差的多呢。人家不费吹灰之力，斗我等四人如摧估拉朽。三位兄弟已然败北，我智高雄，只得过去。遂一摆棍，说道："石铎，今天你来到四杰岭，别看你伤了三位兄弟，因他们一时未留神。今天你我二人比试三合。"把话说完，恶狠狠摆虎尾三节棍，劈面就砸。石金声一看棍到，侧身躲闪，用刀接架相还。要说四雄之中，惟独大爷梁忠心性伶巧，武术精妙，比那哥儿三个可就高多了。老人家一看，梁忠把虎尾三节棍舞动如飞。石爷心中暗想，我跟梁忠动手还不能粗心大意。梁忠可也不敢大意。虽然这么说，梁忠的武术比他老人家差的多啦。动手也不过十几个照面。梁忠双手擎棍往前进招，用的是点穴法点老人家肩井穴。石爷一看赶紧把身形一闪，用刀一挂他的棍头，跟着用左手，甩手就是一掌。这一掌的名目叫做老君推背。就在他的后脊背上，用了个六成力，耳轮中就听吧的一声，哗啦啦撒手扔三节棍，翻身栽倒。老人家用手点指，说道："梁忠急速抖绳扣，放开米良米瑞还则罢了，如若不然别怪老夫意狠心毒，手起刀落将你弟兄四人结果性命，到那时你就后悔晚矣。"梁氏四杰在旁边站着，瞪着眼睛无话可答。就在这般光景，外面有脚步声音，哇呀一声吼，叫："石金声休要逞强，某家来也。"老人家闻听此言，留神观看，但只见由打外面来了一个人，身高约在五尺不足六尺。身上穿蓝粗布的裤褂，脚下蓝粗布大掖根洒鞋，打着裹脚，往脸上观看，面目凶恶，两道黄焦焦的花儿绞的眉毛，大三角眼，秤坨鼻子，四字阔口，通红的咀唇，连鬓络腮胡须碴，胁下悬挂着一口鬼头刀，一脸的白醭起着鱼鳞。老人家一看认得，乃是惠斌的二弟子于忠。别号人称癞皮象。这个小子跟随惠斌练艺多年，生就的皮糙肉厚，一身的瘤皮，外面过掺里面

气工，刀剁斧砍俱都不怕，浑身磁实。这个小子奉师命带着八宝莲花露，奔往北凤庄，见佟双庆之妻梁氏，要到那里收藏八宝莲花露。梁氏胆小不敢接收，他这才带着八宝莲花露回归金凤山。见着老师就把梁氏不收莲花露之事跟和尚一说，把话说完，打腰间把八宝莲花露取出来，交给老师，说道："请您保存吧。"和尚伸手接过八宝莲花露，这才说道："于忠，你说莲花露带在我的身边，倘若群侠到此难免激烈，如果当场动手，损失莲花露如何是好！还是想个相当的办法。"于忠道："我不如上四杰岭见着我的师弟梁忠，他足智多谋，如果能够存到他那里，我回头再取。"和尚闻声此言点头，才打发于忠够奔四杰岭。他来的也算凑巧，正赶上石金声擎刀抖威。他一看，一时心中忿恨，又打算给他师哥高飞报仇，不由得哇呀呀一声吼 叫，由打胁下亮刀，一言未发照着老人家脖项上就是一刀。石爷一看来的蛮横，要不给他个历害，他也不认得我石金声。想到这里一看刀来啦，往旁边一闪身，往前一进步。双手捧刀够奔癞皮象胸前就扎，刀尖在前刀刃冲下。癞皮象于忠一看要打算躲这一刀，已然就来不及了。自己心中暗想，叫声石铎老匹夫，别看你武术高强，我躲不开你这一刀，我就卖给你这一下也不算什么，你岂不知我外号叫做癞皮象吗。今天我躲的开也不躲，别说躲不开我更不躲了。想到这里丹田一提气，噗的一声，往老人家刀上一撞。老人家是无心扎，别看刀到啦，还能把他擎住。谁知于忠他是有心撞。他打算把他老人家的刀撞出去。这么看起来，这就算天理昭彰，报应当头。老人家这口刀叫金背折铁刀，能够削铜剁铁。于忠他如何能够闭的住呢，只听噗哧一声，老人家石铎吓了一跳。这一下不大要紧，于忠疼痛难忍，用自己的刀，

一磕老人家的刀背。他不磕老人家的刀还好，他这一磕刀，来了一个大开膛，五脏皆出。于忠把手中刀一扔，死尸翻身栽倒。倒把老人家给吓了个目瞪口呆。将然一拢刀就听有人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若台钟。回头观看非是别人，正是古刹玉皇顶方丈慧斌。

要说慧斌这人可算精明强干，他打发于忠带莲花露够奔四杰岭，不过是叫他到那里问问，可以收藏不可以。和尚坐定了一想，这是何必呢，倒不如我带着莲花露上四杰岭，把他放在那里就完了吗，何必费这些事呢。想到这里把莲花露带在腰间，腰里头围好了一条十三节墨骨鞭，大摇大摆下了金凤山，一直够奔四杰岭。来在梁氏四杰的住所，正赶上老人家石金声一刀把于忠杀死。慧斌一看怒气冲胸，念了一声佛，把拂尘一摆，手打问心合掌当胸，叫了一声："石老侠客，老僧问讯了。你不在山西太原府，因何来在四杰岭，持刀行凶杀死于忠。前一次无知弟子高飞，被老侠客刀削左耳，高飞回来禀报老僧知晓，说老侠有意寻仇于慧斌。据我想老侠客乃是年高德重之人，岂能跟高飞一般见识。再者老侠又跟我的兄长金兰之交，高飞无论有多大的不是，应当看我们弟兄的薄面，高抬贵手，恕饶于他才是。又谁知老侠意狠心毒，刀削左耳，倒不如你一刀结果他的性命我倒不恼，削去他的耳朵分明奚落我。今日老侠又来在四杰岭赶尽杀绝，老僧万分恼怒，在下一压，不肯跟老人家说别的言语，恐怕天下英雄说我慧斌不尊敬长上，枉有侠客之称。但不知今天老侠客还有何话可说？老僧愿闻。"在旁边石金声闻听和尚说的这个话，脸上发现出来一重难色，随着长叹了一口气，叫声："高僧，石某有两句话，我要是说出口来请老方丈勿怪。前一次

高飞被我削落左耳，其中有一段原因，皆因逆徒万芳穿章打扮与高飞一般无二，以及手使的军刃全都是一样。也是我年老，二目昏花，错削了高飞的左耳，彼时我已竟是追悔不及，一桌酒席给孩子压惊，二百两纹银给他缓疼。我也曾嘱咐与他，要是见着兄弟你，实话实说，有咱们弟兄的交情在，如果说任意胡说，从中搬动是非，那可就把你我数十年的交情化为无有。据我想兄弟你别号人称赤胆侠，既有侠客之称必深明大义，绝不至于袒护弟子偏听一面。不意高飞用浊目香暗害年钦差，使成都数万饥民，奄奄待毙。兄弟你是个出家人以慈悲为本，献出八宝莲花露，给年钦差把二目治愈，好叫他起马动身。他老人家要是早到成都，饥民得食，岂不是方丈你的大德。还有一说，高飞既然跟我有仇，我有家乡住处，找我前去复仇，把我结果性命，不怨你意狠心毒，那怨我大意亡神。今天当着兄弟你把话说明，可不知道兄弟你肯其献八宝莲花露否？愚兄是惟命是听。”和尚听罢石爷这片言语，微然一阵冷笑：“哼！石铎，你所说这片话分明是搅理，你说你跟老僧无仇，刀削高飞左耳，那算是误伤。到如今你杀死了我的弟子于忠，难道说这还是误伤吗？”老人家石金声一听和尚的这片话，手拢金背刀，咳了一声，就凭那么大的人物，说话还不能够反嘴，既然是杀死人家的弟子，和尚用言语相激，再者说我无意杀的，这个话说出来也无味。想到这里，遂叫了一声：“贤弟，今天你我相逢，话已然说到这理，可不知道肯其献出八宝莲花露，成全哥哥我这个老朋友吗？如果肯其成全我，献出莲花露，为兄情愿认罪服输，一听尊便。如不肯献莲花露，我拼我这条老命，也要跟兄弟你拼上一拼。”和尚闻听这句话，二目圆翻，念了一声弥陀佛，面前搭拉那

条肉突突乱晃。这是和尚生就的脾气，只要他面门上这 条肉一晃，心不由自主皱眉毛他就要杀人。和尚一伸手撩起长大的僧袍掣出来十三节墨骨鞭，把拂尘插在领上，双手把鞭一擎，立目横眉叫老人家进招。石爷一看和尚手中这条鞭，鞭长总在七尺多不足八尺，漆黑锃亮笔管条直，够奔石爷的华盖穴上打来。石爷赶紧向左一上步，把身形一闪，用手中的宝刀刀背往鞭中节上一压，跟着用了个玉带围腰顺水推舟够奔和尚腰间砍来。和尚一看赶紧把身形一闪躲过了宝刃，里手一鞭往下便砸。老人家闪身把鞭躲过，就按自己的八卦万胜金刀一百二十八招往里进，行前就后，忽左就右，上下飞腾。这口刀真称得风吹不透雨打不漏，亚赛雨打梨花相彷。别看这么大年纪把金刀舞动如飞，身形似箭，不减幼年的英勇。要说和尚这条鞭不亚如乌龙搅海一般，看着他就彷佛是体大身沉笨重非常，焉想到施展开了小巧之艺比谁都高。这两个人真正称得棋逢对手将遇良材，这两个人是越打越紧越打越快。石金声一面动着手一面暗自揣度：今天这也就是我，真要换一位早输多时，我的招数还真得加点儿小心，倘要粗心大意，今天就得命丧黄泉。慧斌自己心中纳闷，我由打七岁入庙练艺四十多年，我如今五十四岁，由打我出世那一天，我还未曾遇见过劲敌。这也不是我自夸，就连成了名的侠客，在我手下落败的都不可枚举，何况旁人呢，不料年迈苍苍的石铎，刀招纯熟，艺业出众，令我佩服。他们这两个人打在一处，十三节鞭带定风声，隆隆山响，金背折铁刀上下翻飞，二人赌斗输赢，动手约有二十多个照面。和尚一想我何不如此如此。把主意拿定，十三节墨骨鞭用了个枯树盘根，身形向下一矮，照着老人家双腿上便打。老人家一看双足点地，旱

地拔葱往上一纵。和尚撤回鞭来回头就逃，眼望西南。老人家一看不由就是一笑，叫声："慧斌你往哪厢逃走，要走也行，留下八宝莲花露。"慧斌是头也不回，一个劲的往前跑。石金声将刀向背后一背，身形往下一矮，在后面紧紧追赶，叫了一声："高僧别走，八宝莲花露放下再走。"和尚一言不发，右手擎鞭往前行走。石金声在后面这个气可就大了，叫了一声："高僧你真要走。哪里能够。"这句话声音未落，两腿堪堪离地，和尚一回头，看石爷双足已竟离地，纵身形追过来了，心中暗自欢喜，心说："石金声，这可是你自取败北，可别怨我和尚意狠心毒。就在这般光景轻轻一伸左手，将大襟头上的那柄拂尘，一按弹簧，耳轮中就听吧的一声，一道寒光奔石爷而来，老人家正然拢刀追赶，焉想到和尚会打暗器，再者说他是侠客做事光明正大，不应当以打暗器为荣耀。还有一样儿，叫人想不到的地方。他把身形撤下来，十三节墨骨鞭还在右手里头擎着，就看他一抬左手，谁知道他的拂尘之中，有三枝锯齿鹅眉弩，前头的倒须钢钩约有六寸多长，后面有半尺多长的箭杆。这种东西最历害无比，乃是用毒药喂成。只要打在人的身上见了血，子不见午午不见子。还有一样，此弩打出去极快，力量最大，就是大罗神仙也难以脱逃。石爷正然追赶，就听吧的一声，一点寒光，扑奔自己的哽嗓咽喉，随着一甩髯，向右一闪身，说了一声不好，耳轮中就听噗的一声。这一枝锯齿黛眉弩就在老人家的左肩头打中。这么大的石爷就觉着一阵疼痛。石爷心说不好，这种暗器还许是毒药的。呛啷啷一声响，把宝刃抛落，噔噔噔往后倒退了好几步，翻身栽倒。和尚一看，把手中的鞭一抖，迈步来到近前，念了一声南无阿弥陀佛，叫了一声："石金声，你我是今生的

冤家来世的对头。我今天手起鞭落将你结果性命，你休怨我不仁，也是祸由自取。”说话之间，往前一抢身把手中墨骨鞭高高举起，照定老人家头颅便砸。石爷这个时候正在迷迷糊糊疼的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一看人家把鞭举起来只可把双眼一合等死。慧斌将要举鞭往下砸的时候，就觉着鞭稍似乎有人拉住，往起一带未带动。就在这个时候，就听有人说道：“慧斌大胆，你还要怎样！”慧斌急忙撤鞭，回头观看，原来是自己的兄长天下第一杰方奎，后面带着昝云叟，他们老哥儿两个到了。

原来方奎自石老侠客够奔北凤庄，遂向着昝云叟叫了一声：“兄弟，你看石老英雄他去了这半天不见回来，难道说佟双庆他有什么变故不成吗，兄弟我有点儿不放心，倒不如你在家中等候，我到北凤庄探听探听。”昝大先生一听遂说道：“要是上北凤庄，还是咱们哥儿两个一同去。”哥儿两个这才由打东凤庄，奔往北凤庄。赶来到佟双庆的宅院，进了大门往里走，大先生一看清静异常，就知道有变动。跟着紧走，到了厅房，启帘栊到了里面，一看屋中坐着的是智胜。大爷赶紧叫道：“智贤弟，怎么只你一人在此，为何不见米良米瑞和老英雄石金声？难道说里面有什么舛错不成？兄弟你快对我说。”智胜遂就把佟双庆因夫妻相戏，梁氏亡命，佟双庆捧头上四杰岭，米氏弟兄不放心随后追赶，老英雄石金声到此不放心，也追赶前去，前后的话一说。大先生一听紧皱双眉，遂说道：“这可了不的啦，佟双庆够奔四杰岭，那是条英雄，他岂能够回的来，必然在四杰岭倾生丧命，这么一来老佟家就算家败人亡。”方奎赶紧叫了一声：“智贤弟，你我赶紧前去四杰岭。早到一步，还可以保得住他们众人的性命。一步去

迟，双方面俱有损伤。”说着话跟着咎云叟老哥儿两个够奔四杰岭，到了梁宅厅房院，正赶上慧斌把鞭举起来，老人家打算要说话，彼时都来不及了，万般出在无已奈，打垫步拧腰往前一蹿，双手一合掳住十三节墨骨鞭的鞭穗子，叫了一声：“慧斌，你还要怎样！”慧斌一看这般光景，先把手中的鞭撤回来，在腰间一圈，伸手由打大领上取下来拂尘，晃拂尘念声弥陀佛。他一语未发，回归金凤山古刹玉皇顶去了。方奎赶紧下腰跟咎云叟把石金声挽扶起来，双腿盘好坐在埃尘。此时再看老人家已然不省人事，面色发白，浑身乱颤。方奎用手一指咎云叟，叫了一声：“咎大弟，慧斌用锯齿鹅眉弩打在石老英雄的肩头。他那暗器是毒药喂成，老人家这么大的年纪，恐怕性命难保。兄弟你，人称神医。老人家的病体还得兄弟你多多的分神。”咎云叟闻听此言，一摆手，说道：“慧斌他的锯齿鹅眉毒药弩，小弟我是治不了。”方奎闻听此言一怔神，叫声：“兄弟，你说怎么样？你治不了！要是兄弟你治不了，别人就更办不到了。难道说就眼看着老人家命赴阴曹吗！”咎云叟遂说道：“哥哥，您先别着急，先把四杰岭的善后办理完毕，搭着老人家到了东凤庄，有什么话再说。”方奎点头，一摆手。叫过来梁氏四杰，用手点指，叫了一声：“智高雄，你们兄弟四个人，你比他们三个人可就大不相同了，不敢说你是才高学广，足智多谋，总算比他们强的多了，佟双庆捧头上山到四杰岭，你们又是骨肉至亲，平常之时，夫妻的感情总算不错，今一旦因相戏而杀，你就应当用好言安慰，那才算你对呢。到如今佟双庆他的结果怎么样了？”智高雄就把佟双庆捧头来在四杰岭我的家中，我把他让在上坐，我本用好言安慰，哪知他自戕而亡。大先生一声，“啊！我早就料

到这里了。”说话之间，用手一指明柱上面绑着那两个人，叫了一声：“智高雄，我的二位盟弟，米良米瑞你还不把他放将下来，等待何时！”梁忠赶紧吩咐手下人把米良米瑞哥儿两个由打明柱上解下来。把军刃交还他等。米氏弟兄走到大先生面前赶紧行礼，说道：“若非兄长到此，焉有小弟的命在，我这里谢谢了。”大先生一摆手说道：“二位贤弟何必这样客气。这段事算起来，二位兄弟还是为我方奎受惊。”大先生又叫了一声：“梁忠，从此以后你可不要听我那不义的兄弟的言语，无论何事你等不可听从与他。此时可不算你们事师不孝。这个善后还得你一手经理。于忠王五的死尸，你把他们用棺木收殓埋在荒郊。对于以后的事，还得要你辅助办理。在北凤庄住着一位我的好友，姓智名胜别号人称赛耍离。他受佟双庆的嘱托，办理他的身后诸事。我想佟双庆他跟你是骨肉至亲，虽然说他杀妻自戕，你也不能怀恨在心。把佟双庆的尸身用上好的棺木收殓，梁氏的人头送在佟宅，跟尸身缝在一处，多加香料，也把他成殓起来。把他们葬埋一处，也算他们夫妻一场。”正在众位英雄计议时，猛然间外面一阵大乱，如同天翻地覆 的一般，人声喧嚷。工夫不大，由打外面进来一个人，跟梁氏四杰说道，禀报四位爷得知：“可了不的了，您快到外面看看去吧，有北凤庄的佟二爷佟国栋，手中擎着一条大铁棍逢人便打，遇人便杀，杀奔四杰岭而来。”这句话还未曾说完，在旁边四爷烈火雄闻听此言，一声吼叫：“好大胆的佟国栋，你的兄长杀死我的胞妹，大仇尚且未报。你今前来分明是欺辱我们弟兄。”一摆手，从人递给三节棍，摆棍往外就闯。大爷一看这般光景，用手点指，叫了一声：“老四，你还要怎样。二弟这一来正好，也省得到他家中前去找他。你

等三人各持军刃迎将上去，无论如何你等弟兄可不要伤他。哪一个大胆动佟国栋一根毫发，我是要你们弟兄的性命。你等此去最好把佟国栋引诱至此，我自有道理。”登山雄，踏掌雄，烈火雄答应一声是。哥儿三个每人一条虎尾三节棍哗啷一摆，由打厅房院出离角门。将然到了外面，一看来啦。四杰岭手下的长工笨汉手中拿着刀矛器械，如潮水一般往下败。后面就是佟国栋，两只眼睛直直勾勾立目横眉，拉着一条大铁棍，逢人便打。书中代言，佟国栋早晨起来由鱼市买了一尾鲜鱼，自已亲自下厨，那是嫂嫂吩咐的，叫他一半川汤，一半红烧。二爷在厨下，手中拿着这尾鲜鱼往案子上一放，手中拿一根竹子的筷子往下打鳞，自己口中叨叨念念，遂说道：“厨房里有大师傅不用，非得要叫我做。我做这个全汤又怎么好吃呢。”正然在厨房里做鱼，旁边站着大师傅乐嘻嘻的问道：“二爷这个鱼您不用做了，做好也没有人吃。”二爷听着这个话一怔，赶紧转过脸来问大师傅：“你说这话我就不明白，早晨起来我嫂子吩咐的，叫我买一尾鲜鱼，给他一半做汤，一半红烧，还是不用你，叫我亲手下厨，你怎么会说不用做了呢？”大师傅遂说道：“二爷您还不知道哪。方才前面来了三位朋友跟大爷都有交情，两位姓米的一位姓智的，听说这是河南三杰，他们来到这里，说是为什么八宝莲花露。也不知为什么？大爷到后面跟大奶奶口角起来，拨剑杀死了大奶奶，现在已竟捧头上四杰岭请死去了。”二爷一听，这个地方就叫手足之情，二目直勾，哇呀一声怪叫：“我的兄长要是够奔四杰岭，焉有他的命在。”自己一回头在水缸后头把这条大铁棍抄起来。棍沉十四斤，那是二爷无事之时练着玩的，棍招不过是庄家六棍，尚未学全。知道兄长到四杰岭准死，这才把铁棍一合，吧

的一声把水缸也打破了，弄的满屋里都是水，大师傅连连说道："二爷别去，二爷别去。"任凭大师傅怎么说，二爷拉着大铁棍出离了佟宅，往四杰岭一哈腰就跑下去了。他又不会窜高纵矮，陆地飞腾，一窍不通。赶跑到四杰岭，到了山上，逢人便打，遇人便砸，把梁家的长工家人等只打得叫苦哀哉，往里面跑，报告。梁氏四雄，登山雄，踏掌雄，烈火雄来在外面摆三节棍往前一窜，喊嚷："佟国栋胆量不小，竟敢手持军刃搅闹四杰岭。我看你往哪里走，四爷烈火雄在此。"佟国栋已然两只眼睛发直啦，哪里管什么四爷三爷。一看面前有人，举铁棍，搂头盖顶往下便砸。四爷一看他的棍到了，把手中虎尾三节棍横着往上一接，只听当的一声，把二爷手中的铁棍磕起来多高，身形往后一栽。跟着梁猛就是一腿。二爷本来武术就平常，何况他又在气头儿上呢，心里头糊里糊涂，被人家一脚踹在胸前，当啷啷撒手扔铁棍，翻身栽倒。过来几个庄丁，按在那里就捆，四马倒攒蹄捆绑齐毕，搭着够奔厅房。方奎一看，叫了一声："智高雄，千万可不要你难为佟国栋。"此时二爷已然是昏昏迷迷，两只眼睛已然努得出血。方奎看了看，这才叫道："智高雄，这个话这么说吧，你要打算成其大义，打算叫天下英雄赞美与你，你可得把这节事办理完善，那才叫不枉人称智高雄。"大爷点头，叫了一声："老人家，您只管吩咐，虽然说我的胞妹妹丈已死，我不能尤怨他人，那算他们命该如此。有什么事您吩咐吧，梁忠是件件应从。"大爷一听，说道："方才我已然跟你说明了，把佟双庆跟 他妻子梁氏死尸成殓葬埋，把佟国栋的气冲肝的病症给他治好，然后给他娶妻完婚。你一个人要是办理不周之时，你可就找智胜。"梁忠点头叫了一声："老人家，您请回吧，我

也不能留您在这里。现在石老英雄已然被我的老师打了一枝锯齿鹅眉毒药弩。此弩打中六个时辰准死。您想我要留您耽误了时期，石老英雄有个三长两短，我也担待不起。四杰岭佟宅一切善后，自己有我一人经理。”大先生一听，点了点头。这才叫米良米瑞他们哥儿两个帮忙，又叫四杰岭两名家人，预备大簸箩，把石铎往簸箩里面一放。手下人一抬。把他老人家那一口金背折铁刀，往刀鞘里面一插。收拾齐毕，搭起来就走。后面跟着昝云叟大先生方奎，由打四杰岭动身够奔栋凤庄。所有四杰岭北凤庄两下里的善后，都有智高雄一人承当，暂不必细表。

单说方奎率人搭着石爷来到东凤庄，搭至在院内，由打簸箩里面把石爷搭出来，一直够奔东厢房的暗间，把老人家往暗间床榻上一放，昏沉沉，呼之不应，面色如纸。别看老头子这个样还不敢叫万芳万里鹏，小白猿王环这两个孩儿知晓。真要是叫他们知道了，年青人负气，他们都是身带重伤，再有个一差二错，事情不是更不好办了。老人家说到这里，叫了一声：“昝大弟，你不能治，你可以看看这个锯齿鹅眉弩，毒药伤倘若你能议症，不怕不能治，咱们可以再请人。”昝云叟闻听叫了一声：“老哥哥，这个话可不是我说大啦。就说咱们凤翔府内外两科大小方脉的先生，也不是我小看他们，凡我昝云叟所不能治者，他们也不能为力也。”天下第一杰手扶着石爷的肩头叫了一声：“老人家，我那不义的兄弟，意狠心毒暗昧行事，打了你一锯齿鹅眉弩，我等弟兄束手无策，倘若老人家您有个三长两短，岂不叫天下英雄笑骂与我。”大家正在难过无法之际，外面手下差人进来报：“跟老人家回外面有三侠到。”老人家一听一怔，赶紧问道：“哪三侠到此？”手

下人接着说道："有一位道长扬州钞关街玉顶九龙观昆仑道长司马空。还有一位塞北幽燕宣化府秋林寨，独占北方蛟鳌头南极昆仑子北侠客秋田秋佩雨。还有一位山东东昌府，巢父林，侯家庄，锁东侠侯廷侯振远。"大先生一听此言，心中喜悦，遂说道："咎大弟你在此等候，待我到外面把三侠迎接进来，有话里面谈。"说话之间，他老人家跟随手下人出去，将然来到大门，留神观看，门外站着年迈苍苍的三位老英雄。一位道长，两位俗家，全都是精神百倍。大先生一看，果然是三侠，赶紧抢步上前行礼，口中说道："这是哪一阵香风把你们弟兄刮到此处。"三位侠客赶紧笑嘻嘻说道："老哥哥有话咱们到里面谈吧。"大先生带着三侠，一直够奔里面东厢房。早有手下人打起帘拢把三位侠客让在里面，用手指引咎云叟，给三侠彼此引见已毕。大家落坐，手下从人献上茶水，方奎问道："三位贤弟由哪里来？"镇东侠将自己来踪细说一遍。

书中代言，三侠由三月三亮镖事 毕，南侠客昆仑道长有意回归玉顶九龙观，北侠客要回宣化府到秋林寨。镇东侠从中可就说了："论说起来，咱们各自回家，就是回家也没有什么事。依我之意，不如咱们先一同回奔杭州，在双龙镖局这么一住，头一节江南地面山清水秀，得暇之时可以随便遨游。再者说这些个徒弟们练功夫正在上进之时，二位老哥哥从中指点他们，不是又多得点儿能耐吗。咱们弟兄并可终朝在一处盘桓。叫我看，倒是第一乐事也。"镇东侠这句话 将然说完，北侠南侠老哥儿两个彼此哈哈一笑。北侠秋田说道："既然如此，咱们就到杭州。"于是三位由北京城动身带着徒弟们赶奔杭州。到了中天竺街，来到了双龙镖局。伙计们一看各位老侠客到了，赶紧上前迎接，到里面又报告镖主。里面的人闻

听各位侠客回来，众达官一齐迎接到大门外，谦谦让让让在里面厅房。众位老少英雄掸尘入座，净面吃茶。镖局的达官镖师，未到亮镖会的，全要把亮镖梅花图上动手，以及一切经过之事，细问了一番。各位老侠把亮镖前后的事情说了个大概，各人听得无不毛骨悚然。大家又随意的说说笑笑，天晚安歇。次日黎明，老少英雄，梳洗吃茶，然后把徒弟们唤过来。镇东侠那四个徒弟是阮和，阮璧，徐源，邵甫。侯二侠的四个徒弟，阎宝，侯俊，侯玉，鲍信。童林的徒弟就是甘虎，吴霜，于恒。各位老人家当面儿跟他们一说，说："你们这个岁数练工夫，正在上进之时。早晚二五更的功夫，你们可加意留神。就着各位老人家在此指点，万不可偷头撒懒，你们要加意的研究研究。"众人答应一声遵遵老人家的吩咐。要说这些孩子，还真是日夜的勤学，受各位老侠的教诲。不足两月有余，这些个孩子们的功夫真正是大见进步。比两个月以前真是大不相同。这一天老人家将然叫徒弟们练完，就在早饭前，外面趟子手伙计，拿着一份请帖来在里面，交给镖店的镖主黄粲黄锦铎。黄粲打开一看，原来是陕西凤翔府北凤庄，老人家九头凤金奎庆九十九作百岁的整寿。黄粲问道："下书的人走了没有，单单是咱们镖局子这一份吗。有咱们北号的没有？"伙计答言，说道："不错，不但有咱们两号镖局的，还有各位老侠的呢。我说叫他挑一挑，这里还有几位老侠客呢。他在镖局子门房喝水呢。"黄爷闻听，说道："你把他叫进来我看看是谁？"伙计出去工夫不大，打外面带进一个人来，有个四十多岁，赤红脸，燕尾髭须，穿着一身蓝布裤褂，脚底下白袜子青鞋，肩头上还搭着一个捎褡子。黄粲一看是九头凤金奎的弟子徐仁，别号人称飞毛腿。就见他

上前行礼说道："黄镖主某家这里有礼了。"黄爷一看，说道："你多辛苦了。但不知还有谁的帖。"徐仁一听说道："是。"说到这里留神一看，镇东侠等在坐。遂赶紧上前行礼说道："侯老侠秋老侠全都在此，这就省得我跑了。"一伸手由打梢褡子里面取出来，三们老侠客的请帖，双手奉献。镇东侠把帖接过来看了看，叫了一声："徐仁，今年既然是你们老师庆九十九，俗言说的庆九不庆十，这一次大概是非常热闹吧。"徐仁一听，一笑，说道："今年我的老师反正是豁出去了，凡是玩枪弄棒戳杆教场子的全都有帖。倒不是为撒帖请份子，从中得几个钱。他老人家所为的是天下英雄大聚会。就为的是热闹热闹。"镇东侠听着，点了点头，问道："徐仁你还有多少帖?"徐仁说道："还有一百多份，我现在也忙，等着到了我师傅那里再跟您谈吧。"说着话，徐仁当面告辞而去，各位老侠在一处计议，众人都愿意够奔陕西凤翔府北凤庄，给金奎上寿。镇东侠把黄粲叫过来，说："黄粲你的买卖要紧，上寿的事你倒不必了。你可以派人，替你代表。这些个徒弟们你可要在此看守他们，别叫他们任意胡为外出闯祸。皆因我们哥儿几个要到陕西给老人家金奎上寿，所为的是我们都是残年之人了，都要聚会聚会。家里头你就分点儿神吧。"黄粲点头答应。给各位老人家备好了川资，当日无事。次一日，老哥儿三个收拾利落，由打杭州动身。要依着南侠客昆仑道长，就要奔凤翔府北凤庄上礼拜寿。从中还是老人家镇东侠说道："我有一句话，不知道你们二们心下如何?"二位老侠闻听说道："老侠客有话请讲，何必这样说法呢!"镇东侠说道："我想到北凤庄给金老侠上寿，但咱兄弟镇八方童海川，由打三月三亮镖，我兄弟掌震野飞龙，一时情急呕血，到如今好与

不好还不知道，我打算先够奔北京城，看望看望海川，然后再够奔陕西上寿不迟。”南北二侠说道：“既然侯大弟你这么说，咱们就够奔北京城。”三位侠客由打杭州计议妥当，晓打夜住饥餐渴饮，这一日来在北京城安定门里北城根，到了富贵巷，进巷口，一直往后面走，来在童林的私宅。上台阶往里走，由打里面出来一个手下人，一看三位老侠乐嘻嘻的说道：“三位老人家您这是由打哪里来，怎么会这么闲在？”镇东侠赶紧问道：“我兄弟海川，他的病体如何？现在在家里没有？”手下人闻听连连摆手，说道：“老人家您要问我们主人，跟随一位奉旨饮差到四川成都府，查办事件，稽查放赈，保荐我们主人为随行的委员。不但他老人家走了，连徒弟们都走了。”镇东侠一听，心中欢喜。倒不是欢喜童林为随行的委员，皆因病症已痊。这个地方镇东侠交朋友就算是赤心热胆、皆因是他们哥儿两个是一见如故。今天一听海川病好啦，心中别提多么痛快啦，遂说道：“即然如此，我们也不必进去了。我们还要到旁边贝勒府，给爷请请安。”说话之间，三位老侠下台阶，转身一直往西，来到贝勒府。上台阶往里走，将然到了门口里面，大管事的何吉出来了。一看三侠，赶紧乐嘻嘻的抱拳说道：“三们老侠，我们昨天还跟贝勒爷念叨几位来着，这可真是不禁叨念。三位老侠里面请吧。贝勒爷现在书房呢。”说话之间，大管事的前行，后面跟着三侠，来到书房窗台下，何吉说道：“爷，现在有南侠客，北侠客，镇东侠三位老人家到了。”贝勒爷一听，说：“妙极了，妙极了。”三位侠客来在外书房，见着贝勒爷抱拳行礼。贝勒爷拱手相还。然后入座，叫手下人把茶水献上。贝勒爷说道：“几位老侠知道童海川现在不在家里吗。他跟随奉旨钦差查办四川成都事件，

稽查放赈。这一晃去了日期不少啦，足有一个月了。”镇东侠一听，说道：“不错，方才上他那院里去，听见说了。我们这一次由打杭州动身，一来到北京城给爷请安，连看望海川。再者就是为到陕西凤翔府北凤庄给老侠客九头凤金奎上寿。既然海川没在家，不问可知他的病已然好了。我们也就放心了。”贝勒爷说道：“各位老侠要是奔往陕西凤翔府北凤庄上寿，可以顺便打听打听钦差的公馆。倘若能够相遇，一来可以见着海川谈谈，再说还可以辅佐于他，与国家出力。”三侠答应，遂在贝勒府留饭，跟贝勒爷长谈一夜。直到天光大亮，净面吃茶，吃完了早点心，贝勒爷命手下人给三位老侠封纹银三百两，带在身边作为路费。三位老侠一听连连摆手，说道：“爷您不必费心，我们自从杭州起身之时，盘费得充足。”贝勒爷一听，也不好虚让，自己亲自送三位侠客到大门外。三位老人家跟贝勒爷告辞，出前门顺着大道按站行走。走一站，跟人打听一站，打听钦差老大人可曾由此经过。由打直隶头站保定府清苑县，按站打听，直走到山西太原府。彩凤山封刀，大破七星八宝转心亭，巧得金牌，这些事都被三位老侠打听得明明白白，三位老侠各自点了点头，真也难为海川。再往下走到了陕西凤翔府一打听钦差公馆，老大人尚未起马。三位老侠准知道有事，在附近的地方慢慢的调查，才知道有金凤山的和尚慧斌，遣徒行凶，暗用浊目香浊伤钦差二目，要治目伤非得八宝莲花露不可，随行的委员束手无策。这三位老侠打听出来这个消息，镇东侠性急，要立即够奔钦差公馆，见着童海川把以往之事问明白了，找到金凤山面见和尚，跟他理论，叫他献出八宝莲花露。秋田说道：“要依我的拙见，可不是长慧斌的威风，灭咱们弟兄三个的锐气。凭你我弟兄

这三口剑，可赢不了和尚慧斌那一条十三节墨骨鞭。到了那个地方，你我岂不是羞刀难入鞘。应当怎么样呢？这里有个门路，他要是肯其为力，不独可以得八宝莲花露，并可保全咱们弟兄的名誉。”南侠在旁边念了一声无量佛，口中说道：“老哥哥，既然有这么好的门路，何妨您当着我们哥儿两个说说。倘若能行，咱们事不宜迟。”北侠这才说道：“提起来，大概你们哥儿两个也知道，不过是忙中有错，你们把他忘怀了。就是那凤翔府东凤庄，天下第一杰方奎方柏林吗。他就是慧斌的亲哥哥，真要是咱们弟兄三人一同到东凤庄，见着方奎，跟他把其中的底细打听打听。如果他知道八宝莲花露的下落，你我跟着他到一趟古刹玉皇顶，岂不容易办吗。”镇东侠一听如梦方醒，遂道好好。

三位老侠计议妥当，这才奔东凤庄，来在方宅门首，将然上台阶，手下人一看，三位老侠客到了。家人回话，方奎迎出来，抱拳拱手，让至在里面厢房。来到里面，分宾主落坐。镇东侠一看，在迎面床上躺着个人，昏迷不醒，又见昝云叟坐在那里愁眉不展。镇东侠抱拳，说道：“老人家，床榻之上那是哪一位，莫非身有贵恙吗？”还未及昝云叟答言。方奎长叹了一口气，遂说道：“三位要问，这就叫一言难尽。”遂把四杰岭北凤庄佟宅所有之事，直说到老人家石金声宝刀对鞭，被无知逆弟慧斌，用锯齿鹅眉毒药弩打在老人家肩头，故此昏迷不醒。”他这种暗器，又是毒药喂成，打上人六个时辰准死，这不是当着我兄弟昝云叟人称神医，连他都束手无策，这么看起来难道说老人家他命该如此吗！大家正在为难之际，你们三位可巧就到了。三位身为侠客，闯荡江湖远近知名，可知道哪里有高明医生，请来给老英雄治伤。”这句话未曾说完，

就听北侠客双手理银髯说道："我什么也不能治，对于内外两科我更是个门外汉。"虽然这么说，双眼不住的 看着南侠。方奎老人家那算是老成历练，阅世极深，一看这般光景，赶紧向着南侠行礼，说道："仙长您可有妙策，能给老侠客医治毒药伤吗？"南侠闻听，把拂尘一摆，念了一声："无量寿佛！当着咎大先生，可不敢说精通岐黄，不过略知一二。石老侠客身上之伤，我看看。如果能够伸手医治更好，我要不能治，咱们是再另想别法。"众人一听心中喜悦。慢慢的凑在石老侠客的床前，预先把他老人家上身的衣服钮扣解开，撩起衣服一看，就在左肩头钉着一枝锯齿鹅眉弩。这个肉色都紫起一个肉岭。老人家浑身上下的肌肉乱跳，南侠看了看，念了一声无量佛。旁边众人问仙长您看能够医治吗？南侠点了点头道："要按这个意思，我看倒许能够凑和。"众人一听仙长能治，大家这个心里稍为放心。遂问道："仙长您都用什么东西，请您预先吩咐，省得临时误手。"南侠客说道："别的不用，只用净水一盆，绵纸数张，尖刀一把，用布带数条。"大先生闻听只可照样预备。工夫不大，一切的东西全都预备齐毕。仙长南侠客一看应用的物件全都预备好了，一伸手由打自己的腰间取出一包药，里面还带着几帖膏药。那位说，南侠客这个药是打哪里来的，也没听见说老道配过这个药。书中代言，前一次在扬州钞关街玉顶九龙观仙长教给两个孩儿司马良夏九龄，习学毒药镖。仙长自从幼年之间闯荡江湖，熟习毒药的暗器。顶到成名之后，剩了一包解药，还有一包毒药。老人家无意之中，叫两个孩儿过过药的分量。这个孩子得去了毒药方子，前文书已然表过了，此时并不重叙。腰中带的这包解药，这是旧日所存。今天取将出来，放在旁边，凑在石铎

的身旁，用手一指口中念了一声："无量佛！"众位看这一枝锯齿鹅眉弩，已然打了个穿膛，往外起弩，恐怕他老人家年纪大啦受不了，皆因有倒须钩。仙长遂把牛耳尖刀拿起来，走在近前，先把老人家往床外一般。脚底下叫老人家北侠秋田镇东侠侯连按住了两条腿。靠外面由咎云叟大先生方奎，按住了老人家石铎的两肩头。然后床旁边站着两个精明强干的手下人，回头递给南侠客应用的东西好便利。南侠手擎牛耳尖刀，叫手下人拿过痰盂，放在老人家石金声的肩头前。用刀就在弩旁边，凸起来的肉岭，用刀一扎，扎破了，往外流紫血。然后用刀就贴着弩杆往下一扎，就听哧哧，割了个转圈，一下腰，双手按着肩头，张开嘴，横着咬住了弩杆，双手一用力，身躯往上一提，南侠口含着毒药弩的弩杆，上面带着一块紫巍巍血淋淋的一块烂肉，那都是被毒药拿的。老人家把石金声毒药弩给他起下去，就听吼的一声，往起一蹦，那也就仗着四位老英雄各自用力一按，老人家才躺在了床榻之上，微有呼吸之声。南侠客把弩箭放在旁边，跟着用碗舀凉水往伤口上倒，这只箭已然打成了穿膛啦，上面倒水由打下面往外流。然后仙长把这一包面子药打开，其色发红，用绸布条拈了一个捻儿，在伤痕上穿过去双手扯着两头，把面子药倒在里面，过了工夫不大，再用凉水一冲。你说这个药真得说是灵丹妙药，这个血就不是紫的了，立刻变了正色鲜血淋漓。又用水冲了几次，照样用布条穿过去又打开一包面子药，用布条带进去。然后打开两贴膏药化开了两头，一面粘上一贴。全都收拾齐毕，不用的东西，全都收拾出去，屋中点上檀香，把老人家搭放在里面。仙长吩咐预备文房四宝，仙长亲自开了个方子，又叫预备鲜鱼川汤，不过把老人家内

里的毒气往下攻攻。都安置好了，大家看着放心。在旁边昝云叟不由得点了点头，抱拳叫了一声："仙长，我们这个陕西凤翔府，谈到内外两科他们哪一位也不能出我之右，惟独今天这个毒弩伤把我给难住了，若非仙长到此，石老英雄焉能保全性命。一来是他老人家命不当绝，再者说仙长可称得起是世外高人。"仙长闻听此言念了一声佛，口中说道："昝先生不要夸奖了。"此时天色已然不早，堪堪到了晚饭时，正然要叫手下从人调摆桌椅，要款待众位侠客。就在这么个工夫，外面家人进来说道："跟爷回，外面有山西太原府花四爸到。"老人家一听，说好，赶紧站起身形说道："你们几位稍微的候候，我到外面迎接迎接。"说着话，手下人头前带路，大先生在后面跟随。来到外面一看不错，大门迎面影壁前站着的正是自己的盟弟，神枪花四爸。不但他来还跟着一个孩儿，这个孩儿长的精神百倍，前发齐眉后发盖颈。老人家将然出来，就见神枪花四爸往前抢步行礼，说道："老哥哥您这一向身体可好。小弟这里给您行礼了。"老人家赶紧伸手相扶，说道："你我自己弟兄何必行此大礼。此地并非谈话之所，贤弟里面请吧。"谦谦让让，让到里面。花四爸一看，在场的三侠过来行礼，方爷从中指引。又跟昝云叟见礼，然后落坐。花四爸这才叫孩儿银面仙童花纯花子羽，过来给各位侠客行礼。众人一听俱都是一怔 。就皆因他的外号叫银面仙童花纯花子羽，大家耳内都有个耳闻，他是山西太原府寿阳县姜家屯，老剑客碧目金睛佛姜达姜本初的门人，练就了一对鹿角棒，打遍天下无敌。这个地方还不能跟孩儿论辈儿，他是姜老剑客的徒弟，他比各位侠客长着一辈。花四爸叫孩儿给各位侠客见礼，大家也不能这么受，只可浑含相见，只说少剑客免礼，

然后大家入座。方大先生问道："四弟，你这是由打哪里来？"四爷提在山西太原府花家寨，接着老人家九头凤金奎一封请帖，我要奔往陕西凤翔府北凤庄给老人家上礼拜寿。我既然到了凤翔府，我岂能不看看老哥哥您来呢。故而带着孩儿给您请请安。他们几位怎么这么闲在？"方奎把三位也是为上礼拜寿而来的话一说。后来说到石金声四杰对鞭，老人家被慧斌打了一毒药暗器锯齿鹅眉弩，若非南侠赶到，老英雄就怕性命难保的话一说。别人听着还都小可，惟独花纯。他本是少年负气之人，随着站起身形，双手抱拳说道："各位老前辈，可不是我蔑视高人，和尚他既然人称侠客，就应当秉着天职义务行侠义之道，他就不应当纵徒行凶。既然他有这种行为，你们在场的各位侠客，不找到金凤岭与和尚理论，等待何时。"北侠闻听，看他小小年纪，竟有此豪气。北侠随着说道："少剑客是你非知。论起来，我们弟兄既然闻知慧斌有这种行为，就应当各带军刃找到古刹玉皇顶与他理论。皆因这里面，我们跟他的兄长大先生，交称莫逆，顾全大义，暂且容他一夜，倘若他省悟，明天早晨把八宝莲花露送来，就算是万事罢了。当真不来，那可不怨我等无情。只可亮军刃杀奔玉皇顶。"这句话未曾说完，在旁边花纯不由得一阵冷笑，说道："列位老侠客，我说这句话未免有点儿口过，像你们三侠就拿南侠客说吧，掌中一口巨阙宝刃，名传天下。北侠客掌中一口轱辘宝剑，三十六路天罡宇宙皆闻，再者说还有镇东侠侯老侠客，掌中一口宝剑小听风一百单八招青龙剑。有你们三位侠客这三口宝剑，足能找到金凤山古刹玉皇顶对待慧斌，叫他献八宝莲花露。当真不献，当场动手，这个输赢胜负，也得说在两可之间。怎么能三位老侠客来到东凤庄，还要容留他一夜

呢！像我花纯可惜一件，我手中没有利器，倘要我有宝刃在手，黑夜之间，我只身一人够奔金凤山，定当将慧斌首级取来。”这句话未曾说完，就见神枪花四爸用手点指说道：“冤家，你知道什么，你也不过是学了几手粗拳笨脚，你也敢在各位老侠面前说长道短，真正是岂有此理。再要多谈我定要责罚。”昝云叟心中暗想：这个孩儿我可没见过，听说他是山西太原府寿阳县，姜家屯姜达姜本初的门人，练了一对鹿角棒翻天三十六手，武术尚称不错。可有一件，这个孩子年青，太已负气，真要是他跟慧斌会了面，他也未必准赢。正在此时，花纯又向方奎说道：“老人家，我听人说，你老人家有家传孟劳宝刃一口。你老人家如果肯借孟劳宝刃与我，夜晚之间奔往古刹玉皇顶，将八宝莲花露取来。可不知老人家肯借否？”这句话不要紧，把大先生吓了一跳。心中暗想：我家藏孟劳宝刃，他的年纪又小，他怎么知道的。您道花纯他焉能够知道人家藏有孟劳宝刀？他虽不知道，他的师傅姜达姜本初身为剑客，那可真称得起多知多晓，哪一省有英雄，哪一省有宝刃，宝刃落在何人之手，老人家是一概尽知。孩儿练艺之时，老人家得暇可就跟他谈说，今天孩儿故而才能说出来，要说大先生家中的宝刃，孟劳在数十年前，家中盖房刨土，刨出来的。彼时一得那个刀，可就不像样儿了。刀没有刀鞘，老人家自配的什件刀鞘。孩儿说出来，还未等大先生答言呢，在旁边北侠客秋田从中说道：“老人家，既然家藏的孟劳宝刃，何不取出叫我等开开眼界。”大先生一听，这何苦呢，这个孩儿既然要借我的孟劳宝刃，奔金凤山，我到不是疼我的宝刃，恐怕这个孩儿到了金凤山，性命难保，怎么这秋老侠客你也从中挑拨呢！又一想，那也无法，老人家既然

说出口来，也不好驳他老人家。遂说道："你们几位在此稍待，我到后面把孟劳刀取出来，你们各位观看。"说话之间，他老人家出离了厢房奔后面。工夫不大，由打里面取出一个硬木匣。打开硬木匣，里面围着一个软囊，由打囊里取出宝刃。左手托着，叫众人观看。但只见刀长一尺六寸，绿沙鱼皮鞘，赤金刀盘，黄澄澄的刀把，缠着花带子，方奎左手拢着刀鞘，右手握定刀把，往外一撤，呛啷啷一声，孟劳离匣。面前一晃，寒光耀目，冷气森森。大家轮流着观看，无不交口赞美。惟独花纯看着这口刀心中技痒，心说：真要是借给我这口刀，那就算是活该我成名。小孩子把主意拿妥。大家看罢，方奎仍然把刀收放在匣内，就放在迎面架几案的上面。打发手下人到外面羊肉馆重要了一桌菜来，调摆好了大家入座，开怀畅饮推杯换盏。吃完了饭残席收拾下去，沏上一壶茶大家吃茶闲谈。花纯想着把这口孟劳宝刃盗走，前去行刺慧斌，屋中众群雄在坐，他还不敢显露形迹。天也就在定更，北侠客向方奎说道："您休息去吧，天也不早了，我们要在暗间打坐养神。"老人家答应一声说好。自己吩咐一声，手下人在明间屋搭一个铺，叫花纯在明间屋里睡。各位侠客在暗间屋，每人一张方凳，盘膝打坐。屋里可一共是五位，三侠跟这位昝云叟神枪花四爸。里面是老人家石铎。明间搭着一付铺板，上面卧俱齐全，花纯把隔扇对上，所有的灯烛完全熄灭只留一盏，往铺上一躺侧耳细听。听了听里边的各位侠客都是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出入气全都匀了，大概全都睡着。外面的天色也就在二更，花纯心中暗暗的欢喜，他要盗此孟劳宝刀，奔往金凤山古刹玉皇顶行刺。把主意拿定，慢慢的凑在迎着面的架儿案，伸手把硬木匣取过来挟在腰间，轻轻扑奔屋门，

到了外面把隔扇倒带，晃身形奔往角门子。出离角门顺着箭道往前走，扭项回头观看，后面并无人知晓，心中喜悦。伸手由打腰间把孟劳刀取出来，硬木匣放在箭道的沟眼里面。一跃身纵上了大墙，窜房越脊，直奔金凤山走下去了。书不可重叙，工夫不大，已然来在金凤山切近。先找了个大树林隐住了身形，由打腰间解开麻花蝴蝶扣，把包袱撤下来，由里面取出来三串吞口夜行衣，先把他换好。绒绳勒成十字，背后带好了一对鹿角棒，绢帕罩头，鬓边打着麻花蝴蝶扣，所有一切收拾利落。他顺着小道奔往古刹玉皇顶，窜高跳矮，行走如飞，来在古刹玉皇顶的山门旁，留神观看。就见迎着面的山门，两旁边的角门，对面的影壁左右两个旗杆。看罢顺着庙墙一直往北，走了四五丈光景，看了看并无来往行人。脚尖一点地，晃身形纵上了大墙，单胳膊肘跨住上面的瓦字墙。探头往里面观看，一看里面黑暗暗一点灯光皆无。遂用手在墙上挖了一块石灰条，扔在了下面侧耳细听，知道下面是实地，一换腰跳到了里面，蹑足潜踪各处观看。走不多远，靠着西面有个角门子，里面倒是灯光灼灼，两旁边的厢房全都是黑暗暗。轻轻的够奔上房，来到窗台外面，耳贴隔扇细听，就听里面有人叨叨念念。说道："天都快到三更啦，还不到后面安歇睡觉，一天劳累这是怎么说的，你要不睡到是给我们个话，我们好睡。"娇嫩嫩，女子的声音。小孩子自己一晃脑袋心说："数百年清静的禅林，怎么有了女子说话，金凤山古刹玉皇顶对于女子不准入庙烧香，这是哪里来的呢？

书中代言，里面这个女子名叫王鸾娇，别号人称多媚娘，他的老师是个出家的道长，名叫韩玄教，有个外号，人称黑龙道长，离着古刹玉皇顶三里多地，他在这个黑龙观住持多

年，净说徒弟就有五十多名。老道生平有一样儿，赋性贪淫，在外面发卖薰香蒙汗药采花作案。无论少妇长女，只要看着对眼，白昼之间踩好了道，夜晚必然前往。他手下这几十个徒弟，也全都不是善类。其中最得力的二十名，每人练就一条囊沙摇魂袋，里面不过是薰香。按这种囊沙摇魂袋打着人，非得闻他的解药不可，如果没有他的解药，无论什么人也缓醒不过来。任凭你多高的武术，多大的英雄也躲不开。这个多媚娘，是他的女弟子，明说是师徒，暗含着就是夫妻。这个老道长的最难看，不过大身材，肩宽背厚，膀扎腰圆，一张大麻子脸，两道粗眉，大折鼻梁子，塌鼻子头，大咀岔通红的咀唇，一双大薄片子耳朵，颌下一部钢髯。和尚慧斌自己知道身被婵缠，纵往行凶，倘若天下的侠客到此，我怎么能够抵敌。虽然说手中一条十三节墨骨鞭，三拳也难敌四手，他才想着要找个帮手。你说人家要是真正要有武术的，全都深明大义，谁肯帮着他呢！无法，这才想到黑龙观黑龙道长韩玄教。头一节，他的武术也不错。再者说他手下有二十个徒弟，每人手中一条囊沙摇魂袋，足能抵挡天下的侠客。可有一件为难的事，你真要请韩玄教帮忙，他就得带着他那个女弟子，要不然他不来。和尚就为这段事自己为难了两三天。后来无法，自己想出一个主意来。倒不如叫韩玄教来，他要带着他的女弟子，给他们一宅分两院，他们到不了一处，大概也闹不出什么事来。自己把主意拿定，并未敢叫徒弟去，自己亲自到一趟黑龙观。一见黑龙道长韩玄教，喜欢的了不得。要按素常身分说，和尚人称侠客，还别说是和尚亲身来，就是老道上赶着，还没有功夫理他呢，到了如今可就说不了这个话了。和尚当着面一见韩玄教，相约他帮忙，叫他奔往古

刹玉皇顶抵抗群侠，还得带着二十个徒弟。韩玄教闻听此言，并不推辞，满口应承。说道："我有句鬼话，对高僧说到头里，我有个女弟子，自幼跟我习学朝幕不能相离。高僧您的古刹玉皇顶三尺女郎不准入庙，何况是旁人呢，我要去恐怕您不愿意，到那个时候倒算是反美不美。我今天把话跟您老说明，省得事到临期，招惹您老不愿意。"和尚闻听心说我早料到这里，遂说道："观主我那玉皇顶三尺女郎不准入庙，所为的是避免淫乱。据我想，你们师徒光明正大，又是出家人，那能够跟那些乱伦无耻的女子一样。"和尚说这个话韩玄教心中也明白，这分明是你看我们师徒有些个不清不白，故意用言语相詈。好历害的慧斌。这一次我要不是惧怕你的声势，我定不管帮忙，袖手旁观。两下里各自把话说明，和尚预先回归玉皇顶。然后韩玄教带领二十名徒弟，跟女弟子多媚娘也来到了玉皇顶。和尚把老道留在禅堂前面，把多媚娘安置在三层大殿后面跨院的北上房。由打掌灯后和尚叫老道在前面禅堂，跟自己在一处说笑。多怎到了大天大亮，慧斌才让老道随便休息。和尚用意是夜晚之间，我不给留暇空，省的他等发生暗昧，难道说你们还能够白昼之间宣淫吗。要不然，今天这个多媚娘自己在后面上房叨叨念念，口中不住的憾怨老道。正然在屋中叨念，正赶上花纯在外面窥听。少剑客心中纳闷，暗含着思索和尚：慧斌虽然说纵徒行凶，违背天理，我听说他的行为很好，自从打七岁练艺，练艺四十七年，到如今五十四岁，他又是个出家的和尚，难道说他还能够恋爱女性吗。自己想到这里，不放心。他用小指蘸唾沫把窗棂纸挖了一个小孔，眇目往里观看。但只见里面厢靠着后山墙放着一张床。床上坐褥靠枕俱都齐备。八仙桌两旁边有椅子。两

山墙放着琴桌，四周围有兀凳。虽然说屋里面没有什么陈设，倒是清雅异常。在床榻以上坐着一个女子，真正称得起体态风流。上身穿着一件桃红的汗衫，葱心绿的中衣，脚底下大红缎子的弓鞋，双手拢着磕膝盖，心中似有所思，就听里面的女子说道："哟，说不说，还是真不来，这叫人够多么腻烦。"说着话就彷佛打了一个哈欠，由打大襟咀上撤出来一条绢帕，猛然间对着少爷窗上打去。就听哗啦一声响，少爷闻着一股幽香，窗棂纸已然打破，跟着打了两个嚏喷，翻身栽倒。里面的姑娘王鸾娇微然一笑。要说这个姑娘可算是久经大敌，皆因他在屋中正然拢着磕膝盖盼想恶道，猛然间看见窗纸上有一个小孔，似乎有个人影相彷。多媚娘心中思索，这不问可知，一定是庙里的小僧人，小冤家我就是有点儿行为不正，也犯不到你们手里头。又一想我也不能白白的把他放过，假装打哈欠，伸手把绢帕取出来，对准了那个影儿吧的一打，外面打了两个嚏喷，翻身栽倒。多媚娘乐嘻嘻说道："冤家。"说着话奔外面，低头观看。先把这条绢帕捡起来，掖在腰间。仔细看了看，原来不是小和尚，是一个清俊无比的一个少年男子，用绢帕罩头。起初，王鸾娇他那个心思：要是小和尚，他打算把他置与死地。此时一看是一位少爷，不但不怒，反倒发现出来一种和颜悦色。下腰轻轻把少爷挟起来就走，赶到来在屋门，到了里面，轻轻把少爷先往椅儿上一放。一伸手由打腰间把孩儿的绒绳解下来，背后孟劳宝刀一对鹿角棒，满都给他放在桌案上面，用绳把他往椅子上一捆，捆了个结结实实。然后把孟劳刀拿起来，看了看心中纳闷。怎么这个孩子人小，使的刀也小，刀长不过一尺多。随着当啷啷一声把刀掣出来，光华一闪冷气侵人，这就叫邪不能侵正，多媚娘

看着宝刀毛骨悚然，咯楞一声，赶紧把刀还鞘，放在桌上。自己坐在对面，仔细打量孩儿花纯。他不看还可，一看：面如敷粉，唇似丹朱。这个丫头由打出世以来，他就看过他们庙中这群无赖子，多怎看儿过这样清俊的少年。不由得心中暗想，若我要跟这个孩儿从此远走高飞，我们二人做一个白头夫妇，岂不为美。自己想到这里又恐怕他不愿意，再者说又不知道这个孩儿是谁，倒不如我用解药把他解过来，我们两个人对着面说。想到这里心中高兴。这才叫人得喜事精神爽，闷来愁肠困睡多。他这才站起身，奔几案上取放着的两个药瓶，一个白色一个红色。把那个红药瓶拿过来，打开翡翠盖，轻轻的倒出一点儿红药面，倒在了掌心之中，手托着这个红药面，来至在花纯的面前，对准了花纯的鼻孔用口一吹。猛然间就见花纯打了一个嚏喷，花纯睁眼观看，一看自己倒剪着二臂，被人捆绑在椅子上面。对面坐着一个千娇百媚的女子，那个样儿还乐嘻嘻的。少爷正在怔神之际，就听多媚娘说道："我说你这个年青人，怎么这样大的胆子，深夜之间来在古刹玉皇顶暗探我的卧房，你这小子难道还怀什么好意吗！你要实话实话，姑娘大发恻隐，或者能够饶恕了你。如果不说真情实话，慢说你走今天想活都万难。"花纯闻听此言二眸子一转，心说：古刹玉皇顶真历害。我今天来了，这还没有见着和尚，撞上这么个小娘们，他就把我给捉住。我也不是说句大话，别看我被获遭擒，就凭我三寸不烂之舌，两行伶俐之齿，我要说个天花乱坠，我准能哄得这个娘们心中喜悦，解绳扣把我一放。花纯心正然想着，又听多媚娘说道："你家住那里姓字名谁？你对我说个清楚。你只要说实话，我就有个办法。如若不然，我叫你小命见阎王。"花纯闻听此言微然

一笑遂说道："你先不用问我。你们这玉皇顶，三尺女子不准入内。你是什么人，在此居住。你先说说，我也明白明白。"多媚娘一听遂抿咀一笑说道："冤家你要问，我告诉你，住持在黑龙观。我跟他练艺多年，武学不用说，我跟他得了一件宝贝五色迷魂帕。方才要是没有这宗宝贝，冤家你怎能被擒。还不止这个，就是薰香蒙汗药，我也全会配。我可不是吓唬你，我的老师还带着二十位师哥，每人一条囊沙摇魂袋。和尚约了来的，到此帮忙。话全跟你说完了。我也得问问你姓字名谁。"花纯闻听，眼珠一转，心说：闹了半天和尚小子这里还有预防呢，还有什么囊沙摇魂袋。这幸亏是我来，若不然他们全都蔽在门后头，各位老侠一到，他们把囊沙摇魂袋一抖，一个个全都被获遭擒，真是历害。想到这里，说道："你要问我，家住山西太原府花家寨，姓花名纯字子羽，别号人称银面仙童就是我。我这一次前来寻仇，找的就是慧斌。不承想一时不慎，在外窃听，被你把我获住，这也算我命该如此，杀剐存留给少爷来个快当，倘若罗里罗索，我可要口出不逊，辱詈于你。"多媚娘一听这个孩子叫银面仙童，细看果然面若银盆。王鸾娇越看越爱，今一听少爷说的这个话，不但不着急反倒抿着嘴一笑，说道："我把你个没良心的，说着话用手向他脸上一戳，你听我把话对你说明。这个道可是两条，要死要活全在你。如果要死把你搭在前面的禅堂，我手持军刃自能结果你的性命。要是要活，那就好说了，我今年年长二十一岁，尚未许配人家，你若能当面允许了亲事，我的终身许配于你，咱们俩做一个长久的夫妻，郎才女貌岂不是一对美满姻缘。要不然你在山西太原府，怎么会一时之间，就会来到了金凤山，古刹玉皇顶，看起来其中一定有神鬼撮

合，要不然也不能叫你跟我相遇。你要当面应允，咱们就算万事皆休。你要说出半个不字，我是要你项上人头。”花纯二眸子一转，计上心来，遂乐嘻嘻说道：“我告诉你，你还别拿着这个结果我的性命来吓唬我，我既然敢上金凤山，我就没有打算活，我这个脑袋早就拴在裤腰带上了，我可不是怕死。你既然要说喜欢我，那我倒是很乐意，因为什么呢，你既有情，我焉能当面拒绝。但是得出于一片真心。”王鸾娇一听花纯这算愿意了，遂乐着站起身形，走在花纯的面前，说道：“冤家，你就不用说这话了。我要对待你是假心，我不早就结果你的性命了吗。难道说你倒剪二臂，还能跑了不成。”说着话那个意思是要给花纯解背后的绑绳。花纯一看心中喜悦，心说：只要你给我解开，我是拿腿就走。少年想到这里，把个王鸾娇可就喜欢的了不得啦。他一听花纯把亲事点头应允，赶紧走在近前，由打椅儿上把绳子解开，慢慢把少爷身上绑绳也解开。花纯一看解开了绑绳，站起身先活动活动，然后用手一指，叫了一声：“王鸾娇，你爱我不爱？”王鸾娇一听乐着说道：“冤家我怎么会不爱你呢，我要是不爱你还把你的绑绳解开了吗。”少爷一听，随着又用手一指自己道，你既然爱我，我有点儿事问你，大概你不能驳我吧。”王鸾娇闻听，说道：“有话你就请讲，咱们两个人你也不必客气。”少爷问道：“方才我在外面窃听，你手中拿的那是什么东西，就能够把我打倒，昏迷不醒。看起来，那个东西就是一件宝贝。”多媚娘遂伸手由大襟头儿上把那一块五色迷魂帕取下来，说：“你看见了没有，方才我就用此物件，将你打倒，这是我的老师所传，取名就叫五色迷魂帕。”花纯一看，这件东西约有手巾大小，上面绣着各种的四季花。手巾四角有穗子，上面坠着康

熙铜钱，这个手巾是用薰香薰过的。两条手巾夹到一处，当中有个薰香囊儿，只要是对着人打出去，薰香往外一冒，人闻见一股异香，就得翻身栽倒。要打算缓醒过来也行，可得闻他的解药，不然可醒不过来。少爷可虽然口里问话，那个意思打算把五色迷魂帕夺过来，冲着王氏一扔，有什么话回头再说。无奈一节，这个王氏精明强干，他一看花纯二目直直勾勾，赶紧把迷魂帕带在腰间。花纯跟他随话答话，可就问，有甚么解药呢？”王氏用手一指：“你看见了没有，桌案上面放着两个药瓶，一红一白。红的可是解，白的可是薰药。全都在那两个瓶儿里头呢。”要说人家王氏对于花纯还是真情实意。就是这个孩儿两只眼睛直勾，东看西望，他那个意思打算走。他可是坐在北面椅子上脸对着外，王氏坐在外头脸冲着里。两个人说说笑笑，随意的闲谈，正然说笑之际，猛然间就见帘子一起，由打外面进来一个人，向花纯一摆手。花纯那个孩子够多么精明，知那个意思不叫他看，恐怕领动了王氏的眼神。花纯没话想出话来，用手一拍王氏，叫了一声：“多媚娘，我告诉你，咱们两个人是又投缘又对劲，又对脾气，月下老人系好的红绳，苍天老爷配好的一对美姻缘，真要是我弄间房，把你带到我的家去，过个三月五月你再给我添一个胖儿子，那够多么好哇。”王氏闻听一皱眉，道：“少胡说。”这句话还未说完，就见那人在桌案的近前先拿起来孟劳刀，拢住刀鞘，擎住刀把，按蹦簧撤出宝刃。说时迟那时快，来在王氏的身背后，里手用宝刃在王氏的勃项上一扫。噗哧一声，人头落地，死尸栽倒。就见花纯用手一指那人叫了一声：“师哥，您这是由打哪里来？”

书中代言，来者乃是飞天金睛鼠胡林，镇古侠董千弟子。

原来众位侠客，因和尚慧斌，纵徒不法，遂写信把胡林约来，使他暗探玉皇顶，并盗取了和尚衣服鞋帽为证。方要走的时节，见王氏把花纯擒获。遂在后面看其动静。见花纯愚弄王氏，使之松绑。松绳后又想赚收兵刃，又怕迷魂帕的历害，不敢动手之际。胡林乘间即入，遂把王氏一刀杀死，向花纯道："你好大胆量，竟敢单身夜入玉皇顶。"花纯一听遂把自己随同老爹到东风庄："因为自己年青，一时负气，盗了方奎的孟劳刀，来到玉皇顶。夜晚之间打算刺杀慧斌，不承想来在此处，遇见这个丫头，他用五色迷魂帕，把我打倒。"之事说了一遍。问道："师哥您到这里来，作什么来了？"胡林一摆手，叫声："兄弟，少要闲谈，这场事，事关重大，不只我一个人来，各位剑客都到了，我此时也不用对你细说。此乃险地，兄弟不可在此久停。依我说可不一定对不对，兄弟你赶紧走吧。"此时花纯十分威风，已然减去九成，遂答应一声是。说着话走近桌案，把两个药瓶拿到了手中揣在腰间，把他那根绒绳勒好了，一对鹿角棒，插在背后，孟劳刀掖在腰间，全都收拾利落，这才说道："师哥，咱们是自己弟兄，也用不着客气，我可要跟您告辞了。"胡林一摆手，说道："兄弟你去你的吧。"花纯点头答应，转身出了庙，顺着盘山道路下了山，回归东风庄不表。

单说的是胡林一下腰先把王氏的人头拾起来，在埃尘上擦了擦脖项上的血迹，提着由玉皇顶出来一直够奔西北。走不多远，眼前一带松林，真称得起千年古柏万年古松，枝叶茂盛。走过了这带松林，就是挡僧岭。过了挡僧岭可就是山神庙。胡林手提着人头，来到松林以内，找了一株最高最大的松树，慢慢的攀到上面，把枝叶往两旁边一扯，把人头挂

在上面。用树叶挡了又挡遮了又遮，怕的是天气炎热，日光晒壤，再者说鸟雀在此经过，恐怕是把他用咀啄烂。为的是什么呢？这就是等着和尚慧斌，到了一败涂地之时，就是他的一段罪名。数百年清净禅林，这就算被他们淫荡所污，到了九罪证凶僧之时，这也是一罪。这是后话暂不多表。

单说花纯由金凤山古刹玉皇顶，碰了这个大钉子，闷闷不乐施展夜行术够奔东凤庄，来到方宅宅院，纵身跃墙到了里面，走到箭道沟眼切近。先把硬木匣取出来，把孟劳刀放在里面。来到了厢房，蹑足潜踪到里面，轻轻的把孟劳刀放在桌案之上。听了听，里面的各位老侠仍然是打坐养神。他由打背后撤下来一对鹿角棒，放在床上。然后把身形躺在床榻之上，拉了一床夹被，连头带脑一盖。还未曾躺稳，就听里面屋北侠客秋田说道："哎呀！堵死我了。"北侠这句话尚未说完，就听南侠念佛："无量寿佛！不但你堵，还把我闷死呢！"南北双侠正然接谈，就听花四爸说道："二位老侠客别拿我们孩子奚落着玩了，既然他在金凤山铆了钉子回来，倒莫如把他叫了进来问他一番，到显着痛快。"花纯一听吱喽就蹦起来了，心说好家伙，闹了半天各位侠客都知道。他站起身形，就在这般光景，帘子一响老人家方奎由打外面进来。用手一指少爷："你好大胆哪！好在一样儿，没把我的孟劳刀丢失就算便宜。"书中代言，花纯他总以为自己是剑客的门徒，武术高强心性灵巧。他焉能够知道，各位老侠比他高的多，经练深远，这才叫姜是老的辣，清葱白儿长。由打孩儿年青负气非要看孟劳刀，在场各位老侠可就看出来了，准知道孩儿要看见孟劳刀，必然盗走孟劳刀奔往金凤山古刹玉皇顶行刺慧斌。要不然怎么大先生把孟劳刀取出来，给各位老侠看完

了就应当带到后面收藏。就是带走了，花纯他也不甘心，故此才放至在桌案上面。在场各位老侠不约而同，都知道花纯夜晚之间，准要带着宝刀够奔金凤山。因此北侠客在更定时，就张罗着打坐休息，众位侠客又都凑到了里间，为的是让花纯走着便宜。果然花纯一看众人在里间各自休息，他才盗走孟劳刀，奔往金凤山。方奎在后面暗自跟随，不枉人称天下第一杰，知道花纯这孩子，正在血气方刚，拦阻也是无益，倒不如在后跟随，或者作他的后盾。以至于花纯到了玉皇顶，遇见淫妇王氏，被他用五色迷魂帕，把花纯打倒，绑在屋中对面求亲。后来胡林盗刀斩王氏，所有一切的事，全都是目睹眼见。到后来，看着花纯下山，大先生回归东凤庄，见了众人诉说以往之事。各位侠客闻听，点了点头，彼此都是哈哈大笑。大家听着，惟独旁边神枪花四爸心里头难过：众位老侠插圈弄套，全都是摆布我们孩子。又一想这也不错，要不叫他栽这一回筋头，他是乍生牛犊不畏虎，将来要真遇见有能耐的，岂不要吃大亏呢。这一次就算惩戒于他。花纯回来之时，众位老侠全都知道，北侠客秋田说话，南侠答言，花四爷听着实在过不去了，说道："二位老侠别奚落我们孩子啦，何不把他叫进来细细的问他一番。"大先生正然进来。众人来到屋中一问，花纯把经过之事，从头至尾细说了一遍。谈话之间，天光大亮，把手下人唤起来，叫他们打净面水，老少英雄净面吃茶。秋田站起身形说道："众位英雄看见了没有，我等大众昨日到此，就应当赶奔金凤山玉皇顶，找和尚当面与他理论。皆因咱跟他的兄长有一面之识，故此容留他一夜。天光大亮他若不送八宝莲花露，这可就别怨我等无情。"把话说完，就见南侠客，镇东侠，米良，米瑞，方奎，符云卿，一

齐站起身形收拾齐备，那个意思就要赶奔金凤山。就在这么个工夫，就听里间屋里老人家石金声说了一声："方大先生慢走，石铎有几句拙言，要在各位老侠面前告禀。"这句话不大要紧，在场各位老侠全都来在暗间。拥拥挤挤全都站在石爷的床前。就见石爷用手一指叫了一声："诸位，既然大家要上玉皇顶，我有两句拙言。"众人说道："老人家有何金石良言，请当面说出。你老人家比我们年纪大，有什么高明的主意，吩咐出来我们是依计而行。"石爷未曾说话，长叹一口气。咳！说道："石铎一时不慎，刀削高飞的左耳，得罪了高僧慧斌，才招惹他动怒，打了我一锯齿鹅眉弩，要不是南侠客到此，焉有老朽我的命在。慧斌与我寻仇，不过是给他弟子高飞报仇雪恨，他有八宝莲花露能够给钦差医治二目。我想和尚要是不把我结果性命，他决不肯献八宝莲花露。今天各位老侠到玉皇顶见着慧斌，不过从中排难解纷，叫他献八宝莲花露。当真言语不合，各位老侠就得当场动手。各位老侠倘若把惠斌治服，当然他献八宝莲花露。如果说众位老侠敌不过和尚，到那时他怎肯善罢甘休。依我说方大先生分神，预备一个筐箩，把我们师徒爷儿三个，搭到玉皇顶，待我亲自观看。如果各位老侠赢不了他的时节，也不用他费事，我们师徒爷儿三个伸颈就死，我等一死其怨即解，八宝莲花露当然献出，以救钦差岂不妙吗。如若不允，我即死于众侠客之前。"大家劝说，石爷不允。方奎只得吩咐手下人预备三个大筐箩，扁担，杠子，绳子样样预备齐全。又派了十名彪形大汉，所为叫他倒班抬着筐箩。工夫不大，筐箩预备好了，把石爷搭在一个筐箩之内，连他老人家那口宝刀，也放在里面。把万芳王环各自放在筐箩里面，穿绳套杠子全都收捡停妥。方奎说道："众

位英雄，咱们大家赶奔金凤山玉皇顶去者。”各位老侠闻听，一齐往前行走。南侠，北侠，镇东侠，昝云叟，米良，米瑞，神枪花四爷，少剑客花纯，方奎，众人前拥后让，亚赛众星捧月的一般，当中抬着三个筐箩，由打东凤庄动身，出庄口一直够奔金凤山。书要简断。来到金凤山，顺着盘山道上山，来到玉皇顶。到了山门切近，影壁的头里，把三个簸箩放在影壁根下。各位侠客走在山门前，秋田首先发言说了一声：“里面有人吗？就提现有群侠在此，报告你们本庙的方丈，请他到外面答话。”早有门头僧得着这个信儿，一直往里走，够奔禅堂，报告和尚。此时，和尚正然劝黑龙道长韩玄教呢。老道直哭的亚似泪人儿一般。

书中代言，和尚把老道韩玄教留在前面禅堂，一夜之间无话不谈。老道人在前面心在后面。直谈到三更过，堪堪到了四更，老道只困得张口哈欠流泪，两只眼睛熬的如同烂桃相仿。和尚跟他说话，他只可闭着眼糊里糊涂的答讪。和尚看着好笑。这才叫酒不醉人人自醉，色不迷人人自迷。老道这么大的年纪，贪恋女色直落到这种现象，岂不令人好笑。直熬顶到天光大亮，把个老道只困得前仰后合。和尚念了一声南无阿弥陀佛，叫了一声：“道友，天已然到了这般时候，你回到后面休息去吧。”老道站起身形，打了一个稽首，口念无量寿佛，说道：“师哥您多慈悲！”出离禅堂，一直够奔后面跨院上房。启帘拢，来到里面，说道：“美人叫你受等了。”将然说完这句话，留神观看，但只见多媚娘的人头无踪，死尸躺在埃尘，血流满地。老道一看惊魂千里，口念：“无量佛，美人啊！不知何人将你杀死，人头哪里去了？我这知心的女徒弟呀！”老道大放悲声，不亚如丧去了考妣一般。正在哭的

难过之时，小和尚早就跑到前面报告慧斌。和尚得报，心中不由得欢喜，口念："南无阿弥陀佛！这才去了我一块心病。多媚娘在我的庙中，我真是提心吊胆。倘若有各位侠客到此，被他们知晓，说我数百年的清静禅林，引诱奸淫之辈，入庙污秽了佛地。我有何言答对。这一来他既然是死了，就叫死人口里无着对。就是天下侠客问我，我只摇头不知。他等也无可奈何于我。"和尚想到这里，心中欢喜，站起身形，一直够奔跨院上房，到里面观看，老道在那里直哭。和尚赶紧走上前去，叫声："道友，人已然死了，你也不必过恸，倘若哀伤过甚，与你自己的身体有妨。"老道闻听，沾了沾泪痕，叫了一声："高僧，我不疼他别的，我就爱他由打七八岁之时，不离我的左右，所有我一举一动没有他不知道的。今他一死，断去我的左膀，好不难过死人也。如今人死，人头尚不知去向。并不知被何人所害，真正闷死我也。"和尚一听多媚娘被杀，丢失了人头未免一怔，说了一声："道友，你也不必难过，叫小和尚预备一口棺木，把他收殓起来，暂时雕木代头，先行掩埋，俟后把人头访出，再给他并葬不迟。"小和尚照着言语前去办理。和尚陪着黑龙道长韩玄教来在前面禅堂，百般解劝。正在解劝之际，外面门头僧进来报告："现有群侠到此，请方丈外面答话。"和尚闻听此言，把手中拂尘一摆，念了一声："南无阿弥陀佛！好，待我前去会他。"未曾走，先吩咐韩玄教，把他带来的那二十名徒弟，埋伏在山门后。和尚亲自来到山门外，留神一看，就见影壁前放着三个笤箩，群雄列在两旁。还未等和尚答言，北侠抢步向前，双手抱拳，乐嘻嘻说道："高僧请了。田秋不才这厢有礼。"和尚闻听此言，晃拂尘念了声阿弥陀佛，声若巨钟，叫了一声："秋老侠客，

您不在秋林寨，来到金凤山，有什么公干不成？”北侠说道：“高僧，我这里有两句忠言，在高僧面前略微的一谈。我想老方丈聪明过人，名为侠客做事光明正大，因何信宠弟子暗用浊目香浊伤钦差。岂不想钦差为国为民，奔往成都放赈，极救万民于水火，如今因此滞留。我想高僧身为侠客，绝以不能袒护弟子，助桀为虐。我等既然到此，请高僧看我等薄面，献出八宝莲花露给钦差医治二目，早日启程。不用说数万饥民，连我等也是感激不过。要是谈到私情，你说你的徒弟，被石老侠客刀削去左耳，老方丈已然掌打万芳，鞭打王环，石老侠客这么大年纪，身中锯齿鹅眉毒药弩，他们师徒三人性命危在旦夕。叫我看，是了可也就是了。此时要是献出八宝莲花露，一场风波化为乌有，并且人情两尽，不知道高僧肯否赏我们这个全脸。”和尚闻听念了一声南无阿弥陀佛，叫了一声：“秋老侠客，您所说的都是金石良言，倒非是老僧昏愦不辨善恶，然而事至如此，叫老僧也难以挽回。今天各位侠客到此，不问可知，一定是要以武力解决，这个话可不是老僧口狂，就请各位老侠亮出军刃，跟慧斌当场动手，如果赢的了我十三节墨骨鞭，慢说是八宝莲花露，就是要项上的人头，也请拿去。”北侠闻听此言，双手一拢银髯，说道：“高僧，既然不能听纳鄙言，谈到武术解决，秋田所学不过微末技艺，等于长林一叶，乱草一蒿耳。”话说到了此处，左手拢剑匣右手握剑把，当啷啷一声响，宝剑离匣，老人家作出来右手指天，左手画地天罡剑的架式说道：“高僧，秋田可要得罪了。”和尚撩起长大僧袍，将然要往外撤十三节墨骨鞭，就在这般光景，忽然间听见东南角踏踏有马蹄的声音。有人高声喊叫：“秋贤弟，你勿要动手，老朽来也。”众人闻听声音，

大家回头观看，但只见来的这个人，手中拉着一匹黄骠马，这匹马长的好看，由头到尾长有一丈，身高足够八尺，大蹄碗儿螗螂脖儿，浑身上下干草黄，小耳朵，大眼睛，鞍鞯鲜明，马挂双踢胸，鞍鞒上搭着一个长条包袱。一位年迈苍苍的老英雄，手拉着丝缰。只见来者身高约有六尺，细腰扎臂双肩抱拢，身上着米色绸子大褂，腰索绒绳，脚底下大红缎子朱履，须若银条，两道残眉，二目神光足满。大家一看认得，非是别人，正是家住广东龙门县青龙街，开八卦堂的，头顶太极，脚踩八卦，乾坤妙手王十古。书中代言，由八卦山玲珑岛事毕，王十古就回到了广东龙门县八卦堂，在家中安享清福。三月三亮镖会，天下英雄侠客完全都到一趟北京城，惟独王十古没去。到了四月中旬，有来往的武术家登门拜访者，老人家一打听亮镖的轻过，才知道群侠动手会门燕普，铁条分双剑等事。因童海川掌震野飞龙，用力过猛呕伤吐血，王十古听着可就不放心了，暗想道："我兄弟童林年纪虽然说不大，交朋友血心热胆，这一次掌震野飞龙，内伤吐血轻重我还不知。北京城若有高名医生还好，倘若没有名医，岂不要耽误了他的生命。倒不如我赶奔到北京城，前去给海川医治。把主意拿妥，把文房四宝拿过来写了一个条："今日停诊。"叫手下人拿出来粘贴在门旁。把包袱收拾停妥，里面带好一条十三节人骨鞭，一对八卦拳。当天无事，次日天明清晨起来，吩咐家人备好了那一匹黄骠马，这匹马可称得起日行千里，夜走八百宝马良驹。收拾齐毕，老人家嘱咐手下人，如果再有前来治病的，就提先生外出。全都嘱咐好了，他老人家才拉着马出离了青龙街，搬鞍牵镫上马，心急似箭，马上加鞭，连夜行走。在中途路上，饥餐渴饮，晓行夜住，非止一日，这

一天来到了北京城，安定门里北城富贵巷。老人家下了坐骡，拉着牲口进巷，来在里面，童林的住宅。将然要上台阶，就看由打里面出来一个人，老人家问道："劳你驾这可是童教师的住宅吗？"那人闻听此言，上下打量打量老侠，然后说道："不错，您找谁？"王十古说道："我找童海川。"那人闻听，说道："我们教师爷没在家，跟随年大人当随行委员，查办四川成都放赈去了。不但他老人家去了，连各位少侠也都跟去啦。老人家您贵姓，里面谈吧。"十古闻听一怔："他的病症可曾好了吗？"手下人说道："已然是恢复如初，紧您挂心。我还要领教领教老人家贵姓，仙乡何处。此地也并非讲话之所，有事请里面谈吧。"十古听手下人说话谦恭和霭，遂说道："我家住广东龙门县青龙街我姓王名叫王十古。"手下人一听，说道："原来是王老侠客。老侠客您这一向可好？小人这里给您行礼了。"王十古赶紧一摆手，说道："既然你们主人没在家，我也就不进去了。我跟你打听打听，贝勒爷他老人家府第在哪里？"手下人闻听，用手一指："老侠客您越过当中贝勒府往前走，那就是贝勒爷的私宅。您到那里一问，就有人把您带进去了。"十古闻听说了一声劳驾了。转身形拉着马够奔贝勒爷的私宅。来在门首，站在阶下，叫道回事。就见由打门房走出一名手下人，来到过道，留神观看，就见外面站着一位年迈苍苍的老英雄，手中拉着坐骑。手下人赶紧问道："老人家，您贵姓，您找谁？"老侠客闻听说道："劳您驾，借问一声，这是贝勒府不是。若到里面见着贝勒爷，就提我姓王名叫王十古，家住广东龙门县青龙街，特此前来给爷请安。"手下人说道："您在此候一候，我给您回一声。"够奔里面去了，工夫不大，这手下人把王十古陪到了外书房，马匹拉到

槽头，给他老人家喂上。王老侠手提着包袱来到了外书房，见着贝勒爷。老侠客赶紧抢步行礼，说道："爷，您这一向可好？王十古给您请安了。"贝勒爷一看，赶紧答礼，说："老侠客请坐吧。"叫从人先献上茶来，然后一问十古何时来到了北京城。王老侠就把听人传言三月三亮镖，童林掌震野飞龙，因情急吐血。"是我不放心前来看视，不想海川已然痊愈，随同年钦差查办四川起身走了，这才特此来给您请安。"贝勒爷听罢，说道："老侠客您别号人称神医，内外两科大小方脉，无一不精，称得起是何缓再世，堂中定然少你不成。不知此次能在此盘桓多少日呢？"王老侠闻听一笑："爷这是取笑了，我们龙门县论到医生不下数百人，不过我对于医药上略知一二。我此次来北京，许盘桓三个月五个月的，也就许稍住几日，我这就算来去无定。"贝勒爷闻听，哈哈大笑，说道："老侠既然有这个打算，我可就放心了。我有一言出口，料老侠不能驳我。"十古闻听说道："你老人家有什么话只管当面吩咐。"贝勒爷说道："我想，海川一个人随着年羹尧查办四川，人单势孤，前些个日子，有各位老侠，南侠，北侠，镇东侠，由打我这贝勒府动身，追赶年钦差去的日子不久。我今天还要求王老侠分神帮忙儿，辅助海川到趟成都府。可不知道老侠能够应允否？"王十古闻听此言，遂说道："爷既然吩咐，我即前往。"贝勒爷闻听，心中欢喜，说道："蒙老侠应诺，我先替海川谢谢。"此时天已不早了，叫手下人调摆桌椅，安放杯箸筷碟，霎时间酒肴满案，贝勒爷跟王十古老侠客对坐而食，推杯换盏划拳行令，高谈阔论，开怀畅饮，酒足饭饱，残席撤下。天晚安歇，一夜晚景无书。次日黎明梳洗已毕，在贝勒府吃过了早点心，贝勒爷取出纹银百两，说道："老侠这

是我这么点儿小心意，你老带着作路费吧。”十古一听连连摆手，说道：“爷这可不用你老人家费心，我由家中来，路费充足，你老就不必让了。”说着话，十古老侠客手提着包袱，转身形往外走，贝勒爷直送到街门外，有手下人拉过黄骠马，跟贝勒爷拱了拱手告辞，翻身上马，按站追赶年羹尧。一路上打听钦差所过的地点有事没事，打听来打听去可就到了陕西凤翔府了。跟人打听得钦差老大人在城里歇马，已然到了好几天，尚未启程。细一调查才知道金凤山古刹玉皇顶的和尚，纵徒行凶，暗用浊目香浊伤饮差的二目。现在各位侠客群起，反对慧斌。老人家打听明白了，心中暗想：慧斌，我是久识其人。他有一条十三节墨骨鞭，鞭招出众。我王十古使一条人骨鞭，三十六手天罡鞭的招法可称天下第一，所惧者可就是和尚双钢掌。这场事我赶上啦，倒不如我背着海川先够奔玉皇顶，见着和尚慧斌用好言婉劝，当真不听再作道理。遂骑着黄骠马够奔金凤山。赶来到了玉皇顶，就见在山门前站着一干的群侠，和尚慧斌站在山门外。老人家下了坐骑，留神细一观看，就见北侠已然仗剑在手，势将用武。王十古才高声喧嚷：“秋贤弟勿要你动手，老朽来也。”北侠擎住了宝剑，一看王十古，心中欢喜。准知道十古的一条十三节人骨鞭，足能够敌的过和尚十三节墨骨鞭，真乃吉人天相。话说王十古，已然把马拴在树上。王十古来在慧斌的面前，双手抱拳叫了一声：“高僧请了，不才王十古这里有礼。”和尚已经取出十三节墨骨鞭，正要抖手进招，忽然间面前来了一位年迈苍苍的老者。一看认得，原来是王十古。随着单手打问讯，口念：“弥陀佛，老侠客，这是哪一阵香风把你吹来。”王十古闻听，微然一笑：“我这是欲要够奔四川成都府，访个朋

友。因为顺便，特此前来拜访高僧。你们俩造的事，我已然在路途之上，打听明白。我欲从中调停，不知道容我开言否。”和尚闻听哈哈一阵冷笑，叫了一声：“老侠有金石良言，当面请讲，老僧愿闻。”十古闻听笑着说道：“听人传言，你与石老侠客两下里起了恶感，发生冲突，闹到这个地步。今众位侠客到此，万不可以武相争，总以和平为上。一不失素日之情，二也保全咱们侠客的义气，免得叫旁人议论。尽弃前嫌，仍归于好，不知高僧能纳鄙言否。”和尚说道：“老侠，您但知其一，不知其二。皆因石金声他欺我太甚，才招惹我的弟子高飞，暗用浊目香浊伤钦差二目，所为的是陷害石铎。”王十古闻听此言，面目往下一沉，叫了一声：“高僧，你这就错了。我是向理莫向人，既然说石老侠客得罪你的弟子高飞，刀削左耳，他不应当用浊目香浊伤钦差二目。年钦差他是奉旨的大员，再者说有要公在身。杀官叛逆，非我辈所为。人称你赤瞻侠，身为侠客，你就懂得天职义务，曲直分明，不当纵徒弟行凶。别的话我也不用说了，你把八宝莲花露取出来交给我，带回公馆，给钦差医治二目。我担负全责，不能牵连高僧，并求大人保全你令徒无事就是了。再说，皈依三宝，慈悲为先。为一个无知的弟子，大开杀戒，违反清规，得罪了天下的群侠，岂不可惜。我话尽于此，请你再思再想。”和尚听罢王十古这个话，如同大梦方醒，知道人家的言语句句合乎情理。可有一件，那知和尚他因王十古有一条十三节人骨鞭，三十六路天罡招，打遍天下无敌，倘若是答应了他，外人不说和平了解，必说我这一条十三节墨骨鞭，怕他的人骨鞭。从此我的侠名，就被他压下了。想到这里说道：“王老侠客，别人无论如何吩咐，我能件件应允。惟独王老侠你，说

句糙话无论说什么、我也不能应允。若叫小僧应允，除非你我二人对对鞭，无论胜负输赢，我必件件应允。就请亮出军刃，老僧相陪。”王十古听完了和尚这个话，知不可以和平调解，遂亮出十三节人骨鞭，冲着和尚微然一笑，叫声：“高僧，我要当场领教了，高僧你就请来进招，老朽奉陪。”和尚一看，口中念了一声弥陀佛！他也把他那一条黑骨鞭举起，在影壁前的群雄观看，个个都是提心吊胆。准知道二虎相争，必有一伤。就在人骨鞭要对墨骨鞭的这般光景，猛然间就见打影壁前，飞也相似，跑过一个人来，声若巨钟，说道：“这一位年迈苍苍 的老英雄，请你撤下来，自有我对待这凶僧。”王十古老侠正然要跟和尚交锋，猛然间听见这么一喊。回头观看就见来的这个人身高五尺多，穿着青绸子裤褂，外罩青绸子大褂，脚底下穿着青缎子踢死牛的豆包鞋，打着花裹腿，往脸上观看，黑苍苍四方脸膛，两道环儿绞的眉毛。微然有点儿贡勒头，二目如灯，光华灼灼，通开鼻梁，四字阔口，联鬓络腮胡须，大耳朝怀，蓝色绢帕罩头，鬓边打着麻花蝴蝶扣，手中拢着一口金背鬼头刀。老人家十古看罢，将身形一撤。在场的诸位群雄，也有认得的，也有不认得的。

第六十五回

剑客姜达降服醉仙桃　百岁于成轻举铁香炉

要提起来，可算一条英雄。这一套雍正剑侠图，前后中分为三部，所有的英雄五百七十多位，要象这个人的性情就算百里挑一。此人家住在宣化府城里，姓古名雷字镇北，别号人称忠勇义士，叫别啦，都管他叫古楼北。家传武术压倒一切，一口金背鬼头刀，闯荡江湖威名远震。但此人忌恶如仇，生平最恼的就是采花淫贼，跟发卖薰香蒙汗药的绿林盗。只要叫他遇见，一个也逃不了。还不是用刀将人结果性命，只要是采花贼，他把他拿住两只脚登着双肩头，用手揪他的脑袋，非把脖子揪长了才算完，请想要是把脖子揪长了，那还活的了吗。因为这个，人都拿他起誓。说：谁要心眼不好，叫他碰上古楼北。老人家金奎庆九九的寿诞，自己出帖的时节为难，只要是占山的为王的，落草的为寇的，看家护院的，保镖的，戮杆教场子的，打过一拳踢过一腿的全都有一份帖。送来送去送到古楼北这里。老人家金奎心中难过。你说不给他一份帖吧，眼睁睁交情在那里啦。你说给他一份帖，他这个脾气不好。你说我这次撒帖那路英雄都有，真要有采花作案之人，他要遇见，当然不能相容，真要闹出意外来，我还是做寿，还是闹人命呢。就为这段事，为难了好几天。后来跟朋友一商量，有高明人给他出主意，说："老人家您要打算两全其美，我倒有个主意。要说不给古楼北帖又是这样交情，日后叫他知道了，倒怨得有些不好。不如你老人家，到了临近

之时，搭三座棚。正当中这座就算你的寿棚，迎面设摆寿堂。上垂首搭一座棚，有成了名的剑侠，保镖护院，各路的英雄，只要是正门正户都往上垂首让。下垂首也搭一座，就将那占山为王，落草为寇，不大正当的都让到下垂首。可有一节，您得找几位能干的知事，还得眼皮亮的，好分的开贤愚。到那时古楼北来了，就往上首棚里让。他所见的群雄，都是正大光明，难道说还有什么说的吗。”老人家一听，这个主意倒是三全其美，遂就照样行事。自己亲自写了一份请帖，打发得用的家人，带好了路费，跟他说明了住址，在宣化府城里，打听忠勇义士古镇北。手下人答应一声是，由打北凤庄动身，赶奔宣化府。来到宣化府跟人一打听古镇北的住宅，来在古宅的门首，问明白了，把帖拿进去。古镇北正然在厅房吃茶闲坐，家人把贴拿上来观看。古镇北一看，原来是凤翔府北凤庄金奎老哥哥，他老人家庆九十九，做百岁的整寿。古镇北见贴，把主意拿妥，遂以四十两纹银作为寿礼，又带了些个路费，所有的物件全都收拾齐毕，额外带好了那口金背鬼头刀，及自已随手用物，当晚无事。次日清晨起来，梳洗已毕，带好了应用的东西，由打家中起身，赶奔陕西凤翔府北凤庄。还算是凑巧，来到北凤庄金宅门首，正赶上是老人家整寿的这一天。门前悬灯结彩，挂着宫灯彩绸，手下人全都穿着新衣，文质彬彬在门前侍立。古镇北来在台阶前叫了一声里面有人吗。手下人，有上年纪的，一看他来了，赶紧行礼说道：“义士爷您才来，里面请吧。”古镇北闻听，一摆手，说道：“劳你驾，你到里面把我老哥哥金老侠请出来，就提我来了。”手下人还要让，知道他的脾气不好，只得说道：“爷您候候吧。”手下人转身一直来到寿堂，见着金爷，说：“宣化府的忠勇义

士到了。我请他老人家进来，他不进来。叫我把您请出去相见。”这一回话不要紧，在寿棚里面群雄俱都是一怔。其中有两个采花贼，一个采花蜂，一个戏花蝶。这两个人是亲哥儿两个，一个何瑞一个何良。这哥儿两个专讲究在外面采花做案，要不然也得不了这两个名称。这二人正然在寿堂里面跟老人家金奎高谈阔论，猛然间听见古镇北到了，如同半悬空中，打了个霹雳相彷，双手握住脑袋站起来往下首棚里就跑。那位说跑这么急干什么，眼睁的跑慢了，就揪脑袋么。老人家金奎看了看，里面全都清楚了，一摆手，叫手下人头前带路。来在庄门前留神观看，一看果然是忠勇义士古镇北。把他那一份寿礼掏出来，双手捧递，说道：“老哥哥你可别嫌辞。这是小弟我这么点儿小心意，求老哥哥你收了吧。”金奎一看这般光景，说道：“兄弟，人到了就算啦，哥哥我千里迢迢给你送这一份帖，为的是咱们弟兄在一处聚会聚会。”古镇北闻听此言，叫了一声：“老哥哥，兄弟我这个人可性急，你要不收，那就是嫌少，由这儿说咱们就算谁也不认的谁。”这一句话不要紧，金奎遂赶紧接过去，叫手下人拿到里面账桌上给我兄弟上上账。金老侠客用手一指叫了声：“大兄弟，此地并非是谈话之所，咱们到里面谈吧。”古镇北叫了一声：“老哥哥，我有句话，你可听明白了，你可千万别过意。既然老哥哥你赏给我这个脸，这么远给我一份帖。我知道信可不能不到。可有一节，我知道我自己脾气不好。你说你把我让到里面，倘若里面有探花做案，发卖薰香之辈，这是我生平最恼的，我要是看见了他们，必然要赶上前去，伸手揪他的脑袋。你说我要是不揪，未免话不应前言。真要是揪，你这寿事叫我一个人搅了，倒显着咱们没交情。再者，我所为的是给你

恭恭敬敬磕四个头，就请你坐在门坎上，我给你磕四个头，那就算我给你拜了寿啦。等日后你的亲朋都走了，我再到你的家中，咱们哥儿两个再慢慢的谈心。”说着话，拉着金奎就叫往门坎上坐，手下人看着无不掩口而笑。人家才叫拜寿呢，由那么远来到这里，还是真不客气。金奎还是真没有法，只得坐在了门坎上面，古镇北跪倒埃尘，磕了四个头，然后站起身来，又作了一个揖。说道：“老哥哥，你请进去吧。兄弟我走了。”金爷一看，人家这份意思倒是一片诚恳之心。你说磕完了头，叫人家一走，未免疏忽朋友。想到这里，叫了一声：“兄弟，人人都知道咱们弟兄相好，你既然来到我的家里，不怕我凉水温成热水，那也算我稍尽敬客之礼，里面请吧。兄弟！”古镇北连连摆手：“哥哥我不是说了吗，我的脾气不好，里面倘若有我不对眼之人，倒显着不合适。”金爷一笑，说道：“兄弟这句话，也不是我说狂啦，是跟哥哥我认识的，全都是江湖绿林道，有了名的英雄，成了名的豪杰，类乎采花做案发卖薰香之辈，哥哥我也不联络他们。”古镇北一看，金爷如此款留，实出于诚意，不好推辞，遂说：“老哥哥我进去可是进去，我到里面扰一杯茶就走。”老人家听着欢喜，谦谦让让，把古镇北让进当中垂花门，到在里面。古镇北留神观看，迎着面一座棚，当中寿堂，挂着寿幢。正当中悬挂老人家的形乐喜容，两旁边衬着八仙的对联。迎面摆放搁几案，前面是八仙桌，桌子上面铺着红毡，上面摆放的就是各亲朋送来的寿礼，也不过是寿桃寿面寿酒寿烛。搁几案上面摆设福禄寿三星，三星磁人两旁摆列着瓶镜。八仙桌前面就是五供蜡阡，点着一对寿蜡，桌子上面大红缎子平金南绣，绣的是八仙庆寿，当中就是那位南极子，四周围百福百寿，正面是海

水江牙。地下铺着猩红毡，上面放着垫拜。在棚的两山墙设摆着茶几兀凳，所有一切陈设，全都是崭新的。棚中挂着宫灯彩绸，威武异常。在两旁站着的手下人全都是新衣新帽，一个个都是精神百倍。老人家这才谦谦让让叫古镇北坐在茶几旁边椅子上面。手下人赶紧把茶献上来，老人家一拱手，叫声："兄弟喝这杯吧。"古镇北把这杯茶端起来，慢慢的饮下去。就在此时，就见手下人走在金奎的近前，在老人家耳边低言悄语说了几句。金爷听罢，不由得双眉倒竖。古镇北可看不惯这个，我说不喝这碗水，他非叫我喝不可。你又是个忙人，还有许多的事。不招待我吧，疏忽咱们的交情，招待我，你没有这个工夫。这是怎么说的。古镇北将然心中思索，又走上来一个手下人，面上还带着一分惊恐，那个意思，有话没敢话，吞吞吐吐。老人家金奎连连摆手，那个意思是不叫他说。这一来不要紧，可把古爷给惹火儿啦。随着一摆手，叫手下人："你来，有什么话你快说，不用这样吞吞吐吐。"手下人一看古爷这个样儿，只吓的他浑身立抖，知道古爷他的脾气厉害，三句话不投，他就揪人的脑袋。手下人又一想，真要把话实说了，又怕老人家金爷不愿意，那岂不是给主人家惹了祸了吗！此时真叫反贴门神左右难。古爷是个急性子，说："你就实话实说，要不然我可揪你的脑袋。"手下人万般出于无已所奈，拿眼不住的看着金爷。古镇北看着这般光景着急，揪住那人，说道："你说不说，你要说快说，不说我就要揪你的脑袋啦。"手下人害怕，也顾不得别的了，连连说道："爷爷饶命，小子我说就是了。"古镇北一撒手，说道快说。手下人无法，说道："跟爷回，你老人家可别着急。皆因离着我们这不远，金凤山玉皇顶有个和尚慧斌，纵徒行凶，用浊目香

浊伤钦差二目，因此天下的侠客反对。现如今有东凤庄的大先生方奎，率领镇东南北各侠，找到金凤山与和尚当面理论，叫他献出八宝莲花露。当真要是不献，就得有一场凶杀恶战。爷，我说的话句句都是实情，你老可千万别揪脑袋。”古镇北听完这个话，手指着金爷叫了一声：“金奎，你不算是侠客，天下群侠全都赶奔金凤山，找和尚要八宝莲花露，你又在此居住，又与和尚有一面之识，你不出头帮忙，还在家里做寿，你算那道的侠客。”金爷闻听此言叫了一声：“兄弟，你别着急，你听哥哥我把话跟你说明白了。要说，是和尚违背天职义务侠义道，我得着信，就应当亮宝刃赶奔金凤山古刹玉皇顶，跟他以死相拼。然而有一件，我正撒帖聘请天下英雄，前来与我祝寿。你说我要到金凤山，何人招待这些位亲朋。顾了招待亲朋，顾不了上金凤山。我自从打清晨，打算停妥、单等我把今日，我这个寿诞敷衍过去，亲朋全都送走，我再到金凤山不迟。有谁知道这个时候，大先生方奎他已然率领群侠找到金凤山。你说事到临期叫哥哥我怎么办。”古镇北听罢老人家这一片言语，哇呀一吼 叫，道：“金奎这时我也不必跟你细谈，待我先够奔金凤山杀死和尚，要八宝莲花露，回头再跟你算账。”说着话打开包袱取出来金背鬼头刀，往手中一拢，由打老人家金奎的宅院，撞出来矮下身形往前紧跑赶奔金凤山。这个人也是生来的天真烂漫，秉性粗鲁，由打北凤庄到金凤山，足有二十里地，他一口气跑到了金凤山玉皇顶。正赶上老人家王十古亮十三节人骨鞭，和尚亮他那一条十三节墨骨鞭，两下里双鞭并举，古镇北可就赶到了，叫了一声：“老人家闪开，某家来也。”说着话赶步向前照定和尚搂头就一刀。慧斌一闪身躲过了刀，一抖手十三节墨骨鞭吧的一声，

招走下盘正打在古镇北迎面骨上，双腿打折。古镇北呛啷啷撒手扔刀，翻身栽倒。书中代言，要凭古爷跟和尚动手，一招就分输赢，未免古镇北太没能耐了。皆因这里面有个输招的地方，他由北凤庄跑到金凤山，有二十里地，连一口气也没喘，再说又是气往山撞，要不然说人无论干什么，这个气不能浮着，无论是说话做事，以至武术皆然。这一次古镇北输招可就输到气浮上了。和尚一看古爷翻身栽倒，想摆手中十三节墨骨鞭把古爷结果性命。将然把鞭举起来，猛然间哧的一声，由打角门子里头纵出一个人来，手中棒着明煌煌匕首尖刀，对准了古爷的胸膛用力往下就扎。别看古爷双腿已折躺在埃尘，瞪睛观看，一看由打角门子里头窜出一个人来，身高约有五尺，猿臂蜂腰，身上穿白绵绸裤褂，外罩灰色绸子大褂，脚底下搬尖大掖根洒鞋，打着果腿，往脸上观看，面若猿形好厉害一张面孔，尖脑门，尖下颏，两道残眉，一双圆睛，大鹰鼻子，三角菱角口，两撇小白胡，两个锥子耳朵，白剪子股的小辫儿，双手捧着匕首尖刀，够奔自己胸膛便刺。古镇北一看，这才叫运来人欺鬼，时衰鬼欺人，我的双腿既被和尚打折，这个小子，给我来个落井下石，要报昔日之仇。

书中代言，这个老头儿要是提起来，他在江湖绿林之中，也是大大有名之人。家住在河南卫辉府城东，地名叫金家寨。此人姓金名斗字玉宫，别号人称醉仙桃独角夙，武术高强。提起他的老师，是一位出家的道长，家住在四川，人称九尾金蝎，道号图化亮羽，在江湖路上要讲究发卖薰香蒙汗药，那就得说他为第一。一辈子，老道就收了两个徒弟，大徒弟就是金斗。二徒弟家住在河南卫辉府，洪家堡的人氏，姓洪名林字远大，外号人称镇八洲翻江海鬼，要说江湖绿林做买卖

的话，高来高去陆地飞腾，也得说数的着的。醉仙桃独角侯金斗在家中不做买卖，逍遥自在，手下人围随着安享幸福，住个三年五载一高兴借上一骑高头大马，上外头绕个湾儿，回来就是钱，绿林之中也别管你占山为王，落草为寇拦路劫财，墩包头放响箭，呐喊一声留他人的褥套，只要是你占绿林这两个字，没有一个不怕的。这一天他正然在家中，手下人前来报告："跟爷回，外面有你老手底下伙计，姓曹行三外号人称千里腿，前来求见。"金斗吩咐叫他进来，工夫不大，手下人把千里腿带在里面，冲着醉仙桃行礼说道："你老大爷在上，小子曹三给你老人家磕头。"金斗叫声："曹三，你这是由打哪里来？"曹三说道："老人家要问，小子听说一件事，心中甚是不平。小子我也不敢说。"醉仙桃说："什么事只管明言。"曹三说："十三省十二个镖局子，无论那一个镖局子保镖，要是走到河南卫辉府金家寨，他也得掩旗不喊镖趟子，拜庄而走。走到咱们庄门口，必须要拱拱手，这算他们镖局子的规矩。惟独北京城镇北天尊罗雷，他开的这个镇北镖局，他的镖由打金家寨路过，不但不掩旗拜庄，反倒扬旗喝号耀武扬威，这分明是小看金家寨。"这就叫一言兴邦一言丧帮，并且镇北镖局子的镖，也没失过镖行的规矩，应该拜庄的拜庄，应该掩旗的掩施。今天曹三说这句话，乃因他向镇北天尊罗爷前去借贷不周，怀恨在心。今日蹓盘子回来，见了金斗搬动是非。别看金斗这么大年纪，耳软心活，善听小人蛊惑。今天一听曹三说的这片话，不由得怒从心上起，叫了一声："曹三，赶紧到外面吩咐咱们伙计，急速到庄门外各处踩探，只要有镇北镖局子的镖，无论多寡，将他劫进金家寨。"你说也该着，曹三这么一知会，不大要紧，就在金家寨坊前左右，镇

北镖局子的镖，连着就是五拨，多寡不一，满都劫进了金家寨。他可不伤人，把五拨镖的镖师以及伙计人等，全都叫在面前，他亲自嘱咐，说："你等也不必害怕。镖暂时老太爷留着使用，你们回到镖局子见了你们的镖主，镇天尊罗雷，要你们实话实说，你就说，镖，老太爷我留在金家寨，要打算要镖也不难，叫他亲自来到我的金家寨。如果说他要不敢出头露面，想要镖银比登天还难。"把话说完，说你等去吧。你说镖师伙计听到这里真也是无法，真要是翻了脸还是真惹不起他。大家无法只得回归北京城，到了镇北镖局一见镖主罗雷实话实话，镇北天尊一听，真要是自己上金家寨，也不是高抬人家的身分减自己的威风，那算是准办不到，你说不去吧，这个银子，就不能要，五拨镖银，统计十几万，自己焉能够赔的起。就让赔的起，镖局这个面子也栽不起。罗爷自己为难多时。这才下请帖把北京城所有开镖局子的镖主，以及达官全都请了来。当着面这么一会议，大家一想金斗既然劫了镇北镖局子的镖，将来他还不一定劫谁的呢。这就叫唇亡则齿寒，大家就应当结成团体，一齐够奔河南卫辉府金家寨。大家彼此一计议，竟说赞成的镖主就是十几位。那一位也得带个十几位镖师跟伙计人等。镇北天尊带着原来五拨的伙计镖师，趟子手通共就是二百多位。大家各自拿出资财，作为路费。众人齐集由打北京城动身，够奔河南卫辉府金家寨，来在金斗的门前。你说这二百多人，凑到一块儿人多声音众，大家闹闹哄哄堵着金斗的门首，第一个嚷的就是镇北天尊。他们在这里一嚷不要紧，恶奴由打里面走将出来，问道："你们这许多人找谁，为什么在门前闹闹哄哄。"罗爷说道："我是镇北天尊罗雷，镇北镖局子镖主。你们的主人劫了我五拨镖

银，我这一次带人前来，所为的是要镖。”恶奴说道：“你就姓罗呀！好，我们主人提了，如果有人找他，就在一出西庄口有一座酒楼，字号是会仙楼，我们主人在那里呢。你们大家要找，请到会仙楼吧。”罗爷闻听这个话，只可带着所有的众人出离了金家寨的西庄口，留神观看，果然有个酒楼，字号是会仙楼。罗爷先带着人把酒楼一围，然后高声说道：“金斗你出来，姓罗的在此等候于你。如果你发还我们五拨镖银，万事皆无。如若不然叫你知道我们的厉害。”罗爷堵着会仙楼这么一嚷，里面跑堂的一听可了不的啦，赶紧顺着楼梯往上跑。来到上面，金斗正然端然正坐，手中托着水烟袋，正抽着烟呢。伙计一看，赶紧说道：“金老太爷，可了不的了，您快到下面看看去吧。竟说来的人就有好几百位，从中有一个人，他说他姓罗叫罗雷。口口声声非要找您不可”金斗一听哈哈一笑，站起身形隔着楼窗往外观看，来的人位果然不少。别看是二百多人，金斗还是全没放在心上，自己还是随意的吃喝，向着伙计说：“你可千万别害怕，兵来将挡水来了土屯，也不是金老太爷说句大话，别说是二百多人，就是有个三五百口子，也放不到我的心头。”金斗他吃了个酒足饭饱，然后故意的把云鞋脱下来，推倒了鞋后根塌拉着鞋，手托水烟袋，一摇三摆，慢慢的下楼，走出了会仙楼，一言未发遛遛达达回归自己的家宅。最可笑的是罗爷带领的这一干群雄，尾随到了金家寨，这那里是找金斗寻仇，分明是由打会仙楼把人家金斗护送到人家的宅院。金斗进了大门，大家一看把金斗护送到家里去了吗！在场的镖行一看罗爷这个样儿，跟罗爷说了好些个不耐烦的话。因为什么呢，这个事是罗爷的事，应当罗爷首先出头，大家好帮忙。你说罗爷要不出头，谁肯太

岁头上动土呢，大家辞别罗爷回归北京城不表。单说的是罗爷，自有这五拨镖师伙计趟子手围随于他，天也不早了，就在金家寨西庄口找了一家店暂时住下，大家计议。罗爷一想这段事别人也解决不了，猛然间想起一位来。家住宣化府城里，姓古名雷字镇北，别号人称忠勇义士，要打算治服了金斗，非古雷不可。遂写了一封书信，带好了路费，打发得力的伙计王善，叫他连夜行走，够奔宣化府。罗爷带领众人，就住在金家寨西庄口店房等候不表。单说伙计，由打河南动身，赶奔宣化府，饥餐渴饮，来到了宣化府，跟人打听古宅。有人指给古爷的门首，伙计叫门说明来意，取出书信，门丁在门房等候。有谁知古爷此时正然在身染沉疴，手下人把书信递给古爷，古爷打开书信观看，自己心中着急。有心替罗爷维持这段事，自己又身染重病。万般出于无已奈，叫手下人预备文房四宝，自己亲自写了一封书信，把书信写得了，叫手下人把下书人叫进来，有话问他。工夫不大，手下人把下书的伙计带进来。伙计见了古雷行礼，古雷说道："伙计，来信我已看明，无奈有病不能动身，我写了一封书信，你带着回去，奔山西太原府太谷县于家庄，你打听镇西方长臂昆仑飘髯叟于成于洞海，拿着我这封书信面交。"伙计闻听此言，只可答应。古镇北又叫手下人给伙计预备路费纹银五十两，叫他带着动身。伙计只得把路费银子带起来，书信包在包袱里面，由打宣化府动身够奔太原府。非止一日，到了太谷县于家庄，叫手下人给他回进去，伙计面见于成。于成问道："你这是由打哪里来？"伙计并不隐瞒，就把他的镖主因何得罪了醉仙桃，带着书信请的是古雷，古雷身患重病，不能前去，写了一封书信，打发小子我来求见侠客爷您，求您多多

的为力。于爷闻听此言，把书信接过来，打开一看果然不错，正是古镇北的亲笔书信，叫自己出头够奔河南卫辉府金家寨会醉仙桃。于爷思索了半天；虽然说自己武术高强，幼年间三闯桃花会，打死过金头牛，撞死过银头豹，单掌开碑击石如粉，到而今可是老了。金斗他虽然不务正，他的武功不软，倘有失手之处，把我一世的英名付于流水，岂不可惜。老人家想到此处，写了一封书信，叫家人给伙计预备盘费，够奔山西寿阳县姜家屯打听姜达姜本初，他老人家见了我这封书信，一定随你前往到金家寨。伙计一想这可得，人没请到把我给充了军啦。但是无法只可把路费书信接过来，谢了谢于老侠客，由太谷县奔寿阳县。来在寿阳县姜家屯，到门前有人传进去，剑客爷传出话来，叫进去亲自问话。伙计到里面见着姜爷，备叙前情。姜爷听完了这片言语，打开书信看了看，点了点头，遂叫手下人赶紧给他拿路费纹银百两。你回到金家寨，见着你们镖 主，把话说明，等候于我。我是随后就到。”伙计一听非常欢喜，说道：“剑客爷我头前走了，咱们爷儿两个金家寨见，我们掌柜的就住在金家寨西庄口，路北高升店。”把话说完了跟剑客爷告辞。不表伙计，单说的是姜爷，当天就收拾收拾，带好了鹿角棒，由打家中动身。日夜并行，到了金家寨高升店。老人家稍微的休息休息，跟罗雷问了问金斗的景况。老人家打开包袱，把那一枝小鹿犄角往腰间一别，大犄角用包袱包好了，告诉罗雷：“我找醉仙桃，你们在旁边观看，倘若我把金斗治倒，你们要找他要这五拨镖银。如果我老迈年残不是他人的对手，你们可千万别出头，再另请高明。”镇北天尊点头，姜达来到金家寨金斗的门首，说声：“里面有人吗。”就见由门房出来一人说道：“老和尚你

找谁，要化缘我们这里可是僧道无缘。”姜达闻听一笑，说道：“你到里面告诉醉仙桃金斗，就提我家住山西太原府，寿阳县姜家屯姓姜名达字本初，别号人称碧眼金睛佛。叫他出来见我。”手下人闻听此言，看了看姜达，到里面厅房报告。醉仙桃闻听寿阳县姜达到了。他仍塌拉着鞋，左手托着个烟碟儿，右手拿着个烟壶，乐嘻嘻的由里面走将出来。到了大门口观看，迎面站着一个和尚，年纪不小，大身材，身上穿着灰色的僧服，青布大领，腰里头系着一根杏黄色的绒绳，足有核桃粗细，脚底下高腰白袜，大红缎子的朱履，往脸上观看，面若银盆，两道残眉寿毫多长，一双碧目，神光足满，手中提着一个包袱，不住说道：“还不出来待何时。”醉仙桃看罢说道：“我打量是何人，原来是老姜，都说老姜辣，今天我到要看看这个老姜辣不辣！”说着话用手抹着洋烟，那个意思带着一分得意洋洋，有点儿看不起姜老剑客的模样。在阶台前用手一指，叫了一声：“老姜，你的胆量真不小。你只独自一个站在我的门前，口口声声叫我金斗，难道说你不打听打听。你既然来到这里，我念你老迈年残，高抬贵手饶恕于你就是了。你倘若缺少资斧没有零用，你家义士爷给你三十两二十两的。”姜达念了一声弥陀佛，叫道：“金斗，姜某千里迢迢来到你们河南，也不为别的，所为是你留人家镇北镖局子五拨镖银。今天我既出头，你看在我的分上，把五拨银子交还人家，从此改恶向善。如若不然叫你死在目前。”金斗闻听一阵狂笑，用手一指叫了一声：“老姜，你休要在我的面前胡言乱道。看拳！”说着话冷不防给姜爷搂头一拳，姜爷将身一闪，由腰间撤出那一只小鹿犄角，照着金斗的脚面用力往下一扎。这一鹿犄角正扎在左脚面上，扎了个透心凉。鹿角扎入地中

一寸多深。疼的金斗身形乱晃，顺着脚面鲜血直流，不住叫："爷爷，爷爷饶命，爷爷饶命。"真是草怕严霜，霜怕日，恶人自有恶人魔。醉仙桃这般光景，在旁边乐坏了镇北天尊罗雷，老剑客叫了一声："醉仙桃，我要问问你你还狂不狂？"醉仙桃不住的叫爷爷饶命，姜爷说道："饶你不死容易。你把劫去人家镇北镖局子五拨镖银交出，并且由今日为始，永远不许你出离金家寨四十里范围以内。如若出四十里范围，我可要追取你的性命。所有我的要求，你要件件应从，我就饶你不死。"金斗闻听此言说道："老太爷我件件应允。"就在这般光景，在旁边罗雷带领镖师伙计人等走过来。老剑客派人把五拔镖银由金斗家起出来。罗雷查点五拨镖银，丝毫不短。先叫他们的镖师伙计等人，各押各拨奔往各处。姜爷下腰拨取小鹿角，擦了擦血迹带在腰间，带着镇北天尊一直够奔高升店。罗爷说道："您不叫他出四十里范围以内，可有一节，您不能在此常常看守。倘若您一走，他要出头找寻我等，我可无法抵抗。"姜爷闻听也对，这个小子诡诈无常，他要知道我走了，当然他要找镇北镖局，不但我没把事给人家了好，我倒给人家拴上过节了。想了半天，想起一个法子来，遂说道："罗雷，你所虑的也对，既然如此，你等可要多耗费几个钱，也不能说出在你一个人身上，你可以把这段事跟你们同行说明白了，大家均摊拿钱。在金家寨的四庄口，密秘的组织一个伙计下处，每一面四个人按月发给他们工钱，叫他们轮流昼夜看守。倘若金斗出离金家寨，我自有相当的法子处置他就是了。"罗爷闻听也只可如此。说着话，到了高升店。罗雷给姜爷预备点儿吃喝，吃喝完毕，姜爷收拾利落，自己回归寿阳县不表。罗爷他也收拾收叫店家算账，给完了饭钱，额

外多给点酒钱，然后嘱咐店里伙计："我走后倘有我们镖局子的伙计到此打听我，就说我还有一点事，尚且未办完，事毕我还回来，叫他在此等侯千万别动。"罗雷嘱托已毕，自己起身够奔北京城，到了镇北镖局，先派伙计把各镖局镖主请了来。罗爷就把姜爷出头前后的话一说，众人听着无不欢喜。依姜爷之计而行。遂暗含着派了四个人暗中监视金斗。这一说不要紧光阴似箭，不知不觉就是八年。那位说，就凭这么大的醉仙桃他就不敢出来吗，这其中有个情由。

金斗由打姜爷走后，手下人把他扶到厅房，先用金疮药医治伤痕，药上上止住疼。自己坐定了未免长叹！心中思索：凭我在外面闯荡江湖数十余年，可称得起威名远震。今与姜本初照面，被他鹿角扎透我的脚面，把我一世的英名丧尽，真正是气死我也。后来金斗一打听，才知道是镇北天尊，写了一封书信请的是宣化府的古镇北，赶上他卧病不起，他又转写了一封书信，请的是镇西方于洞海，于成又转请的老姜。你说这个仇人是几个吧。单等我伤痕痊愈，我先找罗雷后找古镇北。遂在家中养伤，过个一个多月，伤痕痊愈。他收拾收拾有意出金家寨的西村口，将然出离了西村口几里地，自己浑身打战，越想越后怕，顺着脖子后头冒凉风，只得回归自己家中。他一连着就是四五次，心里头总是后怕。他一想，姜达为成了名的剑客，来往无定，倘若我一出金家寨四十里地，真遇见老儿那还了得。因此他报仇之心按住，眨眼八年。这一天手下人拿着一份请贴，来在金斗的面前说道："老太爷您看这里有一份请帖。"金斗接过来一看，原来是陕西凤翔府北凤庄，九头凤金奎做百岁的整寿，请他前去祝寿。金斗看着这份请帖心中欢喜，遂由金家寨够奔北凤庄。当日收拾齐毕，

带好一对亮银双橛，腰里掖一把匕首刀，路费备妥，带上这一份请帖，当日晚景无书。次日天明起身，嘱咐好了手下人看守家门，起身奔山西凤翔府而去，顺着河南大道够奔直棣，一直来到直棣省。堪堪走在直棣山西两交界，就见面前一骑白马，行走如飞。马的鞍鞯鲜明，马上端坐着一位英雄，身上穿着蓝绸子大褂，马鞍鞒上放着一杆五朵烈碳叉，身后搭着一个包袱，往脸上观看，偏着脸看不大甚真。看他那条军刃，金斗忽然间想起来了。非是别人，正是苏州镇海镖局子的镖主巡海夜叉石伦。金斗一想这个人是干什么去呢？书中代言，石伦也是接着北凤庄金奎的帖子，够奔北凤庄上去。金斗看看这匹马在心中暗含着思索，我这一次要是到北凤庄前去祝寿，有这么一匹高头大马多么好。想到这里，嗳！倒不如上前夺马，把主意拿妥。这个小子老实了八年，今天将然一出来，贼心又起。他一哈腰往前紧追，追来追去追到石伦身背后，双手扯住马尾，就见他双足登地，窜上了马的后臀。石爷正然骑着马往前行走，猛然间后面上来一个人，回头观看。一看，哎哟！原来是醉仙桃。这一来可把石爷给吓了一跳，赶紧掳住丝缰翻身下了马，叫了一声："金老义士，您这是上哪里去？"金斗闻听此言，伸手理两撇白胡叫了一声："石伦，我也没有什么事，不过接了一份请帖。我的年纪高迈，行走艰难，够奔北凤庄路途遥远，没别的，把你这匹马借给我骑骑吧。"石伦一听是敢怒而不敢言，说道："老义士爷您要用就牵去。"说着话，一伸手由打得胜钩上面，把大叉摘下来，连那一个包袱取下来挂在叉翅上面，就瞪着眼，看着金斗把马骑走了。石爷无法，垂头丧气，往前行走，心想：我也是个英雄，想不到被他把我欺辱到这步天地，岂不把我镇

海镖局的名誉丢尽。正然思索，猛然间听着有人叫："那不是石伦吗？只身一人抗着家伙往哪里去？"石爷抬头观看，但只见迎面站着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银髯飘洒。非是别人，正是山西太原府太谷县于家庄镇西方于成于洞海。石爷赶紧把手中这条烈焰叉往埃尘一放，说道："老侠您这是由打哪里来？"说着话抢步向前行礼。于爷用手相搀，遂把自己的经过跟于爷说了一遍。书中代言，于成由三月三亮镖事毕，回归山西太谷县。在山西太原府，设立一座镖局子。把小莲花于秀荐到了分号。倒不是叫他保镖，为的是叫他在外面阅历阅历。老人家在家里一住，安享清福。忽然间接了一份帖，可就是金奎的请帖。老人家遂收拾收拾，带好了路费，家中诸事交与手下人加意照看。于爷由太谷县，先到太原府双龙镖局子分号，到了里面一打听，小莲花于秀没在柜上，因所有的镖师，全都押着镖出去了。柜上没人，又来了一号买卖，一万多银子，由打山西太原府往北京城前门外头解镖。于秀一想这拨买卖要是不应怪可惜的，不如应了这份买卖我去一趟。把主意拿定，叫伙计们查点镖银，他自己亲自押镖，往北京去了。老人家心中喜悦，暗想这个孩子的胆子练出来啦，他老人家随着也动身。这天正然行走，还未出山西的边境，见眼前一带树林，树林里面有许多人，一个个都是探头探脑，鬼鬼祟祟。老人家进树林一看，非是别人，正是小莲花于秀带领镖局子伙计人等在那里躲藏。小莲花一看于爷到了，赶紧抢步行礼，说道："老爷子可了不的啦，小子我惹了祸了。"于爷问道："惹了什么祸。"他不慌不忙从头至尾说了一遍。于爷闻听一皱眉。书中代言，小莲花于秀由太原府押着这一万镖银，带着二十名伙计，从中有一个报头的。这个报头的是

沧州人姓王，外号人称王大眼。所有镖行的规矩都瞒不了他，在前骑着一匹大青骡子。这二十名伙计也有在车沿上坐的，也有在地下走的。紧后头可就是小莲花于秀。自己骑着一匹马，马上挂着一口刀，一路之上耀武扬威，扬旗喝号。这一天，正然走着，就听头里报头王大眼向伙计们说道："咱们可得哑着点儿，前面有一座青竹山，这是我知道的，山里面有三位大王，大寨主复姓司马双名敬如，别号人称卷毛象。二寨主叫司马敬修，外号人称獭麒麟。三寨主叫铁霸王陈通。这三个人久占青竹山在此处打劫过往客商。王大眼知道底细，先告诉伙计们哑着点儿，就是掩旗不喊镖趟子，镖车上面的旗子，全都把他卷起来。这都是镖行的规矩。伙计答应，赶紧把旗卷起来，静悄悄的往前行走。后面的于秀可就炸了，叫了一声："王大眼，因为什么不喊镖趟子？你倒把镖旗卷起来了呢？"王大眼闻听叫了一声："少爷，您可不知道，前面到了青竹山竹节岭切近，咱们要是扬旗喝号惊动他们，他们必然带领喽罗兵劫咱们的镖。"于秀闻听一笑，叫了一声："王大眼，咱们是干什么的，这话是幸亏是跟着我说，要是跟我们老人家说，他老人家早就见怪啦。别的话不用说，你赶紧把镖旗打开，照样扬旗喝号。无论他有天大的事，都有我一面承当。"王大眼知道少爷的脾气，只得告诉伙计把镖车上面镖旗全都打开。自己在头里抱着这杆双龙镖局分号的镖旗，高声喊喝。就是祖师爷的圣讳，达摩两个字。往前行走，王大眼心都提到嗓子上来了。堪堪将来到青竹山的山口前，王大眼骑着骡子，将然喊了"达"，这个"摩"字还未喊出来，就听山口里面当啷啷一声锣响，由打里面出来三十多个人。没老没少，每人手中捧着一口砍马刀，双手举起，拦住了去路。后面有一

位为首的，颔下一部银髯，看年纪也就有个五十来岁，身上穿着蓝绸子裤褂，手中拢着一口金背鬼头刀挡住去路。口念山歌，说道："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有人从此过，留下买路财，牙崩半个说不字，一刀一个不管埋。来者胆大狂徒从此经过，竟敢扬旗喊号，把镖银留下。"这一句话未说完，报头的王大眼赶紧把骡子往回一圈，这几辆镖车赶紧车沿子搭住车沿子，围了一个圆圈，伙计们全都站在车沿子上面，枪去了枪帽子，刀出了刀鞘子，保护镖车，净等着保镖的达官跟前面占山之人答话。如果言语和顺，镖车放过去。倘若言语激烈，就得当场动手，那就得看镖师的能耐了。于秀在后面骑着马，一听前面有人拦路，赶紧翻身下马，撤出这口单刀，往前紧走，来到对面说道："对面合字的，既然是跳板上的，难道说，你就把哈把哈吗。看看我们这杆旗乃是双龙镖局的分号。在下我姓于名秀，外号人称小莲花，既然知道我押着镖，你就应当放过。你可知道我是山西太原府，太谷县于家庄于老侠客之侄吗？你报通你的名姓，也好知道知道你是谁。"那人闻听哈哈一阵大笑："我打量是何人，原来你就叫于秀，是于成的晚生下辈。你要问我，复姓司马双名敬如，外号人称卷毛象。别的话不用说，镖银留下还在罢了。如若不然，我今天要你的脑袋。"于秀一听说道："小辈敢在我面前说此狂言大话，我看你往哪里走，接刀。"说着话举刀搂头就剁，司马敬如一看刀来啦，把身一闪，用手中的鬼头刀裹脑缠头够奔于秀脖项砍来。于秀赶紧缩项藏头把身一矮，还未等他站起来，跟着司马敬如蹦起来，一腿踹在于秀胸膛上面。呛啷啷，撒手扔刀翻身栽倒。司马敬如哈哈一阵大笑，叫了一声："于秀，我以为你多高的武术，怎样的英雄，原来是

无能之辈。本应当手起刀落，将你结果性命，怎奈恐怕沾染了我的军刃。”说着话抬头再一看所有的镖局子的人等，他们早已逃窜性命，司马敬如叫手下喽兵，把镖车赶进山口，扬扬得意回山去了。不表司马敬如。单说的是于秀，翻身爬起，捡起这口单刀。看了看，人家把镖车已然赶进了青竹山。自己无法，迈步要往前走，就听王大眼喊道：“少爷少爷。”把于秀喊到树林里面，彼此一谈。王大眼埋怨：“少爷，我说走到这个地方，不应当扬旗喊号，您不听。到如今镖银已失，这可怎么好！”于秀一听，遂说道：“这个事是我惹的，绝以不连累你们大家。不怕我到家中典房子卖地，我也得包赔人家。你们要走，你们大家走你们的。我寻个短也就是了。”王大眼一听，摆手说道：“别说一万两，就是十万您家里也赔得起。但是也不用赔。倒不如你连夜赶回太谷县，把老人家请出来，叫他老人家单人独自找到青竹山。他们得好好的把银子送下山来。”于秀一听，连摆手，叫声：“王头，不成，见了我的伯父总得实话实说，老人家一听我不遵守镖行的规矩，不但不管我，还得受许多责罚。”王头一听，说道：“不要紧咱们山西地面，也不止就是老人家，有名的人我念叨念叨您听听。您就豁出多走几步，把他们请出来找到青竹山，要说要镖银，那就是易如反掌”。于秀一听，问道：“你说咱们山西地面有高人，但不知是哪几位呢?”王头说道：“少爷您怎么会忘了呢，山西太原府有了名的侠客，此人姓石单字名铎，号叫金声，别号人称银面仙猿铁背昆仑。再者说还有老英雄神掌地行仙石宝奎，算起来这都是太原府有了名的侠客。咱们何不前去一趟求求”。于秀听到这里，无法，带领众人往前行走，走够多时，一看前面一带树林。他们将然要穿林而过，猛然

间就听王头说道："少爷您看，对面来的白发苍苍老者，别是老爷子吧"。于秀一听，影住身形，一看可不是他的伯父于成是谁呢。他们鬼鬼祟祟有心要藏，又有心要见，被老人家看出来了。于爷进了树林一问，于秀才如此如彼一说。老人家听罢，用手一指说，于秀量你有多大的能为，你竟敢蔑视镖行的规矩，任意胡行，在青竹山丢去了镖银，镖银的事小，名誉要紧。老人家正然跟于秀谈话，就在这么个工夫，就听外面有人叫："老人家，老人家"。连着叫了好几声。老人家回头留神观看，原来是灯前无影月下无踪阮和阮璧。阮氏弟兄赶紧过来给老人家行礼，老人家用手相搀，说道："你们哥儿两个这是由打哪里来？"阮和答道："我们这是由打杭州保了一只镖，够奔陕西交代清楚。这是要够奔北京城双龙镖局分号，看看落地燕张雄。这么巧走到这里跟老人家您遇见了。您这是由打哪里来。不是你老人家回家了吗，怎么会来到这里呢。"于爷遂把丢镖银的话，跟阮和阮璧说了一遍。阮氏弟兄这才明白，老人家把话说完。用手一指众伙计："你们够奔树林东南打听打听，那是韩家镇，有一个韩家店，那本是碧眼猫韩凤所开，你们到那里等候，待我到青竹山叫他们三个人献出来镖银"。把话说完，众人点头答应，阮和阮璧率领他们众人够奔韩家店不表。单说于洞海，顺着大道往前走。正然走着，正遇上巡海夜叉石伦，抗着一条大叉垂头丧气往前行走。于爷叫了一声那不是石伦吗，石爷回头一看，原来是镇西方于老侠。石伦一看心中欢喜，赶紧抢步向前行礼，于爷问道："你单人独自抗着军刃，这是上哪里去？"巡海夜叉石伦长叹了一口气，就把自己欲要到北凤庄，给九头凤上寿，路途之间遇见了金斗，抢去马匹前后的话一说，老英雄于爷闻

听此言，心说这个小子，不是被姜老剑客将他治服，永远不许他出离金家寨吗，怎么胆大包身，竟敢私自出离了金家寨，抢去了你的马匹。不要紧，你够奔前面韩家镇，到韩凰店内，那里有阮和阮璧，还有我的小侄于秀，带领着二十名伙计，倒不如你们凑在一处，在那里等我。我够奔青竹山去要镖，把镖要回来，我帮助你找马也就是了”。石伦点头答应，够奔韩家镇，不表石伦。

单说年迈苍苍的老英雄于爷，他驰步前往，来在青竹山的山口，站住身形，就听山口里头有人说道：“老朋友别往里走啦，再往里走可别说要放箭射你了”。于爷闻听，说道：“诸位弟兄们多辛苦了，烦劳给我通禀声，告诉你们三位寨主知晓。就说我家住山西太原府太谷县于家庄，姓于名成字洞海，特此前来拜山”。喽罗兵一听，吓了一跳，说了一声：“老人家您在此稍候，待我等给您通禀”。转身一直够奔里面，来到聚议厅。里面三位寨主方将镖银收在后面，正然互相计议，二爷癞麒麟司马敬修叫了一声：“大哥，你这号买卖做的也好也不好，头一节，说双龙镖局里面，这为首的二位侠客，咱们先惹不起。一位是北侠客南极昆仑子秋田秋佩雨，一位是山东的镇东侠侯廷侯振远。你我弟兄焉是他的敌手，再者说你劫的这只镖，又是于秀他押着来的，他必然找他的伯父于成。于爷武术高强，年已过百，绿林的英雄无人不怕。如果他若是来到咱们青竹山，咱们应当如何对待。”这句话还未曾说完，在旁边三爷铁霸王陈通叫了一声：“二哥，俗语说的好，兵来了将挡，水来了土屯。于成不来还在罢了。于成来时俺陈通愿意跟他一死相拚”。他们弟兄正在谈论之际，就见喽罗兵头目来到里面，单腿打阡儿，说：“报，禀报三位寨主

得知，外面有镇西方长臂昆仑飘髯叟前来拜山”。三位寨主一听，各自一怔，果然于成到此，应当如何办法，在旁边陈通说道：“二位兄长别慌，先吩咐一声叫喽罗兵摆队相迎，先把于成接进了聚议厅，小弟我自有主张。”司马敬如吩咐一声摆队相迎。来到山口，众喽兵雁别翅两旁边排开，三位寨主在当中。看见迎面站着一位年迈苍苍的老英雄，虽然他年已过百，不减当年的威风。三位寨主各自抱拳说道：“这是那一阵香风把老侠刮在草山敝寨，恕我等未曾远迎，望求老侠恕罪”。于爷赶紧抱拳说道：“老朽来得鲁莽，望求三位寨主不要怪罪。”说着话老人家留神观看，司马敬如善净，司马敬修跟铁霸王陈通长的凶恶。于爷看罢，就听司马敬如说道：“老侠客里面请吧”。说着话谦谦让让，如众星捧月相彷，一直够奔里面聚义厅。他这个聚义厅原本是山神庙，由打他们占山之后，把神像完全捣毁，打扫干净，迎面立好了戳屏摆好了桌椅条凳，今天把老人家让在正当中入座，于成坐稳。下垂首三位寨主相陪，喽兵献上茶水。司马敬如问道：“老侠客您不在您的山西太原府太谷县贵府高庭养静，来到我们草山敝寨，难道说有事吗”。于成闻听带笑说道：“三位寨主，我这一次前来，一来是拜山，二来是有事相求，只皆因我的小侄于秀，不知道镖行的规矩，初次保镖走至在贵山，扬旗喝号，招怒了三位寨主，将他的镖银一万劫进了贵山。我这次前来拜见你们弟兄三人，求你们看在老朽面上，将镖银赏下，单等事毕，我亲自带领小冤家登山拜谢”。老侠客把话说完，司马敬如拿眼看着兄弟敬修，哥儿两个暗自点了点头。心想：都说于成武术高强技艺压人，我以为这个人说话还不定怎么豪横呢。今天一听人家这片言语谦恭和蔼，哥儿两个那个意思

打算把一万镖银交出。头一节也少得罪天下的英雄，再者说又多交一个老朋友。弟兄们思想多时，各自点头会意。将然要答言，就在这么个工夫，末一座的三爷铁霸王陈通叫了一声："老侠客，这个话不是这么说，令侄少爷失却了镖行规矩，可不怨我大哥劫他的一万镖银。今天老人家既然亲自上山这就算给我们弟兄颜面不小。可有一样儿，论说起来，您一到就应当把镖银，查点齐毕给您送下山去，但是天下绿林，都知道你老人家武术高强，自幼练就了十八趟通臂二十四势的形意拳，手中一对碧眼双缚，名满天下。知道的是咱们道义相投，不知道的还以我们惧怕老人家武术。并且，今既遇高人，我也要借此领教领教"。于成听罢陈通这片话，心中暗自辗转，陈通这个小子说话有点软中带硬，既然要跟我以武术解决，难道说他还有什么出手的吗。想到这里，银髯一抖哈哈一阵大笑，叫了一声："陈寨主，要论说小侄于秀，有不对在先，我可不敢再失礼节，既然你们大家尊敬我，称我一声老侠，分明是众位高抬，其实老朽有何德能。诸位寨主如欲相试，老朽只有奉陪了"。说罢哈哈大笑。陈通一摆手，叫了一声："老侠，您别过意，我方才所说这些话，也就是一点小意思，你老不要多想。话不是说到这里了吗，老爷子，你老看。"用手往正当中一指。于爷细看，原来是个大铁香炉。原先本来是山神庙，他们把神像捣毁，这个铁香炉没舍得扔，于爷看了看这个铁香炉，按分量说是有个五六百斤，于成看罢遂问道："这个铁香炉有怎么个意思"。陈通说道："当年举鼎的英雄很有几位，今天我拿这铁香炉当鼎，我可举不动，我用绳子把他拴好，套在脖项上双手端起来，能在聚义厅上绕个湾儿。可不知老英雄能否"。于成闻听一笑，心说：好小子，

他看我年纪高迈，要打算看看我的臂力如何。今天我卖卖老，跟这个陈通比试比试，老爷子把主意拿妥，说道："陈寨主既然说到这里，今天我开开眼看看你的"。陈通说道："老侠既然要看，千万不要见笑。来，预备了"。书中代言，赶情这个陈通，素常熟练这个铁香炉，二五更的功夫每日如是，要不然他也不拿这手功夫跟老侠客比。工夫不大，手下人给他预备齐毕，大麻辫绳一盘，他拿绳顺着两边的耳子穿好，两边的扣儿扎的结结实实。然后又叫喽罗兵拿过药盒取出来一丸药。这个药是他自己所配，叫全虎大力丸。咯嘣嘣将药嚼碎，一扬脖把药吞下去。然后丹田提力，鼻孔之中吸气，把气运足了，他走在香炉近前，一伸手拿起大麻辫，往脖子上一套，双手一攒香炉的耳朵，迈步就走，哈里哈吧，大家观看无不喝彩，惟独年迈苍苍的于成，看着抿着嘴好笑。我以为是怎么出奇之法了，原来两只胳膊搭上一条麻绳，还得套在脖子上端着走，这算什么出奇。将然自己想到这里，就见陈通已然走了一个圈儿，把香炉放下。累的他吁吁带喘，脸红脖子粗，然后喘吁吁的说道："老侠客你老要也能照我这样把香炉端起来走一个圈儿，我们弟兄三个人，恭恭敬敬把镖银给你老送下山去。"于爷闻听，说道："好，陈寨主，我可不怕你过意，我听人传言，自古有举鼎的英雄，我可没听说过，有端炉的好汉，今天我已然百岁有三，年迈苍苍，人老可不讲筋骨为能，我试试吧。"老爷子慢慢走在香炉前，先把麻辫子解下来，袖面也不挽，轻轻的搬住香炉的耳朵，矮下身躯，先把铁香炉欠起一个角来，所为的是试试。如果欠着不费力，当然就举的起来，倘若是欠着费力，于爷也就不举了。今天他老人家一欠，毫不费力，老人家心里可就有了根了。遂抱拳

拱手作了一个罗圈揖，说道："诸位，于成我要献丑了"。说着话，老人家左手抓住炉耳，一下腰，右手一托香炉腿，丹田一较力，他老人家不费吹灰之力，把一个五百斤的铁香炉高高举起，顺着聚度厅前后左右绕了一个湾儿。这一来不要紧，把座上的三位寨主只吓得颜色皆变，不承想他这么大的年纪，尚然能够举起，真正不减当年力举千斤鼎的威风。工夫不大，老人家于成将铁香炉放在原处，站住身形，气不涌出，面不更色手摆银髯，叫了一声："三位，今天来在青竹山不过凑趣而已，还得求各位寨主海涵，把镖银一万送下青竹山，老朽感激非浅"。这三位寨主，一看于爷能够把炉举起，他们可再不敢跟老人家谈论武学了，准知道真要两下里动手，有输无赢，遂道："老侠客年纪高迈，精力不衰，我等佩服之至，把镖银查点明白，不知送于何处。"老爷子闻听乐嘻嘻说道："如果三位肯其见爱，镖银查点明白，送在韩家镇韩凤的店内，我在那里等候，可也就是了。"说着话他老人家抱拳拱手说了一声："三位寨主，老朽先行一步，我到韩凤店内敬候"。他老人家说罢转身就走，司马敬如吩咐一声摆队相送，把于成送出了青竹山。司马敬如率领喽罗兵够奔聚义厅，查点镖银不表。单说这位于爷，溜达着回归韩家镇。在举香炉时，未免过了点力。自己又想年逾百岁，尚能举重，还不算老，想在其间哈哈大笑。老人家这一乐不大要紧，就觉得心中震动，一边乐着，哈喇子顺口往下直流，好容易走在韩家镇，来到韩凤店的门口。此时韩凤正跟石伦两个人立在门前闲谈，那个意思是等候老人家于成。镖局子伙计阮和阮璧，于秀他们已然在西跨院掸尘净面。此时于成来在店门首，韩凤赶紧抢步往前行礼，叫了一声："老侠客，小子给您请安了"。

任凭你怎么说，老人家只是哈哈大笑。石伦一看不好，叫了一声："韩凤，你别叫老人家了，大概这是受了病了"。赶紧打发店里伙计，到西跨院把于秀叫出来，赶到小弟兄们出来一看，老人家还是不住的傻乐。这一来可把小弟兄们给吓着了，赶紧搀搀架架把老人家架到跨院上房。北上房三间一明两暗，明间屋迎面一张桌，两边一边一把椅子，后窗户已然支开，过堂风为的是凉爽，东西两边的暗间挂着蓝色的门帘。阮和撩起门帘，阮璧于秀架着老人家到东暗间，有一铺大炕，把于爷往炕上一抬，靠着板墙坐下，有心把腿给他老人家盘上，两条腿还是挺硬，盘也盘不动，于爷仍是哈哈大笑不止。大家束手无策，在旁边石伦叫了一声："诸位，别怔着了，老人家这是中了病了，要不然凭他老人家这么大的精神，也不至于这个样儿。赶紧叫韩凤在韩家镇把著名的医生，请个三位两位的"。韩凤点头答应，转身出去，告诉伙计把韩家镇的医生，不怕多花钱，把有名的请几位来。伙计答应一声，就把有名的医生，一共请了四位。这四位在韩家镇上，人称四大名医，尚韩谢杜。尚文元韩耀三谢有志杜少臣，是韩家镇有了名的大夫。针炙方脉，内外两科，样样皆通。把他们老四位让在西跨院北上房，赶紧预备饭桌一张，纸笔墨砚全都预备好了，四位先生轮班给老侠客诊脉，无奈这四位老先生是四大名医，诊了半天不知道老人家所得何病。位位摇头，说道："韩掌柜的，看他老人家这个情形，是中了邪啦。我们弟兄四个人，才疏学浅，不能医治，另请高明。"四位名医告辞而去。小弟兄心里头可就没有把握了，惟独于秀心中难过眼泪汪汪，说道："各位兄长看见了没有，既然是这四个医生不保，我伯父的命危在旦夕。如果我伯父有个三长两短，你说

我当应怎么办”。这句话尚未说完，在旁边石伦叫了一声：“兄弟，你别着急，论说起来咱们在外面行侠作义，闯荡江湖，可不信这些邪，到了此时，可也不能说不信，既然四大名医说他许是中邪，烦劳韩凰把本镇之上，看香之人请了来看看，咱们先除除疑，回头再说”。大家一听无法，只可又叫韩凤，把韩家镇有名的顶香之人，请一位来。工夫不大，把人请来了，年纪约在三旬来往，收拾得非常华丽。先见了见众人，然后一问于爷这个景况，众人就对着这位神巫说了一遍，然后巫者吩咐一声叫店里伙计预备香纸烛阡，把烛燃着了，亲自拈了一股香。净说头，磕了足有数百。然后找了个兀凳将身坐稳，眼皮也不撩，口中叨叨念念也不知道说的是什么。然后把眼一睁，向着众人问道：“哪一位是这位老人家的亲近人”。于秀答言说：“那是我的伯父，我是他老人家的侄儿。无论有什么话你只管对我说”。这个顶香的说道：“这位老人家他因为夜静在外面小解，冲撞了黄仙，故使他落到这般模样。要打算叫他复旧如初，却也不难。得拿纹银二百两，我拿到坛上摆上全份果供，我去磕三千多个头，解说解说，大概也可以完了。”巫者这句话尚未说完，这位阮爷早就炸了，用手一指，叫了一声：“我把你这妖巫，你这是满口胡说，还没在那里，你先要二百两银子，你在仙坛上解说解说，我不知道你解说什么。你这叫满口胡言，还不给我滚了出去”。这个巫者本有意还要跟阮爷分辩分辩。在旁边，月下无影用手一指：“快走快走，再要不走，我把你送到有司衙门，说你妖言惑众”。说着话，这位神巫，垂头丧气出离了韩家店，不表神巫回家。单说各位英雄，擦拳磨掌顿足捶胸，束手无策，看了看老人家还是傻乐。

大家正在无法之际，猛然间由打外面进来一个伙计，说道："可了不的啦，外面来了一位两撇白胡的老头儿。口口声声，他说他姓金单字名斗号叫玉宫，外号叫醉仙桃独角员，瞪着眼睛堵着店门，口口声声叫老侠客出去会他。再要不出来，他杀进店来鸡犬不留"。这一句话不要紧，把在场众人全都吓着了，还不用说别人，就是那么大的石伦，吓了个目瞪口呆。书中代言，这个金斗他打哪里来，只皆因他抢去了石伦的马，自己坐在马上得意扬扬，心中暗想：凭我金斗这一身武术，可称得起压倒群雄，就凭那么大的石伦，我抢他的这匹马，他都和颜悦色，不敢跟我说激烈的言语。你说我在金家寨避居八年，这够多么可惜。自己想着已然来在青竹山竹节岭切近，暗道我何妨拜拜山，叫他们给我凑几个盘川。遂来在山口下马，手拉着坐骑，就见由打里面出来几名喽兵，早已迎出来了。从中有年纪长的认得他，大家看见他，赶紧过来行礼，说道："义士爷在上，小子们给义士爷行礼了"。金斗一摆手，说道："赶紧到里面报告你们寨主，就提老太爷我到了"。喽兵答应一声，说道："老义士爷您候着"。遂叫众人陪着他在山口说话。这一名喽兵头目一直够奔聚义厅报告。司马敬如司马敬修，心说可了不的了，方走了一个于成，又来了一个金斗玉宫。照这么看起来，于成无论怎么厉害，他总算是有个情面的人，惟独这个金斗，横竖你拿不准他的脾气，这位爷实在是难惹。想到这里无法，吩咐一声喽罗兵摆队相迎。只听得锣声响亮，三位寨主率领喽罗兵直接到山口外一看，金斗手中拉着坐骑。他们三个人赶紧向前行礼，说道："不知老义士爷驾到，恕过我等弟兄未曾远迎，望求老人家海涵"。金斗把白髯一理，哈哈一阵狂笑，说："我不怪罪你们就是了"。

叫喽兵接过马匹，三位寨主左右相陪，谦谦让让一直够奔聚义厅，来在里面迎着面一张桌，后面一把交椅，乃是寨主之位，来宾无论多大交情，只要坐在那里，要按占山为寇的规矩可就得亮军刃乱刃分尸，因有夺山之嫌。今天把金斗让在里面，他也不问青红皂白，就在迎着面这把椅子上端然正坐，叫喽兵把茶水献上来，一边喝着茶，三位寨王抱拳说道："老义士爷您怎么这么闲暇，来到小寨，有什么事吗"？金斗连连摆手，叫了一声："三位，也没有什么事，不过我要到一趟陕西凤翔府北凤庄，给九头凤金奎老侠祝寿。皆因我囊中缺少路费，别的不用预备，净给我预备纹银五十两，一桌酒席，我吃完了，带着银两够奔北凤庄祝寿"。三位一听还算不错，这个小子还有点儿良心，借路费才要五十两，就是要五百两也得算着。遂叫喽兵调摆桌椅摆上杯箸筷碟，把干鲜果品冷荤热素压满了桌案。这才把金斗往上坐一让，三位寨主在下坐相陪。就在这么个工夫，喽兵把银子取来了交给大寨主，这一位司马敬如双手奉献，金斗把银子接过来带在腰间。陈通又亲自给金斗满了酒，说道："老义士爷您喝这一杯吧"。金斗将要伸手端这一盏酒，就在这个时候，来了一个喽兵，在大寨主的耳边，低言悄语说了几句。金斗这个小子专好疑心，一看喽兵说话背着他，随着把酒杯往桌上一放，用手点指叫了一声："司马敬如，你们两个人低言悄语，有什么事难道说还背着我吗？"书中代言，这个喽兵报告也没有别的事，不过是把劫于秀那一万镖银，已然查点明白，那个意思禀报大寨王，要打算派人送到韩家店。此时司马敬如暗想道，于成不善，金斗不良，我何不凭我三寸不烂之舌，两行伶俐之齿说说，叫金斗前去韩家店找于成，当真要是于成有能为，把金

斗打死，或是打的他身带重伤，也算给江湖绿林道除一大害。如果说金斗要是有能耐，治倒了于成，这一万镖银不用往韩家店送。除了金斗拿，多少还得剩点儿。这个法子叫以毒攻毒。他把主意拿妥，说道："老义士爷是您非知，只皆因有双龙镖局子分号，在山西太原府，有一个于秀押着镖银路过青竹山，故意的扬旗喝号，失却了镖行的规矩，是我一时恼怒，带领喽罗兵下山将他的一万镖银劫在山上，于秀逃走无踪，又谁知小冤家把他的伯父于成架弄来了，年迈苍苍的于洞海，果然是名不虚传，来到青竹山单臂力举铁香炉，压倒我们弟兄三个人。万般出于无已所奈，这才把镖银一万查点明白，回头派人送往韩家镇，韩凤的店内交纳。要是这么看起来，可也不算我们弟兄软弱无能，天下英雄无论哪一个，就是成了名的剑侠，全都不是他老人家的敌手"。司马敬如把话说完了，用眼观看金斗的动静。他这句话将然说完，就见金斗用手一理白髯，二目圆翻，心中暗想道，我打量是何人，原来是老匹夫，于成，他跟我有仇有恨。想当初镇北天尊罗雷，写一封书信请的是古雷，正赶上古雷染病在床，写信转请的是老匹夫于成，于成他又写了一封信，请的是姜达姜本初，若非是姜达，我在金家寨焉能闷了八年，此事皆在老匹夫一人的身上。今天他既然在韩家镇韩凤的店内，我当找到前去，以报当年之恨，今天我不是当着他们三位寨主，说句狂言大话。我要治不死于成，我永不出世。自己想到这里，说道："三位寨主，既然老匹夫于成，在韩家镇，这一万镖银先别往下送。待我到韩家店，倘若我不是他的敌手，再送镖银不迟。倘若是于成不是我的敌手，这一万镖银我也不要，那就算送给你们青竹山吃个早点心吧"。金斗把话说完，站起身形出离了青

竹山，顺着大道一直够奔韩家镇，赶来到韩凤的店门首，高声喊叫："韩凤在里面吗？"叫他急速出来见我，叫他报告于成得知，就提老太爷金斗在此等候"。伙计们闻听心中害怕，赶紧够奔西跨院，报告各位少侠得知。里面众人正然束手无策，闻听金斗到此，大家都是一怔，真要依着石伦，可就不出去了，任凭他怎么闹，叫韩凤出去苦苦央求，可也就是了。又谁知这几位年青的，性如烈火，再搭上老人家不知生死，再者说，别看金斗武术高强，这叫大将宁死阵前，不死阵后，头一个就是于秀。说道："好金斗，他这是算计我们爷们"。说着话打开包袱取出一口单刀，阮和阮璧也是每人一口刀。石伦拿着五股烈焰叉，大家手擎着军刃，出离了西跨院，一直够奔店门。来在店门过道，果然就见金斗站在那里耀武扬威，他可没拿着他那一双亮银双镢，赤手空拳，将然看罢，就听金斗用手指点："叫了一声石伦，你手持五股烈焰叉，难道说还敢与老太爷当场动手不成吗"？石伦连连摆手："金老太爷，这个话我可不是相着于爷，此时他老人家，已然有病在床，人事不知，无论老人家跟您有多大仇恨，他已然到了这步天地，您也当贵手高抬"。金斗闻听此言，哈哈的狂笑，叫了一声："石伦，少要你多管闲事，慢说于成他身有重病，就是他已然死后，我也要击碎了他的尸骨，方解我心头之恨"。这个话还未曾说完，在旁边于秀用手点指，叫了一声："金斗，姜老剑客将你治服，永不许你出金家寨，小子，别看你这样的威风，姜爷一到大概你项上人头难保"。这叫说话别揭短，打人别打脸，于秀正在气头上，说了这么几句话，谁知冲动了金玉宫，他说道："于秀你有何德能，慢说是你，就是你的伯父于成，见着老太爷也得和颜悦色说好的。今天你敢在我的面前，立

目横眉，这就是你的报应当头”。这句话尚未说完，于秀一摆手中刀搂头就剁，金玉宫赶紧把身形一闪，劈面就是一掌。于秀一看掌到了，身一闪用刀往上便截，金玉宫打垫步拧腰往外一纵，一伸手撩起大衣裳，套好了鹿皮套，由打兜囊之中掏出他这宗暗器，名毒蒺藜。他这种东西是用三十六位群药喂成。只要是打在人的身上，一见血，六个时辰准死，别的药还治不了蒺藜伤，非得用他自己配的百草霜不可。他这种暗器百发百中，真称起上打飞禽，下打走兽。金斗一抖手，照定小莲花于秀面门打来。于秀一看不好，急忙将身形向右一闪，耳轮中就听嘣的一声，毒蒺藜正打在于秀的左肩头。于秀就觉着半臂麻木，身形往后倒退了几步，呛啷啷钢刀坠地，翻身栽倒。阮和一看于秀带伤，随即捧刀够奔金斗胸前便刺，金斗见刀到，不慌不忙向左一闪身，蹦起来一腿，正踢在阮和的手腕上。阮和单刀出手，金斗一甩手，又是一蒺藜，阮和想躲可就来不及啦，打在了左胯，就觉着腿不由自主，栽倒在地。阮璧一见兄长受伤，心中大怒，遂将身形向前一跃，一摆手中刀，那个意思要与金斗拚命，金斗乃久经大敌之辈，还未等阮璧身形站稳，手中毒蒺藜够奔阮二爷的左腿便打。阮二爷将要打算往上跃，谁知说时迟，那时快，一蒺藜正打在腿肚子上，阮璧翻身栽倒，金斗一阵狂笑，说道：“你们还有谁过来，老太爷今天全打发你们回去”。这句话还未说完，在旁边难坏了巡海夜叉石伦，手中擎着五股烈焰叉，呆痴痴的发怔，有心不过去动手，是对不起朋友，要过去是真赢不了。金斗见着好笑，遂叫道：“石伦，你还不过来等待何时”。石伦万般无奈，这才捧叉照定金玉宫分心就刺，金玉宫将身形一躲，向前一上步，伸手掳住叉柄，往怀中一带，飞起一腿

将石伦踹倒尘埃。这小子还算有点良心，皆因他抢人家石伦一匹马，故而不忍用毒蒺藜打他了，才将他踹倒。店门里面横躺竖卧三四个人，金玉宫仍是耀武扬威，此时可就苦坏了碧眼猫韩凤，不住连连毛腰施礼，上前说道："老义士，如今在场的小英雄俱被您打倒，大概您这口气也就出啦，于老侠现在不省人事，求您饶恕了吧"。金玉宫闻听，一摆手，说道："韩凤要你少管闲事"。韩凤准知道不能深拦啦，又知道他的脾气不好，只可作罢。就见金斗两只眼睛，直直勾勾直奔西跨院走来，来至上房一看，是一明两暗三间。后窗户支着，凉风适体。就听东暗间内有人哈哈大笑。金玉宫来至东暗间的门外，启软帘到里面一看，就见于爷坐在炕上，伸着两条腿，脊背倚着板墙，顺着嘴里往外流涎沫，大笑不止。金玉宫用手一指于爷叫道："于成，八年前你不该写书约姜达到我的金家寨，以致我埋首八载，今天你我总算是狭路相逢，老太爷要将你置于死地，好报昔日之仇。"将话说完，一看于爷仍是大笑不止，他这才一撩衣服，由腰间取出匕首刀，叫道："于成，今天你休怨老太爷意狠心毒，皆因你有不仁在前，就是你死在九泉以下，你可休要怨我"。把话说完，恶狠狠捧着匕首刀，对准了于爷的哽嗓咽喉用力往下便扎。匕首刀堪堪离着肉皮约在一寸往来，就觉着有人由打后面一托右胳膊肘，托住往怀里一带，半臂酥麻。拍着他肩头叫了声："金斗，你看我是谁？"金玉宫回头观看，就见身背后站着一位，面若银盆两道残眉，一双碧目颔下银髯，身穿僧服白发披撒在两肩头。金玉宫看罢赶紧跪倒，说道："爷爷饶命。"

书中代言，来者这一位非是别人，正是姜家屯的姜本初，他老人家这是由哪里来呢？只皆因金玉宫一出金家寨，把守

西街口这四名镖局伙计早就看见了，一看金玉宫这小子，探头探脑遛出了金家寨啦，这四个人各带盘费连夜往下行走，够奔太原府寿阳县，来到姜家屯，报告姜达姜本初。老人家一听，心中明白，准知道这个小子是要够奔北凤庄，给金奎祝寿，大概许有他一份请帖，要不然他不敢出来。姜爷想了多时，叫手下人取些路费银两，先打发这几名伙计，叫他们头前先走，然后老剑客收拾利落，带好了一对鹿角棒，包好了僧服，路费银两带齐备了。老人家由打寿阳县动身，一路上紧走，恐怕这小子这一出头，在外面惹事，恨不能一步把他追上。这一天正然往前行走，追在山西直隶两交界，老人家一看果不然正是金斗。老人家既然看见他，就应当立时叫他回金家寨，或是把他置于死地，怎奈老剑客有恻隐之心。自己一想：已然将这个小子闷了八年，他没敢出世，这一次他既然出来，也许改恶为善，行些侠义之事，绿林中岂不又多得一位高人吗。老剑客遂在暗地窥视，要看看他的行为。如果改过，老剑客可就不计较他了。又谁知这个小子恶习不改，在大道先抢夺石伦的坐马。姜爷看着就有气，但是倒要看他个水落石出。他老人家直跟顶到青竹山，小子在聚义厅大厅里面，说了许多朗言大话，老剑客完全听见。这小子动身出离了青竹山，够奔韩家镇。老剑客尾随于后，在韩家店用毒蒺藜打伤了三小，踢倒了石伦，还是那样立目横眉，最后老剑客爷以为他把三小打完了就完了，谁知他还要奔西跨院，还要算计于成。老人家一看他够奔西跨院，遂顺着大墙往后走，到了西跨院北上房，拧身上房，够奔后坡，探身形隔着后窗户往里面观看，一看金斗这小子已进来了，老剑客可就顺着后窗户飘身跃下，慢慢的顺着帘缝观看。一看他意狠心毒，手

中擎着明晃晃匕首刀，要刺老人家哽嗓咽喉。姜爷这才轻轻一启软帘，伸右手托住金斗的胳膊肘，左手一拍他的肩头，叫了一声："金斗，你看我是谁"。金斗遂跪倒身形叫爷爷。姜达说道："你背反前约，私自出离了金家寨，你这项上的人头还是我给你剁下去，还是你自己拔刀自刎"。金斗闻听此言慢慢的放下匕首刀，由打腰间取出来金奎给他的那份请帖，叫老剑客爷观看，叫了一声："爷爷您看这里有护身符。若是没有护身符，幸了我我也不敢出离金家寨，难道说金老侠客，给我这份请帖，我还能不去吗。这分明是给我脸上贴金，我的剑客爷"。姜爷闻听一笑，叫了一声："金斗，你说的话句句有理，你不该在大道以上，抢夺石伦的马匹，分明是恶习不改。再者说你够奔青竹山，前去拜山，坐在当中座位之上，有失绿林的规矩。如今你还是愿意死愿意活？如果说你要愿意死，我一掌把你头颅击碎，咱们是话应前言，倘若你愿意活也好办，我这么大年纪有好生之德，我不忍要你的性命。从此以后你仍然回归金家寨闭门思过，如果你真要把恶习完全改去，由打我这里说，我辅佐你成名"。金斗一听连连磕头，叫了一声："老太爷，我还是认罚吧，情心愿意回归我的金家寨杜门谢客"。剑客听到这里，遂叫他站起身形，拾起来匕首刀，带在腰间。金斗抹身要走。剑客爷叫了一声："回来，把你腰中的百草霜拿出来，我还得给他们医治蒺藜伤。金斗赶紧说道："剑客爷，这么办，我给他们治吧"。姜爷说道："不用，你只管把百草霜拿出来，你就逃命去吧"。金斗无法，随着把百草霜拿出一小包来，交给剑客爷，然后抱头鼠窜。剑客爷吩咐一声，叫韩凤石伦，把小弟兄们的军刃拾起来，把他们搭在西暗间内，往炕上一放。老剑客亲自给他们起下蒺

藜来。打开百草霜，一半用阴阳水冲服，一半敷在伤口。然后叫韩凤预备鲜姜汤，为的是发发汗把里面的毒质往外哄一哄。然后姜爷走至在东暗间，看了看于成。他还是瞪着眼二目直勾着哈哈的傻笑。姜爷回头叫了一声石伦，一同进了东暗间，老剑客叫他取过脉枕，先给老人家于成诊了诊脉，姜爷点了点头。石伦问道："剑客爷，方才请来的四大名医，他们给老人家诊脉，言说是六脉相和，今天老人家您看着怎么样"。姜爷闻听一笑，说道："他们那里晓得于老侠这个病的名目，叫傻伤寒，就皆因喜怒忧思悲恐惊。七情过力所得。老人家他由打下了青竹山，一路思想今天我这么大的年岁，要是举不起来铁香炉，可就把一世的英名丧尽，想到这里心中难过，可就冲动了七情，一身冷汗要出没出，被山风一吹把这一身冷汗逼回。总算是老人家是个结实身子，百岁有零，整世的童男，要不然就是寸步难行，当时就得倒卧埃尘。要不是结实，如何能到韩家店"。姜老剑客看罢，叫预备纸笔墨砚，石伦立刻取来，老剑客提笔开了个药方，赶紧叫韩凤去打药，把药打了来，姜爷亲自验看，把药煎得，叫石伦帮忙给于爷灌下去。要说药治有病，病治有缘，一点儿也不错，姜老剑客可称得起神医，老爷子于成把这付汤药喝下去，放倒身形躺在炕上，用棉被盖好，过了有喝两碗热茶的工夫，就听于爷哼咳不止，慢慢睁眼观看，就见面前站着姜本初，遂说道："姜老剑客爷，恕过于成不能起身给你老人家行礼，有罪有罪"。姜爷一看于爷能够谈话，心中这才稍安，老剑客遂慢慢的问于爷的经过，于成就把自己单人独自够奔青竹山，与陈通比赛举铁香炉。下得山来一时悲哀喜悦，觉得凉风透体，心中一阵阵迷迷糊糊，勉强着来在韩家店，进店门已然二目离

神，身不由自主，到如今我才觉着有一点儿舒服，你老人家这是由打哪里来。姜爷把自己由打家中起身，大道之上巧遇金斗劫马，以至到青竹山，暗跟金玉宫，来到韩家店他用毒蒺藜打伤三小，后来又要不利老侠。我把他赶走，这才给老侠治病，说了一遍。今见老侠客渐好，原方别动，再有个三剂两剂，就能够复旧如初，姜达把所有一切的事，办理完毕，叫过来石伦，叫他带领所有镖局子伙计们，起那一万镖银，叫他把自己的那匹马也捎回来，石伦点头答应，带领镖局子伙计，由打韩家店动身够奔青竹山，来到山门外，对守山喽兵把话说明，三位寨主得着信，迎接石爷上山，查点一万镖银，把那匹马带着。三位寨主彼此跟石爷一打听金斗的下落，石爷实话实说：现有山西太原府寿阳县，姜家屯姜老剑客赶到，已然把他赶回金家寨，前后的话从头至尾一说，三位寨主一听，还算是不错，把这个小子赶走，给绿林中除一大害。跟石伦说了几句客气话，谦谦让让送出了青竹山，石爷带领镖局子伙计，押着一万镖银，够奔韩家镇。到了店里把所有一切的事，办理平复，报告姜老剑客。姜爷一听石伦把所有一切的事，全都办理停妥，说道："石伦，既然如此，我还有要事在身，不能在此耽延，你在此看护于老侠，单等他病体痊愈，三小的伤痕也就好了。那时节叫于秀扶侍于老侠客回归太原府。阮和阮璧押着镖银够奔北京城，你把各事办理完了，你再够奔北凤庄，前去祝寿不迟"。石爷把话听明，点头答应。姜爷把所有的东西收拾齐毕，又跟于老侠客敷衍两句，然后他老人家由打韩家店动身。不表姜老剑客走，单说石爷跟店里掌柜的韩凤，早早晚晚亲自扶侍于爷，又给三小送吃送喝，一连就是七八天，三小伤痕痊愈，于秀到东里间看了看伯父，

虽然说老人家不能完全无病，可是已然好了大半。于爷把阮和阮璧叫到面前，叫他们把一万镖银查点明白，带领伙计们押往北京城，阮氏弟兄答应一声，查点齐毕，人家哥儿两个押镖银走了。于爷把各种物件收拾齐毕，由打腰里掏出些钱来，赏给店里的伙计，爷儿两个遂自韩家店起身，回归太原府太谷县于家庄去了。众人走毕，可就剩下石伦，他也收拾齐毕，够奔北凤庄给金奎祝寿。

不表众人，单说的是金斗，由韩家镇逃走，自己越想越后怕。准知道要是遇见姜达，说什么也不能出金家寨。老儿姜达果然是言而有信，这幸亏是我的咀快，要不然就难保项上的人头，自己有心再奔北凤庄，给老人家金奎祝寿。又一想不好。倘若我到了北凤庄，这一干成了名的剑侠，必然在场。我看见那一个对头，我也逃不了。有心要回家，一想我这么大年纪，不能得其自由，我算那道的英雄。自己叨叨念念，顺着大道前往。后来一打听，才知道古刹玉皇顶的住持慧斌，得罪了天下的侠客，我何不前去面见慧斌，一来我有立足之地，二来是我帮着慧斌抵抗天下侠客，我可以借此报仇。金斗把主意拿定，他才连夜赶奔金凤山，来到玉皇顶，一见和尚慧斌，他可没敢实话实说，他就提有于成牵领群雄，奔金家寨寻找于他，有意跟他等动手，怎奈寡众不敌，万般出于无奈，才来到玉皇顶求见高僧，请您帮忙与我报仇雪恨。慧斌闻听金斗这片言语，暗暗思索，知道金斗绝非实言。但是现时正在用人之际，金斗武术高强，倘若各位侠客到此，他可以助我一膀之力，想至此处，叫了一声金斗："既然如此，你在玉皇顶居住，准保你高枕无忧"。由此金斗就住在古刹玉皇顶，以至今天，群侠到此，和尚得报，一直够奔外面，他

可把金斗叫在外面，嘱咐于他："我到外面观看，你们不必相随，隐在角门子后面，如果他等要是单打独斗，也并非是老僧说句大话，他们可赢不了。如果他们要是一拥齐上，你再亮军刃助我一臂。"金斗点头答应。和尚亮十三节墨骨鞭出去，正赶上忠勇义士古镇北，被慧斌一鞭打倒。金斗留神一看是古雷，不由得他这个气可就上来了。真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他一伸手撩起腰围子，掣出匕首尖刀，双手捧刀，打角门子往外一纵，来到古雷的身旁，用力往下便刺。古雷躺在埃尘，一看是金斗，金斗恶狠狠挥刀来刺，古雷遂道："金斗你不是人物，真要是好汉，我古镇北住家在宣化府城内，你也不是不知道。这数年的光景，那一时你不能前去找我。今天看我栽倒埃尘，你要算计于我，那焉得能够"。容刀已离胸膛切近，遂用胳膊肘和两肩头一找地，用的是地躺刀的功夫，咕噜一转身将刀躲开，金斗一看古镇北，真把这一刀躲开了，二次捧刀对准了古镇北的面门往下就剁。就在这么个工夫，和尚一看，暗道，金斗你这是何苦，已伤之人，无论跟你有多大的仇恨，你也不应当下此毒手。你这叫乘人之危。和尚想到这里，又一看头一刀未曾刺着，二刀又到，和尚未免有气，遂把手中十三节墨骨鞭一抖，用了个玉带围腰，说时迟那时快，金斗想躲焉得能够，墨骨鞭缠住了金玉宫，和尚用力往回一抖，金斗这个小子，这个乐可就大了。由打角门外把他扔在里头院，就听当啷啷匕首刀抛在埃尘，和尚把鞭一擎，念了一声南无阿弥陀佛。在场的群雄，无不赞美慧斌，虽是纵徒行凶，行事却有正大之处。就在这个时候，在旁边早有方奎，昝云叟老哥儿两个，赶紧走将过来，先把古镇北搭起来，连他那一口鬼头刀拾起，把他放在影壁前，石金声老人家的笆

箩旁边。此时十古老人家，手中擎着十三节人骨鞭，微然含笑，叫了一声："高僧，今天老朽赶到，所为的是从中排难解纷，高僧献出八宝莲花露，给钦差老大人医治目疾，是三全其美。一来可以保的住高僧无事，再说也不致跟群侠反目，三者钦差老大人目疾痊愈，他老人家可以够奔四川成都都府，济灾民。"慧斌闻听微然一笑："老侠客方才我已然把话说明。今天你我不分输赢胜负，要打算叫我献出八宝莲花露，势比登天还难。"王十古无法，说道："老朽说了许多言语，高僧不听，我也无法。那我可就要得罪了。"说话之间，擎自己的十三节人骨鞭，赶步向前。就在这么个工夫，猛然间人声嘈杂。王十古向金凤山下一看，只见山坡下如峰拥一般，往上飞跑。乃是无数的官军，每人每手中擎着刀矛器械，喊杀连天，口口声声喊叫，别放走了凶僧慧斌。在头前率领的一共是四位。十古王老侠一看，这四人之中，就认得一位，是山东东昌府果父林侯家庄的侯二爷，一轮明月照九州，长手白猿侯杰。

第六十六回

拜神像侯杰得宝刀　寻妖怪宋品获太阿

书中代言，侯杰自从兄长镇东侠，跟着南北二侠，一同够奔北京城，看望义弟童海川，月余未见回音。二爷有点儿不放心，也不知道是海川的病好了没好。想到这里遂把徒弟们叫过来，嘱咐阮和阮璧徐源邵甫，叫他们好好的在镖局子里头看着这二十徒弟，别叫他们闹事。一来自己到北京看看童海川，二来也看看三位兄长，徒弟们点头答应。二爷把自己的应用物件，全都收拾齐毕，一对亮银双镢，围在腰间收拾齐毕，遂由杭州奔北京城。非止一日到了北京城，安定门北城根，富贵巷贝勒爷私宅。将然到门前，就见大管事的何吉由里面往外行走，一看二爷，遂乐嘻嘻的说道："侯二侠今天您怎么这么闲在，来到北京城呢"。二爷遂笑道："管事的，您一向可好，我这是一来给贝勒爷请请安，二来看看我兄弟海川"。犬管事的一摆手，叫了一声："二侠客，您请到府里头坐吧，别上海川那院里去了，他没在家。"二爷问道："因为什么他没在家呢?"何吉说道："现在我们童教师爷，他得了好事了，跟着奉旨的钦差年羹尧，查办四川为随行的委员，已然起程日子不少了。"二爷一听虽然兄弟没在家，还算不错，总算他的疾病已然好了。遂跟着何吉一直够奔贝勒爷的外书房。此时大管事的何吉，早已进到书房屋，报告贝勒爷。贝勒爷他老人家正在书房，听何吉报说侯二侠到。老人家心中欢喜，连连说道请，侯二侠由打外面进来，行礼，说道："爷，

你老人家这一向身体可安泰，侯杰这里给您请安了。”贝勒爷连连回礼，说道：“这一向未会老侠客，渴想之至”。遂彼此让坐，贝勒爷问道：“二侠，你这是由哪里来”。二爷闻听说道：“我这是由打杭州镖局动的身，一来给爷请安，看看海川的病，二来我三位老哥南北侠，同着我的兄长，一同到北京城，看海川来，至今并无音信，故此我不放心”。贝勒爷遂把钦差年大人，奉旨往四川放赈，童海川为随行的委员之话，说了一遍。后又谈到了三侠，他们老三位也是由打我这里走，一路上赶奔年钦差，皆因他们不放心童林，他们老哥儿几个的义气，实在是难得”。侯二爷在旁边听贝勒爷把前后的话这么一说，二爷心中这才放心。三侠已然前去追赶童林，童贤弟病体已好，现为随行的委员。二爷站起身，要跟贝勒爷告辞。贝勒爷问道：“二侠客你要到那里去？”二爷说道：“爷，您要问我，闲着也没有什么事，倒不如我也一路追赶年大人，帮助我兄弟海川奔往成都稽查放赈。”贝勒爷听到这里，心中喜悦，遂说道：“二侠你先别忙，在我这里吃过了晚饭安歇一夜，明日早行也不算晚”。二爷连连摆手，叫了一声：“爷，我承爷的美意，此时我既然得着我兄弟的下落，恨不能一时追到，心里头才觉着痛快”。贝勒爷本有意再留，怎奈侯二侠去意已决，不能挽留，遂即作别。二侠一路之上，追赶年大人。晓行夜住，这一天正然往前行走，走在山西陕西两交界，这个天可就不早了，看了看红日已然坠落西山。应该说二爷就应当找个店住下打打尖，那知侯二爷赶路心盛，顺着大道往前行走。直走到定更后不到二鼓，也没找着村庄店房。心说只顾贪行几步，竟走过了宿头，难说道叫我露宿不成吗。二爷想到这里，心中着急，慢慢的还是往前行走。猛然间见前面，

黑暗暗雾沉沉类似村庄，将走了几步一看，果然是一个小村庄。左右不过二三百户人家。当中一条街道，两旁铺户作买作卖。此时天可不早了，买卖铺户全都上了门啦。二爷进了东街口往前走，直走顶到西街口，也没找着店房。二爷细一看所有街前街后的房子，全都是土房，惟独路东有一座大房，灰脊灰墙，白灰灌浆，磨砖对缝。门前上马石下马石，拴马的桩子，一边有四棵龙爪槐，对面八字的影壁，房屋高大。二爷看了看知道这一定是本村的财主，莫若在这家投宿。遂奔大户人家的宅院，将然走在隔壁，猛然间就见大家宅院的隔壁，有一座门脸儿，门已然关闭，由打窗户之中支出一根杆子来，在杆子上挂着一个笊篱。二爷一看心中尤其喜欢，既然有店更好了。我暂且在此处将就一宿，比投宿强的多。二爷走在店门前，拍街门叫了一声里面有人吗。就听里面有人答言，听这个说话的声音，舌头都短了，不问可知这个人一定是吃酒太多了。就听里面问道："外面是谁"。二爷说道："我是住店的"。里面连连说道："不成不成，里面不住人了，店已然算黄了，我们都关了门啦"。二爷闻听，说道："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讲理，你说你的店关了门，为什么不把幌子落了去"。里面那人听了这句话，叨叨念念："我今天不是倒霉吗。要不然我已经睡了，怎么会我关门没把幌子落下来，叫人家住店的得着理了。想到这里没法，只可伸手开门，把门开开，遂说道："既然住店，你就里面请吧"。二爷跟着走进屋来，随着把幌子落下来，口中叨叨念念说道："我把幌子落下来，大概就没有人住了吧。也无论他是谁，再要想住店也不成"。把话说完回手把门关上，二爷留神观看，就见这个屋子长下里是两间，竟有一间，这个店是一条龙的势样，靠着

北面是一溜大炕，炕上铺着炕席，地下放着一张桌儿，在墙壁上挂着一盏半明不暗的油灯，昏昏沉沉。二爷留神观看，但只见店里头这个人，年纪约有四十来岁，身上穿着裤褂，脚底下光着脚，托拉着一双破鞋，一脸的酒刺，酒糟鼻子，半截眼眉，黄眼珠子，厚咀唇，一咀的黄板牙，连鬓络腮的胡须，两个锥子耳朵，小辫挽了一个髻儿，就见他用手一指侯二爷，说道："未领教客人，你老贵姓啊？"侯爷接着说道："我姓侯山东东昌的。"伙计闻听，叫了一声："侯爷，你老上炕请坐吧。炕是我亲自烧的，不信你摸摸热不热，今天你老放心吧，这么大的一个店，连一个客人都没有。就是你老跟我。这么大的炕，你想怎么睡就怎么睡。你要睡我这个炕有好处，这叫寒暑不侵，你老看看半个凉炕，半个热炕，你老要是怕凉睡热的，怕热睡凉的。"二爷一听，一怔，问道："你这个炕怎么会一半凉一半热呢，伙计一听乐嘻嘻的说道："告诉你老侯爷，我们这一个炕是这么修的，凉的是半截死洞子，就为的是有上年纪的，叫他睡热的，省的他怕凉，我们这里这是不忙，要忙的时候，这个炕上总得住三十多个人，二爷听到这里，不由得一笑，暗想道，在外面登程行路，真不容易，这么点儿的一个炕还要睡三十多个人。二爷想到这里，伸手把包袱解下来，往炕上一放，叫了一声："伙计你贵姓啊"。伙计闻听接着说道："我姓张排行在三，我是这店里的伙计，我们东家他老人家，没在这里，今天你老这个店算住着了，我们这个店今天就算收市，明天就不干拉。你老住这一夜不找您要钱"。二爷听到这里，不由得手拈银髯，心说我还算赶上了，要是晚来一日，赶到这时候，我还是真没地方睡去。今天还算巧了。想到这里，说道："张伙计这个屋里太

黑”。伙计来在桌案用手一摸，桌儿底下有个坛子，由坛内摸出半支蜡，他还真会出主意，找了一根筷著，往蜡上一插。又找了一个大馒头，把筷箸往馒头上一插，敲石取火点着半支蜡，放在桌案上面。二爷一看乐了，这半截子蜡原来是绿的，上面还写着几个蓝字，大概是西方接引，四个字已然烧去了一个字。二爷道：“张伙计你这店里有吃的没有。天到这般时候，我还未曾打尖呢。有什么吃的，你给我预备点儿，有酒也给我预备点儿。”伙计闻听，连连摇头，叫了一声：“侯爷，好吃的这里没有，你老要饿，这里有的是大馒头，菜就是咸菜，渴了喝开水。酒这里可有的是。实不瞒您说，我这一年到头，赚了两个钱全便宜这个酒上了。提别的可不成，要提酒咱们这里可有的是。说着话搬过一个大酒壶来，用玉米穰子塞着口，双手抱至侯二爷面前，说道：“酒可有的是，可有一样儿，就是没有酒杯，你老包涵着点儿，咀对咀喝吧。二爷双手捧着酒壶，咀对咕噜喝了两口，把壶放在桌上。伙计拿过三个馒头一碗咸菜，放在侯二爷的面前，二爷先拿起一个馒头来，吃着馒头就着白开水，让道：“你也好喝，咱们两个人一块儿喝”。伙计闻听，乐着走将过来说：“侯爷论说起来可不许，你老是客人，我是伙计，你老既不怪罪我，我就喝两口”。说着话凑在二爷的切近，捧起大酒壶嘴对嘴一连就是三口，然后递给二爷。二爷喝了三口。两个人你喝我让，到很有个意思。二爷喝到高兴之际，问道：“老三，你们这个店东家收市不干，因为什么不作买卖呢”？伙计闻听二爷这么一问，拿眼上看一眼，下看一眼，叫了一声：“侯爷，真要说起来，这叫小孩儿没娘，提起来话长，。实不相瞒，我们住的这个地方属山西太原所管，地名叫小张庄。房前左右一共有二

百五十多户人家。所有我们这庄上没有外姓，算起来都是本家，连我也在其内。就在我们这个张庄里头二百五十多户人家，所住的都是土坯房。就是我们隔壁住的这所大砖房。他也姓张，名叫张立，家大业大骡马成群，房前左右的房产，差不多都是他的。良田不下千顷。就是有一样儿，膝前缺少儿男，算起来我们还不远，没出五服的本家。他是我的叔叔辈。要是这么看起来，日后他要到了百年之后，黄金入柜，他这笔绝户产业，我们大家都得沾点儿，我们本家一共十三大门，每日我们开清茶会三次，把张立所有的家产，全都给他估出价值来，所有地全都给他钉上桩儿，我们这十三大门，抓阄分地，已然我们全都分好了。谁应当占那段，谁应当要那块，分毫不差。你说我们这个叔叔，不知死的鬼，论说起来命中无子，不可强求，他还不信，堪堪到了五十岁啦，他又娶了一个二房如夫人。这一说二三年了，也并未生男养女，他还不认命，他又请了一位阴阳二宅的先生。在这小张庄最著名的风鉴，姓贾叫贾高眼，给他看看风水，一看这个风水还真看出来了，莫怪不立子呢，赶情他们家里没有子孙台。这个子孙台，我说侯爷，你老猜在哪里”。二爷摇头说不知道。张三乐着用手一指，叫道：“二爷，这个子孙台就在我们这个后门，有个后头院，靠着东南角正挨着他的后房檐，他已然知道我们店里头后院是他的子孙台，他才托人无论花多少钱，也得要把子孙台圈到他的院里去，我们掌柜的一想，子孙台真要圈到他们院里去，果然生了儿子，我们这个阄不算白抓了吗，地里头这个桩不算白钉了吗。我们掌柜的要是卖了子孙台，这十三大门怎么能够相容。我们掌柜的无法，遂把我们这十三大门老族长，请出来一计议，无论如何也不能把子孙

台卖给张立。甚至于我们掌柜的要是没有饭吃，大家可以互相的帮凑。由打那一天为始，我们掌柜的不但没把子孙台卖给他，反倒在后面山墙搭起一个台儿来。所有住店的客人，以及店里的伙计人等，大小便全都在那个台儿上。二爷听到这里，一皱眉心说好毒。二爷再一看张三，已然喝的醉眼乜斜，身往后面一躺，嘴里头还叨叨念念的说道："侯爷你可喝着，我可喝不了啦"。话还未说完，已然是呼声如雷，进入了梦乡。二爷吃了一个馒头，喝了几口酒，稍微定了定神，听了听外面，天已然到了二更。二爷思想，你说方才所说的隔壁这个张立，还是借贷不周，还是待人不好呢，真正叫我莫名其妙。又一想我既然行侠作义，剪恶安良，这场事我何不探访个水落石出。二爷把主意拿定，站起身来把包袱打开，取出一对亮银双镢，把包 袱往腰里一围，蹑足潜踪，一直够奔后面过堂门，轻轻推开，到了后头院一看。四四方方一个小院，靠着北面还有一个马槽，槽头上面拴着一头小毛驴，在东南角上果然有一个台儿，四周围堆着许多秽土，台上屎尿很多，秽不可言。二爷一看不问可知，这就是子孙台，二爷看罢脚尖点地，纵上了大墙头，单胳膊肘跨着大墙，看了看张立的宅院。果然是一层到底三道院的瓦房，房屋崭新。遂窜房越脊一直够奔前头院。来到前院儿一看，靠南边一溜倒座房，当中是垂花门，南屋挂着一个斑竹帘，里面灯光辉煌。迎着面一张八仙桌，一边一把椅子，椅子上面坐着一个人，红铺铺的脸面，两道长眉看年纪也就四十多不到五十，二目有光，准头丰满，四字阔口颔下三绺墨髯，大耳朝怀，穿着一件蓝绸子大褂，看不见脚下，生的那个样儿带着福像，面露忠厚。旁边站着一个人，穿章打扮手下八相仿，站在旁边慢慢的回话，

赤红脸的那个人，手里执笔不住的写帐，随写还不住的打算盘。二爷一瞧这个赤红脸的人相貌非凡，不问可知，一定是本宅的主人。按此人的五官相貌可称得起不错。看罢由垂花门跃身够奔后院，二道院黑暗 异常，并无灯光。又由二道院够奔三道院，到了三道院，一看是北为上的上房，两旁边的厢房。上房的西暗间里面灯光四射，人影摇摇，二爷由房纵将下来，伏身凑至在西暗间的窗台下侧耳窍听。就听里面微有呛啷啷刀响的声音，这一来可把二爷吓着了。慢慢的手蘸唾沫湿破窗棂纸，往里面观看。二爷不看则可，一看吓得胆裂魂飞。但只见迎着面的山墙，茶几方凳完全搬开。在墙的上面用四棵爬头钉，绷着一个妇人。看年纪约有二旬来往，两只胳膊靠着手腕，一边一个皮套钉在墙上，两条腿靠着腿腕一边一个皮套钉在墙上，头发打开上面钉着一个钉子，把头发往上一绕，这个妇人上身并未穿着衣服，下身穿着一条粉红中衣，扎着裤带。在地下站着一个妇人，年纪约有四旬来往，蓝布包头，身上穿着半截蓝布褂，蓝布的裤子，看不见他那两只脚，凶恶异常，真是怪肉横生，手中擎着一把牛耳尖刀。他是一时未曾留神，刀碰在案头上面呛啷啷一声响。二爷看着心中暗含思索，不问可知，这个少妇一定是张立的爱妾。地下这个半老妇人，一定是个拍花婆，有意要娶婴胎紫河车。你说张家要是无福无德，怎么一时之间，把我感应到此呢。

书中代言，墙上绷的这个妇人非是别人，正是张立的如夫人马氏，就在小张庄西北十来多里地马家庄的人氏，今年他二十四岁，由二十一岁过门，就带着病，马氏就在小张庄东街口泰山娘庙许下愿心。如果病体痊愈，每逢初一必来还

愿。由许愿之后，你说这个事也该着，这个病一天好似一天，不过数月病体痊愈，不但病好啦，马氏竟能身怀六甲。由此看起来这位泰山娘娘真有灵验，故此每逢初一十五，必来烧香，今已然是三月有余，这一天赶上是十五，马氏烧香已毕，由庙里头出来，迎着来了一个四十多岁的婆子。马氏在他的面前经过，不由得上看一眼，下看一眼，然后用手一指，叫了一声："这位大娘子您贵姓"？马氏一听，说道："我姓张住小张庄西街口"。那个婆子闻听一笑，叫了一声："张太太，我说话你可别怪，我看你这个情形大概身怀有孕吧。我说的这个话你可别过意，你这个胎倒是好胎，不过受了点儿邪气，将来十个月满足临产之时，太太你还要受一番重大的痛苦"。马氏听到这里一怔，问道："这位大娘你怎么知道"？婆子一笑说道："我家姓王，家傳四世仙根，要提别的不成，只要是妖魔邪祟，一见便知"。马氏一听，问道："我说这位王大娘，我这个胎气被邪气侵染，怎么能治呢"。王婆子一听，说道："张太太你也不用害怕，也花不了许多钱。我并非是胡说，哄骗你的钱财，到了那个时节，不但对不住你，我身上所顶的各位仙姑，我也对不起。你也受不着什么痛苦，不过就是一点儿圣水，只要你喝下去，专能扫除一切邪魔"。马氏听到这里心中欢喜，说道："王家大娘，既然如此你就多多分神，在我身上修点好吧。带着的圣水求你赏下，我是感德非浅"。王氏说道："这位张太太，我出门之时也不知道与你相遇，我的身上并未带着，只要你把家乡住处对我说明，我回家取来圣水，可以送到府上"。马氏一听腹内辗转，我与此人素不相识，我要是把他引在家中，被我丈夫知晓，倒多有不便。又想，真要一是临产之时，事出意外，岂不是追悔不及。想到这里，叫

了一声："王家大娘，这个话是这么说，我回家之后，你把圣水取了来，到我家里去，你可千万别去早了，或是定更以后，或是天交二鼓，我派我房中的张妈，把你带到我的房中，可也就是了"。这一个半老的婆子，王家大娘闻听马氏的言语，点头答应，问道："太太你的府上在哪里住？"马氏说道："就是小张庄西街口，路北的大门，你打听张立的宅院，无人不知。可有一节，你可千万别叫门，张妈要是不出来接待，你只管在门前立待。"王氏点了点头转身形就走。马氏回家，到了家中晚饭后，不足定更天，这才把房里的张妈打发出去，把话嘱咐明白："外面有一个半老的妇人王氏，你暗含着把他接进后头院，千万别叫前面的员外爷知道。"张妈点头迈步，由打后头院出来，出了街门到外面一看，果然在街门旁站着一个四十多岁的妇人。张妈问道："你可姓王。"王家大娘说道："不错，你可是太太派出来的张妈"。张妈点头，说道："太太有话叫我把你带进去。"王氏跟随张妈往里走，这一来不要紧，这才叫祸由自招，他那里是四代仙根，原来他是拍花婆儿，盗取童男童女的紫河车，盗去为配制薰香蒙汗药用。他原是奉四川剑山蓬莱岛所差。张妈把他带了进去，一直够奔后面北上房，来至在上房，见着了马氏，吩咐一声张妈倒茶。马氏问道："王家大娘，圣水可曾带了来"。王氏说道："圣水倒是小可，还有几句真言，是最要紧记的，但是不传六耳。把你手下的用人全都打发出去，过了三更天以后，再叫他们进来不迟"。马氏点头，把屋中的丫环仆妇，一摆手，全都叫他出去，多怎叫你们，再来。下人全都答应一声出去。又沉了一会儿，马氏问道："王大娘但不知有何真言，此时屋中无人，你只管对我说吧。"王大娘看了屋中无人，天也不早了，已然

是天交二鼓，他由打腰间取出一个包袱来，打开扣，由里面取出来一个瓶儿，打开瓶子的盖儿，用手一递，叫了一声："张太太，你先把这瓶圣水喝下去，不但能保你胎气平安，并且能保你一世无病。"说着话马氏把瓶儿接过来，闻了闻里面的圣水，喷鼻清香，看了看颜色，其色发灰，也没有别的邪味，他一饮而下，马氏将然把这一瓶圣水喝下去。就觉着天旋地转，四肢发软，翻身栽倒。王家大娘走在近前用手点指："瞎了心的人，这也是你的命该如此，活该我成功，取你婴胎紫河车"。说着话下腰先把马氏上身的衣服解开，把发髻解开，全都收拾利落。由打腰间把包袱取出来，打开包袱里面包着各种的器俱，一把牛耳尖刀，小刀子小剪子小夹子等等不一。然后把马氏抱到山墙茶几上面，拿过皮套锥子，先把马氏两只手套好了，用爬头钉钉在墙上，头上钉上爬头钉，把头发缠在上面，脚底下照样儿用皮套钉好，全都收拾完了。然后把茶几方凳全都搬开，走在包袱近前，取出牛耳尖刀，刀碰在几案上面呛啷啷微有声音，正赶上一轮明月照九州长手白猿侯敬山，在外面窍听。凡事都是该着。刀不响，侯二爷他在外面怎么会听的见。侯二爷听见里面刀声，留神细看，才看见里面的拍花婆，此时侯杰心中着急，一直够奔屋门，伸手启帘栊摸了摸屋门，尚未关闭，这也算是神差鬼使，二爷到了明间屋一直够奔西暗间，启软帘迈步到了里面，正赶上拍花婆手持牛耳尖刀，够奔马氏的胸膛要刺。说时迟那时快，二爷赶紧把手中的双镢，往腰间一别，走上前去掳住了王婆的腕子，往怀里头一带，王婆儿把刀扔在了埃尘，这也不管他男女授受不亲了，看了看在炕上放着一根扎腰的丝带，二爷拿过来，把王婆儿四马倒攒蹄捆了个结结实实，扯下他衣

裳的底襟，把口给他塞住。收拾完了，然后到了明间屋，各处看了看并无别的动作，来到外面抖身上房，手打凉棚往各处观看，恐怕贼人还有余党，这是老人家心细，看了看并无声息，二次下房大摇大摆，扑奔前头院，来到南头院南倒座的厅房，伸手启帘栊迈步向里走。张立在屋里面正算帐目，猛然间听见帘栊响，由外面进来一人，二目神光灼灼，腰里头围着军刃，光华炯炯好不怕人。张立一看，吓得浑身立抖，颜容更变，战战兢兢叫了一声："好汉爷饶命。你老人家如果缺少路费，无论多少小子我给您措办，就是求您贵手高抬，饶全我的性命。"侯二爷听到这里，遂问道："你可是本宅的主人名叫张立吗。"张立闻听抖抖索索说道："不错，好汉爷何以知道。"二爷听着连连摆手，叫了一声："张立，你休要害怕，你不要拿我当做大盗。我来问你，后面有一个年幼的少妇，他是你的什么人？"张立说："好汉爷，后面的少妇那是我的贱妾。"二爷说道："我家住在山东东昌府，巢父林侯家庄的人氏。我兄长名叫侯廷号叫振远，别号人称镇东侠神手昆仑，在下名唤侯杰字敬山，外号人称一轮明月照九州，长手白猿便是。我皆因行路天晚，住在旁边店房，听见有军刃的声音，我蹿房入院，见一个四旬多的婆子，手持牛耳尖刀，将要结果少妇性命，一时情急赶到屋中，把婆子捆好，特此前来给你付信，还不到后面解救你那如夫人"。侯二爷说完，张立这才知道，非他老人家到此，马氏定有性命之忧，张立是惊喜交集，可就把害怕忘了。遂吩咐手下从人到前面门房，找一个年老的家人，够奔后面女仆的下房，把女仆等人叫到后面。如果他们姨奶奶要是苏醒不过来，侯二爷吩咐好了，只可用凉水喷，全都吩咐好，家人等唤女仆把马氏解救过来，把

拍花婆子搭到前面，这都不必细表。单说的是张立，跪倒行礼谢过侯二爷救命之恩，二爷用手相搀，分宾主落坐，叫从人把茶水献上来。张立正跟侯二爷谈话之际，手下人前来禀报，姨奶奶已然苏醒过来，平安无事，拍花婆已然搭到前面院，听侯员外爷的发落，姨奶奶提了，要亲自前来谢谢这位侠客爷。张立听到这里，遂吩咐一声。“你回去对姨奶奶说吧，我已然替他谢了。可有一样儿，这个拍花婆子由打那里来的，我怎么会不知道呢”？在旁边老家人说道：“跟员外爷回，方才我已然问过姨奶奶了，这个拍花婆儿是他老人家烧香带来的，中途相遇，他说姨奶奶怀胎有邪，他前来送药除邪。姨奶奶受了他的暗算。”张立听到这里一摆手，叫手下人先把拍花婆儿搭到前面，单等明日送交地方官处置。手下人答应退出。侯二爷遂向张立就把隔壁店房伙计张三所说之话从头至尾一说。遂问道“张立，张三向我说的这片话，我有点儿不明白，还是你在此处为人不到，还是一家饱暖千家怨，只要你实话实说，我定有办法”。张立听罢二爷这片话，不由得长叹了一口气，说道：“老侠客您别忙，我把从中的始末根由跟您说说。请老人家随我到浴房，请您净净身，然后随我到我的家祠，您一看就知道我是何如人也。”张立把话说完，点手叫手下人：“你前去沐浴房对好了水，我要陪着老侠客前去沐浴。”然后又叫手下人在他的耳边低言悄语，叫他如此如此快去。手下人答应下去。待了工夫不大，就见手下人手中打着灯来到里面，说道：“跟爷回，水已然对好，请爷沐浴”。张立陪着侯二爷在后面跟随。工夫不大，来到浴房。启帘栊，张立陪着二爷来在里面，浴室里面两个大澡盆，张立跟二爷各自解带款衣，到了澡盆前各自沐浴。工夫不大，沐浴已毕。从

新各自梳洗梳洗，二爷手擎着那一对亮银双镢，跟随张立，一直够奔厅房。来到厅房前一看，廊檐下站着八个人。四个人手中打着红宫灯，里面点着蜡烛，四个人打着提炉，里面点着檀香，香气喷鼻。二爷来至在厅房，先把那一对亮银双镢，往迎着面搁几案上一放。张立把衣服整理整理，整理齐毕，双手抱拳叫了一声："老侠客你跟着我到后面吧"。二爷点头。他老人家准知道，把那一对亮银双镢，放在搁几案上大概也没有人动，见其主便知其奴，主人要是厚道忠实，奴才也错不了。头前的宫灯引路，后面提炉，张立陪着老人家侯杰奔后面角门，经过四层院子，来至后面。靠着西面有个八角门，门的旁边挂着一对莲子灯，将然到了八角门前，清静异常，就仿佛到了宫殿相似，两旁站立的这八名家人，连大气都不敢喘。侯二爷观看，就见头前有两对宫灯带路，张立用手一摆，陪着二爷，进入角门，到里面，路北三间房，亚赛宫殿，九层台阶，朱红漆的隔扇，一边两扇，当中高挂斑竹 帘，檐下横着一块匾，上面写的是，"张氏家祠。"张立迈步上台阶，在头前带路，轻轻一启斑竹帘，迈步到了里面。留神观看，迎着面的神龛，正当中挂着黄缎子幡门，头里的神橱上面摆设着五供蜡阡，各种的祭品，在案头里吊着四个宫灯，正当中挂着大海灯，里面的灯头突突乱晃，张立走在神橱前，放下一个拜垫，恭恭敬敬大拜了四拜，然后一伸手由打神橱后面，拿起一根青竹竿，轻轻的把黄云缎子软帘一挑，里面露出神圣，侯二爷留神观看，但只见正当中这位神圣，是一个坐像，身上穿的服装，还是唐朝的服制呢，头戴鹅黄缎王帽，上面大红缎子风领，身穿紫缎子的蟒袍，脚底下青缎子彩底官靴，紫巍巍的脸面，两道浓眉，斜入天仓，一双碧目，通关鼻梁，

两颧高耸，大耳朝怀，颔下一部虬髯，两耳微生压耳毫。上垂首塑着一名从人，手中捧着一口刀，大红缎子刀囊，微露绿鳔鱼皮鞘，赤金刀盘，杏黄挽手，杏黄的灯笼穗。靠下垂首塑着一个马童，旁边塑着一匹千里追风驹。侯二爷看罢，仿佛眼熟，一时之间可就想不起来。猛然间想起。哏，原来是他，书中代言，这位像非是别人，在唐朝时代有一位虬髯公张鼎，号叫仲坚，他本是东海高丽扶余国的人氏，自幼行侠尚义，肋下悬挂一口宝刃，名目叫做龙头凤尾刀，有一匹坐骑昼行一千，夜走八百，在外面闯荡江湖，行侠作义，专管人间路见不平，凡奸邪之辈，只要犯在他手，百不逃一，这一天他老人家往前行走，见着一男一女，男乃李靖，那一位女的就是红拂女，男女双侠在外面也是行侠作义。可有一件，两人虽然偕手行侠作义，各忘其形，食则共器卧则同榻。后来叫张爷遇着他们，一看男女二人形迹可疑，遂在后面整整的坠了三年。无奈一节，查不出他二人的破绽。后来一打听才知道一个是李靖，一个是红拂女，张爷这才明白。这一天张鼎正然跨乘千里追风驹，往前行走，由打对面来了李靖红拂女。正然行走，就见红拂女用手一指："那边来的可是张鼎吗，但不知要向何方。"张鼎爷微然一笑："张某生平以来，踏遍了江湖扫恶除奸。"红拂女闻听一笑，用手一指，问了一声："张老侠客，鞍鞒上所挂何物。"原来是男女两个血淋淋的人头。张鼎闻听，摘下人头，往地下一抛，叫了一声："贤妹，你要问，这是奸夫淫妇的首级。他二人正在一处，行为苟且，我一刀将他杀死，所为的惩戒后人。"红拂女留神观看，就见张鼎虎视眈眈，翻碧目留神观看，手撕着虬髯威风凛凛，以目窥视李靖红拂女。红拂女叫了一声："三兄，这奸夫淫妇是小

妹生平最恼之人。今天竟将他等结果性命，以尽天职，殊快小妹之心。”张爷一看红拂女这般举动，不由得赞美。从此才知道他们是世界的高人。三个人遂结联在一处，号称三侠。书说，当时，侯二爷看罢，知道是张鼎，赶紧走在神橱前跪倒，恭恭敬敬大拜了四拜。在旁边张立陪礼，行礼已毕站起身形，侯二爷说道：“我打量公是何人，原来是名人之后，看你相貌堂堂绝非常人。”张立连连抱拳说道：“老侠客夸奖了，要提起我们张家来，是历代习武，由打大唐朝传到而今，二十多代，辈辈习武。惟独我的祖父，才弃武就文，传到了我这一辈，就算把这武术二字埋没。今把老侠客约在后面家祠，也并无别事，惟有祖上遗留这口宝刃，龙头凤尾，三日前，无故作鸣，响声不绝，早以料定此宝该当出世。无奈一节，我不得其人。今日二侠客到此，对于我全家有救命之德，我无以为报。今以龙头凤尾相赠，以谢救命之恩”。二侠闻听连连摆手，说道：“且慢，张老员外，这个话我可不是驳你。我家住山东，千里迢迢来到小张庄，救你的如夫人，这算是命里该着。再一说是机缘相遇。还是你家祖德深远，要不然怎么会感应我至此。要说我等在外面行侠作义，救性命乃分内之事，何敢望报。再者说此刀乃是你家累代相传，岂能遗落在旁人的手内，此事断断的使不得。”张立听罢此言，说道：“老侠客不必推辞，我已然把话说明，我家已竟三代弃武，此刀在我的家中形同废物，今天老侠赶到，正可说是物得其主。此刀三日前作鸣，乃是先人给我之兆，如果见着老侠，不以此刀相赠，那就算有背先人默示。再者说老侠佩带此宝刃杀奸诛佞，纵横天下以尽天职，死去的宗祖，在九泉以下也钦佩。”张立说着话搬来一个兀凳，站在兀凳上面，由左边童子

手内，轻轻的把这口龙头凤尾宝刃，撤将下来，双手捧着，跪在神橱前，说道："老祖宗在上，张立蒙祖上的灵显，以此宝刃相赠侯二侠，可是出于本意。二侠佩此宝刃，在外面闯荡江湖，以此宝刃成名，祖宗有光。"说罢恭恭敬敬磕了四个头，然后站起身形，双手捧递，献在侯二爷的面前，这位侯二爷见此光景，再说不要，那就算是不成。再说人家张立却是诚恳相赠，二侠无法，只可把宝刃接过来，双手捧刀也来在神橱前跪倒身形，说道："信士弟子侯杰，今蒙张立所赐祖传龙头凤尾宝刃。侯杰佩带此宝，倘若妄杀好人，言不应口，鬼神不佑。"说罢向上大拜四拜，然后站身起形，又向张立致谢赠刀之德，然后二爷左手拢刀鞘，右手拿刀把，按绷簧呛啷啷一声宝刃离鞘。一道寒光，亚赛厉闪一般，但只见一巴掌宽的刀身，正当中一道血槽，上面血迹斑斑，光芒射目，真可称得起吹毛可过，无价之宝，刀盘上面周围盘着一个龙身，正当中一个龙头，刀把后面围着一个凤尾，故此取名为龙头凤尾。此利刃乃扶余国红毛铜精所炼制，削铜刮铁斩金锉玉。二爷看罢，心中颇为欢喜，呛啷啷一声宝刃还鞘，悬挂在腰间。虽然都好，就是一样儿二爷不趁心。二侠客身高五尺，这口刀长够四尺有余，悬挂肋下，迈步来回裹腿。此时张立仍然用竹竿把黄云缎子软帘放下来，手下人全都收拾利落，隔扇倒带。张立遂谦谦让让陪着二爷，到前面厅房，来到里面，二爷由打搁几案上把他老人家一对亮银双镢拿起来，打开包袱，包好围在腰间，将然收拾齐毕，天已然就不早了，堪堪五鼓天明。张立吩咐厨房，赶紧预备酒菜，又派从人调摆桌椅。工夫不大，酒菜备齐，酒烫热了，把二爷让在上座，张立亲自把盏，两个人推杯换盏这么一喝。喝着酒，张立这才

把自己家中之事，向侯二爷说："我家中良田千顷，房屋数百处，无有亲信之人，只有发妻小妾。我本有意按着我们本族的门户大家均分，可有一样，本族良莠不齐，这一笔资财落在不肖之手，不但是浪费还要惹祸，或仗财欺人。所以我心中犹疑不决，今天就求你老给我出个主意，省得我落这个，一家饱暖千家怨，就着老侠客你老在此也好，作一个公正人"。说着话，这个天已然是大天大亮，红日东升。张立叫手下人到村子外面，把各门户的族长全都请了来，就提我有话面谈，手下人答应去了，足有一个多时辰，忽然间听外面闹闹哄哄，把本族的族长请来，足有三十多位，全都让在厅房里面。侯二爷留神观看，这三十多个人里面，就有隔壁店里的那个伙计张三，就见他用手一指侯二爷说道："喝，你叫我白白等了你一夜，你跑到这里来了"。二爷说道："我这是为你们大家的事来的，要不然怎么会能够搅的我一夜未睡呢"。张立把自己本族人等，给侯二爷引见引见。然后把昨夜晚之事，从头至尾对着众族说了一遍。把自己的家业分为四股，自己占一股，那三股求侯二爷从中监视，叫各长门人，按着份这么一分。要说像张立这个人就少有，自己的资财他能够与众人均分，像他这样人就很少，众人分人家的资财，还有豪横的，还想多分。侯二爷从中把情理给他说了说："把这四分之三的财产，秉公分配，按十三大门各分一份，然后再分小份，若不依从，无论是谁，就打他身上就作为罢论。哪一个不听我是另有相当的对待，这就叫毛包避邪火。"二爷把话说完，二眸子一翻神光炯炯。小张庄这些个人都是乡下人，那里看的惯这个，又见侯二爷肋下悬挂宝刃，威风凛凛杀气腾腾好不怕人，从中有搅展之人，连大声说话都不敢。有二爷压着，这

场事才平平稳稳办理完毕，众人得财而归不表。

单说的是二爷，叫张立派手下人把拍花婆子送到当官治罪，诸事办理齐毕，二爷起身告辞。张立闻听说道："二爷您不用忙，在我这里打过早尖，再走不迟。二爷一看张立一片诚心，可并不推辞，在小张庄打尖已毕，当面告辞。侯杰顺着大道往前行走，自己心中高兴，暗想道我要不误走小张庄，怎么能够救了张立的如夫人。这个事巧啦，我要不救他的如夫人，怎么会得这口宝刀。想到这里，二爷心中喜悦，低头观看，肋下悬挂这口刀，未免一皱眉，暗想道，刀倒是一口宝刀，无奈尺寸太长，带着不合适。二爷想着往前行走，这才叫人得喜事精神爽，闷来愁肠悃睡多。往前行走，天可就不早了，红日西沉，堪堪到了掌灯时候，找个店住下，早些安歇，也好解解乏。想到这里，顺着大道往前行走，抬头观看，天可就算黑了。猛然间就见前面两股斜道，一股够奔西北，一股直向西南，正当中一带树林，黑暗暗雾沉沉，二爷紧走了几步，越过树林，以为是一定是村庄镇店，又谁知赶穿过树林一看，原来是一片旷野荒郊。够奔西北遍地青草，半人多深，再一看在道旁露出来红色的庙墙，二爷一看，说道："哎呀，昨天是那么一个岔，今天是这么一个岔，这我也就不用往下走了，倒不如我住在这个庙里头吧，明日我给他香资，那也无妨。"往前行走，来在庙前，一看这座庙坐西，正当中的山门，两旁边的角门，山门上横着一块匾，上写着卧虎观，山门紧闭。二爷走至角门子，轻轻的叩打门环，叫了一声："里面有人吗。"连着叫了两三声，猛然间听见里面有人答言："外面是谁叫门。"说话的光景，伸手开角门，二爷留神观看，但只见由打里面走出一个小道童，年纪约在十五六，黑髯髯

头发，挽着一个发髻，穿着一件蓝布道袍，脚底下青布福字履高腰白袜。往脸上观看，白净面皮，带着一分精神，问道："这位老施主你老找谁。"二爷闻听叫了一声："少师傅，我因贪赶路程，错过宿头店道，有意在贵观打搅，但不知肯容留否？少当家的。"小老道闻听，遂问道："原来你老打算在此借宿，我可主不了。我得到里面回禀我们老当家的。他老人家要是留，你老也别喜欢，不留你老也别恼，你老再另投别方。"二爷闻听遂说道："少当家的，你就多美言吧。"小老道问道："施主你老贵姓，你老说话不是我们这本地的人氏吧。"二爷道："我姓侯名杰字敬山，家住山东东昌府。"小老道闻听点头说道："好吧你老在此等候。"说着话转身往里走，回手关角门，二爷在外面等侯。工夫不大，听见里面有脚步声音，小老道二次出门，乐嘻嘻念了一声："无量佛，这是怎么说的，叫施主你老等的怪不耐烦的。我已然跟我们老当家的回明白了，他老人家此时正在鹤轩里面用工夫，不能出来接待，望求你老人家原谅。你老跟我到里面来吧。"说话的光景，把二爷让在里面，回手关好了角门，来在北面的配殿，上台阶启帘栊把侯二爷让到里面。二爷到屋里一看，非常清雅，陈设不比寻常，三间配殿一通连，对面山墙一边一张床，床榻上面坐褥靠枕，样样俱全，全都套着葛布套。迎面放着八仙桌两旁椅子，把二爷让在上首椅子上落坐，小道童给二爷倒来一杯茶。二爷一边喝茶，一边跟小老道谈话，二爷不过问一问，庙里头一共有多少香火地，师徒共有多少人，所进的可够庙里的耗费？小老道一提庙里头有良田一顷多，每年收的粮什足够庙中吃用。又谈了会子闲话，二爷叫道："少师傅，我还未曾打尖，你这庙里头无论有什么吃的，给我预备点儿，

明天早行我多给香资。”小老道闻听，说道：“这位侯施主，这话是这么说。庙里头清苦，没有什么吃的，常年茹素，你老要想吃荤可没有。”二爷闻听说道：“少当家的，无论什么吃的都成。你可得给我找一点儿酒，我得喝喝。”小老道闻听，说道：“侯施主你老多喝可没有，皆因我们师徒爷儿五个，全都不好饮酒，不过每逢初二、十六，给神佛上供用的，您喝两盅可以给你老预备，多喝可办不到”。二爷闻听说道：“有个三盅两盅足可以，我不过喝下去，解解乏就是了。”小老道闻 听，出去。工夫不大，又找了一个道童来，两个人给二爷备办酒饭，两盘凉菜，两盘饭菜，都是素的，一盘子馒头一壶酒，小老道向二爷说道：“侯施主饭菜我们给你预备齐了，不够用的你老只管言语，我们此时正忙着呢，可不能招待你老人家了。”说着话小老道出去，二爷把酒满满斟上一杯，然后轻轻的把杯子端起来，闻了闻喷鼻清香，不过里面有点混扎扎的。二爷明白，这个上供的酒，还不一定是多少次的呢。二爷也不疑忌端起来杯到唇边一饮而尽。二爷一口气连喝了两杯，将然把两杯酒喝下，就觉着天旋地转，眼前发黑，二爷情知不好。哎呀，不想我久惯打雁，今天会叫雁啄了眼。”这句话还未说出来，翻身栽倒，就听外面念了一声无量佛，哈哈哈一声大笑，说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你我狭路相逢，活该我今朝报仇雪恨”。吧的一声帘栊一启，打外面进来一个老道，这个老道大身材足有六尺多高，细腰扎背，猿臂蜂腰，身上穿蓝绸子道服，青缎子大领，腰扎水火云绦，肋下悬挂一口宝剑，绿沙鱼皮鞘，黄澄澄的剑把，脚穿厚底云鞋，高腰白袜，青虚虚的脸膛，两道环儿绞的眉毛，大三角，秤砣鼻子，薄片咀，连宾络腮的胡子，杨木道冠，真

金簪子别顶，手中拿着一个拂尘还带着四个小道童。书中代言，此人即卧虎观的住持，非是别人，姓乔名字叫乔玄清别号人称卧虎道长。他跟杨州钞关街飞龙观紫 面分水鳖乔玄龄，他们是亲手足。他的兄长乔玄龄在金银烂石岛，被镇东侠在战船以上，一剑结果性命，乔玄清得着这个凶信，有意给他兄长报仇，又一想自己只身一人，焉能敌的了各位侠客，故尔含忍到如今。这日天在黄昏时候，正然在鹤轩里面打坐，猛然间听外面有人叩打门环，遂叫小道童到外面看看，无论是谁，先问名姓报我知晓，然后再叫他进来，道童答应问明白了，跟老师回道："外面有一个白髯子老头儿，肋下悬刀，我已然问过他的名姓，他家住山东东昌府，姓侯名杰字敬山，他脑袋连一根头发也没有，油光光的秃子"。乔玄清闻听，双手理髯口念："无量佛，此人莫非是我兄长的仇人，一轮明月照九州长手白猿，他兄长将我兄长结果性命，今天他要来在我的卧虎观，我将他杀死，分所当然。遂叫小道童把他引在北配殿，待我看个明白，如果是他，无论是酒是饭，多下蒙汗药，我要报仇雪恨，小老道答应一声，把二爷陪到北配殿，乔玄清在暗地观看，一看果然不错，正是长手白猿，乔玄清看罢，遂嘱咐道童给二爷下蒙汗药，偏赶上老人家要喝酒，把蒙汗药下在酒内，二爷喝下去，天旋地转，翻身栽倒。乔玄清在外面念了一声无量佛，带着道童启帘栊够奔里面，先把侯二爷四马倒攒蹄捆绑起来，所有二爷身上的东西，一概未动，就连二爷这口刀，仍然给他挂在腰间。叫道童取过一碗凉水，对准了二爷的面门一喷，二爷机伶伶打了一个寒战。睁睛观看，面前站着一个老道，非是别人，正是卧虎道乔玄清，二爷点了点头，知道受了他的暗算，想到这里，把眼一瞪，叫

了一声："乔玄清，今天老太爷失于算计，受你的诡计，算我命该如此。我这一辈子大江大浪走了无计其数，不想我今天死在小儿之手，乔玄清别的话不用说，你快置老太爷于死地，你再多说一句话，我可要口出不逊了。"老道一看二爷这般光景，暗舒大指赞美二爷，果然名不虚传，是个英雄，老道一想，有意亮宝剑，结果侯杰的性命，恐怕沾染了庙堂清静之地。叫小老道到后院去拿铁锹铁镐，一个人打着摺子灯，两个人抬着，一个人抱着锹镐，由卧虎观抬出来，一直够奔卧虎观庙门外大道旁边树林内，把侯二爷放下。那三个人用锹镐刨坑，把二爷放在埃尘，二爷心里头难过，不由得点了点头，暗想道："像我侯杰生在山东东昌府，不承想今天死在卧虎观。据我想在外面闯荡江湖绿林道，并未作过伤天害理之事，因何落一个活埋，想至此处，不由得老人家心里难过。又一想，大丈夫生而何欢，死而何惧。此时三个小老道把坑刨好，问了一声："师傅，您看怎么样。"老道看了看，点了点头。把拂尘一摆念了一声无量佛，这才叫冤缘相报，用手一指侯二，叫了一声："侯杰，今天山人有好生之德，避免杀戒，不忍将你头尸两分，深深刨个坑，把你埋起，叫你死后落一个全尸。"把话说完，拂尘一摆，用脚在二爷的软肋上一踢，二爷把眼睛一闭，噗噔一声踢在坑内。二爷紧合双睛，知道上面往下推土，要把我活埋起来，二爷躺在坑内足有半袋烟的工夫，也未觉上面往下推土，就听见有刀割绳的声音，身上的绑绳割开，四肢已然能够活动。二爷双手按地，站在坑中，二目直勾。不由得心中暗想，我这是死了，这是活了，你要说死怎么会我也没觉着难过呢。二爷用手摸了摸，肋下还悬挂着那口刀，腰间围着包袱，那一对亮银双镢仍然在内，所

有一切的物件，一样不短。自己怔怔站了半天，脚尖点地，旱地拔葱往起一跃，跃到了上面。留神观看，看了看在树林旁边，老道已然头尸两分，四个小老道全都当场亡命，摺子灯在旁边仍灯光辉煌。二爷正然观看，就听有人乐的声音。赶紧顺着声音一看，在树林头里站着一个人，身高约有六尺，细腰扎臂微然有点儿马蜂腰，身上穿白绵绸裤褂，外罩绛紫绸子大褂，腰里扎着一根杏黄色的绒绳，肋下悬挂一口刀，大红呢子的刀套，青缎子粉底官靴，往脸上观看，紫巍巍的脸膛，两道浓眉一双碧目，通天鼻子，两颧高耸通红的咀唇，大耳朝怀，颔下一部虬髯。侯二爷一看这一份相貌，准知道这是小张庄祠堂里面那一位虬髯公，他知道我得了他的宝刀，他是一路追赶，追取他的宝刀。二爷想到这里，赶紧跪倒说道："老侠客爷只管望安，这口刀也并非是我强取，却是您的晚生后辈强送于我，我才佩带肋下，老侠客您可别怪，我将刀奉还你老人家就是了。"这句话未曾说完，就见那人双手托髯哈哈的一阵冷笑，叫了一声："侯二侠，休得惊恐，拿着我当做何人。"二爷说道："你老人家不是张鼎张仲坚？"那人闻听哈哈大笑，说道："非也，我家住在陕西凤翔府城东马家庄的人氏，姓马名奎字龙文，别号人称镇西方碧目虬髯赛张鼎。"书中代言，马爷自幼受过异人传授，武术高强，天然生就这么一副面貌，亚赛张鼎。他自己打造一口军刃，取名叫做龙头凤尾，其实真龙头凤尾他那里得过，也做这么一个大红呢刀囊。在外面行侠作义，又得了一匹宝马良驹，就是千里追风驹，有了这匹坐骑，再加上肋下这口假龙头凤尾刀，在外面闯荡江湖，人人都知道，有这么一位碧目虬髯赛张鼎马奎马龙文。名誉有了，自己遂在家中一忍，安度晚年。一日，想

起山东济南府，有一位最出名的老侠客，此人姓宋单字名品，号叫文元，外号人称镇东方，妙手赛何缓，掌中一口太阿剑，武术高强。马爷慕人家名誉，可不是一天了，早有意够奔济南，前去拜访，皆因他老人家事情忙碌，未曾得暇，今日坐定思索，有意到一趟山东济南府，前去拜访镇东方妙手赛何缓，一来盘桓武学，二来调查他的行为如何，如果所为光名正大，以后当与他多亲多近。马爷把主意拿定，备好了千里追风驹，带好了路费，肋下悬刀，由打凤翔府动身，马爷这个人性情古怪，白昼之间骑着这匹千里追风驹，又搭着他这份面孔，有多少人围着看，因此马爷不愿意白天走，夜晚全凭千里追风驹，连夜行走。这一天正然走着，留神观看，就见前面树林站着几个出家的老道，各持铁铣锹镐，深深刨了一个大坑，从中有一个身量高大的，口中叨叨念念，言说要给他兄长报杀身之仇，活埋侯杰侯敬山，方解他的心头之恨。马爷听着侯杰侯敬山这几个字耳熟，双眉一锁，碧目圆翻，知道侯杰侯敬山是山东东昌府候家庄的，镇东侠的胞弟，一轮明月照九州，马爷心中暗自思索，就凭侯杰掌中一对亮银双镢，翻天三十六手，打遍了天下无敌，我可未能与此人见面，今天因何被获遭擒，我可莫名其妙，想到这里，翻身下了千里追风驹，用手轻轻一推宝骥。卧倒在尘埃，马爷左手按刀把，右手撕髯，慢慢往前行走，正赶上乔清用脚把侯二爷窝在坑内，摆拂尘口念无量佛，叫了一声："侯杰，我这个地方就算对得住你，我叫你死后落个整尸首，你可休怨我。"乔玄清意狠心毒，将然说到这个地方，就听背后呛啷啷一声响。马爷的钢刀离鞘，裹手就是一刀，噗嚓一声人头滚落埃尘，腔子栽倒在地。马爷跟着转身一句话也没说，把四个小老道一

刀一个，全都结果性命，可惜这四个小老道，都是年青青的，临死连一句话都没说出来。马爷手摆着军刃，瞪睛观看，就见侯二爷瞑目等死。马爷不由得好笑，轻轻的跃入坑内，把侯二爷周身绒绳割开，然后跃出去钢刀还鞘，理髯观看，工夫不大，侯二爷打垫步拧腰，也由打坑内跃上来，口口声声叫侠客爷。马爷一听，以为侯二爷认得自己，那知道他是认错了，拿着自己，当做张鼎张仲坚啦。马爷自己也乐了，遂问："侯二爷为什么管我叫张仲坚。"侯二爷并不隐瞒，就把自己经过之事，误走小张庄得刀前后的话，细说了一遍。又说在庙里中计，要刨坑活埋，若非马老侠客赶到，焉有我的命在，你老这是由打哪里来"。马爷遂说："在家中闷闷不乐，有意到山东济南府拜访镇东赛何缓，行至此处，巧遇二侠，这也算是二侠客在外面行侠作义，济困扶危，上天有眼，不至于把性命丧于奸人之手。巧遇见我来到此地，亮刀杀死他们师徒五人，与二侠客在此相逢，咱们也算千里有缘来相会了，今天活该我遇高人。"二侠客闻听此言，赶紧行礼，说道："蒙兄弟你救我的残喘，我这里谢谢。"马爷赶紧还礼，说道："老哥哥，咱们就算是一见如故，不必客气。"说着话，侯二爷由打肋下摘下他这口龙头凤尾宝刃，双手一捧，乐着叫了一声："兄弟，你救哥哥我的性命，我无物可敬，方才我已然把话说明，我在小张庄救了张立的如夫人一条性命，他赠我这口龙头凤尾。今贤弟你救了哥哥我，我也没的可谢，我就以此转赠，再者说宝刀宝剑，古人有云，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我将然佩带此刀，来到此处险些丧命，看起来我不称佩带此宝，我自从打幼年以来，跟随我的兄长闯荡江湖，我可未曾受过如此的凶险，总算是这口刀把我妨的。倒不是这

口刀他能妨主，是哥哥我无德，据我想宝刀宝剑，物各有主。贤弟你貌赛张鼎，肋下悬挂龙头凤尾，正为相合，贤弟万不可推辞，请即收纳。”马奎一听侯二爷所说的这些话，连连摆手，叫了一声：“二哥，小弟我虽生就碧目虬髯，我可不敢比古人。不过大家抬爱，人送外号碧目虬赛张鼎，肋下正缺龙头凤尾，兄弟我现在佩带之物，也不过按刀谱上所造，是一口假的。我可没见过真龙头凤尾，你老赐给我这口宝刃，兄弟我正求之不得，但君子不夺人之所好，宝刀宝剑乃是咱们好武好练之人所爱，小弟我不敢相夺。”侯二爷一听连连说道：“兄弟这个话别说了，在小张庄张立的家中，我本来就不愿意要这口刀。因为什么呢，这口刀尺吗太大，哥哥我身量太矮，实不能佩带这口刀。我若不受，岂不辜负张立赠刀之诚心。有意把刀相赠于他人，又找不着相当的人物。今天贤弟你待我有救命之恩，你若佩带此宝，正是三全其美，如果贤弟你再要推辞，分明是你不愿意交我姓侯的这个朋友，由此咱们哥儿两个分手，天南海北。”马爷一看侯二爷这片诚意，遂不推辞，只得说道：“既蒙二哥如此错爱，小弟我要高攀一步，跟二哥你还得近乎近乎。既然二哥勒令要以此刀相赐，小弟可不敢不受。”说着话跪倒磕头，谢侯二爷赠刀之德。侯二爷把刀递过去连连还礼，谢谢人家救命之恩，两个人彼此客气一番。马爷走至在树林，拉起宝骥，假刀挂在了马鞍鞒，真龙头凰尾悬挂在左肋下，二爷看着手理银髯，不觉一笑叫了一声：“兄弟，你看，这口军刃你佩着，够多么好看。我说物各有主不是。”马爷道：“哥哥，你夸奖了。别的倒是小事，卧虎观老道师徒五人，被小弟用刀杀死，把他们推在坑内，叫他们活着在一处为人，死了一处为鬼，哥哥你看怎么样。”哥

儿两个一齐动手，把老道师徒五人，全都踢在坑内，就连军刃物件摺子灯，全都扔在坑内，然后用脚一踩土，土踩平了，老哥儿两个又上去来回的蹬了蹬。要依着侯二爷还要回到庙里安置安置，马爷一摆手说："咱们就别管了，天已然不早了，咱们还是赶紧上路要紧，此时天已三鼓，咱们不走等待何时。"哥儿两个迈步顺着道路行走。

这一位马爷手拉千里追风驹，腰悬龙头凤尾刀，高高兴兴往前行走。侯二爷叫了一声："兄弟，你这一说要上山东济南府，访镇东方赛何缓宋品宋老侠客，你不如跟着哥哥我辛苦一趟，一路追赶年钦差。倘若把钦差追上，见着我兄弟童海川，还有我的兄长，以及各位侠客，咱们大家聚在一处，盘桓盘桓。如果要是帮助钦差年大人，够奔四川成都府，调查剑山蓬莱岛，事毕回到北京城，兄弟可不怕你过意，大小得有个官做。就是不愿意做官，也总算咱们报效国家，尽厥天职。"这一位马爷听罢，心中思索，我真要是跟着二侠追上年钦差，调查剑山蓬莱岛事毕，做官倒是小事，我跟各位侠客在一处盘桓，可以多交些天下的豪杰。把主意拿妥，叫了一声："二哥，既然如此，小弟跟随你追赶年钦差可也就是了。"二爷一听心中欢喜，叫了一声："兄弟，咱们是走着谈吧。"侯爷说你上坐骑吧。马爷一听摆手，说道："哥哥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哥哥你比我年纪大，你在步下行走，我倒乘跨坐骥，叫人看着够多么不好看。依我说可不一定对不对，还是二哥你乘跨吧。"说着话那个意思要把侯二爷搀到马上，二爷连连摆手，叫声："兄弟还是你骑上吧。"马爷非让不可，侯二爷非是不骑不可，后来让至再三，二爷哈哈一笑，叫声："兄弟我不骑，我要骑我不早就骑上了吗。你是真挤落我非说出来不

可，我一根头发没有，我是秃子，你叫我骑这不成了笑话了吗。”这句话说出来，马爷忍不住也笑了，心说二哥这个人太诙谐了，老哥儿两个说着话拉着马往前行走。抬头观看，满天星斗，一轮明月，时逢夏令，天方交三鼓，此时正凉爽，老哥儿两个正然走着，猛然间就看前面一道白线，唰啦一晃。马爷眼快，遂用手一指叫道：“二哥，你老看这条白线，一定是个人，好快的夜行术。天到三鼓，有人施展夜行术，依我看非奸即盗，你我何不赶上前去，看他个水落石出。”把话说完，这一位马爷手拉着千里追风驹，哈下腰去往前紧紧追赶。侯二爷看着好笑，这个人也新鲜，手里头拉着坐骡，步行赶人，你说好笑不好笑，他在头里走，侯二爷在后面紧紧相随。别看马爷拉着坐骡，要是寻常的牲口可不成，仗着千里追风驹是匹灵驹，四蹄登开，其快如飞，马爷在头前走，侯二爷在后面跟着。一面走一面思索：“且慢，我年近花甲，在外面闯荡江湖，蒙人抬爱称我为侠客，今天我要是叫马奎他的夜行术，把我拉在后面，我岂不被他小看。他不说我夜行术追不上他，他说我连他的马儿也追不上，倒不如使点儿力，二爷往下一矮身，磕膝盖碰前胸，脚打屁股蛋儿，往前紧走，在后面相随，老哥儿两个这一走可不大要紧，走出来总有十来多里地，天可就三更过半了。正然走着，马爷留神观看，就见这条白线一晃，踪迹皆无，可就算找不着了。马爷手拉坐骡，站住身东张西望，各处留神细看，再找白线踪迹皆无，二爷叫了一声：“兄弟，怎么会这一条白线，就在此处，再找他就没有了呢。”马爷说道：“不错，我也是来到此处就看不见了么。”再一看这个地方是一片旷野荒郊，东西两面是树林，并无住户人家。在北面露出来黄焦焦的庙墙，马爷看罢，用

手一指叫了一声："二哥，你看见了没有四周围俱是旷野，连一个住户人家也没有，白线就在此处一晃不见。这座庙上不靠村，下不着店，据我看定非良善，你我弟兄何不到庙内看个水落石出。"二爷一听，这个话似乎有理，这才点头答应。镇西方马奎把他这匹千里追风驹，往树林里头一拉，用手一拍，说了一声卧下，你说这个马乃是龙种，龙晓人言，他自己居然就卧在树林旁，二爷看着叫声："兄弟你把坐骡放在此处，倘若咱们入庙，有人把他牵走那还了得。"马爷一笑："哥哥你老望安，慢说没有动他，就是有人动他，他也牵不走。要是平常的武术，慢说他跟人动手，他连我这匹坐骡也赢不了。"哥儿两个把话说完，这才够奔庙的山门，来到山门前留神观看，就见上面横着一块匾，是金光寺。二爷看罢，叫声："兄弟，咱们要到庙里头窥探，我要是在前面，你可就够奔后窗，千万咱们哥儿两个别在一处。我这个话也不用跟你深说，你久在外面行侠作义，大概你也明白。"马爷点头，哥儿两个这才晃身，窜上庙墙到里面，越过头层殿二层殿，一直到了后面三层殿，看了看这三层殿，全都是暗无灯光，东西各有跨院，侯二爷在房上一打手势，哥儿两个够奔东跨院，赶来到东跨院一看，东边一溜三间房，南北两边厢房。东房屋中灯烛辉煌，照如白昼，当中的屋门，挂着斑竹帘，上面的窗户支着，时逢夏令，为的是过堂风，透着凉爽，二爷用手一比，叫马爷在前面。自己上房奔后坡，脚尖掳住瓦檐，身往下一垂，作出来珍珠倒卷帘，夜叉探海，隔着后窗户纱窗往屋中观看，看得明白，屋里一拉溜是三间，明着是两间，靠着北面的是个暗间，挂着个花青色的软帘，在明间屋正当中放着一张棋桌，上面搁着棋盘，两旁边，一边一个兀凳。上

垂首坐着一个人，看年纪有个五旬来往，苍白须髯，赤红脸微然有点儿扎脑门，两道重眉一双阔目，大狮子鼻子，四字海口，大耳朝怀，花白剪子股的小辫儿。下垂首兀凳上坐着一个出家的和尚，年纪太大啦，前头满都解了顶啦，光露着点白鬓角，天灵盖精光，大耳朝怀通天鼻梁，鼻如玉柱，连鬓络腮的白胡子，身上穿着一件半旧的灰僧衣，二人对坐下棋。二爷在房上观看，看的明明白白，不由得心中暗想，这真是世外神仙，闲云野鹤，彼世纲缠身者相去远矣。二爷正然看的出神之际，就见老方丈手拍桌案，念了一声南无阿弥陀佛。别看这么大的年纪，声音洪亮，洽似巨钟，哈哈一阵大笑，用手向外一指，叫了一声："侯杰，马奎，宋文元，你三人夤夜至此，有话何不里面谈，等待何时。"这句话还未说完，把侯二爷吓了一跳，不但侯二爷害怕，就连前面的马奎，也吓着了。马爷正然单胳膊肘跨住了窗台隔着帘子缝往里面窥探，所有和尚一举一动，全都看得清清楚楚，马爷暗含着夸奖和尚，别看这么大年纪，精神倍增，马爷正在思想，和尚说出自己名姓，未免一怔。心中纳闷眼睁睁进金光寺，就是我与我二哥侯杰，不知那里来的宋文元呢？马爷正在犹疑之际，忽然间吧的帘栊一响，由打外面进来一个人。留神观看，但只见这个人，大身材，微然有点马蜂腰，身上穿白绵绸子裤褂，外罩米色绸子大褂，腰中扎着一根鹅黄绒绳，肋下悬挂着一口宝剑，绿鲨鱼皮鞘，真金什件，杏黄色的灯笼穗，这位老者长的丰采可爱，二目神光足满，准头端正，唇赛过丹霞，大耳朝怀，颔下一部银髯，进得门来双手捣拳说道："高僧看起来真是神人也，宋文元在外面偷看，高僧在里面就能够知晓，实在比我等胜强万倍，不才宋文元有礼了。"

书中代言，这位宋文元幼年间在外面行侠作义，剪恶安良，全凭手中宝剑，人送美称镇东方妙手赛何缓。人人都知道他老人家这口宝剑名叫太阿，其实不对。他老人家没有真太阿剑，就凭这口假剑，他老人家大名鼎鼎。今年老人家已然七十开外的年纪，别看这么大的年纪，雄心不减，坐定之时，自己常常的思索。要说山东成了名的英雄，也没有多少位，不过是山东五老。提起来，跟我虽不敢说有交情，都有个一面之识。还有山东东昌府的侯氏昆仲，人称侠客，身上各有长艺，别位不用说，在陕西凤翔府居住的马奎人称侠客，我只知西方侠客有个于成，我就不知有个马奎。听人说这个人品行端正，武术高强，今天趁着闲暇无事，倒不如到一趟陕西凤翔府拜访拜访马奎，老人家把主意拿定，遂叫自己的侄儿，金睛墨鳞猴宋宝，叫他备好了这一匹千里独行白龙驹，带好了褥套盘川，应用的物件，全都带好，家里头诸事全都托靠妥实的家人。宋文元由山东济南府动身，奔直隶，走山西奔陕西。顺着大道往前紧走，饥餐渴饮，晓行夜住。这一天正然往前走，走到了山西直隶交界，正定府地面，天可不早了，有定更多天。大爷宋文元着急，回头问道："宋宝我说住店，你偏偏不听，你看错过店道了没有，连个住处都没有。你这个孩子这不是胡走吗。"别看大爷着急，可也无法，往前又走了好半天，才看见前面有个小村店，约有个百十多户人家。宋大爷在马上叫了一声："宝儿，你上街里头看看，有店没有，无论大小，反正得找个地方住下，找点儿什么吃的。"天堪堪就到了二鼓了，宝儿答应一声，进了小庄子，找遍了也没有店。跟人家打听明白了，这个地名叫宋家庄，一共才有一百三十多户人家，大爷听着无法，只可翻身下马，把马

匹交给宋宝牵着。大爷留神观看，看了看宋家庄南北的小街道，对面的住户，大爷一进北街口，路东头一家倒是一个大家的宅院，乃是一所砖房，对面路西也是一所砖房，这两所房子修盖的一般不二。不过东边这所房稍微的年深点儿，西边那所房倒是新盖的。大爷走在切近观看，西面这所还上着锁呢，大爷无法只得够奔东边这所宅院。上台阶用手拍门慢慢的问了一声："里面有人吗？"就听里面问了一声找谁，哗啦一声门分左右。由里面走出来一个手下人，看年纪有个三十来岁，脚底下青鞋白袜，光头没戴帽，看那个样儿倒是忠厚老诚。宋爷抱拳说道："借借光您哪，这里可是宋家庄"。那一个手下家人答道："不错，你老找谁？"宋爷说道："我因多赶了路程，错过了镇店，有意在此借宿，不知你老肯容留否？"那个人闻听说道："未领教你老贵姓"。大爷说道："我姓宋名品字文元，家住山东济南府。"那个人闻听说道："你老在此稍候，我回禀一声。"大爷连连拱手说道："管家你老就多多分神，从中多给美言几句。"这一名管家名叫宋福，点头答应，说道："宋大爷好在你老跟我们员外爷，五百年前全都是当家，这也没什么，我到里面给你老通报一声。"说话的光景，宋福转身往里走，回手关门，宋福来在员外爷的面前，把门外来了个投宿的，年纪高迈，皆因错过了宿头，要在咱们这里借宿，可不知道员外爷你老留他吗？"宋成说："福哇，你看留的留不的。"宋福闻听一笑，这有什么留不得呢，行路之人错过了店道，咱们有的是房舍，叫他住在咱们这里，就是没吃饭管他个一饭三餐的，也没有什么关系。"宋成一听，说道："好，既然如此，就把他接待进来吧。"说着话宋福头前带路，后面跟着员外宋成，由厅房出来，一直够奔前面大门。宋福

问道："宋大爷在哪里呢，我们员外出来啦"。宋文元观看，就见门灯下站着这位员外，年纪有六旬来往，身上穿着个蓝绸子大褂，左大襟铜扣子，脚底下青布皂鞋白袜子，颌下一部白髯，白剪子股的小辫，看那个样子倒是厚厚道道。看罢双手抱拳，说道："员外这是怎么说的，二更多啦，我还要在这里打搅，给你老添忙了。"宋成老员外闻听连连还礼，说道："这也没什么说的，好在咱们全都姓宋，此地也并非是谈话之所，里面请吧，里面请吧。"说着话宋成往里让，宋大爷这才叫宋宝把马拉过来交给手下人，拉到槽头喂上。宋成陪宋大爷一直够奔里面厅房，早有手下人打起帘栊让在里面，分宾主落坐，手下人献茶，宋大爷抱拳说道："既然来到你老府上打搅，我们爷儿两个在路途之上，还未曾打尖，你老府上无论有什么吃的，稍微的预备一点儿，明日临行之时，一并再谢。"宋成闻听乐嘻嘻说道："那算不了什么，既然你们爷儿两个未曾用饭，福哇，你到厨房里看看，有什么现成的吃的，给他们爷儿两个预备点儿。"宋福转身出去，就在这么个工夫，由外面进来一个人。宋品一看，此人二旬来往，穿着半截蓝布褂，往脸上观看，白净面皮，面带削薄，鼠目鹰鼻，长的最奸最坏不过。书中代言，来的非是别人，正是二管家宋禄。他本是宋福的兄弟，这哥儿两个一比，天地悬隔。他哥哥宋福生就的老诚忠厚。宋禄就不然了，生就阴险狡猾，无恶不作，这才叫一娘生九子，九子各别。宋禄这小子看见他哥哥把宋品让进去，他就可以打着员外的旗号到后面厨房要吃喝，这不用说。明日清晨姓宋的临走之时，一定要多赏钱财，头一节他落钱，二一节他在员外面前得脸。宋禄心想："这可不算我不对，我不能叫他一人得利，我得搅和搅和。"您看看宋

禄这个小子，对于他的胞兄尚是如此，对他人更可知了。话说宋禄把主意拿定，奔后面厨房，到了里面看了看，宋品带着侄儿宋宝坐在上首，老员外下首相陪。他慢慢的凑在宋成身旁，在老员外耳边低言悄语说道："员外，这里来，有点儿机密的事报告你老得知。"员外遂跟宋禄出来，说道："禄儿，有什么事。"禄儿说道："现在您让进来的这人，据奴才看形迹可疑，他身带凶器，腰里头别着一口宝剑，分明是杀人放火的江洋大盗。他那匹马上搭着一个大褥套，那一定是拦路打抢来的。这是官人追的，上天无路，入地无门，逃到咱们宋家庄，到咱们家里来隐避。要不然就恁他们两个人穿着打扮，在外面还会连店都找不着吗。真要是露出马脚，叫官人侦知，这场错误官事可够您打的。老员外爷听罢禄儿这片话，他本是个没主张的人，一听宋禄说的这片话不由心中害怕，说道："禄儿，你看这段事应当怎么办？要不然咱们把他打发走了吧。"禄儿一听，叫道："员外爷，那可不成。已然许了人家在此住宿，要是再打发走了，惹恼了他，他亮出宝剑来，先打抢咱家，倒显着多有不便。"宋成一听心里头为难。你说这可怎么好。禄儿说道："员外爷您要打算把这场事办平稳了，我倒有个主意，倒不如以毒攻毒，咱们对过那一所房由打盖好的那一天闹妖闹邪，直到而今里面铺垫陈设，全都收拾好了，就是没有人敢上里头去住，您看姓宋的肋下悬剑，必然是有能为的，倒不如把他让在西院里去，照样给他预备吃喝，单等他困睡之时，妖怪要是出来，准得把他们两个人给吃了。到了那个时节，人不知鬼不觉可也就算完了。如果若是他们真要厉害，亮出宝剑，把妖怪治服了，神鬼怕恶人。等他们走后，咱们那所宅院也好住人。这个法子叫以毒攻毒。"员外

爷听了禄儿小子说的这片话，心中一想，禄儿小子出的这个主意，真是两全其美。宋成想到这里，遂叫："禄儿这个话我是拙口笨腮，真还不能说，无论如何你替我说说吧。"这才复又进来，禄儿乐着说道："宋大爷，我这里有两句话可要跟您谈谈，方才我跟我们员外爷商量好半天了。也没有别的事，不过说天气暑热，这所院子地方狭窄，恐怕你们爷儿两个住着，多有不便。我们打算把您让到西院去，方才您来的时节，那所宅院大概你老也看见了。那院里房屋宽大，陈设俱全。就是有一样儿，还没搬过人去呢。回头把你们爷儿两个，陪到那院里去安歇，我说大爷你老看怎么样。"宋品大爷一听，这到好，别管那院有陈设没陈设，省得跟他们在一处里乱，睡觉也显着凉爽，遂说道："好，好，好。这倒是一番美意，我们这就走。就求管家你老，头前带路吧。"禄儿这才说到："你老在此稍候，等我到外面点着灯笼去。"说着话，禄儿到外面点好了灯笼，叫他们大家跟着帮忙。我到帐房里头把钥匙要了来。在场的长工笨汉无不痛恨宋禄，大家低言悄语，说道："你看这小子，净害咱们本地人还不算，来不来又害人家投宿的了。人家那么大年纪，碍他什么相干。他把人家爷儿两个带到新房里去，若是有好歹那可算个什么。这个小子这才叫损人不利己呢"。大家暗自叨念不表。单说宋禄拿着钥匙，打着灯笼，宋品带着宋宝由厨房出来够奔西院。来到西院，宋禄拿钥匙开开门，打着摺子灯，头前带路。进了西院，往里走，来到北为上的上房，把宋家爷儿两个让在里面，把提来的灯笼放下。宋禄道："你应用的物件，回头我就给你老送来"。说着话，宋禄转身走了，挺大的院子，冷森森自觉毛骨悚然，一边走着遂一边痰嗽，还不住的用手打着他的天灵盖，

叨叨念念浑身发战，慢慢的将将就就对付着出离了西院，够奔厨房把吃的喝的使的用的，全都放在圆笼里，端着圆笼奔西院，将然来在厅房，里面的宋文元跟宋宝，爷儿两个正然闲谈呢。吧的帘栊一启，由打外面宋禄双手托着一个圆笼，盖上放着东西不少，他把圆笼放在桌上，用手一指，口中说道："大爷你老看，所有你老用的东西，我全都给你老预备齐了。你老看看还短什么不短。老人家宋文元留神观看。不看则可，一看这个气可就大了。但只见里面所摆的东西，一盘子馒头两盘子菜，两个凉碟一壶酒，两副杯筷，两个茶碗一壶茶，一个灯台两只蜡，外有火石火链火石筐箩。别的东西全都不要紧，在正当中搁着一个大夜壶。老爷子一看，心说，这个小子太癞啦，拿眼看了禄儿一眼，说道："管家你多分神了，我也不用什么了，有什么话咱们明天见。"禄儿点头答应，转身往外走，后面跟着宋宝，在后面跟着关街门。宋禄来在外面，由打腰里取出锁来，把西院街门一锁，一直回归东院去了，不表。

单说的是宋文元，叫宝儿把桌子搭开，然后把圆笼盖上的酒菜摆放齐毕，爷儿两个对坐吃酒，吃喝完毕，把所有的东西全都给他放在圆笼盖上，送到外面，桌子搭好沏得了一壶茶，遂叫宝儿把屋里头的隔扇门对上，随便休息，宋宝自己就在床榻上一躺，也搭他一路劳乏，倒在那里呼天震地，他可就睡觉了。宋文元看宝儿已然睡熟，站起身把屋中的蜡灯只留一点，由肋下撤出宝剑，东屋里头连暗间各处里拿灯全都照了照，看了看并无有疑迹，宝刃还匣，蜡灯放在桌案上面。然后老人家在上垂首端然正坐，把两条腿一盘，五心朝天，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舌尖顶上膛，出入气一匀，老

人家就算是静坐养神。老人家这一打坐，不知不觉外面更锣已然天交三鼓。老英雄微然长了长身，用手摩了摩胸膛，自己微然一笑。倒不是笑别的，就笑的是宋禄这个小子，面带奸险，这挺好的一处房，陈设齐备，惟独没有人住，不问可知其中一定有些隐情，要不然他们也不能那样鬼鬼祟祟的，把我让到这里，这个院中没有意外的动作还好，就是有什么异怪之事，也不是宋品说句大话，闯荡江湖一世，难道说还有所畏吗。老人家想到这里，左手按定剑把，右手一撕银髯，将然一长身，就在这般光景，猛然间就听外面的风呼一声，尘沙打在窗灵纸上刷刷响，令人毛骨悚然。老人家站起身，就是一怔，赶紧左手擎剑匣，右手擎剑把，呛啷啷宝剑离匣，左手背剑右手撕银髯，往各处里观看。就听外面声音更大，要是换一个别人就得吓得浑身立抖，体似筛糠，不能挪移了，老人家久闯江湖，岂能够怕邪祟所侵，来到屋门隔扇前，伸手拉开隔扇，将然把隔扇门拉开，由外面刮进一个旋风来，就见案上的灯头突突乱晃，猛然往起一长，有二寸多高，复往下一缩，红光全都没啦，微微透出一点绿火头儿，别看宋爷，久闯江湖，胆量雄壮，到了此时连他老人家都有点疑惑，手中擎定宝剑立目横眉，向着旋风说道："你若是神即速归天，是鬼即早归坟。我宋品自幼闯荡江湖，未曾做过伤天害理之事，无故搅闹我，我可要以武力相待"。说着话擎手中宝剑对准旋风往下就剁，就见旋风吱溜一道火光往外就走。这个地方叫神鬼怕恶的，你说不信，眼睁睁一遛火光往外就走。要是别位，他可不敢出去追，宋爷可不然，他倒要看个水落石出。老人家左手背剑，迈步向外就走，说时迟那时快，到外面定睛观看，但只见狂风大作尘沙扑面。老人家留神观看，就

见这一溜火光向后面角门而去。老人家擎剑在后面紧紧追赶，往北紧走，追过了两层院儿，到了后面第三层院，原来是个静落落的空院，四外用砖砌着。院里堆着砖瓦木料，那个情形还未曾峻工。四周砖墙下足有半人多深的青草，就见这道火光，在西北角，唰一落，踪影不见，老人家提剑前行，走至在切近留神细看，就见火光落处，有一眼枯井。老人家定睛往各处观看，看了看，风声全无，天朗气清，心中纳闷。你说是妖魔鬼怪，由打我出世以来，漂落江湖，而今我年逾古稀，从未遇见过妖异之事，你说不信，那里来的风声尘沙火光，真叫我莫名其妙。老人家留神看了看方向，然后找了一块大石，往枯井旁边一放，作为暗记，回归前面厅房。到了前面，宋宝已然收拾齐毕，问道："老人家，外面有什么动作不成吗？"老人家一摆手，说了一声没有什么，老人家不告诉宋宝，恐怕孩儿疑惑，爷儿两个到了屋中，不过落坐闲谈，这一夜也未能安眠，一直到了天光大亮。就听外面有人嚷叫道："宋大爷起来了吗？"宋爷一听外面有人叫，正是宋禄，皆因老员外宋成不放心，恐怕这一夜发生事故，所以起早打发禄儿到西院来看，故此这小子才高声喧嚷。"宋大爷起来了吗？"连着喊了两三声，大爷答应一声："啊！外面是哪一位？"外面禄儿也把锁头开开了，里面的大爷把门也开开。禄儿一看宋大爷还是那个样儿，遂问道："大爷，你老人家这一夜睡的可好？没见什么动作吗？"大爷宋文元闻听此言手拢长髯二眸子圆翻心中暗想，看起来宋禄这个小子把我让在西院，分明有意害我。我要不叫他们知道知道我的厉害，我枉叫镇东方。老人家叫了一声："宋禄，你要问昨夜晚，我也没见什么动作。有话我也不能跟你说，你把你们主人请了来，我有话跟他面

谈。”宋禄答应一声够奔东院。工夫不大，把老员外宋成陪将过来，让到里面厅房。老员外抱拳说道：“宋大爷，昨夜晚老朽忙碌，也未曾照应，望求海涵。”宋文元闻听连连抱拳说：“骚扰骚扰，我们爷儿们感激非浅。怎奈不应当让在我们西院，到西院内，夜晚之间，狂风阵阵，飞沙走石，出来的妖怪有意吞人。这幸亏是我幼年熟习武术，全凭手中宝剑，将妖魔赶走，要不然我定受其害。要是这么看起来，分明是你们主仆定计，有意陷害于我。别的话还不用说，跟我一到当官，我要告你们个图财害命。”大爷宋文元把话说完，一伸手掳住老员外站起身形往外就走。宋成本是个乡下人，最怕的就是见官。今天一看宋文元，手拉着他要打官司，可吓坏了。手指着禄儿说了一声：“混帐的东西，从中鼓惑，给我招惹是非，到如今宋大爷要跟我打官司，这还是你打我打。这我也看出来了，倒不如先把你这个小子活活打死，然后我再请罪当官便了。”说着话员外吩咐一声，把禄儿这小子拉倒在地，现打不赊。宋文元一看这般光景，用手连连点指，叫了一声：“宋成且慢，真要是你这么一来，你把禄儿打死，岂不是罪上加罪。依我倒有个主意，你还是认打认罚。”宋成闻听赶紧说道：“大爷，你老说，认打怎么样？认罚怎么讲。”宋大爷说：“认打到当官告你个图财害命。认罚可就好说了，你这个西院后头的空房院，堆着许多砖瓦木料，那里有一眼枯井，有个东西坠落在枯井之中，派人打捞，由打下面无论捞出何种物件，不与你相干，那就算我的。是这么着，咱们就照法去办。如果你要不认可，那可没别的说的，咱们就够奔当官。”宋文元久闯江湖，是一位高人。要说火光腾起奔往后面枯井，必然是有贵重的物品在此井内，如果不是什么贵重物件，井内必

然有含冤之事。因为我为侠客，从中有高人引诱于我，看我管与不管。老人家才要求这么个条件，叫宋成派人在井中打捞，倘若有被屈含冤之事，打捞出来我一定彻底搜查，给被屈人雪冤报仇。这是大爷宋文元的一片心事。在旁边老员外宋成连连的说道："宋大爷，既然你老这么说，我就认罚吧，你老先把我松开，我照着您的言语办就是了。"大爷松开员外宋成。员外吩咐禄儿，赶紧把家中长工笨汉，全都叫了来。宋禄答应一声，够奔东院，把二十多名长工，全都叫到西院，员外当面吩咐，叫他们够奔后院，有一眼枯井，带着绳筐下去打捞。这二十多名长工笨汉一听，叫够奔后面枯井捞东西，大家全都是面面相观，谁也不肯去。老员外皱双眉，向大爷宋文元说道："宋大爷您看见了没有，这可不怨我不办，眼睁睁他们都不肯冒险。"宋爷说道："员外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糊涂呢，俗语不是有一句话吗，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宋成听到这里，说："你们哪一个有胆量敢入枯井打捞，谁去，每人赏银十两。"这个话未曾说完，在旁边有人答言，我去我去我也去，一连着就是三四个人。遂吩咐一声叫人取了一架辘轳来，预备好了一个荆筐多带长绳，额外又预备四只鸡鸭，叫王第二坐在筐内拿着。倘若到了下面见着什么妖邪，先把鸡鸭一扔，妖魔见着鸡鸭他必然要吃，然后赶紧摇晃筐绳，上面拴着响铃，铃声一响赶紧搅辘轳往上打，为的是好保全他的性命。把所有的东西预备齐毕，绳筐鸡鸭全都带好了，陪着宋家爷儿两个大家一同够奔后院，宋爷找着这一眼枯井，把辘轳安放好了，拴好了绳筐，叫王第二坐在里面，带好了鸡鸭。跟他把话说明，倘若下面有什么动作，赶紧摇绳，绳上铃一响，赶紧就把你打上来。嘱咐已毕，王第二这才坐在筐里头，上面

的人把辘轳一放，将他顺着井眼松了下去。要说这眼枯井已经多年了，皆因是总未得暇修造，这里的房屋，因为不用他可也就不淘了，年积月累，故此才成了枯井。此时王第二坐在荆筐之内，由打上面放下去，有五丈多长，王第二到了下面，四下里观看，但只见黑暗异常，出手不见掌，对面不见人，只觉冷风嗖嗖侵人肌骨。王第二壮着胆子，手中提着鸡鸭，由打荆筐里出来，留神细看，黑暗暗看不见什么动作。正在出神之际，猛然间就见对面有一道光华，如同闪电。王第二心中暗道不好，这道亮光不问可知，一定是妖怪的两眼，这要是被他看见，我想活万难，又一想，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遂大着胆子硬着头皮，手提鸡鸭够奔亮光而来，走在亮光切近，留神一看不由得一笑，原来不是妖怪，是一口无鞘缺少什件的破剑。他竟会有这么大的光华。王第二看到这里，可把胆子大起来了，一撒手把鸡鸭放在旁边，下腰把这口剑捡起来，够奔荆筐，到了筐内晃动筐绳，上面铃铛一响，长工笨汉赶紧摇起辘轳，工夫不大，把王第二由打井内摇出，来到上面。王第二下了荆筐，手中拿着一口破剑，走在宋文元的面前说道："宋大爷您看，下面并没有什么妖魔鬼怪，就是有这么一口破剑，我看他烁烁放光，故此我把鸡鸭放了，把他取上来给你老看。"宋大爷闻听，把破剑接过来观看，不由得心中喜悦，但只见这口剑足有四尺长，一把掌宽的剑苗，上面斑斑点点，正当中一道血槽，光华灼灼，在剑把后面有两个字"太阿"。大爷看着这两个字一怔，暗中思想，人人都知道我镇东方妙手赛何缓的宝刃名太阿，那知是假的，今不承想年过古稀，误走宋家庄，巧得太阿宝剑，要是这么看起来，这就是天赐我也。这是多年的古器有了灵性，能飞沙走石，引

诱于我。书中代言，大爷以为风沙是宝剑所致，其实不对。从中隐着一位惊天动地的剑客，到后文书在聚英山剑侠大聚会时，宋文元才听见他老人家说明了来历。他才知道风沙是假，这是后话，暂不多表。单说宋文元既见此神物，遂向员外说道："非俺宋品爱财，此剑实为一口古剑，日久通灵，员外既不好武，留此也无用，不如送于宋某，未知员外意下如何。"员外说道："宋爷何必如此，话宗前言，井内无论何物，尽归于君。再说宝剑赠与烈士，理之当然，我若有福，他也不致兴妖作怪了。今无意中蒙阁下将此怪降伏。与我净宅，使得安居，我就感德不浅了。"宋品听到这里，说道："既然如此，这么办吧，宝剑归我所有，打捞这笔赏钱，由我开，与你无干。"宋成道："些许小费，那有叫您给的道理。"宋爷道："无论多少，这有五十两纹银，大家分分吧。"众人把银两接过来，相谢老侠客赏，宋爷吩咐手下人把自己马匹带将过来，当面与员外宋成告辞。拉着马带领宋宝，顺着大道走下去了。走到大镇店，找了一家大兵刃铺，给这口太阿宝剑配好了剑匣，这口宝剑削铜剁铁錾金锉玉，平常的剑匣，不能容纳此剑，非得云蒙所产云竹作胎，外面再裹上墨鱼皮，镶好金什件。宋大爷把剑匣配制齐毕，假宝剑悬在马鞍鞒上，真太阿剑悬在左肋下，坐在马匹之上，高高兴兴，不由得自己心中暗想：我此一去，够奔陕西，前去拜访马奎，要谈到武器，我有这一口真太阿宝剑，也不枉我闯荡了一番。老人家心中喜悦，带着宋宝往前行走，饥餐渴饮，晓行夜住。这一天天气暑热，老人家告诉宝儿白昼之间，咱们不用走了，被日光晒着也走不了多远路，再说也没有什么要紧的事，夜晚行走倒觉凉爽。爷儿两个商量停妥，找店住下。到了夜晚算还店帐，

老人家乘跨坐骡，孩儿宋宝跟随，你说黑夜走路，也有个意思，满天星斗，夜气沉沉，异常凉爽，高高兴兴往前行走。就见前面一道白线，后面两个人追赶，一个人手拉着一头骏马脚程甚快，但只见他紫脸虬髯。宋爷看罢就是一怔，这个人拉的马莫非是千里追风驹，这一个紫面虬髯的，他莫非就是那个碧目虬髯赛张鼎马奎吗。老人家心中犹豫，告诉宋宝："你拉着我的坐骡，跟随在后，我倒要看个水落石出。"说话光景，老人家翻身下马，把马匹交给宝儿，他一哈腰追赶虬髯大汉。宋宝一看有心自己拉着坐骡，在后面追赶，无奈没有那么快的脚程，遂翻身上马。这匹坐骡，倒是一匹宝马良驹，脚程颇快，孩儿骑着马，在后面紧紧追赶。话说这三位一前一后，追来追去，可就追到了金光寺。马爷侯二爷追到了此处，不见白线的踪迹，二位进了金光寺，宋爷可就在后面跟随。宋大爷看见人家二人入庙，他也抖身形上房，来至在跨院的上房，马爷凑在人家窗棂下，侯二爷隐在后坡，宋大爷在前坡，三下里全都是往屋中窥探，就见年老僧人，与一个花白髯的老道，对面走棋，正在兴高采烈，猛然间就听里面念了一声弥陀佛，口中说道："马奎，侯杰，宋文元你们三个人既然来到我的金光寺，何故在外面偷看，还不进来等待何时。"和尚这句话还未曾说完，在外面的大爷宋文元一听，心中这才明白，准知道碧目虬髯赛张鼎是自己方才追来的那个虬髯大汉，那一个原来是山东的侯二侠，侯杰侯敬山。可有一件，这个出家人他在屋中着棋，因何他就知道我们三个人到此，不问可知，他一定是一位高人，我何不抖身形到里面打听打听他是谁。就便从中叫他给我指引指引，我也见识见识马奎。宋爷把主意拿定，一飘身纵到了埃尘，来在屋门

前启帘栊到了里面，双手抱拳带笑，说道："不知高僧何以知道我在外，望求高僧明白教我。"宋爷这句话还未说完，在外面的侯二爷马爷一同进来。和尚一看他们三个人进来了，站起身形，合掌当胸，念了一声："弥陀佛，三位请坐，这叫千里有缘来相会，对面无缘不相逢。你们三位不认得老僧，听我道来。我们师兄弟一共三人。我排行在首，名叫了然，别号人称一目了然僧。我的二师弟，他叫了因，人送别号通法上人。三师弟名叫了义，此人好静不好动，直到如今，数十年不知道他的下落。老僧三日前闷坐，我用六爻布了一课，知道今日三更三侠至此。故而我去到外面引诱你们三人来到了敝寺。咱们众人也好聚谈一夕。"在场的众人一听，原来他老人家是一目了然僧。知道是一位高人，出家为僧多年。

这一套雍正剑侠图，分前后中三套，说顶到末尾康熙六十一年，圣主在武英殿，御览剑侠图，上八剑，下八剑，十六位剑客，三十六位侠客，要谈到剑客之中，可没有这一位一目了然，要谈到武术，哪一位也不如他武术高明。老剑客说出他的真名实姓，大家听着全都是一怔。这才二次行礼。和尚摆手，乐嘻嘻说道："三位跟这一位不认识吧，我从中给你们介绍介绍。"说着话用手一指那位花白髯的老者，说道："此人家住河南开封府城里，姓何名立字乃中，外号人称云中侠，你们三位请过来见见吧。"这三个人走上前来，各自与何爷行礼。然后才问道："何老侠客您不在河南开封府，因何来在金光寺？"何爷闻听说道："你老要问我是这么这么一段事。"书中代言。何立由打幼年受异人传授一口宝刀，名叫大夏龙缺刀，威名远震。可有一样儿，人人都知道云中侠有一口龙缺刀。究竟不对。真龙缺刀没在他这里。他的这口龙缺刀是

一口假的。别看是假刀，在江湖绿林道威名远震，没有不知道的。后来老人家名望已有，自己退归家中纳享清福。自己偶然想起，镇东方妙手赛何缓宋品宋文元，掌中太阿剑威名远震。在西方陕西凤翔府，有一位镇西方马奎，他有一口龙头凤尾宝刃无人不晓。我在河南，人称中侠，多蒙众人抬爱，送我们弟兄三人外号，叫三侠各有一宝，但是未曾过面。二十年前我就有意拜访，因我身落江湖，不得余暇，此时我何不备好了盘川，前去访一访东西二侠，结为朋友，也不枉人称我们三侠。何爷把主意拿定，家里安置齐毕，肋下悬挂龙缺假刀，腰里头带好了路费银两，由家中出来。自己一想，你说这两个人，我先访谁好，是奔山东还是奔陕西，自己犹豫不定，低头往前行走，走在鼓楼的中间，看见在那里围着一圈子人。何爷看了看，不知道是干什么的。这才走在切近，叫了一声："众位乡亲借借光，我看看。"众人一看认得，是本街的何老侠客。大家闪出一条道来，让何爷挤到里面。留神一看，里面支着一个蓝帐篷，帐篷底下有一张小桌，桌子头里挂着一张蓝布的桌帘，写着奇门遁甲四个字。桌上面搁着卦筒子，里面有卦签，上面堆着摆卦的器具。后面站着一位老道，年纪不小，鹤发童颜，仙风道骨，精神潇洒，身穿蓝布道服，青布大领，足下厚底青布云履，高腰白袜，腰扎杏黄色的丝绦，慈眉善目，颔下一部银髯，飘满胸前，根根见肉，在那里给人算卦。卦签接过来按着六爻给人断卦如神，不用人家开口，一说就对，真可称得起未卜先知。何爷看着高兴，倒不如我也抽根签，叫老道给我也算算。就提我访两个朋友，一个在东一个在西，问问他先访哪一位好，省得我往返徒劳。何爷把主意拿定，也挨个往前走，挨到桌子头里，他

也拔了一根签，递给仙长。老道把签接过来一看，然后取过卦盒摇了摇，看了看里面的制钱，按钱排卦，工夫不大，把卦局摆好，用手中的卦签向着何爷一指，叫了一声先生："你拔这根签问卦，你是有意找人哪。一人在东一人在西，你心中犹豫不决，不知先奔何方。你说对不对？"何爷一听不由得一怔，心中暗想，相面算卦我本不信，想当初我闯荡江湖，误走天海庄，巧遇天海佛，宝瑞霞光长老，他善于相面，他说我将来必定成名，后来我跟这位霞光长老闲谈，谈来谈去可就谈到相面算卦批八字，我问他老人家这几样，哪一样真切。和尚霞光长老他跟我说，对于算卦批八字不甚追求，他所信服的就是看相。人之忠奸寿夭贫富，无不一阅而知。今天何爷看老道给他算这卦，还没等何爷说话，把自己心中之事，全都说了个分毫不差，心中甚为纳闷，如此可称为神卜，不亚如伯温再世。遂连连说道："不错，我正是要访人，求您指示。"老道闻听，一笑，说："你也不用到东方，也不用到西方，你由河南动身走到山陕交界，这两个人就能中途巧遇。"何爷听到这里，说："蒙您指示，给你老多少卦礼。"老道说道："这位施主，今天我给你老谈的这一卦，要说我的卦礼，给别人谈是纹银四两。今天给阁下谈卦，你不必给我卦资，单等你老到中途把这两个人遇着，然后再给我卦资不迟。"何爷仍是往外掏银两，怎奈老道拦至再三，何爷无法只得不给，撤身形由打人群之中走将出来。心中思想，这个老道真正称得起是怪人，不知道这个老道是谁，看那个样儿仪表非凡，绝非寻常之人。何爷想到这里主意已定，我就按着老道言语暂且往前行走，我倒要看看中途遇见遇不见。自己把主意拿定，由打河南动身，晓行夜住，这一天正然往前走，抬头观看，猛

然见面前有一座大庙，何爷走在庙门近前留神一看，庙门上有一块匾，写得明白：金光寺。何爷猛然间想起金光寺的方丈，是我们河南大相国寺的住持一目了然僧。他老人家隐居在此，今日我也闲暇无事，我何不到里面拜会拜会呢。遂走至在角门，问了一声："里面有人吗？"连着问了两三声，由打里面走出一个小和尚，开开角门，问道："你老找谁？"何爷说道："劳你驾，这金光寺里面的住持可是高僧一目了然吗？"小和尚说道："不错，你老贵姓，找我们方丈有什么事。"何爷说道："劳你驾给我回一声，就提我家住河南开封府，姓何名立字乃中，特来拜望老人家。"小和尚闻听，说道："你老在此稍候，我给你老通禀。"何爷说："多劳驾。"小和尚转身往里走，够奔禅堂，报告一目了然僧。老和尚一听是何乃中，告诉小和尚请进来，小和尚答应一声，来到外面，把何爷请至在禅堂之中。何爷到了里面一看，正当中坐着方丈一目了然僧，赶紧走上前去行礼，说道："老剑客爷一向可好，何立给你老人家磕头。"和尚赶紧双手合掌当胸，念了一声："弥陀佛，何老英雄请起。这是哪一阵香风把何老侠刮在敝寺。"何爷把要拜访西方侠马奎，镇东方的宋文元，皆因两个人一东一西，我不知道先拜访谁为对。我在开封府鼓楼前遇位道者卜了一卦，他说在山陕两交界之处，自有机缘相遇，我走在金光寺，我可就想起老人家来了。和尚闻听，一笑，说道："老侠客，据你所说这位仙长他的穿着打扮举动，以及他的相貌，不问可知，一定是他。他的身分比我高的多，真正称得起那叫未卜先知。你莫若在此居住三天，三日后当有所遇。"何爷一听，心中暗想，这更奇了，何爷正在思想之际，见和尚向着何爷说道："何老侠不必怀疑，三日后定知分晓。

大概你来的时候，在外面未曾打尖，倒不如你我先用斋饭。斋饭用毕，咱们二人对坐手谈倒为快乐。何爷只可点头，跟着这一位一目了然，老二位用完斋饭，然后对坐着棋，果然是消闲自在，天晚各自打坐安歇。天明起身梳洗，够时候用斋饭，饭毕就是走棋。一连就是三日，赶到第四日晚饭后，老二位对坐走棋，也就在定更多天，猛然间就听和尚说道："何老侠坐着，老僧我要告便。"说着话和尚站起身由打后面禅堂，往前行走，够奔角门。出离了角门，顺着大道往前行走。和尚的心思，要打算迎接马奎宋文元，不过顺着大道一直往东迎，迎出有十几里地不见动静。暗想道我的卦术从未空断，今日因何不见动静，难道说我的卦数还有什么舛错不成吗？老和尚心中正然犹豫之际，顺着大道施展夜行术，趁着无人往前紧走，正然走着，猛然抬头就见对面来了两个人。上垂首这个人身量矮小两撇白胡，倒是精神百倍。下垂首这个人大身材手拉千里追风驹，碧目虬髯。和尚看罢心中喜悦，这两个人和尚全都认得。一个是山东的二侠，一轮明月照九州长手白猿侯杰侯敬山。那一位就是碧目虬髯赛张鼎镇西方马奎马龙元。和尚看见马奎，把身形一晃就是一道白线，那个意思是要打算把侯杰马奎引到金光寺。因为什么说和尚是一道白线呢？皆因是他身上穿的是灰色僧服，天交二鼓多不到三更，被月光一照，他的身形又快，亚赛一道白线相彷。说来也怪，马爷拉着千里追风驹，跟侯二爷在后面还是紧紧的追赶，和尚的身法快，眨眼之间进了金光寺，一直够奔里面。他来到后面禅堂，照样跟何立走棋。虽然说走棋，一目了然僧不住用二目向各处偷看，准知道马奎侯杰他必然要来到我的金光寺窥探。正然下棋留神往各处观看，和尚乐了。就见后

坡一个人，珍珠倒卷帘夜叉探海，往里面观看，前坡一个人暗中窥探，窗台下还隐住一个人，往屋中偷看。和尚暗含观看，后坡这个人是侯杰，窗台下正是马奎，前坡这条黑影露着银髯，飘飘乱摆，老和尚准知道这是镇东方宋文元。故而和尚在里面念了一声南无阿弥陀佛，叫三位的名姓，你等还不进来，等待何时。这三位来至在里面，各自报通名姓，跟和尚相见，然后给云中侠何立指引指引。何爷详叙自己，相慕的情由，心中暗想和尚老道，真正称得起是高人，这才叫神机妙算。和尚摆手让各位侠客落坐，马爷一摆手，说道："高僧且慢，外面还有我一匹坐骡千里追风驹，我把他拉进来，有什么话再谈。"说话的光景，马爷出来牵他的千里追风驹，后面就是镇东方宋文元，由打金光寺走将出来，找着他侄儿宋宝，连坐骡拉进了寺门，连这一匹千里追风驹交给小和尚，叫他拉到后面槽棚喂上。大爷宋文元带着宝儿，来至在西跨院禅堂，给众人指引指引，然后孩儿挨着位过去行礼磕头。众人将身坐稳，猛然间就见和尚合掌当胸，念了一声南无阿弥陀佛，用手一指马奎，叫了一声："马老侠客，听人传言，阁下有一口宝刃龙头凤尾，乃是当年虬髯所佩之物，而今流落在您的手里，今日借着众位侠客光临，我要开开眼，老侠客肯赐观否。"马爷听到这里一怔，暗想道这个话真玄点儿，人人都知道我有一口龙头凤尾的宝刀，今日众目之下，要提起来我拿不出宝刃，那够多么栽，幸亏侯二哥相赠于我，若不然今天我就是一个大筋斗。马爷一面想着，一面由肋下摘下宝刃，来到面前，双手捧递说道："高僧请您观看。"一目了然僧左手拢定刀鞘，右手擎住刀把，用力往外一掣，呛啷啷一声宝刃离鞘，和尚留神，但只见这口刀光华烁烁洽如闪电，

寒气森森，吹毛可断。和尚看罢点了点头说道："真不愧削铜剁铁的宝刃，老侠在外面闯荡江湖成名，就仰仗此宝。"马爷闻听此言，一摆手叫了一声："高僧，当着老人家我可不敢撒谎，原先我漂流江湖之时，全都知道我有口龙头凰尾，那可是假的。只因我慕其名自造一口假刀。真龙头凤尾这乃是侯二侠误走小张庄拜像得刀，是虬髯公张鼎的后裔，名叫张立所赠。侯二侠在卧虎观遇险，我一时赶到，救出了二侠，他老人家无物可赠，就把龙头凤尾相赐于我。"和尚闻听哈哈一阵大笑，看起来物各有主，老侠客得此，不亏赛虬髯。马奎连连抱拳，说道："高僧夸奖了。"伸手把龙头凤尾接将过来，仍然悬挂在肋下，就见和尚又冲着宋爷说道："老侠客你老人家肋下宝刃名称太阿，今天我也看一看宝刃，开开眼界。"宋品也赶紧一伸手由打肋下摘下宝刃递于和尚的面前。一目了然僧伸手接过来，看了看，果然不错，果是古器。叫了一声："宋老侠客，不知阁下得此宝多少年了。"宋爷听到这里一怔，赶紧答道："老人家您要问剑，在我的手中不过月余。"和尚闻听哈哈大笑，竖大指叫了一声："宋品镇东方，不愧人称侠客，说话并不隐瞒，真正是诚实的君子。阁下莫非在正定府宋家庄夜晚捉妖得剑。可是与不是？"宋爷听到这里一怔，心中暗想，一目了然僧身为剑客，武术高强，旁通奇门，未卜先知，难道说我得剑之先，他早已算就，也未可知。宋文元正在犹豫之际，就听和尚叫了一声："宋文元，你休要怀疑，在宋家庄现出各种的幻术，那非是妖邪，皆因从中有一位剑客，暗中调查你是条英雄，特在宋家庄以此宝刃相赠，此时还勿要你多问，日后自能知晓。"宋爷听到这里，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看起来武术之中，奥妙不尽，我可不敢说是高，

蒙众人抬爱，称我为侠客镇东方，有高人暗自赠剑，我会连个影儿都不知。这幸亏是遇见一目了然说破了，究竟是谁还不知道。宋爷想到这里，把太阿宝刃接过来，仍然悬挂肋下，坐至在旁边。就在这么个工夫，马爷用手一指何乃中道："今天趁着咱们大家相聚，把你的宝刃拿出来，互相赏鉴赏鉴。"何立有一口宝刃名为大夏龙缺刀，此刀乃大夏所造，刀沉六斤四两，纯钢折铁錾金锉玉，真得说是价值连城。何爷双手拢定苍白髯面色微然一红，长叹了一口气，双手抱拳说道："列位老侠，像何立在外面漂流，不过蒙众人抬爱，多蒙各路剑侠辅助，才有小小的名誉，人人皆知我有一口宝刃，名叫大夏龙缺。无奈一节，不过是虚名而已，到如今马老侠客问到这里，我不能不说，我肋下所佩之刀，非是宝物，不过虚有其名。"就在这般光景，就听和尚口念南无阿弥陀佛，叫了一声："何立，休要心中难过，今日你们众人至此，也是咱们大家缘在三生，要谈这真正大夏龙缺刀，得之何难。你们众人在此等了。"和尚站起出门向外去了。工夫不大，就见和尚双手捧定一口刀，刀长四尺有零，绿鲨鱼皮鞘，黄澄澄的刀盘，杏黄色的灯笼穗，乐着念了一声："弥陀佛，列位老侠观看，此刀乃大夏所造名为龙缺。"说着话右手擎住刀把，按绷簧呛啷啷宝刃离鞘，众人观看，但只见这口刀有一把掌多宽，刀身正当中有一道血槽，上面斑斑点点血斑如鳞，人家刀应当有个尖，他这口刀不但没有刀尖，还往里面缺了一个凹，故而取名叫做大夏龙缺刀。和尚说道："这口刀也并非是我的，我有个三师弟，名叫了义，在二十年前到此，临行之时，就把此刀放在寺中。我这师弟为人好静不好动，虽武术绝伦，平生不曾用武，此刀留在此处多年。今天你们大家至此，宋马

二位老侠全有宝刃，惟独何老侠客缺少龙缺刀。今日老僧与众位相会，真乃是有缘，倒不如将此刀相赠”。说着话将宝刃递与何立。何爷连连摆手，叫了一声：“老剑客，此刀乃无价之宝，恐何某无福承受，再说此物并非老剑客本身之物，乃令师弟之宝，何能轻易相赠。”了然闻听，叫了一声：“何立，你虽说的有理，但我师弟皈依三宝，摩顶受戒，杀盗淫妄酒，早已断绝。此刀落在我等弟兄之手，岂不如同废物，我师弟将此刀留在我寺中，就为的是叫我物色高人，以此相赠，倘若物得其主，在外面杀奸诛佞，剪恶安良，替天行道，我弟兄那才算尽厥天职。你勿要推辞，收纳为是。”何爷还要推辞，在旁边各位老侠说道：“既然高僧如此，何老侠还不收下宝刀，谢过老人家，等待何时。”何立一听心中喜悦，赶紧接过刀来，行礼谢过老剑 客赠刀之德，然后双手捧刀直跪在门外说道：“过往神灵听真，弟子何立，蒙老剑客抬爱，以大夏龙缺宝刃相赠，何立遵守戒律，在外面杀奸诛佞，济困扶危，倘若所行不正，妄用此宝，必遭人间的恶报。”把话说完，恭恭敬敬磕了四个头。宝刃悬于肋下，假刀放在案上，仍然归坐，就在这般光景，旁边坐着的侯杰抱拳说道：“你们众人既然把事全都交代完了，我可有两句话要说说。马老侠客由打陕西动身，要够奔山东拜访宋老侠客。宋大爷又有意拜访马贤弟。这一位何老侠客，有意拜访你们哥儿两个，你说巧不巧，今夜晚间聚于金光寺，可称得起三侠聚会。这以后还是打算往那里去？”三位老侠赶紧答道：“今天侯二侠既然说到这里，难道说还有什么差遗吗？”二爷闻听一笑：“如果你们哥儿三个无事，侯杰我可要相烦你们哥儿三个，跟随侯杰一路追赶年羹尧年钦差。他查办四川成都府，稽查放赈，倒是小事。其

中有一段事，关系重大，皆因是年羹尧奉秘旨调查四川剑山蓬莱岛，其中有一个英王富昌富保臣，有意谋叛。胤祯胤贝勒爷他老人家跟我说的。故而我一路上追赶。我有意要求各位侠客协力相帮，一来算给国家出力，再者也算尽厥天职。我可不知道三位老侠客肯其帮这个忙吗？”在场的三侠一听，侯二爷相约，彼此各自点头会意。再说也没有什么事，何不跟随侯二侠到一趟四川，也可以多会几位高人。再者说还可以会一会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海川。三个人不约而同，把主意拿定，说道：“侯二爷，既然你老这么说，就求你老分神，我们投效钦差报效国家。”侯二爷一看三侠点头，心中喜悦。抱拳说道：“我先谢谢吧。”然后扭项回头，冲着和尚带笑说道：“我说高僧，你老看我把三侠约出，一同帮忙，你老看好不好。我可就不请你老了。”和尚一听，心说，好厉害的侯杰，不但请了三侠，还有意请我，又一想他也不能够。遂说道：“只有用我之处，我是万死不辞。”彼此不过说了几句笑谈，然后侯二爷问道：“既然老三位应允，不知咱们多怎起身。”三侠说：“事不宜迟，明日起身。”镇东方宋文元向和尚说道：“高僧，有一件事得求你老人家。天明我随侯二侠动身，小侄宋宝我可得把他寄放在金光寺，连我那一匹坐骥，老人家你老得暇，指教他点儿武术，单看他的福份怎么样了，倘若是有此福份，受剑客的栽培，将来他可以成名露脸。”和尚一听，只得点头答应，在旁边马爷也向高僧说明：“我随二侠客动身，我这一匹千里追风驹，也寄存在金光寺。但等事竣，我回头再取，但不知高僧应允否。”了然也点头答应，大家说说笑笑，直到天明。叫小和尚打过脸水，众位侠客净面，在庙里用过了早饭，宋大爷又嘱咐了宋宝几句，好好听老剑客爷的教诲，真要是

有福气，老剑客把武术倾囊相赐，将来在外面闯荡江湖，比我们还得强，诸事办理完毕，在场的四位英雄，站起身跟老人家了然告辞。

四位侠客由金光寺动身，一路之上，说说笑笑打听钦差大人的行程，一站一站的往前行走。书要简断。走到了凤翔府一打听，钦差老大人尚未起马，在此已然住了数日，细一打听才知道被金凤山古刹玉看顶的和尚慧斌，遣徒高飞暗用浊目香浊伤钦差老大人的二目，故而他老人家未能起程。要依着宋文元，大家一同够奔公馆，见着童海川，问明白了，有什么话回头再说。二爷侯杰说道："这可是该着我们露脸的日子到了，何必够奔公馆，趁着夜晚之间，够奔金凤山古刹玉皇顶，找着和尚慧斌，叫他献出高飞，交出八宝莲花露，到公馆给钦差医治二目，岂不是一件进见之礼。"跟三位侠客一计议，这才找店房住下。在店里吃喝，吃喝已毕，马爷在头前带路，四位侠客赶奔金凤山去了。在头前走的可就是马奎，他是陕西凤翔府的人，道路纯熟。后面跟着三侠，马爷心中暗想。我何不趁着这机会到金凤山，先找慧斌看看他们的武术。弟兄四个人说说笑笑，顺着道路往前行走，来到金凤山山坡下，顺着蛇形小路上山，此时天也就二鼓。就见这座山陡壁山崖，碧沉沉的山坡，时逢夏令，草木皆青，凉风阵阵，刮的遍体皆爽。正然四位英雄往前走着，就见面前一晃一道黑影。众人一怔，暗想道不好。既然有黑影，不问可知，一定是金凤山和尚的党羽，到不如赶上前去，将他拿住，问个底细，八宝莲花露现在何方，问明白了，到里面得取八宝莲花露，捉住高飞带回了公馆，我们弟兄四人岂不脸上有光。众人心中喜悦，各自矮下身形往前紧赶，谁知这条影脚程甚速，

四位英雄尽平生之力，未能追上。着急之际，猛 然间一晃，再找黑影踪迹皆无。四位英雄一怔，暗想道这个人好快，众人溜溜达达往前行走。猛然间，看见前面，露出一带庙墙，侯二爷用手一指说："看见了没有，那就是古刹玉皇顶，这句话未说完。"就见马奎连连摆手，叫了一声："二哥，不对。这是金凤山后山的山神庙，怎么会是古刹玉皇顶呢。只顾追赶黑影不大要紧，把道路也走错了，此处离着古刹玉皇顶，还有不足十几里地。"二爷一听："既然如此，我们就别奔这座庙了。咱们往前山绕，够奔玉皇顶要紧。"云中侠何爷说道："也对。不过已经到此不妨进去看看，也许可以得到些什么。"于是弟兄四人一同奔山神庙。来到了庙墙，脚尖用力往起一纵，单胳膊肘跨住了庙墙。这个山神庙是一层殿的小庙，顺着庙墙往里面走，留神观看。就见迎着面的大殿，挂着斑竹帘里面灯光闪闪。四位侠客可没敢往里紧走，就在对面房上前坡，微露二目，往对面大殿里观看。就见迎着面神橱前放着三个棕团，正当中坐着一位出家的和尚，乃是个陀头僧人，剪前后留左右，长头发披撒在两肩头，二指宽的皮条，勒着一个莲子箍，面若银盆，两道寿毫多长，微合二目，准头丰满，四字阔口，颔下一部银髯，飘洒胸前，大耳朝怀，盘膝打坐，身上穿的是灰色的僧服，大领阔袖。上垂首坐着一位出家的道长，肋下悬剑，银髯白发，也是二目双合，手拿着拂尘，下垂首坐着一位年迈苍苍的老叟，形容憔翠，身上穿着蓝色的棉裤棉袄，白剪子股的小辫，颔下一部银髯，也是合目而坐，纹丝不动。四位侠客，不敢声张，隐身在前坡，就在这般光景，就见当中坐的这个和尚口念弥陀佛，微然一阵冷笑道："外面尔四人，还不下来等待何时。进里面，老僧有

要言面谈，不许尔等狐疑。”这四位侠客只得跃将下来，奔大殿，面见高僧，四个人各自报通姓名行礼道：“高僧在上，我等有礼。”就见和尚合掌当胸，说道：“各位侠客免礼，你等可认得我们弟兄三人。”各位侠客摆手不知。和尚一笑，说道：“老僧家住山西太原府，寿阳县姜家屯，姓姜名达字本初，别号人称碧目金睛佛。这是我的师弟，排行在三，他乃是江西信州，龙虎山玄天观的住持，姓张双名鸿钧，别号人称太极八卦庶士。这一位是我的四师弟，姓董单字名瑞，外号人称珍珠佛。”四位侠客一听，原来是三位前朝的剑客。赶紧跪倒磕头，说道：“三位剑客爷在上，我等有礼了。”磕罢头，二爷留神观看，就见上垂首这位道长，自己这才知道，咳！要不提我还真忘了，这位道长是我兄弟童海川的亲师祖。三月三亮镖，在梅花圈上面铁条分双剑，正是这位。二爷正在思想之际，猛然间就听和尚问道：“你们弟兄四人因何聚在一处，这是由打哪里来，要上何方去？”侯二爷并不慌忙，就把有意赶追年钦差，误走小张庄，拜像得刀，卧虎观遇险，巧遇马奎赠刀前后之事，直说到金光寺月下会三侠，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又说：“今夜晚有意到古刹玉皇顶捉拿高飞，得取八宝莲花露，不承想遇见一条黑影，追赶至此，在山神庙遇见各位剑客爷。”姜爷听罢此话，叫了一声：“侯杰，你等胆量不小，方才你遇见那一条黑影，非是别人，正是我之弟子，姓胡名林外号人称飞天金睛鼠。他把你等引诱至此。这算是你们的万幸。也不是我减你们的威风，长和尚慧斌的锐气，你等不到古刹玉皇顶还在罢了，到了玉皇顶，和尚意狠心毒，怕你等四人难讨公道。既然如此，这么办。”说着话回头叫了一声：“胡林。”就见由打神龛后转出来一人，身高约有五尺，细

腰扎臂，双肩抱拢，身上穿灰色绸子裤褂，脚底下大洒鞋，白袜子，打着花裹腿，扎脑门，尖下颏，一脸的小朱红痣点儿，两道残眉深眼窝子，大鹰鼻子三角菱角口，两撇小白胡子，大耳朝怀，精神百倍，走在和尚的面前说道："老师在上，但不知您有何吩咐。"姜爷叫他取文房四宝，信封信纸。工夫不大，取来纸笔墨砚，姜爷亲自提笔写了一封信，封好了，叫了一声："侯杰你把此信带往钦差公馆。这封书信，只准童林一人观看，不许别人拆看。你们四个人也不许在此逗留，即速够奔公馆去吧。"四位侠客听至此处，二爷带好了书信，跟三位剑客告辞，出离了山神庙，此时已然大天大亮，遂一直够奔凤翔府。

第六十七回

夺莲露老侠逞鞭威　证九罪惠斌命归阴

四个人打听明白了钦差年大人的公馆，有人指引来到大人的公馆，二爷首先往里走，到了门前。在门前有凤翔府的武汛官军，三班人役一看，来了四个人，那个意思要往里走，赶紧拦住，遂说道："你们几位找谁。"二爷说道："我找里面的童委员。"官人答应一声，够奔里面报告童林，说道："有一位老者，要找侠客您哪。"童林闻听点头，赶紧站起身往外走，来至在外面一看，非是别人，迎着面站着的正是二哥侯杰，余者还有三位不认得。赶紧抢步行礼。说道："老哥哥这是打哪里来呀？"数月以来兄弟少在哥哥面前问候，小弟童林这厢有礼了。"二爷赶紧伸手相搀，说道："自己弟兄何必行礼呢，此地也并非是谈话之所，有什么话里面谈吧。"说话之间，谦谦让让，来在里面。到了差官房启帘栊让至在里面，童林叫徒弟们过来给侯二爷行礼。然后侯二爷用手一指马爷，叫了一声："兄弟，你看这一位是陕西凤翔府著名的英雄，姓马名奎字龙元，外号人称镇西方碧目虬髯赛张鼎。遂向着马爷说道："这就是京南霸州童家屯，姓童名林号叫海川，外号人称镇八方紫面昆仑侠。"马爷赶紧抱拳说道："原来是童侠客，闻您老名，如雷灌耳，今日相见，实乃三生有幸。"童林连连带笑说道："夸奖了"。二爷用手一指说了一声兄弟："我再给你引见二位，这一位就是山东济南府有名的英雄，姓宋单字名品字文元，别号人称妙手赛何缓镇东方，你们哥儿两个彼

此要多亲多近。这一位是河南开封府的，姓何名立字乃中，外号人称云中侠。”童林闻听原来是东西中的著名三侠，说道：“二哥你来在哪里与他们相会”。二爷把拜像得刀，捉妖得剑，在金光寺月下三侠相会，前后的话说了一遍。又把够奔金凤山古刹玉皇顶，误走山神庙乃遇见各位剑客的话一说。然后把书信由打腰中取出来，叫了一声兄弟：“这是山西太原府寿阳县姜家屯，碧目金睛佛姜老剑客的一封书信，叫我交给兄弟你，亲自面交，不准泄漏里面的机秘。”童林接过书信，背转身来拆书观看，看罢点了点头说道：“原来如此。”把书信仍然装好，带至在腰间，遂向四位侠客叫道：“四位兄长，随小弟到后面禀见大人。童林头前带路，四位侠客在后面跟随。到了上房院，童林痰嗽，里面叫了一声进来。童林向着众人道：“我先回一声。”各位侠客点头，童林走在里面，但只见钦差老大人二目肿的如桃，手托额角疼痛。童林问道：“大人你老的目疾怎样。”大人闻言一摇头：“此时愈加疼痛，但不知各位老侠到金凤山玉皇顶，索取八宝莲花露此事怎样了?”童林只可把：“各位侠客够奔金凤并无音信，现在有侯二侠，率领三位有了名的侠客，马奎，宋品，何立，前来投效大人，辅助群侠够奔金凤山，捉拿凶僧，从中有高人划策，有意要调动凤翔府的武术官军，求大人晓谕凤翔府，知会官人随同各位侠客前去捉拿恶人高远林。”大人闻听，说道：“海川要是调动官军的话，你叫年福亲自去见凤翔府，叫刘汉鼎知会本府城守营调动官军，传我的堂谕可就是了。”童林说道：“跟大人回，现在各位侠客要禀见你老人家。”年大人说了一声：“请!”四位老侠启帘栊，来至在里面，走上前要行大礼。年大人连连摆手说道：“各位老侠，恕本钦命目疾在身不能招

待。”众人闻听说了一声：“岂敢，我等今蒙大人抬爱，情愿竭力报效大人。”钦差闻听一笑，遂说：“各位老侠热心为国，本钦命感激非浅。海川你暂时之间，把四位老侠陪到前面差官房，摆酒替我款待，等我病愈再谢就是了。”各位侠客退出了上房，童林陪着来到差官房，大家落坐。请过来大管事的年福，说道：“管事的你还得辛苦，大人叫你亲自到凤翔府叫刘汉鼎刘大人晓谕本地面官人，传大人的堂谕，调动城守营武泛官军”。年福一听，说道：“侠客爷，不如我把府台请来，你老亲自吩咐，比我传谕强的多。”童林闻听点了点头：“既然如此，我们就在差官房等候。”年福说了一声好吧，出离了差官房，找着凤翔府的差人，说道：“你等赶快回到府衙见你们知府大人，现有钦差年大人的堂谕，请你们大人即速到公馆面谈。”差人答应一声转身出去，一直够奔府衙。工夫不大，刘汉鼎来到公馆，先到了差官房，与各位侠客彼此相见，然后向着童林说道：“但不知老大人传堂谕叫我，有什么事，劳您驾到里面回一声。”童林说道：“大人堂谕下，请贵府传达本处的总镇彭应龙，叫他点齐了五百名官兵，到此听候，另有委用。”刘知府一听答应一声，赶紧坐着轿子够奔总镇衙。来到里面见着彭应龙，就把这个话当着面一谈。彭应龙赶紧派两名守备，一个叫李振标，一个叫王得胜，够奔教军场点齐五百步队，不得有误。工夫不大，队伍点齐，总镇亲自带领，凤翔府刘知府同定总镇，一同前往，来到公馆门首，下马下轿，队伍扎至在城外。知府总镇两个人，到了差官房彼此引见，刘知府用手一指叫了一声：“总镇大人，你老看这就是跟随钦差的委员童侠客。这就是本处的总镇彭大人，官印应龙。”童林跟彭应龙彼此对请了一个安，然后又给各位侠客

指引指引，童林说道："彭大人，方才大人堂谕下，命我晓谕彭大人，叫你点齐五百官军，随同我们各位侠客，一同够奔金凤山，前去捉拿高飞。所有一切的事，彭大人避屈，大人吩咐的明白，得听各位侠客的指挥。"彭大人点头："既然如此，我等遵命，但不知何时动身？"童林说道："如果外面齐备，马上就走。"彭大人答应一声，外面都已齐备，童林一听，说道："各位老哥哥多辛苦吧。"四位侠客站起身形，带着五百官军一同够奔金凤山，来到山坡下，四位侠客率先，总镇督后，顺着盘山小道上山，齐声喧嚷，不要放走了和尚，跟凶人高飞，声若鼎沸。在头前四位侠客来至在影壁前一字儿排开，留神观看，各位侠客全到了。

此时十古王老侠手中擎着那一条十三节人骨鞭，和尚手中擎着十三节墨骨鞭，双鞭并举，不由得十古王老侠心中暗想：此时天下的英雄群集，众目之下，我何不卖卖我的精神，用手中一条十三节人骨鞭，将和尚制倒，也叫众人观看，我年迈苍苍的王十古，尚称不老。要按和尚这个身分，他也有一片心思，别号人称他赤胆侠，身为侠客，必然深明大义，他会袒护弟子，助纣为虐，借此行凶，他也有他的打算。他总以为自己身上的武术，掌中的军刃，打遍了天下无敌，外面成了名的侠客，天下的英雄他有些个不服，今日借此为由，他要凭手中一条十三节墨骨鞭，赌斗群侠，如果说各位侠客全都赢不了他，他也不现八宝莲花露，为的是从此威名远震。和尚他既然是出家人，他就不应当起这种赌斗之心。就皆因他这一念之错，才落得身首异处。此时王老侠手中擎鞭，叫了一声："高僧，方才所说的言语，老朽俱已听明。今天勒令要求要同老朽分个高低上下，像十古身上所能的不过是微末之

艺，高僧何足挂齿。今天既然勒令要求比试，我只得给高僧接招换势。”说着话把双手一拱，说了一声：“请！”和尚听罢十古王老侠这片言语，口中念了一声南无阿弥陀佛。他把他的十三节墨骨鞭一抖，往前进招。摆手中鞭，招走上盘，够奔王十古的头颅。十古一看鞭到，赶紧缩颈藏头，把手中的十三节人骨鞭对准了和尚，玉带围腰，招走中盘。和尚把身一闪，两个人战在一处。真可称得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招急似电，鞭动如飞。他们这两个人动手，是见招迎招，借势打势，并不慌忙。在山门前动手，群雄在旁观看，鸦雀无声，连一个痰嗽的都没有。王十古心中暗想，我自从打幼年之间，出世以来，三入少林寺，巧得人骨鞭。在大殿匾后，得了一张三十六路天罡鞭的鞭图，加意勤学。漂落江湖数十余年，就凭手中这条鞭，称得起打遍了天下无敌手。今天遇见慧斌，真乃我的劲敌，倘若一时失神，当场败北，众目之下，就算把我一世的英名，付于了东流。所以自己不敢疏忽大意，无论和尚的招数来的多么急，老人家绝不肯轻易进招。和尚可就不然了。和尚由打七岁入庙，练艺四十七年，到而今五十四岁，别看肉重身沉，动上手身轻似燕，脚下微有一点儿声音就听哧哧。王十古银髯飘摆，亚似一条白线。在先前动手慢，后来是越打越快，一招紧一招，一招快一招，衣襟带定风声，不亚如走马灯相仿。十古王老侠这条鞭，如同银龙搅海，和尚的墨骨鞭洽似过怪蟒翻身。和尚动着手不由得暗叫自己的名字，慧斌慧斌，想当初老师怎样嘱咐于你，告诉你练功夫加意穷究，用心勤学，工夫练成了，天下使鞭的，就算你为第一。如果若是偷闲撒懒，不肯用心勤习，外面有你的劲敌，就是广东龙门县青龙街开八卦堂药店的王十古。今

天果然是话应前言，王十古的鞭招果然高强，这也就是我慧斌正在中年，当真我要到了八旬有零，未必赢的了他。和尚他虽然这么想，他的秉性好刚，招数用的是急迫强力，十古是以逸待劳，全凭封蔽躲闪，看关定势，不肯妄用精力。两个人动手约有二十多个招面，不足三十个回合，和尚细一看，暗说道："弥陀佛可了不的了，王十古他用的是以逸待劳，柔能克刚之法，不想我是一时情急，把招术用得过猛，工夫要是延长了，恐怕不得了，不用我的绝招焉能取胜。和尚把主意拿定，把手中鞭插花盖顶，搂头便打。够奔老人家的顶梁，王十古一看赶紧把身一闪，垫步拧腰往后一纵，退出来有六尺，和尚趁势把手中鞭一擎，他心里想着，老人家必然乘此破绽往前追赶，手中擎鞭净等老人家追，只要老人家一追，他就把鞭往下一插，然后一抖手，正在老人家腿上一兜，势必就得来个翻筋斗。和尚一看，王十古不但说不追，站在那里手拈银髯哈哈一阵微笑。和尚慧斌看着不由得就是一怔。书中代言，这个地方就得说姜是老的辣，和尚万般出于无已所奈，念了一声："弥陀佛，王老侠客你可认得我这一招。"十古摇头，说："不知。望求高僧指教。"和尚哈哈一阵大笑叫了一声："王老侠，我这一招叫刘海戏金蟾。"王十古闻听，双手抱头说道："不错，真正称得起算绝招。高僧你看我在这里一站。我这一招你可知道。"和尚摇头说："老僧不知。"十古带笑说道："你那一招叫作刘海戏金蟾，我这一招叫不爱财，故而我才上不了当。"王十古将然把这句话说完，慧斌一听不由得脸一红，心中暗含思想：好厉害的王十古，不但武术欺着我，连话他还要欺着我。想到这里无法，只可以武术解决，强人不在口，单看我的鞭招，和尚把主意拿妥，二次进招动

手，满面怒容忿恨难当。十古这才抖擞精神把三十六招天罡鞭的招术，挨着次序一招一招的往里进，和尚暗说了一声：不好，我以为王十古年老力衰，精神不振，招术迟慢，原来他是顾意用的阳弱阴强之法。今天若是这么看起来，我要上他的当，这便如何是好。万般出于无己所奈，只可看关定势，不轻易往里进招，窜高纵矮，陆地飞腾，缩小绵软巧闪躲避藏，两个人又续战了二十多个照面，前后就是五十多个照面，合起来便是一百多手。别看和尚不往里面进招，步眼不乱，招数不散。两个人就得算其逢对手，将遇良材，一时之间难分胜负。老人家王十古暗想这个和尚，果然是武术高强，如果我要不使绝招，也难以取胜于他。老人家想到这里，随着把手中十三节人骨鞭一抖，身形一斜，用了个插花顶盖，够奔和尚顶梁砸来。和尚一看鞭到，赶紧把身形往后一撤，王十古一看不等和尚变招往前进步，十三节人骨鞭撩阴打来。和尚一看不由得吓了一跳，赶紧身形往后一撤，纵出去有一丈多远。王十 古换势一摆银髯，叫了一声："高僧，武术果然高强，真正叫我王十古佩服。把话说完脚尖点地，哧的一声，纵至在了角门子上面，回头对着和尚观看。那个意思表示着虎视眈眈。和尚在下面一看，念了一声弥陀佛，我以为王十古有多高的武学，不过平常而已，此一时力尽招穷，有意脱逃，那焉得能够。论起来我们两个人都有侠客之称，他既然输招逃遁，我就不能赶尽杀绝，不追赶于他才合乎情理。可有一件，这个王十古在群侠之中，他算首屈一指，真我要把他 治服，用我手中墨骨鞭将他打倒，就压倒了天下侠客。和尚想罢，抬头观看，就见王十古仍然还站在门楼的上面，说道："高僧，此一时两下里论武当场对敌，非是老朽我武术不强，

对你不过，实因为我年逾八旬有零，气力稍衰，故而落败，容日后得暇之时，再为比较就是了。”和尚闻听口念佛号，口称：“王老侠客，论起来王老侠不愿意动手交锋，可也就罢了。此时老僧与你动手，输赢胜负未分。一时之间，焉能舍你一走。要打算走也成，咱们得分个胜负，如其不然，老僧我可要无理了。”说着他身形往下一矮，打垫步拧腰往上一纵，把手中的鞭一抖，招走上盘，奔王十古头颅打来。和尚本是一时急劲儿，可就忙中有错，别看和尚身分这么高，人称赤胆侠，这个地方他就不应当追。这就应了俗语啦，欺敌者必败。和尚他这叫欺敌心胜，打算一鞭把王十古打下了门楼，压倒群雄。他身形往后一坐，脚尖一点地，把身形悬起来，抖手鞭够奔老人家头上便打。王十古赶紧把身往下一矮，借着这个劲往旁边一闪，老人家使用这一招，和尚可就吃亏了。老人家矮身一闪，和尚的鞭走空了。王十古把鞭一抖，正赶上和尚在半空中悬起，这一鞭就在腿上噗啦一缠。和尚说了一声不好。就见王十古身形一长，丹田用力把军刃一抖。和尚这个乐可就大了，整个的由打角门外，把和尚摔到了门的里面。只噗咚一声，和尚体重身沉，亚赛倒了一堵墙相仿。王老侠由打角门上跳将下来，抖银髯哈哈大笑说：“这是怎么说的，老朽一时失神，伤着高僧，望求勿怪。此时和尚双手按地站起身形，由打角门子走将出来，长叹了一口气，面带惭愧。心中暗想：我号称赤胆侠，一条墨骨鞭压倒了群雄，不承想今天我把一生的名誉一旦丧尽。此时和尚要是知时达务，在各位侠客的面前献出八宝莲花露，准能够保全他无事。他不但不献莲花露，恶狠狠把手中军刃一摆，叫了一声：“王老侠，果然不愧头顶太极脚踩八卦乾坤妙手，老僧不及。”王十古抱拳

连连说道："高僧夸奖了，不知高僧可曾认识此招？"和尚摇头说道："不知。"王十古微然一笑："才方您用的那一招叫作何名？"和尚答言："我那一招名叫刘海戏金蟾。"王十古一笑说道："我呢？"和尚用手一指："你那一招叫不爱财。"王十古一听，不由得好笑："别看你那一招不曾用着，我这一招也有名字，叫作太公钓鱼。你今天被我一鞭打倒，算你愿者上钩。"和尚一听，心中恼怒：王十古你这分明是奚落于我，别看我一时输招，莲花露现在我的腰间，就是你们群侠一拥齐上，也难以得走了我的八宝莲花露。和尚想到这里，手持军刃抹身就走。各位侠客大家观看，彼此全都是一怔。这个地方算和尚不知时达务，蛮横无礼，枉有侠客之称。就在这么个工夫，就听有人叫道："凶僧休走，某家在此等候多时了。"呛啷啷一声响，军刃撤出，一晃一道电闪相仿。和尚留神观看，就见这个人好看。身上穿着紫色衣服，大身材生得碧目虬髯，手中拢着这口刀，威风凛凛，杀气腾腾，和尚一看认得，就是陕西凤翔府的镇西方，碧目虬髯赛张鼎马奎马龙元。和尚看罢心中一笑，暗说道：别人向我动手，还倒可说，你我乃是本乡本土，算是乡亲，你反倒帮助他人，就是你辅佐天下侠客，我也不恼。但你不自揣，你微末的技艺，虽有侠客之称，要跟老僧比较起来，可差的太远。今天倒不如给你个厉害，也叫你知道知道老僧我是谁。和尚擎着军刃用手点指："我打量是何人，原来是马龙元，谅你有何德能，敢在老僧面前逞威，别走接招。"一抖手鞭到，马爷一看赶紧身形一闪，摆手中龙头凤尾刀，接架相还。这一次马爷心中高兴，皆因是初试宝刃。过去动手，一大关也就是七八个照面。别看这么大的镇西方马奎，叫和尚一条十三节墨骨鞭是直逼得只

有接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和尚一看哈哈一笑，心说：别看我输给王十古，那叫我一时大意，你可差的太远。此时何立看得明白，堪堪马爷力不能支，云中侠何乃中心中暗想：可是我自己武术平常，要说跟马爷比起来，也得说差不多，既然马爷赢不了凶僧，我出去那不也是枉然吗。可有一件，马爷由打金光寺与我等相见，就算一见如故，我尽交友之情，要替马爷拔刀相助。何爷遂左手摆住刀鞘，右手荷定刀把，呛啷啷一声响亮，大夏龙缺宝刃离匣，唰啦一晃光华闪灼。何爷心中喜悦，动手无论胜负，今天我要试用试用龙缺宝刀。何爷摆手中军刃，高声喊喝："马老侠客倒不如暂时撤招，何立来也，马奎一听遂虚晃军刃，垫步纵出了圈外。何爷赶紧迎上前来，一摆军刃抖擞精神与和尚当场动手。和尚一看未免一笑，心说：何立你哪里能够行的了，何立跟慧斌动手也有七八个照面，照样赢不了和尚，不但赢不了，招数透慢，堪步眼要散。就在这么个工夫，旁边镇东方宋文元暗想道：他二人既已向前，我何能退后。我就是赢不了和尚，我也不能不出头，别叫天下英雄笑我畏刀避剑。把主意拿定，一伸手由打肋下掣出太阿宝剑，晃银髯叫了一声："何贤弟，暂且退下，宋品来也。"说着话老人家摆宝剑往前一纵。何立何乃中裹手一刀，垫步拧腰纵到了外面，左手背刀右手撕髯留神观看。宋文元摆手中宝剑一语未发，扑奔和尚面前举剑照定和尚头上便击。和尚一看剑到了，用手中的墨骨鞭一搭，将身一闪，够奔宋文元右手腕子。宋文元赶紧回手撤剑，往前一上步宝剑撩阴够奔和尚小腹扎来。和尚倒步抽身躲过接架相还。这二位动手比以前那两个人就高一点儿，可见得三侠之中，就属镇东方他的武术高，跟和尚动手尚能够支持十五六

个照面。他们动手，在影壁前站着的南侠北侠镇东侠，米良，米瑞，方奎，昝凤，花四爸，花纯，大家观看，无不赞叹。可惜偏听不肖弟子一面之辞，致惹起群侠反对。此时侯杰自己在旁边暗自赞叹，自己有心会斗和尚，自揣本领不如，若不出头怎对的起三侠。侯二爷又一想，倒不如赶上前去，与和尚动手，就是叫和尚把我打死，能叫我名在人不在，不叫我人在名头坏。二爷把主意拿定，把手中双镢一摆，说道："老哥哥剑术果然高明，慧斌你不要逞强侯杰来也。"说话光景，摆镢往前一窜，宋文元听见只得把宝剑一掣，垫步纵出圈外，拢银髯单看二爷的举动。就见侯二爷摆手中双镢，抖丹田一声呐喊，说道："慧斌你做事伤天害理。既然被王老侠将你治服，你就当献出八宝莲花露，那才算对。不但不献八宝莲花露，还要仰仗掌中一条十三节墨骨鞭，蛮横无理。今天也非是侯杰说句大话，我要与你一死相拚。"把话说完，摆手中双镢往前一纵，够奔和尚的胸前便扎，和尚一看不由得暗笑，这才应了俗语，运来人欺鬼，时衰鬼欺人。侯杰你不过是微末之技，也敢前来会我。和尚看二爷的亮银双镢已到，往旁边一躲，抖手中军刃，招走下盘，够奔二爷两条腿上打来。侯爷旱地拔葱往上一纵，哪知和尚的鞭正搭侯爷左腿，想躲那焉得能够，翻身栽倒。和尚把鞭一擎面目往下一沉，面门上这条肉乱晃，把墨骨鞭一举，要把侯二爷结果性命。神手昆仑镇东侠一看，赶紧掣出来小听风宝剑，往前一纵。群侠一见侯大爷一出头，可就全过来了。再者说老人家镇东侠交朋友血心 热胆，大家岂能袖手旁观。各掣军刃：南侠掣巨阙宝剑，北侠掣辘轳铲，米良米瑞弟兄二人每人手中一口刀，神枪花四爸手中一条枪，花纯摆一对鹿角棒，昝云叟方奎等，如

蜂似蚁，喧喊连天，齐声喝喊一拥而上。此时和尚虽然说有意把侯杰结果性命，一听后面声若鼎沸，回头观看，群侠齐上，他赶紧把鞭一横。此时侯二爷双手按地，站起身形，拾起他那一对亮银双镢，心中突突乱跳，暗含着心中思想，这真叫玄。若非我的兄长率领群侠，上前救护，焉有我的性命。二爷遂同宋品，马奎，何乃中，各持军刃也赶奔前去。挡住和尚的去路，此时慧斌他也看的明白，各位侠客亮军刃宝器颇多，倘若是我一时顾及不到，三拳难敌四手，他的人多我只一人，岂不受了他等的侵害。和尚想到这里，擎着墨骨鞭斜目观看山门里。他埋伏的黑龙道长那二十名弟子，每人手中一条香沙摇魂袋。和尚望见那山门里面的二十个人，全都在那里吞头缩颈，不敢擅自出庙，静候和尚的吩咐。和尚冲着山门里面念了一声弥陀佛，连连的把手中鞭一摆。他们预先定下的暗号，只要和尚念完了 佛把鞭一摆，这二十个人各擎摇魂袋，往外就闯。这二十人如狼似虎，由打山门里闯至在外面，各把摇魂袋这么一摆，站在上风头冲着各位老侠这么一抖，扑扑由打里面往外冒黄烟。和尚看着心中喜悦。别看你们各位侠客武术高强，你们也避不了香沙摇魂袋。和尚在未曾出庙之先，早已把解药闻好。单等把群侠薰倒之后，宝刀宝剑全都拾起来，然后深深刨坑，把你们一埋。到了那时，我看你们能为上哪里去了。和尚将然想到这里，就见二十人的摇魂袋紧抖黄烟乱冒。就是有一样，各位侠客置之不理。和尚一看不由得一怔，暗含着思想：要凭黑龙观的黑龙道长韩玄教，他所传的薰香蒙汗药，就得称为一绝，如果要是没有他的解药他们焉能蔽得住。书中代言，怎么会各位侠客他们闻见香味，他就会不躺下？这个情理在哪里呢？只皆因少剑

客花纯，夜盗孟劳刀行刺双钢掌刀斩多媚娘，他由打那里得了两瓶子药来，一瓶子薰药一瓶子解药。花纯可就带在了兜中，等着今天来至在玉皇顶，他就对着各位侠客说明。今日所来各位侠客，全都知有黑龙道长的摇魂袋，来时早已闻了解药。此时在场的众位群侠，就连侯二侠跟三侠，全都闻了。就是这一位十古王老侠他老人家因为跟和尚动着手没闻。对鞭之后马爷跟和尚动手，趁着这个空儿，也叫王老侠闻上一点儿。顶到这个时候，二十名弟子各抖摇魂袋，群侠全都有解药故而不惧。这二十多名徒弟施展摇魂袋不能成功，和尚就是一怔。随着念了一声弥陀佛，准知道自己今天要不献八宝莲花露，众侠协力相攻，难保性命。若不然就得三十六着走为上策。这一走不大要紧，可惜我数十余年创立的古刹玉皇顶，清静禅林，那就算归于他人所有。和尚一看，把心一横，暂时之间舍了玉皇顶，日后有了相当的机会，再为报复不晚。和尚把手中鞭一晃，抹身就走。后面的群侠那肯相容，各擎军刃在后就追。在影壁前笆萝以内年迈苍苍的老英雄石铎石金声，虽然说身带重伤，躺在笆箩里面看着这一场群侠会伯生，十古王老侠一条十三节人骨鞭将和尚打倒，老人家看着喜悦，回头冲着旁边的笆箩叫了一声："王环万芳，我以为今生今世没有人能够赢的了慧斌，到如今群侠至此，他也有今天。老人家一阵哈哈大笑。此时各位侠客全都追下和尚去了。米良米瑞哥儿两个可没敢动，皆因此处有四个带伤的。石金声师徒三人，忠勇义士古镇北，他们哥儿两个看着。众人追将下来。和尚在头前走，众人在后面追。和尚正然往前走，猛然间两旁边武泛官军喊杀连天："千万别放走了和尚。"慧斌手中擎着一条十三节墨骨鞭，对着众官军虎视眈眈，回

头观看，哼了一声。别看和尚到了这般地步，他还看不起这一干的众人。在场的官兵他们可不知道慧斌的厉害。他们每人手中擎着军刃，狐假虎威往上一围，他们觉着大家赢一个和尚，那算什么，他那里知道和尚的厉害。将然往上一围，就见慧斌把手中军刃一摆，顺风扫败叶这一招不大要紧，官兵就死了十几个，和尚用手点指："尔等不怕死只管前来，今天老僧我是大开杀戒。"那些个不知道死的官兵，还要往上围，王十古老侠高声断喝："尔等少往前进，如果向前小心你们的头颅。"这一声不要紧，可就把众人的醒提起来了，官兵往两旁边一闪，当中闪出一条小道。和尚趁着这个机会，一摆手中的墨骨鞭抹身就走。在后面，群雄相追，高声断喝："慧斌今天我看你往哪厢逃走，倒不如献出莲花露，还可以保你项上的人头。"这句话说着不算什么，还真正的是句句实言。和尚真要是知时达务，献出了莲花露，不但说能保全他项上的人头，从此还可以跟这一干侠客联合为伍，也不枉人称他为赤胆侠。此时他不但说不听，反倒气势汹涌，把手中鞭一横，回头看着众位侠客哼了一声，看不起一干的群雄。这个地方就叫一着棋下错，满盘全算空。和尚虽然满心怒气，怎奈群雄多，不敢对战。和尚把身形一晃，仍然往后山行走。正然走着，天色也就在午错。和尚回头，看了看后面的群雄，以及武泛官军，相离他约有十数丈远，皆因他们道路不熟。

和尚正然往前走着，猛然间就听对面喊声连天，来的人位不少。但见所来的约在二三百位，年岁不一。在头前走的这一位发似三冬雪，髯赛九秋霜，皱纹堆素，白发苍苍，身穿绵绸裤褂，外罩米色绸子大褂，腰系杏黄绒绳，脚底下穿着一双大红缎子的朱履，上面用青缎子挖出来的大云，左胳

膊把衣袖脱下来，掖在腰间，手中攥着一口刀，高声说道："慧斌我看你往那里走！"慧斌留神观看，老者非是别人，正是北凤庄的九头凤金奎。书中代言，金老员外，这是由打哪里来。只皆因古镇北大闹寿堂之后，心想：我要到金凤山古刹玉皇顶，面见和尚，叫他献出莲花露，医救钦差固是我辈侠义所当为。可有一样儿，我已然撒贴请来天下的群雄，前来给我上寿，我焉能抛弃他等够奔金凤山，到那时岂不叫大众说我待友不周。我打算再迟一天把这寿事办完了，所有的亲友全都送走，再到金凤山不迟。又谁知来了这么个要命的兄弟古镇北，大闹寿堂。此时我可就算说，不能不来了。把所有的情由跟大众群雄说明，有愿意随我前去的，跟我到金凤山。不愿跟随的我也不多劝，反正寿事我也不办了。老人家将然把主意拿定，就听手下人在旁边叫："老员外爷，今天好容易赶到您这么个好日子，您干什么生这么大气呢！再者说您老这么大的岁数，倘若有个一差二错，倒显着多有不便。倒不如我们大家把寿堂仍然收拾齐备，还是欢欢喜喜把您这一天好日子过了，有什么事明天再说。"不但手下人劝，就连在场的群雄都说："这个话对，别因为这么点儿事，把您的好日子搅了。虽然说寿日年年有，百岁最难逢，要是因此全给搅了，倒显着不对。"九头凤金奎闻听，叫了一声："诸位，你们有所不知，只要是古镇北他只身一人奔往古刹玉皇顶，这还不算什么。皆因南北双侠镇东侠，天下的侠客全都找到了金凤山，真要是天下侠客能够赢的了和尚，得出了莲花露，那还不用说。真要是群侠不是和尚的对手，慧斌意狠心毒，各位侠客焉有命在。到了那个时候，各位侠客倘有不测，我金奎在家中安然做我的百岁整寿，置若罔闻，岂不叫天下英雄

咒骂于我。我也算违背了天职。在场群雄你们大家要是捧我的话，愿意同去的我也不拦，不愿意的我也不怪。咱们大家够奔金凤山给各位侠客以作后援，可不知道你们众位意下如何?”众群雄一听：“说道，老人家您这个意思也算不错，既然如此，我们大家收拾齐毕了，跟您一同够奔金凤山就是了。”老人家听到这里，把自己衣服收拾收拾。他老人家一着急，把左臂膀衣袖褪下来，露着胳膊肋下悬刀，大家一个个都用绒绳勒好了十字绊，背上军刃，跟随老人家金奎，大家一同够奔金凤山。出离了北凤庄，顺着大道往前行走。他们可是走的后山坡，顺着山坡上山，老人家在头前率领，后面群雄喊杀连天。正然往前走，老人家金奎一看果然不错，就见和尚慧斌，手中擎鞭往前走。金爷由打肋下撤刀，晃动银髯，用手点指，叫了一声：“慧斌，高僧往哪厢去，听人传言，高僧一时方寸不灵，纵徒行凶，用浊目香伤着年钦差，那倒不怨高僧，皆因你粗心大意，出于失意。今日金奎到此，也并没有别的事，不过求高僧献出莲花露医治钦差的目疾。头一节钦差老大人感激高僧，再者说天下侠客也不至与高僧发生恶感。这个话这么说吧，金奎与高僧算是挨着的近邻。由打我这里说，只要高僧献出莲花露，我见着这一干的侠客，叫他们把我带到钦差老大人的面前，我苦苦哀求，绝不至叫高僧从中受累。可不知道你肯赏给老朽这一分全脸否？高僧若仰仗手中一条十三节墨骨鞭，蔑视天下的群雄，那就休怨金奎无礼了。”和尚把鞭一摆，眉毛一皱，念了一声佛号，顺着鼻子连着哼了好几声，心中暗想：这叫运来人欺鬼，时衰鬼欺人，金奎尚且罢了，最可恨他身背后这一群狐群狗党，也要跟老僧为难，居然就敢擎军刃杀上前来。和尚想到这里，把

手中鞭一摆，叫了一声："金奎，你带领群雄挡路，只要能赢的了我手中这条鞭，还别说是要莲花露，就是要老僧项上的人头，任尔自取。"这句话尚未说完，在老人家金奎身后恼了几位。非是别人，正是红桃山的袁氏八猴：蓝面猴袁天江，金睛猴袁天海，登山猴袁天志，越岭猴袁天荡，蹿山猴袁天有，跳涧猴袁天洪，多爪猴袁天生，鹿耳猕猴袁天亮。这是红桃山的八猴。弟兄八个看着和尚这样，有些不忿，抖丹田一声呐喊，口中说道："和尚，你怎么这么不知时达务，死在目前尚且不知。今天我看你往哪里走，现有袁氏兄弟在此，要结果你的性命。"把话说完，各擎军刃往上一窜，和尚一看，紧皱双眉，二目圆翻，不由得心中有气，暗道：成了名的侠客，在我的面前尚且不能取胜，像你们弟兄不过是占山为王，落草为寇，小小的毛贼，也敢在我的面前发威。老僧在前山业已打死无数的官军，已然就算大开杀戒，今日倒不如将这些个小辈结果性命，以出我胸中的恶气。和尚的恶念一动，不大要紧，才招惹的大祸临头。和尚想到这里，念了一声佛号，一看袁氏弟兄各持军刃够奔自己，团团围来。和尚把十三节墨骨鞭，冲着登山猴一抖，鞭穗子就在面门前一晃，就听吧嚓一声，了不得了，就把登山猴的面门砸塌，当时撒手扔军刃死尸栽倒。说时迟那时快，把手中的墨骨鞭一摆，用了个倒挂金钱，反臂就是一鞭，正打在蓝面猴的头顶，花红脑髓皆崩，死尸翻身栽倒。说时迟那时快，眨眼之间袁氏弟兄各个亡命。死尸横躺竖卧，倒在了埃尘。和尚把手中的鞭一摆，念了一声弥陀佛，面前那条肉突突乱动，手擎军刃他那个意思打算要够奔后山逃走。此时人群之中，恼了老人家金奎，看着这般光景，心中难过，暗想道：袁氏弟兄他们是前来给我

做寿，不承想他们会死在了金凤山，若非我率领群雄至此，他们弟兄怎么会亡命，遂把手中宝刀一摆，叫了一声："慧斌，你既然称为赤胆侠，为何意狠心毒，袁氏弟兄虽然一拥向前，他们也是尽义务天职，常言有句话：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既然你身为侠客，难道说你连忠义两个字分不出来吗。今天以强压弱，凭你身上的武术要压倒群雄。现有金奎在此，我豁出我这条老命，也不能任恶人逞凶。"说着话他老人家一摆手中的宝刃，往前一窜裹手一刀，够奔和尚顶梁往下就剁。和尚一看刀到了，把身形向右一闪，用手中的墨骨鞭在老人家的腕子上一搭。金爷赶紧把刀撤回来，裹脑缠头就是一刀。和尚缩颈藏头，往下一矮身，手中鞭一抖，招走下盘用的是枯树盘根，照定老人家双腿便打。金爷赶紧旱地拔葱往起一纵，摆手中刀接架相还。别看金爷年近百岁，精神抖擞艺业超群。这口刀上下飞腾裹住了双钢掌。和尚的鞭绕住了金奎。这两个人动手真称得起棋逢对手，将遇良材。和尚动着手心中想道：金奎不枉人称侠客，可惜老了。若在壮年，真是我一个劲敌。两个人动手约在二十个照面，老人家可就有点力不能支。倒不是武术不济，皆因他年纪老了。再者说金爷这个人他跟别位不一样，在二十年前归隐家中纳福，轻易谈不到武学。今日一时之间动手当然就得差点儿。此时由金奎带来这一干群雄足有二百多名，从中就有精明强干的。大家一看，老人家力不能支，真要是等老人家输了招，和尚意狠心毒，他焉能保全金老侠的性命。倒不如咱们这二三百人各亮军刃，一拥齐上，该着河里死井里淹不死，如果该当死在和尚手内，那也算命定。众人齐声喝喊："大家别怔着啦！别放走了和尚。倒不如大家各自亮军刃把和尚乱刃分尸，与天地之间除此大

害。”这一句话不大要紧，群雄俱都各摆军刃向前一围，不顾性命往上闯。和尚一看不得了，他把手中鞭指东打西，眨眼之间，就在群雄之中，打死了二十多位，鲜血溅满了和尚的僧袍。和尚的佛尘也丢了，面貌狼藉，狼狈不堪，打出来一条血胡同。和尚抹身形往后山便逃，矮下身形两腿如飞，走够多时回头观看，后面追赶的人离着太远了。念了一声弥陀佛，找了一块大石踊身纵到上面，扎撒膀臂登高一望。此时正在红日西斜，夕阳如火，照着他那一座古刹玉皇顶，黄澄澄的庙脊，被日光照得发出一种惨淡之色。和尚看着心中难过，长叹一口气：老僧心术一时不良，袒护高飞，把我数百年清静禅林，一旦之间，变成了杀人的战场。老僧此时无有立足之地，这就叫有家难奔，有国难投。此时我应当怎样？想到此处，和尚心中难过。遂顺着山崖扑奔后山，走了工夫不大，堪堪天色已黑，不住的冷风阵阵，抬头观看，满天浮云。和尚心中一想，你看阴霾四布，浓云遮天，天将欲雨。忽然一阵暴风直刮得万树摇头，长林作响，风声之中，隐隐有人高声喊叫，声音悲悲惨惨，类似女子连喊救人。和尚听到这里，心中暗想：像出家人应当是慈悲为本，既然听见有人呼救，就应赶奔前去看个明白。又一想且住，金凤山老僧住居多年，四外里旷野荒郊，少见人烟只有庙堂，深林之处那里来得妇人呢。和尚想到这里，只可顺着声音慢慢往前走。工夫不大，看见前面一片的芦塘，四外里树林参杂，密密的围绕。和尚留神细看，在芦塘边，小道旁倒卧着一个女子，看年纪约有二十岁，斜卧香躯，下身穿葱绿的中衣，白袜子露着大红的弓鞋，上身穿着一件粉红色的汗衫，大襟头的钮扣还未扣，在下面搭拉着，露着粉嫩嫩的白肉，带着大红绸子

兜肚，赤金的兜肚钩，面若桃花，两道细眉斜湾，二目亚似秋水一般，乌黑的发髻，高挽美人鬟，一双元宝耳朵，坠着嵌珠的排环，斜卧着香躯。口口声声呼呼救人，那个声音透出来娇嫩嫩，悲不可言。和尚看到这里，站住了脚步念了一声佛号，就听那个女子向着和尚说道："大师傅您多慈悲吧，小女子身逢大难，堪堪性命不保。你老人家身为出家之人，以慈悲为本，善念为门，您救脱救脱我吧。"和尚闻听，问道："你这个女子，家住哪里姓字名谁，因何倒卧在此？"那个女子说道："小女子王姓，就在金凤山下坡，金家庄的人氏。我有一个兄长，他在金凤山的后山有个小土地庙里面当和尚。我跟着我的老爹爹骑着一匹毛驴，带着一个大包袱，包袱里面有僧衣僧帽僧鞋僧袜，全都是出家人所穿的东西。我跟随我的爹爹一来看望我的兄长，二来就是给我哥哥送东西。不承想家门不幸，中途路上遇见了强人，把我老爹由打毛驴上面，一把掳将下来，此时生死不知。小女子倒卧埃尘盼 父不见，欲要只身行走，怎奈两足疼痛。今天遇见老和尚您哪，就救脱救脱我吧。"和尚他听到这里，二眸子一转，念了一声弥陀佛，此时一阵心中迷乱。自己暗想，我既已与年钦差为对，我就算是有家难奔，有国难投，倒不如携着这个女子，远避他乡以乐晚年。想到这里脸上如烧，自己以掌击额，不由得暗说：不好，我自七岁入庙练艺四十七年，到而今五十四岁，从来心中未尝起过邪念，这一次因何心肠改变，邪念顿萌，真正是叫我自己莫名其妙。如此看来，福无变至，祸不单行。凭老僧身为侠客，住持玉皇顶，三尺幼女不准入庙，今日见着这个女子二目流盼，立时情动，此地不可久留。倘若迟延时刻，方寸一乱招惹无量的罪孽。想到此处，念了一声佛号，一

晃身顺着竹林奔着小道往前走下去了。此时的天色就算掌上灯了，和尚往前行走，抬头观看，眼前一带长林。和尚抹身顺着盘山小道往前行走，走不多远，就见面前有一匹小驴，在小驴上驮着一个大包袱。四外并无一人，和尚一看心中思索不问可知，这头驴驮着这个包袱，当然是那个女子的父亲所骑的驴。既然是遇见了强人，怎么人不见了，包袱还在这里，实在叫我心中纳闷。倒不如我把包袱打开，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和尚想到这里，走上前去，伸手把包袱由打驴背上取下来，打 开麻花蝴蝶扣，留神观看，和尚不由得心中喜悦。原来里面是僧衣僧帽僧鞋僧袜，一柄拂尘，额外还有纹银二十两。和尚心中暗想我此时身上的衣服，与他们当场动手血迹溅满了襟袖。他这里有套衣服，待我试试大小如何。想到这里一伸手先把僧帽拿起来往头上一戴。你说也巧，正合适，遂又把自己身上的衣服脱下来，把这件僧袍穿在身上，不长不短不肥不瘦，将将合体，有一根杏黄绒绳也系至在腰间，还有开口僧鞋一双，高腰白袜一对，把自己的脱下，穿了穿长短合足，然后又把二十两纹银拿起来带至在腰间，拿起来拂尘，心中喜悦。要是这么看起来，我慧斌还不至于命逢绝地，到如今真有这般凑巧，衣服换好，还有二十两路费，从此海走天涯。他将换下来的旧衣服跟这一匹毛驴他全都不管。他这才迈步顺着盘山小道往前行走，走了好半天才走出了长林。抬头观看天色，三星微露时在初鼓。和尚紧皱双眉，二目圆翻，猛听得暴风阵阵，声似牛吼，直吹得长林内树叶刷刷乱响，黑暗暗好不怕人。顺着风声刮来的声音连喊救人哪！救人哪！和尚一听不由得纳闷，顺着声音往前走，走了工夫不大，就见两旁边都是泥水，当中一条小道，在小道上横卧一

个人。虽然说时逢夏令，他还穿着一身棉裤棉袄，满身的泥水，一脸的滋泥，小辫都起了楼子啦，乱蓬蓬卧至在道上，悲悲惨惨喊救人哪，救人哪！和尚用手中拂尘一指，叫了一声："这个老头儿，因何你卧在泥水之中，被什么人所害，要你明言，不要你害怕。"老头儿一听，说道："这位大师傅，您就多方便吧，只皆因我有个儿子，在后山土地庙当和尚。我今天带着小女骑着一匹毛驴，带着一个包袱，包袱里面僧衣僧帽僧鞋僧袜，一柄拂尘纹银二十两，我这是给我儿子送去的。不承想中途路上遇见强人，将我父女冲散，把我扔在泥水之中，毛驴包袱也不知落在哪里。大师傅您来了，我的儿子是个和尚，您也是和尚，看在同道的面上，救护救护我们父女吧。"和尚听到这里不由得心中思想：我这一身脱下来，完全给他！你说给他，我又没有衣服遮体，怎能够逃遁！我这条命全在这一身衣服上了。想到这里说道："老朋友，出家人本当大发慈悲，怎奈我有要事在身，不敢在此久停，我要去也。没别的老朋友你还得往旁边闪一闪，叫老僧过去。"老头儿在泥水之中小道上躺着，一听和尚所说这片话，不由得心中有气，用手点指，叫了一声："和尚，我这么大年纪，到了这般田地，你还欺辱我。你是出家人，你就应当救救我。不救我我也不恼，我是年老身衰，四肢无力，你就应当把我扶出泥水之中，那才算对呢。你不但不管，你还叫我把道躲开，由打我这里走。天到这般时候，旷野荒郊谁来救我。我这条老命不要了，我就是不躲。你要有法子把我置于死地，你就算成全我了。"和尚一听双眉一皱，用手一指说道："老头儿你这么大年纪，说话好生无礼。"和尚说着话心中着急，恐怕后面一干侠客相追，真要是把他追上，与他当场动手，多有不

便，和尚奔走的心急，他迈步往前紧走，来至在老头儿近前，说道："老朋友，我叫你走你不走。"和尚说着话纵将过去，方一抬腿，老头儿一看，跟着双手一按地，站起身形，叫了一声："慧斌，好生大胆，你看我是谁？"说着话站起身露出本来面目。慧斌一看，口念佛号。一看老头儿的动作不觉大大生疑，莫非是我四师叔吗。

书中代言，老者是谁？乃是珍珠佛董瑞。慧斌一看暗道，天下侠客跟我动手，也不是我蔑视群雄，我是一概全不怕。惟独我这位四师叔，他老人家身为剑客技术高强，他老人家要反了目，我焉能够走脱的了。趁着此时我再要迟延，想走万难。和尚将然思索至此，就听后面一阵大乱。叫了一声："慧斌，事已至此，上设天罗，下排地网，你要想脱逃那焉得能够。"和尚回头观看，迎着面就是三侠，正当中镇东方宋文元，上垂首镇西方马龙元，下垂首就是云中侠何乃中。后面跟着一轮明月照九州长手白猿侯敬山，二侠背后就是南侠，北侠，镇东侠，自己兄长方奎和昝云叟，一干群侠各擎着军刃喧杀连天，追赶和尚。和尚回头观看，他一见这般光景，准知道三拳难敌四手，还是走为上策。把主意拿妥，念了一声弥陀佛，矮身形顺着盘山小道，那个意思，要施展夜行术往前行走。后面群侠那肯相容，在后面紧紧追赶天可不早了。此时天已黑了，满天星斗，一轮明月，悬于空中。和尚往前行走，好容易才走过了这一带长林，和尚抬头观看，不由得就是一怔。面前露出石碣，上面錾着"挡僧岭"三字。和尚一见心中害怕。他想：自古名将都怕犯地名，后汉龙士元，号凤雏先生死在落凤坡，何况今天是我。和尚想到这里所以害怕。前面一带土坡，过了土坡就是山神庙，顺着后山坡他可以远遁

他乡。和尚此时心急似箭，他又怕后面群侠把他追上，故此他脚下如飞。他那个意思要赶紧越过土坡。焉想到将到土坡上面，回头观看，他那个意思打算回头看看各位侠客，离他还有多远，一方面看一方面下土坡。将一抬头，就觉乎着有人掳住他的腿腕子。用手一摩挲他的磕膝盖，倒过手来一按和尚的腿腕子，这是给和尚来了个出其不意。真要是他早有防备，和尚也不在乎，这乃是冷不防。和尚要是不抬腿，可也上不了这个当，今天被人一掳腿腕站立不稳，翻身栽倒。不等和尚用鲤鱼打挺的工夫，一伸手掐手住他的脖子，掳住了双腿，丹田用力往上一举，把这么大的慧斌高高举起。和尚仰面朝天，心中难过，暗想道：凭我慧斌在外面闯荡江湖，自幼以来未曾遇见过敌手，外号人称赤胆侠。不承想今天我竟被人家高高举起，我这叫时衰运败之日临头。想到这里和尚低头观看，看看擒我之人他是那位。不问可知，一定是一位剑客，要不然他也擒不住我。和尚往下面观看，但只见在土坡上站着这个人，双手举着自己，中等的身材细腰扎臂双肩抱拢，猿臂蜂腰，身上穿土黄布的裤褂，白骨头钮子左大襟，高腰袜子两只洒鞋，外罩蓝布大褂，又肥又大，腰里头掖着一块大汤布，往脸上观看，紫巍巍的脸面，剑眉虎目，精神饱满，二目神光炯炯，亚赛过两盏灯，英气勃勃。慧斌一看，非是别人，正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童海川。书中代言，他这是由打哪里来。只皆因二侠客率领着三侠夜探金凤山，误走山神庙，姜达姜本初老剑客，写了一封书信，叫二侠客交给童海川，童林打开书信观看，看明白了，禀明钦差。他才把所有的事安置齐毕，嘱咐小弟兄们保护大人，童林不到定更天，由打公馆起身，够奔金凤山，顺着后山来到山神庙。到

了里面拜见三位剑客，从中就是姜本初，张鸿钧，董瑞。童林走上前去给三位剑客行礼。要说童林他可不认得董爷跟姜爷，他不过是只认得他师祖张爷。皆因他听侯二爷说过，在山神庙遇见各位剑客，他今天这么一揣摩不问可知，这一位年迈苍苍的出家人，一定是碧目金睛佛姜爷。一脸小肉椎儿的这一位当然就是珍珠佛董爷了。童林赶上前去说道："三位剑客爷在上，徒孙童林给三位师祖磕头。"就见张爷用手一指叫了一声："师哥师弟，这就是我时常跟您说的，尚道源何道明他们二人收的弟子名叫童林。这个孩儿生来的秉性豪侠，见义勇为，真我门户之中后起之秀也。"就见当中的和尚口念弥陀佛，叫了一声："童林起来。"童林站起身形在旁边垂手侍立。姜爷用手一指童林："我来问你，比如说慧斌他要是当场被获遭擒，你应当如何发落？"童林说道："慧斌倘若被获，只要他献出八宝莲花露，把钦差大人的目疾治痊，有童林在大人面前竭力保全，准保与他人无干。不过罪在高飞。"各位剑客闻听童林此话，把正当中这一位姜达喜得哈哈大笑，叫了一声："童林，别看你人年青，你的心地到宽仁大度。这个话是这么说，既然身为侠客，哪一个也不敢违背义务天职。还慢说是慧斌，就是你我如果错走侠义的正道，天下剑侠反对，也难免项上餐刀。慧斌他既然纵弟子违法，就算违背天职。不用你们众人出头，有我弟兄三人，我们应当遵守我师哥他老人家的遗言，应当捕获慧斌证明其罪，将他结果性命。皆因我门户之中，没有身被国法刀斧加身之人，如果这么一来，与我门户不利。由打他行凶的那一天，有我的弟子胡林，给他师叔张鸿钧赴信，转请来的董爷与老僧我，我们来到山神庙夜入玉皇顶，暗中监视慧斌的动作，如果他要自己觉悟，身

带莲花露够奔公馆，自行投首请罪，我等决不过为责备。今他不但不这么办，反倒请黑龙观的住持黑龙道长。此人素以发卖薰香蒙汗药为能事，带领弟子结党成群，抵抗天下的侠客。这就算他获罪于天，罪不容赦，故而我等弟兄计议，才修写一封书信，叫侯杰带至公馆面交于你。既然是你来了，你仗大义不肯置慧斌于死地，这就叫关乎本门户中的义气。他既然袒护弟子，难道说我等弟兄还敢袒护他吗！”这一位姜达姜本初，正然跟童林爷儿两个互相接谈。就在这么个工夫，就听末一座董爷手拈银髯道：“师哥，慧斌他既然作到这步天地，你我也难伸手挽救。凡事从公办理，我倒有个主意。我以财色慈这三个字度脱于他，如果说他见义勇为，非财不取，就算他虽然一步走错，尚有洁白的天良存在，还能知过必改。你我把他叫到面前申斥一番，从此以后改过前非，可也就是了。我以三度，他应贪的不贪，不应贪的的强为，那就算是大祸临头。你我难以救护，他命该如此了。就是他死在了地府阴曹，都不能憾怨你我弟兄。我说这个话二位师哥请听，有点儿道理吗！”僧道念佛说道：“师弟你我弟兄的心思乃是不约而同，我也是这么想着呢。我叫胡林到他的玉皇顶侵室之中，得来的僧衣僧帽僧鞋僧袜系腰的绒绳，就连拂尘一物不缺，包好了一个包袱。老四你必须要这么这么去办。”董爷点头，原来是姜爷早已备办停妥，毛驴一匹，梢禺子，姑娘就是姜爷的亲孙女，钢肠女姜瑞芝。现在山神庙大殿的后面，这位姑娘自幼就跟着他的祖父闯荡江湖。幼年间丧去父母，跟着老人家习学武术。姜爷把平生的武术十成能耐已传给六七。此时年岁已近三旬，虽然身为女子，生性不知自己为女身，已然把话跟祖父说明，终身不嫁，愿在江湖扫尽邪魔，行侠作

义，才叫巾帼的丈夫。姜爷跟董爷张爷弟兄三人计议明白："叫这位姑娘扮一个色度，叫姑娘斜卧道旁，打听慧斌如果跟群侠论武，力不能支败走后山，姑娘将他遇着，献出百种风流妖艳，引诱于他。他既然七岁入庙练艺四十七年，身为赤胆侠，当然是见义勇为，急公好义，他必然要走上前去，细问情由。如果和尚看着可怜必然要设法维持，搜寻他的遗物，找他的老爹爹叫他们父女团聚。和尚这么办，那就算对了。只要他有这一念之慈，那就算命不当绝，就能保的住项上的人头。如果和尚见着姑娘这般光景，要起邪念，那就不用再谈了，当然就是罪不容赦，将他结果性命，惩戒后人。第二样毛驴一头，包袱一个，纹银二十两，此为财度。出家人六根清净，五蕴皆空，应当抛去杀盗淫妄酒，见财不贪，视如粪土，那才合乎出家人的道理。第三件叫董爷扮作姑娘的老爹爹，就仿佛带着女儿给他和尚儿子送衣服，中途被劫，被人推在泥水之中，凄惨可怜。如果和尚惜老怜贫，大发恻隐，拯救老人，他有一念之善，也当设法保全他的性命。二位师弟及童林，你等大家请想此事如何。"众人答道："老剑客爷之言甚善。"当夜晚景无话，次日清晨，老人家姜爷首先打发大弟子胡爷："够奔前面玉皇顶，暗中打探慧斌的动作。如果天下群侠云集，言语激烈，当场动手，看他们的结果如何，如果各位侠客力不能支，不是慧斌的敌手，你当出头助他们大家一臂之力，将他制住。如果说各位老侠能够赢的了慧斌，他必然舍身一走，你急速报我等知晓，我当以三度试他。"胡林由山神庙够奔玉皇顶。书中代言，胡林自幼跟随姜爷学艺多年，后来镇古侠董爷看着他的秉性与自己相同，又把自己生平的武术教给胡林十之七八，别看他这么大年纪，身分不亚

剑客。时刻不离老师的左右，闯荡江湖，遍走天下，称得起叫威名远震。后来老人家把自己的武术传授慧斌，慧斌把艺学全，老人家才圆寂。临危之时把各位剑客胡林全都叫至在面前，他老人家当着面吩咐：就说我不久人世，我有一件大事，死不瞑目，不过就是慧斌他头上生着个肉角，秉性不准，其性好杀。据我看，将来难逃血光之灾。倘若日后把道路走错，天下侠客难以拒敌，叫三位师弟每年到二月中旬聚会在一处，到金凤山古刹玉皇顶，调查慧斌的动作。这还不算，另外派胡林一年分四季查他四次。如果有了意外的行为，赶紧给各位剑客赴信。要不然这回事胡林这么挂心呢，皆因遵守遗嘱。老人家知他负有此责，故此老剑客派他到前面玉皇顶探听慧斌消息。他这才赶紧前往，来至在影壁后，藏住了身形留神观看。各位侠客各背军刃，威风凛凛大家全到。无数的官兵势若潮水，从中交谈的非是别人，正是年迈苍苍的王十古。两个人手中各擎一条鞭。王十古是一条人骨鞭，慧斌是一条墨骨鞭，两个人当场动手。猛然间王十古一鞭把和尚打倒，摔至在庙内，胡林赶紧撤身形往后走，报告各位剑客爷。山神庙姜爷得着此信，暗想道：不承想慧斌竟败于王十古之手，这才照计而行。姜爷又吩咐胡林叫他二次够奔玉皇顶探看和尚，他若自悟献出莲花露，可速给我送信。胡林答应奔前面暗地观看，那知他不但不伏输，反凭掌中一条十三节墨骨鞭，打伤了官军，闯出重围。红桃山袁氏八猴，弟兄八人当场亡命。胡爷看着一皱眉暗想道：出家人大开杀戒，真正是自寻死路，各位剑客怎能宽容。胡林暗自叹惜，遂来报告姜爷说道："老师可了不的啦，和尚大开杀戒，手中一条十三节墨骨鞭打伤人命无数，已然越过长林，够奔后山而来。"

姜达老剑客闻听此言，长叹一声，叫了一声："慧斌，你事已至此，老僧难以救护于你。这是你咎由自取。"这句话还未曾说完，这位姜姑娘回来了，来在剑客爷的面前，叫了一声："爷爷，可了不的了。这个慧斌由打前山，败至在后面。在竹塘前我卧倒身躯。他徒步前来。我高声呼救。他果然顺着声音走了来，到了我的面前盘问一切。我对他把老人家嘱咐的言语，对他说明。他站在那里不但不救，脸一发红，一手击额，连击数下，然后面带惭愧抹身就走。各位老人家请想，不问可知，必然慧斌心中已起邪念。"姜爷叫姑娘暂退。打发胡林前去树林之中查看毛驴包袱，他可曾拿去。胡爷点头答应一声，去够了多时，胡林来至在山神庙，见着老剑客爷说道："回禀老师得知，包裹已然被慧斌取走，毛驴尚在那里未动，我把毛驴带回来特此报告。"话未说完，董爷也回来了，叫了一声："师哥，这可不怨我，我已仁慈相度，说出家人应当慈悲为本，善念为门，这么大年纪身卧泥水之中，也应当设法搭救才是。他不但不救反倒以恶言相欺，还有意抬起腿来把我踹在水坑，他这样意狠心毒，这不是死催的吗。我让过谁呀，要不是看在他是本门本户的关系，我早已手起掌落结果他的性命。既然有此三度，将慧斌拿住之时，足可置他一死。"董爷说完，姜爷叫："二位师弟，看此光景那可就说不出不算来了。胡林你跟童林赶紧前去够奔挡僧岭，将身形隐在里面，叫童林在那里相待，单等和尚到来，伸手捉拿。"童林一听，赶紧连连摆手，叫了一声："老人家。这个地方，童林我可不是客气，凭武术焉能敌的了慧斌。"姜爷微然一笑，叫了一声："童林别着急，你如此如此即可擒慧斌了。"童林闻听剑客嘱咐点头答应，跟着胡林走出了山神庙，一直够奔挡僧岭，将

和尚擒住。此时各位侠客俱已赶到，大家观看，一看原来是童林，各位心中欢喜。

就在这般光景，和尚口念佛号，往下面观看，看看究竟是何人将自己擒住？不看则可，一看非是别人，正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不由得暗自好笑，心说道：人要是不走运，凡事全都该着。别人还可，童林我跟他夜晚之间，在西风寺月下动手，他焉能够敌的了我呢！今天我会被他高高举起，岂不叫天下英雄耻笑于我。咳，别看你把我高高举起，你又奈我何。和尚搭住童林的腕子，那个意思扣住了寸关尺，用力一捏。不用说是童林，再比他身分高的，也架不住和尚这么一捏。此时慧斌将然要掳腕子，童林暗说：不好，只要他掳住我的手腕，和尚的工夫比我高的多，我就要受他的暗算。就在这么个工夫，猛然间，就听有人嚷叫了一声："慧斌，你还要怎样！我想是了，也就是了。"和尚顺着声音，用眼观看，答言的非是别人，正是兄长天下第一杰方奎方柏林。和尚一看是大哥，那就算是无法，把手一拳二目一合，任凭他们摆布。童林可算是个有身分人，既然把和尚高高举起，这个脸可就露足了。单等和尚把脸变了，倒多有不便，赶紧把和尚轻轻往地下一放，双手抱拳乐嘻嘻的说道："这是怎么说的。"和尚一看童林满面和颜悦色，和尚不由得赞叹：童林年纪不过三旬来往，受他老师的所传，柳叶绵丝磨身掌，在外面漂落江湖不过数年的光景，得了个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到处皆闻。像我慧斌，武术比童林总算高的多，到如今只落得这般光景。和尚正然想着，猛然间就听有人念了一声弥陀佛，紧跟着一声无量佛。和尚听着这个声音，未免一怔。抬头观看，面前站着三位，姜爷张爷董爷。和尚一看，心说不好，我这

三位师叔一时之间来不到。怎么会今天他们老三位也在这里？和尚一面想着，双手合掌往前抢步，将身形跪倒，口称："三位师叔在上，弟子慧斌给三位师叔磕头。"你别看和尚方才在山门前跟群侠动手，凶似过瘟神，到而今和尚亚赛绵羊的一般跪倒磕头，给各位剑客行礼。站着的三位剑客把身一闪，叫了一声慧斌免礼。当中姜爷冲着胡林一摆手，叫他够奔山神庙取出三个棕团。胡林点头答应，去了工夫不大，把三个棕团取来。三位剑客爷将身形坐在棕团上面，众位侠客站在两旁边。胡林童林两个人站在三位剑客爷身后。和尚跪在面前。天已然有三更过，阴云已开，朦朦的月色，此时透着光明。正当中这一位姜爷用手一指叫了一声："慧斌，你既出家摩顶受戒，皈依三宝，就拿我姜达跟你比，武术不说身分也不表，单说出家的这一道连我都不如你。我是半路出家，皆因是看破尘情，削发为僧，济困扶危，以修来生的善缘。可像你六根清净，七岁入庙，练艺四十七年，到而今五十四岁，在江湖闯下了爱斗金蛟双钢掌赤胆侠，威名远震。像你就应当知足，不但不知足，还要凭手中一条十三节墨骨鞭，要把天下的侠客俱都战败，压倒一切。出家人不许抢赢斗胜。到而今，祸到临头，也是你自取。你的弟子高飞，只皆因一念的私仇，暗用浊目香浊伤钦差的二目，此种非法的行为，你既然知道，你就应当将他拿获，解至公馆，叫钦差按律治罪。你不但不捉拿，反倒袒护于他。到如今你落到这般不景，真为可惜。你我皆是出家人，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国家王法虽严，可是无法处治你我出家人。可有一件，别看国法脱开，你我出家人有一千二百条僧家戒律，必要秉正心理，不准越理胡为，如果犯了僧家戒律，那乃自取其死。想当初汝之老师，传授

你技术，一条十三节墨骨鞭，所有的招数，倾囊相赠，一招未留。不过是叫你成名露脸接续相传，一代一代作永远的纪念。到今天你收弟子贤愚不分，所传非人。就算你艺传匪人身担罪名。想当初你老师在山神庙夜静更深，老人家圆寂，临终时，嘱咐我们弟兄三人，常常的调查于你，到如今事已至此，我等弟兄也难以救护，慧斌你可自知其罪吗。”慧斌听罢姜老剑客这一片言语，不由得如梦方觉，心里后怕，暗自思索：弥陀佛！我以为袒护我的弟子，赌斗群侠，就让我各位师叔知道，也不过叫至在面前，申斥一番，到如今不但不申斥，连大言都不加。如此说来，一定是罪大恶极，我的性命难保。和尚想到这里心中难过，不由得泪如雨下。准知道各位师叔身为剑客，仗大义，做事不袒不偏。别看我袒护我的弟子身犯重罪，我的师叔绝不袒护于我。和尚正然心中难过，猛然间就听末一坐的董瑞一理颔下的髯，叫了一声：“慧斌，事已至此，你叫我们怎么着。这才叫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我知道你的大罪有三。当面说出来，你要点头认罪。按一千二百条僧家戒律，处你于死地，可休怨我董瑞无情。”慧斌一听跪至在埃尘，向上磕头道：“师叔，不知弟子身犯哪三罪，求师叔指教。”董爷闻听一笑，叫了一声：“慧斌，我先不问你别的，出家人身入空门，空即是色，色即是空，你当然明白。你既见柔弱女子，身卧在道旁高声呼救，你就应当设法拯救，方不愧为出家人的善念。谁知你不但不救，反起邪念以掌击额，此一罪也。”和尚闻听不由得机伶伶打了一个寒战，暗中思想，心说道：我自己这就算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老僧自从打七岁入庙，邪念未尝一动。今天活该我命逢绝地，无形之中邪念顿生。不问可知，方才那一个女子，一

定也是各位剑客预备下的幻景，要引诱于我。要不然他老人家焉能够知晓。和尚想到这里无法，只是两泪交流，向上磕头，口口声声叫道："师叔，弟子知罪，望求师叔开脱。"董爷听到这里一摆手，叫了一声："慧斌，你走至在树林，有一匹毛驴，上面驮着包袱，里面包着僧人的衣履，以及纹银二十两，你取出衣服穿在身上。适方才你见着女子之时，也曾把话对你说明，你准知道是人家老父弱女遗失之物，你不思物还本主，银两衣履全都穿带齐毕。你这就叫乘人之危，妄取人家的财物，这是侠客所应为的吗？今天我把话跟你说明，你乃是身入迷途，失了知觉。你看看那个衣服是哪里来的，那是我派胡林在你玉皇顶禅堂内得出来的。取人财物，按僧家戒律犯了一个盗字，这就是你二大罪。再说老朽我身卧 泥水之中，被你看见，你就应当惜老惜贫，伸手相救。常言说的好，出家人以慈悲为本，何况救人一命，胜过七级浮屠。你应当思一思想一想，我在泥水之中，你就应该将我扶起，叫我们父女相聚，还了失去财物，那才算对呢。你不但不这么办，反以恶言相欺，用脚够奔老朽胸前就踢。这幸亏是我，要果是乡间老者，身弱无能，被你这一脚岂不送却了他的残生。出家人见死不救反心起恶念，这就是你三大罪。"和尚听董爷说出自己身犯三条大罪，只听得目痴口呆，默默无言，不觉追悔无及，只皆因一念之错，为报私仇，到如今惹成杀身之祸。正在二目出神之际，猛然间就听有人念了一声无量佛，叫道："慧斌近前来，贫道也有三大罪，你要听了。"一见二师叔说也有三大罪，和尚站起身形往前紧走，走至在老道面前，将身形跪倒叫了一声："师叔，但不知弟子有那三样大罪，望求师叔明白教我。"老道念了一声无量佛说道："慧斌，你是

个出家人，不应当违背天职义务侠义道，人称你赤胆侠，年已过半百。做事当然能知轻重，像你弟子高飞奔往山西太原府，为访万里鹏，他还要在王家橐村边作案。被石铎将他遇着，二目昏花，认他不真，拿他错当万芳万里鹏，以刀恫吓，高飞一时心虚闪躲，被石铎误伤左耳，石金声一看错伤了高远林，把他带到家中，酒席一桌纹银二百两，给他压惊暖疼，叫他回到金凤山见着你实话实说，不失你们两个人的交情。又谁知高飞来到玉皇顶，一片胡言从中搬动是非，你这么大年岁，做事就不侦查侦查吗。你便口口声声应承，给高飞报仇雪恨。他这才觅来浊目香浊伤钦差二目，才招惹的天下侠客反对于你，既然各位侠客出头，你就应当顺天时应人愿，献出八宝莲花露，那岂不是两全其美，你不但不献八宝莲花露，反到仰仗自己武术，抵抗天下侠客，这就算违背天职义务之罪。玉皇顶乃是一位高人，得道的道长殴阳老剑客的住持，后来你入庙摩顶受戒，削发为僧，他老人家一想僧道不能同居，他老人家够奔广东龙门县，清源山寒峰岛祥慈观，把玉皇观相让于你，改为古刹玉皇顶，数百年清静的禅林。你就不应当约请黑龙观的主持，黑龙道长韩玄教，他本是发卖薰香蒙汗药，采花作案的恶徒，你同韩玄教合谋，沾染咱们的门户，又叫多媚娘居住庙内，现在胡林已把多媚娘杀死，有人头为证，胡林把女人头取来，叫慧斌看过，叫他心服口服。”胡林把人头取来，见着张老剑客爷手捧人头说道：“慧斌你可认识。”慧斌看了看只可点了点头。张爷用手一指说：“污辱佛地，沾染庙堂其罪二。你既是出家皈依三宝，你不当手中擎着一条十三节墨骨鞭拨打官军，杀官情同造反。不用说是出家人，在家人也是罪不容赦，何况你是和尚呢。这也不算，你

手持墨骨鞭往后奔走，九头凤金老侠率群雄出头露面，你就应当见着金老侠好话好说，献出莲花露，成全他们众人。不但不这么办，反倒蛮横无礼，杀死多少位英雄大开杀戒，在律当杀此是三罪也。有此三罪之一，就应置你于死地，何况你三罪并犯。我虽然是你本门户的师叔，也叫我难以救护。你死倒不可惜，所惜的是我大师哥传授你艺业多年，把生平武术倾囊相赠，叫你接续门户，不想中途而废，岂不可惜。”仙长说到这里，不由得咳声叹气，仙长这一叹息不大要紧，把和尚的心思可就勾起来了。慧斌心中难过，想：我练艺若干年，到而今身逢大难，难免一死，倒不是我贪生怕死，畏刀避剑，可惜我死后贻笑于人，想到这里心中难过。热泪滚滚湿满了襟怀。正在思想之际，猛然间就听正中当中的姜爷念了一声：“弥陀佛！慧斌近前来。你二位师叔各有三罪责你。老僧我也有三样儿。”慧斌闻听万般出在无奈，只得走至在和尚的近前跪倒，说道：“师叔在上，弟子更有何罪，望求老人家赐教。”姜爷微声念了一声：“弥陀佛，慧斌你我同为佛门弟子，皈依三宝的门人，空门所讲的就是清净两个字。今你住持在玉皇顶，不思拜佛参禅修缘证悟，无数收录武术弟子。这也不要紧，收录弟子乃是承继你的老师门户，倒是情有可原，但是要择良而授。你的弟子高飞，他既然如此狡猾阴险，当然是他秉贼由来，你平素就应考察明白，凡事不可听信他的是非之口，必要身历其境，亲眼目睹方为实事。出家人就讲究静中觉悟，才所谓大智慧。你不但没有觉悟反盲如瞎马，穷凶黩武结怨于人。出家人失了觉悟性，就是为应死之兆一也。再说僧人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抛去红尘，世上一切名利，那才叫六根清净万象皆空。你纵徒行凶，伤了国家

的大员，已然就是罪不容赦，天下群侠至此，乃是从中了解，你不但不能顺从人意，反倒见着群侠顿起抢赢斗胜之心，此为尘心发动，尘心一起慧性皆迷，就把明心见性这四个字视若粪土，难道说你在青灯古佛之下，能无惭愧，出家人既动了尘念，就是真性亡失，此乃应死之兆二也。你袒护你的弟子高飞，乃一念之错，石金声伤害你的弟子，你要真是英雄，你应当奔山西太原府找石金声，不怕你当场结果他的性命，那是你的能为，不管情理对不对，倒是男儿所为。你不应当沿用采花作案之辈所用薰香蒙汗药，鬼鬼祟祟暗中伤人，真要是你伤了石金声，那还是冤有头债有主，还未出范围。钦差年大人奉旨查办四川成都府放赈，前去救护无数的饥民，他可又与你何干，你不该身为出家人，作此假刀杀人之事。试问你英雄何在，武术何在，你的良心何在！这么看起来这就叫心术不端，出家人心术不端就当立死，这就是那第三样死罪。慧斌我所说之话，你可曾听明白与否。”姜爷把这片话说完，把个慧斌说的如同木雕泥塑的一般，回思前事这才叫一失足成千古恨了。和尚想到这里，有心向着三位师叔磕头求饶，又一想：不必，因为是准知道三位剑客爷正直端严，言既出口，定难挽回。我要是再苦苦的哀求，头一节叫老人家心里难过，再者说也叫天下侠客小看于我，就凭我慧斌今天把事作错，听了一个死字，不去瞑目而待，还要摇尾乞怜，真要是求下这一条残喘，那倒没有什么说的了，如果徒费唇舌仍然不免一死，岂不是死后贻笑天下。慧斌想到这里一语不发，并不要求。自己正然心中想着，猛然间就听姜老剑客念了一声：“弥陀佛，慧斌我等把话已然说明，事已至此，难以救护。也无论僧门空教，国家王法侠义的规则，在哪里说也

应当处你于死地，这叫从公办理，非人力所可以挽回。可有一节你虽然身犯大罪，国家的王法并无杀僧人之刀，就皆因你皈依三宝教沙门，自有一千二百条僧家戒律处置。再者说真要让你身受极刑，项上餐刀未免与我门户不利。是我预先给你预备一棵木桩，你与木桩并立刑场，以木接刑这叫削桩带首，慧斌你可甘心情愿否？”慧斌听到这里，如同万把钢刀刺胸怀，热油浇心的一般，心中难过，泪如断珠。暗想道：就凭我慧斌七岁入庙，练艺四十七年，到而今五十四岁，就皆因一步走错，只落得身首异处。项上餐刀，九罪证明无可掩饰。这也算我出家练艺一场的下落。可惜我的通身武术，人世之上再难施展。金凤山玉皇顶，再想入我那清净禅林，除非夜静三更，鬼魂来游。人死如灯灭，何况是出家人，本应当视死如归。怎奈有谁像我慧斌，身为佛门弟子，落得这般结果。想至此处无法，只得向着师叔姜老剑客点头，说道：“事已至此追悔不及，只求各位师叔成全弟子。”姜爷闻听点了点头，叫了一声：“胡林，预备了。胡爷答应一声去了。工夫不大，由打山神庙里面，取出一根木桩，粗有一尺多，长约一丈，额外铁锹一把，铁镐一把。木桩放在旁边，拿起镐来刨了一个深坑，然后又用锹把土铲出来。这才把木桩往坑里一栽，四周围用浮土填满，用脚踩实着了。复又取来一根长绳，老剑客吩咐一声叫慧斌往木桩前面一站，然后把长绳向他的脖项上一搭。这就是沿用上古时代，画地为牢，竖不为吏的大义。大凡人要是够了身分，只要是犯了死罪，也不用绳缚二臂，因为什么呢，这就叫知罪服法。朝廷之中九卿四相，八大朝臣，凡在廊庙之中干犯了国法，只用绫带搭在脖项上面，那就算捆绑起来，此带名叫忠孝带。忠不违君，孝

不违亲。忠孝束体焉能不遵。今天给和尚慧斌搭上这条绳子，也是这个意思。故而慧斌垂头闭目，一语不发。就在此时的光景不大要紧，把在场的一干侠客，直吓得目痴口呆。众人心中暗想：要说人身入侠义道，必须要把天理良心放在了中间。思想一偏，难保杀身之祸。就按慧斌说，身犯重罪，神人难救，后悔已迟。这还说的是和尚跟各位剑客爷，本门户尚不宽容，何况是别位。大家想到这里，正在出神，猛听末一坐董爷叫了一声："胡林，怎么你还怔着。既然慧斌身犯九罪，依法难容，只可把应用的物件急速运来。"胡林听到这里，点头答应，又在群雄之中请了两位，所为的是帮忙，由打山神庙里一样样把所有的东西，全都搬将出来。胡林看了看一样不短，遂把东西满都运至在慧斌的面前。慧斌这根桩橛，就在山神庙迤西挡僧岭前。和尚站在木桩前面朝西，这里面按着出家人还有一个讲究，这就叫面向西方转生极乐。成了名的侠客雁排翅站至在两边，和尚对面可就是这三个棕团，上面坐着的就是三位剑客。此时就见胡林搭着一张方桌，放在慧斌的面前，上面摆着全桌素菜，五供蜡扦，蜡扦上插着一对蜡。白蜡蓝字，上面写的是金童引路，玉女持幡。额外预备料香一股，放在他的面前。这股香也不为别的，就为的是行刑之时，各位侠客祭奠祭奠。额外有烧纸白钱等物。在旁边还给他预备一口棺材，也不用糊裱铺垫，材往旁边一放。老剑客身后站着的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童海川，一看机伶伶打了一个寒战，心中暗想：今天我观看姜老剑客对我说明，本门户弟子违背天职，虽在身犯死罪，也不能受国家的王法。今因他身犯九罪，要把和尚结果性命，我以为不过用恶言惩戒。到而今棺木已然备妥，大概慧斌难保性命。这还是他闯荡江

湖这么些个年，身为赤胆侠，一有过犯，落得身首异处。比如说我童林出世年浅，岁数年青，受奸人的引诱，也难保不把道路走错，到那时焉有不身受极刑之理。这么看起来不但坏事不能做，还要防嫌杜渐。凡有不正当之人，都要远离。童林思前想后，心中难过。按慧斌练艺多年，身为侠客闯荡江湖，到而今他只落到这般光景。童林越思越想，好不怕人。童林走至在各位剑客的面前行礼，口称："各位老人家在上，小子童林还有一事求各位剑客爷分神。"姜爷一听童林有事要求，莫非童林要仗大义，替慧斌讲情。这个小子可算是错想了，慢说是他，就连你也是如此，只要违背了天职，就当处置于死。姜爷想到这里，念了一声佛号，叫了一声："童林，但不知有何事？要你讲来。"童林接着说道："老人家我等费尽升天入地之力，招惹的慧斌高僧丧去了生命，所为的就是八宝莲花露，此时眼睁睁慧斌就要服法，求各位老人家在他的身边搜出八宝莲花露，弟子带回公馆，好给钦差医治二目。"这句话将然说完，就见正当中姜爷念了一声佛号，双手按地站起身形，口中说道："童林若非你说我倒忘怀了。"他老人家晃身形往前行走，来至在和尚的面前，用手点指，叫了一声："慧斌，此时你已然要服法，还不献出莲花露，等待何时。"

慧斌一听，未曾开言先咳声叹气，叫了一声："师叔，我一时智化不开，我把八宝莲花露递给高飞，恐怕天下侠客当场与我动手，倘若是损坏了莲花露，那还了得。"姜爷听罢不由得修行眉倒竖，叫了一声："慧斌，你待怎讲？""莲花露叫高飞带走了。"姜爷听罢，点了点头，说道："既然如此，我不问你别的，高飞小冤家此一去他逃奔何方，你可知晓。"慧斌遂说："老人家您要问高飞，带着八宝莲花露，他必然投奔

离着凤翔府西门五十多里地不到六十里地，有一座山叫段龙山。段龙山里面有个段龙涧，在里面有个为首之人，叫白天王号叫路冲，他招兵买马积草屯粮，有意扯旗谋叛。小冤家与他有旧，不问可知，一定飞奔那里。”姜爷闻听咳了一声说：“你这个孩儿办事这叫任意妄为。”此时已然东方发晓，天光大亮。姜爷说道：“群侠各自身佩宝刃，我看哪位侠客与慧斌有缘，午时三刻削桩代首。”姜爷把话说完，留神往群侠之中观看。众侠客听姜爷这么一说，全都明白。分明是老人家要找砍和尚的刽子手。别看和尚在玉皇顶山门前与群侠动手之时，众人都是愤恨难当，到此时姜老剑客给他选一位刽子手。群侠哪一位也不肯出头，全都把身形一转。姜爷留神观看，就见西北角有一个人，稍微把身形转慢了一点儿，姜爷看罢用手一指叫了一声：“西北角那位英雄是谁请过来，老僧有话面谈。”那位万般无奈转过身来往前紧走，来至在老剑客面前把身形一站。姜爷一看，但只见这个人长得好样儿。身高约有六尺，细腰扎臂双肩抱拢，身上穿着酱紫绸子大褂，腰中系着杏黄色的丝绦绒排子飘摆，肋下悬挂着一口刀，大红呢子的刀套，脚底下青缎子云鞋，高腰白袜，往脸上观看，紫巍巍的脸膛，两道环儿绞的眉毛，一双碧目颔下一部虬髯，准头端正，四字阔口，通红的嘴唇，大耳朝怀，剪子股的小辫儿，精神百倍。姜老剑客一看非是别人，正是陕西凤翔府的镇西方马奎马龙元。姜爷看罢微然一笑：“我打量这位英雄是谁，原来是马老侠客。”马奎赶紧抱拳说道：“剑客爷，不错，正是马龙元。”剑客爷带笑说道：“马老侠你与慧斌有缘，午时三刻行刑之时，你肋下悬挂龙头凤尾，当食慧斌之血。据我想此刀名叫龙头凤尾，乃是虬髯公张鼎所佩之物，数百年

未食人血，清净异常。看起来慧斌福分不浅。”马奎无法只得点头应允，站至在和尚的身旁左手按刀，把右手撕虬髯，威风凛凛，杀气腾腾，不亚如天神一般。慧斌猛抬头看了看马奎，知道这是方才老剑客派的斩自己的刽子手，看罢暗自点了点头：凭我慧斌虽服法一死，能得马奎龙头凤尾宝刀，将我结果性命，死不足惜。想到这里念了一声佛号：“但不知那位老侠客与老僧有缘，午时三刻取我项上的人头？”和尚这也算是明知故问。方才老人家派定了马奎他岂不知，这就叫作弄作弄。大丈夫生而何欢，死而何惧，愿意要卖弄卖弄。马奎闻听抱拳说道：“不才马奎奉姜老剑客之命，午正三刻行刑。”慧斌闻听哈哈一阵大笑，遂说道：“马老侠客，像老僧虽然说一时心偏，袒护弟子身遭九罪，到而今我命难活。不承想得遇老侠肋下龙头凤尾，数百年未曾沾染人血。今日老僧之血，以涂龙头凤尾宝刃，真乃不幸中之大幸也。马龙元生长在西方，住居陕西凤翔府，老僧早有意到府上踵门拜访，怎奈穷事多忙，未曾得暇。不想到了今日老僧辞世得遇高人，这也算慧斌之愿。你我相见，一见如故，此后便无相见之期。我无物可赠腰间有一条十三节墨骨鞭，以此鞭相赠。马老侠佩带身边，也别无长处，不过此鞭专打人身上七十二个穴道，打上必死。”说话之间，和尚一伸手撩起长大衣服，由腰间，取出一条十三节墨骨鞭，双手递与马奎。马奎接鞭留神观看，但只见这条鞭由头至尾一共十三节，漆黑耀亮。马奎看罢，把鞭往背后一背，鞭把别至在胸前，站至在那里，谢字不答。和尚一看不由得心中不悦。暗想道：马奎身为侠客，大义不明，世路人情不通，我以此鞭相赠，谢字不答。不但说慧斌看不起马奎，就连在场的这一干侠客，也莫明其妙。全都说马奎

这个人太以不达人情，不过走上前去说一个谢字，可也就算罢了。大家正在心中暗想之际，慧斌实在是忍受不住，遂叫了一声："马奎，倒不是老僧相赠墨骨鞭心疼，咱们两个人不过是慕名的朋友，我看你是条英雄，故以此鞭相赠，为何马老侠谢字不答。老僧不知所因何故？"马爷闻听一抱拳叫了一声："高僧，此时你老人家身犯九罪，服法在山神庙前，就皆因你老人家违背五戒，一时糊涂，才身染黄泉。今高僧以此十三节墨骨鞭相赠马奎，我要以此鞭代高僧撑持五戒，外面凡有无论僧道尼俗，只要是他违背了五戒，马奎不怕千里迢迢必要亲至其境，以高僧的十三节墨骨鞭将他处置于死，以表今日高僧赠鞭之德。"和尚闻听马奎说的这片话默默无言，暗想道：要像他们这一干侠客，哪一个也不及我慧斌，要谈到了论情理讲道德，慧斌不及他等众人，怨不得今日我落到如此地步。和尚想到这里，一语未发，马龙元这句话说的各位侠客都点头赞美。就在这么个工夫，就见姜达走至在和尚的面前用手点指，叫了一声："慧斌，你由打七岁练艺到而今五十四岁，练艺四十七年，你又是整世的童男，我可不忍叫你把工夫带赴了阴曹。"说着话姜爷撩起长大的衣服，由打腰间取出一根金针长约三寸，往前紧走来至在慧斌的面前左手按住他的二龙斗宝两眉正当中，右手擎金针轻轻的往上一扎，就听嘣一声将皮扎透。姜爷把针一撤，以手迎着针眼，就见鲜血滋出来多远。姜爷把血都滋在掌心之中，然后用二拇指往针眼上一按，这个血可就不流啦。姜爷把手掌上的血拿着给大家观看，说了一声："你们大家看，这就是和尚数十年的功夫，在我掌握之中。"大家观看，就见老人家掌上的血，起着一层油皮。这就说和尚整世童男，要不然没有这一层油皮。

众人看罢，和尚还不忍抛弃，由打腰间掏出一个油纸包儿，用指甲全都把他刮在纸包里面，包好了，带至在腰间。大众群雄看着也莫名其妙。到后文书童海川二次下江南在聚英山巧遇赛南极，掌震诸葛建，若不是姜老剑客赶到，没有此血，赛南极诸葛建就得当时亡命，这是后话，暂不多表。慧斌被姜爷把他的武术精华一针扎将出来，立刻头颅一垂，搭撒着眼皮，如同害了一场大病的一般。姜爷一看这般光景，叫胡林打着了火种，把蜡烛燃着。胡林答应点着蜡烛，燃着了香。正当中站着的姜爷，上垂首张鸿钧，下垂首可就是这位董爷。老哥儿三个排班站齐，冲着和尚的桩橛叫了一声："慧斌，这一次虽然一念之差，身犯九罪，律法难容，念你在本门学艺一场，无物可赠，老僧送你三千往生经。"他老人家站在那里合掌当胸，微闭二目，就见他老人家叨叨念念。这一位姜爷，工夫不大，把三千往生经念完。就在这么个工夫，听见有人念了一声无量佛，叫了一声："慧斌，都是你的师叔，既然你二师叔送你三千往生经，我送一千无量寿佛，也表表本门户之中的义气。"他老人家把话说完，念了一声无量佛寿佛，跟着一搭撒眼皮念佛，张鸿钧把佛念完。就在这般光景就听董爷说道："慧斌哪，你看见了没有，这两位全是你的师叔一僧一道各送你佛号数千声，不过是叫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我乃俗家惟有祝你来生还脱生一个和尚，从小入庙，胎来素，受高人指点，你可成佛做祖，以了今世之愿。"三位剑客把话说完了，慧斌低着头念了一声佛道："各位师叔，像弟子一时智化不开，身犯九罪律法难容，虽然说我死在九泉之下，就算死不足惜。惟有一件不能放心瞑目，望求各位师叔援助，也好给弟子脱罪。"剑客爷闻听叫了一声："慧斌，有何大事，只

管明言，都有师叔我一面承当。”慧斌闻听，说道：“师叔也没有别的大事，就是那小儿高飞，他就算祸之魁，罪之首，远遁在段龙山，弟子要不是因为护庇他，焉有今日。事已至此，别的话也就不用谈了，只求各位师叔分神，将小儿高飞置之于死。我在九泉以下，也好瞑目了。”姜爷闻听一笑，叫了一声：“慧斌，高飞所作所为，难逃法网，何劳人嘱咐。事到临头自有人处置他一死。”慧斌闻听点了点头一言未发。就在这般光景，三位剑客把身形往旁边一闪，群侠走上前来整理蜡烛燃着了香，各位侠客挨着次序活着祭奠。工夫不大，各位行礼已毕，姜爷抬头观看，看了看天已然巳时已过，堪堪要交午时。就在这般光景，猛然间听和尚慧斌念佛，微然一笑，说：“各位老侠，诸位英雄。但不知十古王老侠何在？请过来。老僧有两句话面谈。”这句话未说完，就听有人哈哈一笑：“但不知高僧唤老朽有何嘱咐？高僧无论有多大遗憾之事，请你当面明言。”和尚闻听微然一笑，叫了一声：“王老侠，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死其鸣也哀。皆因我此时悟性大发，好歹两个字我看得明明白白。别人全都不论，惟独王老侠您来到玉皇顶，与我们两造排难解纷，却是一片至诚之意。怎奈彼时我执迷不悟。论理说银面仙猿铁背昆仑石铎石金声，石老侠客久居山西太原小王家坨，身为侠客深明大义，名震四方，何况老人家跟我的兄长方柏林，相交数十年，我们又是多年故友。就皆因小冤家高飞，一片的胡言，我一时审查不明，才惹出杀身大祸，可不是我怕死贪生，畏刀避箭，皆因众侠全都在此，全都仗义来劝。惟独王老侠来至在陕西地面，到金凤山玉皇顶出头了结。我一时糊涂，致有此祸，永别在即，你要原谅我。”只顾和尚说这句话不大要紧，把老人家十

古的心思可就勾起来了，不由的二目热泪滚滚。王爷叫了一声："高僧，望你心中不忌于我。"此时方奎也二目发怔，眼见自己兄弟遭此惨祸，心中有千万言语，一时不能说了出来。惟叫道："兄弟，愚兄劝你若干次，汝不听我言。此时哥哥也不能搭救，痛煞为兄了。"大先生仍要说话，就听姜爷念了一声佛："马奎何在，时刻已正，还不行刑，等待何时！"这一句话不大要紧，在旁边镇西方马奎，左手荷刀鞘，右手擎刀把，只听得当啷啷一声响龙头凤尾宝刃离鞘，右手荷刀左手撕髯答应一声："马奎在！"就这一句话不大要紧，大家侠客全都怔啦，二目直勾。就见姜爷一摆手说了一声："行刑！"马奎答应一声，手擎宝刀往前紧走，来至在桩橛前。把刀将然往上一举，猛然间，就听有人喊："刀下留人。某家来也！"这一声不大要紧，在场群侠就连三位剑客爷全都是一怔。大家留神观看，就见由打挡僧岭前面飞也相似来了一个人，跑至在和尚的桩橛前。但只见这个人是个出家的和尚，年岁可不小了，头上满都解了顶啦，微露着两个白鬓角，两道残眉寿毫多长，二目有光，准头丰满，四字阔口，大耳朝怀，身上穿灰色的僧服，青布护领，腰中系着一根绒绳，脚底下胖袜僧鞋，大家观看也有认得的，也有不认得的。

书中代言，来的这个和尚，非是别人，姓宝名瑞外号人称天海佛，出家的法名霞公长老。他跟慧斌是亲师兄弟，就连慧斌落发，还是霞公长老带收的师弟呢。宝爷是个半路出家，看破尘情，也算是一位世外的高人。他住家在天海庄，四川成都府城北六十多里地，庄上有他结拜的三个兄弟，人称三公，大爷叫清虚公尹海亮，二爷叫红梅公陆海明，三爷叫白玉公金海寿。他们哥儿三个天然生来的天老，秉性相同，由

打幼年间跟宝爷结盟，他们哥儿四个在一处交友，情同手足。他们离着剑山蓬莱岛二百多里地，后来听人传言蓬莱英王富昌，有意谋夺叛反，招兵买马聚草屯粮。他们哥儿四个在天海庄听着这个信，彼此一商议，说咱们弟兄即行侠作义，何不投奔蓬莱岛。听说他们那里设立招贤馆，咱们倒不如混进岛去，在里面谋一个职位，明着就算是英王之人，暗含着咱们辅助国家，有朝一日官人前去打岛，到了那时节，咱们里应外合，剿破了他的剑山蓬莱岛，也不枉人称咱们为三公。哥儿四个计议好了，清虚公，红梅公，白玉公，哥儿三个诈降蓬莱岛，投奔招贤馆，英王看着这三位头一样儿技术高强，再者素有名望，遂加封左膀寨三位首领。由打他们三位入了岛，这位天海佛宝瑞，可就不敢时常到外面云游了，就得在天海庄里面居住，预备蓬莱岛里面有了什么机密底细，那哥儿三个传出信来，天海佛好接收，所以他近来不轻易出来。真要是他老人家要是长出来，慧斌也不致于有今日之祸。因为什么，别看他是他的师哥，想当初和尚落发之时，是他给慧斌摩顶受戒。他就得算有师傅之责。这一次因为什么他老人家来了呢，因年大人够奔四川成都稽查放赈，天海佛宝爷打算迎头接见钦差，把蓬莱岛的机密报告钦差。他老人家遂由天海庄动身，来到陕西凤翔府。细一打听知道钦差老大人没动身，被人暗用浊目香浊伤了二目，临行之时杀厨房大师傅，留下了字柬，上面写的石金声知情。后来访明，才知高飞所为，天海佛听见这个信，暗说不好。暗想道：高飞乃是我师弟的弟子，他既然闯下这样大祸，难道说大先生方奎他就不质问他吗，倒不如先到东凤庄，打听明白有什么事回头再说。宝爷把主意拿妥，赶奔东凤庄。来到东凤庄叫人往里回，打算

要见大先生个面，手下人跟他说："我们家大爷没在家，上了金凤山玉皇顶上，我们二爷那里去了。宝爷闻听此言，连步都没敢停，抹身就走，一直够奔金凤山玉皇顶。来至在山门前影壁头里一看，地下放着几个筐箩，留神往筐箩里面观看，一看认得，正是年迈苍苍的石铎石金声，宝爷一看念了一声佛号，叫了一声："石老侠客，这是怎样了？"老人家石金声一看是宝瑞，不由得咳声叹气，石爷就把自己弟子万芳万里鹏，不听师训要练寒暑不侵，高飞够奔太原府为访万里鹏，夜晚作案，洽巧与我相遇，是我年迈苍苍二目昏花，拿他错当了万芳，误削小冤家左耳。他禀明他的老师。令师弟慧斌怀恨在心，浊目香浊伤钦差二目，把四杰岭宝刀对鞭，直说到群侠会伯生，十三节墨骨鞭，巧对人骨鞭，和尚落败。败走后山到而今就算是一夜零半天，各位群雄追赶于他，胜负一概不知。皆因我是寸步难行。在旁边米良米瑞哥儿两个也随着把里面的情由跟宝爷细说了一番。宝爷听到这里大吃一惊暗说道：不好，我迟来两日，我要早到两天，师弟慧斌他还不至于有别的意外，这一来恐怕他的性命难保。和尚听到这里，随着转身形并未答话，够奔后山要紧。工夫不大，走过了挡僧岭一看群雄林立，就听有人念了一声弥陀佛，马奎行刑。这一句话把宝爷可给吓着了，赶紧往前紧走高声断喝，说了一声刀下留人，分开群雄，来到桩橛前一看，正是自己的师弟。宝爷一看这么个光景，准知不能用言语解救了。回头观看，在旁边站着三位剑客爷，和尚的身旁有一个碧目金脸大汉，手中擎着宝刃灼灼放光，再往两旁看各位群侠全都面带惨淡，默默无言。宝爷走上前去照着和尚脊背吧就是一掌，叫了一声："慧斌，你来看师哥在此。"慧斌闻听此言，赶紧

抬头观看。一看是自己的师哥宝瑞，站至在自己的面前。慧斌点了点头："师哥您此来正好，想当初您在我的兄长家中给我谈相，言说我头生一角，将来必要身首异处。据我想出家人有五戒护体，怎能有此惨祸，。再者说就是偶有过失，出家人不受国家的王法官刑，又怎能身首异处。甚至于就是有人暗算于我，凭我手中一条十三节墨骨鞭他也难以近身。不承想到今天果然小弟我身首异处，话应前言。师哥您可称得起神仙相法，真叫小弟钦佩。"宝爷听慧斌这片话，心里头难过，叫了一声："师弟你死非怨别人，就怨哥哥我一个人。我早来两天，就是群侠到此有哥哥我出头从中排解，兄弟你也不至于身遭危难。今日我虽然到此，有三位剑客在场，我也难以挽救。你我师兄弟一场我不过祭奠一番，以尽同堂之情。"宝瑞把话说完，伸手先把香拿起来，扦在炉内，回头向着三位老剑客双手合掌当胸说道："各位老前辈在上，弟子这厢问讯了。"姜爷一看原来是宝瑞，哈哈一笑，说道："你到此，难道说，你还有意替你师弟讲情不成吗！"宝瑞连连摆手说道："我可不敢，慢说是我师弟，就是宝瑞身犯罪名，各位老人家要处我于死地，我都不敢违背，何况是他呢。我这一次前来，要在他面前祭奠祭奠，表表我们师兄弟一场。"姜爷说道："宝瑞，慧斌闯祸，身犯九罪，罪在你一人。按咱们出家人你是他代艺的师兄，就如同他的老师一样。一年四季之中，你必须要分几次前来监视调查他，有无不轨之行。你怎么对于慧斌置之不闻不问。他一时愚蒙，身犯九罪，罪在难容。可你也当受责。"天海佛闻听此言，向上磕头，叫了一声："老人家，这算弟子失查之过。可有一节，我在天海庄时刻不敢动身。就皆因天海庄三公尹海亮，路海明，金海寿他们三个

人投奔蓬莱岛，暗含着卧底。我在天海庄等候他们探听机密，我好在外面布置一切，故而无暇出庄，望求老人家恕罪。”姜爷点了点头：“既然如此，你也算公务在身，暂时宽容。”天海佛听罢向上磕头，谢过各位剑客。遂走至在慧斌的面前，叫了一声师弟：“今日事已至此，你我师兄弟一场，我也无物可赠，送你往生经三千，但愿你来生宿根不灭。”说话之间，就见宝爷闭目合睛口中叨叨念念。工夫不大，经已念完，伏腰行礼五心朝地，行罢出家人的大礼。慧斌观看宝爷祭奠完毕，身形往旁边一站，自己看着不过点了点头一语未发。就在这么个工夫，就听姜爷说道：“马奎何在，此时天已午正三刻，还不行刑等待何时。”在旁边镇西方马奎答应一声是，摆动宝刀走至在和尚的身后，马爷把刀对准了桩橛，耳轮中就听哼的一声，人头落地。要说这口宝刀数百年未曾用过，今天马奎初试此刀精神抖擞，哼的一声桩橛削为两段，和尚的人头带落了埃尘，和尚的死尸栽倒。天下侠客各位群雄看着这般光景，紧皱双眉无不咳声叹气。胡林赶紧用麻绳大针，把慧斌的人头跟尸身缝至在一处，叫人抬着殓于棺木之中，然后钉好了棺盖，抬至在挡僧岭前，深深的刨坑，把和尚往里面这么一埋。埋好和尚诸事收拾齐毕，姜爷吩咐叫：“童林带着一干侠客回归公馆。把前后之事，就连和尚慧斌服法的事，全都回明了钦差。求他老人家不要着急，大家设法够奔段龙涧捉拿高飞得回八宝莲花露给他老人家治眼。”童林点头，姜爷又吩咐各位群雄，有前来给金奎祝寿的还叫金爷带回去。当场跟和尚动手，受伤的满归东凤庄，叫大先生方奎从中分派。叫镇东方妙手赛何缓大先生昝凤云十古王老侠客，这都是精通岐黄的，在东凤庄给众人医治。死者葬埋。诸事办理齐毕，

晓谕总镇彭应龙，把官兵带回凤翔府，候钦差大人的堂谕。就连影壁前头笆箩里面石金声，万芳万里鹏，王环小白猿，古雷古镇北，全都搭到东凤庄方宅，叫各位侠客给他们医治不表。

单说的是童林把各位侠客全都聚在一处，当面跟各位剑客告辞，然后由打金凤山动身回归公馆。把众人先带至在差官房，徒弟们一看各位侠客到，赶紧站起身形给各位侠客行礼。童林问了问钦差大人此时怎么样，徒弟们答言："大人的目疾还是疼痛难言，问您好几次了。"童林听到这里随着站起身形出离了差官房，一直来到上房见了大人先请了安。大人问道："海川你等大家够奔金凤山前去找和尚慧斌，要八宝莲花露怎样？"童林并不隐瞒，实话实说，直说到三挡九度，山神庙前九罪证凶僧，和尚亡命。钦差听罢，双眉紧皱，遂说道："既然他的弟子高飞，带着莲花露逃走，大家设法前去捉拿高飞，也就是了，何必非要慧斌的命呢。可惜他这一身工夫！"童林遂说道："大人宽恩，国法不究，怎奈他难逃一千二百条僧人戒律，身首异处。"钦差听罢一摆手说道："海川赶紧到前面跟各位老侠设法够奔段龙山捉拿高飞，取得莲花露，给本钦命治眼要紧。"童林听罢此话撤身出来，奔前面来到差官房，来至在里面，各位侠客问钦差老大人说什么了没有？童林就把大人前后的言语细说了一遍，还不忍置慧斌一死。听说他削桩代首，还加着一分叹息。然后吩咐我等够奔段龙山踩访高飞，得莲花露，给他老人家治眼。各位侠客听到这里，大家彼此研究，怎样设法够奔段龙山，前去捉拿高飞。在旁边镇东侠答言："兄弟这个话是这么说，此时天已不早，赶紧摆坐开饭，有什么话明天清晨再说。这个段龙山为

首何人，共有多少喽兵，其中是否有能人把守，咱们都不得而知。明日清晨，咱们先派两位，去打探打探，高飞是否落至在段龙山里面，访查访查其中的情形，然后回到公馆报信。咱们再设法子派人前去，也省得打草惊蛇。”众人听镇东侠说的这片话，在乎情理之中，再者说众位侠客一天也是劳累，大家各自收拾预备吃晚饭。晚饭后，镇东侠向着北侠说：“今天既然有咱们弟兄在此，夜晚之间，也不能不防，如果是贼人乘咱们不备，夜晚之间，来在公馆不利年钦差，倘若再出 个一差二错，连咱们众人脸上都有点不好看。”北侠一听镇东侠所说有理，遂说道：“好，既然如此，咱们哥儿两个就够奔后面上房院，绕个湾儿保护钦差老大人。要不然就是海川一个人，真够他累的。”童林闻听二位老哥哥愿意在后面绕绕湾儿，自己心中高兴，说道：“你们二位就多辛苦吧，咱们是自己弟兄，我也不客气。”把话说完，果然镇东侠与北侠出离了差官房，奔后头院围着钦差上房前后绕湾儿，暗中保护不表。前后差官房群侠全都盘膝打坐，一夜无书。

次日天将然亮，二侠客侯杰，由打昨夜晚自己暗想：要说跟海川有交情，谁也没有我侯杰跟他厚。到如今高飞小冤家既然逃奔段龙山，我自己单独够奔段龙山，探听探听这小子是否落在那里。如果他真要是在段龙山，也不 是我说句大话，就凭我手中亮银双橛，擒高飞易如反掌。倘捉住高飞，得了莲花露，给钦差医治二目，我也好尽交友之情。二爷把主意拿妥，众人清晨早起，正然梳洗，二爷把马奎叫至在旁边，低言悄语叫了一声：“马贤弟，咱们弟兄有交情没交情？”马爷闻听此言，不由得一怔，遂用手一撕虬髯，叫了一声：“二哥，你这是怎么一句话。我们弟兄交的日期虽然不多，可是

一见如故。怎么会今天老哥哥您提起这个话，我真有点儿不明白。”二爷闻听一摆手，叫声：“兄弟你别着急，我恐怕你给我泄漏，故用话相激。”马爷闻听说：“哥哥有什么事，你只管说，小弟决不敢走漏消息。”二爷闻听，说道：“好，皆因我跟童林交称莫逆，他要是为难，我心里不好受。小冤家高飞，既然逃到了段龙山，我打算要自己够奔段龙山，前去打探打探。我要明言，恐怕各位老哥哥从中阻拦。我打算不言语，独探段龙山，我托兄弟你，倘若我此一去，天到掌灯要是不回来，一定是哥哥我到了段龙山，被人看出马脚，就算是被获遭擒。兄弟你禀明了他们大家也可，或是兄弟你一个人，给我前去打打接应，兄弟你看怎么样？”马爷听到这里，点了点头叫声：“二哥，您只身一人上段龙山，小弟决不给你泄漏。天色下晚，二哥不回公馆，小弟相约何老侠前去接应就是了。”二爷听罢点了点头说道：“好，兄弟给我严守秘密。”把话说完，暗含收拾好了小包袱，里面带好了军刃，由公馆走将出来，出了西城，顺着大道一直够奔段龙山。这座段龙山就在凤翔府城西，稍微偏着一点儿南，有七十多里地。二爷由公馆动身，紧紧往前行走。大约走出来有五十多里地，自己抬头往对面观看。远远就看见高耸耸的山梁，碧澄澄山头。也不跟人家打听。二爷脚底下又加了点劲，眨眼之间可就看见了段龙山的山坡。顺着山口往里走，走盘山小路，走了多时。猛然间，听见吧的一声响，也搭着借着点儿山音，响声震耳。把二爷给吓了一跳，心中甚为纳闷，心说：段龙山里面有个白天王，他有意谋叛，招兵买马，聚草屯粮，净说喽罗兵，就招募了不少，怎么会这个山里面这样冷冷清清，难道说这不是段龙山不成吗？二爷心中一边想，一边就顺着这

个声往前走。走了好半天，见前面一片的树林，在树林外面站着一个大个子。长的好样儿，身高足有七尺，腰圆背厚，项短脖粗，身上穿半截蓝布褂，脚底下白袜子蓝布大洒鞋，往脸上观看，两道浓眉，一双阔目，大狮子鼻子，阔口，准头丰满，大耳朝怀，剪子股的小辫儿，挽了一个髻。就见他伸出手来亚赛芭蕉扇相仿，手中拿着条大铁棍，他往树枝上抛砸，砸的树枝唰唰的乱响，铁棍掉至在埃尘当啷的响。二爷这才明白，原来是他用铁棍砸树，落在埃尘作响。二爷看罢迈步往前紧走，叫了一声："朋友，你在此作什么呢？"大个儿看了看侯二爷，说道："秃老美少管闲事，这个闲事你可管不了。还别说是你，就是天王爷，老小子他也管不了我打柴。"二爷一听他说话的意思，准知他是个混人，倒不如我跟他打听打听，这山里面的消息。他要不知道还不用说，他要知道准能告诉我。二爷想到这里遂问道："朋友你贵姓啊？"大个儿看了看二爷说道："秃老美我不告诉你。我要告诉你，我心里头不好受。"二爷说道："你就说，不要紧的。你要是不好受，我给你治治。"二爷说的这个话，不过是欺傻子。大个儿一听喜欢了，说道："好小子，要是难受你可得治呀。"大个儿把话说完了，就把自己的历史说了一遍。二爷听罢也觉乎着不好受，怨不得大个儿不愿意说啦。

书中代言，这个大个儿，他姓蒋名叫蒋雄，他的父亲名叫蒋和，就在凤翔府的西关外开三间门面的大杂货铺子，家道丰富。他的母亲郝氏安人。彼时蒋雄十三四岁，可说家门不幸，把个老掌柜的蒋和暴病亡去，这个买卖可就不能做了。这位郝氏奶奶要是明白的主儿，就应当把买卖收了才算对。因为什么呢，就皆因没有人看守。大买卖在本，小买卖可在人。

比如说成千上万的买卖，本钱不充足做不了。小买卖在乎用人，得当方能取利。郝奶奶这一没收市，不大要紧，不到半年的光景，这号买卖就算被人家搂啦。不但说柜上一文钱未存，外面欠了许多的帐。这位郝氏奶奶又是个热脸的人，虽然说是掌柜的把买卖做赔啦，因为自己是个东家，只可变产还外债。买卖收市之后，又过了半年多，郝氏老太太就算是一贫如洗。起先指着房子去借钱，日子过到这般光景，房子也叫人家折了去了。老太太无法，只可带着蒋雄搬家，移居在段龙山。老太太弄两个钱凑和着找了两个瓦木匠手艺人。在段龙山盖了这么三间房。老太太就搬到里面一住，没事的时候，就叫蒋雄上山打柴，一天两趟，打回柴来卖几个钱，娘儿两个对对敷敷过这分苦日子。蒋雄打柴，人家都弄条扁担担挑。他不然，买了一条大铁棍，皆因他的力量大。他的柴挑子分量重，担下山去人家都抢着买他的，因为挑子大便宜。就因为这个，蒋雄这个买卖还真不错，一天准卖两担柴。眨眼就是三四年，别看终朝每日卖柴，娘儿两个过的还不错。冬景天故然有的是干树枝，夏天枝叶茂盛，那里来得干柴呢！他也会出主意，他就拿着他挑柴的这条大铁棍。好在段龙山有的是大树，树林成行，不可胜数。他把铁棍往上一扔，就把树枝带叶砸下来，掳把掳把挑到外面卖青条，也是那么大的分量，照样人都抢着买。买到家中晒干了，留作冬天烧柴。二爷听他备诉前情，才知道他姓蒋叫蒋雄，倒是长的天真漫烂。侯二爷看着很喜欢，遂问道："蒋雄，有段事跟你打听打听，你可知道这段龙山里面，有个段龙涧，里面有个白天王，白路冲你认得吗？"蒋雄闻听一阵大笑，叫道："秃子你姓什么？"二爷闻听一笑说道："我姓侯，我叫侯杰。"蒋雄一听乐啦：

“原来你是侯秃子，我告诉你，别人我还真不告诉。我喜欢你吗。你要跟我打听白路冲，我倒不知道。你要问天王爷老小子，我可知道。他是个白胡子老头儿，他很喜欢我。你怎么会把他想起来了呢?”二爷听着这个话，有点儿不明白。

书中代言，这个段龙山里面有个段龙涧，其中有个天王姓白双名路冲。原先他倒是一个大商贾，住家在凤翔府东门里，贩卖红货珠宝玉器为生。膝下无子，他妻黄氏所生一个女儿，小字叫做素蕊。要说这一家子人倒是丰丰盛盛。后来白路冲买了一所房，这所房买的价钱还是很便宜，不但便宜，还是一所新房。因为什么价钱这么贱？房主倒不是等着用钱，因为这个房子不大干净。一到夜晚，院里乱响，狂风阵阵，夜里房中有人睡觉，真往外面搭，你说这不是怪吗！故而廉价出售，卖给白路冲。白路冲买了这所房，他全家都搬到里面。房是新房，又置买许多的陈设，样样没有不趁心的地方。可就是有一样儿，当天夜间三更，白路冲尚未安眠，猛然间听见外面乒乓乱响，狂风大作，声若牛吼。这个白路冲胆量过人，赶紧到外面观看，就见一阵狂风往后走，白路冲在后面紧紧跟随，直追到后边箭道西跨院的正当中，滴溜溜旋风一打转，霎时间天朗气清，声息皆无。白路冲站在那里怔了怔神，然后搬了一个小兀凳，往旋风打转的那里一放。全把他安置齐毕，然后抹转身形够奔前头院安歇。次日天明清晨起来，把手下家人全都叫至在面前，叫他们各带铁锹锹镐，一直够奔西跨院，揭开了方砖往下刨。刨地三尺露着青石板，揭开青石板观看，下面无数大缸。缸里面满满当当都是黄白之物。全都运将出来，大概足有六十多万。你说遍地黄金走，单等有福人。你说白路冲，他搬到这个宅院里来，不但不闹什

么妖邪，反倒白白的得了好几十万。连他自己的积蓄余财，说玄了他就够百万之富。有这么些个资财，他这身分可就高了。净说手下用人足有好几十名，丫环仆妇很多，真得说一呼百诺。虽然说是一个商贾，大有官宦之势。这一天正然在门前站立，由打对面来了一个老道口念无量佛，不住的上看一眼下打一眼，上下观看白路冲。然后他才喊道："善观气色，细批八字，熟读相法，能断生死。"白路冲一听，心中暗想：我白路冲可本是个商贾人，怎么会白得许多的财帛，我身上一定有主贵的地方，要不然这个财帛他也不能够找人。自己想到这里说道："当家的，既然你说会相面批八字，请过来给我谈谈。"说话将这个老道陪至在前面厅房，手下人把茶水献过来。白路冲遂说道："仙长您分神给我看看吧。"老道闻听，一摆手，说道："员外您叫您的手下人回避回避，我这个问卜谈相法不传六耳。"白路冲闻听此言，一摆手，叫手下人全都退下去，"当家的您给我谈谈吧，咱们是先谈相，然后再细批八字。"老道闻听白路冲这句话连连摇头，走上前来躬身行礼，口呼："万岁，臣给主公磕头。"白路冲一听就是一怔，将身往后一躲，赶紧用手相搀，说道："道爷您可别这么称呼，倘若被官人听见，他说我谋叛国家，焉有我的命在。"老道闻听一摆手，说道："主公您哪里知晓。小道人称神相，由打门外观看，见你老人家，尧眉舜目，隆准龙颜，故而叫您手下人退下。这才行君臣大礼。"白路冲一看这般光景，说道："仙长请起，如果我白路冲真有天子之分，到那时我加封你为护国的军师。"老道向上磕头，口称："谢主隆恩。白路冲一摆手叫他站起来，君臣对坐。白路冲问道："但不知军师道号怎么称呼，仙乡何处？"老道闻听，说道："小道住家在江南信

州，姓吕双名教兴，奉天帅的法论，叫我在外面访查真主。不承想千里迢迢来到陕西，在此巧遇主公，也算是三生有幸。”由这一日为始，白路冲可就大长身分。他知道吕教兴给他相面，将来有面南背北帝王之分。所有手下的家丁，满叫随从的太监。管他自己的黄氏夫人，唤作国母。怔管姑娘白素蕊叫长院的宫主。吃饭不叫吃饭，叫御膳房摆宴。坐的椅子不叫椅子，叫宝座，睡觉的床榻不叫床，硬叫做龙榻。这么一来不要紧，后面的黄氏夫人一看不好：这才叫关上门起国号，没有不透风篱笆，倘若走漏风声，官人知晓，宅院一围伸手就拿。我已半百有零，倘若被官人拿获，难道说我还打个反叛的贼妻吗！黄氏时常解劝，怎奈不听。夫妻时常口角，终朝吵闹。后来老道吕教兴一看，不能在家中住着了，再要在家中住着，倘若走漏了风声，连自己也得被获遭擒。要说吕教兴这才算大生意人呢，他打听白路冲得一笔外财，约有好几十万，他要从中敲诈，顾意说他有帝王之分，要大大的敲他一笔财。最可笑是白路冲年纪已然六旬往来，这么大的年纪竟愚昧以至于此，受老道吕教兴的蛊惑，将来难免大祸临身。这一天清晨，梳洗已毕，吕教兴来到厅房，见着白路冲躬身行礼，口呼：“主公在上，臣吕教兴给主公磕头。”白路冲叫了一声：“爱卿平身，旁边落坐。”吕教兴说了一句：“谢主隆恩。”白天王道：“爱卿有何事议论？”老道说道：“主公既然有意兴兵夺谋大清国的江山，只是在家中难以济事，臣已选定在凤翔府城外，有一座段龙山，在段龙山里面有一座段龙涧。我主可以在那里修盖王宫，建筑金銮宝殿，招兵买马，聚草屯粮，单等时机一到，兴兵北伐，赶走了清帝康熙，我主好登九五至尊之位。”白路冲准奏，发出银两，就在段龙

山鸠工备料，修造宫殿。修盖齐毕，白路冲全家移往段龙山。赶来到山里面，插旗招兵，广收马匹，屯聚粮草。黄氏一看，这更不像话了，这么一来风声浩大，真要叫官人知晓，岂不要前来剿山。有心再劝，准知道劝不了。这才写了一封书信，把自己娘家的兄弟叫了来。娘家兄弟名叫黄志，别号人称神刀手，武术高强，闯荡江湖，赫赫扬名。提他还不算什么，他有一个师哥，住家在四川成都府，太平庄，石凉湖。大庄主，姓段名登字洪亮，别号人称神枪镇八方。老太太既然想起他娘家兄弟，这一封信去了，你说二爷神刀手黄志还真来啦。二爷来到了段龙山段龙涧，叫人回禀内宅。二爷到里面，见姐姐赶紧上前去行礼，问道："但不知你老人家去信把小弟唤了来，有何紧要之事？"黄氏大奶奶一听，说道："可了不的了，你姐夫疯啦。来了一个老道姓吕叫吕教兴，硬说你姐夫有天子之分，也搭着得点儿外财，就趁着这个老道愚弄，他在段龙山段龙涧起盖王宫，自起国号，扯旗招兵，聚草屯粮。而今手下聚集的匪徒有二百多名。终朝每日清晨，早起上殿，众人全呼他为万岁。我叫国母，你外甥女叫公主。吃饭叫御膳。照着这么一来，风声传出去，官兵必然前来剿山，难免项上餐刀，祸及九族。把兄弟你叫来也没有别的事，回头你到前面背着老道暗含着劝劝你姐夫，叫他散众归田。家里有这么大的家当，一时半时的吃得尽吗。"黄爷听了这话点了点头，说道："姐姐您只管万安，我姐夫他可是异性人，得我慢慢的解劝，日子长了当然他就信了。"黄氏点头，说了一声："兄弟你就分神吧。"黄爷答应，转身向外面来。一直够奔前面的天王殿，到了切近，叫人回进去，就提神刀手黄志求见天王。有人给他回进去。工夫不大，天王旨意下，召见神刀手黄志。

黄爷随旨走到里面，行礼，口乎："万岁，臣黄志给天王叩头。"天王白路冲说："卿家平身。我打量是何人，原来是国舅到此。孤早有意派人宣卿来山，帮助我协理军政。不承想你今天会来了。"哈哈一阵大笑，一摆手，叫他坐在旁边。神刀手黄爷留神观看，在两旁边还有八大朝臣。军师大帅人位凑的还不含糊。也有绿林的英雄，也有海岛的豪杰，个个都是耀武扬威。黄爷在旁边一坐，自己心中一想：我姐姐拿信把我叫了来，所为的就是叫我劝解我姐夫，你说到此时声势已震，我在旁边一时难以解劝。黄爷又一想，我何不如此如此呢，若错非是这么办还是不行。黄爷这个主意还是真不错。单等天王散朝之时，他是调查本山的群雄，谁的武术高能耐好，他暗含着把他调至在旁边，问道："您贵姓您由打多怎来的？"这个人一说什么时候来的，然后盘桓他的武术。真要有能为的话，黄爷可就把话说开啦，说："就凭你这么大的能为，何必在此处呢，此处不过狐群狗党乌合之众，一但走漏了风声，官兵前来剿山，到那时岂不是昆冈失火玉石俱焚，到了那个时候岂不可惜。你这条英雄，这一身能耐，就凭你就是在镖局子里头，或是给人家看家护院，要不然自己立个场子，教几个徒弟，倘若从中有出色的人物，将来能够成名露脸，不比你在此处胜强百倍吗！"那个人一听这几句话，可就醒悟了，遂说道："黄爷，您这话我全听明白了，我也是想到这里啦。不过是我暂时之间，没有立足之地，在此暂作栖身之计。既然黄二爷你老这么说，那就算指破我的迷途，我就要另寻栖身之所，咱们改日再会。"黄爷在段龙山里面，是白路冲所招募有能耐的主儿，叫黄爷暗地给几个盘费全都遣散了。所余的不过是些个无能之辈，依赖生活的人位，每日上朝下朝忙

个不了。黄爷在山中也跟着，随朝上殿，参拜天王。这个话传来传去，可就传到黄氏安人的耳中，赶紧派人把黄爷请到了里面。黄爷见了姐姐，安人问道："兄弟我把你请了来叫你做什么来了，我不是叫你来劝你姐夫来了吗。你不但不劝反倒跟着上朝下朝，加封你为国舅。你这不诚心助杰为虐吗。"黄爷闻听，叫了一声："姐姐，你只管万安，我把事都办完啦。是有能为的主儿，我全都打发走了。现在这些个人不过就是些个无能之辈，终朝每日跟着我姐夫捣乱。他们也成不了多大的事。"黄氏夫人这才放心。

要说天王白路冲在段龙山里面也是个乐儿，每日散朝之后，在山中行园采猎。这一天巧啦，正然天王往前走，遇见蒋雄在那里用大铁棍往下砸树枝子，砸下好担到下山，到街市之上去叫卖。铁棍往上一扔，铁棍落下来，砸在地下山响。天王正然走到这里，遂勒马问道："小子们这是何处声音？"说着话翻身下马，众人顺着声音来到了树林下。一看，是蒋雄用铁棍砸树。天王看着好笑，遂叫手下人问他是干什么的。打听明白，知道是蒋雄在山里面打柴，全都问明，报告天王。白路冲一听，遂叫人把他叫至在面前，要亲自问话。有人把蒋雄叫至在面前，手下人用手一指上面这位白天王，这个小子叫蒋雄走过去，给天王爷行礼。蒋雄看了看，白天王身量不高，有五尺多，身上穿着一件鹅黄的葛纱袍，杏黄色绒绳系腰，脚底下青缎子蓝底官靴，光头不戴帽，白剪子股小辫儿，他可是天老颌下一部银髯，两道白眉，一双圆睛，准头倒是丰满。蒋雄看罢，作揖，说道："天王老小子在上，蒋雄小小子给你有礼啦。"在两旁的随从等一听，心说可了不的啦，这小子惹了祸啦，我们全管他叫天王，他叫他老小子，回头天

王恼怒，必须把这小子置于死地。天王闻听他叫老小子，不但不怒反倒乐了。这小子他管我叫老小子，管他自己叫小小子，倒怪有意思的。天生就的就是浑人，他不但未怪罪，反倒喜欢，遂问道："你叫蒋雄吗？"蒋雄答道："可不是叫蒋雄吗。"天王一看，说话的这个意思，带着一分厚道，天王心中暗笑，遂问道："蒋雄你在我的段龙山打柴一天可以卖多少钱哪？家中还有什么人？"蒋雄说道："我这一天也就卖个五六百钱。家中还有一个老娘，就在这段龙山住。"天王看这个样儿，点了点头问道："蒋雄，我这个意思，打算不叫你打柴，你在我这山里面给我当分差，我保举你做个官，一个月赚几十两银子，不省得打柴养活你老娘强吗！"蒋雄一听连连摆手，叫道："天王老小子，我当时干不了呀。皆因我有老娘活着，我早早晚晚得看着他才行呢。等着我的老娘死了，然后我再干还不晚呢。"天王听蒋雄所说之话，倒是个孝子，心中很是喜悦，遂说道："蒋雄，既然有你老娘在着，不肯跟我当差，单等你老娘百年之后，再跟我当差不迟。既然如此，我这段龙山里面大小地方全都许你打柴。如果你打柴不赚钱，只管前来找我，我供给你们米面钱财，绝不能叫你们母子挨饿，皆因我爱你是个孝子。你要欢喜找我，没事之时可以随便到天王殿，咱们谈谈。"说完了话，天王跃身形上马，仍然行围采猎去了，不表。蒋雄回到家中，把这个话对老娘学说一遍。郝氏老太太知道天王是个好人，这才嘱咐蒋雄以后要遇见天王，要你客客气气的不许越礼胡为。蒋雄也真听他老娘的话。无论何时遇见天王都加着一分恭敬。

今天在这里用铁棍砸树枝，可巧遇见侯二爷了。二爷走上前去一问，蒋雄备叙前情，如何如何从头至尾细说了一遍。

二爷心中喜悦，准知道里面没有多大有能为的，不过是就是一个黄志。这个人准向着白天王还不一定。二爷跟着又问道："蒋雄，这个天王老小子这里有个姓高的，名叫高飞，他可曾来了吗。"蒋雄闻听一笑叫了一声："侯秃子，你跟我打听的这个人，我可不知道，他叫高飞不叫高飞。这里有一个人，不断的常来。我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皮猴高。"侯二爷听到这里问道，这个皮猴高他是什么长像？什么穿着打扮？蒋雄闻听，说道："这个小子他穿着一件老羊皮袄，反穿着毛朝外，这个小子他跟我好着呢。他来了，遇见我，就叫我蒋雄。我叫他皮猴。小子来了三四天啦。到段龙山段龙涧里面去了。我可没见他出来。我这还想他呢。"二爷闻听，心中欢喜，准知道高飞身带八宝莲花露，投到了段龙山。二爷各处观看，一看四下里无人，遂低言悄语说道："蒋雄，我看你这个人挺好的，是个孝子，我很爱惜你，别人这话我可不跟他说。这个皮猴高，名叫高飞，号叫远林，这小子目无国法，暗用浊目香浊伤钦差的二目，到如今他的老师金凤山玉皇顶住持慧斌，为他亡命。到如今他逃在段龙山打算躲灾避祸。我奉钦差年大人的堂谕，特此前来捉拿。你如果肯其帮忙，随我一同进段龙山拿住高飞，得着八宝莲花露给钦差老大人治眼，我在大人面前回明，保举你做官。"蒋雄一听，心中欢喜。过去一伸手照着二爷的脑袋瓜就是一巴掌，说道："侯秃子，这一说咱们两个人真相好，真有交情。要不然我准得叫皮猴高这个小子，把我勾搭坏了。我娘常说，不叫我跟坏人在一处，这时候你跟我一说，我这才明白。我愿意跟你到段龙山里面捉拿高飞。"二爷点了点头，蒋雄下腰拾起铁棍，打柴的柴绳收拾利落，蒋雄头里走，后面就是二爷，顺着山道一直够奔段龙

山。往前走不多远，面前一带长林，要进段龙涧非走这段长林不可，密扎扎乱树参差并不成行，两个人刚要抹身形进树林，就听里面一声长叹，说道："看起来，人生有处，死有地，想不到如今直落得上吊自尽。"二爷听着这个声音准知道是有人要寻短见，赶紧抢步向前进了树林。留神观看，但只见在大树叉上拴着一个绳套儿，旁边站着一个青年人，身高约有五尺多不足六尺，细腰扎臂双肩抱拢，身上穿蓝绸子裤褂，外罩宝蓝绸子大褂，脚底下青缎子鞋白袜子，往脸上观看，白净面皮圆方脸，两道漆黑的眉毛，二目有神，通关鼻梁，四字海口，通红的嘴唇，牙排碎玉，大耳有轮，光头未戴帽，漆黑的一条发辫，在腰里头还围着一个蓝绸子包袱，在那里自言自语手扯着绳套，那个意思要上吊。二爷看着这般光景，走上前来手拍那人肩膀叫了一声："朋友，年青青的在此寻短见，岂不可惜。无论心里头有什么难过的事，也犯不着寻死。蝼蚁尚且贪生，何况是人。"那人听罢侯二爷说完了这些话，用目上下打量打量侯二爷，然后说道："老爷子，人死不能复生。我这么大个子，岂能不明白这句话，怎奈事已挤到这里，不由得不如此。论说起来这个事可也不算什么，不过我这个人心眼窄，我也不愿意作丢人伤脸的事。我这才想起生不如死。大丈夫有志不能伸，已是委屈，再要贻笑于人，还算什么堂堂男子。"二爷听这人说的话，豪气勃勃。二爷心里有些叹惜："既然这么说，朋友！家住那里姓字名谁，所为何事？你不要忙，说出来我自当设法维持。"那人闻听此言，又留神看了看二爷，抱拳说道："这位老英雄我看你老二目神光灼灼，不问可知，你老必是一位武学家，但不知贵姓高名。"二爷闻听，佩服人家眼光好，二爷说道："要问我，姓侯名杰字敬山，家

住在山东。”那人闻听一笑说道：“莫非老人家家住山东东昌府巢父林侯家庄，外号人称一轮明月照九州长手白猿侯二侠吗。你老有一位令兄，人称为山东的侠客，姓侯名廷字振远，别号神手昆仑镇东侠，肋下有一口宝剑名叫小听风，一百单八招青龙剑术，名传天下，南北皆知。”二爷闻听此言，一怔，这才问道：“少爷既知道我们弟兄的贱名，你贵姓大名何人的门徒，不可隐瞒，请你当面讲来。”那人闻听此言长叹一口气，并不慌忙，从头至尾备叙一遍。

书中代言，这个青年姓郝，小名叫俊哥，住家在京西北高丽营，三岁的时节，父母在堂。他的天伦名叫郝成。母亲杨氏，住家就在高丽营的上坡，开设一间门面的小杂货铺，后面带着一个退身。这一天，正赶上夏景天，天交正午，杂货铺也没有买东西的了。两口子做饭，地下铺着一张席，放着一张坑桌。小孩子俊哥两手扶着桌子在那里玩耍。老头子郝成在那里看孩子。杨氏大奶奶做饭。这个饭还未曾做熟，就在这么个工夫，猛然之间来了一个老头儿。这时是夏景天，老头儿穿着一身破棉裤棉袄，脚底下穿着一双破洒鞋，光着脚鸭子，小辫儿雪白，都起了楼子啦，面皮苍老，须若焦草。那个样儿悲悲切切，实在可怜。凑在郝成的面前，作揖行礼，说道：“老掌柜的您修好吧。我两三天没吃东西呢，心里头阵阵发慌。您这里有什么剩的，给我找一点儿吃。”老头子郝成一听，抬头看了看这个要饭的老头儿，这才说道：“老朋友，我们这里可没有什么剩的，如果你真要是没吃饭，你等一会儿，我那里做干饭呢，等熟了，我给你盛点儿。”老头儿闻听说道：“你老多修好吧，你老多修好吧。”说着话找了一个墙根一蹲。工夫不大，杨氏大奶奶把饭做得了，郝成说道，你拿碗给这

个老头儿盛半碗。郝大奶奶闻听答应一声是，拿了一个碗，把现做熟的干饭盛了多半碗，又拿了一双筷子，来到老头儿面前，说道："老爷子，你老吃吧。要嫌没菜我们这里有小葱拌豆腐，只要您老不嫌，拨点儿吃。"老头儿闻听，说道："好吧好吧。"又拨了点儿小葱拌豆腐，连连说道："费心，费心。"工夫不大，把这碗饭吃完啦。郝成问道："怎么样，你的腹中，觉着饱了吧。"老头儿闻听，一摆手，说道："还不甚饱。"郝成闻听一怔，问道："怎么不舒服呢？"老头儿答言，说道："我还不饱。"郝成遂叫了一声大奶奶："你再给这位老朋友盛一碗，别叫他不饱，已两三天没吃东西了。"杨氏大奶奶答应一声，把锅里头饭又盛了一碗，递给老头儿。老头儿接过这碗饭又吃完了，随着一笑说道："老掌柜的，你老就多费心吧，要是有，再给我盛点儿吧，可就饱了。"郝成闻听连着叫大奶奶："看看锅里头还有多少饭，满都盛出来。"大奶奶把饭盛到碗里头。归了包堆人家两口半人，做了这么点儿饭，就来了这么个有福的要饭的，一个人把人家这一家子的饭都给吃了。最难得的就是人家杨氏大奶奶，虽然说妇道人家见识小，吃完了这一锅饭并无半点儿不悦之色。跟着打米接着再做。就见老头儿抱拳，说道："难为难为！我真没遇见过这样好人。你们一家子的饭叫我赶上，全都吃了，毫无憾怨。不怪你们有福气。"郝成这才问道："老朋友你贵姓啊？家住在那里？到我们这个高丽营有什么事吗？家里头还有什么人？"老头闻听，说道："问我，姓董叫作老董，家住在陕西凤翔府，到高丽营访我们一个乡亲。他支我两个钱，我这是找他要钱来了。又谁知，这个人我没找着，就算困在这里，举目无亲，故而才两三天未吃饭。到如今得遇你们老夫妻两个管我一饱，真正

我是感恩不尽。”郝成听罢，说道：“老董爷子，你老在家里是哪行发财呀？”老头儿闻听，接着说道：“掌柜的，你要问我。当年在家里开三间门面的大杂货铺，后来买卖被人家搂啦，亏累倒闭。到而今我贫寒到这步天地，求亲告友，到处也没有人可怜，孤苦伶仃，就是我一个人，都没着落。”郝成听罢董老头这些话，心中思想：这个老头儿既然就是一个人，这夏景天还可以，要是到了隆冬严寒之时，衣食不周，非得死了不可。我这里也缺人，虽然是个小买卖我们两口子一天非常忙乱。他又是个杂货行出身。倒不如我把他留下，帮助我照看买卖。一来他有安身之处，二来我也轻松轻松。把主意拿妥，说道：“这位老董爷子，我有点儿心思，跟你商量商量，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我看你一个人无依无靠，打算把你留在我这里给我帮帮忙。也不过是早晚有你两顿饭吃，饿不着你就是了。你要是愿意，咱们就凑和着。”老董一听，连连说道：“好好！我正求之不得呢。我要是有了存身的地方，我可就不至于冻饿而死了。”郝成一听他愿意，心里非常喜悦。把杨氏大奶奶叫过来，给他引见引见。又叫老头儿把破棉衣裳脱下来，叫杨氏大奶奶把自己的蓝布褂褂找了一套，又找了一双袜子，用水洗了洗脸，回头好叫董大哥料理柜上的买卖。我买，他卖，这么一来把杨氏的空子剩下来了，得暇也好弄弄孩子。这一说，双方面全都是欢欢喜喜。把衣裳也给老董换啦，胡须也理顺了，白发梳洗梳洗，全都收拾完了，就在柜上一住。郝成也用不着告诉他那样东西卖多少钱，一样一样的告诉他。因为什么呢，他是个行家，开杂货铺不外行。老董在柜上，来了买东西的，给人家一拿东西。这位说，我来一文钱的花椒，老董遂拿了一张纸，把花椒给人家包了一

大包，足有半斤多。这位，我来一文钱的葱，老董把葱就给了人家一捆。在旁边郝成一看可了不的了！原来这个老董他是外行，怨不得他把买卖做亏了呢。这一文钱的东西难道说就没有本钱吗。郝成想到这里，还不能说。有什么话也得把今天敷衍下来明天再说。这买东西的来了，全都是老董给人家拿货，所卖的东西，没有不赔钱的。到了天光下晚，天交一更，郝成夫妇带着孩儿俊哥够奔后面。前头柜上，可就留下了一个老董。直顶到天光大亮，郝成穿好了衣裳，起来到外面一看，老董早就起来，门板落下来，街门开开，里外全都打扫的干干净净。这还不算，所有的货物，油盐酱醋青菜等物，全都上齐了。还比每日上货上的多。就说青菜案子上，一码多高。郝成看着发怔，心说这个货物是多怎上的？就说是上货我也应当知道。这清晨通共多大的工夫，我怎么连一点儿也没见呢。郝成纳闷，也没敢深问。来了买主，老董郝成两个人给人家拿东西，买一个大钱的盐就给人家一大包。这个买东西的主儿，哪里给的多上那里去买去。郝家杂货铺东西给的又多，货还好。这个买东西的可就拥拥挤挤一个挨着一个。老董郝成两个人全都是手忙脚乱，由打清晨直忙到下晚二更天。这一天卖的钱比从前一个月卖的还多。郝成也没敢问，不过到上门的时候上门，安歇的时候安歇，不知不觉就是半个多月，不足一个月。郝成老两口子，这一天可就商量了，说："我看这个老董大概他不是人，他要是人的话，这一晃半月有零，我也没跟他上市买过东西，我跟他起来的时候差不多，怎么我一到前面，他就里外打扫干净，各种货物全都上全了呢。据我想，大概他是个狐仙。咱们这是过仙家的日子呢。"杨氏一听，说道："这个话可是这么说，过仙家

日子可不大什么老好的。为什么呢，发财也快，败家也快。依我所想，也不定对不对。今日天光下晚，趁着老董出去解手的时候，你就在大柜底下去睡。那下面给你铺上点儿东西，足能睡下你一个人。到明天你隔着大柜板缝看看，到底是什么时候上的货。还是有人给他送，还是他自己去取。”郝成一听这个主意还真不错。果然到了晚天，快上门的时候，见老董出去大小便。郝成拿了一条棉褥子铺在柜底下，复又蹿到里面躺好。够了时候，老董回来问郝大奶奶道：“咱们掌柜的呢？”大奶奶说道：“您睡吧，他今天觉着有点儿不舒服，早就躺下睡了。”老董闻听，也就跟着收拾门板将门上好，将自己的铺盖放在柜上躺下就睡。这一觉睡到三更天，翻身爬起开门就走。一直到了东方发晓才见他由外面回来。郝成隔着大柜的缝儿留神观看，只见老董肩抗着青菜，手提着油盐酱醋瓶，肋下夹着纸马香料，花椒大料等物。他这一人身上所带的东西，真比一个牲畜还驮的多，把东西全都放在地下，回手关门，转过身来说道：“得啦，掌柜的。你快出来吧！别在那里头闷着啦。这是怎么说的。我这一疏忽大意，都叫你看见了。”郝成一听，心说：原来他早知道我在这里头呢，自己只得由柜里爬出来。连连作揖，说道：“董大哥，我说咱们这东西越卖越多呢！原来都是您运来的。这是由那儿搬来的呀？”老董闻听，说道：“你要不问，我还是真不说。这东西就是咱们下坡儿那个大杂货铺的。每天他货上齐了之后，我就往咱们这里运。也不用花本儿，留着咱们慢慢的卖，够多好哇。”郝成闻听，急忙跪倒身形，磕头说道：“董老爷子，您绝不是人，您非神即仙，不是神仙焉能这样。”老董一摆手，道：“郝贤弟，是你非知。我也并非是神圣狐仙，不过身有技术精通武学，待我

将实话告诉与你。你看我虽然这个样儿，可休把我当作花郎乞丐，我乃是某某人。”郝掌柜一听，原来不是神仙，乃是惊天动地的大侠客。赶紧跪地叩头，道：“恕过我肉眼不识高贤。”那人带笑，将郝掌柜扶起，说道：“贤弟不要如此，快请起来，我有话与你言讲。”只因此人一露真名实性，有分教，从此黄口孺子竟成烈烈英雄。剑侠群中又出拔萃人材，欲知此人为谁，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八回

断龙涧白烈女殉夫　钦差馆活药王医目

话说这位老董一露形迹，郝掌柜疑神疑鬼，董爷这才把自己真名实姓，及来踪去迹，一一表说了一番，您道此人是谁，此位非是别人，乃陕西凤翔府的老剑客爷，董乾董化一，别号人称镇古侠。那位说，你不是说那一年镇古侠在金凤山山神庙，把慧斌的技术教成，又请出了姜达姜本初，太极八卦庶士张鸿钧，珍珠佛董瑞，把慧斌叫至面前，言说自己至夜半子时圆寂，他老人家并不是真死，皆因老人家乃是看破红尘之人，自由打出世江湖成名，人称镇古侠之后就隐啦。后来听人传言金凤山的慧斌僧，是一条当世的英雄，又有意寻访名师学习小巧技艺，老人家一想，文武两科技艺，出家人追求正合情理，故尔才去到金凤山挡僧岭的后面巧遇惠斌，后来将工夫教成了他，老人家所以才以圆寂为题，二次归隐。后来自己坐定了一想，我何必苦苦归隐，如今我已年越百岁，倘若无常一到，我这一身工夫全都带入土中，趁着我现在尚有活泼的精神，遍游江湖再找个有缘的，把生平的技能，倾囊相赠于他，也好传流后世。他老人家把主意拿妥，带好了盘费，应用的物件围在腰间，由打家中动身，云游四海。这一天走至京西北高丽营，一看这个地方虽小，却士气振作，煞气腾腾，只见前面有个小土坡，董爷上了土坡留神观看，土坡下面铺着一领席，上面放着一张炕桌，有一个小孩儿扶着炕桌玩耍，大约有个三四岁，长的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天

生来的福像。董爷一看就是一怔，心中暗想，就凭这个贫寒之家，竟会有这样的根芽，真正是莫明其妙。这个孩他既生了这一付福像，他得多大的福根，要凭五官像貌说，当然这个孩儿前世修下无量的福善，或者是孩子的家长作下善缘也未可知。此时正是闲暇无事，我何不试探试探。老人家遂装作饥饿之人，如此一试，这位郝爷居然能够慷慨大义，把饭完全调济给了董爷，郝成又可怜自己，留在柜上当伙计，董爷点头愿意，自己打算要报答郝成这两碗饭的恩情。东西不在多少，你得说说他这个人家道。真要他是富贵之家，慢说两碗饭，就是二十多两银子，也不算多，郝成这个杂货铺也不算怎么富余，居然就能惜老怜贫，把一家子的饭让我全吃了，像这样的好人就叫天下少有，故而老剑客爷隐至在郝成的铺中。每逢到了半夜三更，到下坡儿三间门面的大杂货铺里面，所有人家上的货，他老人家一夜之中，还不定掇蹬几趟呢，郝家杂货铺所卖的东西，都不用本钱，要不然给这么多吗？老爷子打算先在此处敷衍着，今天被老郝成看出破绽，老剑客爷遂把自己的所有之事，对着郝成全都说明。郝成夫妻一听原来是一位著了名的剑客爷，不是狐仙，两口子跪在埃尘磕头行礼，口口声声说："叫剑客爷你老人家被屈，我夫妇实在不知。"董爷道："不必客气，别的都不说。就看你这个孩儿，将来日后他长大成人，得了我的武学，在外面行侠作义，谈起来是我的徒弟，我还要指着他露脸呢。"彼此各说了几句客气话，由打这里说董爷夜晚之间，可就不能够奔人家大杂货铺拿人家东西了，怎么样呢，董爷调查那里有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打听明白了，作一号买卖，弄个三百两五百两的，交给郝成，把杂货铺扩大，又雇了两名伙计，郝成可

就算掌柜啦，董爷给他指拨指拨，高兴出去游逛游逛，你说这个买卖有了本钱，可就做起来了，东西给的比别处都多，越作越丰盛。书要简断，眨眼就过了四年，这四年的光景，孩儿俊哥可就长到了八岁，生得像貌堂堂。董爷就在杂货铺的后头院，收拾出来一个武学的场子，把孩儿带至在后面，老人家慢慢的传给他武学。你说也是该着，董爷一教，这个孩子就会。这个地方就得说是福气，不论文武两科技艺，以及旁通杂学，全都得有福气，要不然就不能承受。在先前不过是打几趟小拳，到后来老人家亲自给他摘招。你说这么大的剑客教徒弟可就不跟普通把势场子一样了，平常武术家教这一招怎么用，那一招怎么发，老剑客教徒弟可就不然了，还不用这么费事，不过就是指点其中妙诀。要按董爷说身上有两门绝艺，一门叫太极，一门可就叫八卦，八卦跟太极这两门的武术的分别，发招打上人，这个劲头不一。八卦招打人迅雷不及掩耳，急如闪电。要到太极手可就不然了，太极拳讲究四肢八节，周身上下有六十四小节，腰为中旋，用招时专门讲一个化字，无论多么紧急的招数来了，只要是一近他的身，他就是用凹腹吸胸把你招力完全化无，他要伸手打人的时节，打的是含吸力，搁到而今比，就彷佛像过了电的相似，一粘一哆嗦，看着不重打上不轻。老师要会太极，打算教徒弟之时，未曾传艺之先，必须要看看徒弟的人格品行。比如说这个徒弟心性刚猛，性如烈火，这个太极可教不的，就是教给他他也不能化招，因为他心急见手就想进招，吧的一声，打上还准能打在地方上，就按他的性情劲头打上，敌人就得亡命，照着这么样那得死多少人。这个武学也并不是练好了绝招要置人于死地，不过是惩戒而已，真要是这个人罪

不容诛，那可就没的可说了。老剑客看孩儿生得体态雄伟，性情温柔，老人家才教给他太极的招数。这个孩儿天然的福分，心领神悟，传无不习。闲话不表，单说老剑客每日在杂货铺后院得暇就教，老爷儿两个谈论武学的密诀，其中精奥，到了夜晚传给他蹿高纵矮，陆地飞腾各种小巧之艺。传给他最得意的一条军刃，叫双头五节笔管枪。老人家虽然说教，教个三月两月的，老人家走一趟，去个一月两月的，老人家再回来，郝成也不敢多问，俊哥也不敢说，甚至于隔十天八天就走一趟，在外面住个十天二十天再来。书要简断，剑客爷教孩儿练艺整整十五年，由打八岁到而今二十三岁，俊哥把技术练成了，老剑客还要教俊哥有练不到的地方了，剑客明白，知道孩儿的福气至此充量。老剑客叫了一声俊哥："我也不能教啦，你也不能练啦，你这个工夫就算顶到这里了。我可要与你分手，我在此十数载，也算不错，我的门户之中，倒是有你这么一个徒弟。你这个孩儿很聪明，我给你取个名字，你的小名叫俊哥，藉此为由，就叫郝文俊吧。我不但给你取个名字，我还送给你个外号，因为你长的面貌秀丽，就按你的仪表给你起个外号，就叫红桃仙。可有一样儿，你由打有智识以来，你就是跟着我长的，你的天伦对于家庭教育，一言也未曾教导于你，我既然是你的授业师，所有你一切的举动，人情世故，我全都要说给你听，我教别的徒弟可没费过这么大事，皆因咱们爷儿两个缘在三生。你的品貌最俊俏无比，倘若出去闯荡江湖绿林道，身染女色那可就了不的啦，咱们练武术的最犯恶的就是贪淫好色，还不用我亲自看见你，咱们门户之中有你的师叔，遇见你违犯淫戒，岂能够相容。你的这几位师叔，我告诉你他们的名姓，一共我师兄弟四位，我

排行在首。你二师叔家住在山西太原府寿阳县姜家屯，姓姜名达字本初，别号人称碧目金睛佛。三师叔乃是一位出家的道长，是江西信州龙虎山玄天观的住持，姓张双名鸿钧，别号人称太极八卦庶士。第四位师叔家住在山东，姓董名瑞外号人称珍珠佛，这是你各位师叔，都是身为剑客。在你本门之中，有几位师哥，一位是昌黎县青云山青云寺青云长老宝镜禅师。一位是山西太原府七星山后山，西风寺西风长老秋禅。一位是陕西凤翔府金凤山古刹玉皇顶，爱斗金蛟双钢掌慧斌。还有一位在家，姓胡名林，外号人称飞天金睛鼠。你还有个小师弟，皆因他没出艺暂且不必对你说明，等到日后你们相逢见面，自能认识。”老人家说完了话，又叫了一声郝文俊：“方才咱们谈的淫戒，可不准你身染此习，倘若违犯叫你各位师叔以及各位师兄知道，定当不容。一定要取你项上人头。还有一样儿就是盗戒，把功夫练成，在外面任意取人家的财物，也算犯了我门户中的规则，他们知道也是不容。还有一样儿，不许你打把势卖艺，公门当差，皆因咱们的武学不是扔在地下换钱的功夫，实不得已投到镖行也可以谋衣谋食。还有一样儿最要紧的，就是艺不轻传，倘若艺传于匪，不但你身背罪名，就连为师我也担不起。今天把话所有一切的事，跟孩儿全都交待明白。”老人家这才把郝成夫妇叫过来，遂当面说道：“汝子郝文俊功夫已然算是练成，我还有要事在身，不能在此久居，我要当面告辞了，这十数年的光景，在此招扰，多蒙你们夫妻百般照顾，咱们是后会有期，我可要走了。”郝成一听董爷要走，心里头舍不得，因为什么呢？从前家中贫寒，自从董爷来到这里，虽然不说豪富，此时也得算家道小康。开着一个大杂货店，家中的日月富富余余，人

家又教给俊哥能耐，实在叫人心里头感激不尽，遂说道："老剑客爷你老待我们这样的恩惠，我们还未曾报答报答你老呢，怎么今天就要走呢？"董爷闻听微然一笑，遂说道："我在你家教给他武学我也不图你们的报答，真要是你报答我也不过就是金钱，实话跟你说吧，要是相逢无缘，就是你把金银堆成了垛，叫我教我也不教，这不过是我们爷儿两个前生今世缘分，才能够在此巧遇，这是我们爷儿两个的宿缘，你们也不要麻烦，我可要走了。"说着话董爷收拾收拾自己的东西，站起来就走，郝成夫妇一看无法，只得带着郝文俊跪倒磕头相送。

老人家镇古侠走后，郝成家里头就算安安顿顿的过这分日子。过了没有半年，祸从天降，自己三间门面的一个大买卖，一旦火起，烈焰腾空，你说这就是凡火勾神火，霎时金蛇乱串，烟雾弥天，不但烧了三间门面的大杂货铺，连后面的住房一夜的工夫，全都烧烬，里头还搭了两条人命，一个是管账的先生，一个是学生意的，两个人全都烧死在内。郝成他是够了年纪的人啦，他那里禁得住这一惊吓，何况又搭上两条人命，老头子这一急不要紧，两天一命呜呼。郝成一死这位杨氏老太太无法，只可办理丧事。烧死这两个人，求亲告友，从中还花了许多钱，才能了事，把所有的事，全都办理完毕，郝家可就算是一贫如洗了。从此度日艰难，将将就就又过了一年，郝文俊是肩不能担，手不能提篮，可是他也不出门，也没有什么花费，可就是有一样儿，家中没有积蓄也是枉然。后来实在没有法了，杨氏老太太把郝文俊叫过来跟他一说："文俊哪，咱们这个日子日渐艰难，就得说是没法过，我今有个意思，打算把你打发到陕西凤翔府，西关外

有个开杂货铺的蒋家，那是你的姑丈，想当初你姑母出阁之后，你姑丈跟咱们家里借去五百两银子，他开了一个杂货铺，到而今咱们穷到这般光景，打算叫你到你姑丈那里，也别提借也别提要，他们那里要是方便叫他接济接济，无论三百两二百两借了来，帮助你立一个小买卖，日后也好给你娶妻生子，你好继续咱们这家人家。”文俊一听母亲吩咐，可也是事由挤到这里了，万般出于无已所奈，遂遵母命把自己应用的东西收拾好了，包了一个包袱，双头五节笔管枪围在了腰间，带了些个路费，不过是将将就就够用的，由打京西北高丽营动身，够奔陕西凤翔府西门外。在道上俭朴，吃喝花用全都不敢浪费，一路上也不过是饥餐渴饮，晓行夜住，要说二十四岁的人儿，练艺十五年，剑客的门人，武术高强，别说腰里带着路费，就是一文没有，走到各镖局子，各把势场子，只要把你的门户说真，慢说是吃喝，临走的时候他们还得送点儿路费。这个孩儿那里成，自从八岁跟剑客爷练艺，到而今二十四岁，在家中时刻不离母亲左右，对于世路上未免差一点儿，他虽不是痴呆憨傻，论伶俐他还是聪明过人，不过没在外面练达过。闲话休提，单说郝文俊这一天来到陕西凤翔府西关，跟人一打听蒋家杂货铺，打听多时不但没人认得，遍找并且连姓蒋的也打听不着。由打清晨直到日暮，文俊在西关前前后后直打听了一天，等到天晚无法，只可找个小店房住下。次一日由打店里走出来，还是照样访查，逢人便问，后来打听一个老者，约有六七十岁，老者说道：“少爷你贵姓啊？”文俊答言：“我姓郝双名文俊，这个蒋家杂货铺是我的姑丈，我由打昨天来的，跟人打听一天也没有下落。”老头儿点了点说道：“这个事你错不是问我，问别人还是真不知道，就是有

知道他们的，一时口懒也说不清楚。你要打听这个姓蒋的，这个老掌柜的可就算没了，老掌柜之妻郝氏，携带一个傻儿蒋雄，母子一贫如洗，蒋雄以打柴为生，现在自盖茅屋，移居在断龙山，贫寒不堪。这个事你错非是问我，问别人他那里知道？”郝文俊听罢老者之言，怔够多时，就算大失所望，想到这里无法，只可谢谢老者，拱手作别。郝文俊一想虽然姑母穷到这般光景，我也应当跟他老人家见个面，也不枉千里迢迢来这一趟，又一想母亲常谈，说我这位姑丈善于经营，想不到也如此落魄。一面想着一面往前行走，依着老者所说的路途，一直够奔断龙山。来到了断龙山各处寻找，一看一片荒山，遍地茅草杂树丛生，还别说没有住家，连一个打柴的都看不见。那位说怎么会连打柴的都没有，就皆因蒋雄独霸一方，就是打柴，有天王爷的话不许别人打，故此连个打柴的全没有。他久居京西高丽营，乃是平川之地，本来就没进过山，今天到了此处，又不识山路，找他姑母的心盛，东扎一头西撞一头，三走两走就算迷了山径，再找道路就算找不着了。不由得心中难过，自己一想莫非我郝文俊应死在乱山荒草之中，真是天绝我也，这么看起来我郝文俊命该如此，此时又找不着道路，一时之间，难以奔出，就是我不想法子寻死，我在此迷个三天五日也得把我活活饿死，这才叫生有处死有地，不承想我生在京西北高丽营，今天死在了陕西的断龙山，人生无生路，倒不如一死方休，像我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不能奉养高堂，枉为男子。我姑母贫寒已极，我又无有路费，难道说还沿门乞讨回家不成吗？就是我回到了家中，见母亲备叙姑母的境况，老人家年老心窄，一着急一忧思成病反倒不美。自己越想心越窄，越想越没有活路，万

般出在无已所奈，一伸手把扎腰绒绳解下来，找了一棵歪头子树，把绳往上一搭，挽了一个套儿，双手扯了扯有意上吊，然而心中难过仰天长叹，蝼蚁贪生何况是人，他也知道死了难过。就在这么个工夫，侯二爷到了，把他叫过来拦住不让他寻死，一问他来历，遂把情形一说，二爷把话听完用手一指："按说这个话我可不应当说，你就把我要活活的气死，你身为男儿，得遇老剑客爷十数年热心栽培，虽然是你的福气，也是剑客爷的恩典，老人家把生平技艺传授与你，就打算叫你在外面闯荡江湖，济困扶危剪恶安良，轰轰烈烈作出几件大事，才能不愧负你老师的这片热心，到如今不但不能发扬尚武的锐气救护他人，你自己来不来就要寻起短见，难道说你就不愧称剑客爷的门徒少剑客吗，世界之上，那里有你这样儿大丈夫。还有一说，家中抛下高堂老母，为人子之道，就是身无一技一艺，都应当设法负苦赡养父母，何况你身披武艺，年岁正在当年，不思谋尽生活之道，反倒抛弃生身之母，在此自戕其生，要像你这种儿子，天地之间，为人父母的养不养不吃什么劲，论起来这些话我可不当说，要按着门户论，你比我还高着一辈呢，要按年岁说，你可小的多，我已年逾花甲，你尚且未满三十，我说的这些话，你想想对不对。"郝文俊一听，不但不恼反到喜笑颜开，不觉恍然大悟，连忙作揖说道："二侠客把门户撇开，您算是年高有德，今天我受你老这片教训，得能不死，不特您救小可一命，设使不遇你老人家，我家中撇下白发苍苍的老母，倘若他老人家得此凶信，有个一差二错，我死在九泉以下，为一个罪大恶极，天下至不孝之人，岂不是悔恨千载。"郝文俊跟二爷正然谈说，在旁边蒋雄答言，叫了一声郝文俊，我可听明白了，你是我的小

表弟，我是你的表兄，蒋雄就是我，你要想我的老娘在里头呢，拿石头垒的屋子，把我的老娘放在里头，我怕老虎把他吃了，外面拿石头还码上呢。”郝文俊一听这句话，留神看了看蒋雄，这才上前行礼说道：“原来你老是表兄，小弟我这里给你老磕头啦。”蒋雄一看说：“别磕啦，起来吧。”侯二爷一看他们这是表兄弟相见，就得说是一段喜事，一理两撇白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暗想道，我要是够奔断龙涧面见白天王，小子高飞他要在场，不但取不来八宝莲花露，还要露出马脚，这个郝文俊既然是镇古侠董爷的徒弟，当然是武学高强，有蒋雄作个引子，把郝文俊带到断龙涧诈降卧底，我把我的心腹话都对他说明，只要打听着高飞果在里面，就凭文俊这身武术，要取他的八宝莲花露易如反掌，一来他可以成名，再者说我得一个好膀臂。二爷把主意拿妥，遂把前后的事，对着郝文俊一说，复又说道：“你的武学高强，随着你的表兄蒋雄，投到断龙涧前去卧底，只要把高飞拿住，就算是奇功一件，千万不可露出马脚，倘有丝毫不慎，不但拿不了高飞，你等还有性命之忧。”文俊一听二爷所说之话，心中愿意，头一样真要捉住高飞，既给国家出力，也不枉老师教导十数年，再者说得着八宝莲花露，搭救钦差老大人就算是奇功一件。文俊听罢二爷这些话，心中非常欢悦，心中暗想，这个人也无论怎样聪明怎样能耐，非得在外面阅历不可，我这一次要不是在树林之中上吊，巧遇侯二爷，不是他老人家申斥我这一番，我焉能茅塞顿开；在先前我没听老人家这话之时，就如同在云雾之中，今天跟二爷在一块儿接谈片刻，心里头就觉乎着迷窍大开，此一举侯二爷叫我跟我表兄蒋雄够奔断龙涧天王那里卧底，打听高飞得取八宝莲花露，倘若大功告成，回

到公馆里面，见了钦差老大人，他老人家准得有个安排，虽然说不能高官得做，骏马得骑，也能有个安身的住所，将来得几个钱也好养活我的老娘。自己把主意拿定，遂向着蒋雄说道："表兄你听明白了侯二爷跟咱们说的这片话了没有，只要你能跟天王接头，把我介绍到里面去，你就不用管了，我要在里面做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也好扬名天下，光宗耀祖。"蒋雄一听文俊这些言语，遂说道："我告诉你小表弟，天王老小子跟咱们好着呢，我跟着老头儿说一不二，这不是侯秃子说了吗，叫咱们二人前去找天王老小子，给咱们找点儿事，咱们两个人到里面先忍着去。"文俊一摆手遂说道："表兄你是天真烂漫愚鲁不堪，倘若在里面一句话说漏了，大事难成岂不是反为不美。"蒋雄一听说道："表弟，我全不管了，我就把你领到天王那里就完了，我们说定这就走，叫侯秃子上我家里去，见着我娘告诉我的老娘一个信，省得叫他不放心，如果我老娘不信，叫他拿着我的铁棍绳子，我老娘一看便知明白。"侯二爷听着蒋雄这句话不大要紧，眼珠儿一转，暗含着赞美，别看这个人这个样儿，说出话来颇尽孝道，二爷听到这里点头说："既然如此，你们二人赶紧前去，你不说你老娘就在前面有个石头小屋吗，我见着你的母亲我自有话说。"大家把主意拿定，文俊蒋雄二人够奔断龙涧，侯二爷拿起蒋雄的大铁棍，跟这二人当面告别，二爷够奔石屋不表。

单说的是蒋雄跟文俊哥儿两个，一直顺着断龙山的小山道够奔断龙涧，哥儿两个一面走着叨叨念念，别看文俊年轻，比蒋雄聪明的多，走着路文俊嘱咐蒋雄："只要我见着天王，我们两个人说上话，可不准你在旁边胡言，这一次全凭我三寸不烂之舌，两行伶俐之齿，我这一回要说服老天王，叫他

现出八宝莲花露方不愧是剑客的门徒。”哥儿两说说笑笑，不知不觉来到了断龙涧的山口，将然要往里走，打山里面走出来一个喽罗兵，说：“嗳嗳嗳蒋雄你这是干什么去？”要说蒋雄在山里头打柴，所有喽兵还没有不认得他的，都爱他傻傻和和天性最孝，大家因此全都喜欢他。喽兵这一问，还未等蒋雄答话，文俊首先接言，遂说道：“劳你驾你到里面天王殿给回一声吧，你就提有本山打柴的大汉蒋雄，携带表兄弟前来投效王爷。”喽罗兵闻听说道：“就是你们两个人哪，既然如此你们就在此稍侯，待我到里面给你们通禀。”说话之间，喽兵转身往里走，去了好半天，由打里面走出来说道：“王爷有旨宣召你们哥儿两个随我到天王殿。”说着话头前带路，文俊他们哥儿俩跟随，往里面走过了三道寨门，就是天王殿。远远看见朱红漆的隔扇，两旁边配殿游廊，修盖的跟宫殿相彷，两旁边全带游廊，有人带着来到天王殿的塔台上，说了一声：“你们二人在此候着。”那人进入天王殿，工夫不大，把帘栊一打高声呼喝天王有旨：“传蒋雄携带表弟进殿。”蒋雄文俊随着这个人往里走，到了里面观看，但只见迎着面的闹龙案，上面坐着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在上面端然正坐须发斑白，两旁边站着有二三十位，不问可知，那就是本山的八大朝臣，在身背后站着二十来名年轻力壮的喽兵，那就是金瓜武士，天王身背后十二扇戳屏，全都是缎地锦锈。哥儿两个看罢赶紧走上前行礼说：“天王爷老小子在上，蒋雄小小子带着表弟给你磕头啦。”座上的白天王闻听，不但不恼，反倒抖银髯哈哈一阵大笑，用手点指说道：“蒋雄今天你带着表弟到此作甚，有话快说，难道说你家中缺少粮米没有吃的不成吗？”蒋雄一听一摆手连连说道：“不对不对，那一天你不是说了吗，叫我

来干吗，我因为家中有老娘离不开，我干不了，这时候我表弟他找我来啦，叫我给他谋事，你想想我认得谁呀，后来跟我老娘商量，我娘说叫我把我表弟带了来见天王，求你安置安置，你看把我们哥儿两个派在什么地方好，一个月赚个三百两二百两的就够我母子过日子的啦。”天王一听这个小子虽然说是混，这一次他前来总算是奉母命，可称得起是大孝之人，遂问道：“你这个表弟他姓什么？”在旁边文俊答言说道：“天王爷您要问在下姓郝名叫郝文俊，自幼从师习学武术，人送外号叫红桃仙，住家在京西北高丽营，奉母命千里探亲，前来看望我的姑母，就势求他老人家给我谋点事，今天见着天王您没别的，求您设法安插，只要有用我之处，我是万死不辞。”天王在坐上看得明白，遂一摆手说道：“卿家平身。”二人磕头谢恩，然后站起身形，一边站着一个，天王撕髯观看，但只见文俊长的好看，眉清目秀精神百倍，齿白唇红大耳朝怀，鼻如玉柱面若美玉。漆黑一条发辫，看哪里有哪里。天王看罢用手一指，叫了一声郝文俊：“既然你说自幼从师习学武术，今天我要当面试艺，如果真有出奇的能耐，我必当重用。”文俊一听天王白路冲要当面试艺，随着抢步往前行礼，口称王爷：“既然你老这么吩咐，小子郝文俊情愿意当面试艺，请您量才取用。”王爷点头说道：“我先看拳，然后再看你最熟习的军刃，果有真能我必取用。”文俊向上磕头口称王爷，求你老勿怪，我要在您的面前撒野，然后又作了一个罗圈揖说道：“诸位千万别见笑，那一招那一式不对，望求各位大臣指点一二。”然后将身形站至在中央，并不慌忙，就把当年老师传的太极招数揉出来，太极讲究揉，八卦步讲究跑，文俊揉的这是太极拳，就得说行家看门道，力笨看热闹，可是大

凡文武两科技艺，要是真好就是力笨也看的出来，他这套太极拳在先前慢后来就快啦，一招紧一招，一招快一招，就凭两掌，把自己围住，不亚如旋风一般，在座上白天王看得两眼发直，手托着银髯，看到二目出神向左右说道："诸爱卿观看，这个蒋雄的表弟郝文俊，乃是上天所赐，擎天白玉柱，架海紫金梁，特此前来辅助孤家，开疆展土，日后孤王兴兵，夺大清国的江山全仗此人。"工夫不大，郝文俊这套打完了，把架势一收，站在中央面不更色，气不涌出，向众人作揖向上磕头，说道："王爷叫你老人家见笑。"白天王只乐得拍手打掌，喜笑颜开，不住的说，好好，真正受过高人传授，一摆手说道："卿家平身，拳脚看过，我再看看你的军刃，最熟的那一种你就当面演来。"郝文俊磕头往上行礼说道："十八般兵刃我是件件皆通，其中最得意的可就是一条双头五节笔管枪。"说着话解开麻花蝴蝶扣，打开包袱，把五节笔管枪取出来，一节一节的上好了，手擎着军刃，天王一摆手，手下人把帘栊卷起，郝文俊来至在院中把手中的一条笔管枪一擎，就按着老人家传的招数，一招挨一招演将出来，舞动如飞，不亚如乌龙搅海，怪蟒翻身，上下飞腾。工夫不大，招数演毕，合手把招收住，笔管枪一节一节的落下来，用包袱一包向腰间一围，迈步上阶台到了殿内，跪倒身形向上叩头。天王看了看心中欢喜，说道："卿家平身，孤看你武术高强，胜过我这一干的大臣，今孤封你为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郝文俊向上磕头谢主隆恩，天王传旨，命人给大帅收拾帅府，额外派了八名手下人，为伺候大帅的手下人。就在这么个工夫，蒋雄走过来跪倒行礼说道："天王老小子，你封我表弟是个什么官，我听说是封了大帅啦，你这不是跟我表弟玩笑吗，大帅

不是好话。”天王闻听哈哈大笑，我封他为天下都招讨领兵大元帅，既然你也前来讨封，我封你为五路都总管八方总接应、前部正印大先锋。”蒋雄一听，他不问官职大小，只问我这正印大先锋，这个官一个月给多少钱的月钱，天王闻听一乐说：“你这个前部正印大先锋，每月饷银二百两。”蒋雄又问道：“我的表弟呢，大元帅多少钱？”天王一听说道：“你也太唠叨了，他是孤家兵马大元帅，将来得了大清国的江山，麒麟阁上标名裂土分茅，暂时不过每月饷银五百两。”蒋雄一听把眼一合：“好吗，我表弟倒赚五百两，我赚二百两，我是哥哥倒赚的少，表弟走我们不干啦，这个小子赏罚不分明。”天王闻听一笑叫了一声蒋雄：“你是先锋，孤王兴兵之时，你在头前逢山开路，遇水叠桥，元帅讲究排兵布阵韬略埋伏，为兵中之主，当然他的薪金多，你的薪金少，怎么会说孤家赏罚不明呢？”蒋雄闻听说道：“我全不管这个官大小，我就管这个钱多少，给他五百两也得给我五百，给我二百两也得给他二百两，我们两个人得赚钱一般多，要不然我们不干，我们就走了。”天王一想这个人真正是难以理喻，只得说道：“也给你五百两。”蒋雄一听：“好哇，一个人五百两，两个人就是一千两，你先把银子交给我，我交给我的老娘，好叫他吃饭，回头我再来干。”天王暗道这个小子用不用倒在两可之间，不过所为的是他的表弟郝文俊，倒是个天下奇才，我说要是不用他，当然他就叫他表弟走，你说多花两个钱，还真不容易请这么一位文武全才的少年英雄。想到这里，遂打发手下人够奔户部，兑取文银一千两交给蒋雄，叫他拿到家中侍母，然后再回到天王殿当差。手下人答应一声，真把银子取来，当着面交给蒋雄，蒋雄带着一千两银子，欢欢喜喜叫了一声表

弟："你在这里等着吧，我可走了。"郝文俊点头叫了一声表兄："你这一去把银子放在家中，可早早回来，王爷对待我们弟兄天高地厚，加封我为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封你为前部正印大先锋，我们应当齐心努力跟天王当差。"蒋雄答应一声抱着银子出离了天王殿，此时早已有人把大帅府收拾停妥，打扫的干净俐落，天王一摆手各自退下天王殿，早有人陪着元帅够奔大帅府。郝文俊观看，看了看原来是一所跨院，北为上一拉遛五间上房，东西各有厢房，紧挨着还有这么一所院落，那是军师部，断龙山的军师非是别人，正是七星山逃走的狼狈李吉，还有护国大军师吕教兴。此时郝文俊入了大帅府，有手下从人服侍，将然把身坐稳，早有人把茶倒过来，够了时候给大帅开饭。单等晚饭后掌灯烛，郝文俊留神观看，就见暗间设摆著床榻，不问可知，那一定是大帅的寝室。看罢了落坐吃茶，遂一摆手告诉手下人你等也下去歇着去吧，我用的东西已然都预备齐啦，我喝完了这两碗茶回头也要安歇，有什么事你们明天早来，手下人们答应一声，撤身全都退出。又喝了两碗茶把隔扇对好，影影绰绰听外面更鼓齐敲，天色约有二更，文俊坐定心中暗想，不由得心中难过，长叹了一口气，自言自语的说道，这个人就算此一时彼一时，不用拿别人说，就说我郝文俊千里迢迢，由打京西北高丽营，奉母命来到陕西看望我的姑母，误走断龙山迷失山路，巧遇侯二侠把话说叨，叫我跟我表兄蒋雄来到断龙山，前来卧底打听高飞，得取八宝莲花露，带回公馆给钦差医治二目，倒也是奇功一件，不承想此时来在断龙涧，天王加封我为兵马大元帅，天下都招讨，这也算是活该，可有一节，虽有其职我可不履行其事，不过所为的就是八宝莲花露，要不然怎么会来

到此处呢。将然想到这里猛然间听见外面有人冷笑说道："郝文俊，我看着你们这里头就是鬼鬼祟祟，其中很含着许多奸诈，到如今你已吐露真情，原来你是前来卧底诈降，别的话都不用说，我拿获你到天王殿面见天王。"说着话一伸手启帘栊到了里面，伸手撤刀呛啷啷一声响，将刀撤出来怒目横眉，文俊听着这个话暗说不好，皆因自己年青，叨叨念念说出了心腹之事，被人家探知了隐情。事已败露，想到这里无法，赶紧打包袱，取出自己的军刃，一边取枪一边说道："我打量是何人，原来是反贼的国舅，今天小太爷既然露出马脚，被你等看破，我当与你一死相拚。"

书中代言，黄志因何夜晚之间，来至在此处，要说黄志这个人跟他们一比，这个身分可就差的太多了，这人不但说武术高强，心中的智谋计画，极其灵敏，凡事只要他一加思索，就能洞明底细，聪明过人。白昼之间在天王殿，郝文俊在天王面前一试艺，先打拳脚后练军刃，黄爷一看这个武术，并非是常人所练的到，就凭这样好武学，他要是来投我的姐丈，从中再加上老道吕教兴，狼狈李吉，文武全备，真要兴兵造叛，虽然说夺不了大清国的江山，也是朝廷心腹大患，这个倒不如夜晚之间够奔大帅府，暗中探听，倘若这人诚心实意前来辅佐天王，我设法子把他劝走，如果不听，我当设计将他置于死地。黄爷把主意拿妥，白昼之间无事，天到二鼓收拾俐落，勒好十字绊，背好了单刀，一直够奔大帅府，来到上房窗檐下看了看院中并无来往行人，屋里头也是清静异常，侧耳窍听，就听里面叨叨念念，原来大帅郝文俊，为高飞的八宝莲花露而来，分明就是卧底。黄爷听罢，倒不如走到里面用言语恫吓，看看他的胆量如何，黄爷把主意拿妥，在

外面先喊了这么一声，到了里面亮刀，一看郝文俊并无惧色，打包袱取双头五节笔管枪，黄爷一看乐了，咯当一声钢刀还鞘，用手一拍他的肩头，叫了一声："大帅别着急，所有你的来意。方才我已然听了个大概，你把军刃收拾起来，将你的历史从头至尾对我说明，我一定设法维持你就是了。"郝爷一听，用目上下打量，一看黄志一团正气，面带忠厚，郝爷把军刃裹好，长叹了一口气，说道："既然你这么问，我可不能不说，按说此事关系重大，倘若走漏了风声，不但我个人不便，从中还要连累许多的好人，事已至此，我不能不说。"郝文俊就把自己由打京西北高丽营，奉母命够奔陕西凤翔府，巧遇蒋雄前后的话这么一说，直说到受侯二爷所托，前来断龙山卧底，所为的就是打听高飞，得取他的八宝莲花露，今天你既然窥破我的真情，你看着办，郝文俊有死而已。神刀手黄爷听完了这些话说道："我看你堂堂仪表，武术精奇，但不知贵业师是那一位，何人所传，"郝爷闻听这话看了看黄爷，点了点头，说道："你要问论说起来我可不当说，你问到这里，我不能不告诉你，我的老师家住陕西凤翔府西门里，姓董名叫千字化一、别号人称镇古侠。"黄爷听完了这句话，倒吸了一口凉气，心中暗想，怨不得这人功夫这么好呢，大清国四位著了名的剑客董千排行第一，就按我流落江湖数十年，我也没听说过有人敌的了镇古侠，讲到武学那就说是打遍了天下无敌，原来他是董爷的亲传，不怪这样高呢，又一想既然这个孩儿跟侯二侠连络，奉侯二侠委托，前来卧底，打听高飞得取八宝莲花露，真要是他把莲花露得到手中，带回公馆面见钦差，就凭孩儿的像貌本领，必然是上人见喜，带着够奔四川成都府，稽查放赈事毕回京交旨，准得受钦差的保举，

不愁高官得做骏马得骑，我倒不爱惜他别的，我爱他名头远才貌过人。黄爷想到这里，心中微然一动，想我外甥女白素蕊，生得温柔大方，心性灵巧，令人可爱，真要把终身许配在他的身旁，那才称得起郎才女貌，天生佳偶。自己把主意拿妥，这才乐着叫了一声郝文俊，你拿我当作何如人也，郝文俊说："你不过是辅保山贼的伪国舅，倘天兵一到打破了你的断龙涧，到那时玉石俱焚，难道就你还能拒敌天兵不成吗？"黄爷听罢这句话不由得也是一笑，遂说道："你休拿我当作助桀为虐辅佐逆叛，真正为天王的心腹，提我大概你不认得，提我师哥大概剑客爷他许跟你谈过，他家住在天现太平庄白凉湖，他老人家姓段名灯字洪亮，外号人称神枪镇八方，名震四海，天下皆闻，我是他老人家的亲师弟，我要有些不正当的行为，还不说别位，就是他老人家就不容，今我在断龙山另有一段别情，一时之间，我也不能对你明言，今你既然来到断龙涧卧底，所为得取八宝莲花露，也不是我说句大话，得取此露不费吹灰之力，可有一节，眼前头有一段事，你若应允，得八宝莲花露易如反掌，如果你要是不应，还别说你得莲花露，连面儿你也见不着。"郝文俊听罢此话说道："但不知有何条件，请您讲出。"神刀手黄爷一乐说道："高飞时常的上这里来，天王关在和尚的面上不肯得罪他，就皆因惧怕慧斌的势力，这一次他腰里带着八宝莲花露，打听明白老师在金凤山山神庙挡僧岭，已然被诛，他可就投到了断龙山，面见天王跪倒丹墀，哭诉一往前情，求天王收录于他，设法给他老师报仇雪恨，真要依着天王白路冲，他还真把高飞留下，聚集他这几百喽兵，他还要跟年大人决一胜负，反对天下侠客，这个时候在旁边我看个明白，就知高飞这个小子，他这

是移祸于人，就凭他老师慧斌，那么大的声势，那么好的武学，倘且项上餐刀，何况是别位呢，他这一来携带莲花露在此栖身，官人岂能够跟他善罢甘休，这个小子既然投到这里，不留可就得罪他了，留他可就把祸留下了。我想到这里，还未等天王开言，接着说道高飞，听说你腰里有八宝莲花露，你把他拿出来咱们大家瞻仰瞻仰。高飞听到这里无法，只得由打腰里取将出来，呈递上去。天王接过来一看，装璜精美香气扑鼻，天王看着爱，他也不知道这种东西，还是光能治眼，还另有别的用处，仰看着心里头爱，笑道高飞，莲花露就放在我这里吧，来赶紧拿到后面交给公主，好好的保存。高飞一看这般光景，有心说不给，这个话又不敢说，因为是投奔人家，高飞只得撤身形往旁边一站，留神观看，就见人们虎视耽耽，高飞暗想不好，他等把莲花露诓了去，我在此居住无益，他才不辞而别，远走高飞。”到后文书万龙藏峰岛，才能将高飞遇着，这是后话，暂不多表。单说黄爷谈到莲花露，现在姑娘白素蕊的手中：“你要打听高飞远逃无踪，莲花露现在后面，你要打算要也不难，你得应允这门亲事，把姑娘白素蕊的终身托在你的身旁，日后倘若是钦差知道我的姐丈不法，求你从中周旋，保全天王平安无事，只要你点头应允，莲花露随着姑娘下嫁，岂不就落到你的掌握之中吗，事说到这里，我也不敢专主，不过事有八成，你自己酌量酌量，倘若点头我就到后面报告我的胞姊知道，这个事可就好办了，如若不然，你只管在此卧底，有能耐得取莲花露，我是绝不破坏你的事，你自己再思再想。”郝文俊听罢这些话，不由得心中暗想，我真要是不应允他的亲事，莲花露难以得到我的手中。真要是不依，不但说不能得莲花露，在此久留还难逃危

险，倒不如暂时假意应允，得着莲花露有什么话回头再说。文俊想到这里，这才说道："黄国舅，这话虽然这么说，婚姻大事由父母所命，我只身一个人焉敢点头应允亲事，千里迢迢前来探亲，未奉母命中途招亲，这个罪名我焉担的了，再者说此事要是被我老师知道，他老人家那个怪脾气岂能够相容？"黄爷闻听哈哈一笑，叫了一声郝文俊："你这个人也太年青了，这婚姻大事虽然是父母所定，不是讲究明媒正娶吗，你要说是我的外甥女跟你不般配，那我可无法成全，要叫我看你二人就算是才貌相当，你要决意不要，我也无法，话说到这里，我可还得去问，禀明了我的姐姐，求他老人家愿意，那才算成呢。"文俊听到这里，只可点了点头，遂说道："黄国舅，既然你这么说我就听你老招呼吧，倘若我的母亲跟我的老师问到这里，可得有你老一面承当。"黄爷点头说："你在这里候一候。"说着话出了大帅府，一直够奔后面内宅，赶到走至在后面箭道。来至在二门房，那里有手下人，就算是内回事的，看了看黄爷，赶紧走过来行礼，说道："国舅爷你老有事吗？"黄爷遂道："劳你驾言语一声，就提我求见。"手下人答应一声，工夫不大，回说国母召国舅进宫，黄爷到了里面留神观看，但只见自己的姐姐黄氏安人，坐在迎着面的椅子上，两旁边站着仆妇丫环，黄爷赶紧行礼口称国母千岁在上，臣黄志给国母叩头，黄氏安人一听连连摆手叫了一声兄弟："怎么你也犯了这个疯病了。那本是你姐夫痰迷心窍，终日里胡说八道也就罢了，怎么你也这个样儿呢？"黄爷听到这里也是一笑，跟着站起身来在旁边坐下，黄氏安人问道："兄弟你有什么事吗，天到这般时候到后面来。黄爷闻听说道："这里有段事跟您商量商量。"黄氏闻听说："有什么话只管说

吧，何必吞吞吐吐的呢？”黄爷说道：“只皆因前面山中来了一个人，投效我姐丈而来，此人姓郝名叫郝文俊，武学高强剑客的门徒，并且才貌过人，但是实为卧底而来，所为的就是八宝莲花露，奉侯二侠的委托，此人才貌出众，真要是把外甥女素蕊，终身许在他的身旁，这倒是一门好亲戚，其中还有咱们莫大的便宜，这个人他跟钦差大人手下的随行委员，各位侠客都有联络，真要是亲事做成，我姐夫不犯大清国的王法便罢，有朝一日身犯国法，有这人从中维持，准可以保的住他老人家性命。”老太太一听心中欢喜，遂说道：“这个人现在那里？”黄爷说道：“现在前面，我姐丈封他为兵马大元帅。”老太太听完了点了点头，叫了一声兄弟：“我可得看看，我得看明白了。真有才貌，真有能为，我才把我的女儿许在他的身旁，就凭你这么一说我也不信，我要当面看过。”黄爷说：“好，这个话可是这么说，光您看还不算，您叫姑娘也出来，姑娘自己也看看，也叫人家看看姑娘，这个地方叫对面相。”老太太听着点头答应：“可有一样儿，咱们姐儿两个定下一个暗令，比如说我看着这门亲事愿意，我说兄弟你把他陪到前面吃茶去吧，有这个陪字就是愿意了，要是不愿意我就说，你们到前面吃茶去吧，没有这个陪字那可就不愿意，咱们以此陪字为暗记。”黄爷点头答应，转身出去，老太太这里赶紧预备，告诉丫环到后面把姑娘叫过来，黄氏安人可就把话也对着姑娘说了。里面收拾齐毕不表，单说黄爷由打后面出来一直够奔大帅府，见着郝文俊说道：“大帅我已然到后面给你回明白了，老太太要亲自相看，倘若他老人家点头愿意，这门亲事可就算成了，那就算你活该露脸，莲花露就算在你的掌握之中，你是随我快走。”郝文俊闻听此话，收

拾收拾身上的衣服，站起身来，黄爷头前带路，郝文俊后面跟随，由大帅府出来穿宅过院一直来到后面，内管事的回进去，里面有请，黄爷答应一声，带着郝文俊来到了上房，黄爷在先郝爷在后，就听黄爷说道："大帅，上面就是国母千岁，请大帅上前行礼。"郝文俊赶紧行礼说道："国母在上，臣郝文俊给国母磕头。"黄氏闻听此言，叫了一声大帅抬头，郝文俊闻听此言，向上叩头抬头偷睛观看，就见迎着面儿椅子上坐着一位老太太，倒是慈眉善目精神充足，在老太婆身背后站着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眉湾似月秋波含情，老太太留神观看，大帅郝文俊生得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天然带着福像，遂说道："国舅把大帅陪到外面待茶。"黄爷答应一声，知道黄氏夫人愿意啦，心中欢欢喜喜陪着郝爷，来至在前面坐下，黄爷说道："郝爷你看见了没有，方才跟你说话的那一位老太婆，那就是我的姐姐黄氏夫人，他老人家情心愿意，把他的爱女许配在你的身旁，姑娘对于女红针黹及一切家务，都是姑娘一手经理，真要是过了门，家庭之中先不用分心，他准能够料理的井井有条，准保不叫你有内顾之忧。"郝文俊听罢黄爷这些言语，心中暗含着思索，在老太太身旁的姑娘，倒是精神百倍，并且容颜美丽，堪称十成人材，真要是我与他结为伉俪，成就百年夫妇，也不枉人生一场。想到这里说道："国舅爷我这个事您看着办，反正我有老师老娘，将来事成之后，别叫我从中落包涵可也就是了。"黄爷听到这里，点了点头说道："好，你这一方面的事，全都在我的身上呢，你先别着急，我还得到后面见见老太太。"把话说完，黄爷转身复够奔后面，见着黄氏夫人，遂叫道："姐姐，方才我陪进来的那个人，您看着怎么样？"老太太连连点头说道："好，这个孩

子我非常爱惜他，不但品貌出众，听说他还是文武奇才，跟姑娘这门亲事，可算是门当户对。我说兄弟，这里都好，方才我已然思想多时，有一件为难的事，这门亲事虽然咱们全愿意，惟有你姐丈他未必愿意，我还不能专主，事已办到这个地步，这可怎么办呢？”黄爷闻听一摆手叫了一声姐姐：“只要您这方面愿意，您就不用管了，我姐丈那里我自有道理，此时天已不早，您安歇吧，回头天到五鼓，我姐丈还要升坐天王殿呢。”黄氏说道：“好，既然如此，你就去吧，我是愿意了，姑娘这当事就算交给你啦。”黄爷点头撤身由打后面出来，一直够奔大帅府，工夫不大，忽然间云典已敲，天王已然升坐。他们爷儿两个，赶紧来到天王殿就在两旁边一站，天王在上面说道：“诸爱卿各大臣有事出班。”黄爷来到座前伏俯在地，尊了一声王驾：“臣黄志有本回奏天王，只皆因大帅文武齐才，乃是天王的心腹，何不乘此时择一才貌兼全的女子匹配大帅，以安其心。”白路冲听罢，手拈银髯说道：“仓卒之间，何从选择好女子匹配大帅。”黄志向上叩头口称天王：“后宫公主才貌双佳，倒不如与大帅匹配，招为驸马岂不两全齐美吗？”天王一听哈哈大笑说道：“若不是卿家提起，孤倒忘怀了，真要是把公主终身托在大帅身旁，这乃是天然一对佳耦良缘。”说到这里天王高声呼唤郝大帅，文俊走上前来跪倒埃尘说道：“臣伺候主公。”白路冲说道：“你可定婚否？”文俊答道：“臣尚未定婚。”天王又道：“既然如此，孤有一爱女名叫素蕊品貌皆堪称不错，孤有意将公主下嫁于你，招你为东床，不知你愿意否？”文俊闻听此言连连向上叩头说道：“既蒙主公这样恩典，招我为东床，此臣望所不及，但臣草茅下士，有辱陛下。”天王听到这里一摆手叫了一声：“驸马平

身，不必客气。”文俊向上叩头站起来，旁边侍立，此时神刀手黄志向上叩头口称：“天王，既然将公主许配郝文俊，还是早日完婚为妙，倘若到了一旦兴兵，那里有暇办理招亲之事。”天王听到这里，叫了一声司天监赶紧取过历书，选择黄道吉期，与驸马完婚。在左班走出一个人来，说道：“为臣尊旨。”郝爷暗目留神偷睛观看，但只见这位司天监，身高约在四尺开外，身穿蓝绸子大褂，脚底青鞋白袜，光头不戴帽，漆黑一条辫，宽脑门窄下颏细脖颈，两道半截斗鸡眉，一双母狗眼，小鹰鼻子薄片嘴，微有两撇小断梁胡，一嘴小白米牙，两只锥子耳朵。书中代言，这人姓王单字名亮，小名叫狗儿，从小贼手贼脚偷猫盗狗，作案太多了，官人缉拿太紧，小子没有立足之地，才投奔断龙山归附了白天王，就凭三寸不烂之舌，两行伶俐之齿，在天王面前献点殷勤，讨天王的喜欢，官拜司天监。小子别看是司天监，连一个字都不认得，今天一听天王叫他拿历书选择黄道吉期，给驸马完婚，小子吓了一身汗，无法只得命人把历书取过来，放至在王亮的面前，小子先戴上眼镜，装模作样，其实他不认得，瞎翻半天，自己心中暗自着急，暗自想道，别看我官拜司天监，我不认得字。狗儿小子翻了半天历书，向上叩头跟天王回：“下一月小建，二十九天全都是诸事不宜，吉日良辰就在明天，如果把明天错过，那就得等着明年再选择了。”天王一听把银髯一拈，叫了一声：“爱卿，你再仔细看看，明天未免太仓促点儿。”你说这小子也得说是有能为；瞪着两只母狗眼，大言不惭说道：“除去明天别无良辰。”天王听到这里也无法，叫了一声：“黄爱卿，赶快到后面晓谕国母，即速预备妆奁宫服明日给驸马完婚，所有一切的事，就委爱卿为办理婚仪大臣。”黄志谢恩

站起身形，天王摆手散朝。黄爷首先够奔后面，见着自己的姐姐黄氏，就把奏明天王，公主下嫁郝文俊，天王准奏，司天监选择良辰就在明天，所有一切应用等物，赶紧连夜预备，老太太黄氏答应一声。黄爷转身出来，张罗外面鼓手彩舆仪注。黄氏安人在里面跟姑娘收拾内阁，作为驸马府。要说衣服等物，满都备办齐毕。当日无事，到了次日，内阁驸马府，悬灯结采，宫灯采绸热闹非常，大帅郝文俊更换衣衫，司天监赞礼，从中有人陪伴着驸马，到了后面跟姑娘素蕊同拜天地。焚香已毕，合卺坐帐，吃完了子孙饽饽长寿面，然后郝爷遂由洞房出来，外面贺喜的人可就太多了，全都给大帅叩喜，这一天热热闹闹的过去。黄氏心中非常喜悦，天王也是喜笑颜开，看了看小两口，才貌相当，璧人成双玉树成行，真正是天生一对鸳鸯侣。当日天王传下旨意，所有本山的喽兵，每人犒赏羊肉五斤，美酒三瓶，各处里都是猜拳行令。到了晚饭后，所有一切的众人各自公干，有人陪着驸马来至在新房，所有的从人，把各种应用物件，茶水蜡烛等等，满都预备齐全，从人等这才走将出来。天也在定更时候，郝爷把门对好，这个屋子可是明着的两间，一个暗间，大红绸子的门帘，悬挂在赤金钩上，迎门放着一张牙床，支着粉纱床帐。文俊坐在外面，往里面看，就见姑娘坐在床沿低着头，微露粉颈。文俊坐在外面，倒了一碗茶喝下去，天已二更多，自己心中闷闷不乐，暗自想道：我郝文俊奉母命来到陕西凤翔府，今天洞房花烛，人间的小登科，吃的用的以及房舍陈设，没有一样不讲究的，按说可是至乐之事，怎奈想我的老娘，白发苍苍独守家门，因为家无隔宿之粮，我的母亲才打发我投奔陕西，到如今离家约有月余，未知他老人家身体安康不安

康，再者说来至在断龙山看望我的姑母，娘儿两个未曾见面，途中巧遇侯二侠，受他重任之托，前来诈降，不承想弄假成真，今日与白素蕊同拜花堂，我所为的可就是八宝莲花露，现在此物尚不知在那里，这得何日才能出头，真正是闷煞人也。想到这里心中难过，不由得咳声叹气。他这一咳声不要紧，把屋中的姑娘吓了一跳，暗想道：驸马怎么会不喜欢呢？自己有心问问他，人生面不熟方才结婚怎好启口，想了半天这个话还是不说不成，这才硬着脸皮，站起身形轻移莲步，来在郝文俊的近前叫了一声驸马："看你面带愁容，咳声叹气，你心里头有什么为难之事，你我既是夫妻可否对我说？"郝文俊闻听，看了看姑娘，叫了一声公主："我有两句话，可要当面说出，既然你问我因为什么咳声叹气，我问你这么一句话，咱们还是作名义的夫妻，还是作患难的夫妻？如果要是作名义夫妻，只图形式相处，我的心腹话也就不必对你说了，如果要是患难夫妻，我把我的历史，和入山的原因从头至尾说与你听，那可就要求你援助于我。"姑娘闻听这句话遂说道："驸马，岂有形式名义之说，我既然以身相许，就是你的来历不明，有我舅父一面承当，我只知道与你是夫妇，别的一概不知。既然你有心腹之事，我当然合你共同患难，至于援助的话，乃是分所当然，你也不必隐瞒，说出真情我自有相当的道理。"文俊听罢这些话，这才点了点头："公主你问我，不算什么高贵人，提我你们不知道，要是提起我的老师，名震四海到处皆闻，他老人家就是凤翔府城内的人氏，姓董单字名千字叫化一，别号人称镇古侠，当今四大名剑客，排行在首，他老人家在京西北高丽营，传授我技术十五年。学会了一条双头五节笔管枪，可不敢说武术高强，大概闯荡江湖如

我的少，我与我老师分手之后，家门不幸一把火把我家烧成了灰烬，店货家中一贫如洗，我天伦忧思成疾，命归西方，只有白发老娘，奉母命够奔陕西探亲，访我的姑母，来到断龙山迷途巧遇表兄蒋雄，侯杰用诈降计前来捉拿高飞，为得取八宝莲花露，给钦差医治二目。”等事，一往真情说了一遍。又说：“你真要是与我为患难夫妇，在这个时候你就设法援助于我，也不枉咱们夫妻一场。”公主听到这里，微翻二目看了看文俊，微然一笑，叫了一声驸马：“今天本是洞房花烛夜的大喜之日，因这么一点儿小事，你就至于咳声叹气，愁眉不展吗，提别的事我可不敢帮忙，要谈到了莲花露，这本是高飞献给我天伦，我舅父主谋，留下莲花露赶走了高飞，莲花露我父王交给我收藏，就为这么点儿小事，何必着急呢，回头我把莲花露取出来，交给你送至在公馆，给钦差年大人医治二目，不就算完了吗。”少爷闻听心中欢喜，遂叫了一声公主：“可不是我这个人心眼儿小，你真要有心成全我，先把莲花露取出来我看看，然后有什么话咱们就好说了。”姑娘听到这里点了点头说了一声好吧，遂转身回到暗间，搬了一个兀凳，脚登着凳子上到立柜上头，取出钥匙把顶箱打开，由打里面取出一个硬木匣，下了兀凳，凑至在文俊的身旁说：“你看这就是八宝莲花露。”文俊一听非常欢喜，伸手把硬木匣接过来，放至在桌案上面，留神观看，但只见这个木匣，装璜秀丽，精致异常，扣着一个小了吊，锁着一把小铜锁，旁边还挂着一把钥匙。文俊把钥匙拿起来，通开了锁，打开了吊，揭开木匣，就见里面四周围镶着软囊，里面还有一个棉垫，棉垫揭开，里面有一个小药瓶，长下里有六寸多，口上塞着软木塞，黄蜡封口，里面盛着药水，其色发黄，光润润亚赛女

人梳头用的桂花油相仿，未曾打塞，就闻着一股清香，由打鼻孔之中透入于脑海，顿觉头目清醒，可称得起是无价之宝。文俊看罢仍然盖好瓶口，放在匣内，棉垫盖好，仍然用锁锁起，然后向腰间一揣，带好了八宝莲花露，冲着姑娘一乐，叫了一声公主："有了莲花露这就好了，这个地方我可不算对不过你，受人所托冒险前来断龙山卧底所为的就是莲花露，此时多蒙你辅助，得着了莲花露，我可不敢在此久停，倘若走漏风声露出马脚，得而复失，那岂不反为不美，我暂时之间，就要身离险地，马上动身赶奔公馆。"姑娘听罢这话，蛾眉倒竖杏眼圆翻，面目往下一沉，点了点头，叫了一声驸马："都说男子负心，女子多情，今日我父母将我匹配于你，我满想与你夫倡妇随，不曾想你意狠心毒，得了我的莲花露，撇我就走，你不想我一个女子你要走后，我就算没有了安身之处立足之地，我应当如何，你我虽有夫妻之名，未有夫妻之义，你走之后难道说叫我再嫁别人。常言说的好，好马不备双鞍鞯，烈女不嫁二夫郎，你这一走置我于何地。"姑娘说至在此处，心中难过，不由得顺着杏眼之中两泪交流，悲悲切切异常凄惨，把一位郝文俊看得两眼发直，然后说道："姑娘你说这些话我全明白，你拿我郝文俊当作忘恩负义之人，舍你一走各奔前程，我怎能够对得起你今朝相敬相爱。可有一节，我也不能因你一人之爱，耽误了我的大事，我这里有一个条件，说出来你听一听。如果合意咱们就算三全齐美，如果不成再作商量。"姑娘听到这里点了点头，叫道郝郎："有话请讲当面，"文俊说道："你要打算叫我不走，在你们这里享此荣华，那可办不到，譬如说我这一走，你情愿撇弃你的父母跟我一走，单等我到公馆献完了莲花露，我带你回归京西北高丽营，

到我的家中，在母亲膝前，以尽子女的孝道，我可就是这一个条件，你想你可肯撇去你的父母随着我私逃吗？”姑娘听罢此言，自己坐定了思索，不由得心中难过。有心说不依他的计划，他就弃我一走，他要走后我死不死活不活，岂不羞煞人也。真要是依着他的条件，夜晚之间，随他私逃，另寻安身住所，等他到公馆把事情办理完毕，随他回归京西北高丽营，可是一条正路，怎奈撇去我的父母不辞而别，情理不合，我的良心安在！又一想且住，凡事自有天定，不由人算，我的老爹爹这么大年纪，行为不轨，把我的终身可就耽误到而今，若非遇见我的娘舅，焉能谈到了婚姻，要是这么看起来，可不算我不对。我就应当撇二老随郝郎一走，远奔他乡，说到情理上，常语有云，养儿得济养女也得济，我父母并未生下三兄两弟，就是我这么一个女儿，我就应当等到二老百年之后，我方能离家而去。今事出意外我可顾不了这许多，自己沉吟，好半天才把主意拿定，遂说道：“郝郎，你既把话说到这里，我情愿意随你逃走，但是我的双亲，异日倘有不测，你与年大人有功，须得你设法挽救，并且你我夫妇有媒妁之言，有父母之命，非同私奔，将来对于父母，也可说的出去，至于富贵那全是命定，我到无甚顾虑。”文俊听到这里，说道：“姑娘事到如今，宜速不宜迟，你赶紧收拾收拾随我快走。”姑娘答应一声，赶紧收拾。这一收拾，这个事可就费大了，摸了摸这个又想带着那个，看看这个也得拿着，那个也得带着，簪环首饰值钱的细软，打了四个大包袱，这四个包袱多了不值，值个三万两万的，因为什么这样值钱呢，皆因姑娘当家主事，所有值钱的东西，全都收拾起来，他又知道文俊家境萧条，要不怎么会千里投亲呢，他把这些个东西带到文俊家

中，如果循规蹈矩过日子，足能够饱暖一生，收拾俐落叫了一声郎："物件收拾停妥，天时已然不早，你我还不起身等待何时。"文俊一听心中欢喜，看着姑娘把四个包袱，背起来压的迤逦歪斜，文俊可顾不了给姑娘拿包袱，恐怕一时顾及不到，丢失了莲花露，那还了得，不过由打屋中往外走，用手替他托着点儿包袱就是了，小夫妇由打屋中往外走，要说道路熟还是姑娘，腰里头还带着钥匙呢，跟文俊商量明白绕走后面花园，恐怕前面被男女仆役看见，倒显着多有不便。走够多时来到后面花园的角门子，姑娘伸手取出钥匙通开了锁，开开了角门，小夫妇两个人出了角门顺着羊肠小道往前行走，好难行山道，崎岖不平，又加着是夤夜之间，朦朦月色，微露星光，遍山葛藤，行走艰难。要说姑娘道路可算熟，打算绕着道出离断龙山后山奔往凤翔府，他可应当由天王殿后身斜奔西北，那就算对了，他因为一时心中忙乱，又加上这四个包袱压着他，只顾寻找平坦的路径，可就一直奔了正西了，这一来就算把道路走错了。走了一个多更次，堪堪四更多不足五鼓，小夫妇走出来四里多路，正然往前走着，就听有流水之声，文俊留神一看就是一怔，回头叫了一声："姑娘你来看，你还说你的道路熟，大概走错了吧，面前一道长溪挡路，这可怎么好？"姑娘看着着急，叫了一声郝郎："这是怎么说的，一时之间心乱，把个道路走错，此时天光已然不早，倘若到了五鼓天明，被巡山的喽啰兵看见，把咱们追回天王府，虽然没有死命的危险，这个话可是有些个好说不好听。"文俊闻听姑娘这些话说道："你也不用着急，倒不如你随我往前走，反正今天咱们也要出离了断龙山，只要到了山下头我可就有了主意了，不怕你走不动，雇辆车儿也可以代步，到公馆咱

们想法子再找安身住所。”姑娘听到这里，只可点了点头，小两口往前走不多远，可就来到山涧的前面，文俊留神观看，但只见这道山涧宽下里约有一丈二三，长下里无头，对面豁牙锯齿险恶的悬崖，文俊看罢叫了一声姑娘：“你来看这一道山涧挡路，你大概就不能过去了吧。”姑娘点头叫了一声驸马：“我看见这道山涧，不但过不去，吓的我心中突突乱跳，你是个男子，又是剑客的门徒武术高强，你得想个法子，咱们走过了山涧方为妥当。”文俊闻听一笑，叫了一声姑娘：“这可是小事，不是我说句大话，还别说是小小的山涧，宽下里不过丈余，就是陡壁山崖往高下里纵，按我的武学说，也能纵个一丈三四，你只管万安，站在这里别动，待我纵过去我把绒绳拴到那面树根上，然后我再纵回来，两头拴好了。顺着绒绳我把你引渡过去，那还有什么难呢，先叫人到对岸，然后再拿这包袱，那不就算易如反掌吗。”姑娘闻听遂说道：“郝郎有话回头再说，先设法走到对面，我才能够放心。”文俊点了点头说了一声你只管万安，说着话走至在山涧切近，留神看了看相隔约在一丈三四，他这才腰间叠劲脚尖一点石坡，晃身形往对面一纵，这个地方就算文俊输眼，又搭着朦朦月色，一时粗忽大意没看真，他所看的底下的水面，倒是一丈有零，可有一节，他站的这个地方并非是紧底下的涧边，大概离着下头的水面还有两三丈高，他由打这里往对面的鹅头峰上纵，下面虽然一丈多宽，上面就有好几丈远，其实这也不算什么出奇的事，不过他没有阅历过，就算是失于计算。他这一失计算不大要紧，身形一纵在半悬空耳轮中就听砰的一声，这一来把姑娘可给吓着了，白素蕊一看分明是郝郎没有那么大能为，坠入了涧中，这道山涧乃是万丈深潭，他坠了

下去想活万难，自己看到这里，心如刀绞柔肠寸断，两行热泪就如同断线珍珠，越思越想心中越难过，暗含着心中叫苦，就说我这个命为什么这样薄，老爹爹一时愚蒙不悟，一心要作皇上，遂把我的终身大事置之不问，到而今幸有我的舅父出头，遂把我许配与郝郎，夜晚之间，新夫妇计议明白，背着我的父母私逃，这也是我万般出在无已奈，此时又把我的丈夫坠入了山涧，你说我是死是活，我要活着当然就得回归断龙山，面见我的母亲，他老人家要是得着这个凶信，必要跟着伤心难过，再者说我跟文俊拜堂成亲名分已定，他今日死，难道说我还能反穿罗裙改嫁不成吗？常言有句俗语，好马不备双鞍鞯，烈女不嫁二夫郎，文俊一死我就应当守节居孀，不能再嫁别人。可有一样儿，我要是老了应当倚靠何人，那是我的收缘结果，倒不如我一殉夫难，投涧而亡，真要是死后有知，我见着我那死去的丈夫，阳世虽然未能团圆，阴曹倒可作一对有情的夫妇，自己把主意拿妥，背转身跪倒望着天王殿大拜了四拜，这就算报答父母养育之恩，又恭恭敬敬磕了四个头，悲悲切切痛哭的如醉如痴，就是铁石人也为之伤情，然后站起来一转身驱，脚下一忙，又把绣鞋抛落一只，走至在涧边，把长大衣服一撩，杏眼一闭银牙紧咬，把心一横，往前一扑坠落在涧中。这段书的目录，就叫洞房花烛夜烈女殉夫，小两口全都坠落了山涧，所带的包袱等物，全都遗弃在山涧旁边，暂且不表。

单说的是侯二爷由打在断龙山，跟大汉蒋雄郝文俊，他们小哥儿两个分手之后，蒋雄嘱咐侯二爷，叫他到山里寻找，有用石头盖的小房，里面那就是郝氏安人，叫二爷到他家中等候，蒋雄文俊到断龙山里面，打听高飞跟莲花露的下落，二

爷把话听明，遂慢慢往前寻找，找了好半天在一个山环里有石头砌的一大间房，并且拿石头砌着半截门，侯二爷看罢走至在近前，慢慢问道："这石屋里面有人吗？"连着叫了好几声，在里面才走出一位老太婆来问道找谁，二爷赶紧说道："这位老太太莫非娘家姓郝是蒋雄的母亲吗？"老太太答道："不错，未领教您贵姓？"二爷遂说姓侯名叫侯杰，有两句话咱们到里面说吧，说着话二爷走到切近，先把堵门的这块石头搬了搬，二爷挤到里面留神观看，屋中实在不甚整齐，粗笨的家俱有个三两件。二爷坐下，就把文俊千里投亲迷途上吊，蒋雄打柴与自己巧遇，前后的话从头至尾说了一遍，直说到打发小哥儿两个，够奔断龙山天王殿里面前去卧底诈降，暗中打听高飞跟莲花露的下落。你的子侄把话对我说明，叫我到家中等候。蒋雄有意叫我拿着他的铁棍作为证据，我一想铁棍乃是他的防身的兵器，到了天王殿被人看出马脚，手无寸铁多有不便。您可称得起是贤母，大概我要说出真情来，您也不至于不信。郝氏老太太听罢二爷这片言语，留神观看，看了看侯二爷这分举动，两撇白髯头上无发，倒是满面的正气。老太太又盘问盘问侯二爷，二爷说了公馆中各位侠客，以及钦差年大人的来历，老太太这才听明白了，知道所说之话不假，并且知道他老人家是一位侠客，遂又格外加了一分敬重。天可不早了，已然到了掌灯的时候，老太太把油灯燃着，然后收拾晚饭，二爷一看也没有什么吃的，熬了一锅小米粥，又做了点儿粘面的饼子，放在二爷的面前，叫了一声侯二侠客："你屈尊屈尊吧，荒山野地也没有什么可吃的，不过充饥就是了。"二爷还是真饿了，遂也不客气吃了两个粘饼子，喝了一碗粥，蒋老太太收拾吃剩的东西，将然收拾完毕，就听

外面喊道娘啊："你老人家吃了饭啦吗，小子蒋雄我回来了。"说着话走至在里面，老太太一看手中拿着铁棍，背后绳子捆着雪花的白银，老太太赶紧问道："你这是由打那里来。"蒋雄说道："你先别问，我先问问侯秃子可来了吗？"蒋老太太说侯二侠现在屋中。二爷这才叫了一声："蒋雄，你因为什么回来，可曾打听着莲花露跟高飞，你的表弟现在那里？你先说说。"蒋雄不慌不忙，就把天王殿前试艺，说道："天王爱才，加封表弟为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又加封我为五路总管八方接应前部正印大先锋，每月饷银每人文银五百两。我先把银子要了来，交给您哪，好买米买面过日子，妈呀您说我说的对不对？"侯二爷听完了这些话，遂问道蒋雄："难道说你们在天王殿没看见高飞，也没打听打听莲花露吗？"蒋雄说道："皮猴高那个小子没在天王殿，莲花露我们也不知道，不是我表弟在那里了吗，他要打听出来一定要到家中给我们送信。"二爷听到这里心里头难过，自己有心站起来就走，又不合适，你说自己亲身够奔断龙山，既然高飞他没在那里，不也是徒劳往返吗！想到这里无法，这才把话跟蒋雄母子说明，在这里坐等一夜，如果天到五鼓天明，文俊不来二爷可要回归公馆。主意拿妥，二爷就在石屋等了一夜，直至天光大亮也没见文俊来信。侯二爷跟蒋老太太娘儿两个把话说明，自己暂回公馆，如果断龙山里面有什么消息，打发蒋雄够奔公馆前去找我报信就是了。二爷把话交代明白，由打断龙山起身，一直够奔公馆，来到差官房到了里面，众人观看二爷回来了，头一个就是童林站起身来，抱拳问道："二哥您去了一日一夜到那里去了，叫我等弟兄好不放心。"侯二爷并不隐瞒，就把自己单人独自前去断龙山打听高飞，中途巧遇大汉蒋雄，

跟他的表弟郝文俊，二小前去断龙山卧底，打听莲花露的消息，前后话一说。然后说道："自己有心还在蒋宅等候信息，又恐怕众位不放心，故尔我回来给你送信，咱暂且静候一日，如果没有信息，咱们再另想别法。按说此时就应当赶奔断龙山，倘若是郝文俊在里面得手，咱们这一去反倒露出马脚，多有不便。"众人一听侯二爷这些话，只可大家等这么一天，如果天到下晚，仍然没有信息，大家计议，设法作一准备，可也就是了。众人闻听各自点头，不过就在差官房大家闲谈，有时到后面看看钦差老大人的目疾。此时大人的目疾肿的如同龙睛鱼，此刻疼痛，尤其厉害。当夜晚景无书，次日清晨，诸位英雄各位侠客，全都在差官房愁眉不展，大人的目疾一天重似一天，众人也就是咳声叹气，束手无策。时候约在午错，外面听差的差人，走进了差官房，向上请安说道："跟各位侠客回，外面有一位出家的小老道，自称他是药王，他说他能给钦差老大人医治目疾，现在外面，请你们众位到外面观看。"童林闻听一怔，遂回头向着镇东侠说道："老哥哥，咱们哥儿两个到外面看看去吧，当真他要有灵丹妙药，这可算是一段喜事。"镇东侠听到这里只可站起身跟随童林，差人带路，一直赶奔大门，来到大门的门洞儿往外面观看，迎着面站着一个老道，身高约在四尺，穿着一件黄色的道服，青布的大领，腰里头扎着一根杏黄色的绒绳，青布云履高腰白袜，往脸上观看，白净面皮，长眉朗目，鼻直口阔，大耳有轮，黑黑的发际，挽了一个发髻，上面扣着一个杨木道冠，竹簪别顶，左手拿着一个虎撑子（就是卖药的串铃）右手拿着一柄拂尘，肩头上背着一个蓝色的包袱。童林正然观看，就见当差的用手一指，叫了一声二位侠客爷，您看这位就是药王爷，仍用手

一指小老道，叫了一声："药王爷，这是我们本公馆随行委员童侠客。"就在这般光景，童林走上前去双手抱拳带笑说道："未领教这一位出家的道长，那座名山何处洞府修真养性，姓字名谁道号怎么称呼？"小老道闻听说道："贫道湖广人氏，姓孙双名思邈，外号人称药王的便是，我奉玉帝敕旨，西天我佛的牒文，遣派山人前来与国家的栋梁钦差年大人，医治他老人家的目疾。"童林听到这里一怔，心中暗想，真要是别位十大名医，前来公馆给年大人治目开个方儿吃剂药，要不然用药洗洗，这都在人情意料之中，他说他是孙思邈，又是什么玉帝旨佛爷文打发他来，他又是人间的药王，这不成了希奇鬼怪了吗！有心说不往里回，倘若他真能治病也未可知，错过了机会追悔何及，你说给他闯进去，倘若事出意外，何人担的了？自己想到这里，回头叫了一声："老哥哥，你老人家在此陪着孙药王谈话，我够奔里面回禀大人，候大人的谕下，迎接药王可也就是了。"把话说完，冲着镇东侯递了一个眼色，老人家心中明白，准知道兄弟够奔后面回话，叫自己在此处看守药王别叫他跑了，侯爷点头会意。单说的是童海川够奔上房里面，先给大人请安，然后说道："跟大人回，外面来了一位药王，姓孙名叫孙思邈，湖广的人氏，奉玉帝敕佛爷的牒文，前来给您医治目疾，现在外面候您的示下。"钦差老大人听到这里一皱眉暗想道全来了，我既读孔圣之书，必达周公之礼，那里来得药王降世临凡给我医治目疾，再说玉帝敕旨佛爷牒文，别说绝无此事，就是真正这么来的，岂能信口说出，难道说就不怕泄漏天机吗，又一想万一是高人不肯说出真名实姓，故意作出奇幻的言语，前来给我医治目疾，也未可知，大人这个思想不过是被疼痛所迫，徼幸除灾的妄想，

并非是发于肺腑，万般出在无已所奈，叫了一声海川："你到外面对药王说，就提本钦命目疾疼痛难忍，恕我不能接待，你把药王陪到里面，有话面谈。"童林答应一声，够奔差官房把所有的群雄全都约到了后面，明着算大家观看药王给大人治眼，暗含着可就是保护钦差。童林全都安置齐毕，这才来到了外面冲着小老道双手抱拳说道："仙长，我奉大人的堂谕，请您到里面谈话，他老人家目疾疼痛难忍，请您恕过不能接待。"小老道闻听此言叫了一声："童林，头前带路。"童林这就算受了个暗气，心说就凭我镇八方紫面昆仑侠这么大的侠客，我还得受他的调动，真要是他把钦差的目疾治痊，那还没什么说的，倘若一无所能，满口里胡言，我定当与他势不两立。心中想着，在头前往里走，后面跟着小老道，镇东侠侯爷，越过了差官房往里走，工夫不大，来到了上房，里面早就帘栊高挑。钦差老大人虽然未能降阶而迎，已然站至在屋门内，抱拳带笑，说道："不知仙长鹤驾光临，本钦命目疾在身，未能远迎，望求仙长恕过。"小老道随着打稽首，口念无量佛。叫了一声："大人，何必这样客气，小道因你为国家栋梁，身逢大难，奉玉帝敕旨，前来给你医治目疾。"把客气话说完，各自入坐，在场各位侠客，站至在大人的身后，手下人把茶水献上来。童林拿手一指，叫了一声仙长，您看大人的目疾已然肿到这般光景，求仙长大展神通，慈悲些个灵丹妙药，大人目疾痊愈，好起马够奔四川成都稽查放赈。"小老道听到这里，站起身走至在大人的近前，先看了看大人的二目，就是红肿高大，如同桃儿相彷，热泪滚滚，小老道看罢然后归坐，叫了一声："天下英雄，各位侠客，你们大家看，大人的二目是用缩药所侵，非八宝莲花露不能医治，这个地

方可也不是贫道夸口，真要换一个别人，他们焉能够治的了。”说到这里就见他叫了一声童侠客：“有几样应用的物件，你还得预备齐毕，回头我好施手术，给大人治目。”童林说道：“但不知应用何种物件，只管吩咐，我好叫他们照样预备。”小老道听到这里说道：“别的不用，取无根水一勺，新棉花二斤，新铜盆一个。”童林听罢答应一声，吩咐手下办差的即刻预备。工夫不大，各物全都备妥，拿至在面前。小老道一看，一件不缺，遂把虎撑子带至在腰间，拂尘插在大领里面，一伸手解开胸前麻花蝴蝶扣，走在旁边茶几把包袱打开，由打里边取出来一个硬木匣，扣着铜鼻锁着一把铜锁，旁边还挂着一把钥匙，就见他把钥匙拿起来，开开锁揭开了吊，打开硬木匣，由打里面取出一个瓶子来，用蜡封住软木塞的瓶口，里面的药水黄澄澄，还未曾打盖就闻见一股清香扑鼻，然后走至在铜盆切近，把药水倒出来三分之一，对好了无根水，用凉水把棉花泡软了，瓶盖盖好这才用手一指，念了一声无量佛，叫了一声童侠客：“这一盆圣水已然对好，给钦差冲洗二目，准能消肿疼，三天复旧如初，可称得起奇珍异品，人间少有。”说罢几句话站在那里净等给大人治病。童林一听也是盼望钦差大人目疾快好的心盛，走上前来把大人搀扶起来，走至在铜盆切近，那个意思就要给大人洗眼，就在这么个工夫，在旁边镇东侠走将过来，用手一拦叫了一声海川且慢，遂拉着童林的手哥儿两个低言悄语。镇东侠说道：“兄弟你怎么这样粗心大意，生来就是这般秉性，做事毫不慎重，你不想这个老道自称药王，名叫孙思邈，你认得吗？你也跟他素不相识，倘若是他带来的药水内含毒质，大人不洗还则罢了，如果大人要是洗了，出了什么舛错，你我众人那一个担的了，再

说此处乃是陕西，离四川已然切近，贼人颇多，四川蓬莱岛派出来的余党颇称不少，沿路就打算刺钦差大人，倘若咱们弟兄一时看顾不到，受了他等的牢笼那还了得。”童林听老人家说了这些话，二眸子一转，心中暗含佩服，暗想道还是我的老哥哥练达深远，凡事料的到。我还是年轻，究竟阅历欠缺，倘若出了意外之事，别人还都小可，罪在我一个人的身上，想到这里遂问道：“老哥哥此事应当怎么办？”侯爷低声说道：“里面不是还有杨有芝杨师爷吗，倒不如把他陪出来，先叫他洗，譬如真洗好了，他那里还有半瓶药水再给大人洗治不迟，倘若事出意外，杨先生那就算命里该当。”童林听罢老人家这话，来到大人的耳边低言说道，这段事是这么这么办，就把哥儿两个计议的言语，跟大人一回，大人一听心说还是侯侠客深谋远虑，遂点点头。童林先够奔暗间，一看杨师爷二目肿的像桃，疼痛难忍，未曾说话先唔呀唔呀的，走至在外面说道：“天下英雄各位侠客，把我叫到了外面有什么话说，我不是听说来了药王了吗，给钦差老大人医治的目疾怎么样？”童林说道：“大人说杨先生一路跟着辛辛苦苦，到现在受了小人的暗算，以致二目疼痛难忍，现在既然来了药王，带来的仙丹妙药，大人不忍自己先洗，先叫杨先生治眼，如果能够见好，大人也好放心。”杨师爷闻听此话，把眉头一皱，心说你这些话不用跟我说，来的这个药王恐怕他的药水来历不明，先叫我试一试，试好了再给大人治，试坏了我先玩完。想到这里说道：“童侠客这个药在那里呢，我就先洗洗吧，反正我是头一刀菜，”童林闻听此言不觉面色一红，说道：“师爷不要多想，这是大人的恩典。”杨师爷走至在铜盆切近，小老道把棉花蘸有药水，叫了一声：“杨师爷，你自己用手拿

棉花往上洗，越洗准能越舒服，洗的里面觉着发痒，你再竭力往里面洗，把痒劲洗过去虽然不能当时就好，准能够消肿止疼，也不用三次两次，就是这一次三日后必能复旧如初。”说话的光景杨师爷接过来湿棉花，蘸着药水往眼上洗，还不用说蘸药水往眼上洗，身形往铜盆切近一伏，香气扑鼻，直入于脑就觉着神清气爽，然后用棉花蘸有药水在脸上擦，到眼上立止疼痛。杨师爷一面洗着口口声声喊道：“唔呀好舒服唔呀好舒服。”洗了好半天，这才站起身形用手巾把脸擦擦，虽然当时不能把肿消了，对付着能够开睛视物，里面毫无疼痛，这可就舒服多了，眼是心中苗，还别说肿的这样高大，揉到里面一个沙子都受不了。这一次杨师爷心中喜欢，就着这盆水把书童叫过来给他也洗洗，孩儿也好了，虽然不能复旧如初，觉着不疼了那不就舒服多了吗。这才把这盆水倒了小老道重新把药水取出来全都倒至在盆内，对好了无根水，小老道亲自给年大人医治二目，也搭着这一次药水对的多，把棉花蘸上药水往上一洗，年大人就觉着非常痛快，洗够多时拿手巾擦了擦脸，把所有的东西全都运出去，大人睁开眼观看，看见左右的群雄，一个个威武端严，站立在两旁，老大人不由得长叹了一口气，数日以来受了浊目香蒙闭了二目，今天重见天日，如释重负，实乃万幸，想到这里遂叫道：“海川，但不知药王何在，我要瞻仰瞻仰他老人家的仙颜。”童林答应一声，用手一指道：“大人你老看这一位家住湖广，姓孙名思邈外号人称药王。”老大人闻听，顺着童林的手观看，就见旁边站着一个小道童，身穿道服，此时包袱已然裹好，杨木道冠竹簪别顶，手中擎着一柄拂尘，倒是一表非俗像貌堂堂。老大人看罢遂带笑说道：“仙长，本钦命二目复明，实乃仙长慈

悲，年某这厢谢谢。”说着话向着道童行礼，小老道手打稽首口念：“无量佛！些小之事何足挂齿，这不过略施小术而已。”老大人叫了一声海川：“本应当在此处摆素席款待仙长，怎奈我此时心绪如麻，还要静养静养，海川你作为本钦命代表，约请各位老侠坐陪，把药王陪到前面差官房摆酒款待。”童林答应一声众星捧月相彷，谦谦让让把这位孙思邈陪到了前面差官房，到了里面归坐，然后童林吩咐手下人调摆桌椅，童林这才向着药王问道：“仙长但不知您用荤用素。”药王闻听一笑，叫了一声：“童侠客，山人这一次出头露面，给老大人医治二目，目疾治痊这还不算，我还要大开杀戒，随同钦差老大人前去查办四川，别有作用。既然是大开杀戒，当然就得用荤了，多备美酒一醉方休。”童林闻听药王这话，遂吩咐厨房预备酒席，跟着让坐，把药王让至在正当中，童林约请各位成了名的老侠，所约的就是镇东侠侯廷侯振远，北侠秋田秋佩雨，南侠客昆仑道长司马空，就连镇东方宋品宋文元，老人家王十古，众人全都在此。自从当日老剑客叫他们身有医道的，全都够奔东凤庄给受伤的群雄治病，后来咎云叟一看也没有多少事，我一人在此足矣，还是公馆事大，故此把众人打发回来，辅助海川，还有镇西方马爷，云中侠何爷，二侠客侯敬山，大家团团围住，你说药王这个威风，就算不小。其中除了童林年轻，那一位都是花甲左右，一个个银髯漂洒，不亚赛神仙一般，真称得起是群侠云集。工夫不大，手下人把酒摆上，童林把壶拿起来，由打药王那里起，挨着位的把盏，就在这么个工夫，药王回头观看，就在上垂首坐着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遂问道：“这位老英雄家住那里姓字名谁，这么大年岁有如此的精神，不问可知，也是一位成了名的老

侠。”老者微然一笑，双手托银髯叫了一声仙长：“要问老朽家住宣化府秋林寨，姓秋名田字佩雨。”这句话未说完，小老道带笑说道：“我打量是何人，原来是独占北方鳌头南极昆仑子北侠客。”老头儿闻听此言，双手抱拳说道：“仙长夸奖了。”小老道哈哈一笑说道：“错非您是北侠客，别人我还不赏给他这么大脸，给我斟酒。”北侠听到这里一皱眉心说好厉害的药王，全都夸奖完了，还得给他斟酒，你说还真没法，受大人所托，作为代表恭敬药王，无论他是真是假，既然他把钦差的目疾治好，给他斟杯酒也算不了什么，想到这里给药王斟了一杯酒。药王哈哈大笑，端起杯来一饮而尽，然后回头看了看肩下也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满面慈善，虽然说是武夫，面带温文儒雅的气像，说道：“这位老英雄，你家住那里姓字名谁？”老人家看他一眼，遂说道：“老朽家住山东东昌府巢父林姓侯名廷字振远，别号人称神手昆仑镇东侠的便是。”小老道双手竖大指，哈哈大笑道：“果然不愧人间侠客，前辈的老英雄，真正叫我钦羡。”老头子不等他把话说完，接着说道：“我给你老人家满酒。”这一来招惹的在坐群侠全都乐了，就连药王爷也是哈哈大笑，说道：“不枉老英雄成名天下，真正是机警过人，就能知道我的心腹。”大家说说笑笑，大众侠客输流着给药王斟酒布菜，别看年纪虽小，酒量甚大，群侠敬酒杯杯净盏盏干。众人正饮酒之际，外面差役进来向上请安说道，跟各位侠客回：“外面有东凤庄的大先生，天下第一杰方奎方柏林到了。”童林闻听此言，赶紧站起身说道：“众位老哥哥，出去几位到外面接待接待这位大先生，人家对于咱们弟兄不错，大先生此来一定有事。”在旁边闪过来秋佩雨，侯振远，司马空弟兄三人跟随童林来到外面公馆门前，一

看不错正是大先生方奎，单身一人未带随从，童林抱拳说道："老人家恕过童林接待来迟。"大先生抱拳说道："方奎有何德能，敢劳动各位侠客亲身接待。"遂问道："现在大人的目疾怎样，那一位英雄出头，到断龙山打听高飞，莲花露究竟落于何方？"童林遂就把来了一位药王携带妙药，无根水和洗，现在老大人以及杨师爷书童。三个人目疾全好了，虽然未能复旧如初，已竟能够睁睛视物，止住了疼痛。大先生听到这里心中欢喜，暗道大人目疾痊愈，我减轻点儿关系，但是这个药王孙思邈，居然降到人间，给钦差医治二目，这事我有点儿不相信。一边走着一边谈着，来至在差官房，手下人打起帘栊，众人来到里面，大先生用手一指叫道："海川，药王现在那里，我要当面见过。"童林闻听遂往桌上一指，说道："啊！"再找药王踪迹皆无。这一下子可把童林吓着了，遂问各位侠客以及众小弟兄们可曾看见药王，他向那里去了，众人齐说道："方才他还在椅子上坐着呢，就在帘栊一启之时，我们大家回头观看，就在这么个工夫，他老人家就不见了，这不问可知，一定是化阵清风走了，把大人目疾治好，不受人致谢，不辞而别。"众人正在胡猜之际，童林留神各处观看，就见药王在桌子底下蹲着呢，童林一伸手拉着他的肩头，口中说道："药王爷您别拿我们戏耍着玩，怎么一时之间，您就隐藏到这里，难道说有什么用意不成吗？"说着话把药王由打桌下拉将出来，就见药王爷低着头一语不发，连个大气也不敢喘。就这么个功夫，童林用手一指说道："大先生你看若非他老人家鹤架光临，老大人二目那能复明，这位就是家住湖广的人氏姓孙名思邈药王爷。"天下第一杰方奎闻听，留神观看，大先生一看用手点指，口中说道："啊！我当是那里来得

药王，原来是冤家你。”

书中代言，这个孩儿是谁，你说在场的群雄，天下侠客还是真不认得他，就是有认得的主儿，现时也未在场，那么说谁认得他呢，就是王环万芳，老人家石金声。他们爷儿三个全都认得他，皆因他们现在东凤庄伤痕未好，故尔尚未回归。这个孩儿并非是别人，他姓郝单字名俊，外号叫淘气鬼，只皆因双小计烧白虎寺，巧遇大先生方柏林，连孩儿郝俊爷儿四个一同回家，大先生把话嘱咐明白，叫淘气鬼监视王环万芳，不准他们远离，自己够奔北凤庄去请昝云叟，郝俊打盹二小逃走，够奔金凤山古刹玉皇顶找和尚慧斌，大先生回来问郝俊，郝俊就把自己打盹，他二人走去的话一说，大先生用手点指，叫一声：“冤家，这二人性如烈火，他们到了古刹玉皇顶，见了你那师叔，倘若有个言差语错，他们岂能保的住生命，倘若有了差错，我怎能够对得起我那盟弟石金声，此事皆错在你一人身上。我们弟兄暂时之间，先赶奔金凤山，回头再与小冤家你算账。大先生跟昝云叟够奔金凤山去了。郝俊自己闷坐在屋里心中暗想：可了不的了，我师傅向来可跟我没着过这么大的急，今天就因为这两个小冤家，我师傅可跟我动了怒了，这两个孩子到了金凤山没有意外还到小可，倘若有个一差二错，回头老爷子回来岂能跟我善罢甘休，这个地方我呆不了啦，我得找个地方先忍个三天两天的，等他老人家这个气头子过过，我再回来。自己把主意拿妥，由打东凤庄动身，他一想上那里呆着去呢，自己一想倒不如上大舅那里，躲个三天两天倒为妥当。这个大舅可不是他的大舅，这原来是方大先生的妻弟，住家在东凤庄东庄口，偏北二十五里地，地名叫大刘村，此人姓刘单字名雄，别号人称单鞭将

醉尉迟。要说刘大爷为人忠厚老实，这个人的性情跟别位不同，武术高强好静不好动，在家中一呆，无事不闲游。郝俊遂投奔刘爷，二十多里地，由东凤庄动身够奔大刘村，顶到孩儿到了大刘村天可就快黑了，刚一上刘爷街门的阶台，手下人认的，早就看见了，郝俊不断上刘大爷这里来，别看是个徒弟外甥，刘大爷就拿他当自己儿女那么疼，头一样儿刘大爷膝下无子，再者刘大爷爱这个孩儿伶牙俐齿作事聪明，这一干手下人还是没有不怕他的，真要是言语得罪了他，这个小子坏的厉害，轻者在庄主爷面前进谗言，重者他还不一定想个什么法，治你一下子，冒出坏来就够你受的，说真了你跟他动手，还打不过他，他的武术高强，故此人人都怕他。管家一看赶紧说道："少爷您怎么这个时候才来呀？"郝俊叫了一声管家："我舅舅呢？"手下人答言："庄主爷在里面厅房坐着呢，你自己到里面去吧。"郝俊答应一声往里走到了厅房观看，果然刘大爷正然闲坐吃茶，此时已然掌上灯了，郝俊过去行礼，叫道："舅舅在上小子郝俊给您行礼了。"刘大爷看了看他，遂叫了一声郝俊："你这个孩子总没上我这里来，我怎么得罪你了？"郝俊闻听连连摆手说道："舅舅不是您得罪我，只皆因小子这两天无暇及此，我今天特此前来看望看望您哪，只要您欢喜我，咱们爷儿两个在一处住个一年半年的。"老人家听着欢喜，遂说道："郝俊，我要不说你，你也不说住个一年半载。我这一说你，你也说在我这里住下了。还别说住个一年半载，你就在我这里不用走了，我还要给你娶妻生子，我很欢喜你。"大爷跟他说这几句话不过是爱惜他，那里知道孩儿所说之话，还是真情，他打算在这里忍个一年半载的，郝俊行罢了礼遂坐在刘大爷的身旁。天色不早了，爷儿

两个在一处开饭，爷儿两个吃喝已毕，把残席撤下去，刘大爷慢慢的盘问金凤山的事，和尚慧斌可肯献八宝莲花露，你师傅从中怎样排解，大爷跟郝俊打听打听，郝俊也不敢实话实说，也就是半吞半吐，说的老人家糊里糊涂。天时不早了，各自安歇，郝俊在西厢房中搭了个铺，老人家自回后头院。次日天光大亮，起来梳洗，大爷醉尉迟总想郝俊所说之话不实，因为什么呢。这个孩儿外号叫淘气鬼，这个话说的不实，倒不如写封书信打发手下人够奔东凤庄，跟我的姐丈打听打听，到了二爷慧斌把莲花露献出没有？郝俊来到这里，老人家知道不知道？打听明白然后有什么话回头再说。大爷把主意拿妥，背着郝俊写了一封书信，打发精明强干的手下人，叫他备上一匹马，赶奔东凤庄叫他把书信面交方大先生，手下人答应一声，赶紧备马由打大刘村动身，来到东凤庄把信递上。大先生接过书信，打开一看不由得吓了一跳，原来郝俊够奔大刘村了，这个小冤家到大刘村，还不一定搬动什么是非，只顾他这一时心粗盹睡，放走了二小，被玉皇顶无知逆弟一个打折了双腿，一个打的吐血，石金声身中锯齿鹅眉弩，三侠到此，四杰岭于忠亡命，眼见得大众群雄，就要够奔金凤山，与慧斌誓不两立。大先生想到这里，遂提笔写了一封书信，把经过之事全都明明白白，满皆写清，并嘱咐单鞭将，你也不必出头帮着慧斌反对天下侠客，你也不用帮助群雄反对慧斌，最好就是把郝俊设法捆绑送回东凤庄，我要重重处置，此一次这个祸事，全都因他所起，要没有他，石铎师徒三人焉能身受重伤。把书信写得，封缄严密，赏手下人文银二十两，叫他急速把书信带回大刘村。手下人答应一声，将书信带好，接过银两，谢谢大先生，告辞出来，搬鞍任镫马上加鞭，一直

够奔大刘村，来到自己的门首，翻身下马，马匹交到马号，一直往里走，够奔厅房，到里面走至近前行礼，跟大爷回："奉您所遣够奔东凤庄下书，方大爷回书在此，请您观看。"说话之间，一伸手把书信取出来呈上去，刘大爷接过来观看，看罢不由得一皱眉，暗想道此事是越闹越大，既然是石家师徒身带重伤，天下侠客岂能跟慧斌善罢甘休。又一想这个孩儿，叫我想法子把他缚住，捆回了东凤庄，准知道这个孩子最坏不过，你想怎么把他缚住。大爷看罢书信为难了好半天，就想不出相当的主意来，就在这么个工夫，在旁边手下人刘福看着纳闷，遂说道："大爷您怎么看着书信发怔啊，难道说上面有什么为难的事吗？"刘大爷说道："福儿是你非知，方大爷这封书信上面写得明白，叫我设法把小冤家郝俊拿获送回东凤庄，你不想小冤家这样狡猾，我出什么主意也得被他识透，倘若打我这里逃走，我怎能对得起我那姐丈呢？"刘福一听大爷为难，遂说道："大爷你先别为难，我倒有个主意，回头摆上酒席，大爷你老陪着他饮酒，他能有多大的酒量，把他灌醉了，找个麻口袋把他一装，口儿用绳子一扎，用杠子往东凤庄一抬，人不知鬼不觉，还别说是他淘气鬼，就是淘气神他也难以猜透。"爷儿两个把主意拿定，福禄两人收拾桌案摆好了酒菜，大爷在屋中坐等，福儿这才出来，到了西厢房一看，郝俊蒙着夹被正然睡的呼天倒地，禄儿走上前去，把被一拉，一拍他的肩头，连连叫道："少爷少爷，你要连轴转吧，还睡哪，起来吧。"郝俊双手一摸挲脸翻身坐起，睁眼观看，说："福儿哇，我正睡的挺好。你怎么把我叫起来了。"刘福一乐说："少爷倒不是我叫你，大爷那里摆上酒了，一个人喝酒没意思，打算叫你一块儿喝酒，爷儿两个谈谈，心里头

痛快，也显着有趣。”孩儿一听乐着说道：“福哇真有你的，由打昨天这个酒我就没喝够，皆因我困就没敢多喝，今天我可得撒开了喝喝，不醉不休。”刘福一听心中暗含着欢喜，心说只要你贪杯，你可就上了当了，说着话给他收拾所拾，梳洗梳洗，然后亲自带着郝俊够奔厅房，到了里面郝俊一看刘大爷坐在那里并不欠身，用手一指叫道：“小子，我这里一个人喝酒觉乎看烦闷，你坐在这里咱们爷儿两个喝会子，那一次你来都在我这里喝喝，由打昨天晚晌你来了也搭着有事，可就把这个喝给忘了，今天早晨我才想起来，你就坐在这里吧。”郝俊也不客气，还跟刘大爷对面而坐。刘大爷有心把他灌醉了，看他坐下先给他斟上一杯酒，叫了一声：“郝俊，你先喝这一杯。”郝俊乐着端起杯来，爷儿两个对着喝了一杯。刘大爷别号人称醉尉迟，要是喝上酒，自己加着十分的高兴，还别说今天有意把郝俊灌醉，刘大爷想这个，就凭他这么一个小孩，他焉能喝的过我，爷儿两个也不豁拳，也不行令，你一盅我一盏，一连就喝了十几壶，说酒的分量就有三四斤。刘爷留神观看，不由得就是一怔，我们爷儿两个喝了三四斤，每人就该一斤多，我这个酒量也就是一二斤哪，难道说这个孩子，他也喝一二斤吗，真正叫怪道，不但这个孩子不醉，反倒精神抖擞，越喝越高兴。大爷一看这孩子把酒全没喝到肚子里头去，赶情他用左手一影，把酒顺着袖子里头往下倒，就是他这一身衣裳倒了个挺湿，满地下全是酒，大爷看罢用手一指叫了一声淘气鬼：“酒你不喝往地下倒，真正可气。”郝俊闻听遂说道：“舅舅这还是我可气，咱们是自己爷儿们，你老是我的舅舅，虽然不是亲的，爷儿两个走的不远，既然我躲在你老这里，就是拿你老当作护身符，求你老护庇，你老

不但不护庇，翻倒写一封信到东凤庄，禀知我的老师，回书到来，你老跟刘福爷儿两个定计，把我用酒灌醉，用麻袋装起，抬回东凤庄，请想我的老师他老人家，正在气头子上，要是见了我的面，焉有我的命在，我说舅舅你老这是救我，还是害我呢？”大爷一听这句话微然一怔，叫了一声郝俊：“我实不相瞒，你怎么会知道其中的底细呢？”郝俊一笑：“我要不知道，我就枉叫淘气鬼了。别看我人住在大刘庄，我的心在我师傅他老人家的跟前，时时刻刻惦念，恐怕他老人家算计我。我在西厢房正然躺着呢，我听外面有人问，大爷现在那里，有东凤庄来的回书。我一听，不放心，容着刘福够奔厅房，我出离了西厢房，顺着箭道一直够奔厅房后面，脚尖掳住瓦往里观看，你老打开书信还未曾看完，小子我早就看清楚了。我就看看舅舅你对于我怎么样，爷儿两个要是真不错，你老就应当把我叫过来，取出我师傅的书信，给我看看，想法子叫我躲避躲避才是。你老不但不告诉我，反倒跟刘福爷儿两个定计，用酒把我灌醉了送回东凤庄。舅舅既没有疼外甥的心，外甥可就要对不住舅舅了。”大爷听到这里，连连摆手说道：“小子这不是把话说明了吗，舅舅这次儿不对，就算揭过去，你叫舅舅怎么样，我就怎么样。”郝俊闻听一笑说道：“这个话你老不是说到这里了吗，也没有别的事，你老要打算叫我还在大刘村住着，我是住不了啦。我师傅既然知道了，别看你老不好意思捆我，我师傅一到他老人家叫我躺着走，我不敢站着行，皆因他老人家待我恩重如山。你老给我弄几个盘川钱，就在附近三十里五十里百八十里，我先躲躲，过个十天半月，等他老人家把气平平，我再回来给他老人家磕头，尚且不迟。”大爷听到这里只好答应，要不依着他，这

个孩子什么主意都有，倒不如给他两个盘川钱，暂时先让他走开。遂叫了一声郝俊："既然如此，我给你文银四十两，作为路费，你可别往远处去，就在方前左右找亲友避他个十天半月，无论在那里落脚，千万给我来一封信，单等你的老师消了气，我好有地方找你去。"孩儿点头答应，把银两接过来，带至在腰间，行礼说了一声："这才是我的好舅舅呢，爷儿两个真正有交情，也不过谢。"孩儿把话说完，转身就走，出离了大门，顺着东庄口往外行走，这就是行无定所，到了饭时买点儿吃食，自己一想倒不如上玉皇顶打听打听慧斌，究竟他的结果如何？自己把主意拿定，遂绕道够奔金凤山，孩儿到了金凤山，已是日暮黄昏，他可没敢公然就够奔玉皇顶，他蹑足潜踪往山门前窥探，一看冷冷清清，影壁前放着几个筐箩，旁边站着米良米瑞，郝俊由打玉皇顶往后走，走到后山山神庙切近，天可不早了，就算掌灯以后了，留神细看各位群雄，大家团团围住，全都在山神庙前，郝俊未敢切近，恐怕群雄之中，有师傅在场，倘若被人看见，岂不是自入虎口，自己在远远的观看，直看到天光大亮，午时三刻和尚削桩带首，这一来可把郝俊给吓着了，暗说不好，我二叔亡命，我老师见着我，更不能跟我善罢甘休了，郝俊顺着金凤山后山坡慢慢的下山，斜刺里扑奔西南，早饭没吃一直走到日暮黄昏，找了个起伙店，吃了点儿东西，住在里面，心中突突乱跳，越想越后怕，反来复去在店内一夜未曾合眼，天明起来给完了人家店钱，他这就算浪荡游魂行无定所，一日的奔忙他也没找出一个住足之所。不错大先生方奎，倒是有的是朋友，他有心投到朋友家中住个三朝两日，又一想和尚二叔因此事亡命，我的老师他老人家要是得了我的信息，岂能轻轻

把我放过，心中后怕，那里也不敢去。到了天晚仍然找店住下，到了次日清晨起来，算还了店饭账，走出来站在店门前发怔，自己叫着自己的名字，郝俊郝俊你这么点儿小事，就化解不开，你还称什么淘气鬼，越想自己越没能耐。又一想事到如今，怕不也是枉然吗，倒不如到东凤庄请死，在老师的面前，也省得二叔已死，他老人家心中难过。郝俊把心一横，顺着大道往前行走，天气溽热，你不会慢慢的走吗，郝俊一时心气压不住，这个地方就得算是年轻啊，走的浑身是汗，遍体生津，吁吁喘息，腿也迈不开啦。自己心中着急，猛然间听见潺潺流水之声，郝俊一看原来是子母河，这道河还有一样好处，每逢夏令其性最温，郝俊一想倒不如在河内洗洗再走不迟，来至在河边把衣服脱下来，用裤腰带扎好，顺着河沿的小树爬上去，把衣裳往树梢上一挂，然后爬下来叭咚一声跳入水中，淘气鬼的水性还不是跟大先生学的，他乃是天然善泅，他还要浮个顶流，在水中任意纵横，他这个高兴可就上来了，再说淘气鬼的为人，生来的就是乐以忘忧，顶着水流往前浮了好半天，正然浮得高兴之际，猛然间有一种物件随波逐浪流至在自己的胸前，留神一看是个四方的硬木匣，一伸手把他得往，浮到河边手拨野草离水登岸，淘气鬼留神一看，就见这个硬木匣，好生眼熟，不觉就是一怔，猛然间想起来了，莫非这个匣子就是八宝莲花露，前一次高飞拿出来给我观看，就连医治之法，他也对我说了，真要是莲花露在里面，那可就算是天助我成功。想到这里一看，硬木匣上挂着一把钥匙，锁着铜锁，拿起钥匙来开开锁揭开了吊，打开木匣一看乐了，一点儿不错，正是八宝莲花露。这一喜欢可喜欢大发了，暗想道这是老天爷成全我，有了莲花露给

钦差大人医治二目，就是我师傅知道了，他老人家也不能怪罪于我。郝俊这才把硬木匣收拾好了往前面走，来到树下爬上去，把衣服拿下来穿好了，带着硬木匣往前行走。心中暗想，就凭我这个样儿，到了钦差大人的公馆，说献莲花露，天下英雄各路侠客他们准不相信。恐怕事出意外，自己想够多时，这才把主意拿妥。倒不如买一套出家的道服，把头发挽起发髻，假充药王，遮住群雄的眼目，遂走到僧衣铺买了一套，黄色道袍云履，杨木道冠，竹簪别顶，拂尘等物，是出家人应用之物全都买齐，算还了人家的物价，又买了一个包袱，把木匣包好，向腰间一围，另外又买了一个虎撑子，把钱给完了，自己遂一直够奔西关内钦差大人公馆。远远就看见公馆门首，悬灯结彩，门前站着武泛官军，凤翔府的三班人役，一个个都是威威武武，孩儿走至在门前叫人给他回进去，自称家住湖广的孙思邈，人间的药王，童林把他陪进去，给钦差大人医治好了目疾，群雄在差官房陪着他喝酒，这么个工夫，东凤庄的方大先生到了，这一来可把郝俊给吓着了。大家正在出神之际，他把身形往桌子底下一缩，群雄观看找不着药王，童林由打桌子底下把他拉出来，大先生一看这个气可就算大了，用手点指："我当是那里来得药王，原来是冤家你呀。"大家一怔这才问，大先生细说其中的情由，这是我徒弟郝俊，郝俊也把自己的底细从头至尾，对着大先生细说了一遍，众人一听全都是哄堂大笑。北侠镇东侠老哥儿两个，拿手指了指孩儿，叫了一声："郝俊你这可得，小小的年岁如此的淘气，戏耍我们弟兄二人，真正可恼。"孩儿趁着这个时候跪倒磕头，遂说："二位老人家别怪，不是事由挤到那里了吗，该着小子我露脸，在老爷子面前发个贱儿，你老人家还

能计较我吗？”要说他也真能，说出话来真正甜甘令人爱听。童林在旁边说道：“大先生既然你老的令高徒，巧得莲花露，给钦差大人把目疾治好，我带你老到后面见见大人，你老把里面的情由说说，也好破除钦差老大人疑惑。”大先生听到这里点头，跟着童林，两个人出离了差官房，一直来到后面上房回进去。大先生见了大人，给大人行礼说道：“草民方奎给大人磕头，无知逆徒冒犯大人的虎威，老大人二目复明，贵体如初，这也是四川成都，数万饥民的福德所感。”钦差大人听到这里，连连抱拳说道：“方大先生这也是本钦命中之灾，还算不错，至诚感动天地，居然孙药王他老人家降世临凡，鹤驾来到公馆，把本钦命目疾医痊。”方大先生一听，连连摆手说道：“老大人实不相瞒，给你老人家医治目疾的非是别人，乃是小徒郝俊，别号人称淘气鬼，大先生将这方面情由一句不遗，对着大人细说了一回。年大人听罢，手拈墨髯连连赞美说：“武学之中的小英雄，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人物，实在叫本钦命佩服。”大先生又把受伤的英雄，现在东凤庄有昝大先生医治，不过旬日就能复旧如初，大人点了点头，一摆手大先生退下，来到差官房仍然归座，大家随便谈话。

就在这么个工夫，外面手下人该差的，来至在里面行礼说道：“跟各位侠客回，外面有一个姓郝的，现在公馆的门外，口口声声要见侯二侠客。”侯二爷闻听随着说道：“好，既然如此，头前带路，待我到外面观看。”来到公馆门外，侯二爷留神一看，一看非是别人，正是郝文俊，侯二爷一看一怔，就看他赶紧行礼说道：“侯二侠在上小子这里有礼。”二爷还礼说道：“少剑客爷，此处非谈话之所，里面请吧。”文俊跟随二爷来到了差官房，二爷给文俊跟大家指引指引，群侠客自

抱拳还礼，那一位也不敢小看他，皆因他是老剑客董爷的门人弟子，按辈数论，比在场的群侠全都大着一辈，可有一件，文俊也不敢这么论，大家让文俊入座，他也不客气，将身坐定。侯二爷问道："少剑客爷，由打断龙山，怎么来到公馆，你说说我们大家听上一听。"文俊闻听也不隐瞒，就把自己在断龙山涧露出马脚，神刀手黄志把我带到后面，面见国母招亲，将公主托在我的身旁招为东床驸马，洞房花烛夜我与姑娘说明原委私逃，误走山径跳溪坠入了山涧的事，从头至尾细说了一遍，侯二爷闻听一皱眉说道："既然落在了山涧之中，因何得以复生。"文俊听到这里，遂长叹了一口气，又将落山涧后之事说了一遍。书中代言，文俊黑夜之间误走了山路，往前行走被溪水所阻，文俊看了看，这道水也不过就是一丈有零，他这才打算越过去，拴绳再接姑娘，文俊脚尖点地，腰里使劲往前一纵，耳轮中就听砰的一声，两脚未曾落地，由打半悬空中坠了下去，准知道自己必死，将然双睛一合砰的一声，心中可就迷忽过去。也不知道过了多少时候，猛然一启二目，看了看身卧崖下，微然一怔神，回忆方才越涧之时，明明失脚坠落万丈深潭，焉有我的命在，我这是死了还是未死呢？又抬头看了看满天浮云，微露着辰星零落，东方发晓之时，凉风阵阵遍体生寒，自己这才明白。哎呀，我这一定是死了，想到这里心中一阵难过，不亚如刀扎肺腑一般，我这一死不大要紧，可惜堂上抛下白发老娘，娘啊要打算见面除非是梦里团圆，文俊想到这里心中难过，猛然想起人要是死了，不过就是一缕烟魂，随风飘荡其行如飞，我何不驾阴风回到京西北高丽营，给我母亲托梦送上一信，也省的叫他老人家终日盼想。主意已定，晃身形打算一跃而起，焉想到

四周围的荆棘葛藤把衣襟挂住，用手慢慢的摘开，站起身形仍然是笨重，跟生前一般，自己心中就是一怔，就在这般光景，猛然间听见有人说话，声音洪亮，不亚如巨钟相彷："小子你这胆量不小哇，你敢上这里来洗澡来！"文俊一听吓了一跳，抬头留神观看，对面来了一个大个儿，身体伟大，肩宽背厚膀阔腰圆，赤条条未穿衣服，往脸上观看，黑扎扎脸面，粗眉阔目狮子鼻子，四字口大耳朝怀，倒是带着一分忠厚英勇的气像。文俊看罢说道："朋友你也是落涧而死的吗？"大个一听说道："好小子你才死啦，我由打昨天晚晌到这里来洗澡，只顾浮水啦，到了这里找不着道路啦，小子你既不是洗澡，你怎么来到这里呢？"文俊闻听大个之言恍然大悟，这才知道自己未死，遂说道："朋友，你不出去吗？"大个子说道："出去怎么不出去呀。"说完了话站在那里发怔。文俊一看说道："你既然打算出去为什么不走呢？"大个子说道："我要是走的出去，我还找你吗。"文俊一听对呀，原来他是迷了路的，怎能出去。想到这里自己打算够奔高坡之处，辨辨方向好一同出山，焉想到将然一迈步荆棘之刺扎入腿中，疼痛难忍，文俊眉头一皱计上心来，遂说道："朋友，你幸亏是遇见我，由打上面摔到这里，要不然你还真出不去，可有一样儿，我虽然认识道路，我可不能走，因为走不惯这些荆棘的道路，你要能够抗起我来，我就能领你出去。"大个子一夜未曾找着道路，心中着急，一听文俊认的道路，叫他抗着，大个子并无难色，遂说道："小子，只要你认得道路，我就抗着你。"说着话大个子往文俊面前一蹲，文俊双腿骑他的脖子，大个子用双手一摆，站起身抗着就走，走了没有多远，猛然间有人念了一声："南无阿弥陀佛！丁梦熊大胆，一夜未曾回庙，那

厢去了？”文俊一看说话的乃是一个头陀和尚，身穿灰色僧服，腰扎绒绳，高腰袜子开口僧鞋，往脸上观看，光头不戴帽，剪前留后左右长头发披撒在两肩头，当顶勒着一道日月金箍，浓眉环眼鼻直口阔，通红咀唇大耳朝怀，新刮的胡须碴。文俊正然观看，就听大个子喊道：“师傅你老人家快来吧，小子我找不着家啦。”书中代言，来者非是别人，正是大个子的师傅姓欧名叫欧子方，别号人称行者，半路出家并无法号，住持龙虎寺，就在断龙涧后山，大个子是他的徒弟名叫丁梦熊。庙里头就是他们爷儿两个，有点儿庙产，也足够爷儿两个吃的。每日在庙中除了练艺之外，也倒没什么事。猛汉丁梦熊时常上这里来洗澡，昨天因为天晚进到山涧之中，失迷了道路。他的老师越等越不见回来，一直到了天光大亮，仍然未见猛汉回归，自己不放心，这才由打龙虎寺出来，顺着这道长溪寻找，找来找去猛然间见山口外岸边树上挂着丁梦熊的衣服，准知道他是由这里进去的，所以这才前来寻觅。正然走着，一看丁梦熊由打对面扛着一个人走来，和尚一声断喝，丁梦熊你往那厢去了，猛汉答言，和尚又问扛的是何人？文俊一听赶紧答言，并不隐瞒，遂把自己所遇之事，自己是何人的门徒，对着和尚细说了一遍。和尚一听原来是剑客的门人，所作所为果然是令人佩服，想到这里遂说道：“既然如此暂且随我到龙虎寺，回头叫小徒丁梦熊送你出山可也就是了。”说着话和尚头前走，丁梦熊扛着文俊在后面跟随，走到山口外由打树上把丁梦熊的衣服拿下来，此处也有了道路，猛汉把文俊放下，三个人一同行走。工夫不大，来到了龙虎寺的山门前，和尚把文俊让到了禅堂落坐。文俊问道：“未领教老当家的，你老佛号怎么称呼？”和尚说道：“我姓欧双名子方，别

号人称行者，半路出家并无法号，适方才你所提的金凤山古刹玉皇顶慧斌，我乃是他代收的师弟，这一次他纵徒行凶冒犯钦差，得罪了天下侠客，此事我全都知晓，只皆因我要是出头帮助和尚反对群侠，胜败倒是小事，未免违背了天职义务，我要是辅助群侠捉拿慧斌，又失了我们师兄弟的义气，故此我佯作不知，只好听天由命而已。”文俊听罢和尚此言，倒是一位世外旷远的高人，可称得起有识有断。文俊正然跟和尚谈话，外面早斋已然做得，欧子方留郝文俊一同用过早斋，然后打发丁梦熊送文俊出山。文俊谢了谢和尚，然后告辞跟随丁梦熊出离龙虎寺，工夫不大，已然来到了平坦路上，就听丁梦熊说：“小子，这不是出了断龙山了吗，我可要回去了。”文俊跟猛汉告辞，不表丁梦熊回归龙虎寺，单说文俊顺着道路往前行走，逢人打听钦差年羹尧年大人的公馆，有人指引，这才来到了公馆门首，跟当差的把话说明，我姓郝求见侯二侠，侯二爷出来把他陪到里面备叙前情。文俊将然把这些话说完，在场各位侠客天下的群雄，无不佩服。侯二爷问道，郝少爷费尽了千辛万苦，所有的八宝莲花露何在，文俊闻言长叹了一口气道：“于我坠涧之时，莲花露的硬木匣，由打怀中坠落万丈深潭，我是实该万死。”这句话尚未说完，在旁边淘气鬼走在文俊的面前用手一指，叫了一声：“少爷，若非是你身入险地，巧遇白公主把莲花露得出，我怎能前来冒充药王给钦差老大人把眼疾治好，看起来大功之首还是你的，回头求我的老师到后面见着大人，把里面情由说明，别亏负了郝少爷这一片热心。这里面还有白素蕊姑娘，您坠入涧，我想这个姑娘性命也有些个难保，他既然能跟你相偕逃走，当然跟你是真心实意，你死他必然不能独生，回明了大人，咱们

还得打听打听有情有义白素蕊姑娘。”众人闻听以为郝俊所说之话，不过是笑谈，奚落奚落郝文俊，有谁知淘气鬼别看他说话玩皮，对于这两句话确实不是戏言，其中含有至情至理。文俊一听郝俊所说之话，这才知道莲花露他得了来已然把大人的目疾治好，文俊这才放心。众人正然闲谈，外面该差的进来冲着侯二爷行礼说道：“二侠客您再到外面去看看去吧，外面有张风夫妻携带一个姑娘，口口声声要到公馆面见侯二侠。”二爷听到这里一怔，遂问道：“这个张老夫妇我不认得，他提什么了没有？”该差人答言：“他提了，张老夫妇跟您倒是不认得，他带的那位姑娘姓白名素蕊，他要见你老人家。”二爷一听微然一笑，冲着文俊用手连连点指，叫了一声：“郝少爷，你听见了没有，这可是你的妻室到了，真正是千载难逢之事，赶紧跟我到外面看看去吧。”说着话老少二位一同够奔外面，该差人头前带路，到了外面一看，不错公馆门首站着一位老者，身上穿着短袖半截蓝布褂，下面半截水裤，穿着一双草鞋，光着双足，头上戴一顶尖顶草笠，白发苍苍须眉斑白。在旁边站着一位半老的妇人，看年岁也有个五十来岁，全都是乡间打扮。姑娘衣服华丽，虽然未擦脂粉，天生秀丽，低垂粉颈，面带愁容。正然观看，就看该差人用手一指说道：“你不是找侯二侠吗，这一位就是他老人家。”差人把话说完，就见老者往前紧走，看了看侯二爷，然后说道：“你老就是那位侯二侠呀，我可不认得你老人家，我们有一个姑娘，名叫白素蕊，他说要禀见你老人家有大事相求，姑娘过来吧，这就是侯二侠。”说着话姑娘走上前来行礼道：“二侠客爷在上素蕊这厢有礼了。我跟您虽然不认得，有个人跟您打听打听，大概您许认得。此人姓郝名文俊别号人称红桃

仙。”这句话尚未说完，侯二爷猛听得后面有人高声叫道：“老人家老人家，这就是我跟你老提的，我那未婚的妻子白素蕊。”这一句话不要紧，姑娘抬头观看，一眼看见了郝文俊，向前紧走了几岁，用手拉住文俊放声痛哭，哭得非常伤感。就在这么个工夫，二爷一摆手连姑娘带张老夫妇文俊全都带到了里面。到了差官房此时也不便给众人引见，姑娘先问文俊：“因何你坠落山涧，未曾伤生？怎样来到了公馆？你细细的说说。”文俊并不隐瞒，就把自己坠入山涧，落在山崖半坡，被荆棘葛藤的支架，得以保全性命。并说：“巧遇丁梦熊，他把我带到龙虎寺，老方丈行者欧子方，待我有一饭之德，又蒙他遣徒送我出离了断龙涧，我这才来到公馆，面见侯二侠，正然在这里备叙一往情由，这么个工夫你们就来了。小姐怎么来到此处？你也从头至尾说一说。”姑娘听到这里，遂把自己看见丈夫坠涧之后的事情说出：“我知道你已然作为涧下之鬼，有心回归天王殿见我的父母，背亲私走未免有些惭愧，倒不如殉夫一死倒觉干净，也可以落一个千古留芳。那时节我撩衣蔽面跃入涧下。”身落水中以后，浮沉漂荡，可就流到了子母河，就赶上打鱼的张老夫妻。天气尚早，他们夫妻趁着早潮前来打鱼，把网撒至在河中，这老两口子，没儿没女，终朝以打鱼为生，今天把网撒下去，老头子往回收网，觉着非常沉重，老夫妇费了不少的力量，好容易把网拉上来一看，可把张老夫妇给吓坏了，原来不是鱼，是一个女子的尸身。要依着老头儿可就要一撒手把他推下去，在后面渔婆说道慢着慢着，你看他这身上的衣服华美，也许是大户人家的妻女，在船上失足坠入水中，你先别忙，我先摸摸他有气没气，倘若是能够救活了，你我绝户，老两口子救人一命，岂不胜造七

级浮屠。说着话渔婆走上前去，用手一摸姑娘的咀，可算凉了，又摸了摸心口，就觉着突突乱跳，渔婆心中欢喜。遂说道老头子，这可真是巧了，我一句话把他的命就保住了，要依着你这个老头子，把他往下一推，这个姑娘就算没了命啦。说着话渔婆把姑娘身躯条顺了，用双手在肚腹之上往上推，姑娘一连就吐了七八口水，工夫不大，就看他慢慢的苏醒过来，微有哼咳之声，渔婆这才把他搀起来，把他的双腿给他盘上，摩挲摩挲前胸，捶打捶打后背，姑娘就算缓过来了，睁眼看了看然后又把眼闭上。过了一会这才说道："哎哟！我怎么会来到渔船上了？"渔婆说道："姑娘你不用害怕，我们姓张，老夫妻两个人以打鱼为生，我们方才撒网打鱼，将你打捞上来。你说说你因为什么失足落水，我们设法救你可也就是了。"姑娘闻听知道自己未死，坠入涧中顺水漂流到此，遇张老夫妇把自己救上了船头，姑娘听到这里点了点头，说道："这位妈妈，我娘家姓白，名叫素蕊，我的爹爹白路冲，别号人称白天王，住在断龙山，我有位娘舅黄志，从中为媒，将我许配京西北高丽营郝文俊为妻，夜晚之间夫妇因为赏玩月景，一时失慎，我的丈夫坠落了水中，我是一时情急，我才殉夫难自投入涧，倒不是我不自惜我这条性命，因我的丈夫受侯二侠所托，到断龙山取最贵重的药品，去救年大人，我家郝郎得着药物，带在身上，没想到连人带物全都坠入了涧中，因此我无心生在人世。"姑娘半真半假，把文俊之事大概说了一遍，把话将然说完，在旁边张老者可就答话了，叫了一声："姑娘，我可是个打鱼的小子，我连一个人也不认的，要是论事我还有个一成二成的见解，听你所言打算殉夫而亡，留芳万古，你那可就算错了。现在你父母在堂，你又没有三兄四

弟，就生下你一人，你要是舍身一死，抛下白发苍苍的爹娘，你可算是不孝，虽然是女儿，父母生育一场也应尽子女之道才对，倒不如你亲自到公馆面见钦差大人，把此事说明，就作为报告他所取的药物遗失，好叫人家另想别法医治，别从中耽误着，倘若日期延长了，钦差等药不到那还了得，虽然罪过不在你的身上，知道的说你们贪玩景致，坠涧身死，不知道的还不一定猜想你们什么呢，我说这个法子你要依着我，你到舱中整理整理衣服，回头给你弄点儿吃的，吃完了我带着你到钦差公馆，找那个侯二侠，叫他给你引见，领着你去见钦差，到了那里也别管侯二侠，也别管钦差，倘若说出意外言语，怨恨你们夫妻，那时你就是死在大堂上面，也算是死得其所。”姑娘一听，倒是有理，遂点头答应，姑娘接着说道：“我落水遇你老二位救活，如同再造父母，此恩此德我无以为报，听说你老膝下并无子女，我有意拜二位为义父义母，不知二位老人家意下如何？”张老儿夫妻一听，直乐得手舞足蹈，举止失措，连连说道：“姑娘我们可真当不起，既然有这分意思，我们老两口子的福气真不小。”要说姑娘拜他们两个人为义父义母，姑娘有姑娘的心思，姑娘打算是这个，既然郝郎已死，自己也不能重新改嫁，又不能回归断龙山，就打着说回去，自己的老娘，倒没有什么说的，自己的爹爹那个脾气，还要意外的责罚吗，就是数说几句，就无颜而生在人间，倒不如拜张老夫妻为义父义母，自己在渔船上面终身不嫁，扶侍张老夫妻，他们死后我再一死，也好报答他今日活命之恩。姑娘正然想着，就听渔婆说道：“姑娘随我到舱里来吧，把湿衣服脱下来，暂且换上我的，我给你烘烤干了，然后你再穿上，回头再给你做点吃的，吃完了叫你义父带着你

赶快够奔公馆。”姑娘答应一声并不推辞，来到舱中，把衣服换下。渔婆把他的衣服拿出来烘烤晾晒，一面做得了饭，姑娘稍微吃了点儿，不过是压压心慌。衣服干了拿到舱中，姑娘换好，将船只拢岸，真要是叫张老者一个人带着姑娘够奔公馆，又怕人家看着不好看，这才托人照看着渔船，老夫妻两个人，亲自送姑娘够奔凤翔府西门内。来到公馆门首，对着该差的把话说明，一提要找山东的侯二侠客，该差的回进去，侯二爷带着文俊出来，两下里把话说明，带到里面差官房，彼此一问各自备叙前情，在场大众群雄听罢，无不点头称奇，就在这么个工夫，在旁边闪过来秋田秋佩雨，用手一指叫了一声：“童贤弟，看见了没有，虽然小夫妇各有惊人的作为，真正叫你我弟兄佩服，赶紧到后面，见着钦差老大人把话回明，求他老人家从中设法维持维持白天王，念其年老无知，被奸人扇惑，免究他的罪名，叫他散众归田，安居度日，就皆因他生下深明大义之女，也可以替父免罪，诸位英雄，你们大家听我说的这个道怎么样？”大家齐说道：“老人家说的甚是有理。”童林这才说道：“老哥哥你在此稍候，我到后面报告钦差。”说着话转身走出差官房，一直够奔后面，来到上房叫人回进去，童林到里行礼说道：“跟大人回，现在外面有这么这么一段事，求大人恩典。”钦差老大人一听说道：“既然如此，你到外面把大众群雄，一干侠客全都请到后面，咱们公同计议此事办法就是。”。童林听到这里退出来，到差官房把大人所说之话，对着众人一说，大家一听全都站起身就连郝文俊白素蕊，大家一同奔后面上房禀见大人。侯二侠把各方面以往从前之事，细禀了一番，钦差把话听完，点了点头看了看文俊，心中暗暗欢喜，要按公事上，我是奉旨的

钦命，他不过是一个平民，按私情说他是我老师宝镜禅师的师弟，论起来我还是郝文俊的徒侄了。他如今冒险入山，巧得莲花露，失足坠涧，死里逃生，要按这行为，不愧是剑客的门人。再说他妻子白素蕊这方面，白氏深明大义，献莲花露以成夫名，投涧殉夫巧遇张老夫妻，这么看起来在场的众人出生入死，不过全都为的是本钦命，幸亏苍天有眼不亏忠孝之人。想到这里遂叫了一声："郝文俊白素蕊，据找想断龙山里面的白天王，聚众谋叛自立王号，本钦命既然知晓，就应当派人前去剿山，将他拿获就地正法，以敬愚顽，今看在你两个人的身上，暂且免究白路冲，可有一样儿，你们那一个入山，将白天王及神刀手黄志，把他二人带到我的公馆，我有话面谕，叫他等离开断龙涧找房居住，改邪归正，散众归山，务农为业，安居度日，你们谁能入山把白路冲叫到我的公馆，叫他放心，我既有言在先，绝不加罪于他，就连黄志也要他一同前来，我还要瞻仰瞻仰他是怎样的一条英雄。"就在这么个工夫，文俊答言说道："跟大人回，不才郝文俊我要到断龙山，前去叫我的岳父，叫他前来领罪。"少爷正然说着，旁边素蕊姑娘跪倒磕头说："小女子跟大人回，我跟我的丈夫，相偕私逃，这一次他要回到断龙山，有人知道他是单人独自来的，我老爹爹见了他必然心中忿恨，一时情急，焉有他的命在，依小女子之意，我们夫妇二人相约侯二侠一同前去，面见我的爹爹，把他叫到公馆，求老大人开恩免罪，我这里先谢谢你哪。"钦差大人听罢姑娘这话，心中暗含着佩服，遂命侯二侠随郝文俊夫妇一同够奔断龙山，他若顺理前来固好，如果不用恩化，侯二侠只管回到公馆报告，本钦命派人前去将他捉拿，以正国法。二爷点头答应，二爷他们三个人这才动

身。老大人一摆手叫张老夫妇暂且在外面差官房等候，等到众人回来之后，另有作用，在场群雄看大人这般举动，心中已然明白八九，遂带领张老夫妇退出上房，一直够奔差官房，等候二侠客侯敬山不表。单说的是郝文俊，小夫妻跟随侯二侠雇了一辆暖车，叫白素蕊坐，侯二爷跟文俊全都步行相随，一直来到了断龙山，在山口外下轿车开付脚钱。三个人顺着山坡往上行走，将然进了断龙山往前走不多远，就见神刀手黄爷由打对面走来，姑娘一看舅舅来了，心中欢喜，高声叫道："舅舅你老往那里去，你老苦命的外甥女现在这里。"黄爷听着这句话心中难过，抬头一看不错，不但看见外甥女，连甥婿郝文俊也来了，黄爷赶紧叫了一声："姑娘，昨夜晚间你们小夫妇往那厢去了，可把你的娘亲他老人家急坏了。派人四出寻找，看见你的绣鞋以及包袱等物，说你坠涧身亡，山中各处全都找到，并无有踪迹，我正打算出离山口到外面寻找你们，不想外甥女来了，连文俊也到了。"黄爷真是喜出望外，走上前来一问，小夫妇两个人并不隐瞒，就把各人的所遭所遇，从头至尾细说了一遍，直说到小夫妻在钦差公馆团圆，年大人念我二人得八宝莲花露有功，特遣派侯二侠，随我二人亲奔断龙山，叫我的天伦和你老人家，一同够奔公馆，钦差大人绝不加罪我的爹爹。黄爷听到这里心中欢喜，回头看了看侯二爷，用手一指说道："姑娘莫非这一位就是山东侯二侠客吗？"姑娘点头说道："不错，正是他老人家。"黄爷赶紧过去行礼，二爷用手相搀，说着话黄爷头前带路，三个人在后面跟随，一直够奔天王殿。来到了里面，天王白路冲正然坐在殿上等黄爷报告，神刀手来至在里面，就把所有的事，对着天王一说，这一来不要紧，把天王吓的魂飞千里，不但

他害怕，就是两旁边四大军机，八大朝臣军师吕教兴，狼狈李吉，全都来了遛之乎也，逃之夭夭，远奔他乡，逃窜性命去了。白路冲一时间，还真没看到，神刀手黄爷看得明白，这群小子们，无故陷害良人，以后能改恶向善，或能保住性命，如其不然定有报应。黄志遂叫了一声："姐丈，你看见了没有，终朝每日坐朝，文武陪伴极尽人间这荣耀，今天一闻你老人家事败，全都不辞而别，杀剐罪死任你一人去受，可见得他等众人，有意起哄陷害你老人家，要说知已知近，还是咱们，我是你的妻弟，这是你的姑娘，这是你的女婿，亲的热的还得说是至戚，遇事才能够不避刀山油锅，也要从中周旋，不用说别人你的姑娘女婿受尽千辛万苦，婉转周折，托了侯二侠在钦差老大人面前讲情，所有你老人家行为不法这事，一概开恩免究。"白天王听到这里恍然大悟，才知道自己数年光景，在山中自称帝号，干犯国法，还算便宜，未曾走漏风声，倒如今虽然事机已泄，有女儿跟我的姑爷，请求侯二侠凭请大人免究，这真是不幸中之大幸，要像我白路冲累世大贾，家业豪富，倘若因此身被国法，祸及满门杀灭九族，就是死后落个叛贼，有何面目见我死去的祖先。白路冲此时如梦方醒。在这么个工夫，侯二爷用手点指，叫了一声："白老员外，事到如今你也不用发惧，你与神刀手跟我一同够奔公馆，面见钦差老大人，只管放心，大人不过是当面嘱咐你们，嗣后对于世事要把眼光放大，判明真假方不再受奸人的蛊惑，从此以后，要你安分守己。"神刀手黄爷准知道没有什么祸事，倘若问罪严拿，绝不能打发侯二侠一人前来，当然要派群雄带官兵前来剿山，无论是谁一个也不能漏网，今天既然是侯二侠单人独自至此，绝没有什么危险。神刀手黄志催白路冲赶

紧走，一同够奔公馆面见钦差。说着话众人收拾，白天王还真不含糊，他一看神刀手黄志如此英勇，竟能不避刀斧，随众够奔公馆，我到了这个时候，就是死也算是分数当然，罪有应得。白天王叫神刀手黄爷够奔后面把所有一切事跟黄氏老太太说明，省得咱们大家走后，他不知旧里事出意外，反为不美。黄爷一想对，说了一声侯二侠老人家在此稍候，我到后面去去就来，黄爷来到后面一看，早把个黄氏夫人吓得如醉如痴，丫环仆妇口口声声都说，钦差年大人派官兵前来剿山，文武群臣全都逃走，黄氏听见这个信还能不害怕吗，自己正然要想法子了却生命，免得身受国法。这么个工夫黄爷来了，把所有一切事对着姐姐细说了一番。说道："你老只管万安，所有的罪名姑娘姑爷已然托侯二侠在大人面前求情，钦差绝不深究。"黄氏听到这里才稍稍的放心，遂问道："这事就这么就算完了吗？"黄爷答言："我等跟随侯二侠不过到公馆去去就来。"黄氏点头。黄爷退将出来，到了前面跟着白天王，侯二侠，就连文俊夫妻一同下断龙山，照样雇车给姑娘代步，大家一同够奔公馆。来到公馆门前先到了差官房，到了里面回明，把所有的众人让进去。在场的群雄一看白天王到了，留神细看，白路冲须发斑白，形容惨淡，面带惊惶，在旁边站着垂手侍立，黄爷也是一言不发，侯二爷用手一指，先给这位黄爷给大众群雄引见引见，一提人家的师哥，天现太平庄石凉湖，神枪镇八方段登段宏亮，彼此都有交情，然后大家相见。见毕众人归坐，另外找了一张桌叫姑娘跟他父亲坐在一处。侯二爷向着童林说道："海川你到后面回一声，就提断龙山天王白路冲，神刀手黄志俱都到齐，候他老人家的示下。"童林闻听点头答应，转身够奔里面见了钦差大人回明。

大人一听说道："先把神刀手黄志请到后面，他既然能深谋远虑，软化断龙山，预防众生涂炭之灾，暗遣能人远离，有此智慧，绝非是俗等，我要瞻仰瞻仰他。"童林答应把黄爷陪到后面，一同来至在上房，童林向上一指，叫了一声黄志，这就是钦差老大人，黄爷一听赶紧行礼向上磕头说道："钦差老大人在上，罪民黄志给你老人家磕头。"钦差闻听，随着一摆手，叫了一声黄义士请起："我听侯二侠跟我说，断龙山这场事多亏黄义士，若非有你在从中暗消，还不定闹到什么地步，这曲突移薪之谋，得说是为国除患。"大人又稍微问了问白天王在断龙山的经过，黄爷并不隐瞒，就把他受人蛊惑，终朝每日类似疯魔，一群无赖之徒，相随起哄，虽是私立王号，倒没有攻城夺寨扰乱地方的行为。大人听到这里点了点头，遂又吩咐了一声，把这位白天王叫进来我看看，不问可知这个人一定是举止非凡，要不然也不想着做人王帝主。手下人答应一声转身出去，够奔差官房，叫白天王到后面。大众群雄一听站起身就要陪着白天王往后走，老人家镇东侠向大家说，且慢，白天王乃是叛反国家的要犯，就是这样去见钦差，未免与情理不合，现有凤翔府的官人在此，还是叫他暂且避避屈，把粗重的刑具戴上，然后见了钦差，也好说话，总算是知罪服法。众人一听对，遂吩咐凤翔府的差人，取过来上下手的家伙，大锁链一根把天王用家伙靠好了，众人围随亚赛众星捧月相彷，一直够奔后面。来到上房帘栊挑起来，群雄雁排翅侍立在两旁，把天王带到里面跪倒身形，向上磕头，钦差老大人看着，吩咐一声说道，来暂且把白路冲的刑具打落。钦差叫了一声，白路冲抬起头来。钦差看了看长得倒是慈眉善目，银髯飘洒白苍苍的发际，不过是满面愁容，钦差老大

人在座上用手一指，叫了一声白路冲："像你这么大的年纪，家道豪富，规规矩矩安分守己，不失你平生个人天福，有谁知你福薄德浅，不能坐享饱暖，异想天开要做人王帝主，称孤道寡，犯国法王章，按你所作所为，今日被本钦命将你拿获，秉公办理，把你凌迟处死，灭门九族。今我看在你的女儿白素蕊，女婿郝文俊，你的妻弟黄志，他等三人分上，暂时免究，从此改过前非，散众归田，火焚断龙山，在家中安分度日，倘若再有意外的行动，被我查出我是绝不宽容。还有一说，你的女儿殉夫投涧，上苍有眼，水中遇救，若非张老夫妻焉能得活，那张老夫妻本是孤苦零仃，无儿无女，终朝每日以打鱼为生，你看在他对于你的女儿，有活命之恩，你要多多周济周济他，将来好作为他夫妻的养老之资。"白天王闻听大人这么说，说道："老大人在上，小人一时愚蒙无知，受了匪人愚弄，险遭弥天大罪，今蒙大人开恩，小人是件件应从，张老夫妇如果愿意，与我家同居，一切供给要与我夫妻一般相待，如果不愿同居，我割田五十亩文银一千两，以为他养老之资。"大人听到这里，遂把张老夫妻叫过来，告诉他们白天王自己情愿割地五十亩，白银千两，谢他们夫妻搭救他的女儿活命之德。张老夫妻谢过大人，又谢了谢白路冲。穷人骤得一千银子五十亩好地，不由得心中喜乐非常，这也算好心自有天加护，善得善报。老大人遣派黄志，跟随白天王到断龙山，把所有一切善后，全都办理完毕，还得请黄志回归公馆，效力当差，姑娘跟着他的天伦回家，郝文俊见着他姑母郝氏，带着蒋雄一同移居到白天王的家中，单等事毕，带着姑娘回归京西北高丽营孝养婆母娘亲，所有一切用费，自有白路冲一面承当。大人把话全说完了，一摆手众人退出了

上房，这个善后可就全都在黄爷身上了，什么白天王搬家，火焚断龙山，黄爷全都一样一样的办理。文俊见着姑母，把话说明，大家移居到岳父的家中，嗣后再一同回归高丽营，黄爷单等诸事完竣再回公馆，此时暂且不表。张老夫妻取了地契银两，欢欢喜喜自去另选地点买置房屋，也不必细说。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九回

年钦差凤翔遇刺　镇古侠公馆擒贼

单表的是年钦差，把所有的一切事情全都办理清楚，这才传唤凤翔府的知府刘汉鼎。刘大人来至在里面，身穿公服向上请安，年大人一摆手吩咐旁边坐，刘大人含笑说道："老大人的目疾痊愈，皆都是四川成都府饥民的感应。"老大人闻听一笑，叫了一声："贵府，把外面所有应用执事人等，全都预备齐毕，本钦命住公馆歇马三天，四天早起我要起马动身"。刘汉鼎闻听，双手抱拳欠起身躯说道："是是，卑职遵命。"大人一摆手，刘知府告辞。此时天已不早，大家用过了晚饭，童林分派老少各位群雄，前后保护大人，恐怕断龙山的馀党，夜晚之间来到公馆，不利钦差，不得不加小心，严加防范，以免万一之虞。书不可重叙，一连三天钦差老大人的目疾复旧如初，遂吩咐杨有芝杨师爷，把凤翔府的经过，以及各出力的人员，全都缮写清楚，大人过目用印装硬木匣内，派人送往北京城朝廷之中奏事处，单等当今御览论功升赏。第四日清晨年大人起床梳洗，在场各位侠客，一干群雄，全都收拾齐毕，外面凤翔府的知府刘大人，身穿官服来到里面，禀见大人报齐。钦差大人点了点头，这才来到金牌旨意的近前向上磕头，群雄朝拜圣旨，就连知府刘大人也照样行君臣大礼，礼毕钦差老大人亲自捧旨意金牌，上方宝剑，走至在廊檐下，有从人接过去，放在黄亭子里面，鼓乐喧天，全付执事，鸣锣开道，金瓜钺斧朝天镫指掌权横，紧跟着就是鞭牌

锁棍，钦差老大人升了大轿，轿起往前行走，两旁边有凤翔府的官人官军，全都手持打马藤鞭，哄赶闲人，所有的各位侠客，全都围随在大轿的两旁，其中成了名的侠客，那就算太多了，内中有北侠客秋田秋佩雨，镇东侠侯振远，二侠客侯敬山，镇东方宋文元，云中侠何乃中，九尾宗彝世界妙手司徒朗，镇西方马龙元，金头寿星宏勋，就是石爷他跟两个徒弟未曾在场面，就是皆因他们现在东凤庄养伤，此时大先生方奎也在其内，这里那一位王十古老侠客，他老人家可跟大人告辞了，回广东龙门县去了。在场的小弟兄们是一位不短，在钦差老大人大轿前面打顶马的，非是别人，正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坐在马上脚尖点镫，威风凛凛杀气腾腾，后面跟马是刘俊。大轿两旁是杨小香，杨小翠，司马良，夏九龄，挨着轿杆的两个人，病太岁张方，蛮子孔秀。大街两边五百名武泛官军，对子拉开了，由打城里直排至在城外。两名守备率领，总镇彭应龙跨着马往返梭巡，为的是保护年大人，平平安安只要是出离了凤翔府境，那就算卸了千斤重担。话说年大人，心急似箭传出话来，顺着西门够奔关厢，所有百姓观看大人这一份态度，无不赞美。前面的执事黄亭子，已然走出了西城，童林骑马在前面，堪堪离着城门切近，就在这么个工夫，猛然间由打南面有个饭馆，字号是六合居，门前站的人位不少，也有他们饭馆里面的人，也有看热闹的，堵满了门口。忽然间就见上面楼窗户一开，由打上面下来一个人，飞也相似，手中擎着一口明晃晃的鬼头刀，够奔童海川的脖项，带着风声往下便剁，童林正然坐在马上抖擞精神往前行走，猛然间觉乎着刀到了，要想躲避，这个地方可不是故作险笔，刀来的太急，也搭着童林未加防范，刀就来了，事

出在仓卒之间，双手一拢马缰绳，往后一坐劲，就凭童林那个膂力，马往后面倒退了两三步，海川双腿一蹦往后一躺，这手工夫名叫铁板桥，这也就是童林，别人还真办不到，身形尚且未能躺稳，耳轮中就听叭咚一声，明晃晃的鬼头刀，刀断了马头。说时迟那时快，童林双腿一踹镫，用了个云里翻的跟斗，叫作燕子穿林，将身纵到了平地，此时马的尸首已然栽倒，鲜血崩流。童林留神观看，就见对面站着一个人，五短身材，项短脖粗膀阔腰圆，身穿青绸子裤褂，脚底下洒鞋白袜，打着花裹腿，青绸子大褂在腰里围着，往脸上观看，青绸子绢帕罩头，青虚虚的脸膛，圆方脸两道环儿绞的眉毛，怪目圆翻，大秤砣鼻子，菱角口通红的咀唇，连鬓络腮的胡子碴，手中拢着一口金背鬼头刀，一刀把马头剁断。就见他那个意思，情知不好一摆手中刀要往外闯，两旁边所有看热闹的老少不等，一看这般光景，齐声喝喊，哭声震地。就见他把刀一摆，杀入人群之中，不管黎民百姓，那叫撞上死碰上亡，往前正然冲杀，猛然间由打前面总镇彭应龙挡住去路，在马上用枪点指，说道："咳，青天化日竟敢持刀行凶，好你胆大的强人，本总镇在此，看你往那厢逃走，接枪"。话可是这么说，彭大人可不敢用枪把他扎死，枪虽然可扎不奔致命处，这个小子一看彭总镇的枪到了，够奔自己的肋下，赶紧脚尖点地，往上一窜，泰山压顶里手一刀，要说这个动手，马上步下可就差的太远了，马上的将军，当场动手讲究的是马打盘旋一来一往战多少回合，步下是窜高纵矮，陆地飞腾，非常便利。刀到了就听带定风声，彭大人一看他的意思，打算用大枪横梁架海往上一崩，说时迟那时快，一个横枪不及，这口金背鬼头刀斜肩带背，耳轮中就听叭哧一声，鲜血崩流肠

肚皆出，顺着马上死尸倒卧埃尘。可惜这位总镇彭应龙，这就算是为国事捐躯。那匹马往前撞踏，可就走下去了。就在这般光景，两旁边的武汛官军等，一看可了不的啦，贼人胆大包身，刀劈了总镇。官兵往上一围，别叫他走了，彭大人已然当场亡命，把他拿获就地正法，就见他手中摆着鬼头刀，不亚如削瓜切菜一般，两旁边叫苦哀哉。那位说，就凭一个人就能杀这些人吗，年大人手下随行的委员，就连童林他们都干什么去了。他们有他们的事，贼人既然刀断了童海川的马头，所有的众位侠客，不敢离开年大人大轿的左右，因为什么呢，原不知道贼人一共有多少，倘若一拥齐上，馀党过来，不利大人那还了得，就连童林双手一叉，瞪眼观看，贼人如此猖狂，未免心中有气。众位侠客将然怔神之际，猛然间哧的一声，由打人群中纵出一个人来，毛毛茸茸手持军刃，照定饮差老大人大轿便刺，在场的众人，正然出神往前面看，未能留神，他已然把枪递进来了，这一来可把在场的群侠给吓着了，说时迟那时快，就在这般光景，猛然间听见有人哎哟，小子你的胆子真不小，竟敢拦路行刺钦差，我看你往那厢走，说着话当的一声，打出一个铁球来，对准了对面的贼人胸前，耳轮中就听砰的一声，贼人翻身栽倒。你说也奇怪，这个铁球打在贼人的身上把贼人打倒了，铁球一面蹦，伸手一抄，仍然抄在手内，连连喧嚷哎哟，可了不的了。这是怎么说的，就见他三晃两晃，连窜带跳，霎时间踪迹皆无，在场的众人连模样都没看见，大家留神细看，就是那个打倒的贼人，手持军刃爬起来往西可就跑下去了。各位侠客，始终也没敢离开大人的大轿左右，前面有人持刀，刀断童海川的马头，后面有人持军刃行刺，从中还有用球打倒了贼寇，大

众群雄一个个全都摸不着头脑。此时可就把这位知府刘大人吓坏了，手里持着大帽子，在钦差大人大轿前行礼，说道："大人在上，卑职刘汉鼎参见大人。"年大人一摆手，叫了一声："贵府免礼，这也不算什么，这总算是治理地面有功，拦轿行刺刀劈总镇，这都是安善的良民，这场事不用贵府，就是本钦命也担不起，传话暂时转道回归公馆，拿不着贼人，绝不起马。"刘大人连连称是，往旁边一闪身，黄亭子以及各执事转回头来往回走，到了公馆落坐，群雄两边侍立，大人说了一声：来，传凤翔府。工夫不大，刘大人到里面禀见钦差，大人叫了一声："贵府，到外面调查，究竟贼人手持军器杀死多少军民人等，死者用棺木盛殓，伤者延医诊治，总镇彭应龙赶紧知会他家中的亲丁，前来领尸，无论花费多少银两，暂时由打你府中执办，事后我另有章程。"刘大人点头答应，转身退下，年大人换便衣退归暗间暂时休息，在场群雄各位侠客，一位位都现出一种不好看的容颜，面面相观。

工夫不大，年大人由打暗间，把衣服换毕，走将出来叫了一声："海川，方才起马之时，我已然看得明白，贼人刀断你的马头，拦路行刺，你们在场的群雄各位侠客，那一位认识这两名强人，然后设法追究，将他拿获，也好给被害的军民报仇雪恨，如果跟那位有瓜葛，只管明言罪在他一人的身上，绝不连累旁人。"众位闻听大人这一问，一齐说道："我等不知，俟后慢慢的调查可也就是了。"大人闻听此言，往各处观看，就见镇东侠老人家，身背后站着一位年迈苍苍的老英雄，看那个样二目出神，一语未发，大人看罢用手一指，说道："你老人家要是知道，只管明言，如有瓜葛本钦命设法周旋可也就是了。"这位老英雄闻听大人这么说，只可走上前来，

抱拳当胸，说道："既然大人这样说，我就算抖胆了。"众人留神观看，答言者非是别人，正是东凤庄的大先生方奎。老头子心中难过，暗想道，我要是不来送钦差老大人起马，这场事我怎么会赶上，我既然知道，要是不说，有人调查出来，我就算是知情不举，虽然老大人看在各位侠客分上，不加罪于我，我也算违背天职义务，这场事我要不在场，那也就算罢了，既然老大人说了，罪在一人不连累别人，想到这里无法，遂即向前行礼说道："大人，要说手中擎鬼头刀，项短脖粗穿青衣的那个人我倒是认得，我跟他的二叔交称莫逆，又结为兄弟，我这兄弟姓贺单字名建，别号人称金睛虎，也是一位老镖行，面今已经上了年岁了，现在花甲已过，保镖积下几个金钱，在家中安分度日，以乐晚年，倒是安分守己。现在擎着鬼头刀，刀断海川马头者，名叫贺超，有个外号人称铁背金蟾，既然是这个小子行凶，倒不如方奎请两位侠客帮忙跟我到贺家林，贺建的家中打听，如果小辈他在哪里，伸手捉拿就地正法，也好给被害之人冤缘相报。"钦差老大人手拈墨髯点了点头，说道："老英雄听你之言，金睛虎贺建当然是好人了。"方奎闻听微然一笑，说道："贺建虽不敢说是好人，反正是奉公守法没有轨外之行，凡是我的朋友亲戚，如果行为不正。我绝不理他，既然跟我交称莫逆，大人明鉴，他要不是好人，焉能跟我终朝相聚。"大人闻听点了点头，说道："但不知贺家林离此多远？"大先生接着说道："贺家林就在我的东凤庄十二里斜看东南。"钦差老大人听到这里说道："天下英雄各位侠客，你们那一位肯帮忙，跟随方老英雄够奔贺家林，打听贺超的下落？"这一句话未说完，旁边有人答言："跟大人回，我跟大先生走一趟。"众人留神观看，答言者正

是侯二侠。这个地方可得论交情，大人说话之时，二爷早就把主意拿妥，心想：要按我们众人之中，论交情那一位也盖不了我跟海川，所有的群雄，全都是由打我们弟兄里介绍，童林虽然年青，对于我侯杰有好处，我们在地坛相遇，弟兄交手，海川能成全我这一轮明月照九州的名誉，我心里头非常感激他，今天这场事是我兄弟的，在场各位群雄那一位能盖的过童海川，再者说所来的英雄，并非是为保年钦差，不过就为暗助童贤弟。故此大人一问，侯二爷赶紧答言，二爷将然答话，旁边有人接着说道："好，既然二弟愿去，我也走一趟。"众人留神观看，说话的主儿正是秋田秋佩雨。大人看了看，说道："好，二位侠客跟随方大先生够奔贺家林，前去打探贺超的下落，本钦命才能放心。"说着话正然要走，外面知府刘大人，已然把诸事调查清楚，前来回禀钦差，走上前去先给大人请安说："卑职跟大人回，奉大人之示，命卑职调查外面贼人行凶的经过，卑职已然调查明白，贼人杀死的官军三十七名，受伤者六十五名，总镇彭应龙被贼一刀亡命，百姓之中死三名伤二十六名。"大人听到这里，紧皱双眉，暗想道三十多条人命受伤的不下百名，这一场事倘若被当今圣上知晓，还不用说凤翔府就连我这个奉旨的钦差，我也未必担架的了，想够多时叫了一声："贵府，死伤之人应埋者埋，应治者治，由你一人担任，单等凶手拿获，再给他们报仇雪恨。"刘知府点头答应，请了个安撤身下来。

不表刘汉鼎，单说这三位。大先生方奎带领着侯二侠北侠两个人，辞别年大人，三位动身，由打公馆出来一直够奔东凤庄，绕走贺家林，十几多里地，遛遛达达就到了。就见前面黑暗暗雾沉沉一带的庄村，密扎扎的树林，正然走着就

见大先生用手一指，叫了一声二位贤弟，这就是我盟弟贺建的住所，这个地名叫贺家林。说着话老三位穿林而过，留神观看，东西的大街，他们由打西街口进来往东走，路北的大门，一字墙的门楼，大门紧闭，靠东边是个深胡同。大先生叫侯二侠跟北侠在对面等侯，大先生走上台阶，轻轻的手打门环。工夫不大，就听里面有脚步声音，伸手撤阡管，门分左右。大先生往里观看，就见里面站着一个人，长得好看，身量不高约在五尺，身上穿白绵绸裤褂，外罩灰色绸子大褂，脚底下青缎子福字履，高腰白袜，腰里扎着一根绒绳，往脸上观看，赤红脸膛，年岁倒不算甚大，脸上的皱纹不少，贲搂头，深眼窝子，一双浓眉，两只金睛，酒糟的鼻子，厚咀唇，一双大耳，连鬓络腮的花白髯，花白的剪子股小辫儿，大先生一看认得，非是别人，正是自己的盟弟贺建。贺爷一看说道："我打量是何人，原来是老哥哥，里面请吧。"大先生一摆手，二位侠客，随着大先生一同来到里面，贺爷把二位老英雄陪到厅房，向里面宾主落坐，大先生用手一指北侠，叫了一声："贺二爷认得吗？"贺爷说："哥哥你给指引指引吧。"大先生遂说道："这就是我常跟你提的宣化府秋林寨，秋田秋佩雨。"老二位彼此行礼，贺爷抱拳说道："久闻老侠客大名，如雷贯耳，今日得会尊颜，真乃三生有幸。"又给侯二爷指引指引，然后大家落坐。贺爷问道："老哥哥您今天怎么这么闲在来到我的家中，再者说他们老二位跟着年钦差协力帮忙，怎么会你们老三位来到我贺家林，难道说有什么事吗？"大先生闻听此言，先往各处看了看，屋中并无别人，要说贺爷过这份日子，真得说俭朴，幼年间在镖行之中积蓄几个钱，此时年老，在家中纳享清福，对于日子不敢耗费，连个手下人也

舍不得雇，北为上三间厅房，两旁边并无厢房，东西的箭道，后面还有一个二道院，北上房三间东西各有厢房，后面就是内宅。还有一个儿子，名叫贺彪，年方八岁，他还是老年得子。方大爷看罢低言悄语叫了一声："二弟，我跟你打听打听，你可要实话实说，如果是实，我给你设法维持，绝以不能叫你跟着被累。"二爷贺建听到这里微然一怔，叫了一声大哥："你我兄弟交称莫逆，无论什么话，没有碍口的，今日何出此言，有话您只管明言，只要我知道，我当然是实话实说。"大先生听到这里点了点头，遂说道："你那个侄儿贺超他来了没有？"贺二爷闻听随着一怔，叫了一声："各位兄长，不错小冤家他来了，不但来了，他其中还有事，他是这样这样来的……。"书中代言，要提到这个贺超，这小子无恶不作，心狠意毒，人送外号铁背金蝉，就因小子行为不正，本族人等这么一挤兑，把小子就逼出了陕西，这个小子在外面闯荡江湖，就凭手中一口刀，还算是不错，把名誉也振作起来了，对于行为上也稍微的改了一点儿。后来他一打听本族之中，有他一个五叔，在云南八卦山九宫连环堡，为第五座的庄主，名叫贺勇，号叫建章，外号人称火眼金睛璞，因童海川捉拿盗宝的二小，试艺五绝在八卦山，三位庄主逃往玲珑岛，战船动手，贺五爷当场亡命，这个信息，可就被贺超得去了，贺超一想贺勇是我的族叔，虽然非亲枝近派，总算是共祖同宗，我得想个法子，给他老人家报仇。知道的仇人那就说是童海川，他要不反对八卦山，五叔焉能亡命，把主意拿定，打算给他的五叔报仇，赶等他到了云南，童海川已然押着差使够奔北京城，自己心中一想，怎么这样不凑巧。后来他到了北京城，到了安定门北城根富贵巷，进了巷口，跟人打听童林

的住宅，到了门首，叫人往里回，老总管回说家主爷出外访友已离家月馀，贺超问多怎回来，说行无定所。贺超无法，只好在北京狂了几天，九门八条大街各处看了看，倒是京城都会，天子所居之处，果然是热闹整齐。贺超逛了几天，自己一想倒不如够奔陕西回趟家看看老亲旧友，现在说话，我跟从前大不相同，闯荡江湖十数年，人人皆知我铁背金蝉，这一次回家当然有一分荣耀。他这个回家又不忙在一时，在道路上顺便访访朋友，各处盘桓盘桓，游玩十天半月的，不知不觉在中途可就把年过了。到了来年三月，他听人传言，北京城蟠桃宫三月三有一场亮镖会，自己不由得后悔，要知道三月三亮镖，还不如住在北京城呢，虽然说各镖局子跟咱们没有什么瓜葛，可是开开眼在旁边看看也是好的，有心还要往回赶，又一想亮镖不过是一天，我要赶不上岂不是徒劳往返吗，他可就把有意够奔陕西凤翔府，到贺家林看看他二叔，心思打定了。顺着道路一直扑奔陕西，信马由鞭慢慢往前行走。

书不可重叙，他到了陕西凤翔府西关，正然走着猛然间抬头看见，路北有一家兵刃铺，门前横着一块匾，字号是三间草屋。贺超看罢微然一怔，这三间草屋在我们凤翔府很是出名，听人谈说我可没看见过，今天无意之中，撞上了这个三间草屋，听说他这里打军刃最出名，今天我既然走到这里，倒不如打造一口趁手的军刃，金背鬼头刀。那位说这个三间草屋，打兵刃这么出名吗，这个三间草屋，是康熙年间的，到而今潘阳有个军器铺字号叫一间草房，他的制造是仿陕西三间草屋，现在大凡练武术家要是买军刃，差不多都讲究是一间草屋的。闲言少叙，单说贺超，走至在了三间草屋，迈步

进了屋门，就见由打柜台后面走出一位二旬来往白净面皮，身穿半截蓝布褂，倒是面带忠厚，乐嘻嘻说道："你老买什么？"贺超用手一指人家的兵刃架说道："我买一口鬼头刀。"那个人闻听由兵刃架上摘下一口刀，递给贺超，贺超把刀接过来，左手拢住刀鞘，右手荷定刀把，用力一掣，把刀撤将出来，留神观看，果然打造的非常精妙，头一样刀的式样好看，再说还是锋利无比，贺超看了看叫了一声："掌柜的，刀倒是不错，我使着有点儿太轻，你再给我找一口分量沉重点儿的，"掌柜的接过来把刀还入鞘内，挂至在旁边，又在军刃架上给他捡了一口加重的大扑刀，贺超接过来看了看微然一笑，说道："掌柜的像这宗家伙你就不用拿了，倒不是式样不好做的不好，皆因我手头上稍有点儿膂力，就像这宗家伙还是太轻。"掌柜的一听遂把大扑刀接过来，向着贺爷说道："既然这么说，很重的还是没有，普通的家伙都是这个样儿，你老要再加重，除非是现打，我们这里专门打造金背鬼头刀，金背折铁刀，还有金背砍山刀，这几种军刃是我们这里最出名的，这个金背的军刃，刀背上必须加二十两生黄金，你老要自己有料，我们净要工钱，你老自己要是不预备，我们打得了这口刀，连金价再一块儿算。"贺超听到这里心中欢喜，把包袱打开，由打里面取出来生黄金二十两，当面交明，这才问道要是打一口金背折铁刀得多少日子，金背鬼头刀得多大工夫。掌柜的答言，您要打金背鬼头刀，也就是十天八天，就能打成，要是打金背折铁刀，那可就费事了，最少也得三个月，得取钢之精铁之华，加以锻炼，方能成为宝器。贺超说道："你给我打一口鬼头刀，二十两黄金是我自备，但不知还要多少工资？"掌柜的闻听把算盘拿过来，合了半天，说道："黄金是你老自

备，刀的材料跟工资合到一处，一共是十六两纹银，刀鞘在内，外有酒钱。”贺超听罢遂取出十两一锭的银子两锭，用手一指说道：“掌柜的这是纹银二十两，刀的工银在内，额外给酒资四两。”掌柜的闻听心中欢喜，说道：“这位爷你老真算是开通，归了包堆十几两银子打把家伙，净赏酒钱四两，我替伙计们谢谢啦。”贺超闻听微然一笑，叫了一声：“掌柜的，我给四两银子，可不是为别的，我有两句话要说，不是打一口鬼头刀，十天八天才能成功吗，我给伙计们加四两银子酒钱，倒不为别的也就是要快，日子最多也别过三天。”掌柜的一听一皱眉说道：“我说这位客人，日子太少了恐怕赶不出来吧，”贺超闻听一笑：“我要是知道赶的出来了，我何必给四两银子酒钱呢，我就为的是叫你们连夜赶造。”掌柜的听到这里无法，只可点头，开了一个收条，叫贺爷带着。

贺超把事办理停妥，由三间草屋出来，遛遛达达一直够奔贺家林，来至在贺爷的门首，伸手拍门，里面金睛虎开门一看是自己的侄儿贺超，爷儿两个来到了厅房，贺爷才问贺超你是由那里来，听说你在外面还不错。贺超闻听一抱拳说道：“托你老福，小子在外面就算是不错，小子这一次前来，头一样儿看望你老人家，还有一段大事，跟你老相商。”贺二爷问道什么事？贺超道：“我的五叔火眼金睛贺勇，他老人家在八卦山九宫连环堡，跟逍遥叟混元侠李昆李太极是一拜之盟，身为五庄主，不曾想有韩宝吴璧，两个人夜入宫帏，盗走了国家的翡翠鸳鸯镯，童海川奉旨捕盗大闹八卦山，试艺五绝。我五叔跟四庄主七庄主逃奔玲珑岛，童海川率领群雄攻打玲珑岛，战船上当场动手，我五叔亡命。这么看起来小儿童林，是咱们爷儿们的对头仇人，必须将他拿获，给我五

叔报仇雪恨。我又一想，我自己人单势孤，故尔前来找二叔你老人家，咱们爷儿两个协力相帮，给我五叔报仇雪恨，结果童林的性命。”金睛虎听到这里一摆手叫了一声：“侄儿，要是这么看起来，你们还算是年青，你知道给你五叔报仇，你们枝派还远呢，我跟你五叔是亲叔伯兄弟。他被人结果性命我岂不知，听镖行来往之人传言，你的五叔战船动手身首异处，死的可惨，难道说我就不懂得手足之情吗！虽非同胞也算是亲枝近脉，你们只知道报仇，你们可不知道他是祸由自取。随同四庄主铁背罗汉法禅，七庄主清风过柳夜猫韩忠韩殿远，投奔玲珑岛才招下杀身之祸。就说大庄主李昆真称得起疼兄爱弟，虽然说他们是一拜之盟，比亲弟兄义气还重，他不说辅佐李太极，凡事听他调动，反到违背山规，私投玲珑岛，到而今祸至杀身，岂不是咎由自取。我劝你把这个报仇的心思打消，尚且保全你的性命，如果不听，你也难免非灾横祸，甚至于有性命之忧。”贺超闻听金睛虎所说这话，心中暗想：实指望约请我的二叔他老人家协力相帮。给我五叔报仇雪恨，不承想他老人家胆小情薄，惧怕各位侠客，不肯协力相帮。有他老人家也得给我五叔报仇，没他老人家也得给我五叔报仇，不怕我因报仇亡命，那就算情屈命不屈。他把主意拿定，够时候爷儿两个在一处吃喝，还要到后头院看看他的婶母，看看兄弟。闲话不说，贺超就在贺二爷家里整整住了三天，没事不出门，到了第三天清晨起来梳洗已毕，跟他二叔说道，老人家我到外面取件军刃，取了来回头再回来吃饭。金睛虎点头，他由早饭时出去，直顶到午错未见他回来，正然贺二爷心中猜疑，外面的三位老英雄到了。让到里面大先生一问贺超，曾来此没有，贺二爷并不隐瞒，把前后

的话对着大先生从头至尾细细一说，大先生听到这里，用手一指，叫了一声老二，可了不的啦，今天我把我们三位的来历对你说明。大先生就把钦差老大人动身起马，未出西门由打楼上跳下一个人来，手持明晃晃的军刃，刀断了童林的马头，杀死军民人等，刀劈了总镇彭应龙。“你猜这个人是谁？就是你老那个侄儿贺超。”老人家贺二爷闻听此言，真吓得目噔口呆，好半天没说出话来，过了一会儿，这才接着问道：“大哥，我的侄儿闯下弥天大祸，此事应当如何解决，老人家求你老给我设法谋画，我是当事者迷。”大先生听到这里将要答言，在旁边侯二侠接着说道：“这贺超吗是什么人性，什么举动，我们不知道，你要是一个人服不住他，我们三个人可以给你帮忙。”侯二爷把话说完，在旁边秋田听罢，点了点头，侯二弟这个地方算对了，身为侠客接人待物，就应当秉大义，凡事不让人，如果一念交情，那就算以私废公，违背了天职义务侠义道。北侠正然想着，就见贺二爷说了一声：“列位，既然小冤家惹下滔天大祸，我要说不算，那也是罔然。这么办，既然到三间草屋取刀，才惹下此祸，回头小冤家必来，他要是一叫门，三位老哥哥避于厢房，或者够奔后头院，容我把小冤家让进来，我把他稳住了，他要是没吃饭，我给他预备吃喝，让他多喝几杯酒，咱们以击杯为号，你们老哥儿三个来到屋中伸手拿获，也就是了。”这句话尚未说完，就听外面有人笑，狂笑一阵接着说道：“贺建，你可别怨我不知尊卑老幼，皆因你行事不仁，小太爷我可要告辞了，还有一样儿贺建，你到后面看看，一见便知分晓。”外面有人接谈，里面的三位老英雄准知道是贺超，随着一晃身来到外面，徒手未拿军刃，跟着就是秋田伸手撤剑，末一位是二爷侯敬山，三

位来到外面抖身上房，各处观看，就见头里走的贺超手里拿着鬼头刀，矮下身躯紧紧往前行走，出离了贺宅顺着大道一直够奔正西，三位老英雄在后面紧紧追赶。侯二侠一边追着，一边喧叫："贺超，你这小子，光天化日你还走的了吗！你既然是条英雄，跟我们投首到案，我等绝不难为于你。"贺超在前面跑着，回头观看，在后面追他这三位，一位比一位高，侯二爷所说之话，听见假装听不见，还是照样往前紧跑。

书中代言，贺超由贺家林奔西门里三间草屋前去取刀，进门道了一声辛苦，人家掌柜的一看来了，遂把刀递过说道，您看看这口刀顺手不顺手吧，如果不合适咱们另行改造。贺超接刀撤出来观看，光闪闪冷森森金背鬼头，虽然说不是折铁宝刃，样式做的精巧锋利可爱。贺超不住的说好好，不枉人人都说三间草屋制刀精巧，今日一见才知名不虚传，把刀还鞘，由打腰里头解下包袱，把刀包至在里面，这才由打三间草屋，手里头拿着包袱，走了出来，够奔贺家林回家吃饭。将一出三间草屋的门口，就见街市之上人烟不少，贺超看了看不知道是干什么的。猛然间往对过观看，就见对面有一个小胡同，胡同口上站着许多人位，在胡同里面站着一个人，那个样式吞头缩颈鬼鬼祟祟。贺超看罢一怔，心说这个人这样藏藏躲躲大概他不是好人，待我看看是何如人也。主意已定，手提包袱来到胡同口，一分众人说了一声借光，他由人群中挤到胡同里面观看，就见里面这人他想藏没处藏，想躲躲不了。就见他身上穿着一件老羊皮袄毛朝外，脚底下一双大毡靴，头上戴着一顶卷沿的大毡帽，遮住他的眼目。贺超看了半天细看认得，正是金凤山古刹玉皇顶慧斌的徒弟高飞。这个小子来到这里干什么？还未等贺超说话，就听那个人叫道：

“贺大哥，您到此做什么？”贺超接着说道：“我特此前来到贺家林看望我的二叔。”就见那个人连连点头，凑在近前接着说道：“大哥我这里有一段大事，求您帮忙，咱们这样的交情，可不知道你肯相帮否？”贺超遂问道：“什么事，只要你说出来，我贺超当然尽力而为。”高飞闻听点了点头说道：“你随我到这里来。”由胡同出来顺着大街一直往西，道路两旁看热闹的人位不少，他们哈着腰在众人的后面往前走，贴着南面往前走够多时，堪堪走到西门的城门洞，就在路南有一个三间门面带楼的饭馆，字号是福盛园。高飞拿手一指叫了一声：“大哥，咱们哥儿两个就是这里吧。咱们吃个便饭。”两个人进了福盛园，将然到了里面，伙计用手一指，说道：“二位爷台上楼吧。”两个人并不答言，手扶扶手顺着楼梯上楼。两个人来到上面，一看此时天色尚早，上面连一个饭座都没有。两个人就在靠着北面窗户头里的一张桌对面落坐，伙计过来擦抹桌案，摆放杯箸筷碟来了四个冷荤两壶酒，两个人喝酒谈话，酒喝完了再要饭菜。贺超向着高飞问道：“兄弟你因何愁眉不展，难道说，有什么事吗？”高飞听到这里，未曾开言先长叹了口气，叫了一声：“大哥。”低言悄语，就把自己的所遭遇，从头至尾细说了一遍，直说到自己的老师慧斌亡命，自己投到断龙山，献八宝莲花露，求天王白路冲护庇。又谁知从中有个神刀手黄志，把我的八宝莲花露留下，用言语讽刺于我，我恐怕受他人的暗算，忿气出离了断龙山。有心豁出自己这条性命行刺年羹尧，给老师报仇，反对这一干的侠客，又一想连我的老师，尚且不能与他等作对，何况于我只身一人呢，但我怀仇不忘，时刻在心，又无机可乘，今天就算是天假其使。又说：“大哥我告诉你，你看外面这些男妇老幼人

等，在大道两旁边由城里排到了关外，你老知道这是看什么吗？”贺超摇头说了一声不知道。高飞一笑说道：“这就是贼官年羹尧，诸事办理完毕，目疾已好，要动身够奔四川。今天我借着大众闲人乱乱哄哄之际，我要打算给老师报仇，行刺年羹尧，方才我在小胡同之中踩道，恰巧被大哥你老看见了，今天这场事我要求你老帮忙，不知哥哥意下如何？”贺超听罢也是咬牙痛恨，说道：“大弟怎么还说求哥哥呢，你的仇人就是我的对头。”高飞听到这里点了点头，问道：“大哥你老是多怎到的，到这里有什么事？”贺超也是长叹一口气，就把自己的五叔贺勇，在玲珑岛战船上面，被童林相约各位侠客当场动手，我之五叔一时失神，被北侠一剑结果性命。而今，我怀恨在心，我在外面得着这个信，我就有心报仇，怎奈孤树不成林，单丝不成线。我这才来到凤翔府贺家林，找我二叔金睛虎，把我五叔被杀情形，对他老人家细说了一遍，求他老人家帮我一个忙，先找童林后找北侠，给我的五叔报仇雪恨。又谁知我这二叔不念义气，他老人家置若罔闻，他老人家既然不出头露面，不过等机会，凭我只身一人这个仇也得报。今天我这是到三间草屋前去取定打的军刃利器，以后慢慢的再找童林北侠报仇。高飞闻听一笑叫一声：“大哥，这个事可算是巧，方才我不是跟你老提了吗，今天正是年羹尧起身的日子，所有一干的侠客，一位也不短，你老要打算结果童林北侠的性命，那就算易如反掌，因为什么呢，他等起身绝不防备，只要他一时粗心大意，取他项上人头不亚如探囊取物。”贺超听着有理，点了点头两个人计议明白，遂叫伙计预备饭菜，二人把饭用毕，高飞叫了一声：“大哥，既然你老有仇人，我也有仇人，我可就不用请你老帮助于我，不

过我们两下里双关照，两下里走着别在一处同行，要在一处走，这也不是长他们的威风，减我们的锐气，我们可赢不了人家。依我说你老就在这个楼上别动，我走开因为我的地理比你老熟，我找僻静所在拦轿行刺，真要把年羹尧刺死，就是被获遭擒，身受国法，我死也对得住我的老师。”贺超一听高飞他说的这个章程有理，遂点头答应，高飞收拾俐落，由打福盛园出去单找隐身地点不表。单说贺超一看高飞走了，故意的又叫了两壶酒两样菜，他那里是喝酒，不过是耽延时间而已。自己暗自思索，这可是天赐我成功，真要像高飞所说的言语，我在楼上跳下去，给他来一个攻其不备，摆手中鬼头刀先把小儿童林，结果性命，回头再与老匹夫秋田算账，这就算给我五叔他老人家报仇雪恨，也叫我二叔他看看，还是俺贺超，不枉是一条英雄。越想越乐一边喝一边等候，工夫不大，就街市之上闹闹哄哄，原来是凤翔府的官人，奉知府大人所差，知会两旁边各买卖铺户，所有临街有楼的楼窗，一概不准张开这也是凤翔府一份小心，怕的是有匪人隐藏，拦轿行刺，各铺户全都是紧闭门户。贺超他紧挨着楼窗坐着，过了好半天，听外面锣声响亮，就知钦差年羹尧起马动身，贺超隔着楼窗往外观看，前面是金瓜钺斧朝天镫指掌权衡，越过了前面的执事，后面就是钦差的大轿，在轿后有一干的侠客，也有银髯的，也有花白髯的，一个个全都是精神抖擞，威武庄严。猛然间一眼看见轿前一人，坐着匹高头大马，紫巍巍的脸膛，贺超一看不问可知，这就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看见童林可就想起他五叔的仇来了，把包袱打开了取出金背鬼头刀，刀鞘包袱往腰里一围，说时迟那时快，手擎军刃启楼窗。伙计一看吓得浑身立抖，体似筛糠。贺超推开楼窗住下

面一看，童林正行至在他的楼窗下，贺超手中擎着这口刀度量远近，纵将下来。也就是童林，要换个别位早就一刀杀死，贺超这才摆军刃乱杀军民，刀劈了总镇，出离了西关，落荒而逃，走出十几里地，可没敢公然回家，恐怕回到贺家林给自己的二叔贺二爷引狼入寨。这小子还算伶俐，跑到树林里暂时休息，稍微的沉了沉这口气，晃身出了树林，各处观看，幸喜无人追赶。他这才绕道够奔贺家林，赶来到了贺爷的门首，他还不放心，又回头看了看，实在后面无人。将要拍门呼唤他的二叔，这就算是贼人心多，他一想不好，当真要是有官人认得我，到我二叔这里等候，我一进门把我引诱到里面，他们捉拿我，那不就算易如反掌吗，我要在此处落网，我还不如不逃呢，我可不能不留神，倒不如我不叫门，越墙而过。主意拿定，四外观看，时逢洽巧，并无来往行人，身形一纵，纵过了大墙，到了里面厅房，侧身观看，就见里面二叔跟几位银髯的老者说说讲讲，正是谈自己这段事。白髯老叟之中从中就认得一位，东凤庄大先生方奎。贺超看罢不由得心中暗恨，不问可知，老儿方奎他泄机，由打公馆带来的羽党，到我二叔的家中前来等候于我。可有一节我的二叔他就不对，你我既是一祖同宗，你就该护庇于我才是，反要陷害于我，这可不能说我不对，皆因你行事不仁，我要是打这里一走，未免太便宜你等，倒不如到后面将他的妻子杀死，以示惩戒，看你嗣后做事如何。他把主意拿妥，一直够奔后头院抖身形跳下来，到了上房门首启帘栊叫了一声婶娘，这句话未说完，由打暗间走出来八岁的兄弟，名叫贺彪，小孩儿看了看是贺超，叫了一声哥哥，你叫我母亲有事吗，贺超看看孩儿，有心不把他杀死，恐怕他日后长大成人，替母报仇，

是我心腹大患，想到这里不得不如此，呛啷一声撤出鬼头刀，叫了一声兄弟，你可别怨哥哥意恨心毒，这是你爹爹给你招惹的杀身之祸，说着话手里一刀，斜肩带背，小孩儿的尸身倒在埃尘。贺超将然一发威，就听里面有人问，说话是女子的声音，说道："贺彪哇，你哥哥来了怎么还不让他进来？"说着话探头往外观看，贺二奶奶一看可了不的了，一看自己孩儿死在地下，贺超手中擎着鬼头刀，不问可知当然是被他所杀，二奶奶看到这里，心中难过，用手点指，叫了一声："小冤家，你这样意狠心毒，怎能对得住你自己的天良。"二奶奶嘴里叨叨念念，那个意思赶奔近前要冲着贺超一头撞死，贺超这个小子也真狠，二奶奶将然往前一凑，他一脚踹倒在地，噗哧一刀斜肩带臂，把他婶娘杀死。他这才叫心平气和，转身就走，又一想明人不做暗事，我何不够奔前面知会他们一声。晃身形上房，来至前面，暗中观看，果然几位老英雄正在计议，贺超回来如何捉拿，贺超听到这里有心跳下来，跟他们当场动手，又一想他们人多我人少，单丝不成线孤树不成林，倘若画虎不成反类其犬，想到这里他才高声喊道："贺建，休怨我无尊卑长幼，皆因你行事不仁，我将你的妻子已然结果性命，我要告辞了。"这句话说完了一晃身就走。后面的三位老英雄紧紧追赶，出离了贺家林，顺着大道往前行走，走够多时在前面迎面有水流的声音，是一道白沙江的小江叉，在面前挡住路程，贺超正然被三位英雄追的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一看前面有了水，小子可乐了。我号人称铁背金蝉水性最好，小子回头观看，看了看三位老人家堪堪就要追上，他这才一声狂笑，叫了一声方奎，你们要是英雄，跟小太爷一同到水内大战三百合，如果是水内无能，小太爷要告辞了，把

话说完，噗噔一声跳入了江中。方大先生观看，止住脚步，用手撕髯回头观看，二爷北侠用手一指，叫了一声二位贤弟，你来看贺超小冤家已然入了水中，愚兄不习水性，二位贤弟对于水性如何？北侠一摇头，侯二爷一跺脚，叫了一声老哥哥，我们二人也是不习水性。老哥儿三个说到这里，全都是默默无言，只可转身形仍然回归贺家林。来到贺爷的门首，并不叫门，看了看四外无人，一晃身跳到了院中，先到前面厅房观看，未见贺二爷。二侠客侯敬山心急，他怕他看着贺超已走，他惧罪脱逃，遂带领老二位一直够奔后面，到了后面上房启帘栊一看，倒把三位英雄吓了一跳。就见八岁的贺彪死在埃尘，贺二奶奶斜肩带背被人杀死，躺在血泊之中，贺二爷一见痛恨交集，就背过气去了。大先生这才把贺二爷扶起来，双腿给他盘上，摩挲前胸，捶打后背，老人家连连呼贺二爷，叫了好半天，他这才清气上升浊气下降，一口浓痰吐将出来，微翻二目，老头子心中难过，热泪滚滚洒胸怀，好半天这才叨叨念念，骂了一声："小冤家贺超，我跟你有何仇何恨，你持刀将他母子杀死，到而今我应当怎么办？"老头子正然叨叨念念，侯二爷在旁边拍着贺爷的肩头，叫了一声贺建："这个话咱们可是这么说，交情由大先生这里论，咱们可算是不错，要论到公事上可不能让人。贺超既然逃走了，最好请你辛苦一趟，跟我们到公馆，见着钦差你实话实说，也好给我们哥儿三个卸卸重责。"偏偏这个金睛虎怯官，闻听二爷说了这话，心中难过，这就算家败人亡，小冤家贺超惹下弥天大祸，还不用说杀死军民人等无数，就是刀劈了总镇，这一案我也替他打不了。就在这么个工夫，大先生接着说道："二弟，事到这个场中，那就得说是无法，贺超一走，我们哥

儿三个回到公馆，面见钦差那就算是无法往上回，既然到了这个地步，兄弟你跟我们到公馆。钦差年大人为官清正，他老人家绝不能把罪名搁到你的身上，虽然你们是同族的叔侄，不是还得说爹作爹当儿作儿当了吗，由打我这里说，你到公馆，无论如何，我也保护你叫你平安无事。”金睛虎贺二爷闻听大先生也这么说，那也就算是无法了，只得点头答应，恐抛露着妻子的尸身，找着钥匙，这才一同走出来把门倒带用锁锁好，钥匙带在身边，跟着三位老英雄一直够奔凤翔府西关，来到公馆，一直够奔差官房，把贺二爷陪到里面。群侠一见三位老英雄回来啦，全都站起身形，接着问捉拿贺超之事，方奎先给众人介绍贺二爷，然后这才把贺家林铁背金蝉贺超杀死婶弟，行凶逃走，我等随后追赶，皆因我等不习水性，被他堕江漏网。方奎说罢，遂又叫道：“童贤弟，你先到后面把贺超逃走，及把贺建带到了馆，听候公大人示下的话回明。”童林点头答应，出离差官房，一直来到后面上房之中，先给大人请安，然后向上回话，把方奎带领北侠二侠往贺家林，捉拿贺超的已往情形说了一遍，然后又回道，方奎已将贺建带到公馆听候大人的示下。钦差年大人闻听此言，遂说道：“既然如此，且将贺建唤来，我要亲自问话，可不许难为与他。”童林答应一声是，一直够奔差官房，就把大人吩咐的言语，对大家一说，众人听罢，都站起身来，陪着贺建够奔后面上房，虽然他是贺超的堂叔，身负重罪，老大人还是真恩典他，并不令他披带刑具。来到上房门外，手下人把帘栊高高挑起，大人未穿官服，仍是便衣，坐在当中，群雄在两旁侍立，大人开言说道：“来呀，把贺建带进来，”此时贺二爷一听大人说带贺建把他吓的战战兢兢，浑身乱抖。有两个

凤翔府的官人架着他那两条胳膊往上走，来到廊檐下跪倒，口称："钦差老大人在上，罪民贺建给大人叩头。"年大人顺着声音观看，就见下面跪倒一人，匍匐在地，大人问道："你就是贺建吗？"贺二爷答道："正是罪民。"大人说道："抬起头来。"贺二爷赶紧向上一正面，大人留神一看，就见贺建年岁约在六旬往来，形容惨淡，二目流泪，悲切切令人酸鼻。就听他口称："钦差老大人在上，罪民贺建有无知的堂侄贺超，杀死官军，刀劈总镇，又在我的家中把罪民的妻子双双杀死，求大人格外恩典，查究凶手贺超，好给小人的妻子冤缘相报，则感念大人的恩德无极矣。"钦差大人说道："按说汝侄行为不法，你也罪有应得，但念你事前并不知晓，并且因欲帮助秋方侯三位捉拿贺超，贺超怀恨，又把你妻子二人杀死，我焉能归罪与你，你暂且回家，把你妻子的尸身收殓掩埋，然后再明查暗访贺超的下落，打听明白速报我知。"大人将话说完一摆手，贺建谢过大人，童林等又把贺建陪回差官房，众人一计议，先叫贺二爷回归贺家林，大先生方奎跟着代为帮忙，用棺木成殓他的妻子。

二人走后，天可就不早啦，堪堪日暮西斜，童林赶紧吩咐预备晚饭，时候不大，碟箸摆好，大众纷纷入座推杯换盏随意吃喝，众人吃到酒足饭饱，手下人把残席撤去，天可就掌上灯咧，童林这才看着各位侠客说道："众位老哥哥，据我想贺超背案远逃，他必有余党，倘若是夜晚之间，前来扰闹公馆，你我如有个防范不到，钦差大人若有好歹，我可担不起，我的意思打算请各位老人家帮兄弟个忙儿，分拨查夜。"这句话尚未说完，在旁边北侠秋田接着说道："兄弟这是公事，我们众人前来，倒不是报效国家，所为的就是帮兄弟你来的。"

童林听到这里微然一笑说道："既老哥哥们这么说，童林可要斗胆了。秋大哥侯大哥跟南侠老哥哥，你们老哥儿三个辛苦辛苦，由打定更天前后绕湾儿，后面上房多加小心，到了三更天咱们再换班。三更天后我请镇东方宋品宋大哥，镇西方马奎马大哥，云中侠何二哥，你们老哥儿三个多辛苦，由三更天直到五鼓天明，咱们到明天再换两班。小弟我通宵巡查，这两天紧，咱们得加点儿小心，贺超虽然说在案脱逃，过一二天等大人把气消下去，咱们还是劝他老人家起马动身，嗣后慢慢设法，再捉拿贺超。"众人闻听童林之言，甚是有理，各位老人家全都点了点头。童林把话说完，这个天可就不早了，堪堪就到了定更，北南东三位老侠客，哥儿三个站起身形，说道："你们众位在此谈着，我们可要办公了。"此时已然就是定更了，说话光景三侠出离了差官房，遛遛达达一直够奔后面，钦差老大人住的上房前后一绕，绕在大人的窗根下，三位脚步略放重了一点儿，就听里面问道谁，三位老人家答言我，说话的工夫，老哥儿三个走至在里面一看，钦差老大人，正跟杨有芝杨师爷在那里办公，一看三侠进来遂问道，三位老侠还未曾安歇？镇东侠就把奉童林所差，在后面来回绕湾，恐怕夜晚之间，有匪人前来搅闹公馆。年大人闻听暗含着点了点头，别看童林年青性情粗暴，这个地方他就算粗中有细。三位侠客稍微跟大人谈了几句闲话，仍然出来到外面各处绕湾儿。工夫不大，更鼓齐敲，天色可就交了二更，又绕了两个湾儿，时至三鼓堪堪就要换班了，三位老侠客将然由打东箭道绕过去，钦差年大人已然将公事办理完毕，站至在明间屋左手按剑把右手撕髯，那个意思打算自己还要活动活动。时至三更万籁俱寂，猛然间就仿佛有人，或者是

往上纵，或是由房上往下跳的声音，哧的一声，大人就是一怔。要是普通的武官还不论你官职多高，像这类声音他听不出来，年大人可就不然了，皆因他跟随老剑客宝如禅师练艺多年，颇得老剑客的指点，很有些个阅历。他既然知道外面有风声就不应当出来观看，他这就算一时失慎，再者说他总以为有各位侠客保护也不至于出什么危险，这就叫艺高人胆大，一伸手启帘栊迈步向外走，到了外面将然在廊檐下站稳，猛然间一抬头，由打对面纵过一个人来毛毛烘烘，抖手中军刃双头五节笔管枪，对准钦差老大人胸前刺来。你说这个时候还是真巧，南侠北侠镇东侠，三位将然由打东箭道绕过来刚到角门，童海川带领云中侠何爷镇东方宋品，镇西方马龙元，时至三鼓前来换班，将然走到南面过厅穿堂门，所有他们七位侠客，大家都看见了，一个人手擎双头五节笔管枪够奔钦差老大人胸前刺来，各位侠客欲待前去救护，已然来不及。就在这般光景，猛然间听见有人嚷："哎呀！好小子，你的胆量真不小，我看你往那里逃？"花啷啷一声，也怪，就见由打西厢房跳下一个人来，打出一个铁球，正打在贼人的手腕上，那个球绷回去，那个人用手一抄，把球抄到了手中。贼人翻身栽倒，把军刃扔在了埃尘，那个赶过来双手按住，用磕膝盖顶住腰眼不费吹灰之力，四马倒攒蹄把贼人捆好。正在毛腰之际，猛然间就觉身后有金刃劈风的声音，就见那个人把腰一躬，把捆的这个贼人一脚踢出去，约有丈余。这个人纵至在旁边，哼的一声打出一个球来，正中贼人，哨啷一声撒手扔鬼头刀翻身栽倒，仍然赶过来按在那里就捆。这个地方足见得这个人高，若不然的话，他若是觉乎着后面有贼人算计他，身形往旁一闪，他可躲开了，这个将然捆好的贼人

准得一刀两断，就见人家一球把这个人打倒，照样四马倒攒蹄捆好，口中喧嚷："哎哟！这还说什么，你们两个人准走不了吧。"嘴里头说着话，就见他连蹿带蹦，哧的一声纵上了西厢房，此时各位侠客已然赶到，再找这个打球的人，踪迹皆无。前面的群雄听见乱嘈嘈，大家全都来到后面。钦差老大人一看群雄至此，随着转身奔上房。此时刘俊带着众小弟兄们，早已把贼人的军刃，一条五节双头笔管枪一口鬼头刀捡起来，两个贼人提到一处，手下人已然把灯笼点好一照，众人观看二寇非是别人，一个是贺超，那一个就是高飞高远林。

书中代言，这两个小子由打那里来，只皆因贺超由打贺家杀死婶娘堂弟之后，逃窜出来，三位英雄随至，追至白沙江江岔，贺超借水脱逃，一直由西北走出去，约有十几里地，才敢露出了水面，双足踩着水往各处观看，洽巧这个地方挨着江沿，有一带秘秘树林，旷野荒郊缺少行人，小子这才慢慢的来到江沿，弃水登岸走入了树林，先把他的鬼头刀的刀鞘摘将下来，把鬼头刀还入了鞘中，解绒绳把周身的衣服脱下来，晾在树上他打算把衣服吹个半干，然后再穿在身上。要不然这个小子也没有这么大胆子，皆因这个地方幽僻无比，树林之中又有风，碧荫荫非常凉爽。小子将然把衣服晒好，摸了摸头发，就在这么个工夫，就听有脚步的声音，这一来可把小子吓着了，他以为是他二叔贺建带领着各位老英雄追赶于他，身上又是赤条条，被他们看见岂不就得被获遭擒，小子心中害怕，赶紧下腰捡起他那口鬼头刀。这么个工夫，就听有人叫："那不是贺大哥吗？"贺超仔细留神一看，非是别人，正是高飞。贺超这才放心。叫了一声："兄弟，你这是由打那里来？"高飞一听贺超问，未曾开言先长叹了一口气，这

才说道："贺大哥只皆因咱们弟兄二人商议停妥，你老在饭馆楼上专等童林，以及各位侠客，给你老的五叔报仇，我可是扎至在人群之中，暗带军刃双头五节笔管枪，等候贼官大轿一到，用枪向轿子上面一枪刺死贼官。给我老师报仇，说起来还算不错，时逢恰巧给他来了个攻其不备。堪堪我要成功，枪已然递到轿内，猛然间有人喧嚷，声音苍老，他说了一声小子，你真乃大胆。堂的一声，一铁球正然打中了我的前胸，翻身栽倒。还算是不错，轿前轿后脏官的余党，众人一怔神，我忍疼爬起逃到了这个树林，我将然要休息休息，喘喘这口气，猛然之间就听见有抖衣的声音，我可就没敢动，慢慢的凑到了切近，一看是大哥您，我才放心。你老这是由打那里来，因何落到这样狼狈？"贺超又把自己所遭所遇从头至尾一说，以至于杀死婶娘，刀劈了堂弟，前后事对着高飞细说了一遍。两个人说够了多时，贺超说道："兄弟，我的秉性刚直，沾上事就没主意，你怎么想个相当法子，给咱们报仇，不怕咱们当场亡命，死在九泉以下，也对的过你的老师我的五叔。"高飞闻听叫了一声："大哥，既然如此你先别着急，咱们先喘喘这口气，等你的衣服干了，穿好还别动，待小弟我先找一个村庄镇店，先买点儿吃食东西，咱们二人吃饱了再打听打听赃官年羹尧的下落。"贺超听到这里点头，又过了一会儿，天色可就不早了，贺超的衣服也干了，穿戴齐毕，叫他在树林之中等候，高飞出离了树林探头缩脑各处里观看，看了看并无行人，遂出来找了个小村庄，买了些个吃食东西，打听打听钦差是否动身，还是回归公馆，打听明白了，带着吃食东西回到树林，两个吃喝已毕，贺超向着高飞叫了一声："兄弟，你既然打听明白了，咱们前去报仇雪恨，怎么个入手？"

高飞说道："大哥，前一次我用浊目香浊伤了赃官年羹尧的二目，那个时候就在黄昏以后，乘尔不备，今日咱们哥儿两个行刺，还在这个时候，大哥你看怎么样？"贺超一听连着摇头，叫了一声："兄弟，前一次你那是给他来个攻其不备，这一次咱们要照样前去，你看看他们准是早有防备，依我说到不如咱们二更动身，到了公馆天也就是三更天，他们有防备咱们也要动手，没防备也要动手。"高飞一听贺超这么一说，遂在树林之中，候到天交定更，两个人收拾俐落，出离了树林，顺着道路施展夜行术的功夫，够奔凤翔府西关外。来到公馆的大墙外，两个人在暗地里把主意拿定，只要到了里面，一个人动手，一个人巡风。他们两个人一晃身纵上了大墙，单胳膊肘跨住墙头，各处观看，就见里面清静异常，蹿身来到里面，一直往里走，到了西厢房，两个人在后坡把身形隐住，二人偏脸往上房观看，隔着帘栊就见上房里面迎着面正是赃官年羹尧，在屋中晃摇着身躯来回走遛，屋中并无有别人。高飞一看心中欢喜，并不与贺超商量，这个地方就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一伸手由打腰间撤出双头五节笔管枪，哧的一声纵到了院中。他那个意思打算闯到屋中不利年大人，那里知道年大人听见外面有动静，来至在外面观看。高飞跃身形往前一纵，抖双头五节笔管枪够奔年钦差胸前便刺。可巧就来了一个人，打了他一铁球翻身栽倒，被获遭擒。贺超在房上看着情形，这才跳下来摆鬼头刀，打算解救。不料想，这个人武术高强一转身又给了他一铁球，身形栽倒，贺超也算是落网。两个贼人全都捆好，群雄赶到，年大人这才回归上房。此时外面众小弟兄已然把两个贼人提到廊檐下，打灯笼照看已毕。钦差大人在正当中落坐，随行委员各位侠客，全都来

至在里面给大人道受惊。大人随着客气了几句，这才说道："各位英雄天下侠客，你们大家可曾看见，由打西厢房跳下来的那位英雄，就凭手中的铁球不费吹灰之力，拿住了二寇，就是白昼之间，在本钦命的轿前有人用枪行刺，若非那一位英雄用球将贼人打倒，焉能保得本钦命的性命。"众人闻听大人一问，个个摇头，齐说不知。大人闻听，只可点了点头，遂吩咐一声外面预备，凤翔府三班人役就连知府刘汉鼎，他也在此伺候给大人请安道受惊，然后旁边侍立。大人并不穿官服，就是寻常的便衣，坐于当中，随行委员众侠客雁翅排站至在大人的两旁，前面就是三班人役，大人手拍桌案说了一声："来！把外面两个贼人带进来，我要亲自问话。"差人答应一声，到了外面首先把贺超往上一带，此时已然把他身上所有的物件完全搜去，上面带上锁，下面砸上镣。赶来到上房廊檐下，两旁差人齐声喝喊，叫他跪下。别看贺超这么横，今日一见钦差老大人的威风可怕，贺超屈身跪倒向上磕头，说道："钦差老大人在上，贺超给大人磕头。"年大人座上一摆手吩咐一声去刑，手拍桌案说道："你就是那刀断童林马头，杀伤军民刀劈了总镇，凶恶贼人贺超吗？"贺超向上说道："小人为的是给我五叔报仇，我的五叔名叫贺勇，号叫建章，在云南八卦山九宫连环堡安分守己，开垦种地，因受旁人蛊惑，我五叔跟各位侠客为仇，童林约请人，在玲珑岛战船上被北侠一剑结果性命，我怀仇在心，今来到凤翔府趁着老大人起马动身，刀断童林马头，所为的是为叔报仇，心愿未遂，一时情急，持刀行凶杀死军民人等，刀劈了总镇，望求大人开恩。"钦差老大人听到这里，点了点头心说，好贼人刀劈了总镇，还要求我开恩，真正是满口里胡说，有心吩咐一声把

贺超推出公馆门外，枭首号令，因他刀劈总镇彭应龙，案情重大，不敢自专，惟有缮写专折明奏圣上，听候旨意发落。大人想到这里叫了一声："来，暂时把贼人看好，寄押在凤翔府监牢。"然后又吩咐一声："将那一名恶人带上来，我要问话。"差人答应一声，把高飞带到廊檐下，差役喝喊叫他跪下，高飞向上磕头，大人吩咐一声去刑，手拍桌案问道："你叫什么名字，本钦命有何亏负，你等三番两次不利本钦差，所为何来？"高飞向上磕头叫了一声大人在上："小子我姓高名飞号叫远林，我之老师慧斌，被天下侠客拿获，命丧九泉，我为给我师傅报仇，未能遂我心愿，既然被获遭擒，别的话不用说，无论杀剐存留求大人快行。"上面坐的钦差老大人一听，这个小子就是暗用浊目香，浊伤我的二目，刀斩厨役的恶人高飞高远林，大人留神看了看，就见他身穿老羊皮袄毛朝外，头上戴一顶卷沿大毡帽，脚底下穿着一双大毡靴，反穿皮袄腰里头系着一根绒绳，这个小子倒是长得满面凶恶。大人看罢说了一声来，暂时砸好了脚镣全刑的家伙寄押在凤翔府，单等专折入都，听候旨意发落。差人答应一声，照样儿把高飞砸好了枷锁，押入了凤翔府监牢。诸事全都办理完毕，天可就不早了，钦差老大人一摆手，所有的群雄全都退下，仍然够奔前面差官房。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回

九香园内董乾戏三寇　无形剑客重伤司徒朗

这时天算亮了，大家计议，童林向着各位年长的老侠说道："众位老哥哥，由打昨天大人传出话来，单等把贺超拿获，两个人就地正法，诸事办理完毕，他老人家方能起马动身，诸位老哥哥请想，四川成都府数万饥民，盼望他老人家如同旱苗盼雨，如今若再耽误，岂不孤负了圣上爱护子民之意，我打算跟各位老哥哥商量商量，大家劝劝钦差办事是办事，动身还是照样动身，各位老哥哥您看怎么样？"众人一听童林这个话，倒是不错，镇东侠在旁边叫了一声童贤弟："大人不动身则已，动身之时千万不可忙碌。最好在未动身之前，预先请一位两位的在头前踩探踩探，倘有奸人伏藏，预先有个准备。"童林暗想镇东侠所说之话果然有理，遂说道："既然如此，但不知那位老哥哥愿意辛苦辛苦，在头前先走。"这句话未说完，在旁边有人答言，念了一声无量佛，叫了一声："童贤弟，不才愿往。"童林回头观看，非是别人，正是南侠昆仑道长司马空。童林看罢心中欢喜，叫了一声老哥哥："真要你老人家在头前行走，各处踩探，你是个出家人，就仿佛云游募化的样子，旁人看着还不生疑，非常之好了。"这时就见北侠在旁答言说道兄弟："虽然有仙长一个人前行，未免显着人单势孤，最好再请上一位从中帮忙，方为妥当。"这句话还未说完，就听有人叫道："兄弟，我跟着走一趟吧，"南侠闻听有人答言，一看非是别人，正是司徒朗，心说这是怎么说的，

老道心里头不愿意。这个司徒朗今年年逾九旬，性情各别，一辈子无论对于谁，他不说道理，并且性如烈火，他跟我同行不但不能成事，就许从中惹祸。仙长正然站在那里怔神之际，就见司徒朗用手一拍仙长的肩头，叫了一声："司马空，你看看哥哥我帮助你好不好呢？"南侠一听无法，只可说道："好，这是活该我成名，老了老了我得着您这么一个好帮手。"司徒朗也明知老道不愿意，他是愿意要这么说，老头子也不往心里去。众人将然计议停妥，童林站起身形抱拳说道："各位老哥哥，您在此候一候，我到后面禀明了钦差，有什么话回头再说。"众人点头，童林自己由打差官房出来，一直够奔后面，来到上房，先给大人请安，就把外面所计议的事一一的回明。钦差大人点头也不好驳回，只得说道："既然南侠司徒老二位愿意头前行走，就叫他们两个人辛苦一趟，咱们在后面慢慢的按站行走。"童林答应出来，对着众人说了一遍。南侠一听，大人已然点头应允，自己无法，说道："老哥哥既然如此，咱们哥儿两个就此动身，咱们也不必在公馆打尖，走到外面，那里遇见饭馆那里随便吃，你看怎么样？"司徒朗点头说道："好兄弟你怎么说咱们就怎么办，你就算头目人，我是辅佐你的，有主意你出，我就算是你的跨下之马，说走就走，说住就住。"道爷一听，这个九尾巴老猴儿一辈子没说过人话，你说他今天说的这两句话，真是可听，也许是他现在改了脾气。哥儿两个收拾收拾，司徒朗用包袱包好了一对五行轮，仙长肋下悬剑，手摆佛尘，带好了盘费，哥儿两个由打公馆动身，出离公馆顺着关厢大道，一直奔西，哥儿两个往前行走。书是有事即长无事即短，这一天老哥儿两个正然往前行走，来到了四川陕西两交界，这个地名叫作哈哈镇。南侠腹中有点

儿饥饿，此时天交正午，正是饭时，口念无量佛叫了一声："老哥哥，你老看这个镇店正好咱们哥儿两个找个小饭馆，吃点什么再走不迟，"司徒朗点头。哥儿两个进了镇口，但只见这座哈哈镇，东西街道南北铺户，作买作卖倒是热闹非常，往前走不多远，就见路北有三间门面带楼的饭馆，字号是九香园，门前悬着大匾，挂着卖酒的幌子，门前站着一个伙计，往里面让人。二位老侠迈步进了九香园，又谁知这一进九香园不大要紧，惹出一段岔事惊人。

话说司徒朗跟老侠客司马道长两个人，将然一进九香园，早有里面司账的先生，说道："二位楼上请吧。"头里走的司徒朗后面跟着南侠两个人上楼，来到上面一看桌椅全都干干净净，靠着北面那是一拉遛的窗户，已然全都支开了，靠着南面还有一遛窗户，两边山墙全都用灰新套的雪白。伙计说二位才来您哪，二位老人家就在靠着北窗前。司徒朗把包袱放在前帘窗户台上，伙计擦抹桌案摆放压桌筷碟，这才问道："二位您喝什么酒，我给您预备。"司徒朗遂说道："你给我们温两壶白干来，四盘菜先喝着，酒喝完了再给我想饭菜。"伙计答应一声，工夫不大，酒菜摆齐，南侠伸手执壶，念了一声无量佛，说道："老哥哥我给你满一杯。"司徒朗并不客气，双手擎杯，斟完了酒老哥儿两个彼此一饮而尽，然后二位老人家各自手把一壶，喝着酒往各处里观看。就见对着面靠着南墙头里一张桌，桌子正面上独坐一个人，桌上摆着几样菜，自斟自饮，看了看喝酒的这个人年纪可不小了，足够八九十岁，须若焦草，白剪子股小辫，形容憔悴，穿着一件半截的蓝布褂，可看不见下面的中衣。老头子在那里自斟自饮，非常高兴。老二位手中擎杯看着老头儿正在出神之际，猛然间

听见有人说话，叫了一声："合字的，递招落把哈，苍巴子招落尖，许是鹰爪孙的伙连儿，你我严着点儿。"这个话将然说完，司徒朗撕髯偷睛往东面观看，不由得一怔，暗想道他所说之话，全都是江湖的调坎儿。他方才说的"合字递招落把哈"，就说的是叫他们自己人用眼睛。"苍巴子"是那个老头儿。"招落尖"是眼亮。"许是鹰爪孙的伙连"，怕是官人的余党。"严着点儿"，告诉自己人少说话。他这还算加着一分小心，其实他不说倒好，此时一说招惹的司徒朗留神打量。就见在东面这张桌坐着三个人，正当中这个人长的面貌凶恶，青虚虚的脸膛透着暗淡，浓眉怪目，大秤锤鼻子，四字阔口厚嘴唇，一嘴的黄牙，一双大耳，剪子股的小辫儿，穿着青绸子裤褂，脚底下大掖根洒鞋，打着裹腿。挨着他上首坐着这个人缩腮帮，高颧骨，两道半截眉，深眼窝子黄眼珠子，大鹰鼻子薄片嘴，微有两撇断梁黄胡，上身穿着青绸子褂，看不见下身。在下首坐着这一个，也是瘦小枯干，薄片嘴两撇小胡子，年岁差不往来，在旁边有一张桌上放着他们三个人的包袱，全是蓝绸子长条包袱，打着麻花蝴蝶扣。老头子看罢准知道这三个人是江湖绿林道，还不用说他们调坎儿说黑话，就冲着他们三个人的包袱，绝非良善。老哥儿两个正在出神的时候，就听对面那个老头儿喝喊："哎哟我说跑堂的伙计呀，我说挺好的饭馆这么干净的楼怎么会有味呀？"伙计闻听一怔，赶紧凑至在老头儿的面前，叫了一声："大爷，您说这句话我可不信，咱们这楼一天准打扫两遍，窗户都是活的，每天都打开，来往的过堂风，别说没有什么邪味，就是有也被风刮去，你老怎么说有了味气了呢，这个话我可不信。"老头子闻听一笑："我说伙计，你这楼上别的味气也没有，往常

没有这股味气，今天我还是头一天闻到。如果你要不信，你就仔细闻闻，这个味气叫贼味，不信你就闻。”伙计一听怔了，说道：“老爷子你老千万别玩笑，那里来的贼味，你老这不是打哈哈吗。”老头儿一听还是真着急，叫了一声伙计：“我说有贼味你还不信，要是丢失了东西我可不管。”他这个话说的伙计也是半信半疑，你说要是不信吧，老头子还是真着急，你说要是信吧，这个贼还有味吗，伙计正然犹豫之际，就听老头儿叫了一声堂倌：“伙计你不要犹豫，我说有了贼味你当然是不信，我是怕把我的东西被贼给偷了去，这么办吧，你到下面给我拿两个大海碗来，我把我的东西放在海碗里头，两个碗一扣，我把他放在我的面前看看，小子他干看着着急，他偷不去。”说这话不过是讽刺的言语，跑堂的他听不出来，可瞒不了南侠客司马空，老头子司徒朗，这二位多高明的人物，他们一听心中暗想，知道这个老头儿是一位高人。再一看东面这张桌上，那三个人各个都是二目东张西望，各处观看，贼眼放光透出来毛毛咕咕。跑堂的取来两个大海碗，放在老头子桌案上面。老头儿一看可就乐了，说道：“这可就得了，我把我的东西收起来吧。”众人全都往老头儿这里看，不知道他有什么贵重的东西。就见老头儿由打腰间摸出两个铁球来，铁球大小约与鸭卵相等，可是圆形峥光发亮，就见老头子把两个球一个碗里放一个，两手托起碗来一晃，就听球在碗内花啷啷转得声音响亮。大家看着这个老头儿真也奇怪，吃着好好的饭他又耍起球来啦。跑堂的一看心里头害怕，因为什么吗？怕他把两个碗给砸了，那是闹着玩的吗，球是铁的碗是磁的，不用在里头转，稍微的一撞碗就得碎了。大家正然看着他双手托着碗转球，他的嘴还不闲着，说道：“我这是最得

意的戏法，这还不算，我还要练个出手的。”说着话双手托着海碗抖的旋转不已，抖着抖着往高处一扔，扔起来有七八尺高，然后又用两个碗慢慢一接。这一来，可把伙计给吓着了，这个铁球要是掉到碗里头，那两个碗全都得碎了。你说也怪，这个碗不但不碎，仍然还是旋转不已。起初倒不算什么，到后来大家看着出神，不用说东面那三个人，就连南侠司徒朗老二位都是侠客身分，也都看着出奇，因为这手工夫，全仗着火候，手碗子的力量，劲头一不匀，就许把碗边撞破了。众人看着正在出神之际，伙计也乐了。猛然间就听老头子说道，众位这还不算出奇，说着话当的一声左手碗内的球打在东面墙上，最可笑就是这一手，铁球打在墙上往回一绷，正打在中间坐的大个儿的脑袋上头，还有一样儿出奇的呢，铁球打在人家的脑袋上，不等落地，老头子往前一探身仍然用碗把球接住，口里头喊道：“这才算出手的呢。”老头子这句话没说完，大个儿火啦，遂用手指叫了一声老头儿：“我等弟兄跟你远日无仇，近日无怨，你用言语讽刺我们，这还不算，你无故用铁球打在我脑袋上，你这不是分明欺侮人吗？”老头儿听着这句话一怔，将然要答言，南侠客在旁边看的明白，准知道老头儿是一位高人，方才所说的贼味，不过听他等大堂广众之下，说出江湖的黑话，老头儿听着不忿，当场要戏耍于他，也未可知。莫若我从中解纷，故此他未等老头儿答话，站起身形来到东面这张桌前，冲着当中大个儿打了一个稽首，口念无量佛：“这位施主，方才这位老人家他这么大年纪，吃饭之时一阵高兴，他要练个戏法，巧耍铁球，皆因他人老眼花，把球打出去撞在你的头上，还算不错，你是个有功夫的人，要是打在寻常人的头上，虽不至于致命，也得撞个头破

血出，无论你吃多大的委屈，看在贫道的面上就算了吧。”大个儿一看南侠跟他说话，满面春风和蔼可听，本有心还要发作，又见南侠银髯飘洒，胁下一悬剑，气慨非凡，精神百倍，暗说真要是得罪了老道，大概也显着不合适，又一想这个老头子话里话外，他说我们三个人是贼，大概他是看出什么破绽来了，要不然他也不能这么说，老道既然给我们这个台阶，我还不能不下。大个儿想到这里，随着抱拳叫一声：“道长，这位老人家失手，用球打在我的头上，这也就是我，真要是换一位别人，不但头破血出，还不定打成什么样呢，既然你老这样说，咱们就算完了，如不嫌弃，请您过来，咱们喝会子。”南侠闻听一摆手，说道：“既然您赏脸，改日咱们聚会吧。”说着话南侠客转身仍然归坐，将坐下，就听老头儿嚷：“哎哟这是怎么说的，老啦，老啦，没想到栽了筋斗啦，练戏法又失了手，来了个球撞球。”大个儿听到这里一皱眉，老头儿笑啦：“哎哟，说错了，说成了球撞头。别看没练好，我再找补找补。”说着话他站起身形托着两个海碗，球在里面花啷啷山响，猛然间一抖手，双球够奔西山墙哼的一声，双球绷回来，就在大个儿两旁边这两个人的额角上，双球并中，老头儿抖身往前抢步，用碗将球接住，碗放在桌案上面，双手撕白髯哈哈大笑，叫了一声：“二位，你看怎么样，没偏没向每人一下。”还未等大个儿答言，两旁边这两个人站起来用手一指，叫了一声：“老头儿，我们跟你素不相识，因何如此戏耍我们弟兄，我可告诉你，真要是无礼，我们弟兄可要得罪了。”老头儿听到这里，一伸手把球抓起来带在了腰间，慢慢地凑在三个人的桌案前，叫了一声：“三位，你们以为是我拿球打了你们了，心里头有些个急怒，皆因我看你们不错，真

要是没交情的话，你叫我理你，我都不理你们。还有一说，我既然拿球打在你们头上，我就跟你们有交情，要是没交情，我手上用点儿劲，这个球要打你们脑袋里头去，你们活的了吗。”老头子一边说着话一边透近乎，凑来凑去凑到南面这个人身旁，用手一按这个人的肩头。你说这三个人看着老头子这分喜悦，倒显着亲热，这三个人也笑了。老头子又说了几句客气话，然后这才归坐，别人可看不出来，在旁边南侠跟司徒朗看着这三个人真正叫笨蛋，老头子用左手一按南边那个人的肩头，右手一伸由打他的腰间摸出一个包儿去，南侠心说这三个人他会没看见，真正是可笑，老头子归坐之后，要酒要菜随意吃喝。工夫不大，这三桌的酒菜上齐，吃喝完毕，伙计打手巾把儿，挨着坐位一送，众人擦完了脸，各自会过饭帐。仙长这边饭帐会清，老头儿那里叫堂倌：“我这里一共吃了多少钱？”伙计看了看说道：“老爷子你老一共吃了三吊四百六。”老头儿一听，哈哈一笑不多，说着话一伸手他可就把这个包儿拿出来了，打开一看，里面是雪花白银，有五六十两，伸手拿了一小块，约有四两多，交给伙计，说道：“我不是吃了三吊多钱吗，这有一块儿银子，除去我的饭钱剩下你买双鞋穿吧。”伙计接过来银子，乐嘻嘻说道，谢谢老爷子。老头儿这里一打银包儿不要紧，东面那三个人就是一怔，赶紧向腰间一摸，兜囊之中不见了银包儿，不由得心中着急暗说不好，这个老头儿他是一个大惯贼，他拿球打了我们三个人还不算，假透近乎，凑在我的身边，我一时失神大意，被他将银包儿偷去。正然心中思索，就听老头儿喊道：“这才叫狼吃狼冷不防，贼吃贼吃的更肥，没出门做了一号好买卖。”说罢哈哈大笑。这三个人看着有气，有心要发作，又一想不

好，这个老头子手这么快，真要是江湖绿林道，倒没有什么说的，倘若是成了名的侠客，著了名的剑客，恐怕今天逃走不了，倒不如吃个哑吧亏，算还了饭钱，早早离开险地，倒是正理。想到这里正当中的大个儿由打腰间摸出钱来叫伙计算清帐目，额外给了小柜，三个人站起身来走出了九香园。这三个人离了饭馆，看了看天可不早了，虽然巳时进的饭馆，喝酒吃饭连看老头儿耍球，耽误工夫不小，此时堪堪交到申牌。大个儿头里走，后面两个小个儿叫大哥，低言悄语说："你老看见了没有，今天九香园吃饭，咱们弟兄，这就算吃了亏啦，饶叫他每人打了一球，我还丢了一个银子包儿。老头儿我倒不惧，你看见那个老道了没有，胁下悬剑威风凛凛。这还不说，那个像猴似的老头，贼眼放光，我恐怕他们是一党，就说不是一党，哪一个武术也比咱们弟兄高，咱们也别管早晚先住店，忍一宵明天再走，可就跟他们错过去了。"三个人计议停妥，顺着道路往西，走了不远，就见路南有一座店，大门上横悬着一块匾，写的是泰和老店。就见由里面走出一个伙计来，向着三个人让道："几位爷台里面请吧，此处房屋洁净。"三个人闻听迈步往里走，叫了一声："伙计，你们这有跨院没有。"伙计说："有，东跨院上房三间，你们老三位随便住。"说着话伙计头前带路，一直来到东跨院上房屋内，三个人到里面，伙计打脸水泡好了一壶茶，三个人喝着茶，伙计转身出来，仍然够奔门道照应买卖。

就听外面念佛："无量佛，掌柜的你们这店里可有跨院？"伙计看了看，来了一位老道，身背后还站着一个老头儿手中提着包袱。书中代言，来者正是南侠客司马空，司徒朗他们二人，看这三个人顺着道够奔正西，老哥儿两个一递眼色，也

随后走来。因南侠他老人家看这三个人鬼鬼祟祟，不像良徒，倘若是剑山所派，我要不从暗中监视，老大人在道路之上出些危险那还了得，别管他是与不是，也要看他个水落石出，方为妥善。老哥儿两个商量已毕，出了九香园跟随下来，一看三人进店，老哥儿两个也来到了泰和店的门前，问伙计有跨院没有，伙计答道："你们二位要是愿意住跨院单间可没有，西跨院那是上房三间。"仙长答应一声也可，遂叫伙计头前带路，一直够奔西跨院。来至在上房让进去，伙计先给二位掸了掸身上的尘土，然后打来一盆洗脸水，老哥儿两个擦了擦脸，沏得了茶，落坐吃茶。南侠留神看了看这所房子，是西为上的上房一连三间，明着两间暗一间，屋里头没有什么陈设，对门放着一张方桌，两边各有一条板凳，暗间屋迎着门是一铺大炕，炕上放就一张炕桌，老哥儿两个喝着茶，天可不早了，堪堪日没西山，伙计进来问："二位老爷子，在外边打过尖了没有，要是没有打尖，天可不早了，我们给你老预备。"南侠客点了点头说："不用给我们预备别的，就要四样菜两壶酒，饭菜随便配，我们先喝着。"伙计答应一声，工夫不大，用托盘把酒菜备齐，摆在桌上，说道："你们二位先喝着，多怎吃饭的时候你老叫我。"伙计说着话转身出去，仙长拿起杯来先擦了擦，亲自给老哥哥司徒朗满了一杯酒，自己也满上，老哥儿两个推杯换盏慢慢的一喝，天这时候到了掌灯，伙计由打外面端来一盏蜡灯，转身出去。就在这么个工夫，就听外面有人喊，我说伙计呀，你这店里可有跨院没有，伙计们一看是个上年纪的老头儿，只身一人未带行囊，伙计连连说道："老爷子，您或是住单间或是住伙店，要住跨院可对不过，您来的不凑巧，方才西跨院也有，东跨院也有，东

跨院住了三位，西跨院住下两位，您想跨院那里还有呢，老人家您就住个单间吧。”这个老头儿脾气还不好，口中连连喧嚷：“我可告诉你，我就是一个人，你还别看不起我，该着什么钱我花什么钱，不但住店多给，我还多赏小柜，无论如何你也得给我找个跨院，我这个人是好静。”伙计听着老头子说的话干着急，你说找不出跨院来，我的老爷子，您叫我怎么办呢，老头儿没有跨院不住，你不许上别处住去吗，老头儿站在店门口高声叫喝，遂走过三四个伙计来，同向老头儿说：“这位大爷，我们有屋子贷给谁也是赚钱，做买卖还往外推生意吗，没有跨院你老叫我们怎么办。”这四五个人的声音，越说越高，老道正跟司徒朗喝酒闲谈，猛然间听见外面的声音把拂尘一摆，叫了一声：“老哥哥，你听见了没有，这个声音透着耳熟，莫非在九香园吃饭的那个老头儿，他也追下来了吗，老哥哥你在此稍候，待我到外面观看。”说着话南侠手持拂尘出离了西跨院，来到店门前一看，不错，正是那一位老者。听了听，所为是争兢跨院。南侠走上近前，叫了一声：“老人家，你老何必跟他们争兢呢，你老既然要住跨院，如果要不嫌弃，西跨院就是我们哥儿两个，咱们都是这个年纪，住到一处还可以谈谈，再说西跨院上房三间，就是我们两个人住也显着太清静，可不知道老人家你老意下如何。”老头儿一听，看了看南侠，遂说道：“好，既然如此，我就从权了吧。”南侠头里走，老头儿后面跟随。来到西跨院启帘栊让进去，打着了火种，燃着了蜡烛，伙计进来张罗张罗，又添了一份怀筷，叫老头子坐在那里一块儿吃喝，喝着酒才问：“未领教道爷你贵姓啊，这个老头儿你叫什么？”南侠闻听老头儿问，遂说道：“无量佛，贫道非本地人氏，扬州钞关街，玉顶九龙观

住持复姓司马单字名空。”又问了问司徒朗，九尾宗彝并不隐瞒，就说自己家住云南府昆明县，复姓司徒单字名朗。老头点了点头，南侠念佛问道：“老人家你老贵姓啊？”老头哈哈大笑说：“我姓董幼年间我是红货的商贾，而今老啦，经营不佳，亏累多年。所有的积蓄全都赔空，而今我闹了个赤手空，这可应在那句俗语，能受青年苦不受老来贫，我还好吃个好的，每顿饭还要下个小馆，吃惯了腰里没钱，看着心里头难过，要是这样长了，不用说馋，没有钱窘就把我给窘死了。孤苦零仃膝下无子，天地虽宽并无我的立足之地，每天起来行无定所，将来怎么算个收缘结果呢。”老头子话说到这里，那个意思还带着一番难过，你说他这么大年纪说出这些凄凉的言语，老道本就以慈悲为本，善念为门，何况又是一位济困扶危的侠客，他那里看的惯。南侠听到此处，说道：“老人家论说起来，咱们是素不相识，我说这个话你老可别过意，真要是没有地方去，你老就跟我在一处，有我吃的，就有你老吃的，有我穿的就有你老穿的，多了我也赡养不起，有个十年八年的我还可以凑和。”老头儿听到这里，把胡须一拂说道：“啊呀罢了，我是每日访终日寻，没想到今天在这里遇见了，这才叫有缘千里来相逢。我百岁有零膝前缺子，不承想这么大岁数，遇见了这么一位好心的道长，能维持我晚年的生活，还算是不离，老啦老啦，我会得这么一个帮手。”老头儿说这个话，南侠听着不愿意，听他话里话外，很透着找我的便宜，真我要是跟他发作，叫司徒朗老哥哥看着我没有深沉，枉有侠客之称，只可不言语。把酒喝完了用饭，饭毕残席撤下去，伙计沏得一壶茶，老三位团团围住，坐在外间屋这张方桌上面，吃茶闲谈。老头子谈谈他少年所做的事，买卖如何亏累，

不过就是闲谈，谈到定更后这壶茶喝完。老头子喊道："我说店里头的伙计呀，可把我渴死了，赶紧给我预备水把。"伙计赶紧进来问，老爷子你老要什么，老头子说渴的厉害，我吃东西吃的多了，喝了一壶茶不管事，里面都火烧了膛啦，你给我找个盆子，弄点儿凉水来，浇浇里头吧，要不然里头火着了，把肚子烧两半了。"伙计闻听一怔，说道："您这么大年纪，多喝两杯酒觉着心里头发热，您还是喝茶吧。"老头子闻听一摆手叫了一声："伙计，你可别管，我这肚子里头热坏了。"连连叫道："快去！你不用管。"伙计无法，拿盛汤的海碗，舀了满满的一碗凉水，老头子接过来喝了下去，口中叫道："伙计呀，可了不得了，里头的火大水小，要把人给烧啦，你就修修好吧，外面有盛水的水桶给我来一桶水吧。"伙计闻听一怔，叫道："老爷子这可不成，你老将吃完了一肚子油腻喝这一碗凉水，就够可以了，要给您弄一桶来，您一个急劲儿都把他喝了，这么大的年岁，出点差错我们可担待不了。"老头儿连连摆手，说道："不要你管。快去，你要不给我弄凉水，我这个火要是着出来呢，把我烧死你们不是也得打人命官司。"伙计一想无法，只可转身出去，用桶提来满满当当的一桶凉水，放在老头儿的面前，用手一指说道："老爷子这可是凉水一桶，你忖量着喝，千万可别喝多了。"老头儿拿碗一碗一碗的喝着，工夫不大把这一桶水全都喝了，伙计看着不理会，把旁边的司马空，司徒朗老二位可给吓着了，心说他那里是腹内着火，分明露一手绝艺，要显他这手工夫，此名叫胎力有吸气的气功，要是没有吸气的功夫，别说一桶，半桶也喝不下去，一个人的肚子里面可有多大的地方，这错非是气功焉能办的到。南侠跟司徒朗老哥儿两儿各自点头会意，

并不明言。就冲他显这手功夫，准知道他是一位高人。正然老哥儿两个思想之际，就听老头子说道："哎呀好舒服，火也灭了人也舒服了。要没有这桶水那里行的了。"此时天已不早，外面更鼓齐敲天交二鼓，伙计向着老三位说："爷们还用什么不用，要不用什么天可不早了，我们要上门撒犬，几位爷也该安歇了。"老头儿一听接着说道："别的东西我们也不用，你就把蜡烛给我取二十支，厨房里面找一把菜刀，菜刀不便给，我找一把裁纸的小刀也成，可要快的。"伙计一听问道："老爷子你老要刀作什么？"老头子说道："你不用管。"伙计无法，只得把海碗水桶拿出去，心说这个老头儿就是个怪物，统共三间屋要这么些个蜡作什么呢，还要一把刀，伙计一面想着，各物备齐，送到老头儿的面前，老头接过来把蜡烛放在旁边，又看了看小刀，还是真快，遂说道："伙计你出去吧，没有什么事了，我们要睡觉啦。"伙计答应一声出去，老头儿把隔扇对好，向南侠司徒朗拱了拱手说道："你们二位暗间屋里歇着吧，我一个人在外面，我睡觉胆子小，得点着灯，你们看亮睡不着，倒多有不便。天也不早了，叫我说咱们还早睡，明天早起倒是正理。"把话说完了，南侠司徒朗哥儿两个点头说道："既然您在外面，我们哥儿两个可就在里边了。"说着话进了暗间，先把炕上放的炕桌搬下来，南侠问了一声："董老爷子，要不然，您也到里面炕上睡来吧，外面又没有铺，你老在那里睡呢？"老头一听乐了，说道："你们二位在屋里睡吧，回头我在外面一条板凳上就睡了。"南侠只可点头，老头子自己这才做活，先把蜡包打开，由打腰间摸出两把筷箸来，把刀子拿起来，把筷子削成溜尖的，全都削完用丝绳捆起，十根一把，捆了两把，又把蜡烛都点着了，挨着墙根全都插在

四周围砖缝里面，筷箸往腰间一别，搬了一条板凳，往当中一放，看了看屋里的老二位已然盘膝打坐，呼吸均匀，就算睡着了。他自己并不慌忙，把板凳放好往上一躺。南侠暗含着睁睛往明间屋观看，就见老头儿躺在板凳上睡觉，令人看着奇怪，板凳二尺多长五寸多宽，人要能躺在上面睡就得说是功夫，赶情老头儿把板凳面儿朝下，腿朝上放着，一只脚登着一条腿，脑袋枕着一条腿，这不是诚心耍笑吗？他还睡得呼声如雷，四周围还点着这许多灯，你说这个老头儿这不叫怪道吗，真正叫人莫名其妙。南侠低言悄语向着司徒朗说道："这个老头儿不问可知，一定是一位高人，就是他睡觉的这手功夫，贫道我就办不到，你说他要是成了名的剑侠，咱们已然把名姓说明，他为什么尚自隐瞒呢！他要是歹人也不能跟咱们一处同住，倒不如趁着这个功夫，咱们顺后窗户出去到东跨院窥探窥探，那三个人究竟是做什么的。"老哥儿两个将然想到这里，猛然间就听老头子叫："好！你的胆子真不小，我谅你就有这一手，你真来啦，这一回你还走的了吗，我叫你闹！"南侠跟司徒朗吓了一跳，留神往外面观看，并无动作，就见老头儿手往嘴里头一扔，咯噔一声："我叫你闹，这一回连皮带骨我全把他咬烂了，好大的跳蚤。"南侠听到这里，要笑没好意思笑出来，心说就凭一个跳蚤，就这么样大惊小怪吗？这个时候因南侠跟司徒朗他们二人，精神专注在那老者身上，那知外面有了刺客啦。若问刺客是谁，非是别人，可就是饭馆那三个小子，正当中坐的那个大身量的他姓贺名叫贺如龙，江湖人称追魂太岁，两旁边坐的那两个矮个儿，上垂首的叫丁寿，下垂首的叫路英，一个叫玲珑手一个仙人手，他们本是剑山蓬莱岛巡山的寨主，这一次他们奉军师大帅的

将令，由打四川动身，够奔陕西凤翔府打算行刺年羹尧，他们这还是第二拨派的，头一拨也是三个人，一个叫云中凤韩猛，那一个叫风中芙蓉南宫利，一个是卸瓣莲花魏九成。头一拨由剑山蓬莱岛动身之后，一月有零并无音信，军师大帅不放心，打发第二拨人动身。这三个小子，走至在陕西四川两交界，哈哈镇九香园吃饭，无意之中说了几句江湖的黑话，被一个老头儿戏耍了一番，他们三个人出了九香园，为躲祸的起见，天气尚早，就住在店房，暂且躲避躲避。在掌灯之时，他们已然用过了晚饭，将然饭毕，就听外面喝喊，哎哟我要住跨院，争兢了半天，丁寿路英眼望着贺如龙，叫了一声大哥："您听见了外面高声喝喊要住跨院，我听着这个声音耳熟，莫非就是在九香园饭馆里面，拿铁球打你我的那个老头儿吗，不是他还好，真要是他这可叫冤家路窄，狭路相逢，他要不住这店没的说，只要他住下，夜晚之间更深人静，咱们给他来一个冷不防，施展夜行术的功夫，将此老儿结果性命，以报今天饭馆之仇。"贺如龙闻听丁寿路英两个人这么说，连连点头说道："二位兄弟这个事不可莽撞，咱们先在跨院里面暗自窥探，看看是他不是，真要是他当然是这么办，以出我胸中的恶气。"三个人商量明白，暗含着由打东跨院走将出来一看，吓了一跳，不但是那一个老头儿，就连那一个银髯的老道，他们也在门洞之中，稍微说了几句话，他们就一同够奔西跨院，俱都住在一处，这一来可把追魂太岁贺如龙吓着了，一摆手带着丁寿路英，回归东跨院，到了屋中低言悄语，说道："二位贤弟可了不的了，真要他们三个人一同住在西跨院，夜晚之间，不但咱们的仇报不了，还恐怕他们看出咱们在东跨院，倘若夜晚之间，他们首先下手，倒与咱们多

有不便。”丁寿闻听叫了一声：“大哥，咱是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咱们喝完了这壶茶，略沉沉气，天到二更，就够奔西跨院给他来个明枪容易躲，暗箭最难防，把他们三个人结果性命，那不就算是天假其便吗。”贺如龙听到这里，也只可点了点头，三个人喝完了这壶茶，伙计进来看看还用什么不用，贺如龙拢手我们不用什么了，马上就要安歇，有什么事明天再说了，伙计点头转身出去，贺如龙把门对上，屋灯烛熄灭，每人坐在一个凳上盘膝打坐，养养精神，听了听院中喊：“客人们吃什么言语，用什么买去，不用什么可要上门撒犬了。”这一声喊完了，天可就到了二鼓了，影影绰绰听见梆锣齐鸣。追魂太岁一欠身站起身形，低言悄语叫丁寿路英，三个人把衣服换了，包袱往腰里一围，贺如龙背好了一口鬼头刀，丁寿路英每人一口厚背雁翎刀，全都收拾俐落，又待了一会儿，轻轻的开开隔扇门，三个人转身出来，隔扇倒带，三个人慢慢的够奔西跨院。来至在西跨院，贺如龙叫丁寿路英哥儿两个给他巡风，上房西坡一位后坡一位，他自己一直够奔前窗户，他打算听听屋里头说些个什么，贺如龙真正是胆大包身，他也不打听打听这三位是谁，他竟敢一直够奔前檐窗户，双手扒着窗台侧耳往屋内窥听，听明白屋里头的人都睡着了，有鼻息之声，他由打腰间取出树棕，用嘴浸湿钻破了窗户纸，树棕带好，眇目往屋中观看，他一看可就怔了，满屋的蜡烛足有二十多盏，照得屋内光华如昼，在地下放着一条小板凳，凳面朝下腿儿朝上，就见那老头儿一只脚登着一条凳腿，脑袋枕着一个凳腿，躺在那里沉睡如雷，可有一件看不见那一个猴形的老头儿，跟那一个银髯的老道，不问可知，当然他们在暗间屋内安歇了。贺爷一想这个老头儿，你

说他是怎么个人。自己将然想到这里，猛然间就听老头儿喊道，哎哟胆子真不小，你真来啦，我看你往那里跑，这么大的贺如龙就没敢动，因为什么呢，恐怕走动带风，既然他能看见我在外面，我要一动他必然也能听的见，索兴我站在这里不走，果然他要是看出了破绽，我们两个人也就是武力解决。正然思索之际，就听老头说道："跑不了啦，逮住了，好大的跳蚤，把你逮住，我这心里头才痛快，活该我要睡觉了。"老头子说着话呼声如雷，又睡着了。贺如龙在外面听着点了点头，幸亏我没动，我要一走倒显着我胆小无能，原来他拿了一个跳蚤。贺如龙在外面稳住身形。那位说外面有三个贼，老头子听见了，南侠跟这位司徒朗知道外面有人不知道？慢说是他们三个人，就是比他们身分再高点儿，里面也知道，不过是叫外头这个老头儿比的就仿佛像没能耐似的。南侠与司徒朗心说，这那里是拿跳蚤，分明是外面有了什么动作了。不表司徒朗跟南侠在屋狐疑，单说老头儿拿完了跳蚤仍然沉睡如雷。好大胆的贺如龙，老人家用言语警告，他竟不知，仍然在外面不住的观看。又过了一会儿的工夫，就听老头子在屋中喊道："好小子，你真胆量不小，我早看见你了，我看你往那里跑，我不睡啦，索兴看着你，看你怎么样？"追魂太岁一听不错，他是看见我了，不然他也不这么说，他这是单等我的动作呢，我索兴今天不走，倒要看个水落石出，你应当把我如何？贺如龙将然想到这里，就听老头子一乐，说道："完了不是。爬到里头去，我就没法治你了？这个大蝎子，还是个母的。一肚子蝎子，跑了跑了吧，我不能够意狠心毒，真要是一狠，你可跑不了。这么一个蝎子搅的我未睡好，无论再有什么我可办不了啦，哎哟把我困死了！"说完这句话仍然

睡着，呼声如雷。贺如龙在外面沉着气，呆了有两杯热茶的工夫，里面就剩了呼声了。贺如龙一想，我总在这里等着，他在里头又拿蝎子又拿跳蚤，等到天光大亮，我还怎样下手，岂不叫房上的丁寿路英两个人看我贪生怕死，这个这么办吧，是福不是祸是祸脱不过，倒不如我到里面冒险行刺，一刀将老匹夫结果性命，报那铁球之恨。想罢，下腰慢慢往前凑，凑到屋门口轻轻捏住帘板，慢慢卷起，用绳拴好，伸手掣鬼头刀，刀交左手，用右手推屋门，你说也巧，屋门连插管也没插，一推开了，借着灯烛观看，老头儿的睡兴正浓，刀交右手，自己心中暗自盘算，有心慢慢凑至在近前，手起刀落要了老头儿的命。又一想，不成，这个老头万一要是个有功夫的主儿，容我身临切近一举刀，他一换腰起来，那我可就费了手啦，倒不如给他来个金风未动蝉先觉，暗算无常死不知。小子想罢，双手捧定刀把，刀尖冲下，往前一窜对准了老头子的胸前用力往下便刺，刀将然往下一刺，就见老头子身形向下一随，这个地方太高了，他不是两条腿脑袋在凳腿上吗，刀一刺他往下一随，凳腿离凳子面还有二尺多，老头往下一煞腰，把贺如龙吓了一跳，刀尖点在胸膛，只听哼，老头子一张嘴，吱，一条水箭打在贺如龙的面门，小子往旁边一闪身噔噔噔倒退了好几步，刀交左手，长腰往外一纵，老头子跟着一换身，站起身形，用手点指，喊喝："小子你走的了吗？"说着话就见老人家一伸手撩起蓝布褂，由打腰间取出两把得意的军刃，就是那两把筷子，口口声声嚷："小子也不是我说句大话，你要打算跑我先叫你跑出十里去，我先歇歇腿，喝点儿水，然后我再追，我要追不上你，我算是你的徒弟。"别看老爷子这么说着，一晃腰他也纵至在屋门外，贺如龙一看

心中害怕，手中擎刀打垫步拧腰，那个意思要逃走，老头子喊道："可了不的啦！你真要走了吗？别走，接法宝！"老爷子把手中的筷子打出一支去，追魂太岁将然站至在西厢房上，猛然间听见后面一声响，心中害怕回头观看，就见一物带定风声够奔面门，将然一歪头，噗的一声钉在了额角，小子一着急拔下来扔在埃尘，用手一握，心中害怕晃身形逃走，急急如丧家之犬，忙忙似漏网之鱼。此时屋中的南侠客司马空，九尾宗彝司徒朗，哥儿两个看得明白，贼人手持鬼头刀照定老头胸前一刺，南侠可吓了一跳，就听噗的一声，仙长他点了点头，就知道老爷子是气功，也不是金钟罩，也不是铁布衫，练武术就讲究这一手，内练一口气，外操筋骨皮，只要里面的胎力练足气贯阴阳，外面的皮再掺结实了，就能够善避刀枪，再者说老头子喝这一桶凉水，他另有用意，要不是练气功的能力，别说他这么大年岁，喝这么些个凉水，就是年青力壮血气方刚的也喝不了。这个练气不得一样，有大口气，有小口气，有天罡气，鼻吸气，暖气，各有不同。按普通的常人，得暇之时，就可以学习暖气，有一百天暖气，吸到肚腹之中，就能百病不生，也别管寒暑冷热，不能侵体，这就是练气功的好处。要是跟老头儿这个气可比不了，他自幼练气浑身过掺，还别说平平常常的一口刀，就是你手腕上有些力气，也砸打不动。这个水箭也就是贺如龙，这个小子的功夫就算不错，要是换一个打在面门上，早已栽倒，南侠跟司徒朗看着这般光景，九尾宗彝打包袱取出一对五行轮，南侠掣出宝剑，两个人手擎军刃，来到外面，此时老头见已登房了。前面跑的三个贼人，仙长司徒朗等在后面紧紧追赶，这三个小子按脚程说，就数路英快，按能耐说，就数贺如龙功

夫好，这两个小个儿跑在头里，贺如龙背刀在后面逃走。按说老头儿还用这么追吗，打算真追不过是三窜两跳，早就赶上了。皆因老人家有一分思想，就按这三个小子说，他们可是江湖绿林道，栖身在蓬莱岛，还别说他没作了什么大事，就让他不利了年钦差，也算是两国交锋各为其主，我这一次惩戒惩戒他，从此愚迷顿开，改恶向善，武术之中不又多得几个人吗，将来能够在世界之上，济困扶危剪恶安良，岂不是人世之福，故此老头子不肯赶尽杀绝。有心说不追，后面又跟着南侠司徒朗，故此才佯追假赶。故意放走了三个人。真要他们是明白的，在饭馆以内老头子百般戏耍，以及店房之中种种警戒，他们就应当改邪归正，隐避在山谷之中，他可就保全了性命。老头子有心放他们逃，南侠司徒朗可就不然了，司徒老头子摆手中五行轮，晃长髯脚下用力紧紧追赶，霎时之间，把老头儿漫过。三个小子正然跑着，回头一看可了不的了，原来银髯老道，跟猴形的老者，跟那一个老头子是一块的伙伴，这三个小子一看心中害怕，并且老道跟猴形老头儿脚程特别的快。三个贼人头也不回，磕膝盖碰前胸，脚打屁股蛋鹭伏鹤行，往前紧走，后面追的追来追去追了个首尾相联。三个小子一看不好，所幸一样儿，前面有一带大树林，三个贼人一看就乐了。江湖绿林道的规矩，遇林而逃，逢水就走，这三个小子看见树林心中欢喜，回头故意的发威，高声叫道："尔等不必追赶，三位太爷走也。"把话说完，三个人往树林一闯，将然一进树林。就听里面有人说道："尔等少往前进，某家在此等候多时。"贺如龙留神观看，树林里面还不是一位，里面隐藏着四五位，手中也有擎着军刃的也有徒手的。贺如龙将然一怔，就听里面有人喝喊："那不是合字的

吗？”贺如龙听着说话之人耳熟，仔细一看非是别人，正是蓬莱岛派出来头一拨行刺年羹尧的人。一共是三个人，答言者正是云中凤韩猛，贺如龙可就放心了。说着话带着丁寿路英，哥儿三个闯入树林。到了里面，一看统共是五位，认得就是头一拨那三位，从中还有两位不认得。贺如龙看罢，用手一指叫了一声：“韩大哥，这二位是谁您给我们见见。”韩猛闻听随着一点手，叫了一声：“高兄弟过来，我给你们见见，这一位就是我跟你谈的，我们剑山蓬莱岛巡山的寨主，追魂太岁贺如龙，这一位是金凤山古刹玉皇顶慧斌老方丈的门人高飞，又用手一指说，这位是云南八卦山，九宫连环堡五庄主火眼金睛猫贺勇贺建章的侄儿，名叫贺超，外号人称铁背金蝉。”随着又见了见丁寿路英，玲珑手仙人手。他们这才问，因为什么你们三位下山月余并未回归，在那里遇见贺高二位贤弟，因何黑夜之中，在树林隐藏？云中凤韩猛说道：“各位兄弟不用问，真要说起那就算我们弟兄无能，只皆因在山内奉军师大帅的将令，叫我们够奔陕西凤翔府，一路之上打探年羹尧的下落，如果得手要了他的性命。也算是老天不随人愿，我们到了陕西凤翔府，就在他的公馆附近，踩探明白，打算夜晚之间，前去行刺，又谁知人家夜晚之间，有随行的委员，全都是成了名的侠客，保护甚严，去了还不止一天，一连数次无法下手。后来我们弟兄一想，这一趟也不能白来，真要行刺无法入手，一时之间，可就想起他们哥儿两个来了。听说这二位是好样的。赃官动身之时，西门切近，贺超刀断童林的马头，杀死军民一百多名，临走之时刀劈了总镇彭应龙，要像我们年轻的堆里，得供着人家贺爷。就连这位高贤弟算是出了色的英雄，两次行刺赃官，头一次拦路劫轿，第二次

跟贺贤弟同入公馆，别看两个人当场被获遭擒，这也算够看的英雄好汉。我们三个人一想，既然不能行刺年羹尧，可就想他们二位寄押在凤翔监牢，我们哥儿三个夜晚之间，冒险劫牢，把他们二位救出来。顺着道路行走，白昼之间还不敢走，夜晚行走，要不怎么往返徒劳，有一月多的工夫呢。今天夜晚正然走着好容易奔到树林将休息休息，猛然间就见三条黑影，心中害怕，怕是官兵追踪来到，又谁知是你们几位，这可算巧极了。你们老三位这是由打那里来？”追魂太岁贺如龙就把军师大帅把你们三位派出来，日久不见音信，不放心这才派我们哥儿三个够奔陕西一路打听，没想到走至在哈哈镇九香园饭馆以内，遇见一个老头儿。耍铁球戏耍我们弟兄三人，丢失了银两，后来住至在泰和店，夜晚之间是这么这么回事，把自己所遭所遇从头至尾一说。直说到行刺不成逃走，有一个银髯的老道，人家脚程甚速，若错非是遇见这带树林，焉能保项上的人头，这还算便宜我们，看我等进了树林，并未赶尽杀绝，追到树林里面，真要是进来的话，不但是我们三个人就连你们几位大概也难逃。群贼说说讲讲不表。单说的是老人家司徒朗，南侠客司马空老哥儿两个，在后面紧紧追赶，看贼人穿入树林，南侠客乃是修道之人，倒无意追赶，司徒朗老头子则不然，非要追进树林结果他们三个人的性命，倒不是跟他们有多大的仇恨，司徒朗想这个：追不上他们，自己就算有点儿栽，头一样儿对不过南侠客，再者说后边有一个白胡子老头呢，岂不叫他们小看我司徒朗枉算一条英雄。正在思索之时，脚下用力紧紧追赶，后面白胡子老头儿叫：“二位别追了。常言有句俗语，自古穷寇莫要追，他们绿林道的规则，遇林而逃逢水便走，既然前面有一带树

林，就算他们命不当绝。”老头子话说到这里，南侠司徒朗全都收住脚步，彼此一计议，这才回归店房，真要依着司徒朗就不回去了，因为所有的东西，全都带在身边，还回去干什么呢？老头子一摆手叫了一声：“司徒朗，你那里知道，咱们在店房之中，跟贼人两下里接谈，所有店房之人全都听见了，他邪咱们正，因为什么咱们不来明去白呢！真要是咱们由打这里一走，必然叫店房里面的人谈说咱们跟他等也是一路，叫众人这么一谈论，岂不反为不美。”老哥儿两个一听，这位老头子所说之话有理，只可随着他够奔泰和店。到了店门前伸手拍门，伙计把门开开到了里面，院中正乱着呢。也有说老道跟两个老头儿是官人的，看见贼人还不一定在那里赘下来的呢，到了店房之中办案。就有说两方面有仇，今日见面这是报宿仇，大家谈说不一。等到三位回来，伙计说道：“三位爷您回来了。”南侠听他们一问，不过说了几句敷衍的言语：“那个人是绿林道夜晚前来偷盗，被我们把他追走了。”仍然把三位让至在西跨院上房屋，把里面蜡烛完全熄灭，只留桌案上一盏灯，板凳反过来，全都收拾俐落，叫伙计又沏了壶茶，坐在那里喝茶，司徒朗把军刃包好大家闲谈，南侠准知道这个老头儿是一位高人，净说他老人家姓董，一时间还真想不起来，究竟是谁。南侠手摆拂尘，打稽首念了声：“无量佛，老人家您是一位高人，方才所作所为，我已然看明，净说您姓董我一时之间想不起来，您是那位，望求老人家不必隐瞒，家住那里仙乡何处，尊姓大名望求你老人家指教。”老头子一听，微然一笑：“这是怎么说的，我见着二位侠客，未吐露我的真名，倒显着不对，既然你们二位问到这里，我不能不说，家住陕西凤翔府，西门里姓董名乾字化一，别号人

称镇古侠的便是。”南侠司徒朗老哥儿两个闻听一怔，怨不得他老人家这么高明，乃是大清国四大名剑，排行第一，亲师兄弟四位，说起来那一位也不如这一位高，前文书已然表过。这是由打那里来？只皆因他老人家在西北高丽营，与自己的徒弟郝文俊爷儿两个分手，他老人家又到北京城，住了个月有余，后来坐定了一想，这一位奉旨的钦差年羹尧，查办四川事件，并未带多少人，只有一个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带领着徒弟们，老剑客一想，那如何行的了，在直隶山西还可，一到陕西往前四川边界，蓬莱岛英王富昌富保臣，手下羽党甚众，净说成了名的剑侠，在他手下不少，就让童海川有通天的本领，也难以抵抗。我闲着也是闲着，倒不如我往那边走走，如果用不着我也不出头，倘若是非我不可，我在暗中辅助童海川。老头子把主意拿定，带好了盘费，由打北京城动身，可就沿站行走，钦差一路所遇之事，没有老剑客不知道的，最末尾慧斌纵徒行凶，用浊目香浊伤钦差二目，老人家看着忍受不住，就要出头，后来一打听有各位剑客从中维持，自己可就不出头了，因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老人家故此未曾出头。后来慧斌在山神庙前九罪证凶僧，老人家暗地窥探，心中难过，看起来练武术真正不容易，就拿慧斌说自从七岁入庙，到而今五十四岁，练艺四十七年，落个头尸两分，剑客爷不住叹息。钦差起马动身，在西门内贺超刀断童海川的马头，杀死军民人等，高飞拦轿行刺，暗中用铁球打倒高飞。夜间又够奔公馆，暗含着辅助他等，球打二寇，拿住了贺超高飞。老头子出离了公馆，走到树林里面，打了一个盹睡到了天明，自己心中一想，此处不过是陕西，这要是到了四川还不定有多少贼人不利年大人呢，倒不如我一路往前迎着，作

为头前窥探，如果有蓬莱岛的贼党，在道路上我要把他们遇着，早早的把他们打发回去，岂不省事。老爷子顺道前往，走至哈哈镇觉着腹中饥饿，到了九香园吃饭巧遇三寇，老人家把前前后后话一说，司徒朗与南侠这才了然。老三位直谈到天光大亮，把伙计唤进来，打脸水三位梳洗，梳洗已毕，泡了一壶茶，三位喝着茶，吩咐伙计预备早尖，吃喝完了算还店饭钱，三位一同起身，出了泰和店。走在道路之上，南侠问老爷子你老这一走打算够奔那里呢。董爷闻听说道也没有别的事，所虑者就是蓬莱岛，我这个意思打算够奔蓬莱岛调查调查。南侠一听接着说道："老人家我们哥儿两个奉钦差大人的谕，叫我们沿站寻访，恐怕有奸人一路上行为不法，顺道踩探，老人家如果没有什么事，咱们爷儿三个一路同行，不知道老人家意下如何？"董爷一听他们老二位愿意一同行走，也没有什么说的，只可点头答应。由打四川大道往前行走，他们已然在店房打过早尖，老三位脚底下各自用力往前紧走，午饭没吃，直走到日没，找店房住下，吃喝安歇这都不必细表。

非止一日，这一日老三位正然往前行走，离着四川也就四十多里地，天在巳时，董爷在头里走，后面跟着南侠司徒朗，老人家说话诙诙谐谐，正然走着猛然间见老人家背转身形，双手一横，叫了一声慢走，你们二位看认得他吗？用手往对面一指，哥儿两个留神一看，就见顺着大道迎面来了一个老道，个儿倒不算高，约有五尺多，肩宽背厚虎背熊腰，身上穿着蓝粗布的道服，青粗布的大领，腰里系着一根绒绳，杏黄色的足有桃核粗细，脚底下寸底的青布云鞋，高腰白袜，在身背后背着一个长条的包袱，胸前打着麻花蝴蝶扣，颔下连鬓络腮一部银髯，高挽发髻。司徒朗司马空，老哥儿两个看

罢不认得，遂问道："老人家这是谁？"镇古侠说道："你们不认得，这就是在江湖上有名的人物，慢说是你们哥儿两个，就连我董乾也算上，谈到武学上也未必能盈的了人家，此人复姓万俟双名羽修，外号人称无形剑客。"南侠听到这里，就是一怔，此人的声名早已如雷灌耳，可就是没见过，今天若错非老人家说，就是走到对面，我也不认得他是无形剑客。董爷说到这里又道："你们哥儿两个暂到那里躲避躲避。"用手一指就在东南有个大土坡，董爷那个意思，叫南侠司徒朗到土坡后面隐藏，遂说道："我可嘱咐你们哥儿两个一句话，回头我上前去跟万俟羽修当场动手，他手中的军刃乃是一对量天尺，长够三尺六他按定三十六天罡之数，尺上的星星共三百六十五个，按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招数共有一百单八招，我过去跟他动手无论我怎么敌不过他，你们别出来帮助，虽然我赢不了他，他也不好赢我，你们千万别看我堪堪落败，就过去帮忙，你二人一出头，必有性命之忧，如果我占了胜利，甚至于将他打倒，你二人也不可冒险去捆他，按说你二人身为侠客，捆人还捆不了吗，可是分捆谁，不但你们捆不了他，碰巧了就须遭了他的毒手。"老人家把话说完，命南侠与司徒朗到土坡后面躲藏，看我赌斗万俟羽修，司马道长你把宝剑借我一用。南侠听到这里，忙将宝刃摘下来，双手捧递。那位说，侠剑客的宝刃不是各人的命脉吗，虽然说董爷是一位世外的高人，从中又没人给南侠指引，不过就是通过了名姓，倘若事出意外，那还了得吗，诸位，皆因南侠身分甚高，暗中留神看董爷的言谈话语，以及身上的技术，所作所为皆不是等闲，如今老剑客说借剑，还不用说不借，答应慢一点儿，都恐怕被老剑客笑他目不识高人，故此南侠并不思索，将剑

摘下交与董化一。董爷把剑接过来，又再三嘱咐他二人，千万不可出头，然后把剑往腰间一掖，往前紧走，此时万俟羽修由对面正自低头缓步而行，董爷把颌下银髯用双手一托说道："嗳哟是万俟道爷么，往哪儿去呀？今天可巧极啦，叫老董把你遇上啦。"老道听对面有人说话，抬头一看董爷，念了一声无量佛，哈哈大笑说道："我打量是何人，原来是董老剑客，您这是往那里去？"董爷闻听，微然含笑，抱拳说道："道长要问老董是行无定所，信步闲游，今天实在是巧，与道长相遇，我有几句话，要与道长谈谈，不知可使得吗？"万俟羽修带笑说道："董老剑客有何金石之言，请讲当面，贫道愿意闻。"董爷遂换了一副正重的面目说道："万俟老剑客，我这个话是这么说，你这么高的身分，也用不着我老董劝，凡有一切的事，也没有你看不透的，你何必在剑山蓬莱岛辅助奸王富保臣作叛逆之事，日后英王势败，蓬莱岛冰消瓦解，道长必无立足之地，真要是年轻人参不透世情，错保奸王情有可原，老剑客已百岁有零，多学多识，怎么竟会将道路走错呢，再说身为出家人，拜在三清教下，又不该沾染红尘，我说的可不敢说是良言，如果道长肯听，可找个幽雅避静的所在一隐，虽不能寿与天齐，也可以养性修真，享受天地间的清福，岂不为美。"董老剑客把话说完，就看万俟羽修连连点头，长叹了一口气，叫了一声："董老剑客，你老所说的话，我也明白，只因错在先前，既然我应许英王，尽我本身的能力，辅保他重整乾坤，再定山河，我已把话说出，而今实难收回，不过是听天由命而已。"董爷闻听，哈哈大笑说道："既然如此，道长你为全你之信，忍心以害天下苍生，今天我既以良言相劝，你不听我可尽我辈剑客的天职，为民除害了。"

万俟羽修一听，说道："好，董化一你既说到这里，你我就以武力解决。"说着话由打胸前解麻花蝴蝶扣，打开包袱取出量天尺，包袱往腰中一围，双尺左右一分，董爷此时已然把宝剑撤将出来，剑匣插至在腰间，右手擎剑左手点指，叫了一声："道爷，你就进招吧。"万俟羽修叫了一声："董老剑客，如此说来还是你老先进招。"说到这里董爷摆手中宝剑，往前便递，够奔万俟羽修哽嗓咽喉，无形剑客一看剑到，身形向左一闪，右手量天尺一点董爷脉门，左手量天尺够奔董爷太阳穴打来，镇古侠赶紧撤剑身形向下一矮，往前一进步，进步撩阴宝剑够奔万俟羽修裆中便挑，老道身形往后一撤，摆手中双尺，辨别门户，运用招术，往里进招，镇古侠以手中的宝剑对面相迎，两个人各施所能，像这样身分的人，动手可不热闹，不过是见招迎势，见势还招，未曾动手，两个人各自看关定势，各人把各人的门户，封闭的严严密密，全都仰仗缩小棉软巧，挨傍挤靠窜蹦跳跃，在先老二位的招数慢，后来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镇古侠动着手留神观看，人家的量天尺一百单八招，所有里面的招数，真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就是有一样儿，百岁有零的剑客错保了英王，将来难免项上餐刀，死如芥草，可惜这身功夫，万俟羽修看董爷这口剑也心中纳闷，暗想道董乾手中乃是宝刃，寒光灼灼夺人二目，你说他这口宝剑是谁的呢，由打我闻其名未见其人，那一天就没听说他身有宝剑，今天与我相逢，当面动手，这口剑是从何而来呢，思来想去莫明其妙，动着手还得留他一分神，恐怕自己的量天尺撞在他的宝剑上面，真要撞上就得削为两断。这二位动手，南侠客司徒朗在土坡后面，爬在埃尘留神观看，就见两位剑客打得难解难分，司徒朗看着不

忿，低言悄语，叫了声："司马空你看着这个董老剑客，动手是真的还是假的，你说是真的，既然是对头冤家，当场动手就应当施展绝艺，不用说结果他的性命，也应当场把他拿获，如果要是假的，也用不着费这么大的事，跟他动手还不如不出头。"南侠未等司徒朗把话说完，低言悄语，叫道："老哥哥，这个地方我可不是小看您，别看您的岁数比我大，由打您把功夫练成了，又去了一趟大西洋，由打西洋回来，占据了玲珑岛，您并未跟成了名的剑侠终朝盘桓，您对于武术也没深加研究，你老所会的不过就是当初剑客所传，我可不敢说明白，不过听人家常对我谈，像这二位剑客动手，这个身分已然到了极妙之处，你没看见吗，宝剑堪堪递到咽喉，又撤回来了，因为什么呢，万俟羽修他把双尺一并，门户看好，就是宝剑递进，他把身形一闪，摆尺相迎，不也是白费吗，比如说他的双尺到了，够奔老人家的头部，双尺往下一压，老人家宝剑一横，瞪睛看着他的双尺，尺不下来还好，尺要往下一落，老人家向前一进步，宝剑向上找他的双肩，他自然就把双尺撤回，这个地方就叫火候。"司徒朗听罢南侠这片话，不住的连连点头，别看我年纪高迈，这些研究我可不如人家司马空，要不然怎么到后文书，康熙六十一年，武英殿御览剑侠图，三十六位侠客之中，并没有司徒朗，别看他这么大年纪，也是剑客的徒弟，就是性情骄傲藐视高人，今天他一听人家之话也是心服口服。哥儿两个观看，就见老道万俟羽修晃动身形，蓝道袍飘洒飞舞亚赛架起蓝云的一般，银髯一摆一道白线，老头子轻似狸猫恰赛猿猴好快的身法，要说两个人的招数，一时之间还分不出来高低上下。就在这般光景，司徒朗司马空两个人看的二目直直勾勾，全部精神都注在了

两个动手的身上。南侠不说，惟独司徒朗心中暗想，老人家镇古侠嘱咐我们二人，他们动手无论谁输谁赢，不准我们出头，你说他们这两人动手，难解难分，赶到多怎才算了局呢，倒不如趁着他们动手，一时顾及不到，亮出五行轮，暗算无形侠，我也不用向前，只要他的脊背冲着我，我手中拿着这对五行轮，厉厉害害给他来一下，这就叫明枪容易躲，暗箭最难防，别看他身为剑客，也有个措手不及，自己是越想越对，只可留神观看。无形侠与董爷动手，真称得难解难分，棋逢对手匠遇良材。这也算是该着，可巧无形侠动手之时，脊背正对着土坡，司徒朗一看这才是立功之时，下手的机会，想到这里，手擎着军刃，一步一步凑至在老道的身后，说时迟那时快，脚尖一点土坡，身形往前一纵，手中擎着一对五行轮，对准了老道的后背，用力打来，耳轮中就听砰的一声，呛啷啷翻身栽倒。那位说莫非老道躺下了吗？那知不是，是司徒朗躺下了。原来老道手中的量天尺将然一亮势，镇古侠手捧剑把，要用白蛇吐信够奔老道的咽喉，就在这么个工夫，老道就觉着背后有风声，随着往前一上步身形一转，量天尺对准了五行轮一压，蹦起来一腿，对准了司徒朗的前胸就是一脚，司徒朗扔五行轮翻身栽倒，老道把量天尺一擎，念了一声无量佛，一飘颌下髯，一矮身飞也相似，顺着大道扑奔正西，就走下去了。老人家镇古侠手中擎着宝剑，一看老道逃走，遂说道："我不叫你们帮助于我，这是怎么说的，被他一脚踢倒，必然是身带重伤。"老头子说到这里，也无心追赶，由打腰间撤出来剑匣，宝剑还匣递给司马空，凑至在司徒朗切近一看，就见他躺在埃尘面无人色，顺着口角鲜血直流。老头子看他这个样儿可怜，下腰将他扶起，摩挲前胸，捶打他

的后背，口口声声叫司徒朗，叫了好几声，他这才上气接上下气一口浊痰带着许多鲜血，喷至在埃尘，微翻二目，咳声不止，看了看镇古侠，自己连连点头，然后叫道："老人家，我不听你老人家的话，到而今才身受了重伤。"镇古侠连连点头说道："未曾动手之先，我已然把话说明，无形剑客技术高强，还慢说是你，就是我董化一跟人家动手，输赢胜负都在两可之间，他这一脚踹的你还别不认便宜，说着话解开他的钮子，看了看这一脚正踹在他的华盖穴的下面，往上那一寸就是华盖穴，踹上当时就得亡命。老头子看到这里，用手一指叫了一声："司徒朗，我这个话一说大概你有点儿不爱听，别看你挨这一脚，这叫儆戒你，幼年间仗着你的武学；在外面妄杀好人，到如今年逾八旬，弃恶向善，这一脚故此未能要命，这真是万幸，从此在外面济困扶危，剪恶安良，上苍必当佑护于你。"几句话说的司徒朗心服口服，暗想虽然我没跟老人家久聚，他老人家所说的这些话，句句刺我的心肝。司徒朗正自思想之际，猛然间就听镇古侠叫了一声："司马空，我本应当跟着你们哥儿两个一同前行，怎奈我另有公干，你暂且把司徒朗背起，往前走不多远就是剑州，到那里打听打听，大概钦差年大人的公馆，也许设在州衙，你们可以到那里打听打听，就是公馆不在那里，你把来历说明，暂且叫司徒朗在剑州养伤。"南侠听老头说这些话，念了一声佛，叫了一声："老剑客，您要是没什么事，何妨同着我们弟兄走走。这个地方倒不是司马空胆小，我想无形剑客，跟你老人家动手胜负未分，此时他飘然而去，倘若隐在一旁，单等你老人家走后，如果他再出头算计于我，我顾着司徒朗顾不了跟他动手，就让我跟他动手，也未必能赢的了，据我想还是老人

家跟我们同行几步，倒觉着妥当。”镇古侠听完了这话微然一笑，叫了一声：“仙长，你真要是那样胆小，少年间闯荡江湖，也得不了南侠客昆仑道长这样的美称，你只管搀扶着司徒朗走你的，公馆如果有个风吹草动，全都在老董我的身上呢。”老头子把话说完，一晃身顺着大道就走下去了。南侠一看无法，只得下腰捡起一对五行轮，在司徒朗腰间解下包袱来包好，扶着他慢慢往前行走，一直够奔剑州的州衙，天到黄昏来至在剑州，将然一进东门，一看街市上做买做卖拥挤不动，热闹非常，南侠看这般光景，遂跟做买卖的打听打听，街市上素常就是这么热闹，还是今天有什么事，有人对他说，这就是有奉旨的钦差前来查办四川，今天将到剑州，公馆打至在州衙。那位说钦差老大人是到了吗，只皆因南侠客九尾宗彝老哥儿两个动身后，童林把话跟大人说明，叫他老人家起马动身，别在凤翔紧着耽误，钦差老大人听了，点了点头。就在这么个工夫，差人回话外面有凤翔府的知府，刘汉鼎求见，大人吩咐一声，叫他进来，工夫不大，刘知府来至在里面，摘去了大帽子，赶步向前行礼，口称：“老大人在上，卑职罪该万死，只皆因两名强人贺超高飞，公馆将他等拿获，暂时寄押在凤翔府的监牢，也是我等一时不慎，夜晚之间，竟有胆大的贼人，由打牢狱之中，劫去了二寇逃匿无踪，卑职特此前来求大人贵手高抬，赏限卑职设法追捕。”钦差老大人听到这里，手拈墨髯紧皱双眉，事已至此，那也算无法，说道：“刘汉鼎既然二寇越狱脱逃，你等各自用心，从此后吩咐你手下三班人役，叫他们各处寻访，无论在那里拿获，将他押解到公馆。”刘知府连连点头，说是大人的恩典，钦差老大人又叫了一声：“贵府，方才我们已然计议停妥，你把执事大轿等

预备完毕，明日我要动身够奔四川，所有一切的善后，你着手办理，单等事毕，我专折入都，我加意的保举，可也就是了。”刘大人连连向前行礼，口口声声说大人的恩典，然后撤身下去，到外面所有一切执事人等，安排妥当，预备明日清晨大人起身。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一回

战刺客群侠护驾　剑州城叛官伏法

当日晚景无书，次日清晨钦差老大人换好了官服，随行各位侠客，全都到后面禀见钦差。工夫不大，知府刘大人在外面把执事大轿黄亭子等类备妥，来至在里面禀见大人报齐。年大人这才起行，鼓乐喧天，鸣锣开道，各种仪仗在前。童林打着顶马，刘俊打着跟马，众小弟兄各位成了名的侠客，前拥后护，不亚如众星捧月相仿，威威武武出离了凤翔府的西城。后面知府刘大人，跟着大轿紧紧相送。年大人把知府叫至在面前，低言悄语嘱咐几句话，告诉他由打府库里面提银，所有军民人等，被铁背金蝉贺超杀死者，各赏邮银，带伤者延请名医，从速诊治，伤痕痊愈，各赏奖银，所有一切善后的事宜加着意的维持，所有一切的事，全都办理完善，我必有一番保举。刘大人连连打恭说道："大人栽培，"钦差一摆手知府退下来，大轿前行。书不可重叙，不过就是按站行走，有事即长无事即短。这一天走至在剑州，离城不足十里，有剑州的知州，姓黄名叫黄国英，这个人的年纪，也就在五十来往，生的瘦小枯干，骨瘦如柴，小脑袋顶，两腮无肉大颏拉素，两道半截眼眉，一双斗鸡眼，小鹰鼻子薄片嘴，锥子把的耳朵，两撇断梁胡，别看这小子其貌不扬，伶牙俐齿，跟人当面接谈，能够讨人的喜欢，生来的阴险，做事奸诈异常，就皆因他的出身不正。今天听见钦差老大人到，带着手下三班人役出城迎接，远远望见大轿行至在切近，走上前去躬身

行礼，大人在轿内一摆手，他起过身形随在轿后。钦差大人的公馆，就设在了州衙，钦差大人大轿进仪门，来到后面搭进了大堂前，轿子落平摘杆去扶手，钦差大人下轿，剑州的知州在头前带路，一直把大人领到后面上房，来至在上房里面，先请旨意金牌，安放在后面上房屋正当中，钦差朝拜圣旨金牌已毕，旁边设坐位落坐，所有随行委员，各位侠客以及小弟兄人等，全都向着金牌旨意行礼，礼毕侍立在两旁边。老大人说了一声来，把所有本地面文武官员的手本，全都留在公馆，传话挡驾免见，单叫剑州的知州黄国英，钦差要亲自问话。早有差人把话传出去，交武职官手本留下，各自走去，剑州知州听大人传唤，随差人来到里面，冲着上面的旨意金牌行朝拜的国礼，然后才走到大人面前行礼，口称："钦差大人在上，卑职黄国英给大人请安。"钦差老大人叫了一声："贵州，一旁请坐。"黄国英说道："大人虎驾在此，卑职不敢。"年大人用手一指，说道："请坐不防，坐下好谈话，"黄国英连连说是，谢过大人，欠着身坐在旁边兀凳上面。钦差老大人留神一看，他这分相貌，就知道这小子绝非良善，大人看罢，不过问了问他剑州的土地民情，然后又问了问本地面可有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无论有多大办不了的事，你只管明言，本钦命奉有金牌圣旨上方宝剑，所以一切事宜先斩后奏。黄国英一听连连抱拳说道："卑职剑州地面，一来是天子洪福，再者老大人虎威，卑职到任以来，并无不法的案件，商民人等全都是奉公守法，安善良民。"钦差老大人听到这里，点了点头说道："贵州治民有方，地面平靖，单等事毕回都，竭力保举就是了。"说罢大人一摆手，黄国英退将下来，钦差脱去官服，换好了便衣，天可就不早了，约在掌灯之时，大人吩

付一声摆坐开饭，前面老少侠客随行委员在前面差官房，摆齐了桌椅大家落坐。正要用饭之际，该差的进来回话，跟各位侠客回："外面有一位出家的道长还带着一位年迈苍苍的老者，求见众位。"童林闻听，准知道这两位是南侠跟司徒朗到了，童林也没叫别人，自己亲自出来迎接，看了看果然是南侠与司徒朗二位老人家，遂说道："二位老哥哥，怎么您倒走在后头了？"南侠摆手叫了一声："兄弟有什么话里面说吧。"童林只可随着二位老哥哥来至在差官房，童林那个意思叫他们二位一同吃喝。南侠摆手叫童林吩咐差人找清净地方，安放床榻，先把司徒朗放在里面，然后就把哈哈镇九香园镇古侠戏耍三寇，泰和店贼人行刺，三人一同行走，路遇无形剑客万俟羽修，董爷借剑对尺，司徒朗暗算万俟羽修未成，被他一脚踹的口吐鲜血，大家听着彼此都是一怔。南侠这才把九尾宗彝司徒朗扶在床榻之上躺好，由打腰间掏出一包药面，用开水冲好，叫司徒朗喝下去，南侠念了一声无量佛，叫了一声："老哥哥，别看您叫万俟羽修踹了一脚，身带重伤，您只管放心，有我这一包药服下去，不过旬日就能复旧如初。"司徒朗点了点头说道："我这一场事，都仗着兄弟你了，若无兄弟你在此，哥哥还不定落到什么地步呢。"南侠说道："你我自己弟兄，都是这个年纪，谈不到这句话。"童林这才让南侠一同入座，大家推杯换盏，酒饭已毕，残席撤下，童林带着南侠到后面禀见钦差，就把一路上所遇之事，禀明了大人。老大人听罢一皱眉，暗想蓬莱岛英王手下果有高人，就在这么个工夫，外面有人痰嗽，大人吩咐一声进来，就见由打外面走进一个差人，向上回话，外面有剑州知州禀见大人，大人点头说道，叫他进来，外面答应一声，知州黄国英进来一

看，大人在当中坐着，旁边站着一位委员，还有一位道长，看罢，这才给大人请安，年大人说道："贵州有事吗？"黄国英这才说道："卑职有一言，若在老大人面前说出来，大人万勿过意，这也不算卑职多想，咱们剑州离蓬莱不远，倘若英王富昌夜晚之间，派人前来不利老大人，虽然说有天下侠客在此维护，倘有一时顾及不到，事出意外，卑职担待不起，我的意思，打算请您到后面玻璃厅内，别说剑山蓬莱岛不派人前来，就是派出高来高去有名的惯贼，他也找不到玻璃厅，卑职因不敢自专，特来与大人商议。"年大人闻听此言，不由得暗自想道，别看黄国英长的其貌不扬，说出话来却合乎情理，遂说道："既然如此，海川，咱们不如移到后面，并不是我怕事，还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童林说道："但凭大人。"年羹尧这才吩咐童林，跟着黄知州到后面先检查玻璃厅，然后再动身。童林答应一声，同着知州一直够奔后面的玻璃厅，来至里面，黄国英用手一指叫道："童老爷您看，这个地方够多么严密，老大人若住在这里，准保高枕无忧。"童林看了看四外并无破绽，这才来到上房向年大人报告，大人才命大家移动，够奔后面玻璃厅，叫随行的师爷杨有芝住在前面上房不动，黄国英撤身出来，童林够奔前面差官房，先把徒弟们叫过来，刘俊，司马良，夏九龄，洪玉耳，张方，跟着刘俊他们小哥儿五个，够奔后面上房看守金牌，童林又叫了一声："镇西方马大哥，镇东方宋大哥，云中侠何立何二哥，你们哥儿三个辛苦辛苦，把随身军刃收拾俐落，够奔后面玻璃厅，前前后后绕着点儿，天到三更我再请各位侠客帮忙，把你们哥儿三个换回来。"这三位闻听海川吩咐，三个人答应一声，并不怠慢，别看跟童林初交，这叫交深不言浅。将然三侠站起

身形，要往外走，就听外面吧的一声，童林吓了一跳，不但童林吓了一跳，就连北侠南侠镇东侠全都是一怔。童林一晃身来至在外面，后面群侠跟随马爷，宋文元，何乃中，三侠够奔后面，童林往各处观看，就见地下一个纸包，里面包着半片瓦，把瓦抛落埃尘，原来是一个字柬。童林把字柬向着镇东侠一递，叫了一声："老哥哥，你老看看。"镇东侠接过来，那个意思要往北侠手里递，北侠连连摆手，叫了一声侯大哥，事不宜迟，赶紧观看。镇东侠留神一看，上面写着粗粗几句话："你等众人做事恍忽不加侦察，钦差移室事出危险，何人维持。"镇东侠看罢叫了一声："各位仁兄贤弟，你们大家请来观看，这个字柬来得奇怪．可有一节，这个意思，大概不至于是剑山蓬莱岛派下来的刺客，来在公馆不利钦差，据我想大概是高人暗中警戒，叫咱们各自留神，既然是字柬上写的明白，剑州州衙钦差大人住的住房里面，或者有什么差错，倒不如咱们大家够奔后面，一看便知。"众人一听老人家说的句句有理，大家这才赶奔后院，到了里面正赶上马爷宋爷何爷老三位，由打后面绕过来，众人站在院中痰嗽，里面问了一声谁，童林来至在里面，先给大人请安，然后把群雄唤至在里面，各处里留神观看，就听北侠向着众人说道："你们大家看。"众人顺着秋老侠的手一看，就见大人所住的玻璃厅，一拉遛是六间长，两旁边一边有一间耳房，东西落地，六扇玻璃隔扇，在隔扇里头一边有一个锅台，修造的极其精致，上面盖着锅盖，锅盖上头的漆峥光耀亮，大家看罢，就听北侠说诸位："这个地方我可不能说。海川你没能耐，皆因你年轻，方才剑州知州带着你到后面看玻璃厅，不过是看看里面有什么弊病没有，你看罢就说没有什么弊病，明显着破绽，你

就会看不出来，这幸亏是来一个字柬，若不然今天夜间，虽有大家侠客保护钦差大人，不至有了危险，也得饱受虚惊。”大家听着一怔，童林赶紧问道：“老哥哥这锅台有什么可疑之点呢？”北侠说道：“不信，你伸手揭开锅盖，你要能拿起来，那就是我把话说错了。”童林听到这里，走上前来拿锅盖，按童林这身功夫，难道说连个锅盖都拿不起来吗，有谁知用手摸了摸纹丝未动，童林就是一怔，北侠微然一笑，叫了一声童贤弟：“你再要不信，你自己揣摩揣摩，这里既有锅台屋里就应当有炕，里面没炕外头要锅台干什么的？”童林看了看里面是床，北侠接着说道：“请想里面是床，外头锅台要烧了火烟上那里去。”童林一听也笑了，这一来不要紧，招惹的大家全都笑了，他们众人谈话之时，钦差大人听着，手拈墨髯暗含着点头也是好笑，要是这么看起来，人不经一事不长一智，今天我来到这个玻璃厅里面，喝了总有两碗热茶的工夫，我就会没留到这个神，没看出这个锅台是假的，不问可知，这一定是地道了，这幸亏是有北侠秋老侠看出来破绽，如果众人疏忽看不出来，夜深之时，贼人由打地道之中，走将上来，就怕于我大有不利，年大人自己正然思索，就听北侠说道：“跟大人回，依着老朽的拙见，大人不必住在玻璃厅，你老住在西厢房，请马老侠客跟您住在屋中，别掌灯烛，在黑暗之中马老侠多加小心，外面无论有如何动作，马老侠千万别出来观看，保护大人是您一人的专责，我跟各位弟兄住至在玻璃厅里面，专等夜静更深，伸手拿贼，何乃中宋文元二位老侠多辛苦，够奔前面上房，帮助他们五位小弟兄保护旨意金牌，虽然金牌是一面假的，咱们也得格外留神。”正然北侠分派之际，就听年大人叫了一声各位侠客，据本钦命观看，既

然玻璃厅里有两个锅台暗道，不问可知，剑州知州黄国英当然不法，私通剑山蓬莱岛，倒不如先把他拿获，这叫擒蛇先擒头，铲除内患，然后再对外敌。北侠听到这里，连连摆手，跟大人回，要是这么一办，恐怕打草惊蛇，倒觉许多不便，倒不如您暂时够奔西厢房，我等设法事机一到，一律肃清，老大人您就望安罢。大人听到这里，只可点头，跟着镇西方马龙元走到西厢房，来至在里面，西厢房三间迎着面放着一张床，两旁边靠着山墙，放着八仙桌，两边各有椅子，所有一切的陈设倒是讲究，马爷看罢叫年大人坐在床上，把屋内灯烛熄灭，马爷搬了一张兀凳，坐在门旁抖擞精神各处里观看，就如同身临大敌的一般。

不表马爷单说的是玻璃厅所有这一干的侠客，北侠满都把他调动开了，前后的院内，以及东西箭道，全都安排的严密如网，玻璃厅里面就留下了三位，北侠镇东侠跟童海川，所有屋内的灯烛熄灭，只留桌案上一盏蜡灯，沏得了一壶茶，老哥儿三个喝着等候，听了听外面天交二鼓，各处人等全都加意留神。不表别位，单说里面这三位侠客，天过二鼓，各位侠客全都站起身来，留神往锅台上观看，北侠看着东面，镇东侠看着西面，叫童林站在当中，给他们两个人巡风，只耗到天交三鼓，北侠冲着镇东侠，老哥儿两个一递眼色，童林心中明白，准知道大凡江湖绿林道，要是做案总在三更，因为是夜静更深，人的精神也乏了，才是得手的时间。童林注目观看之时，猛然间就听西面锅内吧的一声，镇东侠留神观看，就见锅台响完了，那个锅盖，吱一下往那旁边挪，赶把锅盖挪开，老头子把眼都睁圆了，又捱了会儿，忽然间由打里面出来一顶帽子，用刀挑着不住的来回晃，要说这个地方，

可是个阅历，别看童林他是个侠客，这个地方他可看不到，因为什么？他由打出世以来，就跟成了名的侠客在一处盘桓，对于黑店贼窝，其中的底细，他一概不懂，这不过是很平常的事，长在外面行路，短不了就许遇见这么一手，本不算什么出奇，惟独在童林的眼内，看着很新鲜。正在观看之际，就见由打锅箱子里面伸出两只手来，扒着锅边稍微沉了沉，那个意思是往上长身，往外一探头，这个地方就得说人家镇东侠，真得说快，莫怪叫神手昆仑，一伸手就在贼人的头项上面一捏，拿的还是真巧，手指按着贼人的气管，不用说嚷，连呼吸都喘不匀，老头子轻轻把他提出，往旁边一放，磕膝盖顶住腰眼儿，解他身上的绒绳，不费吹灰之力，摩肩头拢二臂四马倒攒蹄，把贼人捆好，扯下他的衣襟，把口给他塞上，这才掳他的脖子，两边的气管一按就凹，一掳就凸，凹着他这口气背着喘不出来，拿手一掳气喘上来了，打算喊嚷口里头已然堵上东西，动转挪移全都不能自主。说时迟那时快，镇东侠这里已然捆好，北侠那边也觉着动静了，也是照样锅盖一响，工夫不大，也出来一把刀，挑着帽子晃了两晃，然后伸手扒锅边，出来一个人，将然一长身，北侠照样不费吹灰之力，提出来捆好了，塞口掳脖子，都收拾齐毕，童林在旁边看着有意思，口中不言，打手势，那个意思他要叫镇东侠闪开，他要站在镇东侠那里拿人。侯廷一看他这个意思不肯驳他，打手势告诉他多加小心，不可性急，童林连连点头，镇东侠站在当中，手拢银髯看着东西两面的锅台，北侠看的是东面，童林看的那个是西面，工夫不大，西边的锅盖已然推在旁边了，这一次上来人并不用刀挑帽也不用推锅盖，就见由打下面出来两只手，扒着锅台往起一长身，将然一探头，童

林把眼都瞪圆了，心中思想二位老哥哥一人拿住一个，要是再上来人，我要是拿不着岂不叫二位兄长见笑，自己把主意拿妥，一看里面这个出来了，乃赶紧一伸手儿，镇东侠跟北侠老哥儿两个看得明白，一看童林这一手就错了，贼人非逃不可，人家二位抓的是贼人的哽嗓。轻轻提上来不但贼人跑不了，还不能喊出来，童林这一伸手掳的是脑袋上的头发，就让你手头有力，贼人跑不了他也得声嚷出来，童林将然掳住人家的罩头绢帕跟头发，就见那个人连坠带蹬拼着命的一挣，耳轮中就听咔嚓一声，骨碌骨碌贼人坠下了地道，童林手拿着绢帕跟一绺头发带着血迹。北侠用手一指，叫了一声："童贤弟你错了，这个地方可不怨兄弟你无能，这是失于经验，暗中拿人不拿哽嗓便掐脖后，用足了力，无论怎样他也跑不了，你要抓他的发髻，他拼死命豁着头发全掉了，他也要挣命脱逃。"童林闻听老人家说这片话，觉着脸上一红，遂说："小弟鲁莽了。"镇东侠说道："此贼一逃吓死他也不敢再来了，要不然无论有多少贼人，只要他由打地道上来也难逃。"童林看了看捉住这两个人瘦小枯干，两撇小胡倒是精明强干，童林看了半天不认得。书中代言，这两个人一个叫玲珑手丁寿，一个叫仙人手路英，他们打那里来呢，只因八寇在林里面相逢见面，然后他们大家计议，这一拨儿由打剑山蓬莱岛派下来，行刺钦差之人，可就是云中凤韩猛，谢瓣莲花魏九成，风中芙蓉南宫立。第二拨就是追魂太岁贺如龙，丁寿，路英，依着他们六个计议，打算回山把所有一切的事，详详细细报告英王。要依着贺超高飞，他们这两个人打算投奔陕西西安府，万龙藏峰岛。八寇计议多时，后来追魂太岁贺如龙，从中划策，说："倒不如咱们暂且够奔剑州，剑州知州黄国英也是咱

们同道的人，到了那里必然有个照应。打听打听脏官年羹尧现在究竟到了那里，也不枉下山这一趟。”众人一听贺如龙所说之话有理，这才一同够奔剑州，来至在剑州州衙，叫人回进去，传出话来知州有请，八寇来至在里面内书房，面见黄国英，把他们各人的事表说了一遍。黄国英一听心中欢喜，叫了一声诸位好，方才差人来报，赃官年羹尧，今天早晚他就来至在剑州，公馆不设别处，就设在州衙里面，后面玻璃厅里头有两股地道，这个地道直通剑州西关外，三里多地，有个避雨凉亭，那就是泄水之道，我把赃管接进来，然后让到后面玻璃厅里面，通着大厅地道就是我的卧房，你们众位全都在我的卧房等候，等到夜晚天交三鼓，人不知鬼不觉顺着地道走进玻璃厅，由打里面的假锅台出去，锅盖底下有螺丝，把螺丝拧下来，锅盖推至在旁边，那里有一个瓮洞，里面有一顶帽子一把刀，用刀挑着帽子晃晃，只要外面没有动作，窜将上来把赃官年羹尧拿获，岂不是大功一件。八寇一听有理，黄国英这才摆酒款待，吃喝已毕，让至在后面的住房，单等把钦差接进来，把所有一切的事，全都办理完毕，钦差年大人也够奔后面的玻璃厅，知州黄国英心中喜悦，以为是年大人坠入他的网罗。耗到二更以后，把八寇打发出来，全都收拾俐落，各背军刃绢帕罩头，由打黄国英的卧房，顺着地道够奔玻璃厅，头前走的可就是追魂太岁贺如龙，后面跟着丁寿路英，馀寇皆随至在后面，顺着地道前行，走够多时，来至在玻璃厅的底下，正当中上面悬挂着一个海灯，虽然照的不算甚亮，可也看的见两旁边上面的道路，这股地道通到锅台，可不是台阶，是两个软梯，众人看罢，就见玲珑手仙人手，他们两个人向着群寇一打手势，叫众人靠后，他们两个

人愿意冒险，首先上去，因为什么呢，谈到武学这两个人可不成，要讲究到偷盗窍取，拨门撬户那得说是第一，得过黑虎门的亲传，在江湖绿林道大有名声。众人一看他们两个人头前走，各奔一股软梯，顺着软梯往上掇，掇到上面拧螺丝推开锅盖，过了一会儿，由打旁边窑洞儿里拿把刀，挑着帽子，伸到外面晃了晃，看了看无有动作，刀和帽子仍然放在瓮洞里面，手扒锅边往起一长身，指望到了上面不利钦差，焉想到各位侠客早有预防，将然一探头，就被获遭擒。下面众人看得明白，丁寿路英两个人上去毫无动作，准知道两个人行刺已然得手，又一想功劳不能叫他们独占，贺如龙顺着软梯往上掇，到了上面将然一探头，被人一把掳住了头上的绢帕跟头发，自己拚命往下坠，才把头发坠断，绢帕被人掳去，由打上面摔了下去。贺如龙这一下去，群寇大乱，顺着地道紧走，打算逃出剑州西关外。不表群寇，单说的是玻璃厅的里面，各位侠客把二寇拿获，捆绑齐毕，放在旁边，就听镇东侠埋怨童海川："兄弟这就是你年轻，你可别恼，咱们弟兄过说这个，在暗中拿人，你不该抓他的头顶，就是他挣扎不脱，还能高声喝喊呢，倘若贼人羽党，一拥齐上，与本身大有不利。"童林听罢这句话，脸红着连连点头遂说道："老哥哥这个地方，小弟我可比不了各位老哥哥，足证经多见广，小弟我还差的多了，既然这两个贼人被获，其余的贼人，就算不能上来了。"镇东侠北侠老哥儿两个，连连点头。弟兄们谈话之时，就听外面有人念佛，由打房上跳下一个老道，手摆量天尺，那个意思要赶奔玻璃厅，在玻璃厅里面三侠看得明白，虽然未曾见过，看他那个举动，准知道他是无形剑客万俟羽修。三侠暗想，老剑客董化一，借剑对尺，尚不能胜，何

况是别位，三侠想到这里无法，是福不是祸，是祸脱不过，这还是来了老道一个人，还不知道后面有同党没有，真要是群寇全至，今夜晚就是一场飞灾横祸。身居险地，当然剑州知州黄国英，跟他们通气，三侠一晃身掣军刃，北侠亮辘轳宝剑，镇东侠掌中的小听风，童林由腰间亮秋风落叶扫，三侠摆剑出离玻璃厅，站至在廊檐下，看院中站着一个老道，凶恶异常，连鬓络腮的白髯，通红的厚咀唇。三侠看罢，前面二侠客侯敬山，何乃中，宋文元，南侠客司马空率领着小弟兄们，由打前面听见后面有了动作，各擎军刃赶到后面，头一个就是南侠念了一声无量佛，诸位留神，这就是董老侠借剑对尺的万俟羽修。南侠说这句话不过是知道老道利害，叫大家留神。不说倒好，这句话一说，云中侠何二爷有点儿不愿意，暗想道据我想，司马空别号昆仑道长，海内寻针，掌中巨阙宝剑，技术高强，身为南侠，怎么这样胆小呢，虽然万俟羽修，手中一对量天尺，翻天三十六手，招数绝伦，无论他多高，咱们这里这么些个人，难道说还惧怕他不成吗？何二爷一伸手，由打肋下撤大夏龙缺刀，摆手中军刃赶步向前说道："恶道别走接刀，光闪闪冷森森，龙缺宝刀搂头盖顶往下便劈，老道一看刀到，身形一闪，右手尺一点刀背，左手尺够奔太阳穴打来，何爷一看撤刀缩颈藏头，躲过量天尺，双手捧刀，够奔老道胸前便扎，老道一看刀到，双手掣量天尺，搭成十字，刀上一压，这一招叫野马分鬃，老道要是左手尺压着右手尺往右推左手尺够奔何二爷，右压左向左推，右手尺打，这一招还别说是云中侠何立，大罗神仙都难以脱逃。旁边宋文元看的明白，赶紧用自己手中的太阿宝剑，对准了老道的后心窝，说道："万俟羽修休要你意狠心毒接剑。"老道

觉乎着风声一响，把身形一转，躲过了太阿的钢锋，左手尺够奔宋爷手腕一砸，右手尺够奔头颅，宋爷赶紧用了个缩颈藏头，撤回宝剑往后一纵，此时群侠全到了，各摆军刃刀剑齐举，把一个老道无形剑客团团围住，此时成了名的侠客，南侠，北侠，镇东侠，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宋文元，云中侠，何二爷，二侠客侯敬山，要说这一干侠客，那一个武术也不弱，把老道围住。别看这么些个人，老道面无惧色，手中量天尺摆动，精神抖擞，在人群之中，如入无人之境，此时西厢房的钦差老大人已然站至在外廊下观看，左手背着宝剑，右手撕墨髯在旁边站着，马龙元保护他老人家。

书中代言，恶道万俟羽修，他这是由那里来，只皆因在剑山蓬莱岛英王驾坐银安殿，聚齐了军师大帅大众计议，一连派了两拨人，头一拨韩猛带着南宫立魏九成，二拨追魂太岁贺如龙，带着丁寿路英，一共是六个人，一去两月有馀，未见回音，英王有点儿放心不下，大家一计议，军师无形剑客这才答言："倒不如贫道亲自下山，一来访查他们六个人的下落，再者打听打听年羹尧的行踪，白天访好了道路，夜晚之间，前去结果他的性命，不费吹灰之力，易如反掌。"英王闻听说道："要得仙长下山孤才放心。"计议已毕，万俟羽修带好了盘费，包袱里包好一对量天尺，出离了剑山蓬莱岛，顺着大道够奔陕西。将然走在四川陕西两交界，就遇见了镇古侠董爷，借剑对尺，用卧看巧云，扁踹卧牛腿，踢倒了司徒朗，他摆量天尺脱逃，有心仍然顺道够奔陕西凤翔，打听年羹尧的公馆，又一想不成，既然有镇古侠沿路上保护，他一个人就是我的劲敌，还别说有他的馀党，保护着脏官，到那时画虎不成，反类其犬，倒显着多有不便，既然他由打陕西

往这里来，我就不必迎他了，只要他一入了四川的境界，大小镇店，文武官衙，都有篷莱岛的人，在那里得手把他结果性命，岂不省事。老道把主意拿定，量天尺包好，背在了背后，手摆拂尘，往前行走，各处侦察留神打听，你说也巧，走到剑州，听人传言，才知道钦差年大人的公馆，打在州衙，老道得着这个信，心中喜悦非常，暗想道年羹尧这一次算就你是飞蛾投火，我要打算要你性命，是易如反掌。老道先有心够奔州衙，找知州黄国英，把所有的话告诉明白，诸事安排完毕，单等夜晚下手。又一想那里用的着这些个事，我这一入州衙，叫他看出了破绽，倒显着不合适，倒不如我找个地方吃喝，然后休养精神。等到天交二更，就凭我手中一对量天尺，也不是小看他们，这些个随行委员，谈到武学上，就让他们一拥齐上，那一个他们也不是我的敌手，到那时我大开杀戒，用量天尺把所有的众人，全都打死，然后再要年羹尧的性命，就算完了。老道把主意拿定，在剑州城里找了一个饭馆，到里面吃喝已毕，然后找了一个幽僻的所在，席地而坐，耗到了天交二更，站起身形用绒绳勒好了量天尺，扎撒膀臂各处观看，一看四外缺少行人，老道一直够奔公馆，来到大墙切近，晃身跃进了大墙，撤出量天尺，一直够奔后面，口念无量佛，由打房上跳下来，跟各位侠客动手，众人团团将他围住，他在人群之中，亚赛生牛劣马一般，钦差老大人，在廊檐下看着为难，暗想道武学之中，这个地方才叫厉害，按群侠他们各人身上的能为，我都是亲眼得见，那一位也不软，今天众人一拥齐上，以多为胜，尚不能胜恶道，这一般如何是好？众人跟恶道动手，偷眼观看，一看钦差老大人，胆量真是不小，在廊下观看，倘若是贼人馀党来的多，看见你老

人家站在那里，暗地抖手，打您一暗器，又该如何，大家还不敢提醒啦，恐怕反示与贼人，惟有听天由命而已。此时公馆小弟兄，一半在前面保护金牌圣旨，一半来至在后面，此时无形剑客要说输他可输不了，别看这么些个人围着，要说赢也不容易，因各位侠客眼全都红了，那一位的招要是慢一点儿，被他挤出去钦差老大人想活万难。正在危急之时，恶道留神观看，在场各位侠客那一位也不软，惟独手中使亮银双镘的，不用问一定是侯杰，还就他的功夫透着软弱，我何不将他打倒闯出去，把脏官年羹尧结果性命，此时他正在廊檐下观看，活该死在我方俟羽修量天尺下。自己把主意拿妥，二目瞪圆，一飘银髯口念无量佛，正赶上二侠客手捧一对亮银镢，用的是玉女穿梭，双镢够奔老道两太阳穴穿来，恶道一看镢到，身形往后一撤，用左手的量天尺，对准了侯二爷右肩头一点，就听叭的一声，侯二爷就觉乎不合适，噔噔噔往后倒退了好几步，呛啷啷撒手扔镢翻身栽倒。万俟羽修一看心中欢喜，念了一声无量佛，往外一纵，纵出了圈外，摆手中量天尺，那个意思要够奔廊檐下打算不利钦差，大家一怔，头一节侯二爷翻身栽倒，不知死活，老道纵出去要不利钦差，这便如何是好。正在危急之际，猛听得有人喧嚷，说道："哎呀可了不的了，我这个腿也怎么会迈高了，一步迈到房上来啦，道爷这可是约会不见不散。"把话说完，由打房上哧的一声，跳到了埃尘。在场的侠客就连钦差老大人，皆留神观看，就见由打房上跳下来的这个人，身高约有六尺，细腰扎臂双肩抱拢，身上穿着半截蓝布褂，蓝布中衣脚底下山东皂鞋白袜子，往脸上观看，面皮苍老，白剪子股的小辫儿，两道残眉，寿毫多长二目如灯，颔下银髯往前拢着，大耳朝

怀，大家观看也有认得的，也有不认得的，别人看着还都小可，惟独南侠一看，心中欢喜，念了一声："无量佛，列位请放宽心，这一位非是别人，正是我跟你们几位谈的，家住陕西凤翔府，董老剑客镇古侠"。众人闻听南侠这句话，个个心中欢喜，用手点指，叫了一声："董老剑客，千万把这一个妖道拿住，夤夜行刺，真乃大胆。"董爷闻听微然一笑，口称："众位只管望安，老道就算交给我了，他走不了。"那位说董爷这是由那里来，他自从借剑对尺，赶走了万俟羽修，打发南侠司徒朗，一路上追赶年钦差，他把所有的事办完了之后，他可没闲着，他跟人家打听钦差老大人由打那里过去，就在后面紧紧追赶，一直追到剑州。公馆设在了州衙，老人家不由得心中害怕，暗想道这一干随行委员，一干的侠客，你们全都是管什么的呢，既然来到四川境内，就算到了贼人的势力范围以内，凡事都得谨慎留神，公馆打在州衙，你们就不打听打听，究竟知州是何如人也，然后好设法防范。我可不大清楚，听人传言，剑州知州姓黄叫国英，此人奸诈异常，暗通篷莱岛，如果这一干侠客随行委员，他们要是知道，那就不用说了，如果说不知道必遭他的毒手。老爷子越想越不放心，在附近买了点儿东西吃，到掌灯以后，施展夜行术跳进大墙，在州衙里各处窥探，一看前面差官房大家这分调度，还算不错，上房供奉旨意金牌派人看守，老头子点了点头，别看他们年轻，这份安置还算是不错，遂由前面蹿房越脊滚脊爬坡，一直到了黄国英的卧房，隔窗窥探，就是一怔，但只见九香园吃饭追走的三个贼人，高飞贺超还有三个人，八个人团团围住，在一处吃饭，旁边有一个半老的老头子，两撇断梁胡，从中跟八个人周旋，不问可知，一定他就是剑州知

州黄国英，既然跟他们在一处，当然不能计议好事。要知心腹事，得听背后言，我听听他们计议什么，然后给他们前面送个信，叫他们好作准备。凑至在后窗户用舌尖舔破窗户纸，偷睛观看，他们里面一面吃喝，一面计议回头把钦差让至在后面的玻璃厅，里面有两个锅台，是两股地道，由打后面卧房进去，到玻璃厅顺着锅台钻出来，不利钦差，黄国英划策，把钦差让至在玻璃厅。董爷听到这里，心说我得到里面看看这一干随行委员，怎样预备，又暗自来到前面，一看果然黄国英把钦差让到了后面玻璃厅，钦差大人还夸奖黄国英甚是精细。董爷一看不好，自己遂取出如意墨盒，一个纸条，不过粗粗淡淡写了几句话，告诉后面玻璃厅里面有毛病，写罢找了一个瓦片包好，扔在下面。群侠得信。北侠客到后检查，然后把大人挪到西厢房，后见北侠镇东侠两个人不费吹灰之力，伸手由打地道里面，各自拿住一个贼人。又迟一会儿，童海川一伸手，老头子一看就知道外行，果然贼人逃了。正在怔神之际，老道摆量天尺由房上跳将下来，老头子这一惊非同小可，暗想道不好，看起来这就算是吉人自有天相，若非我在此，今天恶道来到公馆，不利钦差，所有群侠那一个是他的敌手。这么看起来真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此时就见各位侠客，已然抖身形来到外面，亮军刃动手，老人家本有心亮军刃动手，又想既然群侠以多为胜，老道万俟羽修，虽然说武术高强，三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倘若群侠得手能够把恶道战败，我就不必出头了。正在观看，就听叭的一声，老头子一看原来是二侠客侯杰栽倒，老道已然由打人群之中，纵出了圈外，奔廊檐下而来。这才喝喊："哎呦我把腿抬高了，一步迈到房上来啦，我跟道爷死约会，不见不

散。”把话说完，由打房上纵将下来，一伸手由打腰间，先摸出他那两把筷子，把两把筷子一分，叫了一声：“道爷，今天你我就拚个你死我活吧。”老爷子说出这话来，就彷佛像玩笑似的，老头子把心都横了，早已把主意拿妥，我借南侠的宝剑对尺尚且不能取胜，何况今天我没有趁手的军刃呢，所以他老人家才有此话。来到院中，大众群侠全都退下去，站在廊檐下保护钦差。无形剑客看这般光景，心说我跟镇古侠董爷，今生冤家前世的对头，堪堪我大功告成，老匹夫来得时候恰巧，这个时候别人全都不痛快，独有二侠双手按地，站起身形，捡起他那一对双镢，站在廊下顾不得疼痛，哈哈大笑，用手点指叫了一声：“恶道，今天你好比笼中鸟瓮中鱼，四下里安排天罗地网，此处有董剑客，你就是大罗神仙，也难以脱逃。”恶道听到这里有气，把手中一对量天尺一摆，够奔老剑客董爷胸前点来，董爷一看双尺到，跟着把两把筷子对着双尺往左右一分，用了个大鹏双展翅，跟着往里一进步用了一个秀女纫针，拿筷子就当双镢的招数用，够奔老道的双睛扎来，别看是筷子，带定风声，挂着手音，老道一看赶紧身形往后一纵，摆量天尺往里进招。这二位动手跟寻常人大不相同，头一节不讲究以力胜人，全仗着缩小绵软巧，挨傍挤靠，看关定势，闪展腾挪，真称得起棋逢对手，将遇良材，一时之间难分胜负。众人观看出神，就见钦差老大人不住的点头赞美，暗想道这人真正可惜，他又是个出家人，技术高强，身为剑客，一时愚蒙，竟辅佐奸王，按着他这个行为，将来难免身首异处，真要是改恶向善，将来足能享名不朽。大人想到这里，再看两个人动手，那真正叫拚命，别看董老剑客化一，手中擎着两把筷子，就彷佛像没大用似的，赶

到把身形晃开，行门过步施展出来，如同一对双镫相仿，上下翻飞，周身七十二个穴道，专门讲究点穴，按着招数往里递来，老道时时刻刻加意防备，真要是被筷子点上，不但翻身栽倒，他的横练功夫也保不住，因为筷子是竹子的，削得溜尖溜尖的，即以金钟罩铁布衫浑身横练，都蔽他不住。更加董爷身量矮小，蹦蹦跳跃陆地飞腾，轻如狸猫恰似猿猴，围着老道前后左右，来回打盘。老道摆手中量天尺，他也不敢粗心大意，准知道人家董乾四大名剑，排行第一，技术高强，非等闲可比，自己只得聚精会神。两下里动手，战了个难解难分，老道猛然间思索，就是这一个镇古侠跟我动手，我二人可算得武术并肩，不相上下，此时各位侠客，倘若再一拥齐上，我今天就算是身入绝地，想逃万难，倒不如三十六招走为上策。想到这里把手中量天尺搭在一处，够奔老人家面门上就拍，说了一声董乾别走接招，董爷一看双尺到垫步拧腰，身形往后一纵，躲开了量天尺，老道趁着这个机会一飘髯，念了一声无量佛，脚尖一点地晃身纵上了南房，脚踏阴阳瓦举尺回头观看。老剑客动着手一看贼人走后有招，晃身脱逃，赶紧把两把筷子交于左手，由打腰间摸出一个铁球来，口中喝喊，哎哟老道哇，我看你往那厢逃，说话之间，一抖手就听铁球花啷啷一声响，够奔老道腿肚子上打来，说时迟那时快，老道将然脚尖点住前檐瓦，觉乎着一阵风声，老道赶紧腰里使劲，一晃身往旁一闪，就听有人喧嚷说道哎哟，叭的一声把球接至在手中，连蹿带蹦走出了州衙。在下面的董爷看的明白，球打出去老道躲开，有人伸手把球接去，董爷一看不好，赶紧晃身纵到房上，手打凉棚，各处观看，就看有一条白线，矮着身形如飞相似，可就走下去了。董爷看看

心中后怕，暗想道姓董的闯荡江湖数十余年，到而今百岁有零，我可没栽过这个跟斗，老啦老啦要是把铁球丢失，与我脸面大大无光。

那位说这个球被谁接去了，接球的这个人，家住在河南卫辉府南关外地名叫关家堡，此人姓关名斗字九公，外号人称今古侠。老头子百岁有零，剑客的身分，皆因幼年间闯荡江湖，凭掌中一口大环宝刀，武术高强，得了个今古侠的美称。老人家成名之后，隐居家门乐守田园，春种秋收，半年闲半年忙，良田百顷，庄家日子倒也足够过。老头子得暇之时，在家中把家人等，叫到眼前教给他们几手粗拳笨脚，倒不是叫他们惹祸招灾，头一样儿遇急防身，再者说就为的是落一个好身子骨儿，要说手下人们也真高兴，老头子也有耐心烦。这就说是有事即长，无事即短，老头子由打六十多岁就在家中忍了，一直忍了十来多年，在外面有年纪大的谈说，还知道今古侠他是一位大武学家，成了名的剑客，要是年轻的谈到关九公，他还真不知道老头子会武，皆因他没在外面露过。这一天老人家在家内坐着，觉着心中闷倦，带着一个家人，腰里带好了零钱，那个意思，打算出离了关家堡，到各处绕绕，所为的是游玩游玩。遂带了仆人关顺儿，叫他带好了银两零钱，爷儿两个走出家门，来到街市以上，有认得的双手垂立让让老爷子，可也有不认得的，别看他老人家这么大年岁，银髯飘洒，白剪子股小辫儿，两道残眉，满面红光，所有街市上的人没有不夸赞老人家偌大年岁，精神这样好法，又谁知他老人家是一位剑客，不过形迹不露，老人家越遛越高兴，可就出了关家堡了。顺着大道往前行走，猛然间观看，由打对面走过去一个人，大身材六尺多高，身上穿

绵绸裤褂，外面罩灰绸子大褂，一根杏黄绒绳扎腰，搬尖大掖根洒鞋白袜子打着裹腿，四方脸膛，两道长眉，一双阔目，大鹰鼻子薄片咀，两撇黑胡。老头子一看这个人威风凛凛，杀气腾腾，不问可知，也是个练家子，也搭着我在家中避居多年，不跟外人来往，可惜我不认得他。老头子看罢赞不绝口，爱惜他是条英雄，他老人家看的出神，就在这么个工夫，旁边的跟人顺儿叫道老爷子，你老看什么呢，莫非这个人你老不认识吗，也是咱们这卫辉府著名的武术家，他住家在咱们关家堡对过往东走不多远，洪家堡的人，此人姓洪名林字远太，外号人称镇八州，翻江海鬼。要提他大概您不认得，要提起他的师哥，您许有个耳闻，就在咱们河南卫辉府金家堡，金斗金玉宫。老头子听到这里哈哈一笑，我打量是谁，原来是四川成都府管辖，玉皇观里面的住持九尾金蝎道，华图华亮羽的徒弟。据我想老道华图，他是贩卖薰香蒙汗药无恶不作，既然是他的徒弟，也绝非是善类，我得暇之时，还要调查调查他的行为。老头子由打这里，可就记在心里，到吃饭时，爷儿两个在外面下顿小饭馆，够时候回家，在家中过了一月有余，未曾出门。这一天得暇，天在定更后，不到二鼓，自己收拾俐落，由打家中出来一直够奔洪家堡，心里揣度，家人对自己说的洪林的住宅，按着方向找去，找到洪林的门首，站住身形各处观看看了看别无行人，这才一矮身上房到了院中，各处窥探，要说这小子住的房还真讲究，前后院一共分为三段，所有各屋中倒是整整齐齐，高悬斑竹帘，这房里面坐着一个人，正是镇州翻江海鬼洪林，天到二鼓，自己是每日晚有顿夜消，桌案上摆着各种酒菜，面前放着一壶酒，自斟自饮，到显着逍遥自在，老头子暗地观看，不住的点头，心

说，别看他的师傅九尾金蝎道发卖薰香蒙汗药，这个徒弟规规矩矩倒还不错，又一想要知心腹事，单听背后言，听罢转身够奔后面，来至北房后窗户，脚尖儿搭住阴阳瓦，身形往下倒垂，隔着后窗户往里观看，时逢夏令，乃是纱窗，老头子往里看的切真，洪林一个人酒量还是真不小，霎时之间就是三四壶，这小子喝的已有几分醉意，眼望着两旁的手下人说道："小子们，这个地方可不是我吹，虽然说石崇豪富财过北斗，他也不如咱们爷们儿，怎么说呢，外面的各处大银号，买卖当铺以及大户家，就彷佛给我预备的一样，哪时用哪时取，要再说句话，显着有点儿放肆，就是当今万岁，他也不如我消闲自在，康熙皇帝他还得五更起半夜眠，他那里如我随意起居。"他只顾说了这几话不要紧，老头子在外面听着这小子不过是自满，仍然以偷盗窍取为能，由打这天说，我每天晚晌来一趟，你就不用出门啦，再打算做江湖绿林的买卖，我就是你一人的障碍。老头子直看到一更以后，洪林喝了个薰薰大醉，手下人搀扶他到后面安歇，老头子这才撤身形回家。老人家果然由今日为始，隔个一天半天的，就来偷看洪远太。这小子也有在家的时候，也有不在家的时候，日久天长老剑客在暗地一体察，虽然他是绿林道，在河南本省并不做案。老剑客一想，他既遵守绿林道的规矩，又不在本地面断路劫财，我何必跟他苦苦作对呢。自古有两句俗语，各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从此可就不勤来了，不过是隔个三月两月到洪家堡看他一次，皆因他没有意外的举动，可也就算罢了。光阴荏苒，不觉就是十余年，洪林到是循规蹈矩，可是不断的还是出去做买卖。这一天正在家中静坐，手下人忽然拿进一封信来，洪林接过来启缄观看，原来是自己的老

师由打玉皇观寄来的。书中之意不过叫他够奔四川成都府剑山蓬莱岛，现在王爷富昌有意起义，设立招贤馆，收罗天下英雄，如果接到书信之后，急速前来。头一节英王久慕汝名，倘若入岛，必然有相当职分等语。洪林接着这封书信心中欢喜，暗想道，也不是我自夸，就凭我这身武学，在外面闯荡江湖，得一点儿虚名，只要投入剑山，当然不能落在他人之后，自己越想越乐，是夜二更过，遂把家人们唤至近前，就在厅房屋放上一张方桌，上面冷荤熟素，罗列杯盘，自己由打高兴之中，想出一个主意来。在十数年前曾去了一趟北京城，在老裕王府得了一盏水晶杯，这个酒杯原是一对，别名叫雌雄杯，他得的这个是雄杯，此杯的好处，是夜晚之间在屋中饮酒，满满斟上一杯，屋中不点灯，就能由杯中现出霞光，杯中有酒亚似秋水明月一般。这小子如今接他师傅的书信，欲投剑山报英王。自己身无寸功，恐怕到了那儿不得宠，有意献水晶杯，以为晋见之礼。想到这里，即将水晶杯取出放在桌案，满满斟了一杯酒，吩咐从人把屋中的灯烛完全熄灭，自己一团高兴，手占胡须，留神观看，打算看看水晶杯的光华如何，那知不但没光华，反倒黑暗异常。洪林一怔，暗想道，这样珍贵之物，怎会有名无实呢？我自从将此杯得到手中，我一次也没试验，今天一看，方知此物虚有其名，自己甚为扫兴。心说，我幸亏试试，若不然把杯带入剑山，面见英王，按着杯的珍贵之处一说，英王当面一试，倒显着我言语荒唐，想到这里，吩咐家人把灯燃着，洪林再找水晶杯，踪迹皆无，这一来把个镇八州翻江海鬼洪林吓得痴呆呆一阵发怔。自己心中想道，按武术上说，我可不敢说高，高来高去，在外面闯荡江湖这些年，那个不认得我洪林的。今天一

时之间，我失了水晶杯，真正叫丢人。想到这里，这才在桌子底下，各处寻找，怎奈连个影儿都没有。回头看了看后窗户，纹丝未动，洪林垂头丧气，心中难过，实指望到剑山献杯，得一番荣耀，不想今日试验，就如此不幸，从此应该避居家门，不奔剑山方是，又一想既然接着师傅的书信，我要是不去，知道的，说我丢失水晶杯，心中不高兴，不知道的，必说我违背师命，不听教诲，我们师生之间岂不发生误会。猛然间想起一个主意来，到不如我明日动身，赶奔北京城，各处踩踩道，也不管他是那一家王府，夜晚之间进得府去，施展自己技能，无论什么物件，得出一件，然后再奔剑山，尚不为晚。自己把主意拿妥，吩咐手下人把桌案上的酒菜，全都撤下去，叫他们退下去安歇，自己起身够奔后面。夜晚之间无书，等到次日天明，洪林起来，梳洗已毕，这才把家人叫过来，所有家中之事，全都嘱咐总管，加意照理，如有不明白的事，再回禀后面，又命人将马备好，另外带了一个包袱，带好盘费银两，马鞍上挂好了一口刀，全都收拾俐落，洪林无精打彩出来，认镫上马，出离了洪家堡，由打河南卫辉府的大道，直奔直隶北京城。这一天催马正往前走，将出了河南的地界，天在酉牌，天气忽然改变，阴云密布，堪堪要落雨，洪林在马上着急，急忙连加数鞭，意欲找镇甸安歇，免遭雨淋。正行之间，抬头观看，就见前面黑暗暗雾沉沉，好似一座大镇甸，遂催马紧走，临近一看，果然是一座大镇甸，东西大街，南北的铺户，十分热闹。洪林翻身下马，手拉坐骥，寻找店房，在街西头路北有一座大店，字号是三元店，洪远太来至三元店的门前站稳，里面出来一个伙计问道："您住店吗"？洪林点头道："你们这里可有跨院。"伙计连连点头说

道："有"。这才叫别的伙计上前接马，将行囊搬下来，带着洪林一直够奔东跨院，来至上房，伙计给打来脸水，洪林将要擦脸，外面的雨可就下起来了，洪林连连点头，暗道，这还算巧，晚进来一步，就遇上雨了。把脸擦完，伙计把茶沏好，洪林喝着茶，告诉伙计预备晚饭，没喝两三盏茶，雨可就住啦。此时就听外面闹闹嚷嚷，洪林闻听，叫了声伙计，外面这是乱什么？"伙计说道："咳，别提咧，外面来了一个老头儿，手里拿着一把刀，勒令非要叫我们买他那口刀不可，我们说贵贱不要，他说非卖不可，无论多少，给两个钱就卖。"洪林一听，两眸子一转，心中明白，这个老头儿，不是离乡在外，就是手中无钱，天将下完了雨，因无钱吃饭，故此卖刀。洪林不知卖的是什么刀，遂亲自到外面店门的门洞观看。就见一位老头儿席地而坐，身上穿着一身粗布的衣服，形容憔悴，一身的泥水，须发斑白。看那个样儿似乎有病，手中拿着一口刀，在刀柄儿上插着一根草标，口中大喊卖刀。洪林一看，心中暗道，这店房的人也太难为情了，他既这么大年纪，如此可怜，他这刀既然不卖大价，那为什么不买他刀，周济他几个又算什么，何必这样大惊小怪的呢。洪林想到这里，走到老者的面前说道："老朋友，你这口刀是卖的吗"？老头儿闻听此言，先看了看洪林，然后悲悲切切的说道："不错，刀是卖的，皆因我被穷所迫，两天没吃饭了"。洪林闻听，点了点头叫道，老朋友，你把刀拿来我看看，老头儿闻听，双手将刀一递，洪林把刀接过来，左手擎住刀鞘，右手荷住刀靶，呛啷啷一声响亮，将刀撤出，只见这口刀光华灼灼，冷气森森，刀后面还有一个环儿，往外一撤刀，环子跟着花楞楞的山响，要是好人看这口刀还不理会，为非作歹的人一看

这口刀，真得胆战心寒。洪林久在江湖，见识甚广，看罢，急忙咯啷一声还于鞘内，留神再看刀鞘，原来是绿鲨鱼皮鞘，黄澄澄的刀把，黄澄澄的护手盘。洪林看完此刀，不住的上下打量卖刀的老头儿，心中暗想，这口刀平常人用不了，此乃削铜剁铁，斩金切玉的宝刀，佩带此刀者，非剑客即侠客，怎么会落在这个糟老头子的手中呢，无论花多少钱，我把此刀卖了，足能纵横于江湖，助我成名。想至此，遂问道："老朋友，你这口刀打算卖多少钱？"老头儿闻听，遂说道："这口刀本打算卖给店里掌柜的，叫他放在厨房当切菜刀使，无论给我多少钱，都有个将就。您要买我这口刀，价钱可得另议"。洪林闻听，笑嘻嘻的说道："老朋友，无论你说多少钱，我照数交价，绝不驳你"。老头儿说道："阁下要买我也不多要，你就给白银五十两吧"。洪林点头说道："好，你略候片刻"。遂来至后面打开包袱，取出五十两银子，额外又多拿了一个五两多重的小锭，复又来到外面叫道："老朋友，这五十两是刀价，外加这五两，送与你做一身衣服吧"。老头儿闻听，两眼不住的看了看洪林，连哼了几哼，把银子接过来，刀交与洪林。洪远太接过刀来，转身形来到东跨院儿，到了屋中，叫伙计把灯点上，然后给开饭。此时洪林心中非常欢喜，把刀拿过来，左拔出来瞧瞧，右抽出来看看，如获奇珍异宝。工夫不大，伙计把饭摆好，洪远太吃喝已毕，伙计将残席撤下去，沏好了茶。洪远太坐在那里吃茶，暗想道，我虽然丢失水晶杯，不想如今有此奇遇，买了一口宝刀，有此宝刃，带在身旁，胜过水晶杯百倍，他得了这口刀，喜欢的一夜未眠，翻来复去，直顶到天光大亮，这才把伙计叫进来，给他预备脸水，擦了擦脸，又打完早尖，这才算清店饭帐，额外赏了

小费儿，这才把马拉出，行囊收拾俐落，店门外翻身上马，顺着大道直奔北京。一路无书，无非是饥餐渴饮晓行夜宿，这一日来到北京城，在前门外找了个店房，暂且住下，店房的字号是三合义老店。洪林住在店内后面的跨院儿，当天不过在店内住了一天，次日吃喝完毕，用包袱把这口刀包好，带了点儿盘费，告诉店里的伙计把他这匹马给他喂上，全都嘱咐好了，他这才手提着军刃包袱出离了店门，来至在崇文门三条胡同，留神观看，只见有一座府第，修盖的端庄齐整，门前上马石下马石，有四棵大龙爪槐，左右拴马椿，洪林看罢，准知道不是王府，也是贝子贝勒之第，心中想道，真要是王府，其中奇珍异宝有的是，我此时先踩好了道，夜晚之间，伸手作案，不怕是一杯一盏，拿到剑山，面见英王，作为晋见之礼。他把主意拿妥，手提包袱，围着这所儿宅子，绕了一个湾儿，然后回归店房。那知这所府第非是旁人的，正是神力老王爷肃王府，洪林回店吃喝已毕，单等天到掌灯后，把店房的伙计叫过来说道："你给拿一支蜡，沏一壶茶，别的东西我一概不用，可有一样儿，我夜间睡觉，就怕有人搅乱，无论外面有什么事，你可别惊动我。"伙计答应一声，给他预备齐整，撤身形出去，洪林坐在屋中喝了几碗茶，将屋门对好，盘膝打坐，熄灭灯光，闭目养神，一直耗到天交二鼓，他这才把周身的衣服脱下，换好了夜行衣，绢帕绷头，用绒绳勒好十字绊，背后背好那口刀，白昼的衣服叠好，用包袱包好围在腰间，他这才轻轻的由打屋中出来，将屋门倒带，来到院中观看，清冷冷静落落，一点声息皆无，遂垫步拧腰，纵到房上，撒臂膀各处观看，四外并无动作，一晃身跳下房来，施展夜行术的功夫往前走。来至在崇文门城墙下身形贴着城

墙往各处观看，黑暗暗并无动作，只有满天星斗，灼灼放光。看罢，这才由打兜囊之中取出百练套锁，转身形一抖手，把套锁往上一扔，上面五把钢钩掳住城砖，一步一步往上掇，掇到城垛口上面，伸手先把百练套锁，挽好了带至腰间，扎着臂膀，往各处观看。四外并无人迹，天色也就在三更上下，正是绿林人出没时间，心中高兴，晃身形顺着马道走将下来，就按着白昼之间踩好了的道路，一直往前行走。工夫不大，来至在那一座府第，留神一看，府门紧闭，清雅雅，静落落，这才把身形一晃，腰间叠劲，脚尖点地，旱地拔葱，纵上了大墙，窜房越脊，滚脊爬坡，各处窥探。这个地方就叫不容易，黑夜之间，到大户之人家，要伸手偷盗贵重物品，就如同海底寻针一般，没有灯光的地方，他也不看，有灯光的地方，还得暗含着侦察，也有手下人住的，也有管帐的先生，也有数人聚谈的，也有一个人办理公事的等等不一。后来在各院中，房上房下各处搜查，寻来寻去到了一个院落，看那个意思，大概是家祠。在东面一遛房，前面的游廊七层台阶，隔扇门锁着一把大锁，洪林看罢，蹑足潜踪，慢慢凑到隔扇前，留神一看，上面横着一块扁，上面写的是家祠。洪林可不知道里面有什么值钱的物件没有，他那个意思，打算到里面看看，伸手由腰间拿出一根绒绳，把锁用大拇指一按，就知道里面是什么的锁簧，绒绳往里一探，闭住簧往外一带，大锁开开，回头往左右看了看，没有动作，把大锁往隔扇鼻子上一挂，双手扣住隔扇带，往里一推，推开隔扇，转身形来至里面，把隔扇对好，走至里面，留神观看，但只见迎面供奉神龛，前面是神厨，神厨上面摆着五供蜡扦，各种祭品，在正当中放着一个香炉，黄澄澄放光，洪林看着这个香炉，不由得心中

欢喜，暗自想道，我不用各处寻找奇珍异宝，这个香炉就是宝物。想至此，不问青红皂白，走上前伸手把香炉拿起，里面的香灰倒在神厨上面，看了看这个炉，并不甚大，这本是燃烧檀香的檀香炉，扁圆形，两边有耳子三条腿，在炉底儿上有个戳子，洪林一时也看不清，再说那个字迹，他也认不清，炉虽不大，乃是赤金打造，年限太远啦，还是宋朝年间之物，洪林他也不知道，手拿着香炉，喜悦非常，他也顾不到看看神龛里面的牌位是谁，把香炉往怀里一揣，撤身形来至屋门，伸手拉开隔扇，转身来到外面，回手拉着门了吊，关好了，把大锁仍然锁好，然后撤身形走出了外廊，一抖身纵到房上，仍然顺原路而回。出了宅院，再往各处观看，四面并无行人，天已然三更过，伸手一摸怀中的香炉，那个意思是打算拿出来仔细看看，是铜的还是金的，将然伸手一摸，不由得就是一怔，暗说道，啊，香炉怎么没有了呢，这一来可把这小子给吓着啦，不由思前想后，方才我明明把香炉里面的灰倒在神厨上面，香炉揣在怀中，因为什么没有了呢，这不是怪道吗。又一想，也许我一时忙乱，倒完了香灰，看了看炉底儿，一阵慌神，又放在神厨上也未可知。想到这里，心中犹疑，打算二次进家祠看看，主意已定，遂晃身跃上大墙，窜房越脊，够奔人家的家祠。书不可重叙，他照样儿用绒绳通开了锁，绒绳带好，摘锁，揭了吊，推隔扇，来到里面，回手关门。到神厨前一看，不由得好笑，果然黄澄澄的香炉，仍然放在那里，香灰倒在一旁，这小子看罢，心说，我的年纪不大，忘心不小，这幸亏我回来看看，香炉还在这里放着，要不然，谁跟我同手做案，非得瞒怨我不可。越想越好笑，这才把炉复又揣在怀中，来到屋门关隔扇，猛然间眼前唰啦一

晃，一条白线，够奔前面。洪林吓了一跳，心说不好，好快的白线儿呀，莫非他也是夜行人吧，又一想不能，头一样儿夜行人没有这么快的，再说他也不能在屋里头哇，这一定是人家保护家祠的大仙。洪林也没往心里去，回手又将门扣好，照样儿把锁锁上，纵身形走出外廊，拧身上房，用手摸了摸，不错，香炉还在怀中，心中高兴的了不得，仍然顺着原路，来到外面，到了城下，顺着马道上城，到了城墙上面，复又摸了摸，香炉仍在怀中，这才取出抓百练锁，抓住城砖，顺绳掇到半腰．把飞抓抖下来带好，一飘身形跳到下面。四下看了看，并无人迹，伸手把香炉取出，用目观看，不看则可，一看吓了一跳，原来不是香炉，正是自己家中丢失的那只水晶杯。洪林这一惊非同小可，暗想道，可了不的啦，我的水晶杯是在家中丢的，为什么来到北京城，杯到我的怀中。不问可知，这一定有高人戏耍于我。适才盗香炉不是我记错了，也是有人在我怀中把炉盗取去，放在人家家祠里面，越想越怕，不敢久停，顺着旧道回归店房，他可没敢走店房的前门，绕至在他住的跨院后墙，各处观看，并无动作，身形一矮，脚尖点地，单胳膊跨住后墙，将然一跨，就觉着上面墙砖一活，吓了自己一跳，险些不曾坠落下来，赶紧一换劲，两条腿一飘，坐至在墙头上面，吓的小子心里头突突的乱跳。心说不好，怎么这墙上的砖，全会活了呢，这幸亏是我换腰换的好，要不然岂不坠落墙下。用手摸摸心口，他那个意思，是摸摸心口跳不跳，将然一摸，不由得一怔，腰里的水晶杯不翼而飞，这一下子，可把小子吓着了，小子赶紧换身站起来，留神往各处观看，就见清雅雅静落落，满天星斗，再看这段后墙头上的砖檐子，全都是活的，就彷佛有人把灰片揭了去，砖

全都是单摆浮放。小子看罢，赶紧转身跳进了院内，看了看自己的房屋后窗还支着呢，就皆因天气暑热，进店的时候伙计们给支起的，所为的是过风。小子看罢，有心走前面屋门，又恐怕有人看出来破绽，虽然说不怕，还得要费许多周折，倒不如走后窗户进去，人不知鬼不觉，倒为便利，看了看后院并无声息，腰间叠劲纵上后窗户，往里一扎头，窜入了屋中。好在一节，屋里头没有什么陈设，他白昼之间，早已看明白，脚落尘埃，身形站稳，自己一怔，觉着方才往里一扎头的时候，就彷佛窗口刮了刀把一下，回手摸了摸，把小子吓得打了一个寒战，身背后背的一那口宝刀，已然不见。镇八州翻江海鬼洪林洪远太，自己垂头丧气，有心出屋门到房上观看，宝刀被何人盗走，又一想这个人的武术比我高的多，不问可知，盗炉还杯，盗杯盗刀，全都是这人所为，他在我的身上取去三种物件，我连丝毫不知，可见得这人艺业高强，要出去不遇见他还好，真要是遇见他，难保我项上的人头，倒不如暂时忍耐，天明算还店饭帐，即刻动身，此地住长了，性命难保。想够多时，连灯烛他都没敢点，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褥套，尚在那里，转身形斜倚着褥套休息休息。书中代言，盗他香炉还他夜光杯的是那一位，非是别人，正是老人家今古侠关斗关九公。他老人家由打那一天，盗走了他的水晶杯，所为的是惩戒他，因洪林要擎杯够奔剑州蓬莱岛，面见英王，作为进见之礼，投身奸王，所以今古侠盗走，以作惩戒。赶到次日，老头子派家人够奔洪家堡洪林的门首，房前左右，慢慢的打探，后来家人报告，洪林洪远太骑着一匹大马，带着行囊，出离了他的洪家堡，老头子一听，暗道洪林，玉杯叫人盗走，你就应当省悟，你今仍然要去，我倒要跟随，看你

到外面怎样做案。老头子也收拾收拾，带好了路费，以及那个水晶杯，自己用的大环宝刀，收拾俐落，他老人家动身，在后面追赶洪林，在店门前卖刀，洪林用五十两纹银买刀，额外赠纹银五两，老人家暗含着点了点头，这小子还算有恻隐之心，别看这五两纹银不多，足能保你项上的人头，出身绿林还有这样慈心，也算是难得。老头子由把刀卖给他，时时刻刻就没敢离开他左右，他住店老人家也住店，他歇着老人家也歇着，到了北京城白昼之间，肃王府踩道老头也看见了，以至夜晚洪林由打店房走后，老人家把店房所有院墙的砖全都搬活动了。老头子施展壁虎游墙的功夫，双手扒着城砖用脚登着砖沿，过了城墙尾随于后，看他进了肃王府盗出金炉，老头子看得明白，我何不趁此戏耍戏耍，老人家转到他的身背后，伸手由打他的腰间把炉盗出来，这小子要不往下哈腰，炉还真丢不了，顶到他换身形够奔外面，伸手摸炉不见，小子生疑，二次来到里面照样进家祠，老人家早就把炉放至在神橱上面，顶到他把炉二次盗去，将要出来，要不怎么看见一道白线呢，就是老人家由祠里出来。洪林看着太快，他才说是人家的家仙。小子到了城墙上面，用百练套锁抓城砖往下坠，老头子早已来到半腰里，身形贴在城墙等候，容着洪林抖飞抓套锁之时，这个地方本来就不容易，站在城墙半腰，还得要把套锁抖下来，这也就是洪林，换一个稍差点儿的，还是真办不到，可是老人家就在他抖百练套锁之际，凑到身背后，把他怀中香炉盗出来。恐怕这小子仍然执迷不悟，再入肃王府三次偷盗，故尔把他丢失的宝杯给他搁在了腰间。小子到了下面一看，香炉换了杯啦，果然把他吓了一跳，不敢再萌偷盗之念，顺着旧道回归店房，老人家在后跟随，等他

一窜，墙砖一活，险些没摔下来，老头轻轻纵到墙上，就在他换腰之时，复又把他怀中的杯盗去。小子以手扣心，才知道宝杯丢失，各处观看，心中后怕。老人家在暗中乘他往窗户内纵时，把刀又得去，洪林到了屋中，还以为是窗口挂了一下，伸手一摸才知道刀丢了。还算好洪林他真把这个气忍下去了，倚在褥套上休息，并不到外面观看。老人家在暗中看得明白，自己将刀带好，可没歇着，由打店房出来，一直够奔肃王府，照样来到里面家祠，老人家不但把炉放在神橱上面，就连那一只宝杯也一同放下。这就是说人的身分，老头子想这个，奇珍异宝乃是国家御用之物，寻常人就不应当过分使用，再一说这种东西在贵人手中算是至宝，到了寻常人家，就得说是惹祸根苗，俗语说的好，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就皆因是物贵人贱，以至灾害临头，这只杯我可不知道他是在那里偷盗来的，今天既然是感应到此，不问可知，肃王家中有德，这也是因果的定数。老头子把水晶杯泥金炉全都放至在了神橱上面，转身形来至在外面，仍然把隔扇锁好，出离了肃王府，顺着旧道回归店房安歇。到了次日天明起来，洪林算还店饭钱，带好行囊拉着坐骡，走出了店房，老头子也拾掇俐落，仍然在后面尾随，出离了北京城，顺着大道往回走，老人家还以为是小子回家呢，赶情到了河南省，并不够奔卫辉府，顺着川陕大道往前走下去了。老头子一看心说这个东西可算是愚顽不化，你到了北京城，两次盗炉，我在暗中盗炉还杯，盗杯得刀，难道说你还不知道有人警戒于你吗，你就应当洗心涤虑，从此改过前非，不但没有悔过之念，仍然前去投奔奸王，我仍随你到趟四川，看你个水落石出，如始终不省悟，我再取你的命，以尽侠义的天职。老人家主意

已定，照样在后面尾随着洪林，非止一日。这一天走到四川地面，正然往前行走，猛然间看见董化一手擎宝剑，跟无形剑客两个人战得难解难分，老人家不由得就是一怔，暗想道董爷隐遁，已竟数十年不曾出世，今一旦之间，怎么会跟无形剑客在此动手，老人家隐住身形，在暗地观看，直看到司徒朗行刺，被老道一脚喘倒，司马空扶着司徒朗够奔剑州，董乾可就尾随老道去了，关爷在后面看着心中暗想，镇古侠乃是前辈的老英雄，所有一切的事，没有他老人家化不开的，司徒朗被恶道一脚踹倒，口中吐血，怎么他老人家不看看，反倒追下恶道去了，万一司徒朗有个一差二错可怎么好。又一想南侠司马空熟读歧黄，内外两科样样精通，有他一人看着，绝不至有性命危险，他既然追，我可不能看着，恐怕他一个人受了老道的暗算。关爷把主意拿定，也顺着大道追赶万俟羽修，可就走下去了。追够多时，就见前面老道，晃拂尘缓步往前行走，可看不见镇古侠，那个时候董爷可就够奔剑州了，只剩下关爷自己左右不离老道。到了天晚住店，他们都住在一处，这个地方老道也算是当事者迷，这么大的一位剑客，在暗地跟随他会看不出来，这也算是该着。后来恶道等到夜晚之间，收拾俐落，够奔剑州州衙，老道到里面摆量天尺跟群侠动手，彼时关爷可就隐身在南房上面，隔脊往院内观看，老头子总想这些位侠客，大家一拥齐上，还能赢不了万俟羽修，又谁知战够多时，群侠不能取胜，关爷那个意思，要回手撒刀，猛然间听见有人嚷，腿迈高了一步走到房上来了，董爷跳下来亮两把筷子，跟老道当场动手，关爷一看，心说董爷比我高的多，我时刻未离老道左右，怎么他会一时之间，就会到了呢。一看他们两个人，战得难解难分，猛然间

老道身形一纵，脚登房檐想要逃走，关爷在后面一看，非常喜悦，心说我关九公，数十年未曾出名，今日活该我捉拿恶道，关爷的心思，把身形向前一窜，越过了房脊，掳住老道的双腿，就叫小子肋生双翅，他也逃不了。说时迟那时快，猛然间听见下面哎哟，老道我看你往那厢走，接球，呛啷一声，球奔老道的腿上打来，老道把身形一纵，他可躲开了。关爷正在房脊后面露着一个人头，这个球不偏不倚，一直够奔老人家面门打来，关爷一看不好，跟着花啦一声，把球接至在手内，越想越有气，董化一你这可不对，你跟老道有仇，你为什么拿球打我呢，又一想我在暗处，他怎么会看见，有心把球当面交还，又一想不好，我与董化一数十年未曾见面，我见着他一时之间，恐怕他想不起来，当面交球虽是好意，倘有误会，他拿我当作了恶道的羽党，到那时岂不反为不美，倒不如暂时把球带走，日后从中有人给我们介绍介绍，我再说说来历，交球尚不为晚。关爷遂走出了州衙，董爷在后面紧紧相随。

暂且不表二位老人家追球，恶道逃窜性命。单说公馆里面所有的群雄，见老道逃走，大家抖擞精神，吩咐手下差人整理灯烛，连喊了数声，慢说是人，衙内连一名听差小伙计都找不着。童林看着这般光景，令手下徒弟们把上房蜡烛燃着，派人查拿赃官黄国英。众人围随着钦差老大人奔上房屋，众人请安给大人道受惊，年大人看了看众人，哼了一声，叫了一声："海川，后面玻璃厅里面有多少贼人出来，将他们绑到上房，我要究情查理审问他们，把赃官黄国英手下，无论在州衙做何差使的，拿一名来，我要考察考察黄国英的底细。"童林答应一声，先派徒弟们够奔后面玻璃厅，把拿获的那两

个贼人扛来，工夫不大，徒弟们回来报告，后面两个贼人踪迹不见，后窗户大开，不问可知，贼人由后窗户逃走。童林听到这里，遂派人前后左右各处搜查，工夫不大，众人回禀，不但不见黄国英，连听差人等一个也不见，童林听罢点了点头，遂走入上房，把所有的事跟年大人回禀。大人一听也是点了点头，遂说道："黄国英这个奴才，竟敢私投奸王叛反国家，亏负皇恩，嗣后我将他拿住，必要就地正法。不想拿获的二名贼人，如今亦竟逃走。"童林闻听大人问，赶紧向上请安："跟大人回，这个地方是我一时疏忽，贼人虽然被获，我可没派人看守，恶道前来扰乱，皆因他的武术高强，恐怕大人有失，一时忙乱致被贼人逃走。"大人听到这里点头。此时天光已然大亮，童林把人全都派好了，衙门的角门子派四个徒弟，里里外外安置齐备，设法调查黄国英逃往何方，如果将他拿获，那就是就地正法，安置停妥，来在里面上房。大人问道："海川外面可曾调查得黄国英下落？"童林答道："尚无信息。"就在这么个工夫，就听师爷抱拳说道："跟大人回，剑州知州黄国英，远遁脱逃，州衙里面所有的三班人役，各科的先生，不问可知，当然与黄国英他们全都是一党，通同作弊，事迹败露，他们一齐逃命。这么大的一座州衙，地土民情等事决不可无正式官员料理，请您专摺入都，候圣上旨意定夺，大人意下如何？"年大人闻听杨师爷所说这片话，连连点头，正在思想委派何人暂时署理剑州，猛然间由打外面进来一个孩儿，先走上前去，给大人请了一个安，然后走到童林面前，说道："师付外面来了一个人，是山东侯二爷他老人家那一位弟子，姓张名旺，外号泥腿僧又叫坏事包，因为三月三北京城亮镖怂恿甘虎，在西胜镖局被打，被老侠客镇

东侠老人家将他赶走，今天他拿住了黄国英，在衙署外候您的吩咐”。年大人一听心中欢喜，遂叫道：“海川，这是那一位侯二侠的徒弟，我会不认的呢？”童林闻听说道：“跟大人回，这个小子您焉能认得他，亮镖以前就被赶走了，皆因他招惹是非，人倒是好人，就是他那个咀好惹祸。”大人听到这里，说道：“海川赶紧到外面看看，是否将黄国英拿住，把他带进来，我要细问一番。”童林出来一看他那个打扮，与从前不一样了，原先身上油滋模糊一脸的滋泥，到如今换了灰色僧服，腰里头扎着一根绒绳，头发也通开了二指宽的皮条勒着一个日月莲子箍，雪白的面皮。童林看着他不由得一怔，张旺紧走两步，合掌当胸念了一声：“弥陀佛，师叔你老人家一向可好，小子这厢有礼了。”童林说道：“贤侄，不用行礼了。”说话之间，张旺一下腰把奸官抗起，跟着童爷进角门子，够奔差官房，来至在里面。众人观看，一看彼此都认得，他把差使放在旁边，不认得的从中有人指引指引，各自见礼。然后童林问道：“贤侄，由打那一日你在北京城双龙镖局，你的师伯，把你赶走，你在那里安身，如何拿着的黄国英，你先对我说说，回头好领你到后面见大人”坏事包早看见自己的老师师伯，全都坐在那里，小子未曾说话，先走至在二位老人家面前，恭恭敬敬行完了礼，说道：“要问这个话可就长了，只皆因那一年我在北京双龙镖局，调唆甘虎，我师伯恼怒把我赶出了镖局子，临走之时，我也曾留下两句话，我因口惹得各位老人家生气，才将我赶出门外，我还要凭我是非之口，将来在外面立一大功。”遂把自己之事，原原本本说了一遍。

原来张旺他由北京城动身，一想上那里去呢，猛然间他可就想起四川剑山蓬莱岛。镖局之中在场的各位侠客，所虑

的就是三月三亮镖，四川派来的能人，夺抢十三省总路镖头，剑山里面有一位奸王富昌富保臣，有意叛反国家，不过是尚未露明，我这一次何不够奔蓬莱岛，到那里只要投进去，暂时栖身，将来等到机缘凑巧，我设法在里面作一件轰轰烈烈的大事，叫我师伯也看看我凭咀办事成不成。把主意拿妥，在中途路上改换僧人模样，饥餐渴饮晓行夜住，这一天来到剑州，跟人一打听，有人告诉他你要打算进蓬莱岛，你得坐船，或是过白龙江，或是过白沙江，因为岛口在水面上。打听明白，走至在江沿上雇船，说明白了，要打算进蓬莱岛，管船的水手们一听连连摆手，说道："不成。师付，这个蓬莱岛，要在二十年前，还是我们年轻的时候呢，里面有一位寨主，姓贺名守字天齐，别号人称金龙大王，别看他是占山的寨主，我们的船只要是过岛，不但不劫，还加意的保护。后来那里面来了一位英王富昌富保臣，占山为王招集天下的英雄，我们的船若从岛前过来，劫他倒是不劫，不过他把船留下，您想我们这个买卖赚钱不多，要是把船丢了，那不就赔大发了吗。"张旺闻听哈哈大笑，叫道："船家，你只管望安，我跟岛里头目有交情，他们那现设招贤馆，我是前去投效的，他还能够把你的船只留下吗。"水手们一听不但说愿意去，还是喜悦非常，就皆因船只渡进投效的人去，也别管这个人用不用，招贤馆代付官价船资纹银五两。张旺闻听，叫了一声："船家，我可不管岛里给不给，由打这里渡进岛中，一共是多少钱，酒钱饭钱全都在内，到那里我绝不亏负你。"水手乐着两下里把船资讲好，和尚上船，顺着白茫茫的大江，船往前走，一直够奔蓬莱岛。到了岛口前留神观看，但只见这座剑山山口冲东，高耸耸的山梁碧沉沉的山坡，南北有两个山环，靠着山

根是两道水闸，北面名叫青龙闸，南面白虎闸，把守青龙闸，有八位水军的寨主，一个叫天海神鳖班豆生，碧目金蝉班豆佛，拦江蛇周忠，横江蟹周义，镇江鳅谢文志，九尾龟谢文丑，闹海金甲何清太，海底金虾何阳太。把守白虎闸的也有八位水军寨主，镇江水獭蓝旺，海底金龟柳雄，金枪虾米尤通，踏水无浪尤臣，翻江赤虎史珍，混江巴下史宝，翻江顶浪何清，分水遛子娄明。还有代管青龙白虎两闸总首领，人称四龙，飞天龙秦治明，云中龙袁广亮，九尾龙金治高，凤眼龙高海登，一共十六位寨主。张旺小船正然往里行走，猛然间就听青龙闸里面锣声响亮，在闸外有十只麻洋小船，向闸口一横，头里船上站着一个巡山的头目，燕尾胡子年纪有四十来往，高声喊喝叫了一声："小船，别往前走了，没看见吗，山口外面粘贴布告，过往行船不准前行，违者扣留船只，这要是把你们的船给留下，你们又说山上不好了。"水手赶紧说道："大师付赶紧答话吧，若不然他们可要留我们的船了。"张旺一转身双手合掌，念了一声弥陀佛，哈哈大笑，叫了一声："头儿，诸位多辛苦，在下姓张名旺，闻听此处设立招贤馆，不才特此前来投效，烦劳通禀。"船上站着的头目一听带笑说道："大师傅，你前来投效招贤馆，但不知文武两科技艺，您是那一门，我好给你老到里面回，"和尚说道："你就提我会些个粗拳笨脚，武术略知一二，"头儿答应一声，说道："你老在此候着，"说着话报告上面轻轻把闸提起，这一只小船进了闸口，一直够奔里面招贤馆，报告馆主，这个武学招贤馆主，就是秦治明代理，秦馆主吩咐一声请，说着话把船掉过来。里面有人拿出官价船资，纹银五两交给雇来的小船，打发来船走后，张旺这才跟着众人乘着岛内的小船往前行走，

进了青龙闸，过了船场，船靠住了山根，下好了锚锁搭上跳板，众人陪着张旺下船，顺着山崖小路一直够奔招贤馆。头前有人带路，工夫不大，来到了招贤馆。张旺一看头里一道花障，上面搭了一个起脊的竹门楼，横着三个字写的是招贤馆。往里走不多远，正当中的小甬路，用山上各色石子砌成，都砌成花，在两旁边全都是花池子，镶着甬路两边，一边一溜矮松树，花池里面栽种各色花草，红紫芳菲，迎着面一座影壁，绕过影壁里面是三合房，正当中北为上的上房，东西都有厢房，上房是招贤馆，檐下有一块扁写的聚俊招贤，东西房是待客厅，有人把张旺陪至在东客厅。坏事包到里面观看，布置清雅，迎着面的桌子，两旁边的椅子，张旺在上垂首落坐，过来一个茶房给坏事包倒了一杯茶，就见陪着他的那个头目，向张旺说道："你老在这里稍微候一候，馆主就来。"张旺点头，忽然间听外面有人问道："三儿投效的那一位让在那里？"屋里这名头目答言："馆主在这东客厅呢"。说着话他站起身形挑起帘栊，留神观看。由外面走进一个人来，大身材细腰扎臂，身穿蓝绸子大褂，腰里扎着一根绒绳，脚底下白袜子青缎子云鞋，四方的赤红脸面，两道掺白眉，一双阔目，连鬓络腮的胡须，花白剪子股儿的小辫，张旺看罢不问可知，这一位当然就是馆主，他叫秦治明别号人称飞天龙。想到这里双手合掌，念了一声："弥陀佛，来者莫非本馆馆主秦爷吗，出家人这里问讯了。"秦治明看罢，哈哈大笑，上看一眼下打一眼，不由得心中暗笑，心说：王爷设立招贤馆，招募天下的英雄，前来投效者无多带少，我就没看见过这个样的，谈文学我可不懂，要说武学，身上有多大能为，我是一见就知，像这样出家和尚，他能有多大功夫，还要进招贤馆

投效，还不用说叫他见军师大帅，打我这说，我就看不出他这能耐在那里长着。心里头虽然这么想，面上可不能带出来，万一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人家身有绝艺我看不到，慢待了他岂不给王爷蔽塞贤路吗。想到这里遂问道："未领教出家人，宝刹那里贵上下怎么称乎"？张旺一笑说道："跟馆主回，实不相瞒，我是个半路出家，俗家姓张单字名旺，生长在山东，皆因我在镖行谋生，中途丢失镖银，脸面无光，这才出家为僧，江湖上有个外号，叫泥腿僧，我南七北六无不走到，听人传言，王爷这里出榜招贤，我这才前来投效，如蒙收录，愿尽犬马之力。"秦爷听到这里，遂抱拳拱手说了一声："张老师付，不必客气，你跟我到这里，把你身上所有的技艺，练个三招两式，回头我好回禀军师大帅，量材任用"。说话之间，两个人全都站起来，头里有人带路，出离了东客厅，顺着东北角角门子走出来，后面有个东跨院并无房舍，四四方方的一个大棚，地下是黄土铺地，两边设摆军刃架子。秦爷往旁边一站，拱手说道："张老师你把身上出色的武学，练两式我看看吧"。张旺并不客气，将身形站至在正当中，自己早把主意拿定，跟恩师学的三十六手螳螂式，今天何不在此把他施展出来，主意已定，随着走行门遛过步，一招挨着一招，把螳螂式里面所有的精妙，全都练出来，在旁边秦治明看的出神，心中暗自思想，这幸亏我先看看他武学，要不然单单看人家的外表，以为是平常之辈，岂不亏负于他。工夫不大，坏事包把三十六手螳螂式练完，架式一收，气不涌出，面不更色，双手合掌，叫了一声："秦馆主见笑见笑。"秦治明连连抱拳说道："张老师果然高明，受过高人传授名人指教，我辈不及，按说你老练艺之后，就应当在招贤馆里面，大小

给你派一份差使，皆因你老的武学很高，王爷有话，得禀明了军师大帅，奏明王驾，候爷的旨下。”秦爷把话说完，吩咐手下人伺候，自己撤身形够奔军师府，面见云台剑客燕普燕云风，就把外面来了一位投效之人，名叫张旺，皆因他的武学高强，我可不敢自专，特此前来报告。燕普听到这里，点了点头，叫了一声：“秦寨主，既然如此，暂且在招贤馆款待于他，晚间留宿，回头我晓谕谭大帅，即日五鼓天王殿早朝，你领他前来候爷的示下。”秦治明点头撤身形出去，燕普打发人到大帅府见谭天谭桂林，就把秦治明所说之话，传达明白，专等明日五鼓，再为裁处，所有一切的事办理完毕。单说秦治明来到招贤馆，款待张旺吃喝，派人伺候，晚间收拾床榻安歇，次日五鼓天明，秦治明带着张旺，由打招贤馆出来，一直够奔后面朝房。蓬莱岛另外有二十四间房，就作为朝房，文武职员全都在此等候，英王驾坐天王殿，众人再到里面参拜。工夫不大，忽然间听里面钟响，军师大帅站起身形，够奔里面先行君臣大礼，然后两旁边归坐，天王殿里面可并没有多少人，正当中的宝座上面坐着英王富昌富保臣，头里是闹龙案，英王身后是八扇落地的戳屏，大红缎子平金南绣，绣出来龙探爪蟒翻身，海水江牙，英王身后站着二十位站殿的将军，踏遍江湖熊志广，逍游江湖岳正川，赛南极诸葛鸿图，胜昆仑欧阳志正，生擒虎陈勇，活捉豹瓢轮，绝刀赛孟贲奎虎，金刀无敌小霸王金角，神拳无敌詹龙，铁腿无双詹凤，百步神拳石天龙，隔山打虎石天凤，金头龙赵登，银头龙赵亮，展翅灰鹤左金童，海底金龙郤月，昆仑羽士仇成，玉面童子白昆，云霞道士杜清风，野飞龙燕雷。上垂首有两张桌，头一张桌坐着一个老道，云台剑客燕云风，二张桌坐着一个老道，

无形剑客万俟羽修。上垂首横头一张桌，坐着三个老头儿，就是左膀寨的三公，清虚公尹海亮，白玉公路海明，红眉公金海寿。下垂首也是两张桌，头一张桌就是厉胆侠谭桂林，二张桌上一共是两位，一位是水军大帅龙斗龙九公，一位是副帅翻江捣海于子江。下垂首横头也有一张桌，坐着是三位，是右膀寨的三横，九劫雷熊悦报，石头象周铁虎，铁栏杆陈通。在两边站着五十名王官，四十八名旗牌威威武武，英王在座上眼望两旁，叫了一声："诸位爱卿，今日孤王驾坐天王殿，无论那位有事出班。"这句话没说完，云台剑客燕云风，欠起身形双手抱拳，说道："爷，不才燕普有事要奏明爷家，招贤馆来了一位投效的，姓张名旺，家住山东，外号叫泥腿僧，来到招贤馆前来投效，他的武术高强，秦馆主未便自专，对我等说明，今天奏明请爷的示下。"英王听罢，吩咐了一声左右："晓谕秦治明把投效之人，带到天王殿，我要亲自看他的武术。"王官答应一声转身出去，把秦治明张旺两个人带至在天王殿，来到台阶下面，秦治明叫了一声："王驾在上，秦治明给爷磕头，行罢了礼向张旺说道："上面坐的就是王爷，给他老人家磕头，王爷要亲自看你的武学。"张旺也照样向上磕头行礼已毕，就听上面叫了一声："你可是名叫张旺？"张旺连连答应："不错正是小僧。"英王手拈银髯，不由得一笑，遂说道："张旺，你既前来投效，有意辅佐于我，孤心甚悦，怎奈凡人作事，都有量材任用，方能克尽其职，你可以把你身上所会的武术，那一样最得意当面演练一番，如果真是技术高强，我必当重用。"张旺赶紧向上磕了一个头："小僧所能不过是微末之技，在驾前可不敢撒野，皆因是有军师大帅在场，都是成了名的剑侠，在他们的面前现丑，那一招那一式，

练的对不对望求诸位别怪。”把话说完，将身形站至在台阶下双手合掌，冲着左右打了一个问讯，然后念了一声弥陀佛，小僧要现丑了，把话说完了心中早就把主意拿定，有心要练一趟猴儿拳，自己准知道，这种猴拳练出来不能惊人，别说众人不注意，就让英王看着好，也不过给我一个平常的差使，我不练我的猴拳，就得练螳螂式，这两样技术虽然说不错，可分在那里用，要在人家天王殿上，成名剑侠的眼还不及长林一叶之微，我得想个法子，先打动了军师大帅，叫他们看我是高人，从中取事可就容易了。张旺还真称得起随机应变，不枉人称坏事包，他把猴拳螳螂两式，加杂在一处，你说是猴拳，里面有螳螂式，你要说螳螂式，里头也有猴拳，两样参加真是叫人莫名其妙，在先前练的慢，后来越练越快，伸手如瓦陇，攒拳如卷饼，招招势势进退有法，别看张旺这个样，拳是侯二爷的亲传，对于螳螂式猴拳就得说是一绝，还不用说裹至在一处，就是单练都能够惊人，到后来招数越走越快，和尚两条胳膊两只手，亚赛双头蛇一般，来往换势与众不同，不用说别位，就拿那一位燕云风，万俟羽修他们都是武术界的高人，今天会把他们两个人给蒙住了，他竟看不出来这是猴拳螳螂式相合。燕云风看着出神，念了一声无量佛，叫了一声：“师哥，按武学上说我可不敢说甚高，闯荡江湖人称我云台剑客，南七北六没有我不到的，谈论武学可并不是我眼狂，看上眼的很少，你可别看这个和尚年纪不大，他受过高人的传授，名人的指教，我真不知道他是那一门，师哥你老比我练艺年深，大概你老知道他这是那一门的武学吧”。万俟羽修闻听一笑，叫了一声：“兄弟你可别高抬我，我虽然比你大几岁，武学不见得比你高，既然你不认得，愚兄我也是不

知，叫我看这是螳螂式猴拳合到一处，虽然这么说，招数变换的奇妙令人莫测”。二人正然谈话，张旺已然把拳脚练完，双手合掌，把架式收住，然后向上磕头，口称：“爷军师大帅在上，现丑现丑。”王爷摆手，张旺垂手侍立，站在天王殿台阶下。英王眼望着军师大帅说道：“和尚的拳脚如何，我可是门外汉，不习武学，据我看可是不错，他这拳施展出来，旋转不已，身体灵巧，这可应了俗语，赛过猿猴恰似狸猫了。”燕普遂说道：“爷虽然你老人家不习武，你老眼力不错，此人的武学非他人可比，也不是我眼空，现在咱们岛内，除去水陆大帅副帅，站殿将军等外，谁也不及此泥腿僧。”英王听罢双手拢银髯，哈哈一阵大笑，厉胆侠谭大帅抱拳说道：“爷你老看张旺这么高的武技，竟自前来投效，这分明是上天赐给爷的擎天白玉柱，架海紫金梁，将来重安社稷，再整乾坤全仗他等。”谭大帅这也是附合的话，他看明燕普既然迎合王爷夸赞张旺，身为剑客尚且如此，我何必再从中挑挑捡捡，所以他也极力的夸奖，大家全都欢欢喜喜。从中就是左膀寨主，三公金三爷心中不悦，眼看着路海明，尹海亮叫了一声：“二位兄长，你老看见了没有，就凭这么一个张旺，所练的不过就是三十六手猴拳，三十六手螳螂式，军师大帅以及王驾如此的夸奖”。金爷那个心思打算跟大爷二爷商量，要跟泥腿僧互相过拳比试比试。就在这么个工夫，尹大爷叫了一声：“三弟这也不是愚兄夸口，要赌眼光哥哥比你们两个人全强。你看的透，他是螳螂式猴拳两样合至在一处，难道说军师大帅他就看不透吗，不过人家看见不说，暗中访探和尚的行为，看出破绽，再为处置，再说愚兄我早就看出这个和尚的来历不明，并且还是二目光华炯炯，定非平常之人，暂时你我弟兄

不必声张，嗣后留心调查调查，或是奉高人所差，或是出于本愿，特到篷莱卧底，那就不用说了，咱们全是同道之人，如果他是杀人放火，做案多端，外面无立足之地，来此躲灾避祸，查看明白，遇上相当的机会不动则可，动则结果他的性命，铲除他的后患。”金三爷听罢大爷这片话，只可点了点头。就在这般光景，就听宝座上王驾手撕银哈哈大笑，叫了一声：“诸爱卿，列位武士王官大家观看，泥腿僧张旺这人的技术高强，武艺超群，在本岛里面给他找个微末职司，恐怕有屈其才，重要的职务已然各处全都有人，你们大家请想，应当派他何职方为适当”。军师大帅本有心谏言，皆因王爷有话在先，平常职分不能派，重要之缺全都有人，倘若说出一个不大相当的职司，王驾也未必就能合意，倒不如听王爷的示下，叫他自作主张。想到这里说道：“王驾在上，像平常人来到招贤馆投效，我们量着他的能力可就派给他的职务，惟独这个张旺，在天王殿爷亲自试看，再说他的武学又不错，爷亲自量才取用。”这么看起来凡事都得说是走运，只要运气来了，城墙也挡不住。英王要不是一时愚蒙，错用了张旺，日后何至落得冰消瓦解一败涂地，这也得说是定数。要不然凭张旺这份打扮，绝不能得英王的喜欢，军师大帅没想出相当的职分，英王一笑眼望左右叫了一声军师大帅：“今天据我观看，要把张旺委派他为巡山总寨主，诸位请看如何？”英王将然说完了这片话，还未等旁人答言，左膀寨的三公尹大爷，欠起身形冲着王爷抱拳连连拱手，说道：“爷的明鉴，如要派张旺为巡山总寨主万无一失”。大家跟着随班喝和，全都夸赞王爷善于用人，这才大家一摆手，叫张旺向上磕头，谢过王爷的恩典。英王眼看着左右，叫了一声：“列位爱卿，有事出班无事卷帘。”

两旁军师大帅，武士人等全都站起身形，高呼千岁，英王转身形退入后宫不表。

单说前面大家走出天王殿，早有人把张旺送到巡山总寨主的住所，张旺来至在里面一看，四四方方一座大瓦房，厅房卧室精致非常，八名手下人侍奉，也得说堂上一呼阶下百诺，张旺将身形坐稳，不由得喜悦，暗想道凭我张旺来到剑山蓬莱岛得此重要的职务，这就是万年不遇的巧机会，心中越想越乐，到了饭时手下人给他开饭，吃喝完毕。张旺一想人的装饰，也得随境而易，既然身为巡山总寨，少不得也要随班天王殿侍奉王爷上朝，外表不干净，未免叫众人小看，想罢吩咐手下人预备脸水，腰间取出银两，叫人到到外面购买僧服，手下人答应，按着他的身量高矮度量好了，给他置办僧衣，日月莲子箍也买了，张旺把衣服穿理齐毕，此时再看张旺可跟以先不一样了，白净面皮更显着精神百倍，对于巡山的职务，昼夜勤劳，在外面巡山腰中带好了如意墨盒，所有山上大小道路方向，以及玲珑山孔，那一个孔是通的，那一个是实的，全都调查明白，作成了随身的略图。这个话可虽然这么说，可并非是一日，甚至于到了夜晚，腰里带好了乾粮，进到山孔里面，一绕就是好几天，绕的出来就算出去了，出不来的顺原道而回，赶到日子一长，他慢慢的暗中调查，那一个是好人，那一个是汉奸，甚至于岛里面，左膀寨右膀寨，大帅府军师府天王殿鱼古寺，寺后的九兽鹤天亭，细细的调查，所有外面四川地面的官府，有跟蓬莱岛通气的，他全都有个耳闻，皆因他是个巡山寨主，遇见了就得盘查询问。后来剑州知州黄国英，有事上山，张旺遇见他，把他让到巡山总寨主住所里面，二人叙谈，慢慢问黄国英的底细。要说

黄国英，身为知州，国家命官，可算是无才，他就会没看透张旺在山中是何如之人，若论张旺的口才，可就又比黄国英高了，设法用圈套的言语，把剑州州衙里面的底细，以及后面玻璃厅的地道，钦差到时，把他让到玻璃厅里面，从地道去人捉拿，如果机关不密，走漏风声，有一股地道直通到西关外，有一座避雨凉亭，亭子当中有四块方砖，这方砖全都悬着呢，揭开方砖里面是木板，再打开木板就是地道，是倒下台阶，一直通到我的州衙，有差人报告，年钦差不久就到，来到的时候，公馆给他设在州衙里，夜晚派人或是把他拿获，或是结果他的性命，我这一次到山中来，就是问问王爷是要死的是要活的，要是要死的，可就省大了手续了，不过把赃官的人头割将下来，送至在岛内。黄国英他一边说着话，一面站起身形，跟张旺拱手叫人给他往里回。黄国英见了英王，就把所有的话全都禀明，英王吩咐只要年羹尧到了你的州衙，将他拿获捆绑上山，送进岛来，我必有重赏。黄国英点头这才告辞，回归州衙不表，从中难过的可就是张旺，他由打黄国英上山之时，心中就不住的辗转暗想道：不好，黄国英这小子一走，钦差老大人来到剑州，入了他的州衙，就如同鱼落网中，早晚必得受他人的暗算。虽然说有各位侠客，随行的委员，严加保护，倘有一时失神，出了舛错可就不小。想到这里，他才把主意拿妥，走在自己办公事的桌上，提笔写了一个请假条，就提偶感不爽，碍难从公，恳请准假五日，以资调养。写完了叫手下人拿到大帅府，转奏大王。他当日可没敢出门，耗到夜晚，自己悄悄的起来活动活动，延迟到天光大亮，自己慢慢的下山，有人问就提到外面访医就诊。他出离了青龙闸，越过白龙江，把船只打发回去，顺着道路走

下来了。书不可重叙，张旺走至在剑州州衙附近，跟人一打听，所幸一节，年钦差他尚未来到，在附近找了一家店房住下，候了一日到了次日，衙署里面闹闹哄哄不问可知，一定是钦差到了，自己赶紧收拾带好纯钢鹅眉刺，有心要够奔州衙附近，窥探一番，又一想不可，倘若露出马脚，叫双方人看见都有不便。随行委员各位侠客，他们要看见我还许认为我心怀歹意，到了那个时候岂不是有口难分诉，再者说剑州的黄国英，要是看见那就叫画虎不成反类狗，黄知州诡诈百出，他要一起疑心，派人到岛内报告，不但大事不能成功，反捣毁了我栖身的巢穴。自己想够多时，把主意想定，倒不如我够奔西关外有个避雨的的凉亭，我就在那里一等，如果说各位侠客防守严密，贼不得逞，他们必然由此泄水之道而逃，我在此拿贼，就算易如反掌。如果钦差老大人一时大意，被贼人拿获，解往篷莱岛也得由此而走，到那时援救尚且不迟。小子越想越对，他遂来在西关外远远的看见了一个亭子，四外幽僻并无行人，到亭子里面留神一看，正中间果然有四块方砖，由打腰间撤出纯钢鹅眉刺，把方砖拨起来，放在旁边，看了看下面是四四方方一块木板，还有一个铁鼻子，用手提了提，倒没有多大的分量，仍把方砖盖好。由定更天等着，一直等到五更天明，心中就是一怔，暗说不好，既然他们把钦差诳哄到州衙里面，夜晚之间他们必然要下手，得手不得手，也不至于迟到如今不见动作，或者公馆之中，防备严密，也许贼人没敢动。自己正在猜想之际，猛然间就听下面咯噔一声，张旺心中欢喜，心说这就成了，我要多多的留神。书中代言，下面来的非是别人，正是黄国英，不但他自己，群寇全都在内，皆因是他们众人在贼官后面的寝室，大家计议停

妥，赃官设计叫他们行刺，贺如龙，丁寿，路英，韩猛，南宫立，魏九成，高飞，贺超，八个人顺着地道一直绕走玻璃厅，又谁知丁寿路英首先出去被获遭擒，贺如龙万幸，被人扯去了绢帕头发，坠落下面，群寇准知道人家上面有预备，各自逃窜性命，顺道而回，往前行走正遇黄国英，前来探听，群贼把话跟赃官说明，打算顺原道逃出。黄国英连连摆手，叫了一声："列位，既然是上面露了破绽，赃官年羹尧，他必然知晓，准得各处搜查，倘若出头露面，遇见他等多有不便，倒不如我带着你们前行，走出地道，可就是西关外三里来地的凉亭，你我由此处可以逃脱性命。"众人一听有理，要依着贺如龙可不走，皆因是丁寿路英，被获遭擒，他那个意思要舍死忘生救出玲珑手仙人手。黄国英劝解贺如龙："只要你我逃出，设法再救不迟，倘若一时情急，咱们大家再遭不测，那可就不好办了。"贺如龙无法，遂叫黄国英头前带路，六寇后面跟随，顺着地道往前走，来到了尽头，黄国英向众人说道："看见这个倒下台阶了没有，这就算到了，本应当让你们各位先上去，你们大家全都身通武学，我是一个懦夫，奔走逃命，我得占先一步。"说着话顺着台阶一登一登往上走，走至在上面，用手一托木板，就听嘣的一声，这个地方也真难为赃官，身无缚鸡之力，四方一块木板，上面四块方砖，用手一托咯噔一声，他真能把板托开了，这也是逃命的急劲，要不然他也托不动。但是托起来轻轻往旁边一放，他应当试着往上来，或者用别的物件伸出来晃晃，这就得说他是门外汉，双手掳住地道口，站在台阶上猛然往起一长身，上面的张旺一伸手掳住黄国英的头发，噗的就是一把，坏事包手上功夫还不错，练过鹰爪力，这一把将黄国英掳住不要紧，吓得黄国英哎哟

一声，下面群贼各个惊心，准知人家上面有预备。贺如龙一怔，可没敢声张，低言悄语用手一指，他率领群寇顺着旧道逃回。有心还要够奔赃官的寝室，又恐怕那里有人防守。贺如龙一想，常言说的好，大丈夫能死阵前不死阵后，莫若仍然够奔玻璃厅，如果老天保佑，把年羹尧结果性命，给丁寿路英报仇雪恨，就让是措手不及，被他人杀死，也算死得其所。要说他们江湖绿林人，很有义气深重之辈，这个贺如龙他总想他是跟丁寿路英一块儿来的，他们两个人被擒，自己要是救不了，偷生有愧。他这才把心一横，头前紧走，后面五寇相随，顺道来至在玻璃厅地道。贺如龙这就叫把死撇在九霄云外了，用刀挑着毡帽晃了晃，所幸没有动作，探头看看玻璃厅里面黑暗无比。皆因是外面来了万俟羽修，群侠到外面动手，屋中灯烛熄灭，他这才慢慢的爬出来，留神一看，心中欢喜。丁寿路英两个人，四马倒攒蹄，正然在那里捆着呢，贺如龙走上前去，解开他们两个人的绒绳，两个人站起来把绒绳扎在腰间，后面的五寇一个挨一个也全都来到上面，在屋中窍听外面动手，喧杀的声音闹闹嚷嚷之际，他们由后窗户远遁脱逃，暂时不表。

单说张旺把黄国英抓住，提出了地道按倒亭子里面，解他的扎腰绒绳，四马倒攒蹄一捆，又把他的衣襟扯下一块，把口塞住，轻轻的把黄国英提到旁边，二目圆睁看着地道口，那个意思还等着捉拿。猛然间一想且慢，天也不早了，方才我拿黄国英之时，他哎哟一声，下面就是有贼也被他给吓走了，想到这里把木板盖好，方砖盖上，全都收拾俐落，天就亮了。黄国英瞪眼看着，擒他的非是别人，正是剑山蓬莱岛，巡山总寨主张旺，咀里头说不出话来，不住的点头，小子带着忿

恨难当的样子。张旺看了看用手点指，念了一声："弥陀佛，黄国英你身为国家命官，食君之禄当报国恩，你反倒勾结奸王，结纳匪人有意行为不轨，神差鬼使今日被擒，这也是你的报应临头。"张旺抗着黄国英，够奔州衙面见各位侠客，钦差台前献俘，这也算是我的奇功一件。主意拿定，抗起来就走，遛遛达达的进城，街市上做买做卖的，来往行人没有一个不看的。一个和尚抗着一个人，大家全都纷纷议论，不知道和尚抗着这个人是干什么的，也有说是偷和尚东西的，要不然就是看庙的伙计，其说不一。张旺走至在州衙前要往里走，就在这么个工夫，由打里面走出来几个小弟兄，张旺一看认得，正是司马良，夏九龄，杨小香，杨小翠，这几个孩儿也认得坏事包，一看他抗着一个人，张旺叫他们往里面回话，孩儿们叫他候着，到里面回禀童林。童海川到外面把张旺叫进去，将赃官放在旁边，上前见过了师伯师付，童林问他，才备叙前情，就把由打北京城镖局子中，被师伯赶走，自己投到蓬莱岛前后的经过一说，大家听到这里，各自点头，无不赞美张旺。别看小子素常玩玩皮皮，居然能成此功，大家这一夸奖，侯氏昆仲亦觉着脸上有光。就在这么个工夫，北侠客用手一指，叫了一声："海川，此时不是谈话之时，你还不到后面回话，大人忿恨赃官切入骨髓，今天张旺把他拿获，这也算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还不禀明大人，听候处置"。童林这才叫小弟兄们看守差使，够奔后面，到了上房痰嗽一声，大人唤进去，遂问道："张旺现在何处，黄国英如何拿住，我要亲自问话。"童林闻听此言，说道张旺进来，外面答应一声有，帘拢一启由外面走进张旺，张旺进来见上面坐着一人，威风凛凛，准知道这就是奉旨的钦差。双手合掌口称："大人在上，

小僧问讯了。”钦差老大人观看但见出家人精神百倍，二指宽皮条勒着日月莲子箍，剪前后留左右，长头发披撒在两肩头，身穿灰僧服腰扎绒绳，脚底下可不穿开口僧鞋，白袜云履。大人看罢遂叫了一声张旺，你怎么拿获的黄国英，张旺闻听并不隐瞒，就把自己怎样投奔剑山篷莱岛卧底之事，说了一遍。大人听罢心中欢喜，叫了一声：“张旺，也真是难为你，年纪不大，很有志气，从此以后你可不要憾怨你的师伯，要不是他把你激走，今日你怎能做成这样惊天动地的大事，你师傅传你的艺，你师伯激你成名，单等日后四川事毕，本钦命定加保举。”钦差老大人把话说完，说带黄国英上来，我要亲自问话。外面答应一声，此时把黄国英绑绳解开，口内的塞物掏出去，司马良夏九龄小哥儿两个，把黄国英架到里面，这小子只吓得浑身立抖，体似筛糠。黄国英跪至在埃尘翻眼往上观看，看了看虽然不是州衙的大堂，威风可不小，钦差老大人坐至在上垂首，当中供奉旨意，头里插着金牌，别看年钦差未穿官服，那一份威风，也很森严可怕。在大人的两旁边站着众位侠客，年老的全都是白发苍苍，年青的都是精神百倍，面貌之上全都是不怒而威。黄国英看罢，口称：“钦差老大人在上，犯官黄国英给您磕头”。钦差老大人听到这里，面目往下一沉，叫了一声：“黄国英，国家有何亏负于你，为什么背叛朝廷，辅佐奸王，本钦命奉旨查办四川事件，你设诡计蒙蔽，有意暗中刺杀，幸亏上苍有眼，并侠客辅助，未遭毒手，你今天被擒，到此还有何言可说？”要说黄国英自己所作所为，也准知道活不了，只可一言不发，向上磕头，口称：“钦差老大人，犯官一时愚蒙，听信奸人蛊惑，以至招了杀身大祸，事已至此死有余辜，惟恳求钦差老大人开恩，罪

在我一人身上，饶恕我的家口，黄国英死在九泉以下，感念钦差老大人恩典不朽。”年羹尧听到这里，点了点头吩咐一声来，把黄国英推到州衙外，枭首号令，在衙署门前作为惩戒，又叫杨师爷草成露布，大概就说的是所有四川境内文武职官，有私通剑山篷莱岛者被本钦命查出立斩不贷，把这张布告粘贴在衙署外面，黄国英的首级悬挂在高杆，不必细表。大人吩咐，传唤城里关厢，举监生员，出身清白，德高望重者，速来州衙，大人亲自考试，如果才堪胜任，大人保他做剑州知州。这个话传出去，所有剑州的居民，欢声载道，一个个都说是拨云见日，赃官伏法，钦差年大人办事如神。所有举监生员，来到衙署，大人当面试验，选了一位资格老练学问深高的老拔贡，此人姓方号叫不平，生就像貌古怪，跟大人对面接谈，言语不俗，钦差就叫他暂时代理知州，所有随来众人，叫方先生量才取用，分任州衙各职。黄国英的眷属，已然逃到外面，如果得着信息，回来搬取他的物件，不许阻拦以示体恤。所有诸事全都办理完毕，州衙各职员的花名单开清，叫杨师爷写成奏摺，把里面前后的情由，以及保举方不平为剑州知州全都写清，呈给大人过目，并无舛错，连夜缮写清楚，装在硬木匣，派差人入都，交到奏事处，暂且不表。大人将泥腿僧张旺叫到屋内用言语挽留，大人那个心思，也要保举他为随行的委员，跟自己当差。张旺一听连连摆手说道，大人这可不成，我可不是不遵您的钧命，皆因我别有作用，今天擒获黄国英，不过是巧遇，万幸老大人并未受惊，我还要回到剑山篷莱岛，等候机会，在里面作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也不枉我的师伯教导一番。钦差老大人一听，这个小子志向不小，也不能深拦，只得任他前去。张旺临行跟各位

师叔师伯告辞，又拜别了小弟兄。张旺走后，老少群雄无不赞美，坏事包真想不到他会有这么大的心胸。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二回

年钦差面棚遭暗算　童海川密林寻短见

不表大家赞美，单说的是南侠客司马空，北侠秋田老哥儿两个计议，向童林说道："兄弟这个事回头你得回明大人，将然到了四川剑州，就有许多危险，倘若由此到成都，路途之上，再有了什么舛错，那一个担的了，我们弟兄二人计议多时，打算叫你跟大人回明，派一个人假扮大人，坐在大轿以内，前护后拥众人围随，叫大人改扮行装，便衣起马，从中多者是两位，少者一位，暗含跟随，到了成都公馆，大家会齐。"童林闻听连连点头，觉乎着二位老人家所说的这片话，很合乎情理，这才拱了拱手，说道："既然如此，二位老哥哥在此候信，我到后面跟他老人家谈一谈。"把话说完，转身形一直够奔后面，见了大人就把二位老侠所说之话一说，大人一听也觉着有理，把大众群雄全都唤到后面一同计议，大人便衣起马那位跟随方为妥当，别的事都好办，惟独跟钦差这段事不好办，头一样儿人多了不成，行走招眼，真要说人少了关系重大，真要是中途路上事出意外那便如何是好。计议多时，童林答言叫了一声："各位老哥哥，这个事这么办吧，倒不如我只身一人暗带军刃保护钦差，比如说路途上出了什么舛错，也不是我童林说句大话，就凭我浑身武学，掌中的宝剑，大概也不至有什么妨碍。"北侠说道："兄弟，你一个人保护大人，我有点儿不放心，皆因你性情刚暴，倘若事出意外，那还了得。兄弟要去我等不拦，最好你再选一位，从

中协力帮忙，方为妥当。”童林一听叫了一声：“老人家，论说起来可是两个人活动，倘若是去一个徒弟，他们也没多大能力，就算没用，请一位有名望的走在中途，未免招眼，我童林一个人跟着钦差巧扮行装，走在中途路上，绝不至招人眼，再者说当初我跟着贝勒爷，只身相随，遍游各地，也没出了什么舛错，何况就是这四川一省之地呢。”众人知道他那个脾气古怪，大家未肯多说，年大人也愿意，只可叫他一个人保护大人由小道而行，至成都会齐。可就是有一样，由打剑州州衙动身，仍然预备大轿黄亭子，执事人等样样齐备，就是假扮钦差这个人可得慎重，还得精明强干，方为妥当。众人一计议，就有说由打剑州州衙牢狱之中，提出一名死囚犯，给他穿戴起来，叫他坐至在大轿之中，假扮钦差，如果说够奔成都道路之上，一路平安无事，到达成都之日赦免死罪，如果是途中有什么歹人拦轿行刺，或是身带重伤，甚至于亡命，那就算是他命该如此。大人闻听连连摆手，叫了一声：“诸位之计虽妙，可有一样，沿途之上，难免有文武职官迎送，譬如说有人要面见钦差训话，死囚牢的人他如何答对的了，倘若是被他等看出破绽，有妨官体”。大家计议多时，也想不出来相当替代之人，秋田抱拳拱手跟大人回：“假扮钦差别人不行，惟独杨师爷办的到，头一节大人由打都中往外面出发，一路上所遇之事，杨师爷样样皆知，再者说大人的履历，尽在他人的心中，杨师爷要是假扮钦差万无一失。”众人一听此言甚为有理。吩咐一声请杨师爷，工夫不大，杨师爷到，先见了大人，然后跟各位侠客拱手，这时大人就把众人计议，有心叫他假装钦命够奔成都，公馆以内会齐的话一说。杨师爷听到这里，心中暗想道：好，他们众人可称得起叫厉害，准

知道由打剑州够奔成都，道路上不稳，恐怕篷莱岛暗遣暗人，途中暗算，叫我去假扮钦差，倘若是有匪人拦路行刺年大人，我不就成了他的替死鬼了吗。想了多时，有心说不答应，这也算是钦差命令，当面违抗，可也未必活的了，倒不如点头应允，或者老天保佑，一路平平安安也未可知，再者说有这一干侠客，就是有点风吹草动，也不至于有性命之忧，但是这帮侠客，屡拿我作试验品，倘若我稍有权力，我不把你等治倒，你们也不知道我杨有芝的厉害。这个小子他由打此时就算蓄意在心，到后文书三打万龙藏峰岛，逼死了英王，赶走了西安侯，摺奏到京，康熙圣主心中喜悦，加封年羹尧为川陕云贵两湖两广江浙九省经略使，坐镇陕西西安府，彼时杨师爷就算是经略使署的首席参谋，所有跟着年大人这一干随行委员，全都在那里效力当差，杨有芝一句话搬弄是非，他说这一干群雄，全都是行侠作义之辈，能够共患难不能共幸福，皆因他等性善斗，不斗则生非，年大人听信杨师爷的话，轻慢群雄，以至星散，这都是后话，不必细表。单说杨有芝，只得点头答应，大人秘密派人把新任的知州方不平叫过来，当面嘱咐，叫他把诸事办毕，三日后预备黄亭子大轿，执事人等，备办完毕，本钦命要起马动身。知州答应一声是，撤身退下去，要说年大人可算是精明强干，这个地方就叫一假到底，当天不过吃喝，大人的便衣，叫年福预备好了，年大人怀揣金牌，暗带小包袱里面包好上方宝剑，收拾俐落当日晚景无书，赶到次一日钦差老大人便衣已然换好，带好了路费，跟童林两个人议停妥，道路之上若有人问，还遵着当初童林单人独自保护贝勒爷下山东那个谱，有人问就说是贩卖布疋的客人，自己作为随行的伙计。大人听了听童林这番预备不

错，别看生性卤莽，这个地方还真是粗中有细。商量好了，跟众人带笑抱拳也不叫大家送，暗自由打州衙的后门走出来顺道而行，往前走着还不着急，不走关厢大道，绕走旷野荒郊，这可是童林出的主意，准知道四川成都要是遣派贼人，或是行刺或是打探动作，他们准得够奔关厢大道，他们绝不能由打小道上来。自己只身一人，保着大人平安无事，到了成都公馆这可算奇功一件。书不可重叙，到了吃饭的时候，随意的吃喝，夜晚住店都不敢住大店，找小店房投宿，省得有人盘问。由剑州动身走了三天，钦差老大人走在道上倒觉着爽快，皆因他生长在北京城，又未曾到外面游历过，今天跟着童林行走旷野荒郊，看些个山花野树，倒觉着心旷神怡，一边走着大人低言悄语叫了一声："海川，这个四川地面，当年我听说楚霸王遣兵取蜀，淮阴侯韩信，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咱们来到四川，怎么会没看见栈道呢？"童林闻听一笑，说道："你老人家由打陕西动身，一路之上，坐在大轿之中，不曾留意，我等保护你老人家心急，也未能禀知，叫您看看云栈的险要。南北栈道咱们已然走过，往前还有一段南岭道，也很险要，虽然说不及栈道，那个地方平常行路的也走不到。"说着话往前紧走，观看天色已然不早，大人腹中辘辘作响，有些个饥饿，遂说道："海川天可不早了，我觉着也饿了，你找个地方咱们吃点儿什么再走不迟。童林闻听连连点头，无奈他们走的是小路，缺少村庄，不但附近没有，往前再走十里八里，也不准找的着一个大镇甸。童林把话说明，大人一怔，叫道："海川要是找不着镇甸，咱们吃什么呢？"童林说道："咱们再往前走着看，如果没有镇甸，咱们找个住户，叫他给咱们预备点儿吃，临走多给他几个钱，那也不算什么。"说到

这里，两个人仍往前走，走了有二里多地，大人饿的心慌，还觉着双腿发软，叫道："海川可了不的了，再有个二里三里的，我可走不了啦。"童林听到这里，抬头四处观看，就见前面有两股大道对面树林，在树林前搭着一个席棚，童林用手一指，叫了一声："大人，您看前面这个席棚许是卖吃的，就算不是，咱们到那里也可以跟他打听打听，此处相离村庄镇甸还有多远。"大人跟着海川紧行，来到大道切近，大人一看也欢喜了，原来棚里头是卖吃的，正当中搭着一个大案子，对面放着板凳，在那里坐着吃饭的人，还真不少，不是担挑的便是背篓的，那全都是赶集上店之人，到此打尖，错非是二五八的集上，这个面棚还不出来，这就是专为赶集上镇的。做这个买卖里面可不卖什么好吃的，不过是大包子大面，有几样青菜带卖酒，在这里吃饭花不了多少钱，坐着吃饭的，眼前也有放大盘包子的，也有搁着大碗面的热气腾腾，大人看到这里，遂用手一指叫了一声："海川，咱们也不用打听了，就在这里吃点儿什么，倒是便当。"童林跟大人凑到案子近前坐下，行囊放在案子上面。伙计过来问二位吃什么，童林答言你先给我来点儿酒菜，烫两壶酒，酒喝完了我们吃面，伙计签应一声，把杯筷等摆齐，拿了四碟菜，一碟青豆芽，一碟腌黄瓜，一碟腌豆角，一碟是酱豆腐。两个人各自斟酒，一杯一杯的喝，老大人就着这四样菜，吃着美味香甜，叫道："海川，这个荒村野地，做的这个蔬菜倒觉格外好吃。"童林闻听一笑说道："老人家这就叫饥饱感觉不同，饿时糟糠甜如蜜，饱时吃蜜也不甜。"两个人把酒喝完了，大人要了一大碗麻酱面，这一碗面真有一斤多，大人还真没吃过这么些个，头一样在公馆以内，每日吃的全都是山珍海味，今天猛然一换素淡之味，

吃着和口，再加着行路劳累，未免就得多吃，心中高兴看了看童林也就算吃饱了。这个地方面棚子跟镇甸之中的饭馆可比不了，吃完了饭还打个手巾把，预备漱口水，这个地方可没有，不过单单预备赶集上甸之人，到此打尖，你想他们两个要想着找舒服，那如何办的到。大人吃完了面，还觉乎着喉咙有些个燥渴，遂叫道："伙计你们这里有茶水吗，给我斟一碗，"伙计答言："你老要茶这里可没有，"童林在旁边一听："你们这里没有茶，把下面的面汤给我盛一碗来吧，"伙计答应一声，盛了一碗面汤放在大人的面前，钦差留神一看，虽然说是面汤，由打早晨起来就煮面，煮了一天的工夫，都成了粥啦，起着白沫，颜色发绿，大人看了看一皱眉，低言叫了一声："海川，这个汤我可不能喝，童林听着也是无法。在旁边伙计说道："二位真要是燥渴，您喝这汤喝不下去，您往前走几步，也不过一里多地，那里有个茶棚子，您多辛苦两步，到那里提一壶来，他要不放心的话，您就提我们这边，掌柜的姓胡，外号叫胡闹。"大人一听你快去快去，我渴的不得了啦。童林一听只得说道："您在此稍候我去去就来。"把话说完，出离了面棚，按着伙计说的方向往前紧走，大人渴的着急，未免脚底下还用了一点力，一里多搁不住走，眨眼之间，可就来到了茶案切近，留神看了看，也遮着半截席棚，对面的茶案子上面放一把大壶，旁边有碗，预备卖茶用的，一个制钱两碗，稍有高尚点儿的，还预备有小壶，给你放上茶叶沏一壶，那你就随便给，也许十几文，那就不一定了，童林看罢叫了一声："掌柜的，您给我沏壶茶，多来点儿茶叶，我们可不在您这里喝了，我们上前面胡闹的那个面棚子那里喝去，我们喝完了，您辛苦两步去拿壶去也行，我们给您送

来也可。”卖茶的一听，这是在胡闹的棚子里吃饭的客人，看看他那个穿章打扮，庄稼老实人，遂说道不要紧。童林看着人家给他沏了一小壶茶，拿了两个茶碗，接过两个茶碗来，又要了点儿咸花生，为的是回头跟大人喝茶吃着解闷，由打兜囊之中摸了一把钱，约有四五百，往案子上一放，叫了一声掌柜的，你先把钱收了，掌柜的一看说道：“用不了这许多钱，这壶茶不过几文钱就够了。”童林一笑叫了一声：“掌柜的，我们是远路而来，你这面子就算不小，倘若是壶碗拿走了，要是丢了呢，多给几个钱，为的是叫你放心。”说到这里，彼此全都是哈哈大笑。童林拿着壶碗花生往回走，恐怕大人等的着急，脚底下还加点快，工夫不大，已然来在面棚子，留神观看，一看不由得一怔，并不见大人，赶紧把壶碗放在案子上面，叫了一声：“掌柜的，跟我同来的那一位，您看他上哪里去了？”卖面的伙计说道：“你老够奔茶摊买茶，他老人家坐在这里等候，不多时来了一位出家的和尚，二位坐在板凳上面越谈越高兴，大概是跟着那位出家人走了。”童林听到这里，吓得心中突突乱跳，赶紧问道：“掌柜的你老没留神，我们那位同来的，跟着和尚往哪方去啦？”人家连连摆手口说不知道。童林无法，把壶碗放在案子上不管，自己辨了辨方向，心中揣度不问可知，一定是剑山篷莱岛的余党，化装前来，把大人引诱走了。奔剑山必然走西北大道，想到这里，赶紧脚下用力，够奔西北可就走下去了，心急似箭两腿如飞，往前走够多时，大约走出十来里地，手打凉棚，往各处东张西望，不但见不着大人，连影儿皆无，自己暗自思想，大人一定是没上这条道上来，真要是来了，就凭我的脚程，他们不致比我快，自己往西绕，绕了半天找不着大人，又往东南走。书

不可重叙，工夫不大，把四面八方全都找到了，仍然无有大人的下落，童林站定后悔不由得咳声叹气，暗想道当初我师祖，在北京城九公主坟也曾说过我，轻身涉险胆大妄为，今天才知道单人保大人之非计了，我要带着一两个人也可以跟我帮忙，今天也不至于落得如此，这就是我心粗胆大，当然受累，从此以后，大人无有下落，我也不能偷生人世，那就没的说了，倘若是上苍保佑，国家有福，钦差出险，再要遇上事，我可不能任意妄为。自己想够多时后悔已迟，又重新往各处东奔西闯，走够多时，猛然间一阵怪风，刮的前面长林的树木，飒飒的作响，暴风过去，童林走入林中一看，乱树不成行，自己猛然间一想，这一阵暴风莫非为我所来。头一节大人丢失，他老人家是国家钦差，位居极品，查办四川关系重大，我是随行委员，千斤重担在我一人身上，他老人家失踪无有下落，我有何脸面再见群雄。自己想到这里，越想心越窄，越想越难过，不由得自己可就把寻死之念兴起，在树林之中，找了一棵大树，由打腰间把绒绳解下来，往树枝上一搭，搭好了挽成扣，用手拉了拉，这么大的镇八方紫面昆仑侠，要寻短见，觉着脸上无光，东张西望，又怕有人看见，幸喜别看是白昼，树林之中并无行人，自己点了点头，仰天长叹，叫道："师傅啊师傅，弟子对不起你老人家，我自从十八岁，巧遇恩师，深蒙活命之德，复又授以武学，奉师命下山，兴一门武术，立一家门户，虽然说收了几个徒弟，如今就算功不成名不就，中道相弃，半途而废，恩师我就算对您不过，事到如今，只有望空给你老磕几个头，赶到来生再图答报。"说罢撩衣跪倒，眼望江西大拜了四拜，然后站起热泪滚滚，心中难过，遂又冲着北京城叫了一声贝勒爷，你老

对我有天高地厚之恩，童林没齿难忘，惟待来生以报。又望父母道，二老爹娘全都是白发苍苍，养子应当享荣华受富贵，以尽天年，不承想到如今童林落一个不孝的罪人，并不能把二老扶侍百年之后黄金入棺，以尽人子之道，此时我可顾不了双亲了。说罢望空磕了几个头，然后站起来至在树根下伸手掠住绳套，暗想道凭我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到如今落得这般光景，可是论说起来，就凭我这身武学，离着死还远呢，丢失了大人我可以逍遥法外，就皆因不是侠客所为，事到如今，我也不能不牺牲我这条性命，省得贻笑于人。自己想到这里，扯着绳套不由得一笑，应了俗语绳套外就是阳关道，里面就是冥都城，只要把头往里一伸，想活万难，自己主意打定，心一横一跺脚，二目圆瞪，将然把绳套要往脖子上一挂。就在这么个工夫，猛然间后面有人在自己肩头上吧就是一掌，这一来可把童林吓着了，赶紧撒手把绳套扔开，赶紧回头，就见身旁站着一个人，高不足六尺，细腰扎臂，双肩抱拢，身穿蓝绸子裤褂，外面罩一件灰色绸子大褂，腰间扎着一根绒绳，肋下悬着一口刀，绿沙鱼皮鞘，黄澄澄的刀盘，刀把上缠着花布带子，垂着蓝灯笼穗，往脸上观看四方的脸面，有一点扎脑门，两道掺白眉，斜插天仓，直入鬓角，二目光华大狮子鼻子阔口，颌下一部白髯，大耳朝怀，花白剪子股小辫儿。童林看了看不认得，就见那个老头用手一指，说道："朋友你这是何故呢，看你这个样儿堂堂仪表，年岁正在中旬，为什么要寻短见，无论有多大为难的事，你可以说出来，我要能维持，我必援助于你，我要办不到另作计议"。童林闻听看了看他，看这个人穿章打扮，肋下悬刀，大概也是武学家，二目神光满足，定非常人，童林看罢咳声叹气，遂说道："阁

下你老有事只管前去办事，小可这件事不但说出来你老管不了，无论那位他也无法管我。”那个人一听，微然一笑说：“朋友，我也不是口狂，无论多大的事，我也能够维持。”童林一听看了看问道：“阁下尊姓大名仙乡何处，不才斗胆愿闻。”那个人听罢也看了看童林，然后噗嗤一笑：“你要问在下姓石双名永杰”。童林听到这里，用眼上下打量：“莫非老人家外号人称智明侠吗。”老头闻听哈哈大笑：“不错，正是贱称，未领教阁下贵姓，因何知我贱名?”童林听到这里，长叹了一口气：“问我，实不相瞒，在下家住京南霸州童家屯姓童名林，号叫海川。”那个人闻听把花白髯一抖，哈哈大笑：“莫非阁下就是江湖人称镇八方紫面昆仑童侠客吗?”童林听到这里，看了看老头儿，说道：“老人家正是在下。”智明侠说道：“阁下不是辅保年钦差查办四川，身为随行委员吗，因何一时之间，来到此处，自寻短见，真正是叫我莫名其妙。”童林听到这里，说道；“论起来我可不能跟你老说，说出来实在是脸上无光，好在你老也不是外人，既然身为侠客，咱们就算是道义相投，我说出来大概你老也不至于耻笑我。”童林并不隐瞒，就把自己只身一人保护钦差大人，行在中途面棚里面，因为找水丢失了钦差，遍寻无踪，心中难过，我才发出以死殉难之心。石爷听到这里，微然一笑，叫了一声：“童侠客，这可算活该，头一节你命不当绝，再者说钦差老大人活该有救，这可算是事逢凑巧，你要是打听别位他也不准知道，错非是我，这可算是巧的很。”童林一听赶紧拱手作揖，遂说道：“老人家你老在那里遇见我家大人，请你老快说。”石爷遂说：“就在前面厢，有一个大村庄，庄名叫紫霞庄，方圆左右不足一千多户人家，东西的街道，一共是三趟街，靠着

北头这趟街，一进东街口不远，路北头一个大门，我正然行走至在大门的切近，迎面来了一个出家的和尚，后面跟着一位老者，那个样儿文雅清高，一直够奔大门往里走，门房有人拦阻，和尚微然一笑，低言悄语，就听和尚说："你们不必拦，我跟你们庄主有交情，后面这就是奉旨的钦差年大人，我千方百计才把他引到了你家，回头把他拿获，送到蓬莱，面见王驾请赏。"手下人还要问，和尚连连摆手，接着说："就算把钦差带入了宅中，童侠客请想，人称我智明侠，既有侠客之称，就应当代管路见不平，你想既然是一位奉旨的钦差，被歹人引入了宅中，当然是身逢大险，我不看见没的说，我既然见着焉能不管。我只可上台阶，叫手下人给我往里回，就提我要见他们主人，或是方才进去的那个僧人。手下人看了看我，然后叫我门前立等，工夫不大，由打里面出来一个紫脸大汉，站在门道里面，用手往外指叫了一声，何人大胆竟敢在我的门前喧叫？我走上前去，跟他实话实说，这个人说话不通情理，他说钦差老大人也不是他千方百计把大人捉了去的，钦差自己愿意在他的宅中，再者说你也不是当官应役，何必多管闲事，就叫你是官人走在我的门前，打算要钦差不难，也就是武术解决。童侠客你想，慢说我还会武学，就是手无缚鸡之力，要打算行侠作义，豁着我这条性命，我也得管。我们两个人言语不合，当面动手，也是该着，他的武学高强，我一个人不是他的敌手，甘败下风，我这是打算回归我的宅中，找我相好的朋友，约个三五位誓死抵抗，我也要跟他分个上下，设法把钦差老大人救出来，没想到跟童侠客您遇上了，头一样是你老命不当绝，再者说就是钦差老大人五行有救。"童林未等石爷把话说完，叫了一声："石老侠，既

然我家大人有了下落，也无论他是谁，就叫他项生三头，肩长六臂，我岂能相容？”把话说完，伸手把绒绳解下来，扎至在腰间，一摆手叫了一声：“石老侠客，烦劳你老人家头前带路，到那里我当与他誓不两立。”说着话石爷头前带路，后面跟着童海川，两个人由打树林走出来，一直够奔紫霞庄。来到了庄口，靠着北头这条街，进街口走不多远，石爷用手一指，叫了一声：“童侠客，你老看这就是那个宅院，钦差大人现在他的宅中。”童林看了看座北的大门五层台阶，门前四棵龙爪槐，迎着门的影壁，影壁上面花瓦字墙，磨砖对缝，盖的倒是十分巧妙。童林看罢石爷说道：“侠客爷在此稍候，待我上台阶把那个人叫出来，有什么话回头再说。”石爷上台阶将然要往里走，里面出来一个手下人，石爷用手一指说道：“你到里面告诉你们主人得知，别看方才我输招，这一次有我相好的朋友到此，姓童名林号叫海川，要跟你们主人誓不两立。”手下人一听说了一声：“你在此稍候，我禀报我们主人得知，”说着话转身进去，工夫不大，就听里面有人乐，声若巨钟，说道：“真乃大胆，屡次搅闹我的宅院，实在可恶。”石爷用手指着来人，叫了声：“侠客爷，你老看见了没有，就是他。”童林留神观看，但只见这个人长的好看，大身材六尺多高，身上穿蓝绸子裤褂，外罩鱼白绸子大褂，腰里扎着一根杏黄色的绒绳，脚底下厚底云鞋，高腰白袜，往脸上观看，紫巍巍的脸膛，两道掺白的眉毛，直插入鬓，一双碧目通关鼻梁，四字阔口，两颧高耸，通红咀唇，额下一部虬髯，大耳朝怀，花白剪子股的小辫儿，精神百倍，童林看罢用手一指道：“你这个人真正胆量不小，私通匪人，扣留钦差，今天你家侠客爷至此，把钦差老大人送出来，认罪服输，听候他老

人家发落还则罢了，如若不然，你知道俺童某的厉害。”那人闻听一笑，用手点指：“你就是那京南霸州的童林吗，既然你为随行委员，丢失了钦差，自己还不认罪，反倒来至在我的门前大言欺人，你要不谈武学解决还可，既然谈到武学解决，我倒要与你分个上下。”把话说完，一回头说了一声来预备了，在旁边手下人双手捧着一条军刃，递给虬髯大汉。那个人把军刃接过来一抖，童林留神观看，但只见他这条军刃，长下里不足一丈，粗有茶杯口相等，沙布口袋作成。书中暗表，里面灌的是水银铅，口袋两头用铜包的头儿，这条军刃就跟彭公案上，小神童胜官保那条龙头杆棒相似，他上头可有一个龙头，口内含着一颗子午问心针，这个情形跟他差不多，就是缺少龙头，两头全都是铜包的。这条军刃童林知道名叫杆棒，用的时节后把擎住了前把一捋，水银铅灌在头里，打在人的致命处，当时亡命，要是不用的时候，把里面水银铅一揉，揉均匀了往腰里一围，就彷佛扎腰带子相彷。童林看罢，就听那个人点手叫道：“姓童的，既然身为侠客，你要敢进我的宅院，跟我比试三合，胜的了我手中的军刃，慢说要你家的钦差大人，就是我项上的人头，也任你自取。”童林听到这里，心中有气，暗想道凭我童林跟随各位老哥哥闯荡江湖，不敢说威名远震，差不多不认得我的很少，这个人竟敢在我的面前出此大话，我倒要看看他有多大的能为。自己想罢，上台阶够奔人家的宅院，在后面智明侠一同也来到院中，童林性急，将然来在里面，跟着一晃身把身形纵起来，冲着对面的大汉，左手一晃面门，右手就是一掌，够奔顶梁打来，那个大个子一看童林的掌到，并不慌忙，向左一闪，把手中杆棒一抖，够奔童林的脖项，就听噗噜亚赛懒龙伸腰相仿，童

林一看棒到，赶紧身形一矮，用缩颈藏头，杆棒在头上打将过去，童林跟着长身形，将要往里进招，人家的杆棒，招定中盘玉带围腰，够奔海川打来。童林一看，赶紧垫步拧腰往后一纵，纵出去足去有四尺多，脚尖将然站稳，人家往前一上左步，够奔童林两条腿用杆棒便缠，童林一看不好，赶紧一晃身向上一跃，这就叫旱地拔葱，身形纵起来棒由打脚下走空。童林将然往下一落，人家的棒一抖，绕住童林的左腿，往怀里一带，这么大的一个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他这个乐儿可就大了，整个的来了个翻跟斗，栽倒在埃尘。那个人把杆棒交于左手，哈哈大笑。此时童林倒在埃尘，原来就是一张紫脸膛，躺在地下心中不好过，这么大的侠客，自从出世以来，跟人动手，向例不曾败北，今天栽倒觉着惭愧，面色微然发红，这张脸可就跟茄子一样了。正在心中难过之际，猛然间在旁边石爷走上前来，一伸手掺起童海川，叫声兄弟，胜败乃是兵家常事，何必这样难过。童林只可趁着这句话站起身形，将要发言，就见那个大汉把手中军刃交给手下从人，双手抱拳走上前来，哈哈大笑叫了一声："师弟，休要这般模样，哥哥我可不对了，要凭我的武学，别说是我自己，就是把石大哥搭上，双战也未必能胜的了兄弟你，你输招没输哥哥身上，有两位高人现在厅房里面，兄弟你一见便知。"童林闻听半信半疑，又一想分明这个大汉，用杆棒将我打倒，这是故意用言语奚落于我，我岂能相容，童林那个心思要撤腰中的宝剑秋风落叶扫，二次动手，要跟他一死相拚。就在这么个工夫，就听那个大汉说道："师弟，休要狐疑，我要不说你也不知道我是谁，提起来大概你也有个耳闻，愚兄我姓明单字名灯字照远，江湖人称碧目虬髯赛北侠。"童林听到这里一怔，

不错十数年前在江西卧虎山玉皇顶，玉皇观练艺之时，常听二位老师说，本门户之中有两位师兄，一位是明灯明照远，那一位可就是杨州钞关街龙泉寺的方丈，长眉长老铁臂禅师普照。二师兄我早已见过，这一位是我的大师兄，怨不得他的武学这么高呢，要是别人，打量也赢不了我。有心走上前去给师兄行礼，又一想不成，我没看见他什么，从中又无人给我们指引，知道的他是我师兄，我以师兄之礼相敬，不知道的说我被他打倒，跪倒磕头求饶，有心不给他行个礼，当着智明侠，显着自己自高身分，目中没有师兄，想到这里自己把主意拿定，莫若我先给他行个常礼，只要从中有人给我们一指引，我再大礼相见不迟。自己想罢随着双手抱拳说道："原来是师兄，小弟不知，望求你老人家勿怪。"明灯一看师弟给自己拱了拱手，并不磕头行礼，倒也不计较，遂叫了一声："师弟，此处并非谈话之所，贤弟里边请，好来谈话，说话之间，石爷陪着谦谦让让往里面走，靠着西面四扇屏门，进了屏门往里走不多远，南面一遛房全带着游廊，那是一拉遛的倒座，没有暗间，五间一通联，在屋门口挂着细斑竹帘，早有手下人打起帘栊，往里面让。童林也并不客气，上台阶往里走到了屋中一看，所有的陈设样样周全，摆列的十分整齐，迎面的搁几案，在头里放着八仙桌，两旁有太师椅子，在墙上悬挂着一轴条扇，两边相衬着对联，搁几案上陈设着缸瓶镜罐全都是古物。童林看罢，明爷伸手让坐，童海川并不客气，将才坐稳从人把茶水献上，童林未及喝茶，拱了拱手叫了一声："师哥，方才小弟来的时候，师哥已然对我说明，屋中现有二位高人，但不知是那二位，望求师哥明白教我，"明爷听罢，微然一笑，叫了一声："师弟，你不要忙，我必领你

见见这二位高人，你在此略候，我给你回一声，他老人家容见便见，不容你见再说。”童林听到这里，点头说道：“师哥你老就多分神吧”。明爷向石爷说道：“石大哥你在此陪我师弟略坐片刻，待我到里面看看。”石爷点头，明爷出去，工夫不大，回来叫了一声师弟：“你跟我去看看去吧，我已然给你回明白了。”童林站起身石爷也随着出来，越过屏风门，童林看的明白，两旁边的厢房，北为上的大厅，看那个样儿是明三暗五，童林正然观看，就听明爷低低的，叫了一声：“师弟随我来，”童林点头，跟着来至在屋内，靠着西面山墙前放着一张云床，在床榻上面坐着两个人，上垂首这一位，身穿蓝布道袍青护领，腰扎绒绳颔下白髯，下垂首那一位略矮一点儿，也是蓝布道袍，盘膝打坐，全都是杨木道冠，竹簪别顶，年岁都不小了，童林看罢非是别人，正是自己二位恩师。上垂首正是谈笑清居无极子尚道明。下垂首这一位就是太极真人爱莲居士何道源。童林赶紧来在床前跪倒身形，口称二位恩师在上，弟子童林给二位恩师磕头。二位仙长各自把手中拂尘一摆，念声佛，叫道：“童林你且站起来，”童林又磕了个头，站起身来在旁边垂手侍立。就见仙长用手一指童林，说了一声：“胆大的童林，想当初在九公主坟，你与铁飞龙等三人当场动手，把你逼的不得已，抛钺亮剑，曾遇见你的师祖，从中解围，救了你的性命，并且说你是轻身涉险胆大妄为，果然是老人家的言语有验，直到如今你还是未改，你不想你既然有侠客之称，做事必要慎重，不可任性妄为，再者说你保护钦差老大人，蒙他老人家提拔，保举你为随行委员，你自己乔装改扮，保着钦差便道微服够奔成都，此计甚妙，怎奈你一人如何能担此重任，这还不要紧，既然你一人跟随，你

就不应当把大人独自放在面棚之中，如今把大人丢失，你还有何颜面立于人间。”童林听老师这片话，准知道钦差未曾遇难，心中还略放宽一步，赶紧二次将身形跪倒，口称：“恩师在上，凡事弟子皆出于年轻，望求老师把从中的一切的情由教导一番，弟子也好顿开茅塞，以后做事，可免去轻举妄动。”别看童林年逾三十，自己如同婴孩一般，见着二位老师，就彷佛看见亲人，老师所说之话，全都是至理名言，恰与自己的病合，说着话心中未免难过。二位仙长看着童林这般光景，也很可怜，用手一指童林，说道：“你起过一旁，要打听钦差的下落也不难，你听为师对你言讲。”童林站起来垂手旁听。

书中代言，童林保着年大人在面棚子里边吃完了饭，钦差觉着口干舌燥，自己坐在那里等候，叫童林前去寻水。就在这么个工夫，猛然间听见禅钟声音响亮，钦差回头观看，由打小道上来了一个和尚，看年岁约有四旬来往，身上穿着一件青色的僧衣，青缎子护领，腰中扎着一根绒绳，脚底下开口僧鞋，高腰白袜，白扎扎的一张脸，两道扫帚眉一双大三角眼，大鹰鼻子薄片嘴，一嘴的黄牙两耳漏风，新剃的头，在肩头上跨着一个黄布口袋，里面凸凸囊囊，不问可知一定是他随手的东西，手中拿着一个禅钟，又名引磬，用铁条打的山响，堪堪走至在大人的切近，不住的用眼打量，然后把身形凑到大人坐的板凳近前，紧挨着坐下。把引磬放在黄布口袋里面，然后念了一声弥陀佛，叫了一声：“掌柜的，您把火种拿过来我使使。”伙计看了看他，只得把火石簸罗拿过来，放在和尚面前，和尚由打布袋里面拿出来两柱香，又拿出一个小药瓶，瓶盖打开倒出点药面，其色发红，药瓶放在布袋里面，红药面闻在鼻孔之中，这才把火石拿过来，燃着了香，

念了一声佛，“掌柜的把火种拿去吧。”香烟燎绕，就在钦差大人的面前稍微的一晃，大人闻见他那股香烟，把身形站起，二目发直。这就是俗说拍花所用的迷魂药。和尚所用的这个玩艺，他自己要不是先闻上解药，闻见香烟也得二目离神。钦差老大人就跟着和尚直着两只眼睛走去，和尚也并不作声，手里头拿着香，敲着引声顺着小道往前走，一直够奔正北，走出去有二三里地又往西走，由打西面又往南来，绕到南边又一直往东，那个意思是顺着原道绕回，往北走不几步，有一座大庙，朱红的山门，上面有块扁是承福寺。这个和尚的名字叫法福，他还有个师弟叫作法本，他们乃是四川剑山篷莱岛的羽党，在承福寺发卖熏香蒙汗药，得了这笔资财解往剑山，就作为招兵买马的费用。这个小子生来的好淫，在江湖绿林道上，奸杀作案，偷盗窃取，作恶多端，官人各处严拿，没有立足之地，才削发为僧，隐避在此，投降篷莱岛，就是巩固他个人的势力。在从前时，他也曾到过一次剑山，跟奸官黄国英在一处盘桓多日，他们计议设法刺杀钦差年羹尧，后来大人到，黄国英率众把钦差接入州衙，这个小子在暗中看得清清楚楚，彼时他就要不利钦差，又一想跟随大人的，全都是成了名的剑侠，一个个都是武术高强，倘若我一时求功太急，到那时画虎不成，反类其犬，倒不如暂时回归我的承福寺，倘若事机不密，被他手下人等看出破绽，年大人逃出网罗，也难脱我的承福寺，他把主意拿定，回到他的庙中。后来知道剑州州衙事机不密，知州被拿，就地正法。法福得着这个信，心中喜悦，他各处明查暗访，顺着剑山的道路各处探听，暗说道，既然年大人把剑州知州黄国英就地正法，他就应当顺道前行。各处遍访也并非一日，这一天由庙中出来，

那个意思还要访查年大人的行踪，将然走到面棚子这里，猛然间看见一位年过四旬墨髯飘洒满面正气，法福留神观看，非是别人，正是年大人只身一人坐在面棚子里面。小子心中欢喜异常，双眉一皱计上心来，这才走到面棚子里面要火种，闻上解药，燃着了迷魂香，他把大人引着一走，绕来绕去来到承福寺的门首，回头往左右观看，幸喜四外没有行人，他遂扣打角门，工夫不大，里面有脚步声音，开开角门走出来一个小和尚，看了看是自己的老师，法福并不言语，带着大人往里走，来至在里面，到了东配殿启帘栊到了屋中，后面跟着大人，和尚把香放在桌案上，伸手把大人的双手一拢，用力一夹，放在床榻，解腰间的绒绳，把钦差四马倒攒蹄，捆了个结结实实，然后把香掐灭了，叫小和尚取来一碗凉水，冲着大人的脸一喷，大人机伶伶打了一个寒战，留神一看，自己被人捆绑起来，看了看这个情形大概这是一座庙宇，老大人正颜厉色，问道："胆大的恶僧，既然身入佛门，就应恪守清规，以慈悲为本，善念为门，本钦命跟你等有何仇何恨，因何将我捆绑至此，要你快说。"法福闻言笑道："黄国英有意刺杀于你，以获大功，事机不密，因而亡命，今日恰巧在此相遇，你被获遭擒也是命该如此。"年老大人闻听，知他是英王羽党，破口大骂，自己又一想就是骂干了嗓子，也是没用，只得一语不发。法福收拾俐落，撤身形出来，够奔后面的禅堂，那个意思是要找他的师弟法本，把如何将年大人拿获，要在他的师弟面前显露显露。来到禅堂，法本赶紧站起身形说道："师哥你老可是喜事当头，出门不费吹灰之力就把年大人拿获，这要是解到篷莱岛面见王驾，这可算是奇功一件。"法福接着说道："师弟别人都能夸奖，兄弟你不能夸奖，咱们虽

然说是师兄弟，如同亲手足一般，哥哥我要是得了好处，难道说还忘了兄弟你不成吗。”法本说道：“你我弟兄所有一切的话，全都不必谈，你先领我到前面开开眼，我倒要看看这个年羹尧，他也有今天，我非要当面奚落他一番不可。”法福遂同定法本，奔前面东配殿，小和尚在后面跟随，来到东配殿，到里面观看，三个和尚不看则可，这一看只吓得呆呆的发怔，再找年大人踪迹皆无。法本一看用手一指，叫声师兄：“这个地方可是怨你，怎么把赃官捆好一个人不留，这分明是有他的羽党，暗中窥探将他救走，赃官救走事小，倘若走漏风声，你我在此不稳，这可怎么好。”法福听到这里，连连顿足咳声叹气，口念佛号，叫了一声：“师弟，这么看起来师哥我跟你一比，可差的多了，皆因我办事心粗赃官脱逃。”他那知自法福由打面棚子里面，把钦差老大人引诱至此，他以为是暗中无人，原来从中隐着三位高人，他竟会不知道。这三位非是别人，尚道明，何道源，智明侠，他们老爷儿三个，这是由打明灯明照远的宅中来。

书中代言，二位仙长由三月三亮镖的事毕，老哥儿两个回了一趟江西卧虎山，那个心思本打算在庙中一忍，享受清福。后来听人传言，年大人奉旨查办四川，童林为随行委员，仙长听见这个信，弟兄二人彼此一计议，尚道明叫了一声：“师弟，你看见了没有，这个孩子年岁不大，他的时运还到不错，自从打十八岁跟随你我弟兄练艺，十五年的光景，奉师命下山，在北京地面巧遇故山多罗贝勒府那就叫贵人相扶，受贝勒爷的青睐，后来杭州摆擂，献艺北高峰，贺号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到如今就算是大名鼎鼎，现在跟随年大人查办四川事件，事毕回到都中，大小头上也得添个官衔，收徒弟要

全都像童林这个样儿，就是多收个十个八个也不算多。”何爷闻听尚道明这片话，不由得哈哈大笑，叫声：“师哥，要是这么看起来，还是师哥你老眼光深。”尚爷闻听叫了一声：“师弟，这个话可是这么说，童林保护年大人够奔四川，剑山英王富保臣大开招贤之门，收罗天下的英雄，手下成了名的剑侠客无多带少，童林一人焉能抵挡群雄，据我看你我弟兄在观内闲着也是闲着，呆着也是呆着，莫若你我下山保护他一程。弟兄二人计议已定，收拾俐落，由打玉皇顶玉皇观动身，一路追赶，各处打听，就将钦差老大人在路途之上所遇的事，二位老人家全都打听明白，以至到了陕西凤翔府，金凤山玉皇顶群侠会伯生，二位剑客打听着这个消息，未免吓了一跳。后来听说从中有王十古解围，墨骨鞭巧对人骨鞭，三挡九罪惩戒凶僧，慧斌亡命，及至刀断马头，刀劈总镇等事，二位仙长不由得胆战心惊。暗想童林生性粗卤，未必就能完全办到，二位仙长打算追着童林细问根由，贺超究竟落于何方，然后设法办理。弟兄二人顺着大道前行，一路上追赶，直追到剑州才打听出来夜晚之间，有八寇闹剑州，大人幸未遭难，又探得童林暗保大人只身一人奔往成都，尚道爷叫道：“师弟你来看，童林由打十八岁在江西卧虎山，跟随你我弟兄练艺之时，就是这种抑强扶弱的秉性，直到而今三旬有零，仍然还是这个性情，这才应了那句俗语，山河容易改，秉性最难移，倒不如你我弟兄由此分手，够奔正西北有一条小路，正西一条大道，愚兄顺着小路而行，贤弟由大道而去，行至路上遇见童林，把他带到前面紫霞庄，明灯那里会齐，就是遇不见他，你我弟兄也在那里会面。”弟兄二人把话说完，各自顺道前行。不表何道源，单说的是尚道明，只身一人顺着小道一

直够奔西北，各处留神访查，童海川与这一位奉旨的钦差年大人，一路慢慢的行走，到了次日天明，仍然顺道够奔西北可就走下去了。书不可重叙，这一日走到紫霞庄，来到明灯的门首，见着家人叫他速往里回报，就提我是江西卧虎山玉皇观的住持我姓尚，要见你家家主。手下人闻听赶紧往里回，工夫不大，明爷由里面出来，见着恩师跪倒身形行礼。仙长把拂尘一摆，叫了一声明灯头前带路，明照远答应一声在头前走，把仙长带到里面大厅，启帘栊来到往面观看，何道爷早就到了，坐在屋中同着一个人对面谈话，那个人的年岁也就在五旬来往，尚道爷看着不认得，何道爷赶紧站起身形念了一声佛号："师哥您才来，小弟我是昨天到的，我顺着大道前行，各处寻找，无奈未寻着童林的踪迹，我来到紫霞庄。"说着话用手一指五旬来往那个人，叫了一声师兄，您不认得，尚道爷摇了摇头，何道爷点手把那个人叫过来一乐，说道："这就是智明侠，姓石双名永杰，他跟明灯结交最密，同居在紫霞庄，当年闯荡江湖，也是有名的一位英雄，后来看破尘情，这就算隐遁在家。"尚道爷闻听哈哈大笑，口念佛号："原来是名传四海的智明侠，今天若非是师弟你给我指引，岂不当面错过。"石爷给仙长行礼，口称老师，皆因他跟明灯八拜结交，仙长既然是明灯的老师，他也随口以师相称。彼此谈了几句客气话，然后入座献茶，尚何二位仙长，也并不隐瞒，就把在外面访查童林之事，当着石爷细细的一说，直说到未曾访着，徒劳跋涉，这还不要紧，真要是童林只身一人保着钦差，沿途之上，事出意外，那还了得。在旁边石永杰闻听此言，说道："二位老师，您是由那条道上寻找我的童师兄？"尚道爷说道："我是由西北小道，我师弟顺着正西大道，

无奈我二人均未曾遇着。”石永杰闻听说道：“老人家西南这条路，您大概没走吧，虽然说西南是一条小道，来往行人，也很不少，海川由此路而来也未可知。”这句话说的尚何二位仙长半信半疑，真要是童林走西南小道，我等不曾将他遇着，当面错过岂不可惜，计议了多时，尚何二位仙长只可叫石永杰头前带路，二位仙长后面跟随，顺着西南小路寻找童林的下落，出了庄口越过了树林，往前走了约有十来多里地，怎奈还是找不着童林的下落。何道爷望着尚道爷叫了一声：“师兄，要这么看起来，三条道不见踪迹，也许他已然走过，倒不如赶回紫霞庄，省得往返徒劳。”尚道爷闻听摆手说道：“再往下走一程看，如果找不着，你我再回紫霞庄不迟。”老二位计议已妥，仍然顺着小道往前走，走够多时猛然间观看，前面大道旁边，有个小小的面棚，用板凳搭着一个面案，上面坐着几个吃饭的，不过是经营负贩之人，尚道爷猛然间看见大板凳上坐着一个人，三绺墨髯，细一看认得，非是别人，正是奉旨的钦差年大人，童林站在旁边，说话指指点点，把话说完转身就走。正赶上童林只身一人给大人到前面去取水，二位仙长看着，不由得心中不悦，暗想道他真正粗心，他把大人一个人扔在面棚子之中，扬长而去，可不知道有什么事，倘若从中有人暗算钦差，有个一差二错，如何担得了。何道爷的意思，打算把童林叫回来，同着大人一同够奔紫霞庄，尚道爷一摆手，叫声：“师弟你不明白，要是把他叫回来，当面申斥他，虽然他不敢言语，未免心中不服，倒不如你我弟兄，赶奔进前把钦差带着一走，够奔紫霞庄，然后叫这位石施主，暗地窥探童林的动作，设法警戒”。何道爷闻听一笑，叫声师兄：“要是这么说起来，倒不如叫智明侠把他引到紫霞庄，你

我弟兄也不必当面申斥，皆因他跟随你我练艺十数年，可称得起服说听训，无不孝顺，他身担不是，你我严加申斥，与他脸上无光，倒不如引他到紫霞庄，叫明灯用技术将他服倒，头一样警戒他的将来，第二样也好叫他敬重师兄。”尚爷听着这话，似乎有理，把石永杰叫至在近前，附耳低言叫他如此如此，石爷闻听遵计而行，顺着小道而去。不表石永杰，单说的是二位仙长，站在面棚子外面留神往里观看，不由得二位道爷大吃一惊，因老三位谈话之时，正是承福寺的和尚法福，用手中的迷魂香，把钦差大人迷住，二目直勾勾，在后面跟随，尚道爷看见点点头叫道师弟：“你来看，果然不出你我弟兄所料，他只顾撇下大人在此，回头不见了大人，难说他还能够独生吗，这么看起来你我弟兄要是不在场，童林跟大人两命想活万难。”弟兄二人在后面慢慢的跟随，一直随到承福寺，施展技术叫何道爷巡风，自己由打东配殿亲自救出钦差，本应当亮出军刃把承福寺两名凶僧结果，又一想到了紫霞庄，把诸事安置停妥，再结果他二人不迟。弟兄二位同着钦差老大人，一直够奔紫霞庄，来到里面厅房，让钦差净了净面，然后落坐献茶，钦差一看认识，知道是童海川二位恩师，三月三亮镖之时，在梅花圈上动手，技术高强，知道是世外的高人。二位谈了会子闲话，遂把明照远叫过来，先给大人请安道受惊，二位仙长叫了一声；“照远，回头外面要是有人往里回禀，有你的师弟姓童名林字海川，外号镇八方紫面昆仑侠，此人技术高强，惟独他的性情好强贪胜，轻身涉险，回头他要到了你的门首，你须将他打倒以示警戒。”明照远闻听连连摆手，叫了一声：“老师，弟子我可不敢，倒不是长我师弟的威风，灭我自己的锐气，要是谈到武学，恐我

非师弟童林的敌手”。尚爷听明灯说这片话心中了然，遂叫道：“明灯，欲胜童林我授艺三招，赢他易如反掌，明灯听到这里说道，既然如此，求恩师赐艺，仙长叫他把自己得意的军刃，杆棒取来当面指教，并不费事一共是三招，上盘专讲究缠头裹脑，中盘叫玉带围腰，下盘就是枯树盘根，这三招如果童林他要跟你比上手，你就用这三招，他要是往后一垫步，你跟着往前进身，准能将他打倒。”明照远听罢不信，叫道：“老师我师弟身为侠客，武学高强，这三招他焉能躲不过，三招之后我岂不受他的重害。”仙长闻听一笑叫道：“明灯，你这个人太已慎重了，童林的武学虽然说高，那是我的亲传，凡他所能，全都在我的心中，我要告诉你这三招能够赢他，绝以出不了意外。”明照远这才点头，不表他们师徒计议已妥，单说石永杰，自从奉了二位仙长之命，在后面暗自跟随童林，原来他到茶摊买了一壶茶，提着壶回到面棚子，不见了钦差，童林那个情形急得不得了，他复又顺道各处追赶，石爷尾随在后，直到后来无法寻找大人，才走到树林打算自尽，石爷遂照计而行，劝止童林上吊，用言语把他诳到紫霞庄，师兄弟见面当场动手，果然用杆棒把童林打倒，弟兄二人叙明了来历，这才把他带到厅房。童林见着老师跪倒行礼，仙长把从中的情由，从头至尾一说，童林听到这里，自己长叹了一口气，暗想道行侠作义实在不易，皆因我一时粗心大意，我的老师如此警戒于我，自己再三给恩师磕头相谢，然后叫道：“恩师，但不知钦差老大人现在那里，求您请出来，我要跟他老人家相逢见面。”仙长闻听点了点头，用手一指，叫了一声：“童林，从此以后做事必须要慎重小心，不可大意，你今若一死，倒不足论，岂不耽误我们弟兄传授你技术，别开门户与

一家武学，将来显达宗派，我们弟兄脸上有光，似你这样轻生涉险，死于非命，岂不可惜。”仙长把话说完，眼望着东暗间念了一声：“无量佛，老大人请你老到外面，童林他要给你老人家请安。”大人启软帘来到外面，童林看见钦差大人，先道受惊然后请安，童林又把自己的经过慢慢的说了一遍，大人把话听完，心中暗想，童林身为侠客，在北京城安定门北城根，固山多罗贝勒府当看家护院的教习，在府中又是上人见喜，是贝勒爷得用之人，被我借了来保举他为随行委员，一路之上，时时用心不遗馀力，真得说是忠诚可嘉，单等四川事毕，回到都中，加意保举，以后还当另眼看待。大人想到这里，随着跟童林说了几句话，这就是因为他一时大意，险些遭了性命之忧，大人心中过不去，才以好言安慰。把话说完，天可就不早了，明照还吩咐家人摆坐，让大人在厅房之中，当中首坐，二位仙长左右奉陪，明灯亲目给钦差老大人把盏，给二位恩师布菜，年大人看着这份恭敬令人不忍，遂说道：“各位侠客，倒不如在旁边另设一桌，大家一同用饭。”仙长听到这里，随着点手叫道明照远：“大人既然这样吩咐，倒不如你们也下去用饭去吧。”明灯点了点头，陪着师弟童林，同石爷他们老哥儿三个退出来，老三位来到南倒座，吩咐从人摆桌设座，家人擦抹桌案，工夫不大，摆设杯著筷碗，大家谦谦让让入座，石爷当中首座，上垂首是童林，明爷末座相陪。弟兄三人推杯换盏开怀畅饮，从人掌起灯烛，伺候二侠。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三回

三侠客往探蓬莱岛　渔父村巧遇褚凤巢

在饮酒之际童林不由得咳声叹气，明爷问道："师弟来到紫霞庄，就算安乐之所，别说还有二位恩师关照，难道说你还有什么心事在怀不成？如果有事就请当面说出，也不必隐瞒，别看咱们弟兄并未在一处久聚，可是一师之徒，如同亲手足一般，只要有事你说出来，作哥哥的只要能维持，我必当竭尽绵薄。"童林听到这里，也不客气叫了一声："师哥，您既然问到这里，我可不能不说，您这个庄名叫紫霞庄，但不知此处离四川成都剑山篷莱岛还有多少路？"明爷闻听微翻碧目，叫了一声："兄弟，你要问这个剑山篷莱岛，离此不过百里有余，两边各有一道大江，左为白龙江，右为白沙江，贴近山根有两道关，左为青龙右为白虎，上面有重兵，山势险要可称水泄不通，兄弟你问他何来？"童林听到这里，不由得面带喜容，叫了一声师哥："咱们是亲师兄弟，情同手足，胜似连枝，再说石老侠客，也并非是外人，兄弟有一言出口，不知二位兄长肯依纳否？"二位侠客闻听道："有话明言，何必吞吞吐吐，你我乃是自己弟兄，如果有事，我二人无不援助。"童林听到道里，叫道："二位哥哥。小弟我有意约请二位兄长，一同够奔蓬莱岛，英王富保臣招兵买马，聚草屯粮，广收江湖绿林的英雄，有意叛反，我打算到那里暗地窥探虚实，如果事出不假，回头报告钦差老大人专摺入都，奏明当今，不知二位兄长可能帮助吗？"还未等明照远答言，智明侠抱拳拱

手说道："童贤弟可不是愚兄胆小无能，剑山蓬莱岛里面，军师大帅成了名的剑侠颇多，也不是我拦兄弟你的高兴，别看你武术高强，就连我们二个人全都搭在一处，到了里面也难得地步，这还说是便宜，甚至于有性命之危，身遭不测。"童林未等智明侠把话说完，笑道："小弟将然说约二位兄长，相随至蓬莱岛暗探，石大哥用言语相拦，说出多少恐吓的话来，可不是我眼空四海，目中无人，石老侠客既然如此说法，请您不必前往，我童某要单人独自到那里，倒要探个水落石出。"智明侠石爷听到这里，叫了一声："童贤弟愚兄所说这片话，并非是故意以大言相欺，也不是我畏刀避剑，贪生怕死，皆因里面声势浩大，你我到了那里，如海底一粟，岂能如愿。"在旁边明照远接着说道："师弟倒不是石大哥不肯跟随你我前去，就皆因篷莱险要过甚，还别说是你我，就是后面的二位老师，武术高强，剑客的身分，也不肯轻身冒险。还别说是进不去。"童林一听师哥也是这么说，有心还要用言语相强，又恐怕招怒了师哥，叫后面二位老师知道反为不美，就此作为罢论，又怕石爷耻笑，自己言过其实，遂换口说道："明师兄既然二位兄长都是这么说法，小弟我也不是逞能非要奔往剑山不可，不过相约二位兄长，到了那里，设法进到里面探听消息，不知道二位兄长，肯其相助否？"童林把话说完，旁边石爷有心不接言，又怕童林小看自己，倒不如豁出自己的性命，随他奔往篷莱岛死生有命，万一吉人天相，跟童林到了那里，稍微打听打听，也好尽交友之情，想到这里，遂说道："明贤弟既然海川这么说，你我弟兄当竭力相助。"明爷一听连连摆手，叫了一声："石大哥，我兄弟年轻，做事不加审慎，一味刚强，我老师说他轻身涉险，胆大妄为，既说出

这些言语，我亦不便骤然相拦，大哥休要过意。”石永杰听到这里，叫了一声：“二位贤弟，话可是这么说，可有一件，我要打算交海川这个朋友，慢说是叫我探剑山蓬莱岛，就是赴汤蹈火，豁出我这条性命，也甘心情愿。”童林在旁边又听石爷竭力奉承，明照远倒闹得无言可答，只可随着说道：“既然如此，单等得暇咱们弟兄就随着海川前往便了。”童林听到这里哈哈大笑，叫了一声：“二位兄长，我童林可是年轻，要提到交朋友，跟你们弟兄比我可比不了，咱们是交深不言浅，你我乃是一师之徒，石大哥初次相逢，虽然未在一处久居，咱们就算是一见如故，二位兄长居然应允，竭力相帮，使童某感激不尽，二位兄长既然肯其协助，我的意思今夜就要动身，出离紫霞庄奔往蓬莱，不知道二位兄长能从否？”二位侠客一听，各自后悔，虽然童林长得亚赛乡间笨汉，又谁知这几句话把二位侠客说了个张口结舌，二人无法。明爷只可说道：“师弟，论说起来我们弟兄可不能推托，皆因兄弟把话已然说出，怎奈钦差老大人现在我的宅中，二位恩师又在后面，你我弟兄不辞而别，倘若事出意外，应当如何，若倘叫二位老师知道，必要严加教训，到那时可怎么回答。”童林闻听一笑，叫声师哥依小弟咱们也不用禀明了老师，马上动身一走，单等由打篷莱回来，你我实话实说前去领责，也不过当面申斥几句，咱们点头答应，说声下次不敢，可也就过去了。”童林把话说完，双侠无奈，索兴酒也不喝了，三个人各自收拾携带趁手的军刃，明爷手下人叫过来，低言悄语嘱咐，无论后面钦差大人，或是二位剑客问到我们三个人的时候，就提不知，手下人答应，这时候石爷尚不怎样，惟独明照远心中难过，自己身上担着八面的不是，还别说进不了篷莱，到里面

不遇事还则罢了，遇上事只身难回，万分痛苦口不能言，收拾俐落，自已在头前带路，后面跟着的就是石永杰，童海川，走出了厅房，越过角门子，一直往外走。此时天色约有定更多天，石爷看着童林，叫了一声兄弟："这个天可不早了，蓬莱岛离此处百里有余，就让咱们弟兄能走到了蓬莱也得天明，兄弟你可千万别任性，咱们如何设法进蓬莱，未雨绸缪，预先计议停妥，省得到　时茫然无措。"童林闻听叫了一声："二位兄长，我早算明白，此时定更已过，百里之遥，走到那里堪可天明，白昼之间，如何能够探岛，我打算到蓬莱附近找个地方住下，然后慢慢的踩访入岛的道路。"二位侠客听着有理，三位这才动身。

百十里路焉能搁的住这三位侠客走，黎明已然来到蓬莱切近，到了天光大亮，各处寻找安身的地点，怎奈蓬莱切近，漫说没有村庄住户，就算有这些年以来英王把百姓早已迁移别处，他们三人正然寻找村庄，东方一轮红日已慢慢的涌出。顾盼的光景，猛然对面来了一个人，童林观看，但只见这个人长的好看，身高约在五尺，细腰扎臂微然沾点儿马蜂腰，上身穿着一件青背心，袒露着两条胳膊，下面穿一件半截水裤，赤着双足，脚底穿着一双草鞋，头上带一顶草笠，往脸上观看，两道粗眉一双阔目，四方脸面，鼻直口方，微然有点儿重下颏，二目神光炯炯，光华灼灼，手中擎着一把子乱绳，肩上背着鱼网，很是逍遥，口中还唱着山歌。唱到得意之处，看见三侠，这人也是一怔，就在这么个工夫，明爷正然无处找人打听村庄镇甸，一看来了一个渔人，这才走上前来带笑说道："老人家借问一声，这个坊前左右可有村庄镇甸，我们弟兄三人是远道到此，打算跟你老人家打听打听，好打尖休息

休息，望求你老指引。”那老者闻听，用目上下打量三侠，看罢问道：“你们既然要打算找个村庄打尖，这附近可没有，我看你们三位堂堂仪表，像貌出众，请问你老贵姓？”明爷一听人家问，有心不说真名实姓，又当着童石二位，恐怕他二人耻笑，自己怕死贪生，再者说身上也没有什么疑忌的事情，只可说道：“不才姓明单字名灯字照远。”那人闻听又看了看说到：“莫非阁下家住紫霞庄，外号人称碧目虬髯赛北侠吗。”明爷闻听一怔，说道不错，那人用手一指，向石爷低声问道：“未领教您贵姓，”石爷答言：“我叫石永杰。”那老者一笑说道：“我打量是何人，原来是智明侠，失敬失敬。”石爷只可抱拳拱手，说了几句客气话，那人又问童林，童林一看二位哥哥已然都说出真名实姓，自己也不便隐瞒，遂说道：“不才我姓童叫童林。”那人闻听童林两个字，留神上下打量，看罢说道：“你老是家住京南霸州童家屯，姓童名林字海川，献艺北高峰，人送外号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侠客吗？”童林答应一声不错正是童某，那人闻听哈哈大笑，说：“无意之间得会三侠，真乃是三生有幸，既然如此，你们三位也不必找镇甸打尖，莫如请到寒舍一叙，不知三侠意下如何？”三侠闻听不由得暗想，这人既然知道我等三人外号，定非常人，倒莫若问他姓字名谁，倘若志同道合，岂不多得一个膀臂，想到这里，遂问道：“阁下既然知道我等贱称，未领教你老人家姓字名谁，家住那里，因何知晓我们的贱称。”那人闻听一笑，遂说道：“三位要问，提我倒是平常人，我的业师人人皆知，大概我要提起来你们三位也有个耳闻。他老人家住在山东泰安神州离城四十里地名叫于家坡，人称叫山东五老，头一位姓于名庭字子玉，外号人称醉仙翁，那是我的亲师伯，他老人家的胞

弟山东五老排行第末。名叫于富字松林，外号人称百福翁，那就是我的业师，五老的二爷，名叫俞让外号人称九夷翁，三爷叫俞骧，别号人称镜湖翁，四爷余均字伯桃，外号人称白云翁，只皆因我有一个师兄名叫龙斗号叫九公，外号人称镇海苍龙，这一位龙九公投到剑山篷莱岛，身为水军大帅，明着是辅佐英王，暗着却是隐身其间，专为卧底，不过等候机会，要是有人攻打剑山之时，自己便在里面倒戈，反正里应外合，以立奇功。倘若是被人发觉，不但大事难成，甚至于有不测之祸。到后来龙九公一看剑山已然成势，一朝变动，虽有千军万马，也未必能一鼓可平，龙爷暗说不好，这才想起一个主意来。我自己在此人单势孤，未必能够济事，我何不修书一封，派心腹之人，送到山东泰安州离城四十里于家坡，呈递我的恩师山东五老的于五爷，约请他老人家前来，佯作效英王，暗含着我们师徒联合起来，也好防变于前。龙九公主意已定，暗含着写了一封书信，悄悄的派人送到山东，于五爷得着这封书，按说就应当前来辅助弟子，为国除奸，可也算是替天行道，怎奈老哥儿几个，彼时未能团聚在一处，五爷排行在末，所有的事又不顾意背着各位兄长，单断独行故此难以动身，可是又不能不设法辅助龙九公，老人家于松林费了许多的神思。后来才想出一个法子来，莫若打发我的二弟子铁拐渔父褚凤巢，够奔四川成都剑山篷莱岛，有他师兄龙九公在那里关照，无论如何在岛内也能谋个栖身的地位，一个人是死的，两个人是活的，要是师兄弟二人暗含着卧底，有什么事，耳目灵通，可就便利多了。于五爷越想越有理，遂打发自己的二弟子奔来，临行嘱咐，到篷莱岛，见着你的师兄龙斗之时，把为师我暂且不难动身的原因，对他说明。我

点头答应，收拾俐落，辞别老师登程。”简断捷说，一路之上晓行夜住，饥餐渴饮，这一日来到剑山篷莱岛岛口，叫人回进去，等了好半天，这才有人把他带到里面，见着他的师兄，褚爷悄悄的把老师嘱咐的言语，全都对龙爷说明。龙九公一想就凭师弟褚凤巢的能为在岛内也做不了多大的事，不如面见英王，保举师弟在岛外附近，修盖村庄居住，明着就算是给山中作为眼线，暗含着监视一切，如果师弟自己在外面人单势抓，在山东地面所有相好的相厚的，身披绝艺武学高强的朋友，仅管去信约他前来，随时报告英王就算是前来投效，只要人位多了，岂不是多一份实力。师兄弟二人计议停妥，次一日龙九公早朝见驾，就把计议之事，禀明了英王，富保臣当时准奏，褚凤巢就在白沙江边一带长林的后面，垦荒起造房屋。非止一日，他约来的人可也不少了，一共是三十六位，全都是山东地面，水路上出了名的英雄，旱岸不说，要是提到水面上，那一位都有绝艺在身，不但深通水性，并且是技术高强，由此取名这个地方就叫三十六户渔父村。英王特许剑山管辖的水面，就许这三十六户打鱼，别的渔户不准前来。今天褚凤巢正然由打家中出来，奔江中打鱼，又谁知中途巧遇三侠，彼此一问，各通名姓，褚爷这才知道，遂说：“此地并非谈话所在。如不嫌弃请到寒舍一谈。”三侠闻言喜悦异常，明爷抱拳说道：“说那里话来，既蒙相邀感激非浅，既然如此我等也不客气。”老人家就头前带路说着话褚爷头里走，后面三侠跟随。到了白沙江边有一带大森林，浓荫蔽日，翠碧参天，野草丛生，当中有羊肠小路。褚爷带领三侠穿林而过，走出了树林远远看见一带村庄，房屋虽然不多，颇饶山居的野趣，远望屋顶遍长青草，亚赛春麦相仿。工夫不大，已然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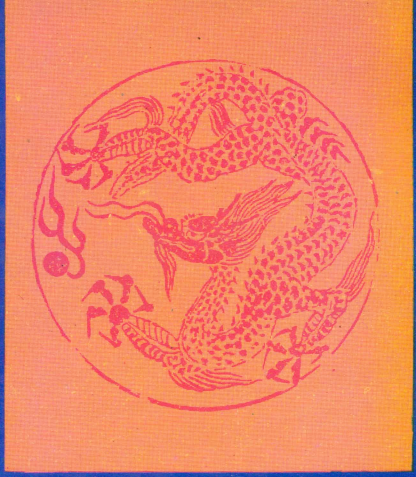
到了庄前。三侠留神观看，小小一座村庄，东西的街道，两旁边并无买卖铺户，全都是住户人家，看了看各处的宅院，令人眼界一新，茅檐草舍，编竹为篱，类似花障，荆棘的栅栏，墙外栽种垂杨柳，杂花满院，三侠观看不觉心旷神怡，一边看着，一边往前走，走不多远往南一拐，就见褚凤巢用手一指，路东头一个门口，叫了一声："三位侠客，这就是我的寒舍，老三位里面请吧。"三侠闻言留神观看，这所院落竹扎门楼，上面缠缠绕绕爬满了，倒挂金钟跟秦娘子，两旁夹的篱笆墙，墙头上搭看鱼网，看罢往里走，四四方方一个大院子，还是三合房，北房三间，东西各有庙房两间，南面是院墙，墙根下栽种着两片绿竹，黄土院子当中砌出十字甬路，甬路的两旁边碧草如毡，西南角上有一棵大芙蓉树，树荫下用青石搭着一块石板桌案，两边各有一块平形的石头，光滑无比。褚爷走到北房屋门口，打启帘子相让，三侠随着也不客气，迈步来到屋中，看了看屋中，并没有什么陈设，不过就是支板架石，上面摆列的可就是治餐之具，东西对面两个锅台，暗间屋并无软帘，众人到了里面，顺窗户的大炕，迎面放着一张小条桌，上垂首是个小坐柜，下乘首放着一条板凳，迎门放着一个头号大缸，下面埋在地内，上面盖着一块木板，在木板上放着有茶壶茶碗，油灯等类。褚爷带笑让三侠落坐，这才说道："你们三位坐着，我去烧茶。"说着话一回手开开坐柜，由里面取出一个纸包来，原来是自己炮制的枣叶茶，抓了一把茶叶，取过宜兴壶来放在里面，转身出去。把茶沏好，拿了三个大碗，给三侠每人斟了一大碗茶。明爷等一看人家褚爷这般殷勤招持，又无有童仆，全都是亲自去办，老三位看着，心说这才叫英雄的本色。褚爷说道："三位老侠慢慢的

吃茶，我给三位预备些充饥之物。”说着话转身出去，过了好半天做得了两样酒菜，先搬进一个炕桌来，然后把酒菜列摆在上面，三侠也不客气，就围桌而坐，又取了四个大酒杯，褚爷把酒壶拿过来，每人斟了一杯，自己也斟上，向三侠说道：“咱们是一见如故，不必谦谦让让，俗语有这么一句话，酒逢知已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三位老侠如果没有嫌弃，就请多喝几杯。”三侠也说了几句客气话，随着各自擎杯在手，随便一喝，看了看这两样酒菜，也很透着新鲜，现捕的活鱼刮鳞片片滚水一浇，然后用五味调成，那一样就是鲜虾，这种菜南地颇兴，名为鱼生虾生，差不多的到西湖游览，全都要尝尝这个鲜鱼美酒的滋味。三侠跟铁拐渔父褚爷同桌饮酒，童林手托酒杯，二目离神腹内辗转，暗想今天鲜鱼美酒，知已谈心，相得者三五人，每日聚首谈欢，抛弃人世嚣尘，避居在山村以内，可称得起是自在逍遥，自己正然在擎杯出神之际，猛然间听褚爷叫道：“童侠客，擎杯不饮，难道说心有所思。”童林未曾答言先喘了一口气，叫了一声：“老哥哥并非是我不饮，皆因我看着这样风景，心有所羡，单等事毕，保着钦差老大人回转北京城，我要学一学老哥哥，这个隐居之乐。”褚爷闻听赶紧问道：“兄弟既然说到这里，我听人传言，你保护钦差老大人，今天既然与这老二位同行至此，难道说有什么公干不成？”童林抱拳叫了一声：“老哥哥，咱们虽然说是初交，就算是一见如故，实不相瞒，我们由打紫霞庄夤夜动身来至在贵处，打算找个安身的所在，候到天晚我们够奔蓬莱岛，到里面探听动静。”这句话未说完，就见褚爷连连摆手，叫了一声：“兄弟，不枉人称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你的胆量可算不小。可不是愚下小看你们三侠，别说你们这三位，

就是再多十倍，要打算到篷莱岛里面，作一分事业，势比登天还难。”诸爷说着话，用眼看着石爷，叫了一声：“二位侠客，这个地方可不是我用言语相欺，埋怨你们二位，要说海川要打算探剑山篷莱岛，倒是情有可原，你们弟兄久居紫霞庄，相离篷莱不过百里有零，对于蓬莱的声势岂能不知，海川他要探剑山，你们就应当竭力相拦，再说明侠客跟海川又是亲师兄弟，他要冒险身逢不测，难道说你们还能独生吗。”明照远智明侠石爷，闻听铁拐渔父当面质问，面有愧容，未曾答言各自长叹了一口气，智明侠说道：“老人家您要不谈到这里，我可不能实说，石爷就把童林只身一人，保着钦差老大人，由打剑州起身，够奔成都轻身涉险，中途遇尚何二位剑客，搭救钦差老大人出离险地，如何到紫霞庄前后的话一说，弟兄三人同桌饮酒，海川要暗探篷莱，约请我们弟兄二人帮忙，也是我从中诉说篷莱里面，声势浩大，军师大帅成名剑侠高人很多，当面相拦，怎奈一节，童林用言语相难，是我二人无法，只可随着童林一路前来够奔剑山，不怕倾生丧命，那也算无法。”说着话以眼相视，智明侠石爷的意思，是叫褚凤巢陈说篷莱里面的厉害拦阻海川，劝他同回紫霞庄，谁知铁拐渔父，把石爷的用意误会了，石爷跟他丢眼色，打算叫他陈说篷莱里面的厉害，他不但不说，反倒心中暗想，既然是他们三位打算夜探篷莱，我要此时把里面的机关险要，以及军师大帅的属害当面说出，他们不但不听，反倒笑我无能，倒不如我把他等带进蓬莱，到里面看看山势的险要，分布的周严，等他等稍萌难意，我再用言语陈说利害，到那时可以不劝而回。褚爷想到这里，问道：“你们弟兄既然要入蓬莱，可认得进岛的路径吗？”褚爷这句话，不用说童林就连双侠也

是无有成竹在胸，童林叫了一声："二位老哥哥，您听见没有，小弟由打江西卧虎山下山之时，奉师命兴一家武学，我也曾对我的老师说过，别说我练艺十数年，就是有数十年的功夫，也不敢说兴一家武学，再立一家门户，老师也会说的明白，所有一切的事，叫机缘相遇，到如今果然不出我的恩师所料，跟随二位老哥哥由打紫霞庄动身，来到此处，正然茫无所投，巧遇他老人家来到三十六户渔父村，这就叫天假人便，不问可知，他老人家住居剑山附近，那条路能出那条能入，老人家当然了如指掌，再者说你我弟兄虽然萍水相逢，一见如故，小弟有话说出，兄长谅不见拒，方才谈话之际，我也曾听得明白，你与岛内水军大帅龙爷乃是一师之徒，馀暇之时弟兄们相晤，不但岛中的路径，就是幽僻小路也不能不知，今天可算是活该，要不然我等弟兄来到此处，打算进奔岛内势比登天还难，巧遇兄长你老这就天缘凑巧，没别的求您设法把我等带入岛内，到里面也不过略观大势，以为攻山时之预备，未知褚老侠客肯帮忙否？"褚爷手拈须髯，心中方暗自沈思，未及褚爷答言，双侠说道："老人家进山的道路请您明言，不知就说不知，何必这般模样。"褚爷闻听，叫了一声诸位："这才叫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我要不是首先说话失慎，此事何至于落到这般天地，算起来也是活该，三位侠客我这个人生来性情，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你要叫我狂言撒谎，我实不能为，要打算进蓬莱岛，两边两条大道，左边的青龙闸，右边的白虎闸，险要异常，还别说是人，就是空中的飞燕，水内的游鱼，也难以得入，要打算进岛，有一条僻幽的小路，在青龙闸的西北，名叫凤眼孔，您们三位如果说不会水，那就算有路难行。"童林听到这里，赶紧背转身

形，叫道："二位老哥哥，久居紫霞庄，相距白沙江切近，不问可知二位兄长是水陆兼强。"双侠闻听连连摆手，叫声："兄弟，这个地方可不是我们弟兄自谦，要说陆地飞腾的功夫，不敢说行还略知一二，惟独水性未练习过。"童林说："既然二位兄长不通水性，小弟对于此道也未曾学习，倒不如雇一只船，够奔凤眼孔，转入蓬莱可以吗？"褚爷闻听连连摇头，叫声："兄弟，你不晓得岛内的矩规，慢说是寻常的客船，就是附近的渔船，也不能通行，就在岛口前面，悬挂牌示上面写的明白，无论客货行船，以及渔舟概不准在岛口附近通行，违者船只损坏无论。你想雇船，漫说不能走，就是能走也没有船只渡我们。"童林一听水性不通，船只不能去，眼看着蓬莱不能进去，这岂不是往返徒劳。在旁边褚爷一想，事已至此，我不如作个整人情，将他等带入岛中，就凭童林武术高强，受过他的老师亲传，大概在岛内也不至于遭险，想到这里，说道："三位侠客别看你们不习水性，船只又人不能通行，我倒有东西，准能将三位渡进去，乃是我的老师，山东五老有一手绝艺。能造一种莲花舟，分大小两种，大者容十六人，小者只上八人，此舟以布作成，下面布浆竹舵一人扶着，船行江中，稳稳当当，比普通的船只便利许多，用时浮于江中，不用时包在包袱以内，便利非常，今我助三位一膀之力，用浮江莲花舟渡你弟兄至凤眼孔何如？"石爷一听褚爷有心帮助进岛，也许该着我们弟兄成名，也未可知，石爷想到这里，并不相拦，大家计议停妥，单等夜晚驾浮江莲花舟前去探岛，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主持策划 王德胜
封面题签 云覆
封面画 马树旺
封面设计 孙琳